



旭日冉冉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4.25印张 595千字

1982年8月第一版 1982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5,000册

统一书号: 10209·23 定价: 2.50元

前 言

吴登佩敏，原名登佩，是缅甸当代著名作家，一九一四年生于上缅甸蒙育瓦镇区波达林村。从大学时代开始，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曾任仰光大学学生会执委（1934年）、我缅人协会副秘书长（1936年）、抗日力量组织委员（1941年），并曾先后担任缅甸共产党总书记（1942—1946年）、反法西斯自由同盟副秘书长（1946年）、人民团结党总书记（1952年）。一九五六年任缅甸作家协会主席，一九七八年病逝于仰光。

吴登佩敏的主要著作有：揭露缅甸宗教界黑暗面而一举震动了缅甸社会的长篇小说《摩登和尚》（1937年）、歌颂学生运动的长篇小说《罢课学生》（1938年）、揭示性病危害的长篇小说《新时代的恶魔》（1940年）、反映缅甸独立斗争的长篇小说《旭日冉冉》（1958年），以及访华游记《再见吧，旧时代！》（1952年）、回忆录《战争中的旅客》（1953年）、传记《吴龙传》（1937年）和《吴登佩敏短篇小说集》（1966年）等。

《旭日冉冉》最初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于缅文《妙瓦底》杂志，连续刊载四年之久。一九五八年由觉林出版社分三卷出版，一九六六年又由曼德勒貌奈内妙甘达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发行。这是缅甸小说中一部罕见的长篇巨著。小说出版后，受到读者的空前欢迎，很快销售一空，并获得一九五八年缅甸文学宫颁发的文学奖。

《旭日冉冉》是一部反映缅甸人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长篇历史小说。自从一八八五年缅甸沦为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以后，英雄的缅甸人民从来没有停止过反抗。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场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全缅工、农、商、学各界人士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罢工罢课，以各种形式同英国殖民统治者进行斗争。作者亲身参加了这场波澜壮阔的斗争，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下了这部巨著——《旭日冉冉》。

吴登佩敏在《旭日冉冉》中，以大学生丁吞在争取民族独立斗争中的成长过程为主要线索，生动地描写了缅甸各阶层人民的觉醒和斗争，高度赞扬了缅甸人民为了民族独立，团结一致，不谋私利，勇于牺牲的崇高革命精神。

这部小说，人物众多，场面宏伟，既有如火如荼的政治斗争，也有情意缠绵的爱情生活。作者别具匠心地把典型人物放到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中去，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献身于民族解放斗争事业的青年战士形象。在这部作品中，缅甸现代史上的一些著名人物，作者都着意刻画，把他们的个性和形象描绘得生动、逼真、维妙维肖。

《旭日冉冉》不仅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而且也是一部缅甸现代历史教科书。小说写出了从一九三四年到一九四二年缅甸独立斗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虽然作者的观点和看法不尽完全正确，但是小说比较完整地再现了缅甸民族独立斗争这一阶段的历史，生动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面貌、各个阶级的心理，以及他们对待革命的态度。因此，读这部小说不仅可以得到文学上的享受，而且可以了解和我国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缅甸的历史。而对那些研究缅甸近、现代史或民族解放斗争史的同志来说，更是必读之书。

吴登佩敏，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受国内革命组织的派遣，前来我国，在重庆会见过周恩来同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

后，吴登佩敏于一九五二年来我国参加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回缅甸后，发表了游记《再见吧，旧时代！》，高度赞扬我国解放后的巨大变化。一九五六年应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他率作家代表团再次前来我国，参加了纪念鲁迅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活动。

小说中涉及到不少缅甸的风俗习惯与缅甸现代史实，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在译文中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供参考。

本书由计莲芳、李 谋、汪大年、赵 敬、姚秉彦、姜永仁、韩德英等同志合译。

在翻译过程中，不少同志非常关心，尤其是任竹根老师给予了不少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的中、缅文水平有限，译文中的错误和不妥之处一定不少，衷心希望读者和同志们不吝指教。

译 者 1981. 12

目 录

- 一 “丁香” (1)
- 二 生活目标 (4)
- 三 南辕北辙 (7)
- 四 沙弥的“启蒙” (14)
- 五 故事从这儿开始 (18)
- 六 化缘的大学生 (20)
- 七 爱上鱼露的缅北人 (26)
- 八 转变 (32)
- 九 朋友?! 恋人?! (38)
- 十 德钦主义者 (43)
- 十一 “钦差” (53)
- 十二 印缅冲突 (59)
- 十三 是我救了她 (66)
- 十四 巧遇德钦梭 (71)
- 十五 进步 (76)
- 十六 鞭长莫及 (97)
- 十七 独立痴昂觉 (107)
- 十八 油田大军 (115)
- 十九 前赴后继 (129)
- 二十 初恋的牺牲 (138)
- 二十一 穿土布上衣的姑娘 (144)
- 二十二 玛妙米的情意 (150)

二十三	学生们的血	(163)
二十四	探望玛钦娣	(169)
二十五	昂觉之死	(175)
二十六	可信赖的玛敏妩	(184)
二十七	莫衷一是	(190)
二十八	来自家庭的阻挠	(201)
二十九	老处女的捐助	(217)
三十	资本家，你等着瞧吧！	(229)
三十一	让我也坐次牢吧	(237)
三十二	招待会上	(241)
三十三	非暴力的最后一招	(247)
三十四	合法斗争不灵了	(261)
三十五	为了死难的烈士	(267)
三十六	欲进先退	(282)
三十七	情侣幽径	(299)
三十八	学代会决议	(313)
三十九	少谈些恋爱	(326)
四十	罢工在继续	(333)
四十一	教训	(344)
四十二	诺言	(352)
四十三	生活与政治	(357)
四十四	革命的一课	(372)
四十五	去报馆工作	(385)
四十六	和算命大师在一起	(391)
四十七	园丁与玫瑰花	(397)
四十八	大战爆发	(409)
四十九	在我缅人协会总部	(422)
五十	高僧圆寂	(429)

五十一	情侣掸邦游	(437)
五十二	缠绵	(451)
五十三	昆达妙与苏都南达	(470)
五十四	做贼心虚	(487)
五十五	秘密讨论会	(503)
五十六	谎话连篇	(516)
五十七	“老公鸡的评论”	(524)
五十八	准备武装斗争	(534)
五十九	情妇的“津贴”	(550)
六十	少年老成	(563)
六十一	满城风雨	(581)
六十二	父亲病故	(589)
六十三	母子选亲	(604)
六十四	瓜熟蒂落	(628)
六十五	地下根据地	(636)
六十六	情网难逃	(649)
六十七	英国统治的末日	(659)
六十八	人生无常	(675)
六十九	竹篮打水	(690)
七十	缅甸独立军	(710)
七十一	“日缅一家人”	(716)
七十二	同舟共济	(738)
七十三	迎接新的战斗	(749)

一 “丁吞”

“丁吞”并不是我的乳名。

我的乳名叫巴图，那是因为我哥哥叫巴乌的缘故。

我易名丁吞，是我从缅文学校转到英文学校的时候。巴图这个名字，既不合我的生辰八字，也不雅致。我决定改名。我是星期六生的，按照缅甸人的习惯，应该选一个与星期六相对应的字来命名。据那些老年人说，这样选名字，不仅有福气，而且还会出名，有学问，大富大贵哩！记得村里的算命先生吴安基^①给我起名字的时候，他一面煞有介事地念念有词，一面在黑板上写了许多与星期六相对应的字让我挑。当时，我一眼就看中了“丁吞”这个名字。

我的祖父曾经当过写呈子的文书，父亲是个丈量土地的文书，舅父是镇公所的文书，姑父是参议会的文书。要说我家是个文书世家，那一点也不过分。

对于自己生于文书世家，我从来没有过不快的感觉。但是，父亲似乎很不满意文书这种工作。他常说：“再也没有比当文书更没有出息的了！”

父亲当文书的时候，每逢见到土地官，必须顶礼膜拜高呼老爷。这是使父亲最痛心的一件事。那可是个地地道道的顶礼膜拜呀！我就曾亲眼看到过父亲双手合十，举过头顶，躬身施礼的那种卑恭的神态。

^① 缅甸人没有姓，而根据性别、长幼、尊卑在名字前加一冠词相称。最常见的是：一个男子自称或长辈叫他貌××，同辈称他哥××，他人尊称他吴××；一个女子谦称或平辈都叫她玛××，他人尊称她杜××。

父亲对文书工作这样寒心，牢骚满腹，不是没有缘由的。父亲有一位至交好友，曾与他同窗学习，同屋共事，一起当丈量土地的文书。后来，这位好友通过自学英文，取得了十年级毕业文凭，被委任为代理土地官。当他到父亲工作的地区来视察时，父亲也得向这位昔日好友，一个代理土地官高呼老爷。从那以后，父亲对我的前程做了安排：“孩子，你一定要学会英语，有朝一日也去当个土地官。”

我年幼时，父亲在达鲁贡大乡工作，我们家也就住在达鲁贡村。这村子就在公路旁边。有一次，一位白人土地官老爷来到我们村子。村里没有官方招待所，因此，这位白人土地官就临时住在我们家的楼上。为了给这位老爷铺地垫脚，父亲特地从和尚庙借来了地毯，还准备了鸡鸭鱼肉，请一位洋人厨师做成各式西洋大菜，供土地官老爷享用。本来我家有个茅厕，却又用细篾蓆新围了一个厕所，供白人土地官专用。记得那时，我曾幼稚地想：这个土地官皮肤是白的，跟我们不同，吃的喝的也不一样，又不跟我们上一个厕所，那他拉的屎也一定很特别了吧？出于这种好奇的心理，我竟然真的去偷偷看他拉的屎。当我发现他的屎与我们并没有什么两样时，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我很难说父亲是不是像我一样看重白人土地官老爷。但从他特地向和尚庙借地毯一事，就能看出他的态度。然而，那位白人土地官老爷非常看不起父亲。他跟父亲说话时，张口闭嘴总说：“你”、“你”的。在视察时，他骂父亲“废物”，还用地图卷抽打父亲的脸……。父亲的脸霎时变得通红。但是，他仍然毕恭毕敬地后退。直到土地官走了，他才独自一个人生闷气，拚命喝棕榈酒。后来，我懂事的时候，父亲才跟我说，当时他气得咬牙切齿，曾拿了根铁棍，想去砸白人土地官的脑袋。

父亲还告诉我，他真的碰到过一个机会。当时，他举起铁棍儿，准备一棍子砸下去。但就在那一刹那，在他的眼前，仿佛出

现了我和我母亲的面容。“唉，要是我乱来，她们母子俩可就要遭殃了。”父亲想到这里，无可奈何地又将举起的手缩了回来。

父亲说着，又以教育者的口吻对我说：“在这个社会里，干文书这差事是最没有出息的了！你要好好学习。要想到英文学校去念书，就要争取得到四年级奖学金。只要你学会了英语，你就能当上土地官了，不会再去当这倒霉受气的土地文书，你知道吗？”

父亲朝思暮想有一天能摆脱这没出息的文书工作。所以，他曾试着开卷烟铺，一面又到下缅甸^①贩运豆子、黄香楝木^②、枣子和鱼露等。但是，他不是商人，不仅买卖没做好，甚至连祖传的两块地也赔了进去，一所房子也被抵押到高利贷主的手里。我父亲在经商期间，把丈量土地文书的工作交给了一位助理文书去管，结果出了不少差错，差一点丢了文书这差事。幸运的是他总算没有落个无业游民，仍继续当丈量土地文书。

父亲想摆脱文书的工作，却无能为力，他就把改换门庭的希望全部寄托在我的身上。他要求我必须得到缅文四年级的奖学金。英文要念到十年级毕业。然后，再上土地丈量督察员学校。毕业后做个督察员，努力工作，最后能当个土地官。

我有点小聪明，学习也比较勤奋，还真的取得了缅文四年级的奖学金。不久，我到英文学校学习。从那时起，我就用“丁吞”这个新名字了。

在选名字的那天，父亲对算命先生吴安基说：“儿子有三种。我这孩子是属于比老子强的一种，您看看他的生辰八字就知道了。他有贵人之相。您算算他将来会怎么样？”

算命先生吴安基嚼着槟榔包^③，接着咂了咂嘴，把一口痰吐

^① 习惯上，人们把缅甸本部分为上、下缅甸两部分。从若开邦北端经第一湾至东吁稍北一线作为分界线。上缅甸亦称缅北。

^② 缅甸生长的一种树木。妇女们习惯将其木料和水在石盘上磨细，擦在身上保护皮肤。

^③ 用茜草叶把槟榔子、石灰、茴香子、甘草、儿茶等包成的“槟榔包”。

在地上。他两只眼睛直楞楞地向上望着，从水晶眼镜的上方瞧着生辰牌，嘴里不停地念着：“一九得九，二二得四……。”

母亲不断地捏着拌咸茶吃^①。父亲看了看生辰牌又说：“快生这孩子时，他妈曾做了个奇怪的梦，梦中看到佛祖驾着祥云在空中飘然而过。”

我离开了自己的故乡，前往英文学校所在的城镇，成了那个学校的学生。

“男子汉大丈夫非当上个土地官不可！”

这是我父亲对我的鼓励。也是我生活中最初的志向。

现在我已经快二十五岁了。每当我回想起父亲的鼓励和自己当时的抱负，心中总产生一种奇怪的念头，又忍不住骂自己是个可怜虫。而在当时，我曾认为父亲是个有见识的人，自己也堪算一名孝子。

男子汉大丈夫非当个土地官不可！

二 生活目标

不管抱着什么目的，我终于进了英文学校，学习现代科学知识了。

奖学金少得可怜，父亲能供给我的钱也很有限。父亲为了摆脱文书的生活去经商，结果连住房也抵押给高利贷主，不得不每月从薪金中扣除一部分来偿还债务。我付不起高昂的住宿费，只能寄宿在当县参议会文书的姑父家中。一个文书的家庭是雇不起佣人的。我就得帮助姑妈做些家务事。象担水、扫地、买菜、

^① 用油炸过的蒜片、炒豆、虾米、花生米及炒过的芝麻，再加香油、咸茶叶拌成的。

布施斋饭等这类活儿，我都得干。只有在做完这些繁杂琐碎的家务活之后，我才有时间去做功课。有时，我正潜心看书，突然姑父叫我去干活，我也只好放下手中的书，东跑西颠。这还不算，姑妈说姑父在外边养了个小老婆，每天晚上，都叫我跟她做伴去盯梢。

除了上学时间外，我根本不象个学生，倒象个小伙计。

父亲担心我荒废学业，让我搬到他年青时的朋友、也就是我所在学校的一位高年级教员的家住。按理说，住在老师家里肯定能够多学习一些，但恰恰相反，我不但要给他家担水、打杂，还得为他们看一大群孩子。

家务事多了，读书时间也就少了。我很不高兴，我父母也不称心。可是，为了求学，也只能如此。他们毕竟为我提供了一些学习条件。直至今日，我依旧以感激的心情怀念我的姑父及父亲的朋友——我的那位老师。今天，仔细想起来，我没有英文学校学生那种架子，干些担水扫地等活，对我来说实在受益非浅。这种生活培养了我谦虚朴素的品质。

尽管读书时间少，可我仍然顺利地通过了考试，还跳了级。这期间，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转，债务也还清了。父亲除了土地丈量费、制图费、土地证过户手续费等合法收入外，因有权处置减免土地税，农田受灾欠收免征土地税等，还能捞到一些“外快”。

经济状况一有好转，父亲就让我住校了。如果我不愿住校，父亲还准备让我租房吃包饭。他心里想的就是让我有充足的时间学习。

我没有使父亲失望，只用了不到别人一半的学习时间，便顺利地通过了英缅十年级考试。

十年级毕业后，按父亲原来的打算我应该上土地丈量督察员学校，可是父亲的愿望又变了。

毕业以前，父亲曾指望自己的儿子能同任意欺凌他的土地官平起平坐。然而，一旦我毕了业，他又想使自己的儿子能高于土地官，而成为学士、硕士，这便是我父亲新的愿望。

我是否按照父亲的升官图去做呢？

在毕业时，我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到英文学校学习以后，我的生活目标是当个土地官。但在学习时期，这个想法渐渐地模糊了。然而却没有另一个确切的生活目标来替代它。自从我上了洋学堂，或者说是学习了现代科学知识时开始，我只是一心想要学好功课通过考试。这种思想一直延续到十年级毕业。

每当读书之暇，或与同学朋友们闲聊的时候，脑海里常常会浮现这样一个问题：学好功课干什么？或者说毕业后，去干什么工作呢？这时，除了父亲灌输给我的一定要当个土地官的最初生活目标以外，我又有了其他一些想法。

看了吴瑞有主演的电影《内伦伦》后，我被吴瑞有的精湛演技迷住了，敬佩至极。我曾跟朋友们说过：“毕业后我要去当电影演员。”

当我读了查尔斯·狄更斯、华特·司各特等写的小说时，又被小说所深深吸引，产生了对小说家的尊敬和羡慕。我以诗人的想象，用英文写下了这样富有诗意的话：当我长大成人之日，我愿做小说家永留青史。

记得有一次，代理总督 J·A·貌基爵士来到我们镇巡察。当时居民们都出来欢迎，我们学生们也排列在街头，挥动着米字旗^①，齐声高颂乔治皇帝赞：“举手合十，福寿吉祥，威德震四方……”。那时，在我年幼的心中，也曾产生过要当个大官的强烈愿望。

有一天下午，我们几个朋友在学校球场草坪上聊天，丁拉和

① 指英国国旗。

梭温两位同学，为了当个医生好不好而争论不休，他们还没有下结论，我却下了决心：“一定要当个医生！”

左一个理想，右一个愿望，这些一时心血来潮的遐想，好像是一只猫，在琴键上乱踩乱跳时发出的噪音，并不是按一定乐曲弹奏出来的美妙乐章。

三 南辕北辙

十年级毕业后，我进入仰光大学学习。但是，我却没有什么更高的生活目标或理想。父亲叮嘱的一定要当个印度文官的目标，以及原来要当土地官的嘱咐，都被我统统抛在脑后了。我的生活目标，只是眼前要学好功课通过考试而已。

正如读者所知道的那样，在仰光大学这所高等学府里学习，开支费用是相当大的。要想在大学里住宿，我父亲即使把全部月薪都寄给我，也只能勉强够用。所以，我只好去找一个饭费便宜、房租低廉的地方寄宿，当一名走读生。为了节省交通费用，我就在大学附近的甘马育住下了。

在甘马育，我再也不需要象以前那样，一边上学，一边还得干担水扫地等家务活了。然而住在居民区，就不能不参加一些街道的活动。这个地方，每到星期天都要举行斋僧会。我参加了那里的斋僧社团，成为一名社员。在斋僧会上，人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全身白衣^①的大学生，不是抬着斋米箩，就是打着铜钵出来化斋米，这就是我。

^① 缅甸人习惯，斋僧化缘的人往往全身穿着白色的衣服。

外 1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甘马育是我缅人协会^①力量相当雄厚的一个地区。据说早在一九三四年，甘马育就成立了我缅人协会，创建人是德钦登佩和德钦钦貌。德钦登佩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他因为写过长篇小说《摩登和尚》而得了“摩登和尚”的绰号。当我来到甘马育与德钦党人混熟了的时候，他已经到加尔各答去了，没能见到他。

德钦钦貌是一个掸族^②和缅族的混血儿，就住在甘马育，我见过他。他长得又白又胖，身板墩实。德钦巴盛是德钦钦貌家的常客。有时他来商量协会的事情，有时来玩。德钦巴盛又矮又胖，黝黑黝黑的皮肤，可他走起路来却从来是大步流星，疾快如飞，似乎是为了弥补自己个矮腿短而带来的缺陷似的。他说起话来总是爱激动，不管在讲台上，还是在闲谈，甚至在说悄悄话时，也总是粗声粗气的。在报纸上看到他跟一位叫玛钦的女子结婚的消息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是怎样跟玛钦谈情说爱的呢？难道也是这样粗声粗气吗？

在甘马育住时，我就经常跟德钦党人们呆在一起，特别是与波林勇和波谋纽等来往更为密切，后来，他们成为昂山将军为首的三十志士^③中的人员。虽然，甘马育群众并没有注意到我同德钦党人的来往，但是警察却已经密切监视我了。看来，甘马育警察已经把我作为一个重要的大学生政治家，向有关方面汇报了。

我父亲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充满了又是责骂又是无可奈何的怨叹。我从来信中得知，镇长传问过我父亲，说：“总督来信说你儿子与德钦党人勾结在一起，还参加了政治活动。作为一名政府公务员，你必须作出承诺，保证自己的孩子不参与政治活动。并且马上写信告诉你的儿子。”镇长老爷的话对我父亲来说如同晴

① 我缅人协会成立于1930年。成员们在自己名字前冠以“德钦”（即主人）相称，以此强调缅人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亦称为德钦党。

② 掸族，缅甸主要少数民族之一，集居缅甸掸邦高原。

③ 1941年初，全缅农民组织和人民革命党派出三十个青年前往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回国后便成为缅甸独立军的骨干力量。后人称为“三十志士”。

天霹雳。父亲在信中责骂我搞政治，训斥说：“难道你要把我的饭碗砸了不成？”他在信中伤心地告诉我说：回到家里时，他一个堂堂男子汉竟失声痛哭起来。在信的末尾，他还再次叮嘱：“千万不能忘了，一定要通过印度文官考试，可别让我失望啊！”

其实，我并不象警察们向上报告的那样成了什么大政治家。只不过是因为我住在居民区，在参加一些居民活动中与德钦党人有过一些交往罢了。我没有领导过一次示威集会，也没有为我缅人协会募集过一分钱的基金。然而，我确实有着一颗爱国心，对政治也产生了兴趣。小时候，我曾经去看过扮演王子角色的吴萨班弟和扮演公主角色的吴浦组的傀儡戏。当我听到戏台上发出“缅甸人走运的时刻快到了”的演讲时，曾激发起自己的民族感。在和尚庙居住时，我曾听吴南达玛拉法师与达卑彬村的长者们说过，不久将出个真龙天子，他率领二十八万身着盔甲的兵勇，把缅甸从异教徒洋鬼子手中拯救出来。这些话使我感到兴奋异常。从那时起，我一直都在盼着这位真龙天子的出世。

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沙耶瓦底爆发了农民起义。消息传来，我是多么震惊，多么激动啊！咖咙塞耶山会不会全身披挂，骑着一只咖咙神鸟^①，来到我们学校的院里呢？不久，仰光大学的学生们为支持塞耶山起义，带头抵制外国衣料，不抽洋烟。听到这个消息，我也跟着效仿。为了去掉洋气，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我们穿起缅制土布上衣来，也不再留分头，都剃了光头。

我承认住在甘马育时，与德钦党人的直接接触中激发了我对政治的关注和爱国主义思想。我也承认我敬重和爱戴德钦党人。

例如：东吁的德钦拉貌搞“狗头倒着贴”的行动，有人说，

^① 咖咙在缅甸神话中是一种威力极大的神鸟，佛经中有人译为妙翅鸟，类似我国传说中的鲲鹏。1930—1932年，沙耶瓦底的塞耶山以咖咙为标志，组织农民起来抗英。

这只不过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蛮干。然而我却赞扬德钦拉貌这种勇敢精神。为了让人了解，在这里，让我稍加说明一下。德钦拉貌向某地发信时，将印有乔治皇帝头像的邮票倒过来贴在信封上，并在下面写了“狗头倒着贴”几个字。为此，德钦拉貌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德钦拉貌这样做，并不是闹着玩的，而是用力所能及的方法，对英国统治者作单枪匹马的反抗。这种斗争还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德钦党人与其他政治家们不同。为了从事政治活动，他们可以忍饥挨饿。没有交通费，他们就步行。如果要让他们选择是与妻儿亲戚断绝关系，还是与我缅人协会停止往来？那他们是绝不会选择后者的。他们不怕坐牢。即使进了牢房，他们也不会感到遗憾，意志决不会消沉。他们会高唱我缅人歌：“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以坚定自己的信念，鼓舞自己的斗志。他们是政治家。

当他们遭到了象刑事犯一样的待遇被带上手铐时，就用静坐、绝食等办法进行示威和反抗，争取应得的权利。尽管我现在还不能象他们那样去做，但心里是非常崇敬他们的。

在甘马育地区的工厂中，最大的要算是提琴牌衬衣厂了。这个工厂的工人都象我一样敬重德钦党人，赞扬他们的献身精神。在甘马育举行“德钦演讲会”时，提琴牌衬衣厂的工人们都踊跃参加，表示支持。这一切说明，支持德钦党人的并非我一个，而是千千万万。因而我感到，我是不会错的。倘使只有我一个人，那么就会产生怀疑：“是不是我错了？”而现在则不用担忧，因为广大的劳苦工人群众都站在他们这一边。

我对政治产生了兴趣。我憧憬着祖国美好的未来，期待着缅甸获得早日独立。我崇敬、拥护和支持德钦政治家们。但是就个人而言，我根本没有当个政治家、政治领袖的欲望。

可警察当局却把我列进政治家的花名册。镇长还把父亲召

去，警告说，政府公务员的孩子不许参与政治。政府公务员不自由，连他们的子女也没有自由，这样的限制是多么苛刻啊！

我痛恨公务员的工作。我发现即使当了大官，甚至当个印度文职官员，也是不自由的。我虽尚未放弃父亲灌输的当个印度文官的目标，但我已暗自思忖，还是从事自由职业为好。比如说当律师什么的，既自由，又体面，收入也多。这不仅我喜欢，父亲也会中意的。

在选择自己生活目标的问题上，我真象一个羽毛球，经常是随着球拍的挥动飞来飞去。

大学里有各种各样的社团，有按籍贯组织的同乡会，有按学科组织的社团，也有按宿舍楼组织的团体，还有宗教组织、卫生组织和大学学生会等等。我们走读生也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我参加了大学学生会。此外，又参加了一些学术团体，连佛教组织我也参加了。当然，这些社团组织的琐碎杂事是很多的。那时，正是大学学生会威信日益上升的时刻，我自己虽未参加学生会主席和执委会的竞选，但我极力设法帮助那些参加德钦党的同学当选。

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正是学生运动蓬勃发展的时候，也是继一九二〇年学生运动后发生的最大规模学生运动的年代。我因刚到大学，父亲的影响还在起作用。我没有参加这次学生运动。犹如随波飘荡的浮萍，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去参加学生会主持的一些演讲会，鼓鼓掌而已。

参加了一些活动，我也有一两点与众不同的感受。大学学生会主席哥努^①，在我们没有上大学前几年就获得了学士学位，当了教员。后来，他到大学参加法律班的学习，有机会跟我们这伙

^① 即吴努，德钦努。1907年生于缅甸苗妙县，1929年毕业于仰光大学，曾任仰光大学学生会主席，“红龙书社”和学生罢课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后成为我缅人协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领导人。缅甸独立后，曾任总理。

人见面。哥努眉清目秀，沉着持重，无论是身材还是年龄都像个老大哥。我们都尊敬和爱戴他。他很健谈，讲起话来干脆利索而又生动有趣，富有感染力。关于这一点，大家的看法是一致的。一次，当哥努公开谴责校长施特劳斯和其他白人教授对缅甸人傲慢无礼时，我相信我比听众中的任何一个人，甚至比哥努本人都能够深刻理解他讲的含义。这是因为，在我小时候就曾亲眼看到穿着大皮鞋的土地官老爷，在父亲从寺庙里借来的地毯上踱来踱去，一边骂父亲是“废物”，一边用地图卷打父亲的情景。

为了谴责英帝国主义者的奴化教育，对大学当局表示抗议，哥努毅然交还学士学位。这个行动，给我的刺激远远超过了其他同学。我是抱着要学英文并通过十年级考试进入大学的。我希望能取得一个学士学位，去当个印度文职官员。当我正抱着这个目的在大学学习时，却遇到哥努交还学位这样的事件。这犹如当头棒喝，使我冲破了原来设想的生活模式图的框框，独立地去进行生活目的的思考。同时，也促使我对正在学习的专业作了重新考虑，并开始了对整个教育制度的批判，进而开始了对决定这种教育制度的整个帝国主义统治机构的研究。

我的思想开始发生了变化。

但我还没有什么实际行动，旧的习惯势力总是十分顽固的。学习就是为了考试这个传统看法不是轻而易举就能改变的。

当一九三六年爆发学生罢课斗争时，我虽然跟着大家一起罢课，可心里却一直想着：一旦执政当局满足大家的要求，就应回校参加并通过印度文官考试。这种念头一直在我脑海深处潜游着。在罢课初期，我经常在大金塔岗罢课营地，晚间还在那里过夜。后来，当罢课领导与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时，我就回家了。父亲一见我，就声色俱厉地训斥说：“你也参加罢课啦？！”

“俗话说得好，‘佛主也执拗不过众僧意’。大家都这样干，我当然也跟着干啦！”我回答说。

母亲觉得儿子刚刚归来，应该得到安宁和爱抚，便帮着我
说：“可不是吗，别责备孩子了！”

我看父亲怒气未消，就又用缓和的口气说：“事情还没有了结
之前，我怕在那儿看不了书，就跑回家来了，在家里好看看书。”

这样，父亲的怒火才算平息了下来，他又埋头去写他的税款
收据。看到他那工作的样子，我似乎觉得，是我最后说的一句话
使他工作更起劲了。

这就是一九三六年罢课时我。

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我更加支持德钦党人的学生领袖。我投
他们的票，参加大会听演讲等。在我们支持的学生领袖中，给我
印象最深的有哥巴兼、密铁拉哥拉貌、哥昂山^①、哥巴罕^②哥巴
瑞^③、哥吞新等人。他们中间除了哥巴罕和哥吞新外，其他人相
貌都不好看。哥巴兼嘛，给人的印象是干什么都是慢腾腾的。哥
拉貌整天板着个面孔。哥昂山瘦长的脸上，老是愁眉不展，好象
有什么心事似的。哥巴瑞则是懒洋洋的，仿佛总也睡不醒。人的
相貌如何并不重要。他们这些人，个个都是一心一意搞学生运动
的人。他们真心热爱祖国，比我有献身精神。我敬重他们。就这
样到了一九三八年。哥巴罕担任了仰光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副主
席是哥拉瑞，哥巴瑞担任了学生会秘书长。下半年，也就是这本
故事开始的时候。不过，在序幕没有揭开之前，我还想再讲一讲
其它一些事情。这样，亲爱的读者就能更好地去观察小说中将要
出现的我了。

① 即德钦昂山、昂山将军。一九一五年生于马圭县。曾任仰光大学学生刊物
《孔雀之声》杂志编辑，全缅学联主席（1936—1938），我缅人协会总书记（1939—
1940）。一九四〇年去日本接受军事训练。后任缅甸独立军司令。又担任过反法西斯
人民自由同盟主席。一九四七年七月遇害。

② 生卒年月不详，后曾成为缅甸共产党成立初期的领导人之一。

③ 即吴巴瑞。一九一五年生于土瓦县。曾任全缅学联主席（1939）。是人民革
命党的创始人之一，缅甸社会党主席，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副主席。独立后出任过
政府部长、副总理，总理等职。

四 沙弥的“启蒙”

诚然，关于人生目标的教育，父亲是我的启蒙教师。但关于两性之间情爱的启蒙老师却不是父亲，在我受到别人的启蒙之后，他还进行过干预。

在男女之间的情爱问题上，我的启蒙老师是沙弥哥巴丹。大家或许会感到奇怪，哥巴丹怎么竟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呢？

事情是这样的。我参加了英文学校七年级考试后，放假回到了村里。那年，我才十四岁。父亲为了使我不虚度假日，而且能够行善积德，让我到吴南达玛拉法师的庙里当了小沙弥。庙里有十个学生，还有包括我在内的几个小沙弥。

其中两个年龄很小。年龄最大的是哥巴丹。大约有十七、八岁。每天晚上，学生和沙弥都要念诵经书。一小时后，年龄小的就可以去睡觉。我们年纪大一些的，还要服侍法师，给他揉背捶腿，直到法师睡着。可我们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入睡。因为只要我们说话声稍微大了一点儿，他立刻会喝道：“喂，别吵了！”

我们几个常常躲在黑暗之中，或者在射进寺庙园林里的微弱的月光下，悄悄地交谈。哥巴丹和我真可以说是无话不说的知心朋友。一天，他引用了《社会格言》一书里“女人之心，犹如流水，弯弯曲曲”这首诗作为开头，绘声绘色地讲起女人来。他从女人的狡黠讲到女人的可爱；从女人的贪欲讲到与男人们的私通，他还讲了据说是曾跟他亲密相处过的那些女人的情况和怎样使少女对自己钟爱的办法。他甚至还教我在大人不在的情况下，见到一个少女怎样去动手动脚。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有趣的话，这使我大为震惊。

他这些说教曾使我陷入过窘境。假期一结束，我脱去袈裟，还俗回到英文学校上学，但是哥巴丹的话早已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我寄住的老师家的邻居，有一个看小孩的十四、五岁的小姑娘。一天，老师，师母和其它人都不在。恰巧那位小姑娘抱着小孩来了。我什么话也没说，就按照沙弥的教唆，付诸实践，向她动起手来了。谁知道，她顿时放声大哭。她哭倒不要紧，使我难堪的是，当师母回来以后，她竟然马上把我对她不规矩的丑事，向师母告了状。我矢口否认，并且一本正经地申辩：“我是去抱小孩，不是……。”

如果我不是个英文学校的学生，也不是个文书的儿子，而是一个奴仆，一个小佣人，或者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那么，师母和一切听到控告的先生、太太们肯定会大骂我是“色鬼”、“畜牲”，甚至会象撕死狗一样把我撕得粉碎。可现在，师母却说：“咳，小丫头别瞎说。貌丁吞是个老实正派的孩子，我们都是知道的”。就这样，这个小姑娘才算安静下来。而师母对我什么也不再说了。

我虽然从这件事的窘境中挣脱了出来，但心里却感到内疚和耻辱。我敬佩小姑娘的正直和纯洁。打那以后，即使在东比翁^①节那样热闹的场所里，我再也不敢对女孩子动手动脚了。

尽管我犯了这样的过错，我并没有把哥巴丹的说教全部抛到脑后。

哥巴丹曾教我说：“你要记住，如果哪个姑娘朝你笑咪咪地看过三次，那肯定她爱上你了。”

我住的那家附近，有一个在缅文学校七年级上学的女孩子。年龄和我相仿。她肤色白皙，弯弯的眉毛下长着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我每逢上学、放学遇到她时，她总是眯着眼向我暗送秋波，

^① 每年缅历九月，在上缅甸曼德勒附近一地举行的庙会，男女间可以相互开玩笑，但对方都不许动怒。

启动着那红润的小嘴，不时地向我投来甜蜜的微笑。啊！何止三次，十次也有了！我自以为她肯定是爱上我了。

我还没有决定是否给她写信。因为我已是个英文学校学生，她只是缅文学校学生，我是未来的土地官，而她将来最多不过是缅文学校的一名小教员。双方的地位相差悬殊，我不愿意去追求她这样一个人。但我又想去实践一下哥巴丹的说教。哥巴丹的“试试看，别怕麻烦，捞不到也丢不了什么”的理论，使我决定给她写信试试看。我的第一封情书就这样寄出去了。第二天，她依旧像往日那样朝我微笑，像往日那样看着我并递给我一封回信，信中说她已有了朋友，很遗憾。我真说不准，到底是哥巴丹的说教错了？还是我的命运太不济？

当我成了九年级学生时，可以说已经相当老练了，嘴上有了点毛茸茸的胡子。每当我看到同年龄的或比自己大的少女时，全身仿佛象触了电似的，有着那种说不出的感觉。那时，我校六年级有一个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洁白的皮肤、乌黑的眼睛、高高的鼻梁、小小的嘴，身材苗条而匀称。然而，更使我为之倾倒的是她那一头秀丽的短发。

她的名字叫玛妙温。

爱情的火焰在我心中燃烧，我发觉自己已暗暗地爱上了她。当我看到玛妙温那俊美的脸庞，我的目光就好象定在了那里，再也不能挪开。为了见到她，我曾不知疲倦地在她所在的六年级教室前徘徊；为了能见到她，甚至在上课时，我也会找个理由向老师请假，离开课堂去穿过六年级的教室门口。有时，我还假装到住在她家前面的同学家里做功课，以便能看上她一眼。每当我和她目光相对时，那种快乐的滋味真使我神魂颠倒。

我爱她已经到了想托人正式提亲的地步。我之所以不写情书，不公开说出来，是因为想自己先拿定主意。我不愿意因为自己尚未拿定主意而去打扰她，使她伤心。因此，我把这事全跟父

亲说了。

“她父亲是谁？”父亲问道。

“就是吴丁律师，您一定认识。”

“我认识她爹。孩子，可是你还得念书。要努力当上个土地官。到那时，你一定能得到比她更漂亮、更有钱的、一切都比她更好的姑娘。等着吧，我的孩子！”

我听从了父亲的教诲，等待一切都比现在更加美好的将来。

不久，玛妙温依从父母之命，跟一个比她大得多的人结了婚。在那时，我认为如果一个女孩子嫁给比自己年龄大六、七岁的男人，就是年龄相差太大，很不合适。因此，我一直为玛妙温嫁给了一个老头子而感到无限惋惜和难过。

父亲不允许我幻想，甚至于不让我享受梦中的爱情。俗话说：“不能迷恋欢乐之处，只能呆在合适之地”。父亲教育我说，不应娶所爱的，而应娶合适的。所谓合适不合适的标准，就是要看娶的姑娘是否有助于当个土地官，或者当个别的什么官。如果有助于当官，那就是合适的。

假如刚好有个比玛妙温更漂亮更有钱的女孩子，她的父母喜欢我，我的母亲也看中这位未来的媳妇，我也能爱她。我父亲就会公开问对方的父母：“你们能供我的儿子继续上学直到当上土地官吗？”当他们不置可否时，父亲会用商人的口气对我说：

“孩子，别降价”。我很自然地接受了父亲这种商人般的哲学。

这就是我八、九、十年级青年时代所走过的爱情之路。在这方面，我的老师是沙弥哥巴丹和我父亲。现在，在这部小说开始的时候，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回想起当年生活，我感到哥巴丹教唆我犯过错误，但我并不恨他。他使我做了错事，正因为做过错事，才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不是有这样的俗语吗：“没有不犯错误的律师和医生”。

直到我上了大学，在爱情问题上，哥巴丹的影响一直没有消除。至今，我还认为一个女孩向自己笑三笑，就是对自己有爱慕之意。如果一位朋友几次谈及他妹妹，并介绍和我相识，那就是他有意将其妹妹许配给我。至于“女人之心，犹如流水，弯弯曲曲”那种偏见，以及男女不能平等等思想也没有消除。

这就是我的过去。

知道了这些，读者就能够了解在这部小说中占有重要位置的我，就不会轻率地责备我是一个不守信义、动摇不定的人，并一定能原谅我的缺点。

我是个有很多缺点的人。

我是个不完整的人。

我是个尚未成熟的人。

五 故事从这儿开始

亲爱的读者，请您不要介意。在小说正题没开始之前，我还要对有很多缺点的我、不完整的我、不成熟的我所面临的当时国际局势以及在缅甸所发生的种种事件，再罗嗦几句。因为这些事件远较我父亲、沙弥哥巴丹对我的影响都大。甚至比我自身的秉性、天资所起的作用也大得多。

生活的经历使我对政治发生了兴趣。虽然我从未认真地看过什么政治书籍和充满政治色彩的报刊杂志。

然而，象纳粹法西斯在欧洲的崛起，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势力日益增长，这样的事情我还是听说过的。

墨索里尼用暴力鲸吞了大沙漠中的小国——阿比西尼亚。我们是帝国主义强国英国奴役的民族，我们不能不对同命运的小国

阿比西尼亚遭到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意大利的侵略产生同情和关注。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入侵四分五裂、软弱落后的中国。具有反帝精神的我们缅甸人不能不同情和关心遭受侵略的中国。同时，中国人民那种不畏强暴、团结一致、同仇敌忾、不屈不挠进行斗争的精神，又反过来鼓舞了我们。他们用大刀长矛反对手持现代化武器的敌人的行动，也鼓舞了赤手空拳的我们不再惧怕手持洋枪的英国人。

在印度，甘地、尼赫鲁、奈都夫人、鲍斯等领导的印度国大党所进行的独立斗争，也激发了我们。

在我们国内，我缅人协会自从仁安羌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以来，有了飞速的发展。她在被指控、遭逮捕、受尽警察欺侮的情况下成长壮大，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遭到那些墨守成规的，软弱的，不求彻底改变被奴役的生活，只求表面上改善生活状况，挣得大奴仆地位的二十一人党、五花党、穷人党等党派反对的形势下，日趋成熟起来。二十一人党等党派团体的领导人根据一九三五年缅甸行政法的规定，从英国人手里得到一官半职，但当他们自己分赃时，又相互倾轧火并。我们青年人都讨厌他们。所以，不管我们青年自身能否参与政治活动，我们都把政治上的新生力量——我缅人协会和它的领导者们看作我们的依托，跟着我缅人协会一起高唱：“与世长存我缅人，国家属我们，土地属我们，一切都属于我们。”

我们高举双臂放声歌唱：“我们缅甸人，各族人民全都当家作主人。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做缅甸的主人。为民族事业奋不顾身。”

由于我缅人协会号召全体缅甸人民振奋爱国精神，投入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使得民族独立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高潮。这个新高潮冲击着全国各个角落，也冲击着英国教授们控制着的大学

教室和那缓缓转动着风扇的阅览室。在这个高潮中，如果我还继续按照父亲的教诲，避开这场政治风暴，那我必将被认为是一个反常的怪人了。

进入到一九三八年时，缅甸爆发了油田工人大罢工。这场罢工得到举国上下一致的支持，给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领导这次罢工的我缅人协会唱出的“象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我们缅甸人，我们缅甸人……”的歌声在我们耳边回荡。

故事就从这儿开始……

六 化缘的大学生

与温妮即玛登温的第一次相遇可以说是很奇特的。那时，我一个大学生与玛登温的会面就象寺庙的沙弥见到施斋的小女施主一样。

玛登温的父亲叫吴佩。是一位退休区长。住在甘马育与茵雅湖之间的一座大院子里。

上面我已经讲过，我住在甘马育上大学时，参加了街道的斋僧会。每星期日穿着白色衣服出去化缘。我们常去吴佩院子募化。吴佩每周布施一元钱和一緬升大米。

吴佩出身于一个富裕家庭，在甘马育一带曾有过大量土地。因为开支庞大，土地几乎变卖一空。那时，只剩下他们住的院子和少数几亩地了。尽管如此，他们的开支却还是一如既往。甚至每周还要去一次赛马场。

吴佩经常对反对他去赛马场的朋友说：“不去赛马场没别的事情干，闲得太无聊了。”事实的确如此。他、他的太太杜泰

基、女儿们以及依靠他生活的亲戚们都没有正当职业。所以只有去赛马场才使他整个星期都有事干。星期日回味星期六去赛马场的情况。星期一和星期二研究马的历史。星期三研究本周末参加比赛的马匹情况。星期四、星期五则预测周末比赛的情况。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亲自去马厩探听一下消息，或者去找算命先生算上一卦，看看能否取胜。所以，吴佩说“不去赛马场就没别的事儿干，闲得太无聊了”是有他的道理的。

对吴佩他们去赛马场我是理解的。但我怎么也不能理解那些制宪议会的议员们、国务秘书、部长们、商人买办、文书们，他们整天抱怨工作太忙，可为什么要去赛马场呢？另外，那些大学生们也去赛马场，实在应该遭到谴责！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还是让我继续讲讲吴佩吧！

吴佩住的院子相当宽敞。院子里到处是树，什么芒果、树菠萝、臭豆、木奶果、铁力木、白星树、番樱桃等，长得郁郁葱葱。院中有一座旧高脚木楼^①，尼巴棕叶盖的房顶，黑糊糊的，木板墙已多次涂过原油。主人似乎是有意识地想以此来掩饰房屋的陈旧。室内地板却擦得亮光光的。但是，这种徒有虚表的光彩掩盖不住房屋的破旧。由于长年累月的践踏，地板已经坑洼不平，烂朽补合的地方清晰可见。

在他的客厅里，摆着古色古香的椅子，佛堂里是一张雕花桌子。这里的桌椅擦得明亮干净，而且铺上了漂亮的挑花台布，但还是掩饰不住陈旧的本色和过时的样式。倘使你没听到“请到客厅坐”的邀请，迳自闯进这个房间的话，那你一定会以为走进了一间古代的家俱陈列室呢！

抬筐的人们将化斋的米筐放在门口，站在客厅外面游廊下，

^① 缅式房屋有很多是木结构的高脚楼。楼上是房间，进入房间必须上楼。楼下四壁没有墙，放杂七杂八的东西，喂养家畜，放置为过路人饮用的水罐子。为了防止白蚁和日晒，在木板上涂有原油。

敲铜磬的也没有进屋。他们聚集在木楼下，在木楼下的大木凳上，坐的坐，躺的躺，还有的人到水罐架旁舀水喝。我和敏叔进入了客厅。我双手捧着银制的钱钵，而敏叔什么也没拿。在化缘时他出头露面。敏叔是一家报馆车间里的副领班，热心社会工作，是个尽人皆知的头面人物。我们拘谨地坐在客厅里等待着。客厅里静穆极了，只能听到挂钟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声音和我的心跳声。

过了一会儿，一位少女从里间走进客厅，她手里拿着一捆升大米和一元钱。这位富有生气的年轻美貌的少女，和被高大的树木遮盖着的大房子、旧式客厅相比，显得太不协调了。如果她手里没拿这些东西，那你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她是这户人家的姑娘。

她的皮肤是那样的光滑细腻，脸颊和手是那样的红润，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她那丰满娴雅的身姿、庄重的脸庞，实在惹人喜爱。她头上插着一把梳子，一缕缕的秀发绕着梳子蓬散在身后，仿佛是有意识地显示姑娘在自己家里的那种娴静淡雅之美。

当她朝我走来的时候，我注视着她那闪光的眼睛和轻轻抿着的小红嘴唇。她没有把目光投向我的脸，而是落在我手中拿着的银钵上。当我发现她并没有注意我时，心里便产生了说不出的遗憾。

她彬彬有礼地把一元钱放进银钵，将一捆升大米倒入门口的筐里，在准备返身回屋去时，敏叔开口问她：

“杜泰基在吗？”

她连身也没转，只把头转向我们回答：

“妈咪在，马上就出来。”

她这样回答着，一点也没注意到我。我似乎感到受了奚落，自尊心使我随之又产生了一丝怒意。然而，她那回眸一顾的美姿，犹如灯光下闪烁着光芒的钻石，又不禁使我倾倒。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到温妮——玛登温的情景。

又过了一会儿，一位很有风度的妇人从房间内走出来。她的年龄大概有四、五十岁，但绝非是靠领取退休金生活的年龄。说得更确切一些，她绝不象是一位退休官员的妻室，倒像一位风姿洒脱，正在当年的官太太。她高高的个子，体态丰腴，皮肤滋润，面带微笑，和蔼可亲。一看就知道她准是杜泰基。

“在外面的小伙子们都抽上烟了吗？”她朝敏叔问道。

“都抽了。您们招待得很周到。我们来以前，您们就已经把烟放好了……。”

“哪里是我们招待周到啊！您们这些人的善行令人敬佩。说实在的，是您们成全了我们这些举善的人，您们可积了大德啦！”

杜泰基和敏叔俩人津津乐道地谈论着施舍戒规、修行等事情。杜泰基跟她女儿一样，一直没有注意我。我从头到脚地仔细端详她，心里不停地想着：她怎么长得这么少相？她是多大岁数生的女儿呢？她们母女俩有哪些相像的地方？她衣服上的钻石钮扣是真的还是假的？她的头发有多长？退休区长吴佩会怎样宠爱她呢？……

正当我在漫无边际胡思乱想时，杜泰基突然转向我说：“这位年轻人是谁啊？我怎么从来也没见过？”

听到她的话，我顿时感到局促不安。我笑了笑，正准备回话，敏叔插进来说：

“他叫貌丁吞，正在上大学，住在我们这儿。”

这时，我发现杜泰基的脸色更加和悦起来，她完全面向我说：

“噢，原来是个大学生啊，善哉！善哉！看，大学生没有一点傲气，还参加斋僧会亲自出来化缘。善哉！善哉！”

直到这时，我才感到杜泰基母女器重我了。在这以前，我由于没有受到他们的关注，被冷落了，心里有些沮丧。现在，我挺

起了胸，抬起了头说：

“是啊！做善事行善业是不分富人穷汉、官长听差、主人奴仆、大学生和文盲的。穿上白衣行善积德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这伙人里有公共汽车售票员、马车夫、小贩、学生，各行各业的都有，谁也没比谁少出一滴汗。”

杜泰基听我讲完说：

“你们看，这个小伙子多会说话呀，真懂事……”

杜泰基接着又问了我的籍贯和父母，我都一一作了详细的回答。她告诉我：“你们那地方我简直太熟了。你大叔当镇长时我就去过那儿。”

她好象遇到了阔别多年的同乡亲戚一样，和我叙起了家常。我呢，对此早就求之不得了。

“好，你就把大婶我当作自己亲戚吧。貌丁吞，没事来玩。我还要把你介绍给你大叔。现在他带着小女儿到我弟弟吴妙普律师家里去玩了。我大女儿温妮在家，刚才你见到她了吗？”

杜泰基笑嘻嘻地说着。我觉得这不象是普普通通的话，而是一种有意的挑逗。

“那位小姐就是温妮吗？见到了……”

“哟，见到了，就是没有给你们介绍认识认识，是不是？哈哈……，那当然要给你们介绍介绍啦，温妮，你来一下！”

“什么事？妈咪？”

看来温妮不在远处，好象就在里屋。叫声和答应声间隔那么短暂，声音刚落，温妮就走了过来，娇滴滴地站在她妈的身旁。她象一块磁石，把我的两只眼睛完全吸到她的脸上，动也动不了。

“坐吧，闺女。”

温妮斯文地坐了下来。我的目光也随之移到她坐的椅子那边。

“这是大学生貌丁吞。他跟妈咪还是老乡呢！……”

温妮笑眯眯地看着我，她的笑，使我从心眼里感到甜蜜。

“闺女，貌丁吞没有一点架子。你看，在善事上他多卖力，也很健谈……。”

杜泰基的赞扬使我感到局促不安，面红耳赤。温妮仔细听着这些赞扬。杜泰基含笑对我说：

“貌丁吞，取得学位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我一下子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好。要知道，那时，我对自己的前途和生活目标，心中还毫无定论。

“我没想好，父亲要我争取通过印度文官考试。”

杜泰基用坚定的口气说：

“应该这样：当然要争取通过印度文官考试。”

温妮笑着微微点了点头，似乎在支持她母亲的话。而敏叔呢，却咧着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她们愿意把我当作未来的印度文官，就让她们这样看吧！我不想去反驳，也不想把我心里的话全讲出来，只好付之一笑。这时，房顶上的尼巴棕叶上的一些小虫子突然掉在那光滑发亮的地板上。我凝视着这些小虫，心里又产生了这陈旧古老的房子与这位健康、活泼、年轻、美丽的温妮实在不协调的感觉。杜泰基也看着小虫子，似乎也产生了某种感触。

“明年大婶就要把这房子拆掉，盖新楼房了。这房原先盖的时候，并不打算长久住。为了盖新楼，我已经请吴丁先生去设计了。他曾设计过市政厅大楼。”

说到这里，杜泰基把话停住了。她仔细地打量着我。我、温妮、敏叔都没有答腔，一声也不吭。屋子里静得只能听到挂钟发出的滴答滴答的响声。一会儿，敏叔站起来说：

“嗯，我们该走了。还有几家要去呢！”

我也随着站起来说：

“我走了，大婶。”

“好，好，走吧。以后再来，一定见见你大叔啊！”杜泰基不停地叮嘱着。

我笑着同温妮告别：

“再见了，温妮。”

温妮也站了起来说：

“嗯，哥丁吞，再见！”

这就是温妮——玛登温和我之间的第一次谈话。

七 爱上鱼露的缅北人

下午放学后，我常常不是直接回到住处，而是到学生会阅览室里阅读报刊杂志，有时还借些政治书籍。例如象《我们为爱尔兰独立而献身》、《爱尔兰起义组织》等有关爱尔兰独立的书籍，也有甘地、尼赫鲁、奈都夫人、鲍斯等撰写的关于印度独立和国大党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些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

学生会阅览室比学校图书馆的条件更好，室内的桌、椅、风扇等布置得很有气派，光线也很好。天气热的时候，还可以搬把藤椅到门廊外去看书。

在学生会阅览室看书，还能结识一些爱国学生和学生领袖们。我在这里结识了哥吞新、哥昂觉、哥埃内等人。他们和我同年，而且身材也差不多，瘦胖适宜，高矮适中。不同的是，他们的肤色不一样。哥昂觉黑；哥吞新棕色，脸上长了癣；哥埃内长得白皙皙的。哥昂觉经常紧绷着脸，剃个平头，你只要见过他一面就不会忘记。哥吞新一笑起来两颗大牙就露了出来，说起话来操着上缅甸口音。哥埃内长着一张笑眯眯的脸。他说话，即便是没有故意使劲，声音也是尖声尖气的。他们都经常鼓励我全力以

赴地投身到政治活动中去。

一天，我在阅览室里打算借几本书，我在书柜前找书时，发觉身后站着一个人。由于没有找到中意的书，也就没功夫去理睬那个人。

“找什么书？”那人问道。

我回头一看，那人正是哥觉迎^①。他，瘦骨伶仃，似乎风一吹就会倒了似的。身上穿的肥大衣服耷拉了下来，让人怀疑这衣服是不是他自己的。脚下的飞机牌拖鞋只踩着一点边儿。从前，我和哥觉迎素不相识。他得了学士学位后就留在英文系当助教，还准备参加印度文官考试。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叫哥觉迎。

“噢，是老师呀！说不上找什么，只是想找一本好看的书。”我惊讶地向他笑着说。

哥觉迎的目光从书架移到我的脸上。由于他略仰着脸，眼镜反着光。也许由于筋络紧张，他把下腭向上一伸，歪着脑袋说：

“你看过《日本间谍》吗？这本书既好看又长知识。政治间谍这一类书，一看上就放不下，非常有意思，看后还能激发自己的爱国心，增强献身的精神。你想看的话，我来帮你找……”

“我想看，老师帮我找一下吧……”

“对了，你叫什么名字？”

就这样，我和哥觉迎相识了。那天，他要我去他宿舍取一本书。但因为我有事，只好另约时间。

我所谓有事，就是要到温妮家去。为了能再次欣赏温妮那充满着青春活力的美，为了结识温妮的父亲吴佩，我早就想去了。

杜泰基亲自领我去见吴佩。在与客厅相连的耳房内，有一把特别大的藤躺椅，它几乎占满了整个房间。吴佩舒适地躺在椅子

^① 即吴觉迎。一九一五年生于彬文那。一九三六年大学罢课运动领袖，全缅甸学联创始人之一。曾是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及缅甸社会党领导人之一。缅甸独立后，曾任政府部长、副总理等职。

上。吴佩的年龄、相貌完全像一位退休区长。他一脸福相，银色的头发，胖墩墩的身子，气宇轩昂像个富翁。看来，当年任区长时，他一定是相当神气的。然而，现在却非常平易近人，我一见到他就产生了好感。

杜泰基说：“老头子，这个青年，就是我跟你说过的大学生貌丁吞。貌丁吞，这就是你大叔。”

吴佩两腿收回来。把搁脚的椅子让给我：“坐，坐，貌丁吞。从哪儿来？”

“好，你们坐着谈吧，我要去厨房了。貌丁吞吃了晚饭再走吧！”杜泰基边说边走了出去。

我顾不上向杜泰基说：“大婶，您别留我吃饭，太麻烦了。”只能先回答吴佩的问话：

“我放学后在阅览室呆了一会儿，就直接上这儿来看您了。”

“报上说你们学生会经常举行演讲会。我也想去听一次。听说巴莫博士^①和吴苏^②要搞答辩式演讲，不知搞得起来吗？”

“听说要搞的，但不知在什么时候。”

“好啊，到时候来叫我一下，我去听听。”我发现吴佩对我们学校学生会工作和政治演讲会特别感兴趣，心里非常高兴。对他也显得更亲近了。在谈话中，吴佩称赞巴莫博士口才好，英文水平高。他在捉摸着只有六年级英文水平的吴苏怎样用英语同巴莫博士辩论。

“大叔，吴苏很努力，他敢说，也有胆量。”

“是啊，他是位能人。你看，吴巴佩亲自培养他。吴巴佩购买了太阳报社的股票，从而把他推荐去。现在可好了，他把吴巴

① 巴莫（1893—？）一九三二年起为制宪议会议员。殖民政府时期曾任部长。日本侵缅时期，出任内阁总理。

② 吴苏（1900—1948）沙耶瓦底人，人称咖咙吴苏。爱国党党魁，曾任殖民政府总理，因谋杀昂山等民族领袖被处死。

佩这样的人也推到旁边，自己上台了，而且退出来成立了爱国党。他是个能人啊！”

吴佩赞扬巴莫和吴苏，但我的看法却不一样。我认为虽然巴莫和吴苏各有才能，但是，他们在对争取国家独立问题的态度上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再说，那时我非常讨厌那帮所谓制宪会议员的政治领袖。

“大叔，依我看，这些人以及追随他们的议员们尽是废物，他们都是出卖国家，谋求私利的家伙。……”

吴佩对我的话感到愕然。他眼睛瞪得圆圆的，额头上的皱纹明显地露了出来。他直了直身子，又坐下说：

“孩子，那你说说看。”

“这不用我多说，大叔您大概看到了吧。不久前，报纸上发表了巴莫首相的联合政府里的内务部长吴包吞说的话，说在组织联合政府前，议员的价格上涨到二千五到三千元。为了争取支持，就把议员请到妓院去……”

吴佩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是呀，他当然要说了，他这个人心直口快，不虚伪。我当镇长时，他是助理区长。我在他手下干过一阵子，彼此挺不错。你再详细给我说说，他都说了些什么，哈哈……”

我隐约看见了温妮的身影进了院子，穿过客厅走到屋里去了。我热切地望着她，可她却看也没看我一眼，这使我心里很难过，说起话来都有点迟钝了。

“大叔，他是在担贡镇区茵马村说的。他说在制宪议会——参议会中获得七十多名议员支持才能组成政府。吴包吞的‘莱妙包’^①党只有十四名，巴莫博士的党只有十六名。这样还得拉四十多名议员。对印度籍的那些议员就得连哄带骗去争取。对于五

^① 指吴漆菜、吴妙达、吴包吞为首的一党派。

花党的一部分议员，得用部长的位子作诱饵把他们分化出来。他们把登貌博士从五花党中拉出来，让他当贸易部长。登貌博士和其它十名议员就转向联合政府这一边了。人数还不够，再用钱去收买一些议员。双方激烈争夺的结果，使得议员的价格上涨到二千五到三千元。即使这样，他们还不放心，还得将一些议员用车子接走藏起来，甚至把议员弄到妓院去，一直到投票时为止。这些都是吴包吞亲口说的。”

吴佩又哈哈大笑起来。

“但是，大叔，即使联合政府这样做了，仍然没有好日子过。支持联合政府的议员比反对派五花党、费边社和我缅人党的议员人数多不了很多。只差一、两票。因此，这个政府的生存就得依赖声称中立的英国议员的八票。所以，英国总督不高兴的事，八位英国议员不愿意的事，联合政府都不敢做。五花党想上台，也非得要讨这八个英籍议员的喜欢才行。……”

“唉，要想当拿四千、五千元月薪的部长和首相，就得这样做。这次可以说巴莫博士、吴包吞他们智谋略胜一筹。哈哈……”

“是啊，只不过他们的骗局更高明些罢了。”

吴佩又放声大笑起来，笑得是那样痛快。可一会儿，他又突然严肃地说：

“貌丁吞，你认为该怎样做才好呢？”

“我赞成我缅人协会的主张。全体议员团结起来，拒绝接受官职，并且废除一九三五年的缅甸行政法。”

“你是德钦党吗？”

“不是，但我很赞成德钦主义和德钦党人。”

我一边呆望着院子里，一边等待吴佩进一步的询问。但是吴佩却没有继续问下去。他好像在想着什么事。我们俩人谁也没有注意到杜泰基已经来到我们面前。

“喂，老头子，貌丁吞，你们都来吃饭吧！”

“不，不吃啦，大婶。”

“噢，那怎么行，都准备好了。你不想跟我们近乎才不吃饭，是不是？”

杜泰基略带挑逗似地微笑着问我。吴佩站起身来说：

“吃吧，运气好还能吃到好东西呢！”

我不好再拒绝了。

饭厅设在后边厨房和大房子的中间。从客厅出去，还要穿过卧室。我跟在吴佩后面。心里估摸着，这间大约是杜泰基和吴佩的房间；那间是温妮姐妹们的房间；另一间则可能就是更衣室了。

饭厅里的家俱，从样式到外观都显得陈旧不堪。但是，那明亮的灯光，那呼呼作响的台扇，那摆在桌上的丰盛美味的菜肴，以及等候在那里殷勤好客、令人愉快的温妮，这一切都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使我再也无心顾及那些老式家俱了。

吴佩和杜泰基，我和温妮四个人面对面地坐在饭桌旁。

吴佩在自己碗里盛好饭后，就将饭盆递给我。

“嗯，多盛点。阿基，梅西哪？吃了没有？”

杜泰基隐隐一笑。

“梅西还没有吃。我叫她端菜。噢，还没有给貌丁吞介绍呢，梅西！梅西！”

“妈咪，来了！”

话音刚落，梅西就走了进来。梅西的身材肤色跟温妮一模一样。但她的鼻梁略高，鼻头微尖，眼睛稍大，眉毛浓黑。一头秀发散披在背后，用一条绸带拢起，完全是个印度姑娘的长相。

“貌丁吞，这是我的小女儿梅西。”

“你好，见到你很高兴。”我微笑着对梅西说。

“谢谢，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杜泰基舀了一匙油焖鸡块放到我的碗里说：

“今晚我指派梅西当侍者，让她上菜。家里虽说有仆人，但我常教女儿们做点家务事，让她们做菜烧饭招待客人。温妮，把你那边的鱼露递给貌丁吞尝尝。”

“不要客气！大婶。温妮，不用递了。我够得着。你们这样客气，我倒真不好意思了。哎，梅西，给我添一点饭吧！”

几句话把大家都逗得笑了起来。

“貌丁吞喜欢吃鱼露吗？”

“大婶，没有鱼露我简直吃不下饭啦。”

“这么说，你这个缅北人可回不了缅北了。哈哈。”

我跟着杜泰基也大笑了起来。大家都笑了。

就这样，吴佩、杜泰基家便成了我经常去吃饭的地方。我与吴佩一家人很亲热，并经常一起外出。我和温妮——玛登温常常挑逗嬉戏，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微妙地步。

八 转 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九三八年就要过去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认识也起了变化。对于求学，有了更正确的看法。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愈来愈强烈了。

尽管我还没有把争取当个印度文官的目标全部忘却，但已是相当淡漠了。我又认为，只要在学校一天，就必须把学习搞好。现在这个想法也开始逐渐起了变化，脑海里不断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所学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学问？

英国文学讲师讲授了如何欣赏华兹华斯的诗。他曾提倡诗人要描写自然的美，赞扬从一朵小花联想自己的感受。开始，我很

喜欢这种教学法。听老师的讲课，仿佛我的心也随着蝴蝶跟着小云雀一起飞向了大自然，陶醉在美景之中。一九三八年的日历一张张地翻了过去。我对这种教学却渐渐地感到厌倦。我发现这种文学原来是脱离现实的，它是把一条虫、一只蝴蝶的生命置于人类之上的。

我也发现了历史课教学中的问题。把法国的强盛归功于拿破仑个人的才能，又把法兰西帝国的破产完全归咎于拿破仑个人的贪婪，而尽量抹杀法国革命所宣传的，与人民精神相吻合的自由、平等、公正的思想。我感到这种观点实在不能接受。

我曾试图在课堂讲授的经济学中寻找能使包括缅甸人民在内的全世界劳苦大众幸福富裕和能使缅甸发展成为工业化国家的途径，但我并没有能找到它。对这样的经济学，我又怎么能满意呢？

我开始从根本上怀疑大学教授的基本内容的正确性，我对它的信任减弱了。只有对这些基本知识坚信不疑，才能学好这些学科。也只有精通了这些学科，才能通过印度文官的考试。所以，在事实上，我已经将父亲的教诲抛在脑后了。我开始独立思考和探索。啊！我的恩主、父亲大人，小儿已经违背您的旨意了。啊！我的恩主教师大人，学生已经违抗您的教导了。如果您们要责备的话，那就请便吧！我也顾不得许多了。

从那以后，我去大学图书馆的次数愈来愈少了，因为在那里我感到窒息、颓丧，感到迷茫无路。相反，我去学生会阅览室的次数却愈来愈多，在那里我感到心情舒畅，豁达明亮。

比起窗明几净的教室，我更喜欢经常进行政治讨论的那间狭小的会议室。我不愿在练习课上写作文，却乐于为《孔雀杂志》、《达贡杂志》的大学专栏及报纸撰写文章。

那时，在大学里，政治讨论会也逐渐多起来。不仅在学生会礼堂举行政治演讲会，而且在学生会秘书长或主席的房间，甚至在守门的吴甘登房间里，杂务工哥吞丁的理发室里，各个宿舍

楼德钦党学生们的房间里也都有政治讨论会。晚上，在校长办公室和教室之间的僻静处，在授衔礼堂和茵雅湖之间的荫凉地上，学生们经常悄悄地聚集在一起进行政治问题的讨论。甘地主义适用不适用于缅甸？该不该用恐怖手段或用武装暴动对付缅甸的敌人？这些都是大家讨论的题目。

在各个讨论会上，常常讨论学生的斗争，我缅人协会，农民、工人运动，印度独立事业，纳粹德国与希特勒，法西斯意大利与墨索里尼，英国与张伯伦，中日战争与中国抗日运动等问题。我的朋友哥吞新、哥昂觉等人经常来叫我参加这些活动。

以前，我只是对政治运动有兴趣，只是支持学生运动。现在由于哥吞新等人的引导，我参加了售书、募捐等活动。并负责了《孔雀杂志》的某些工作。

暑假结束了。在新学期刚刚开始的一个傍晚，我、哥吞新、哥巴罕等三十来个同学在学生会秘书长房间里举行讨论会。其中有一个人我从来没有见过。他年龄与哥昂觉迎老师相仿，身穿布筒裙，土布上衣。从外表上可以看出他大概是个德钦党人。中等瘦长身材，一张严肃的脸，两只门牙向前凸出着，是个“大龅牙”。他的眼镜闪闪发光。两道浓黑的眉毛使得很厚的胶质眼镜框都黯然失色。后来才知道他就是摩登和尚哥登佩。哥登佩是加尔各答大学的学生，暑假回来的。不久前他去过仁安羌。当时，仁安羌石油工人正在罢工。

三十来个人把房间挤得满满的。有的人没有座位，就坐在椅子扶手上，有的只好站着。屋外淅淅沥沥地下着小雨。

哥登佩向我们介绍了自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开始的仁安羌石油工人罢工斗争情况。他不愧是个小说家。他用生动的语言把他所目睹的石油工人情况讲得活龙活现。当他讲到 he 看到石油工人居住的房屋狭小，卫生极差，厕所肮脏，缺衣少食，工资低微等情况时，哥巴罕插话说：“你们都看到了今年缅甸新光报新年特刊

上发表的，哥登佩的短篇小说《石油》了吧！”

大家几乎同声回答说：“看到了。”我也读过那篇短篇小说。

“石油工人的情况就像小说里所描写的那样。”哥登佩继续说道，“缅甸石油公司的资本有一千五百万英镑，每年要赢利几百万英镑。三、四年就把本钱捞回去了。但工人们却过着非人的生活。虽说缅甸石油给缅甸带来不少财富，但缅甸人却得不到任何好处，依旧处于贫困境地。”

他还逐条解释了罢工工人提出的要求，称赞了石油工人的高度觉悟。他告诉我们：

“工人们的罢工，使油井、工厂都停了工。他们团结一致，就连机关职员们也都参加了罢工的行列。油田经常举行大会，四、五个小时之内就能集合上三、四千的工人群众。现在，石油公司当局想招工顶替，罢工的工人组织纠察进行拦阻。经常可以看到妇女们、男人们整日在炎热的油田区进行纠察。政府为了破坏工人的纠察活动，公布了第一四四号法令。但工人们根本不管那一套，继续进行纠察活动。”

一位学生说：“你谈一谈工人领袖的情况吧！”

“石油工人罢工是我缅人协会总部德钦礼貌亲自领导的。他口才很好，常常不辞辛苦地到处宣传共产主义。德钦莱、德钦波拉基、德钦卡、德钦定和其它油田德钦党领导人也都很能干。油田罢工用的旗子不是孔雀旗，是锤子镰刀旗。虽然不为大家所熟悉，但真正是工人自己的旗帜。大家都很喜欢。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有人要求我讲一讲锤子镰刀旗的意义，我举起旗帜解释锤子镰刀象征着工农大众联合起来，我们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这时群情激昂，一再鼓掌喝采。我把旗帜高高举起，高呼：‘斗争一定要取得胜利！’工人们都随着高呼。喊声震撼了整个油田。我跟工人们一样，心情十分激昂。后来，我又用印地语领着喊口号，印度籍工人们也随着齐声高呼口号。这时，油田工人已分不

清谁是缅甸人，谁是印度人了。在加尔各答时，有共产党领导的孟加拉省学生总会。我参加了该会的工作，也了解一些情况。每当加尔各答工人举行罢工斗争的时候，学生总要举行会议作出决定，声援工人的罢工，并竭尽全力予以实际帮助。就在这次我回来前不久，加尔各答麻袋厂工人举行罢工，学生会在城里和学校里募集资金送给罢工工人。现在，我们学生也应该全力以赴地支持在缅甸发生的油田工人罢工斗争，尽我们的可能给予帮助。”

参加会议的学生都纷纷表示要竭尽全力支援工人的斗争。

会上，哥巴罕还介绍了仰光市工人的情况。他介绍了仰光电力和电车公司工人、英缅贸易公司以及麦克里加、福加等木材厂工人、船坞工人、猴子角缅甸石油公司工人们的要求和活动情况。他说，德钦党领导人打算通过支持油田工人罢工，将各地工人斗争联合起来，推动仰光地区的工人起来开展罢工斗争。工人议员吴巴莱打算在他有影响的铁路工会里发起支持油田工人罢工的斗争。

听了他们的介绍，我想起与我非常熟悉的甘马育地区工人们的境遇。我想把工人的贫困情况告诉给自己的同学、同志们，呼吁他们支持和声援工人们的要求，建议把他们的活动与油田工人罢工沟通起来。甘马育地区最大的工厂是提琴牌衬衣厂。工厂里很多工人都是我的邻居。在甘马育还有伞厂、肥皂厂等工厂。

“哥巴罕，让我也说几句，行吗？”我请求道。

哥巴罕笑了。哥巴罕虽是个缅北人。但肤色并不算黑。一张白皙的脸，既滋润又英俊，很惹人喜欢。一笑起来就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

“说吧！自己人还用这么客气？”

“我住在甘马育，我想讲讲甘马育工人的情况。”

“哦，同志，你住在甘马育。我在甘马育也住过一年多。”

哥登佩打断了我的话说道。

“是的。我知道。你在时，我还没来。德钦钦貌对我讲过你。所以我知道你。”

哥登佩点了点头：

“是吗？好，甘马育德钦党人情况我们以后再谈。你先讲讲工人的情况吧！”

我详细地讲了自己亲眼看到的甘马育工人的情况。

我并没有完全离开学业和教室将所有的时间全部放在这种讨论会上。一个学生要履行学生的职责，也要照顾父母的情绪。但我确实对上述讨论会非常感兴趣，因为它扩大了我的眼界。以前，我只看到学生界情况。现在我越过了学生界，看到了比学生界更深、更广阔的工人和农民的情况；以前，我只知道爱自己的父母、亲戚和少数朋友，现在，我知道爱农民和工人了；以前，我只认为自己的家乡那块小小的天地最好，现在，我知道别的地区，别的国家也有很多很多好的东西。总之，参加了这些讨论会，使我心胸开阔，思想越来越丰富了。

在学生会大楼里，有时也举行有关农民问题的讨论会。一次，在学生会礼堂召开大会。会议由德钦巴道主持。这次会不像通常那样广泛邀请人们参加，而是有选择地邀请一部分积极分子参加。我参加了这次会议。德钦巴道并不是德钦党第一流的领导人，也不是我们这样的大学生。他风采不露，我没有把他放在眼里，心想他能说出什么道道来。然而出乎我的意外，他一讲话，我这种轻视他的想法顿时就烟消云散了。当德钦巴道讲到农民无地欠债受奴役，讲到农民被利息和佃租的沉重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脑子里立即浮现出我幼年时，跟随父亲下乡所见到的那种难忘的情景。我想起了一位农民，因为他借了五十块钱，过了五年以后，一块价值一千块的土地竟交给了债主。我又想起了以出租土地收租、放债收利、经商赚钱、设油磨收取磨油费等各种手段榨取农民血汗的大财主吴甘耶。一次，我看到一位老太婆，正

在熬碎米粥，脱口问道：“这做什么用？”她支吾着说：“喂狗的。”然而，背地里她自己却在喝这种粥。这位掩饰自己贫困窘境的老妪形象，现在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使我产生了新的同情和怜悯。

看来，德钦巴道非常熟悉农民情况，他用统计数字具体详细地讲述了高昂的租佃金和利率。一个农民在耕种中自己要付出多少劳动，要花多少帮工费，插秧、收割时要给多少工钱，借水牛、黄牛又要付多少钱，一亩田的佃租和利息一共要付多少钱，他都讲得一清二楚。我从来没有这样仔细研究过，我由衷地称赞德钦巴道。根据他的统计，农民吃了多少亏就可以一目了然。在讲话中，他还不断地引用弗尼瓦尔等英国官员、土地问题专家们的报告。听了德钦巴道的讲话，我对原来自己看不起他，认为他对我们这些大学生讲不出什么名堂的想法感到非常惭愧。

接着，德钦巴道又继续讲道：“目前，在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下，地方上的农民群众正在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农民们组织起来要求政府规定合理的地租。他们已经觉醒了。镇区和县政府已经收到了成千上万份这种报告。仅沙耶瓦底一个县，政府就收到了近两万份这样的申诉。”

我们为农民的觉醒而高兴。农民的斗争使我们增添的新的力量。听到农民和工人斗争情况，使我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

九 朋友?! 恋人?!

我酷爱密斯脱貌迈——德钦哥都迈^①的文学作品。他的某些

^① 德钦哥都迈即吴龙(1875—1964)缅甸著名诗人。曾以密斯脱貌迈为笔名发表作品。是我缅人协会领导人之一。积极参加反英、抗日斗争。缅甸独立后，曾任缅甸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一九五四年获斯大林和平奖金。

四节长诗，我甚至能整段整段地背诵下来。时间一长，有些段落可能会记不清了，但有一段却是我终生不会忘却的。

“纯真情意似海深，
却被无端乱疑心。
花枝虽俏蝶无意，
淑女非吾意中人。”

缅文优生班玛敏妩写信给我，指责我不该捉弄她。我给她回信就引了上面这几句诗。从那以后，我俩的关系不再是一般朋友关系，而有点象一对恋人那样亲密了。

玛敏妩比我大一岁多。

在恋爱问题上，我认为小伙子比姑娘大三、四岁不算什么。而姑娘比小伙子多一岁可就显得相差悬殊了。玛敏妩比我才大一岁却处处像个大姐。她的举止言谈不像个学生，而像位女教师。她从不穿薄纱布的衣服，而只穿细棉布的衣服；不穿颜色鲜艳款式新颖的筒裙，而只穿深色的或普通花样的裙子；不穿高跟鞋，而只穿那种矮跟人字带普通式样的鞋子。

玛敏妩肤色稍黑，是位“黑里俏”。她鼻梁略低，可那一对圆圆的眸子、又长又弯的眉毛、整齐洁白的牙齿以及那惹人喜爱的笑靥，都显得很美。她身体丰满，婀娜多姿，走起路来更显得轻盈娴雅。

玛敏妩是缅文优生班的学生。她很尊重缅甸的传统习俗，举止言谈十分缅甸化，稳重文雅而又端庄。在“缅文是我们的文字”这一口号传遍各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很尊重她。把她的名字列在有爱国心的女生之列。

两年前我在大学佛教协会工作时跟她相识了。我们一起参加过修建大学佛堂的工作，互相为对方的功德高呼善哉。后来，我们书信来往频繁。信中涉及的内容也很广泛。当我看书遇到难题时，不去问老师和那一大群朋友，却总是写信向她求教：“你是

缅文优等生班的学生，我想一定能解释这个词吧？”于是，她就会回信详细地解释一番。看来她很乐于给我当老师。她有时看到报刊杂志上的某篇文章也会写信给我。“哥丁吞你是个政治迷，想必能毫不费力地把这一段的政治含意说清楚吧？”我也为能当玛敏妩的政治指导而感到满足。但那只是逢场作戏罢了。因为，至今我也无意全力去搞政治工作。

有时，在教室里没见到玛敏妩，我就会担心地写封信问她为什么没来，是不是病了。有时，玛敏妩在讲演会上没看到我，也会写信来讥诮我：“为什么不来参加啊？哥丁吞，是不是在院子里忙着摆弄你的茉莉花，为什么这样重要的演讲会都不来参加了呢？”我曾对她说过我常去温妮家，所以玛敏妩这样挖苦我。

因为玛敏妩是缅文优等生班的学生，所以每当她需要找某些罕见的缅文古籍时就告诉我说：“哥丁吞，去庙会时顺便给我买一本这样的书。麻烦你啦！”她说让我顺便去，可我每次都是专程去买。而当我需要妇女们常用的针线、扑粉、手帕之类东西时，也会嘱咐她：“去买东西时替我买一下吧！”我觉得玛敏妩为我买的线更结实，针更尖，粉更香，手帕也显得更软。

就这样我们熟识了。我对玛敏妩也慢慢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情。诚然，沙弥哥巴丹仍住在上缅甸一个村子里，我离开寺庙上大学后再也没遇见过他。可他对两性关系问题的说教却依旧萦绕在我的脑际。我暗自思忖，玛敏妩跟我如此亲近，肯定是爱上我了。这种想法愈来愈坚定。我给她写了一封信，用似乎是正经的口吻，又好像是开玩笑的语气称她为“有缘人玛敏妩”，把自己称为“哥吞”。

万万没想到玛敏妩来了一封大发雷霆的信。她责问我为什么要用这种称呼？是想糟蹋我们这种亲近的关系吗？表面上装得老实而实际上却在胡来。这样做合适吗？还是文雅而有礼貌地来往吧！

更为恼火的是这封信的送法。信不是像往常那样寄来的，而是叫我的一个朋友“土包子”妙觉送来的。这个妙觉因为经常穿一件土布上衣，在他签名的时候也常在名字前冠以土布上衣几个字，我们男同学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土包子。他和玛敏妩相当熟。这封信就是由他从玛敏妩那里带回来的。妙觉在给我信时投过来的那种目光是刺人的，仿佛要把我一口吞下去或者要打我一顿似的。还说：“朋友……以后再这样没规矩，你可要当心！……”

我是个很自负的人。玛敏妩和土包子妙觉的做法大大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又羞又恼，马上写了一封回信。

“我写的信有哪句话、哪一点是失礼呢？难道我没有自称‘我’而称‘哥吞’就是不礼貌吗？难道一个缅文优等生班的学生玛敏妩竟连有缘人是指共同做善事的人这一点都不知道？一起建造过大学佛堂的人难道不算是有缘人？看来，你以为我在追求你，我根本不可能去追求你，玛敏妩小姐！”

我选了德钦哥都迈的一段诗抄在信上：“纯真情意似海深，却被无端乱疑心。花枝虽俏蝶无意，淑女非吾意中人。”

我没有写明这是德钦哥都迈的诗句。直到现在我也不清楚玛敏妩是否把这诗句当成我写的了。

也许是感情激动的缘故，信写得挺带劲。信中我活龙活现地描绘了土包子妙觉送信时投过来的目光，嘴里唠叨的情形。当时我甚至想跟玛敏妩断绝来往。随她去好了。她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要显得更高傲。

我以为写了这封信，再见面恐怕她连看也不会再看我一眼。更没有指望玛敏妩会给我再写信。但很快却收到了她的回信。真是意想不到的事啊！

更使我诧异的是信的内容。连称呼也令人喜出望外，“小吞”，这口气是那么充满深情、爱怜和娇柔。她向我表示歉意。说是她误解了我，才写了一些不恰当的话。问我是不是还在生她

的气。要我消消火。希望我们今后双方都不要介意。她还说，“把信错交给一个不懂礼貌的人”是她最大的过错。“不是有意来侮辱你小吞，只是碰巧托他带封信罢了，请相信我……”哼！土包子妙觉，你小子也该知道了吧！那次你那种眼神使我久久不能忘记，而现在呢？你枉费心机了！

末尾她的签名是：“敏姐”。当我看到这两个字的时候，全身都沉浸在幸福之中，象一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水，在我的心中翻起了层层快乐的波浪。美好的憧憬和希望也一下子跳上我的心头。我仿佛觉得一头扑进敏姐的怀抱，听到了她的心声。在“敏姐”的签名之后，她写上这样一句话：“又及：有空来我宿舍吧！”向我发出了盛情的邀请。

我应邀到茵雅楼找她。我好像是个学生到敬爱的女老师身边。那天茵雅楼的会客室里人很少，除了有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在一个角落里谈话外，再没有旁人了。屋里悄然无声，既没有播放唱片，也没有学生们吵吵嚷嚷的喧闹声。我俩见面后，相互看了一眼又分别把目光移向一边，都低下了头，沉默不语。玛敏妩圆圆的眸子闪烁着晶莹湿润的光芒，当我们抬起头来时，两人的目光又不约而同碰到一起，心照不宣地笑了起来。我发现，她的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那小小的酒窝也显得更加可爱、迷人。微笑宣告我们之间的误会已经冰消云散。从此，我们再也不提那件不愉快的事。那天，我们从文学、德国武装占领奥地利以后搞什么公民投票，到油田的德钦礼貌、德钦丁和罢工纠察队的妇女们被捕入狱，进行了倾心的长谈。

从此，我们互相用“敏姐”、“小吞”相称。我特别注意到，玛敏妩对土包子妙觉疏远了，而和我却越来越亲近，真可谓谊比挚友深，未达儿女情。我始终没讲过一句我爱你之类的话，只把爱情深深地埋藏在自己的心中。这和沙弥哥巴丹的说教是背道而驰的。

十 德钦主义者

那年缅历闰四月。前四月的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和温妮全家一起去大金塔拜佛。早晨，雨停了，白云像一层薄纱遮住了太阳，在这种不甚明亮的阳光下，大金塔更显得庄严肃穆。

吴佩、大婶、温妮和她妹妹在北大殿向佛敬了斋，诵经祷告，我独自一人到大殿外塔基广场上祈祷拜佛。我最喜欢在塔基广场上拜佛。我认为静静地耸立在自己面前的佛塔，塔身后广阔无垠的天空，比那大殿里的尊尊佛像、插花瓶、点燃着的颗颗烛火和嘈杂的颂佛声更使我神往。我的虔诚宛如广场那样宽阔。

一下、两下、三下，我刚刚拜过三次。

“哈哈！你不愿意跟我们一起拜佛，自己溜到这儿来了。看来你是不想来世和我们在一起罗！”

我转身一看，原来是温妮。她微笑着，那红嫩的嘴唇、发髻上鲜红的玫瑰花和蓬松地绕在脖子上轻轻拂动着的深棕色围巾特别引人注目。我和她并肩站在一起……。

“不，玛登温，这里更使人心旷神怡，精神集中，所以我才在这儿拜佛。咱们虽不在一个地方祈祷，可我没祷告跟你们离心离德，大家都做善事，当然要共享正果喽！”

“算了吧！你真会说。爸爸、妈妈向那边先走了。就我在等你。咱们追他们去吧！”

吴佩他们走在我们前头。我们俩并排绕着佛塔向前走去。我几次三番地侧过头去看温妮。她好像很高兴又似乎挺不满。那样子叫人猜不透。

“看什么？……发现什么希罕事儿啦？”

“你参加瑜伽会了吗？”

“没有啊！我哪个瑜伽会也没参加。”

“那你去莫宁法师讲经会听过道吧？”

“没……一次也没去过，干什么？”

“没什么，因为你脖子上有条深棕色的围巾，我才问的。……”

“唉！难道你不懂？深棕色的围巾也不是只有参加瑜伽会的人、去莫宁法师讲经会听过道的人才能戴。这种颜色是敬神做佛事时用的特殊的颜色，而且又好看，所以我才戴呢！”

“哦！原来如此。……好……好……漂亮！”

绕佛塔一周，我们从堆塞池那边走了下去，吴佩家的小轿车正在那儿等着。车是最老式的，尽管多次喷漆、大修，依然是破旧不堪。发动前，还得用摇把哐啷哐啷地摇上几次，跑起来，从车尾冒出一股浓烟。车上的输油管口用炼乳罐头盒盖着。因为常常会丢掉，司机就带了几个空罐头盒备用。这车还有一个坏毛病，一到警察岗亭前排队等候通过时便要熄火。一遇这种情况，那司机可就忙坏了。而温妮她们呢，就低下了头，生怕别人看见自己的脸，暗暗骂道：

“这破烂车！尽在大庭广众前出丑。”

吴佩则照旧大模大样地坐着，掏出一、两元钱叫路旁拉人力车的印度人帮助推车。

每逢这种时刻，坐在车上的温妮的脸色像烈日晒蔫了的花儿一样难看。同样，做母亲的杜泰基也不像是坐在车上，倒像是车压到了她的身上，心情沉重极了。汽车太破了，可真丢人！但做母亲的还是比女儿们会解心宽。

在汽车向卑谬路转弯时杜泰基对我说：

“貌丁吞，大婶打算把这辆旧车卖掉买辆新的。可价钱总谈不妥，就拖下来了。看样子现在不管人家给多少钱都得卖了……”

我很了解她们这种靠领退休金坐吃山空破落户的处境。没有新的工作，就盖不起新房，买不起新车。可心里却总盘算着能有个新工作，妄想能有座新房子，有辆新轿车。破落户都是这种脾气，即使衣服上缝满了补丁，也舍不得轻易扔掉。当别人看到这些补丁时，他们就会用马上要买件新的这一类言词来搪塞。我了解这种人的底细，因而我不讨厌他们，相反却同情他们。我对他们真正善良的心地是敬重的。他们没有那种胡来一通的贪心。当我看到他们极力想遮盖那些“补丁”的时候，我往往会随声附和。

“大婶，别买新车，花这种钱是多余的。买公共汽车、运货的卡车倒还值得。小轿车是种奢侈品，买它我不赞成。前天报上登过一个统计材料，说去年一年，咱们缅甸进口了两千辆小轿车，付给外国的购车费就有六百多万元。”

当我用精确的数字否定了她们根本不可能干的事情时，大婶的眼睛亮了起来，似乎多少得到一点宽慰。然而，她却装作对我的说法不同意的口气说：

“貌丁吞，你说得不对。小轿车怎么能算奢侈品呢？就得买嘛！”

我没有再说下去。吴佩插进来说道：“我懂了。不让金钱外流这很好。我现在也想穿缅甸的土布上衣了。”

“好哇！大叔，您全家都穿缅甸土布才好呢！”

大婶白了我一眼。

“就你们爷俩穿吧！我可不穿。你大叔跟你在一起都快成德钦党了。哈哈！”

吴佩笑出了声，我也笑了。大婶接着又说：

“人家可都这样说，德钦党的小党员一判刑就是半年哩。你们可得小心点哟！”

到家了。大婶和温妮走进她们的房间。我和吴佩坐在屋前廊子上闲聊。

吴佩躺在藤椅上，两只手的手指交叉着放在肥胖的肚子上，我也叉开腿坐在椅子上休息。

吴佩还想问“德钦党的小党员一判刑就是半年”这个问题，就说：

“貌丁吞，德钦主义到底是个什么意思？你给我仔细讲讲。它跟我缅人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

“大叔，德钦主义跟我缅人主义就是一回事。”

“噯，你讲讲！报纸上，我看不到这些内容。德钦党的演讲会我又一次也没去过……”

正如大家所知道的，我并不是一位德钦党领袖，甚至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德钦党人，连一判刑就得坐半年牢的德钦党一般党员也不是。可我尊重德钦党人。听到过不少德钦党人的情况，稍微了解一点。不论到哪儿我都宣传德钦党人的事。当玛敏妖问我有关政治问题时，我装成政治老手逢场作戏，卖弄才华。今天，吴佩又问到德钦党人的情况，我也乐于露一手。于是，我高举着拳头，向吴佩讲起了德钦主义。

“大叔，您听过我缅人歌吗？”

“没听过。你唱给我听听！”

“好吧！这是首很能说明我缅人主义的歌。写于缅历一二九二年。①我用普通的声调唱给您听，听不懂的地方我再解释。

我们缅甸人，
太公王朝阿毕罗婆②传至今。
释迦族威震环宇，
暹罗天竺败称臣。

这一段讲的是：咱们缅甸人祖祖辈辈从不低贱。是释迦族的

① 公历与缅历相差六三八年零四个月，故此处指公元一九三〇。

② 据缅甸史籍传说缅甸自太公王朝开始建国。第一个皇帝是阿毕罗婆。缅甸人认为自己是天帝释迦的后裔。

后裔。缅甸历史是从太公王朝开始的。缅甸人曾打败过泰国人和印度人。大叔，这是讲缅甸人光辉的历史。”

“那当然，我懂。吃饭还早着哪，先喝点咖啡好不好？喂，温妮，端两杯咖啡来！”

缅甸曾似金殿顶，
辉煌灿烂照乾坤。
时运乖僻遭劫难，
沧桑莫测变柴薪。
追根溯源寻根本，
缅甸本属我缅人。

俗话不是说：今朝金殿顶，他日变柴薪吗？大殿的金顶也会变成劈柴的，这是自然规律。正是这样，我们缅甸人时运不佳成了人家的奴仆，缅甸也成了被他人奴役的国家。可是追根溯源，缅甸是我们缅甸人的国家，是德钦们的国家。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嘛！当主人的又做了奴隶，这是世之常情无须气馁。我们一定还要做主人的。这是自我鼓劲儿的一段歌词。”

“所以才叫‘德钦’是吧？”

“您说得对。”

我们缅甸人，
鼎鼎大名素有佳闻，
名扬千古青史永存。
轮到吾辈，
岂能甘败他人？！
我们缅甸人，
我们缅甸人，
我们是真正的缅甸人。
我缅人，
我缅人。

世界上缅甸人曾青史扬名。难道说到了我们这一代就垮下去不成？我们是真正的缅甸人。我们是缅甸人，要显示自己民族的自豪感，曲肱拍臂逞威风^①。

铮铮硬骨我缅人，
大家团结一条心。
为我子孙得幸福，
吾辈岂能把私利寻！
大智大勇我缅人，
要做‘德钦’建奇勋。
缅甸属于我缅人，
我缅人定要做主人。
胸怀宏志立天下，
神裔凤种我缅人。

咱们缅甸人要团结一致。要做铮铮铁骨的硬汉。不谋私利，为后世子孙谋幸福。我们缅甸人定要努力掌握我们自己国家的命运。我们缅甸人是‘德钦’，所以就要像主人那样，要胸怀大志。我们缅甸人就像神鸟凤凰那样有着反抗精神，绝不屈服于任何人。这是一段鼓舞斗志的歌词。接着一段是合唱。真想让您听一听。在合唱的时候真是令人精神振奋哪！”

这时，温妮用茶盘托了两杯咖啡和一碟花生米走了过来。她什么也没说，把盘子放到了我们面前，抬了一下眼皮看了看我，抿着嘴笑了。看得出来，笑中含有讥诮的意味。我想，她肯定是在嘲笑我讲的我缅人大道理。但我并不憎恶她，我想这是由于她还理解的缘故。

吴佩端起一杯咖啡喝着。我又念了一段合唱的歌词：

“与世长存我缅人，

^① 缅甸人在进行摔跤等比赛取得胜利或向对方挑战时，习惯将胳膊弯曲后用另一只手拍大臂劈啪作响。

国家属我们，
土地属我们，
一切都属于我们。
与世长存我缅人，
国家属我们，
土地属我们，
一切都属于我们。
我们缅甸人，
各族人民全都当家做主人。
这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要做缅甸的主人。

这一段很好理解，没有什么需要解释的。我们为自己的国家与土地而自豪。号召大家觉醒。既然这是我们的国家，就要热爱它。”

“对！……貌丁吞，喝咖啡吧！”

吴佩放下他的杯子说着，然后又抓了些花生米咀嚼着。

“为民族事业奋不顾身，
我们缅甸人，
我们缅甸人。
像旭日冉冉一轮，
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
我们缅甸人，
我们缅甸人。
整个缅甸如一家，
国土都属我缅人。

这段唱过之后，还得再合唱一次。我们缅甸人德钦们都要为我们民族事业而努力。不要只看到自己的家，只看到自己的村镇、地区。那是一种狭隘的家庭观念和地方情绪。要把全国都看

做是自己的家。要像热爱和保卫自己家乡那样去热爱和保卫我们的祖国。号召大家要有国家主人翁感。正如旭日冉冉升起一样，我们的时代、德钦的时代是一定要来临的。这首歌唱出了这种感情。大叔，……您看这歌怎么样？”

这时吴佩精神有些恍惚，顺口回答道：

“嗯，嗯，好极了！这花生米真好……你喝咖啡吧！”

我讲得累极了，而吴佩却跑了神，真令人生气！我喝了口咖啡。过了一会儿，吴佩又喊温妮。温妮来时，我发现她早晨头上戴的那朵红玫瑰已经不见了，但她那嘴唇仍是红红的。她把那鲜红的玫瑰给谁了呢？要是她把花送给了从后院偷偷溜进来的恋人，那我不就被抛到一旁了吗？……哎！我又陷入了胡思乱想之中。

温妮来收咖啡杯时，我仔细观察，才发现她已拆散了早晨打的发髻，重新梳过，插上一把梳子，绾了个飞机髻。

“嗯，可能要洗头吧……把玫瑰花取下来了。”想到这儿，我的心才踏实了。

“温妮，还不吃饭啊！”

“还不行。鸭子没蒸烂，炖猪肉也没熟呢！”

“好了来叫我们！”

温妮走了。吴佩转过来对我说：

“怎么……我缅人的道理讲完了吗？讲啊！继续说，貌丁吞！”

“还没有完呢！”我回答道。

吴佩饶有兴致地说：

“没说完那就继续讲吧！”

“刚才我讲的我缅人主义是这一主张刚刚兴起时的情况。过了八年，到缅历一三〇〇年，我缅人主义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不是说它摒弃了原来的主张。我缅人协会是包括了我们的工人、农民、小商贩、雇工以及许许多多穷苦人的组织。要解决

所有劳苦大众的问题。现在存在着资本主义制度，这个制度是为有钱人、资本家、财主、富翁的利益服务的。社会分成了不平等的有产者与无产者，有钱人与无钱人，富翁与穷汉，上层人与下层人。资本家和那些谋取私利的人通过资本来攫取暴利，聚集在他们手中的财产越多，穷人、无产者们就越贫困。正如俗话说：‘小人得志便猖狂’、‘一人得利众人遭殃’。我们要消灭这种资本主义制度，要推翻代表少数资本家富翁们利益的政府，铲除资产阶级专政统治。……”

我正讲得起劲，吴佩插话问道：

“什么？！什么？！新我缅人主义不要富翁、资本家，是吗？也不要政府？！”

“对，不要资本主义制度，也不要资产阶级专政的政府。我缅人主义要的是建立每个人、每个缅甸人都享有平等权利的新制度、新国家、新缅甸。我缅人协会希望其他被奴役国家也能获得独立。新我缅人主义相信，不论是缅甸，还是世界其它国家，只有出现代表大多数工农劳苦大众政府时，才有可能获得发展和幸福。”

“唉，貌丁吞！穷棒子搞政府行吗？不识字，不会写报告，不会写判决书，不懂得法律，那怎么行呢？”

他的话打断了我的思绪，我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不习惯长篇大论地讲演，不知怎样答复别人的插问。为了能有时间考虑，我抓起几粒花生米放到嘴里嚼着。过了会儿，我说：

“要从穷人们或者代表穷人利益的知识分子中间选有文化的人作为代表去进行管理。另外，穷人政府的出现也会迅速使工农大众变成有文化的人们。”

吴佩直挺挺地斜躺在藤椅上，似乎再也无意提出其他问题了。我对自己的回答感到很满意。它击中要害，致使吴佩这个旧官僚也反驳不了。我抬头向廊外看着，继续说下去：

“我缅人协会的章程里写明：最底层的贫苦工农，受压迫者要领导一切。还决定，要取消上层和下层、富翁和穷汉这种阶级区别。依靠资本对大多数人剥削的制度是帝国主义制度的基础。它贪婪、扩张，为了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而进行战争。我们要消灭这个制度，建立一个穷困、卑贱、落后等一切灾难都不复存在的人间天堂，使人人都能充分享受人的权利，这就是我缅人主义。我们缅甸人现在之所以受苦受难，是帝国主义造成的。我们要从帝国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为了获得独立，我缅人协会制定了它的基本原则，这就是：

缅甸是我们的国家；
 缅甸是我们的民族；
 缅文是我们的文字；
 缅语是我们的语言。”

我把这四句口号抑扬顿挫地读完，停下话头想休息一下。转眼看了看吴佩，他竟早已睡着了！

吴佩的酣睡，使我从梦境中突然惊醒过来。我不是正在做一个给退休区长讲德钦主义能有效果的幻梦吗？

我恼羞成怒，心想：我讲得口干舌燥，疲惫不堪，你却酣睡。这明明是有意使我难堪，是对我的奚落，是对德钦们的亵渎。但转念一想，还是自己估计错了。吴佩这种人能听进这种主义吗？我把怒火慢慢地压了下去。即使我一时气恼，我对吴佩的这种恼怒也是不会很久的。因为吴佩对我所讲的，能听的都听了，听不进时他才睡，他并没有激烈地反对，而且始终以纯洁的情谊对我抱着和善的态度。

十一 “钦差”

缅历一三〇〇年闰四月的一天下午，我正在甘马育大路旁散步。住在甘马育市场附近的哥丁基也跟我在一起。哥丁基年纪不大，少白头，胖得象个圆桶。但手臂和腿却很纤细，像个印度老头儿。我真怀疑他的双腿之所以这样细，是不是走路太少的缘故。可他自己却说，曾徒步到过泰国和印度支那，还去过锡兰。在散步的时候跟我又神吹了一通。

“你还不大了解我。去泰国和印度支那，我可不是一次了，从陆路去泰国有五天就到。”

“你干什么去啦？”

“做宝石买卖。在印度支那和泰国交界处有个缅甸人聚居的地区。你听说过吗？”

我丝毫没有表示出惊奇的样子，仿佛全都知道似地说道：

“嗯。你是说柬埔寨境内的白林吗？产钻石、兰宝石、红宝石的矿区。产的是暹罗钻石。”

哥丁基显得有点惊慌，但马上又恢复了常态说道：

“对，对！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太阳杂志上看过比亚貌写的一篇游记。”

“噢，比亚貌，我见过。人家会写，到个什么地方都能写出来。咱不会写，不管到过多少地方也写不出来。”

“没关系，你就说吧！你去干什么来着？”

“我不是说了去做宝石买卖吗？我在那儿当过财主，还讨过一个老婆，后来在敏贡亲王^①手下当过差。”

^① 敏贡亲王是缅甸贡榜王朝敏东王之子。一八八六年为夺取王位与其弟敏空岱亲王合谋叛乱未遂，后辗转逃往法国。缅甸被英国吞并后，一八八九年从法国迁往西贡，曾打算率众打回缅甸，终未成功，七十余岁死于西贡。

这时，我们已走到甘马育邮局附近的湖畔，一群鸭子正在湖中戏水。

“喂，……你还在敏贡亲王手下当过差？”

哥丁基挺着胸昂着头，不时地用手把蓬乱的头发拢几下。

“嗯，有一次敏贡亲王写了一封信，叫我送到掸邦去。在掸邦边境上，英国政府逮住了我。信可重要啦！”

“哥丁基，信上写的什么？”

“嗯……内容嘛，是保密的。可能是关于民族、语言、宗教的事吧！”

这时，下起了毛毛雨，我们撑起了雨伞。虽然我听到过不少我缅人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而且自己也能讲不少，但一听到各团体总会温达努^①时代常用的“民族、语言、宗教”的口号时，心情依旧很激动。再说他又跟敏贡亲王有关系。因此，我不由得肃然起敬。哥丁基一说敏贡亲王写的那封信内容是保密的，我也就不好再问了。我尊重他，打算动员他到我缅人协会方面来。

“如果你打算为民族、宗教的利益进行工作，那最好与我缅人协会合作。但我本人并不是德钦党。”

就这样，我们对德钦主义的问题讨论了好久。当谈到为了获得真正的独立就需要武器和钱财时，哥丁基说这不用着急。他会造武器，如果任务交给他，他就去搞。关于钱的问题，可以在日本造些假钞运回缅甸。他说，这方面他在印度支那时有经验，可以找到关系。每一想到政治问题我就会为金钱、武器方面的困难而心焦。没有钱就报不了父母养育之恩，没报恩就不能去搞政治。即使能够忍痛断绝与父母的关系投身革命，那么没有钱也还是干不成什么事。没有武器就打碎不了奴隶的枷锁。金钱和武器是个大难题。现在，哥丁基说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解决。

^① 温达努系巴利文，意为自己的、民族的。这里的意思就是民族独立的意思。后文中的温达努主义即爱国主义，发扬民族精神之意。

他简直成了一位能拯救我们的遍身霞光的天神了。

雨越下越大。我们走进一家茶馆。找了个最清静的角落坐下来。继续进行我们的政治密谈。

“为了讨论刚才你说的钱和武器的问题，我想让你见见德钦党的头头们，你想见吗？”

“当然想见罗！”

“我跟甘马育德钦钦貌很熟。他也是我缅人协会的一位执行委员。我跟德钦巴盛也认识。跟德钦登貌基、德钦礼貌他们不太熟。这样吧，我们约个地方，把德钦钦貌、德钦巴盛他们找来，还有我、你，咱们四个人碰个头。”

“好哇……你去约吧！可是我听说我缅人协会内部分裂了。德钦巴盛、德钦登貌、德钦妙等人闹不和，是吗？……”

我惊愕了。我还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只知道德钦的好事，可不知道德钦的坏事。

“我不知道，不会是真的吧！”

“嗯，……也可能不是。对了，老兄……先借给我五块钱用用，好吗？”

我真没有料到，这个前宝石商、富翁、敏贡亲王的老部下，今后将为德钦们寻找武器和钱的人——哥丁基竟然还要向我借五块钱。我呆住了。这时哥丁基似乎已经意识到我的反应。

“没关系……没有就算了。快月初了。”他又收回了他的请求。

我真有点过意不去，心想即使生活富裕的人，碰到特殊情况手头周转不开也是常有的事。我从哥丁基那里看到了今后的希望。我想起了准备下月初交学费的那十二元钱。

“不，……如果需要就跟我去我的住处吧！我还有点钱是留着交学费用的，你先拿去用，月初还我就行了。”

我们离开茶馆向我的住处走去。

当我们从大路正要转向我住的那条小巷时，突然看见哥觉下了公共汽车，匆匆忙忙从我们身后赶来。哥觉是从仰光市里来。他向我们招手叫我等等他。写到这里，咱们先简单谈谈哥觉。

哥觉四十多岁，又黑又瘦，满脸麻子。他无家无业，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他单身住在仰光，亲戚都在敏建镇。在甘马育这一带他不论去哪一家都能吃、住，而且主人们都会心甘情愿地招待他。他是个很能干的人。寡妇杜龙丁开个小茶摊卖炸瓢瓜，他到仰光城里去帮助买回茶叶、炸蒜片、油等。马车夫哥丁佩病了或者休息，哥觉能替他赶车。他还帮助衬衣厂机械师哥莫的孩子们补习功课。要是街道上有个红白喜事，哥觉又成了办事的主要负责人。去仰光买施舍的东西是他，申报死亡户口的也是他。在我参加的斋僧会中，他则是个不挂名的秘书长。他跟我很要好，彼此十分熟悉，有什么事儿都互相商量，是知己的好朋友。

他匆匆从我们身后赶来，气喘吁吁的。脸上一副惊慌的神色。看到他这副样子，我不由得吃了一惊。

“仰光城里印侨跟缅甸人打起来了！”他惶恐地说。

“啊？！真的？怎么搞的？”我们两个齐声问道。

“在大金塔塔基广场上，青年僧侣会召集了会议。就是因为报上登了哥瑞丕那本名叫《毛拉威和瑜伽》书的问题呗！……僧侣们在会上对那本书表示抗议。”

哥觉说累了，歇了一口气。我插嘴问道：

“仅仅抗议一下，印侨跟缅甸人就打起来了？”

“抗议集会结束后，僧侣们结队去印刷那本书的巴得书店，那书店在登基市场。不知道他们要去干什么，警察们在登基市场附近阻拦他们，于是，僧侣和警察发生了争执。警察们动了武，把僧侣们打伤了。听说受伤的都被送进了医院。同时，僧侣们也顺手打了附近的印侨。就这样形成了印侨和缅甸人的冲突。”

哥丁基问道：

“城里到处都这样吗？”

“不清楚……我也不敢再去打听。碰到一辆车我就跑了回来。”

刚听到这消息，我说不清谁是谁非。双方都死了人，东西也糟塌了，想到这里我真是心急如焚。

“真糟糕！”我叹息着，感到很沮丧。

哥丁基和哥觉他们则不停地埋怨著书人哥瑞丕和出版商哥巴得。哥觉说：

“这些穆斯林也太过分了。他们只崇拜他们自己的宗教，却看不起别的教。”

这时，哥丁基大声说：“真讨厌！”

我担心他们会在甘马育鼓动起印侨和缅甸人的冲突，于是说：

“你们别发那么大的火，我看咱们的报纸和僧侣们也未免太小题大做了！”

哥丁基说：

“你说的不对。他们写的谈的都不错。你说，哪个印度鬼子好？他们娶咱们缅甸姑娘当老婆。还说要想做正式夫妻，咱们的姑娘就必须加入穆斯林教，你说多欺辱人。咱们人吃了亏，咱们的佛教也吃了亏。”

哥觉也表示支持说：

“是啊！连人带宗教全吃亏了。不仅如此，经济上印侨也控制了不少企业。你看，咱们甘马育的衬衣厂、伞厂、肥皂厂，都是谁的厂子吧？都是印度人穆斯林他们的。甘马育一带最好的房子、院子都是谁的？也统统是印度人的。槟榔店、油炸小吃店、绸布店都是印侨开的。开大商场的、开批发店的、连钉马掌的都是印度人。放债的、守夜的、法官、药剂师、大医生、警察巡官、

监狱长、到处都是印度人……”

我从未见过哥觉这样慷慨激昂过，平时他说话总是慢条斯理的。

哥丁基吆喝着我们：

“是啊，就是因为印度人，咱们缅甸人才受穷。算了，别多说了！走，咱们去揍甘马育的印度鬼子去！”

我无心去打印度人，也怕哥觉跟他去，就说：

“这不好，对印度人不满可以用别的办法去解决么！别把事儿闹大了！”

哥丁基说：

“唉！没别的办法。只有把他们揍趴下才行。走啊，哥觉，咱们一起到市场那边去！”

哥觉冷静了下来。

“考虑考虑再干吧！先看看仰光市里的情形再说。”

“你不愿去就拉倒。我上市场那边找吞佩、觉钦他们去。我是呆不下去了。”

哥丁基说着向市场方面奔去了。他光想着去打架，连跟我去取五块钱的事儿也忘了。

我站在那里看着哥丁基远去的身影。这时哥觉用手捅了捅我，说：

“这家伙不可信。他跟警察们混在一起，搞不好是个来摸底儿的奸细。”

听到这话，我的头“嗡嗡”作响，仿佛膨胀了起来。如果真像哥觉说的那样，我很可能被指控为了反英而寻求武器和企图制造伪币。回到住处，我和哥觉又讨论了印缅冲突的问题。

尽管我跟他在印侨和缅甸人的关系问题上有些不同看法。但我们一致认为：首先，不应使印缅冲突在甘马育，尤其是在我们住的这一带发生。其次，不要先去打印度人，如果印度人先伸

手，我们再还手。再有，晚间人们不要远离自己的住处，并轮流守夜。

临睡前，我翻开了日记本，记下了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六日这一天。

十二 印缅冲突

第二天清晨，我匆匆洗漱完毕，就出来打听消息，但没有看见什么特殊迹象。在市场，在火车站或者在茵雅湖畔的村落中都没有出现印侨与缅甸人冲突的前兆。但双方都是以猜疑和担忧的目光鹰瞵鹗视着。

虽然印度人在小茶馆、百货店、槟榔店照常营业，但却显得惶恐不安，不能专心一意，连用茶匙冲咖啡或者拿秤称东西，手都不如以前那样自如了。

每当缅甸人走过印度人面前，就像经过有会咬人的狗的庭院前那样提心吊胆，惊恐万分。

我们大家都在围着看今天的报纸。报纸详尽地刊登了昨天僧侣的集会、警察和僧侣间的冲突、僧侣们打了一些印度人的报道。但并没有发现冲突扩展到仰光其他地区的消息。我们还拦住从仰光开往永盛的公共汽车和其他车辆打听消息。

甘马育有不少在衬衣厂、伞厂、肥皂厂工作的印度穆斯林。他们和缅甸工人的关系很融洽，没有任何敌对情绪。特别是当时石油工人大罢工的浪潮波及到这里时，他们也和缅甸工人一样向印度财主、工厂资本家们要求权利。缅印工人们非常团结，很少发生民族和宗教的纠纷。

我去见甘马育我缅人协会的德钦领袖们，打听冲突的情况。

他们也不希望冲突扩大。但也像我们昨天所决定的那样，绝不先动手打印度人。印度人先伸手再还手。倘使局势再进一步恶化，那可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中午我回到学校。因为不能上课，我便去找哥昂山、哥巴罕、哥巴瑞、哥吞新等学生会的头头们。我碰到哥昂觉、哥基貌等人。他们和我一样不希望和害怕冲突扩大，可又没有任何办法。

学生们对印度穆斯林很恼火。不少人认为他们侮辱了我们的宗教，玷污了我们女佛教徒。很多人对政府机关中使用不少印度人，而缅甸知识分子却没有工作一事大为不满。有人说在医药界、交通界和铁路方面工作的几乎都是印度人，这种情况简直令人难以容忍。还有的人恼恨地说，那个叫戈斯瓦米的印度人拼命看书，从咱们缅甸人手里把印度文官的职位抢走了。政府某些领导人曾保证有朝一日缅印分治就叫印侨挑着铜锅滚回去。而如今却毫无动静。有人对此表示不满。政府没有及时查禁哥瑞丕的书也遭到一些人的指责。有的人则说是英国人叫印度人来缅甸的，应该谴责捣鬼的英国人。也有人说是英国人种下的祸根等等。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那天一整天也没有传来任何关于印度人和缅甸人打起来的消息。

晚上，我们仍跟昨天晚上那样小心翼翼，街道上派了人守夜。

七月二十八日的早晨，是宁静的，没有出什么乱子。双方都是虎视眈眈，但我们还是期望这场冲突会很快平静下来。

可这只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突然，一群青年乘车从市里来到仰光大学和甘马育一带，高喊着：

“在二十八条街苏格兰商场附近，一伙印度穆斯林用刀把一

位去化斋的高僧乱刀分尸了。印度人打了我们缅甸人。同胞们……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宗教被人亵渎了！”

据甘马育的德钦党人们讲：在高喊的人群中有一个经常穿土布上衣、皮肤白皙、个子高高的人。他叫德钦滕温。

这样，印侨和缅甸人的冲突犹如干柴遇到了烈火一下子就烧了起来。

二十八条街苏格兰商场附近一位化缘的高僧被印度人乱刀分尸的消息，由于被爱国心冲昏了头脑的德钦滕温等一伙年轻人的大喊大叫，一传十，十传百，加上报纸的渲染，很快弄得满城风雨，妇孺皆知。这就像在人们惊魂未定的时刻，又听到了枪声一样。

在此之前，我们大学生和甘马育的德钦党人们都不希望冲突继续扩大，希望能够就此平息下来。我们抱着防范的态度，以备万一。听到这消息，我们也义愤填膺，认为这是印度穆斯林对我们的寻衅，他们太过分了。哥昂觉是最冲动的一个。他到处奔走，大声疾呼：

“印度人侮辱咱们缅甸人了！亵渎咱们佛教了！去揍他们啊！”

虽然我也认为印度穆斯林太顽固，太过分了，但我仍不愿意去揍他们。我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这次争端。我不能使周围这些缅甸佛教徒们要去报复的心情平静下来，仿佛面对一堆熊熊燃烧着的大火，光着急却束手无策。

晚上，我无心念书，也不想早睡，就跟敏叔、哥觉几个人闲聊消磨时光。大家对政府没有查禁哥瑞丕的书非常愤慨，因为这正是引起冲突的导火线。更使我们感到不解的是：明明事件是跟巴莫首相穷人党有联系的青年僧侣会搞起来的，而政府却置若罔闻；明明在大金塔执勤的警官事前已打电话向上级报告过，局势无法控制，而洋鬼子警官威尔·邦恩先生、帕里斯·科克先生却

听之任之。这不是有意使事态闹大吗？

我们正在谈话，突然，街上乱哄哄的。我和哥觉出去一看，原来是一伙醉鬼打群架，弄得人心惶惶。印度人的铺子、缅甸人的商店都关上了门户。

听说仰光市里缅甸人抢了印度人的铺子。很难说甘马育就不会发生类似的事。

哥觉跟放哨的人留在那里，我回到了住处。敏叔正在佛龕前念经。

我想睡，可怎么也睡不着。想看书又看不进去。满脑袋都是印侨问题。

英国人是用印度兵占领缅甸的，又是用印度兵镇压缅甸人反抗的。为了征服缅甸，他们纵容印度兵胡作非为。为了取得廉价的劳动力经营缅甸的农业、航运、铁路和矿山，召来了印度苦工。为了向缅甸农民和商人放债，英国银行又引来了印度高利贷主。不仅如此，在行政机构中也安插了会英文的印度人当文书或官长的副手。还利用印度的大商人和大经纪人推销英国货，收购缅甸的原料。总之，在英国统治奴役缅甸的过程中，印度人充当了中间代理人的角色。

缅甸人憎恨印度高利贷主，就是他们使自己丧失了土地，债台高筑，沦为奴隶的。无地农民被迫到航运、铁路等部门去当劳工，要跟印度苦力们去争饭碗儿。会英文的缅甸人要去政府部门工作，在那里的印度人就会设法拒他们于门外。当缅甸人想做个商人、经纪人，或者开个小茶馆、槟榔店、理发店时，也要跟原来搞这行的印度人抢生意。因此，仇视印度人的心理在缅甸人中间滋长着，蔓延着。对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来说，仇恨印度人就是爱国的开始。所以德钦滕温等爱国的我缅人协会成员们高喊：

“印度人玷污佛教了，欺侮缅甸人了！”“难道咱们就这样忍受下去吗？”等等。我不能对他们这种煽动进行谴责。我们简直无

法使周围这种强烈的敌对情绪平静下来。

次日清晨，我从报上读到了仰光市区各处都爆发了印缅冲突的消息。有的地方一群缅甸人打了一个印度人，有的地方是一伙印度人揍了一个缅甸人，有些地方则出现了缅甸人和印度人成群结伙斗殴的情形。仰光市中心一些印度穆斯林富翁们，则用自己持有执照的枪支进行了还击。

政府见警察控制不了局势，就派了武装警察和军队进行巡逻，以炫耀武力。宣布一四四号法令生效，随即又进行了大搜捕。但局势仍旧平静不下来，相反愈来愈糟。政府的压制，更激怒了缅甸人。联合政府本来就是靠印度人的选票建立起来的，所以缅甸人认定它完全是个维护印度人利益的政府。政府想用镇压的手段使局势恢复平静。但事与愿违反而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我们已经不能正常上学，即使到了学校也没法上课。学校虽然没有宣布停课，可教室里却是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的。

谣言像浪潮一样袭击着学生们。大家东一群西一伙地议论着关于冲突的或真或假的各种消息。有的人添枝加叶地说：“印度穆斯林强奸了缅甸小姑娘”、“印度人把缅甸小孩活活地劈成两半”。对于这些传言，有人相信，也有人不信。但相信的人超过了不信的人。一次，城里冒起了黑烟，大家估计可能是什么地方着火了。很快就传来消息：“印度人烧缅甸人的房子了”。有人说消息如此之快不可能是真的，一定是凭空捏造。可没有人听。大家只相信那些人的主张：“咱们揍那些忘恩负义的家伙们去！”还有的人在鼓动说：“在穆斯林们亵渎佛教的问题上，咱们大学佛教协会绝不能坐视不管。”

大学佛教协会的一些理事们签名召集会议。我记得在签名召集会议的理事中间有一位名叫达贡达亚^①的作家。他原名叫哥泰

^① 达贡达亚（1919— ）缅甸诗人、作家。曾提出“新文学”口号，主张文学创作应为劳动群众服务，应反映他们的斗争与生活。

绵是实皆楼^①的代表。哥泰绵跟哥昂觉、哥吞新、哥基貌我们这伙人比较接近。他是位著名的年轻作家。我向来敬重他。有着各种各样奋斗目标的我，有时候也幻想当个作家，当然对我的朋友达贡达亚也非常羡慕。

我当过大学佛教协会的理事，但我不太想去参加那个会议。由于朋友们的相劝，我只好去了。他们还叫我负责邀请玛敏妩等女生也来参加会议。我对此持有异议，我说：“这种事就别叫女孩子们参加啦！”

天已傍晚，夜幕比平日降临得似乎更早。从大饭堂窗口射出来的灯光穿透了漆黑的夜幕。灯光下，传来了“到这儿集合！冲突问题的讨论会就在这儿开！”的声音。

大学佛教协会的领导人意见不一致，对于怎么来引导这个会议也没有个明确的主意。他们是反对冲突？还是进行调解？抑或是参加到冲突中去呢？

在领导人犹豫不决徘徊不定的时候，广大同学却群情激愤，高喊着反对印度人进行宗教之战的口号，极力在鼓动民族情绪。讲演声、口号声、歌声，回荡在各个角落。

“去揍侮辱咱们民族的印度人！”

“亵渎咱们宗教可不行！”

“我们缅甸人……”

“是主人！”

佛教协会的领导人已经控制不住会场的气氛，与会者听不进权衡利弊、冷静分析情况的讲话。

“没胆量还召集什么会！”

“我们不需要象个女人似的主席！”

“重新选主席！”

就这样，一会儿的功夫，竟连换了三个主席。

^① 仰光大学的学生宿舍楼都以缅甸地名相称，如：实皆楼、勃固楼等。

我是反对冲突的。我一直认为冲突不好。而现在的会议已经无法控制，走到印侨与缅甸人的冲突当中去了。

我很想能扭转会议的方向，但我没有能力去力挽狂澜，也根本没有掌舵的本领。我真想躲开这个会。

参加会议的一些我缅人协会中的穆斯林学生和印侨学生，本来期望这个会能有助于解决冲突。看到现在这种情景，他们失望了，都面色阴沉地悄悄溜出会场。我也真想和他们一起走出去。

最后当选为主席的是哥达拉。一九三六年学生罢课时他曾是学生领袖，现在已经是助教了。他有一股子蛮劲儿，生硬地向听众发问道：“好……你们说，想怎么干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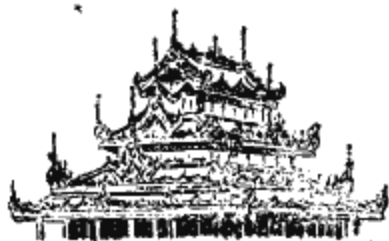
没有人起来回答。他又问了一次。这时，一个人大叫道：“去揍那些亵渎佛教的穆斯林！”话音刚落，“对！对！”“去揍他们！”的声音此起彼伏。

哥达拉说：“行！去揍！可武器呢？”

会场静了下来。哥达拉并不反对学生们参加到冲突中去。

会议到最后终于决定，第二天早晨，大家带上武器在学生会楼前集合，到城里游行。

会后，我颓丧地独自走回甘马育。夜，漆黑得可怕，似乎路灯也没有平日那样亮。马路上既没有行人，也没有公共汽车和小轿车。家家户户、所有的店铺都紧闭着大门。仿佛在整条永盛路上，只有我一个人在走动。万籁俱寂的夜。我思忖着，今夜为什么会这么寂静呢？蓦地，我想起了当局已经公布了戒严令，不禁感到脊背发凉，毛骨悚然。



十三 是我救了她

第二天早晨，我心情十分矛盾，犹豫不决。

我决定不参加学生们出发前的集合动员会，不愿再听到“去跟亵渎佛教的印度人算帐啊！”之类的口号。

可我并不坚决，又很想知道同学们结果会怎样。我也弄不清到底是否应该跟大伙儿一块去干？

当我走到学生会大楼前时，看到许多同学正在集合。他们情绪激昂，磨拳擦掌，有的拿着从床上拆下来的铁棍儿，有的拿着竹竿，有的还拿着刀子。

全缅学联主席哥昂山、大学学生会主席哥巴罕和助教哥觉迎、哥达拉以及其他学生领袖们都来了。从印缅冲突一开始，我就到处找他们，可一直找不到，想不到今天在这儿却见到了。我猜他们是不是也因为无法控制要参加到冲突中去的学生们才躲起来的呢？

我对走到我身旁的哥吞新说：

“照现在这样，集合起同学们开进城去打印度人，直接去参加印缅冲突，我是不赞成的。”

“老兄，你先别急。哥昂山、哥巴罕他们安排好了，不会让同学们参加到这场冲突中去的。”

哥吞新笑眯眯地说着。我正要问是怎么安排的，他却走了。我有些诧异，暗想他们用什么办法能够引导这些情绪激昂的同学不去参加这场冲突呢？

突然，一辆小轿车迎面开了过来。车停后，巴莫博士走下来。巴莫博士不像个首相，倒像个西方电影中的牧牛人。他穿着兰哔

叽裤子、短袖卡其布上衣，头上戴了顶船形帽，腰间插着一把左轮枪。

集合的同学们，看到他都惊愕了。

“静一下，静一下！听我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啊？”巴莫博士开始讲话了。

“我们要进城去揍印度人。”

巴莫博士知道学生们的意图。看样子他知道该抓什么关键问题。

“你们都是非常宝贵的、有知识的大学生。你们是创造缅甸未来的新苗。干么要用宝贵的生命去做这种无谓的牺牲呢？”巴莫博士用那些美好的言词恭维安抚学生们。

“珍惜你们宝贵的生命吧！别让它在这场毫无意义的事件中毁掉！今后，你们还要为祖国办好多好多事呢。大家想想吧！”

我意识到巴莫博士到这儿讲话是事先安排好了的。他讲话后，大部分学生安静了下来，但有些被爱国、宗教等情绪冲昏了头脑的人还在闹。一个人说：

“你知道印侨居住区里死了多少缅甸人吗？我们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大家走！咱们揍他们去！”

“走，揍他们去！”喊声响成一片。人们就象箭在弦上。哥昂山、哥巴罕等学生领袖们站在巴莫博士身旁，看来巴莫博士的头脑还是冷静的。

“等一等！听我说，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可以为你们办。我一定要救出在印侨区内的缅甸人。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啊？”

进城去殴打印侨的主张到这时“破产”了。学生们同意去救助那些居住在印侨区遇到困难的缅甸人。多数人都知道闹印缅冲突绝不是件好事，但又认为唯一能够表达爱国心的办法就是去狠狠揍他们一顿。巴莫博士接着说：

“目前印度的上层人士正对在缅甸人集居区生活的印度人进

行救援工作。而我们缅甸的知名人士并没有想到去救援那些生活在印侨区内的缅甸人。现在，大学生们要去干这件事，我很高兴。”

顿时，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我完全支持把想要参加冲突的学生们，引导到“对居住在印侨区内的缅甸人的救助工作”上来。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爱国精神的表现，它虽然还不是直接反对冲突，但它能使冲突缓和下来，不致再扩大。

很多学生参加了这项救助工作，我也积极参加了。

印侨区内有些缅甸人早已在警方帮助下转移了。我们和警察们合作，到那些缅甸人家中去给予必要的帮助。给希望迁移的缅甸人搬家。我们把无处落脚的缅甸人暂时安置到学生会来住。

有些缅甸人虽然住在印侨区内，但并不想迁移。因为，在他们邻居中的一些印度穆斯林保护着他们。在冲突的怒潮冲击下，他们并没有被淹没，仍能与印度人和睦地相处，这正是值得赞誉的事。那些缅甸人不必出门，因为各工作部门都已停顿，不用再去上班。要买东西，印度穆斯林邻居就会替他们办。印侨中一些坏家伙要去缅甸人家中捣乱，那些邻居便会掩护他们。我们为了帮助二十九条街一家缅甸人搬家，住在隔壁的一个开小百货店的印度人就说，他们用不着搬家，我们会照顾他们的，绝不会叫他们受欺负。他们自己也不愿意搬，说在这些印侨中间他们是安全的。那位印度人还对我们说：

“先生们，放心吧！我们都是好人。冲突是印侨歹徒和缅甸坏蛋们搞起来的。”说着向他的缅甸朋友瞧了一眼，那个缅甸人也说：

“是啊，这儿都是些好人。坏蛋们才搞冲突呢！”

两个人的这席话，对那些曾经很激动想去参加这场冲突的同学们来说，是个很好的教育。

一天，听说貌都雷路住着一家缅甸人，我们就去了。原来这家的主人是玛戈路温公司的老板吴吞温和玛妙米。除了他们的名

字，别的我就一无所知了。等我们走进他们的住宅，才知道他们的生活是相当讲究的。进屋时，碰到一个五十多岁的仆人，一看就知道是个印度穆斯林，可像家里人一样。

玛妙米从内屋出来和我们打招呼。她大约有三十来岁，长着一张俊俏的脸，白嫩的皮肤，仪容丰盈，气宇华贵。根本不像是个结了婚的人，倒像个未出嫁的大姑娘。

我向她讲了我们的来意。玛妙米微笑地听着。

“穆沙吉，请先生来！”她对印度仆人吩咐后，对我们说：

“小兄弟们，太谢谢你们啦！大姐这儿的印度邻居都蛮好的，穆沙吉跟我们也贴心，什么事儿也不会有。就是现在我哪儿也去不了，心里闷得慌，真讨厌！……”

正说间，穆沙吉用轮椅推着一个病人走了出来。这就是吴吞温。他年纪虽不算大，但长相很老，肤色枯黄，就像干树叶一般，全身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一条厚厚的毯子裹住他的下身。

命运把吴吞温和玛妙米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好像是有意显示世间万物的差异。

“老头子……这几位都是仰大的学生。在这印侨和缅甸人发生冲突的时刻，他们是来帮助印侨区住的缅甸人的。咱们如果想搬家，他们就可以帮着搬。”

吴吞温仔细地打量着我们，勉强地一笑。无神的眼睛里闪出了一线光亮。

“我刚才正在跟他们说，我们什么危险都没有。”玛妙米说着又转向我们：

“穆沙吉是可信的，邻居们也都靠得住。就是我闷得慌，真烦人。”

吴吞温和玛妙米之间举止、谈吐的明显差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吴吞温怜爱地望着妻子说道：

“妙，你暂时去卑谬路登登家小住几天散散心好不好？”

玛妙米神色黯然，她看着吴吞温说：

“把你一个人搁在这儿，我怎么忍心呢？”她又转过身来对我说：“我的这位先生半身不遂，快两年了，他根本走不了路。现在公司的事都由我料理。我是个经常在外面跑的人。现在工作停顿了，哪儿也去不成，心里憋得慌。可我把他一个人搁下怎么行呢？”

吴吞温说：

“行！有穆沙吉呢！还有丫头们。隔壁易卜拉欣他们也都有空，可以经常来咱们家。妙，你就跟他们去吧！”

穆沙吉也插嘴说：

“您就去吧！先生的事您尽管放心。去散散心吧！过些日子平静下来，您再回来。”

玛妙米临时迁移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她只带一只装日用品和随身衣物的箱子，跟我们一起离开了。

我帮她提着箱子上车，在她身边坐了下来。她比我大好几岁，又是个有夫之妇。但是由于她那令人陶醉的美貌和长得少相，使我感到坐在她身旁如坐针毡，手足无措。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油然而生。我偷眼看着玛妙米，努力琢磨着：按沙弥哥巴丹的情爱标准，她到底属于哪一类女人呢？

玛妙米仔细地打量我，问了我的名字和年龄。但她并没有接着问我在大学上几年级，住在哪幢楼，这又使我浮想联翩。

我们把玛妙米送到住在卑谬路的登登家。一路上，玛妙米几次邀我以后再登登家找她。并说，等冲突平静以后还可以到公司或者到她们家去玩。还答应，今后如有要她帮忙的事尽管提出来，她一定竭力相助。

十四 巧遇德钦梭^①

八月间，仰光的印侨与缅甸人的冲突基本平息了。店铺又重新开业。虽然印侨穆斯林和缅甸佛教徒之间的关系仍很紧张，但互相已不再挑衅了。信奉佛教的印度人为了与缅甸佛教徒搞好关系，有的在店铺牌号上专门写上了印度佛教徒商店字样。有的还给僧侣们布施斋饭。由于印缅冲突的发生，缅甸人之间相互帮助、维护民族商业等温达努主义的工作进一步开展了。在经商上，缅甸人的能力和资金都远不及印度人，所以几乎在每个区都出现了缅甸人办的合作商店。在阿龙、九文台、伊乔等区，就连苏格兰商场里都有了缅甸人开的店铺或合作商店，大学合作社也办起来了。

但外地冲突仍在继续，武装警察对冲突大都进行了镇压。

在八月二十六日的制宪议会上，有人对联合政府提出不信任案。当时首相巴莫博士就透露，他曾向地方官员发布过命令：“我授权你们可见机行事，平息冲突事件”。

武装镇压的结果是：有五十五人死亡、一百〇八人负伤，死亡者之中有五十二名缅甸人、三名印度人。

在表决不信任案时，巴莫博士的联合政府获六十六票，反对派获六十一票。在支持政府的票数中，有印度人的十二票和英国人的九票。很清楚，英国和印度大资本家是支持联合政府在冲突发生前不加防范，在冲突发生后进行武力镇压的政策。

仰光的冲突基本平息后，我们就正常上课了。

^① 德钦梭一九〇五年生于吉坎涓县。曾任缅甸共产党总书记。1946年3月脱离缅甸共产党，成立缅甸“红旗”共产党，自任总书记。

一有时间，我就去玛敏妩那儿，讲述在冲突发生时我的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的一些情况。在那段时间，玛敏妩一直没有外出，甚至也不到宿舍楼外去散步。

她只是听到一些传闻，在报上看过一些消息。只知道冲突发生时，她的一位女同学走读生玛饮瑞回不了仰光城里的家，曾和她一起过夜。所以，我讲起冲突中的亲身经历，她总是十分感兴趣地倾听着。我讲到我去印侨集居区去帮助玛妙米等缅甸人搬家，她那又圆又黑的眸子里显出了惊异和敬佩的光芒。

“玛妙米长得漂亮吗？”

“嗯，挺漂亮的。”

“她长得少相吧！”

“嗯，跟那么个老病号丈夫在一起生活可真倒霉！”我的话流露了对玛妙米的同情。玛敏妩淡淡地笑了笑说：

“她也可能这样想：像佛本生故事里丹布拉公主照顾残废的道蒂得纳那样，可以修得来世正果呢。嘻嘻！”

我也跟着笑了，从内心里赞赏玛敏妩的胸怀。

“有空咱们一块去玛妙米那儿，她邀我闲暇时去玩。”

“等以后哪一天约个时间，我跟你一块儿去。”

有一次我去吴佩家。杜秦基一见我就热情地迎我进屋。

“哟！大婶正为你担心呢！不知道我的小姪子是不是躲过了这场灾难。想派人去打听吧，没人敢去。汽车司机又忙得脱不开身。”

吴佩也惊讶地说：

“哟，是你？！大学生们结队进城去打印度人，你参加了吗？”

我把冲突期间亲身经历讲了一遍。吴佩夫妇、温妮姐妹俩还有家里其他人都聚在一起听。我讲完后，吴佩说：

“嗯，对印缅冲突，我别的都没感到遗憾，只可惜不能去玛戈路吃印度人的千层饼和煎羊肉饼了。他妈的……羊肉，印度穆斯林做的就是好吃，谁也赶不上。”

杜泰基笑了。

“你大叔就知道吃。大婶担心的事可就多了，既为自己家里人担心，也为下一辈人、亲戚朋友们担心。哪有心思去琢磨吃的事儿？”

唉！吴佩、杜泰基真是天生的一对。吴佩好吃，杜泰基会讲。我看了看他们，再也没有说什么。

从九月二日起，仰光的印侨和缅甸人的冲突又发生了。从缅甸人方面听到的消息全是印度人的不是，说印度人用石头砸公共汽车；在二十四条街路口开小百货店的印度人还用长矛捅了一个缅甸人。

由于我缅人协会领导，爱国青年们的反对，这一次的冲突事态没有扩大。

九月初的一天，我和哥埃内在苏格兰商场缅甸人开的太阳咖啡馆，一起喝茶。我们坐在店外的一张桌子旁，邻桌上，一个身体健壮的人，正坐着看书。他，留着分头，脸色红润。侍者给他送来一碟黄瓜和洋葱。他往碟子里浇了点鱼露，又加了些蕃茄酱。也许是嫌蕃茄酱太少，他又叫侍者拿瓶新的来。侍者正吱唔着，老板吴吞迎却送来了一瓶新的。因为是老板亲自送，使我更注意那人了。

那人往碟子里放了好多蕃茄酱，用叉子拌起洋葱和黄瓜，边吃边看书。

我望着他，猜不出他究竟是谁。当他吃完一碟的时候，“摩登和尚”哥登佩来了。他迳直朝那人走过去，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哥登佩看见了我，便打招呼说：

“哟！是你们。到这边来坐。咱们一起聊聊。”

我们两人走了过去。这时，哥登佩说：

“这位就是德钦梭。见过吗？德钦梭，这是大学的哥丁吞。同志，你叫……对不起，我把你的名字忘了。”

“埃内。”

我们早就听人说起过德钦梭，也看过他的一些著作。能在这里遇到他，特别高兴。

侍者送来了煎羊排，德钦梭又要了点葱头，看着我们突然问道：

“大学生们结队进城来打印度人，你们参加了吗？”

我愣了一会儿，才回答他说：

“嗯，我并不想跟着去打。可集合时我去了。”

“对，大学生没做成这件蠢事还好。实际上，民族冲突、宗教冲突都是帝国主义、大资本家们的急救药，换句话说就像是防止锅炉爆炸的‘安全带’。”

我们没有搭腔，认真地听他讲着。他咬了一口羊排，接着说：

“油田的工人们罢工，向英国大资本家进攻。农民们在进行反对佃租、利息、土地税的斗争。我缅人协会正领导这些斗争，为我们的民族和人民从帝国主义桎梏下挣脱出来而战。在我们大家起来斗争的时候，大资本家们为了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就制造了印缅冲突。印度人是英国人的奴隶，缅甸人也是英国人的奴隶。奴仆之间争斗起来，英国人就能够继续统治下去。对不？哥登佩！”

他这样发问似乎不仅是为了寻求对他的支持，而且是有意叫哥登佩插话。他一边继续吃，一边听哥登佩讲。

哥登佩讲了英国人把印度人引进缅甸和英国人搞的移民法问题，他说：

“看，印侨跟缅甸人打起来损失了多少东西？！死了多少人？！到目前为止，冲突中已有一百六十五人死亡，八百一十八人负伤，这还是不完全统计。再看，政府又是对谁残酷镇压呢？它们以冲突为藉口逮捕了许多德钦党员。在波格礼，不就逮捕了我缅人协会分会的秘书长德钦辛吗？”

哥登佩停了一下，呷了口茶。德钦梭又接着说：

“总之，有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有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因为，他们要故意把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无产者、穷苦大众引上歧途，从中挑拨离间。最重要的是我们怎样不受挑拨，别走上歧路。需要的是坚定不移地把资本主义制度连根拔掉。这样，象民族冲突等问题就会消除了。”

这时，一个青年跑来说，哥努派他来叫德钦梭和哥登佩。

他们赶忙吃完。德钦梭把夹在书里的我缅人协会发表的关于避免印缅冲突，要和睦相处团结一致地把英帝国主义赶出去等内容的一些文件给了我们。哥登佩给了我一些红龙书社^①的传单和入社申请书。他们起身到太阳咖啡馆附近的红龙书社去了。哥努在红龙书社主持工作。

我拿起哥登佩给我的红龙书社传单念了起来。

红 龙 书 社

缅甸充满着贫困、疾病和愚昧。红龙书社向您提供消除这三项罪恶的弊端，建设一个在自由、进步、和平基础上的新社会所需要的知识。

请您加入红龙书社，让我们携手为完成本社任务而努力！

在甘马育德钦党人和当地群众的帮助下，我翻印了我缅人协会发布的反对印缅冲突的声明，并进行散发。在甘马育，我散发了红龙书社的传单，进行了征集会员的工作。无固定职业的哥觉、印刷厂副领班敏叔、退休区长吴佩、缅文优生班学生玛敏妖等我的朋友都被吸收参加了红龙书社。

不久红龙书社出版了哥登佩写的小册子《印缅冲突事件》。哥吞埃、哥吞端、哥吞翁、德钦丁貌、哥昂山、哥巴罕、德钦滕

^① 红龙书社，1937年12月我缅人协会中部分青年为了广泛宣传社会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成立的出版组织。书社曾组织该社成员翻译、撰写、出版了不少进步书籍。

温、哥努和哥巴瑞等人也为支持小册子的观点进行了工作。甘马育有个缅甸人举行杂货铺的开张典礼，在我的鼓动敦促下，店主买了不少《印缅冲突事件》那本小册子，散发给各位来宾。

可以说，我已经有了很大进步。我曾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原来我是个远远跟在后面的德钦党的支持者。我不敢在大庭广众中宣传德钦主义，而只能对个别一、两个人谈谈我的看法。现在我已经是一个德钦主义的积极宣传者和组织者了。印缅冲突刚发生时，我虽不赞成，但毫无办法，只好袖手旁观。后来，我又前进了一步，去帮助在印侨集居区中那些有困难的缅甸人。现在，我则反对和抵制印缅冲突了。

这难道不足以说明我有了很大进步吗？

十五 进 步

九月初，印缅冲突再次爆发，大学关闭了。平时缅甸七月的假期只有一个月，而今年竟有两个多月。假期我本应回家，因为正在发生冲突，二老双亲肯定会对留在仰光的儿子放心不下，希望我能回到他们身旁。但我没有回去。我写信告诉双亲：我平安无事，生活得很好，不用挂念我。我正努力争取各科都以优秀分数通过学士学位考试，所以不想回家浪费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像父亲希望的那样，当上一名印度文官。

我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九三六年学生罢课时，别人罢课，我却回家复习功课。今天，一九三八年印侨缅甸人发生冲突的时刻，大部分学生回家了。我却继续留在仰光，奔波在大学学生会、我缅人协会和红龙书社之间。

我还有其他的变化。例如：到了缅甸六、七月间，雨水少

了，天空不再是阴沉沉的，开始可以看到斑斓瑰丽、奇形怪状的云彩了。往常，我一定会沉迷于这种云霞变幻的奇妙景色之中。五颜六色的彩云，使大自然显得格外美丽，我往往把它看做色彩缤纷的花朵。我的心也随着飘动的云朵飞向了远方。

云，
乌形白彩朵朵云。
多奇变，
玄妙秘难寻。

山，
妙翅蛟龙聚圣山^①。
急鏖战，
迷雾乱云翻。

这类的诗会使我神往。从而还会想起小时候过结夏节时的情景。

时逢结夏节，世间齐欢庆。
香烛来敬佛，宝伞盖塔顶。
万事均齐备，打扫倍洁净。
五戒并八斋，守律心至诚。
施舍做善事，众家齐斋僧。
城郊有施主，为积德善行，
备有甘泉水，且将饭包赠。
曲调真优美，竹板伴乐声，
众人齐歌咏，吟唱难尽兴。
共度此佳节，俗家与众僧。

^① 咖咙，我国古籍中曾称其为妙翅鸟。传说咖咙神威无比，是龙的死敌，故后人常把咖咙冠于名字前，以示英勇无畏。例如缅甸著名农民起义领袖塞耶山就称之为咖咙塞耶山。本书中的咖咙吴苏也表此意，他的一伙人称为咖咙军。这里诗人想象是咖咙和蛟龙在须弥神山鏖战。

有人饮甘美，有人舞欢腾。
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种，
吹拉且弹奏，处处有笑声。
谒拜诸佛塔，昼夜皆不停，
同声颂善哉，乐趣实无穷。①

读了这样的诗，联想到农村欢乐美好的情景，对于那种认为农民是世上最易知足，最乐观的说法，我也曾赞同过。

现在，我的这种兴致、感伤和满足都已不复存在了。如果我与玛敏妩这位缅甸文学的爱好者没有那种亲密关系，很可能我会毫不留情地把这些作品抛于九霄云外。

现在，我对我缅人协会自卫队英勇气概的兴致，远远超过了对云朵的情趣。我认为歌颂自卫队英勇的歌声才是最美好的歌，才是真正的诗。我要引吭高歌。听吧！

光荣的缅甸大地，
勇士们强悍无敌。
战士们气吞山河，
敢于牺牲，所向披靡。
为了我们的祖国，
为了我们的土地，
英雄们，决战到底！
将腐朽的旧世界埋葬，
来创造崭新的世纪。
为了进步事业，
战士们，齐奋起，
向前进，莫迟疑。
一、二、一；
一、二、一。

① 这是若开文学家吴加班的一首诗（原注）。

缅甸——我们的祖国，
缅甸——我们的土地，
为保卫我民族同努力！

一、二、一，

一、二、一。

民族精神要发扬，
团结合作如一人，
勇往直前争胜利！^①

现在，农民的贫困问题比乡村的宜人景色更对我有吸引力，
对生活不满的牢骚比悠扬悦耳的牧笛声更使我注目。

今日农民命运糟，
人间世道实在乖。
耕牛涨价多灾疫，
稻谷难收苦难熬。
比起往昔天地差，
家什物品价亦高，
世态炎凉难评理，
天佑丰收把命饶^②。

这样的诗在我的心窝里激起了阵阵浪花。

俯首抚额细思忖，
农民才是大恩人。
地主们从不发怜悯，
资本家政府利熏心。
只顾为自身，
设计来坑人。
把土地牛群，

① 我缅人协会发布的《缅甸自卫队进行曲》。

② 引自1921年《太阳》杂志，作者不详。（原注）

蚕食又鲸吞。
争自由只能靠自己，
卖唇舌，弄文墨，
这样的人莫靠近。
携起手来的农民们，
团结紧，国威震。
收割毕，去识字，
万事方能知根本^①。

每当我听到这类歌，不仅喜欢听，而且还会跟着哼唱起来。
在杂志上看到讽刺、鞭笞贪官污吏的诗，我就会记在笔记本里。

比如，德格多内梭写作，巴兼配了漫画的一首描绘议员们吃国家俸禄的短诗：

饥狗饿狼，国会议员。
甜言蜜语，食俸心贪。
不知廉耻，尸位素餐。
装模作样，品德不端。
尔辈挥霍，百姓血汗。
不当议员，同样寒酸，
今朝权贵，高楼寻欢。
随心妄为，滥用金钱。
饱餐佳肴，欲睡酒酣。
国内平民，群起造反。
忙找洋人，摇尾乞怜^②。

我还看过达貌廷^③写的题为《公共的场所》的三首诗：

① 这是德钦丁写的《农民歌》。德钦丁（1893—1950），缅甸富有民族感的著名音乐家，《我缅人歌》就是他作词谱曲的。

② 引自1938年一杂志（原注）。

③ 貌廷，1909年生，原名吴廷发，缅甸“实验文学运动”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长篇小说《鄂巴》。

(一)

甲长带枪回村来，
随从前呼后拥噪。
手中持着法律本，
胡判乱惩真高超。

(二)

凭着咱甲长的权势，
人头税也能让你免交。
你想搞斗鸡，
暗中要把酒饭准备好。
论法律俺全然不懂，
办诉讼外快我要捞。
村中邻居各种事，
我甲长怎说就怎搞。

(三)

各种坏事我全干，
胆子不大也不小。
乱咬诬陷赛恶狗，
打架斗殴逞“英豪”。
几杯酒儿味道好，
得兴如意骂声闹。
“他妈的”，乡巴佬，
咱能送你进监牢。

德钦哥都迈的四节长诗，无须说更是我最喜欢的了。他在一篇号召人们抵制官僚政府的四节长诗中这样写道：

如同狠狠地惩办土匪盗贼，

我们信心百倍，
把南贍部州的独裁政府，
狠狠地击播！

如同把瓶子打个粉碎，
我们一齐罢工扬威，
把官僚机器，
统统地摧毁！

信守戒斋的善男信女，
快把缅甸的服装穿佩。
热爱自己祖国的人们，
这样将显得更加俊美。
全缅各地向往着自治，
爱国热情无坚不摧。

在苦读诗书的大学里，
学生的罢课方兴未艾。
在这世运转折的时刻，
全民誓和反动政府作对。

那些官僚市侩，
欺压人民，金迷纸醉。
我们，
怀着慈悲喜舍的心，
把争求自治的烈火，
燃遍缅甸的山山水水。

同胞们，
我们的祖国——孔雀的故乡，云蒸霞蔚。
在广阔的世界里，
我们的祖国百世英名，从未衰退。
让我们去争取民主吧，
一切都会称心如愿。
在我们的国土上，
胜利之花必将开得更美！

这首长诗，是一九二一年密斯脱貌迈时代的代表作。它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反映了当时的时代要求。一九三八年，他又用德钦哥都迈为笔名，曾发表了一首题为《大学学生会与孔雀之声》的长诗，仍然可以反映当时的现实。

也许是，
皇廷的神威，自古迄今。
学生会的灯光啊，
光焰四射，照得通明。
啊！神奇的孔雀！
啊！英雄的人民！
前进吧，前进！
排除万难，披荆斩棘，
奋勇向前进。
在这时乱政腐的年代，
只有小人得志逞能。
他们横征暴敛，欲壑难填，
他们穷奢极欲，目中无人民。

此时此刻啊
我们赫赫有名的缅甸人，

挽紧手臂一条心。
让那些外来人滚吧，
缅甸的土地，属于我们，
绝不允许他人来侵吞！

我是遵先人之嘱的貌迈，
在那山峦叠嶂的实皆山林，
为我们的民族和神圣的宗教
日以继夜地修行炼金。

“我缅人协会”中的“礼貌”、“巴盛”等人，
为夺取斗争的胜利，
他们已经择算好了吉日良辰。
在这吉祥的时刻，太阳还未下山，
我站在山脚下，
向《孔雀》杂志的编辑纽妙，
向着发誓起来造反，
为争取缅甸独立的学生会貌巴兼主席，
——我的弟子们，
致以敬礼，祝愿胜利。
假如你们诵经念咒，
我保垂叶榕即刻发芽扬芬。

貌努的英名
将载入史册永存。
“摩登和尚”哥登佩等，
他们都是勇士、伟人。

著名的瑜伽行者，

正在乡间观看现世红尘。
当今正是中兴的时代，
且莫让良机流沉。

我缅人从不气馁，
世运即将循轮。
佩貌丁^①啊，
那胜利的时候
——恰如古代缅甸灿烂辉煌的时辰
即将来临。

啊，你们的大学
——德钦们的大学，
胜利一定属于你们。
——我的弟子们。

德钦哥都迈不仅自己参加了德钦党，还号召我们学生都来参加德钦党。他希望大学生的星星之火能够汇成德钦党的熊熊烈火。可以这样说，这位老先生跟大学生这一点一点的火星具有特殊的缘分。早在一九二〇年第一次学生大罢课时，他便跟学生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后来，他又跟国民学校联系在一起。现在，他又跟学生会、《孔雀之声》杂志^②同呼吸共命运了。因此，尽管老先生的文学作品没有被列入教科书，可我们学生都象着了迷似地喜欢他的作品。

我也就这样地爱上了文学，从中求得欢乐。我的兴趣志向变了。这一切倘若给父亲知道了，那他肯定是不会同意的。因为这

① 吴佩貌丁（1888—1973），缅甸文学家、教育家。仰光大学第一个任校长的缅甸人。他对发展民族教育有贡献。

② 《孔雀之声》缅甸仰光大学学生会会刊。

样做，他老人家为我苦心确立的生活目标便成了泡影，而且还必然导致我走上另一条道路。

往常一放假，我总是回家。慈母的体贴和爱抚常常使我感到又回到了童年时代。可是，现在我却不怕酷暑烈日，冒着警察、官老爷、政治掮客们的仇视和厌恶，为我缅人协会散发传单。过去我可以回家吃上专为我做的佳肴美餐，现在我却成了德钦党人的忠实信徒。每天能吃上十分钱一顿的粗茶淡饭就心满意足了。

往常一放假，我便马上回村，整天躲在家里不出门。看一会儿书，睡一会儿觉。到了下午冲过澡，我穿得漂漂亮亮，神气活现地到村里去散步。村里人都围着我，认为我是个很了不起的人。有人悄悄说：“瞧，大学生来了！”也有人跟我打招呼。而那些头顶水罐到塘边去打水的姑娘们，则把我当成一个“后补区长”、“未来的县长”，都不敢正视我一眼。只要我微笑着看她们一眼，或者是跟她们打个招呼，那就成了她们讲不完的话题。而现在，我却穿着短短的筒裙、浅黄色的土布上衣，戴着竹笠在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仰光市内到处奔忙。人们也以“德钦党小党员，一判刑就得半年”的眼光来看我了。

我为这种变化感到遗憾、后悔了吗？没有！我不后悔，也不遗憾。相反，我倒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欣慰和满足。我也曾豪迈地问过：“难道在这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么？”

当我正在为作一名德钦党的小党员而感到兴奋激动的时候，父亲仿佛从地下突然钻了出来似的来到我的面前。

印缅冲突已经波及全国各地，时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学校也不得不关闭。在这样的时刻，凡作父母的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在身边，不然就不放心。为子女担忧发愁，这是很自然的事。为了让我父母放心，我曾写过信。可是，这只是像在炒豆子的火炉里滴了一滴水而已，怎么可能解除双亲的担心和忧虑呢？

一见到父亲，我感到很紧张。父亲的脾气我是清楚的。尽管我已是大学生，他不会打我一顿。但我知道挨他一顿臭骂是肯定的。然而父亲并没有责骂我，只用那阴郁失望的目光看着我，这神情使我很感动。我竭力找一些话来安慰他老人家。

“爸爸，你真是……，也不先写封信来，要不，我就到车站去接您了。”

“我自己不会来呀！”

一句话就把我给堵住了。我不知道再说些什么才好。父亲抢白了我一句，又从头到脚打量着我。看他那模样，仿佛马上要啐我一口。不知道是他厌恶我这身德钦党人的打扮呢，还是因为有别的原因，我们俩对视了很久，彼此默无一言。

我壮了壮胆，开始打破沉默说：“爸爸，您收到我的信了吧？……我不是告诉您别为我担心吗？……”

父亲长叹一声，接着啪的一声向旁边吐了一口痰。他总算没有往我脸上啐，真算万幸！

“兔崽子！你懂个屁！你不知道做父母的有多着急？！你妈为你都睡不着觉……。”

听到父亲的话，我很难受。我恨自己为什么没有回家。

父亲讲过这些话后，就去冲澡。也许由于路途劳累吧，洗完澡他就休息了。使我感到轻松的是他再也没有提出别的话题。我最担心父亲会提起我抛弃了成为印度文官的道路，投身于“德钦党小党员、一判刑就得半年”的生活中去。

为了让父亲消气，我作了各种努力：为他揉腿捶背，安排吃喝。照顾得无微不至。他最满意的要算是我第二天陪他去瞻仰大金塔了。

第二天早上，我仍然穿上土布上衣。父亲问我为什么不换件绸子的？我说：“印缅冲突后，人们爱国热情更加高了。大家都穿国产的土布衣服……。另外，仰光又新开了不少缅甸人经营的

商店，到了城里，你就能看到了……。”

“嗯！好……，提倡国货，建立本民族的商店……好啊！”

父亲身上也有了点温达努精神，我感到很高兴。

路上，父亲正准备上仰光电力公司的公共汽车，我却把他领到缅甸公共汽车那边，并说：“爸爸，那车不是咱们缅甸人的。咱们还是乘缅甸自己的公共汽车吧……。当然，这种车没有仰光电力公司的车那么舒服。可咱们为了支持自己的民族企业，吃点苦算什么？”

于是，我们坐上了一辆缅甸人的车。司机发动机器后，售票员便打招呼：“车要开喽，先生，您上不上啊？……嗨……有上车的，有上车的。先别开！……这位大人上车吗？噢，大人怎么会乘咱们这种车呢？当然要乘仰光电力公司的啦！喔，老板，您来了，上不上车？”售票员在不停地喊叫着，以此来招揽乘客。车上的人已经有点挤了。仰光电力公司的车早已走了两辆了，而我们的车却还没有动。有的乘客责问：“怎么还不开呀？”车子前后错动了几下，司机刚要开。“哎先别开！那位大姐说要上车呢！”售票员喊道。可我们却没见他所说的那位大姐。车子前后错动着，坐在车上，屁股被碾得直疼，但还没发动起来，真叫人生气。

父亲冲我发起牢骚来了：“你这个‘支持本民族企业的’可真不怎么样！”

等了好久，售票员终于喊了一声：“开喽！”车才向前驶去。

“喂，后面的车还没有来，……慢点儿。师傅！”售票员又下了命令，车速慢了下来，看到前面有人在等车，售票员又喊道：“开……开！”为了超过仰光电力公司的车，司机加大了油门，把车开得飞快。坐在车上的乘客都有点儿提心吊胆。

突然，售票员急切地大喊：“喂，师傅注意前面！”话音刚落，司机来了个紧急刹车。乘客们差一点从座位上飞了出去。

我们父子俩就这样，受了半天罪，总算到了登基市场。下了车，父亲教训我说：“你要是在别的地方去‘温达努’就‘努’好了，可别到这公共汽车上来‘温达努’了……。”

在登基市场的一角，有一家围着栅栏的卖彩票的商店，父亲看了很奇怪。

“那是什么？”

“爸爸，那是卖彩票的商店……，是政府开的，专卖‘十万元’彩票^①。这是联合政府创办的一项事业……。在买彩票的款项中，百分之五十的钱被政府捞去了。”

“咳！联合政府真不怎么样。光知道收税，不会治理国家。”

从他的嘴里，听到批评政府的话，真出乎意外。我既惊奇又感到由衷的高兴。

“喂，……咱们也去买张彩票！”

我陪父亲到了彩票店。他买了彩票，在票上“心愿”一栏里写上了“但愿能让儿子去英国留学”几个字。父亲的心愿越来越高。原来他只是希望我能唸到十年级，后来又希望我大学毕业，最后取得印度文官的学位。而现在，他竟希望我到英国去留学！

走出彩票店，来到去大金塔的车站。只听得卖报人的叫卖声不断传入耳中。“新闻！新闻！德钦党闹分裂了，德钦哥都迈要退党！”这声音犹如一股滚烫的铁水灌进我的耳朵，我呆呆地望着那些卖报人，竟至忘了去买一份报来看个究竟。

上了去佛塔的车，父亲开腔了：“我说……，你现在还跟德钦党人混在一起吗？”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没有吭声。

“嗯，你可别跟他们搅合在一起。要不咱们那些打算都要落空了，听见了没有？！”

^① 中头彩者得十万元的彩票。

车子在颠簸地前进，我的头也随着振动晃了几下，父亲以为我同意了，接着说：“好！可别再跟他们混了。他们自己都在闹内讧，连大好人都要退党了。”

汽车前后抖了几下开动了。我还是一声没吭。

一路上，我一直沉默着。没有对父亲的话表示支持、反对或提出异议。我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我缅人协会分裂和德钦哥都迈退党一事上去了。

汽车开到大金塔下，我领着父亲走上了斜廊。卖花的人纷纷迎上来热情地招呼着：“您把鞋子放在这儿吧！”“吃槟榔包！”“这儿有供佛的鲜花”，“您带些腊烛上去吧，要灯油吗？”我清楚地听到了他们的吆喝，却连一丝笑容也没给。

到了斜廊尽头的出口处时，父亲说：“喂！咱们也买上几枝花带上去吧！”我收住了脚步，转身看了看父亲。他的额头上已经沁出了汗珠，呼吸也有些急促，看样子是累了。我们走进了右边的花店，买了花，把鞋脱下放在那里请店员照看一下。我和父亲休息了一会儿。

女店主正和另一女人谈论一件新闻。说是在勃生堂公园演出“阿迎”^①，和尚们也去看，两百多名妇女联合起来请求和尚们不要看“阿迎”。

这边花店的店主冲着另一个女人说：“这就叫一报一应。他们和尚们不是不让妇女穿薄料衣服吗？他们去看戏，咱们妇女当然要反对啰……哈哈！”

“咱们就是喜欢这薄料衣服，谁叫他们和尚管那闲事！要不，那些和尚要看戏，就让他们去看好了。他们别来管咱们，咱们也懒得去干涉他们，互不招惹，相安无事，不更好吗？”

“是啊！还是这样好！”

^① 缅甸的一种小型演出艺术，一般由两三个女演员交替演唱和跳舞，中间由两个丑角插科打诨。

父亲大概也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这大概是父亲到仰光后的第一次微笑。

父亲又买了些蜡烛。

父亲喜欢在佛像前高声祷告，这是他的习惯。他认为向佛祷告，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向佛祈求的都是人所共求的内容。我想起了上次和温妮一家来拜佛时的情景。温妮他们在大殿里祈祷，我是按自己的兴趣，到塔基广场上拜佛的。而现在，为了表示儿子对老子的尊重，我只好顺从地听着父亲高声祷告，忍受着灯火蜡烛的刺鼻气味，趴在父亲身后拜佛。但是，此时此刻，在我的脑海里还是无法排除对我缅人协会分裂消息的忧虑。当我闭目祈祷时，眼前仿佛出现了德钦巴盛的形象，他是个任性粗犷的人；一会儿又出现了德钦登貌的身影，他说起话来软绵绵的，从不发脾气。他们俩人在我面前撕打着。

在佛像前面，我竭力想忘掉这些政治，让那些佛经来占领我的脑海。但是，我却仍然无法驱除对分裂和对立担心的思绪。我想起了阿德萨瓦达法师写的《对女罗汉训导集》书中的内容，又想起了佛经出版社的主人，巴利文教授和还俗的学者们，都把阿德萨瓦达法师看成是邪端异说者的情况。在佛像前，在我的恩人父亲的身后，我虽双手合十，虔诚地跪着不时地叩头，但我却心神不定，思绪纷乱。这时，父亲的祈祷声不时地钻进了我的耳中。

“在这千载难逢的美好时刻，祈求佛爷大慈大悲，保佑我这供香献花的虔诚弟子升入天堂。祈求佛爷保佑弟子在登天之前的轮回中，无论来世投入何方，都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都能飞黄腾达，招财进宝。祈求佛爷保佑弟子，在今世实现夙愿。弟子的孩儿，非同凡响，是青出于兰而胜于兰，比弟子更有出息的孩子。愿佛爷保佑弟子的孩儿学业超群，高官厚禄，万事如意。保佑弟子今天买的‘十万元’彩票能中彩。保佑弟子的孩儿能去英国留

学。能找到一个如花似玉的富门闺秀为妻。愿佛爷保佑……。”

我没有因为父亲这样的祈祷而感到高兴，反觉得有些不寒而慄，仿佛起了一身鸡皮疙瘩似的感到难受。我无暇去掂量父亲对我的一片深情，倒是很担心是否有人听到了他的祈祷，尤其害怕被跟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们听到。

我看了看四周，庆幸的是拜佛的人并不太多，跟我年龄相仿的姑娘一个也没有。可令人吃惊的是，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玛妙米正跪在那里对我微笑。

玛妙米，就是在印缅冲突时我曾经救助过的那个女人。她穿着艳红色的绸筒裙，跪在那里。绸筒裙紧紧地裹着她那丰腴的臀部和健美的大腿。皱纱料的粉红色对襟印花上衣显出她那纤细的腰身。胸前的钻石纽扣闪闪发光，一朵艳丽的红玫瑰插在发髻上。

玛妙米冲着我在微笑。因为相遇是如此意外，竟使我一时不知所措，目瞪口呆。我真说不清楚，是担心她听到我父亲的祈祷而害羞呢，还是她那深情的微笑使我这个“呆子”惊异呢？总之，我没作任何反应，默默相视了好一会儿。

玛妙米站起身来，走到了我的身边，我也慌忙地站了起来。

“我说小弟弟，你装得倒挺象，是看不见我吗？”她哈哈地笑着。

我竭力露出一副笑脸回答她：“哪能呢？我可真的没有看见大姐。”父亲祈祷已完，他站起来看了看我们。

玛妙米望着我父亲问：“这位是……”

“这是我父亲，我们是来拜佛的，嘿嘿。爸爸，这位是玛妙米。”

父亲瞪着大眼睛，仔细地打量玛妙米，又转向我看了看。

玛妙米显出极大的热情，对我父亲说：“喔，原来是大伯，貌丁吞的父亲，您什么时候到仰光的？”

看来，父亲被玛妙米的那一身珠光宝气的打扮和华丽的衣着所慑服，忘记了对她的殷勤表示谢意，只是恭谨地回答道：“乡人昨天才到。”

“既然如此，就请大伯到我家坐坐吧！您可别象貌丁吞那样见外。貌丁吞在印缅冲突时帮过我的忙，我一直很感激他。我们彼此很熟，那时候我就邀请他到家里和我的公司来玩。可他从来没有来过。大伯，他可太见外啦！”

“大姐，我实在没有空。”

父亲瞪了我一眼说：“你有什么事那么忙！人家待你那么好，你连去一次的时间都没有？”

玛妙米的话表露了她对我的不满，父亲又斥责我一通。我可怜巴巴地站着，十分尴尬。玛妙米似乎很理解我的窘境，替我解围说：“是啊！大伯，可能他是没有空。我是希望他来才这样说的。在冲突时期，学生会的工作都很忙，现在冲突平息了，他们又要学习，还得把以前荒废的课程补上。噢，对了，小弟，你父亲到了仰光，都去过那些地方了？”

“只到过这大金塔。他老人家又不是小孩，这么大年纪了，所以我就没带他去动物园那些地方。”

父亲又瞪了我一眼说：“咳！动物园也不是只让小孩们玩的地方。不是有很多动物，大人也没见过吗？”

玛妙米哈哈大笑起来。

“是呀！我说小弟，你也真是！这么办吧，两点以后，我的汽车有空，你两点钟到我公司来，用我的车带你父亲爱上那儿就上那儿。你们可以到各个佛塔去转转，什么波达当啊，翘塔基啊，都去看看，再绕着大湖兜一圈。”

看来，父亲对玛妙米的热情非常满意。而我却客气了一番。

“算了，不麻烦您了，大姐。……”

我话还没完，玛妙米就说：“什么不麻烦了？好了，两点你

到我公司来吧，我先走了。大伯，再见！”

父亲咧着嘴点了点头。我送她走了一小段路。玛妙米用挑逗性的微笑看着我说：“你父亲可真会祈祷！嘻嘻……，好了，你留步吧。”

这一下子可好，父亲的祈祷全都给她听去了。我脸上一阵发烧。我望着玛妙米走去，看见还有一个女人在那儿等着她。那女人的装束好像是玛妙米的朋友，可她的举止又像是玛妙米的奴仆。

我呆呆地看着她们远去的身影，不知什么时候，父亲已站到了我的身边。

“这姑娘是那儿的？”

“她叫密西斯吞温……”

“什么密西斯吞温？是吴吞温的女儿？”

我“扑哧”一声笑了起来，这可不是讥笑和嘲弄我父亲。父亲之所以要我学英文，不正是因为他希望我不要像他那样“土”吗？

“爸爸，不是女儿，是……夫人……夫人，是妻子！”我这样没好气的回答，并非是对父亲的不满，而是因为她竟然是吴吞温的夫人，我的心中有一种莫明其妙的不满。

父亲显然有些惊讶，他感叹地说：“啊？！是吗？”

“您奇怪吗？……”

“是啊！在大城市里，是媳妇还是姑娘，简直都分不清。我还以为她是个没出嫁的姑娘呢！”

我们一边说着，一边朝着塔基广场的东南角走去。

父亲又问：“她多大了？”

“大概有三十五了吧！”

“是吗？”又传出了他的惊叹声。过一会儿，他又问了：

“没孩子吧？”

“我想大概没有吧……，不知道生过没有？……”

“噢，怪不得显得那么年轻！”

我把所知道的玛妙米和吴吞温的情况全都告诉了父亲。

在广场的东南角一个竹榻上，我们坐下来休息。父亲从背包中掏出一枝土烟^①点着后抽了起来。

“孩子，你要记住，就是佛陀也得有个依靠才能成正果。咱们要实现目标，要学到学问，考上印度文官，想跟既漂亮又有钱的姑娘结婚，都需要有个好靠山啊！玛妙米这样的朋友就能成为很好的靠山。一定要好好地像自己亲戚那样跟她搞好关系。”父亲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接着说：“可这就需要你完全脱离开政治，不然的话，不仅影响你的前途，就连我的工作也要受到影响！你听见了没有？……听说你们这些学生近来尽闹事……，有个什么报告是不是？”

“爸爸，您说的是妙普的报告吧！”

“对，就是它！不是说学生们都反对那个报告吗？你参加了没有？”

我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爸爸，所谓妙普委员会的报告，是跟我们有密切关系的。学生们早在一九二〇年就对大学法不满，一九三六年又为这个举行了第二次罢课。为了对大学法进行修改，需要作调查研究、提建议，这就成立了一个妙普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里提出的建议中，学生们发现内容不当，于是再一次表示反对。这纯粹是有关教育和学生的事，又不是政治！”

“是啊！这可能算不上政治。不过这也是故意跟上司作对的行为呀！你可别参加到这种事情里头去。还有，听说你们学生还参加什么抗议行政问题的大会，前不久还举着火把游行。你尽可能离这种乱事远着点，千万别沾边。你就对别人说，要是自己参加这些活动，非但自己的书念不成，连父亲的丈量土地文书这个饭碗也得打破。那可就糟了。你听见没有？”

^① 指用黄香株叶、玉米衣或莨菪叶等卷制而成的一种缅甸的土烟卷。

是的，我清楚地听见了父亲的教训。可是，我却沉默着，没作任何反应。沉默不就表示同意吗？父亲以为我已经接受了他的教育。其实，他的教育跟我的现实恰恰是背道而驰的。但是，我又无法直接说出来，只好沉默不语。

在炽热的阳光下，塔基平滑的广场熠熠闪光。香客们差不多都散去了。我们坐的地方正好是树荫和斜廊的阴影下，显得十分凉爽和恬静。人们都知道，这个恬静而偏僻的角落是许许多多夫妇和情人窃窃私语的好地方，那会知道，我们父子也会到这儿来悄悄谈心呢？

父亲猛吸了一口烟，又提出了一个使我感到棘手的问题。

“你有没有女朋友？”

我脑袋感到发胀，憋了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说呀！……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只得干巴巴地回答：“我也说不上是有还是没有。”

父亲斜着眼睛对我呵斥道：“什么说不上有还是没有？！他妈的，谁跟你猜谜语呢！”

我看着父亲，尴尬地笑了笑。

“你说嘛！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我不自然地笑着。继而，又讨好似地说：“其实么……”

“其实是有了，是不是？”

“真说不上有还是没有……，嘻嘻。”

“啧！你这小子！”

没等父亲愤怒的火药桶爆炸，我赶紧向他解释：“我跟您说，您听着……”

于是，我把自己跟温妮——玛登温之间那种难以名状的微妙关系；跟缅文优等生班的玛敏妩的介于朋友和恋人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身世、家境都一五一十地向他讲了。

父亲又点上了一支土烟，一边抽着，一边认真地听着。偶尔

也插入他所关心的问题。

听我讲完，父亲郑重其事地说：“嗯！好在你都没有走过头，还有回旋的余地。你听着。我跟你讲。你那个……什么妮呀！噢，温妮他们家是个破落户。你跟她好，就像是替别人去拉一辆破车。你还得替他们去还债。你去拉那破车，这一辈子就甭想出头了。那个玛敏妮么，看来人很懂事，又很能干，也不是破落户。可是，你得想想，你也有学问、她也有学问。可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有学问的女人，而是要一个有钱的女人。这样，你缺什么，她也正好有什么，这才算得上‘财才相配’呢！你知道，咱们没什么家底，靠我的薪水，一辈子也甭想发家。你该用你那学问作资本，去找一个有钱的女人才行。你听见了没有？”

是的，我听见了。我听到父亲非常明确的教诲。可是，我又默不作声。不过，这次沉默，跟刚才听到他让我绝对不能参与政治时我所表现的沉默是不同的。在选择伴侣的问题上，父亲和我并没有绝然相反的观点。即使我不能完全按照父亲的教导去做，我也不认为他的那种教导是错误的。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这种看法还是有它一定道理的。

“好了，咱们走吧！找个地方去吃饭。”

我们站起身来，只听到一阵悦耳的响声传来，这是风把佛塔上的风铃吹得叮当直响。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征兆，预示着父亲的教诲将象这悠扬悦耳的风铃声一样，收到美好的效果。

十六 鞭长莫及

按照约定的时间，我们父子俩来到玛妙米的公司。

座落在玛戈路上的玛妙米的公司（温公司）相当阔绰。两名

女秘书和一位五十开外的老人正在办公，还有一名既像是门房又像是勤务的印度人。玛妙米正跟两个乡下代理商在洽谈生意。她没空跟我们寒暄，让等候在一旁的司机接待我们。

当天下午，我们乘小车从两点钟一直玩到六点，去了不少地方。司机说，他的女主人曾吩咐过他灌满汽油，把客人送到他们要去的任何地方。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我父亲竟提出要到小桥精神病医院和永盛兽医学校去看看。司机开着车子又把我们送到那里。

下午六点，我们让司机送我们回家。司机对我们说，主人已经吩咐，一定要请我们到最高级的饭店里去用晚餐。

我赶忙婉言谢绝：“哎呀！……不用了，今天用车子送我们到处去参观游览，已经感激不尽了。再说现在玛妙米一定等着用车呢！”

“她不用，她已经说了今天晚上哪儿也不去。我回去就把车开进车库了。”

“那……她怎么回家呀？”

“她说，走着回去也不费事。另外，她也可能搭别人的车回去。老头们也可能用车送她回去。好了，你们想吃什么只管说。我们主人说，她有事在身，抽不出空在家里款待你们，请你们多多包涵。”

我问父亲：“那么……爸爸，您想吃什么饭呢？是印度饭、中国饭，还是缅甸饭呢？”

父亲想了一会儿说：“咱们去吃印度咖喱肉饭^①吧！”

我们来到了瓦龙当铺附近的格林饭店吃饭。饭后，侍者又给我们上了一道冰淇淋，后来又端来了槟榔包和金盾牌进口香烟。司机跟他主人一样，十分殷勤好客。我虽然不会抽烟，然而也点

^① 印度穆斯林的一种食物。用牛羊肉或鸡肉加酥油、蒜、姜、胡椒、咖喱、香料等蒸制而成。

了一支，抽了起来。

那天，父亲玩得十分痛快。一到家便倒头睡着了。第二天，他说要到同乡那儿去看看，也没叫我，一个人就走了。第三天，他对我说：“假期不多，你妈一定很着急了。”于是他便回家去了。

父亲的到来，促使我考虑了两个问题：

目前，我还算不上全部投身于政治的人，但也算是一条腿已经跨进去了。父亲教导我“千万别搞政治”，我却已经成了“一判刑就是半年的德钦党的小党员”了。父亲还教导我说不要跟德钦党人一道鬼混。啊！亲爱的德钦党员们，亲爱的国家的主人们，亲爱的朋友们，我该怎么办呢？！

我跟温妮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那个”地步，可我父亲却不叫我去拉那辆破车。我跟玛敏妩已经是“谊比挚友深，未达儿女情”。可父亲却告诫我：“你缺的不是有学问的女人，而是有钱的女人。”哎呀！……乡亲们哪，我该怎么办呢？！

父亲来仰光，正是我缅人协会分裂，德钦巴盛跟德钦登貌两派互相指责，互相攻击的时候。为了夺取总部的领导权，两派竟闹到几乎要动真刀真枪的地步。各地德钦党人都为此感到忐忑不安，不知到底跟哪一派才对，纷纷呼吁上层的领导们能够团结起来。大家都要求德钦哥都迈出来进行调解、判明是非。他们还提出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后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同意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然而，德钦巴盛为首的那一派却强行把会议安排在沙耶瓦底的班锐举行。另一派则坚决反对会议在该地召开。正当双方就该不该承认班锐代表大会进行争论时，有一名筹委会的重要人物，沙耶瓦底我缅人协会的秘书长德钦钦昂揭露了德钦巴盛曾叫他一起到巴莫博士那里去过，并跟巴莫博士讨论了德钦党人的分裂和正在筹备班锐代表大会一事。后来，巴莫博士给了德钦巴盛一千元钱。德钦巴盛他们自己也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于是，他们便倒打一耙，说沙耶瓦底的德钦钦昂是德钦妙的小舅子，德钦妙是制宪议会议员。德钦妙曾对卑谬代表大会提出的制宪议会议员不得领工资这一提案表示过不满，对德钦巴盛一直怀恨在心，所以德钦钦昂才那样说的。

德钦登貌的一派又说：在卑谬代表会上，德钦巴盛竭力想让他手下人德钦吞沃担任该代表大会主席，但未得逞。于是又反过来诬蔑别人在进行分裂活动。德钦登貌一边的人都说德钦巴盛是“自己当不成主角，也绝不让别人演成戏”的那种人。德钦巴盛一派反过来又把德钦登貌叫作“软绵绵的臭猫屎”。

我很不赞成双方进行人身攻击和闹分裂。要分清谁是谁非是很困难的。因此，我既灰心，又总是丢不开它。他们双方都到学生中来作宣传。德钦巴盛这派由德钦巴盛亲自出马，德钦登貌那派是由摩登和尚哥登佩及其他人来作各种解释。领导人之间闹分裂使我感到失望。父亲的教导又三番五次地回响在我的耳边。我想真不如干脆与德钦党人一刀两断，专心去唸自己的书了。

在我校学生德钦党员中间，支持德钦登貌的人比较多。我们的头头哥昂山、哥巴罕、哥吞新等都支持德钦登貌，而支持德钦巴盛的人却少得可怜。其中有名人物只有《孔雀之声》杂志原编辑，笔名为纽妙的哥登丁。

我失望了，但我依然无法摆脱这活生生的政治现实。我还是研究形势，注视着事态的发展。以前我不了解分裂的详细情况及其根源所在。现在，我开始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按我的理解是：德钦巴盛一派在我缅人协会代表大会和全国委员会中只占少数，多数是站在德钦登貌一边。这一点，无论是在辩论拿不拿议员工资问题上，还是在选举主席过程中都很明显。但是，德钦巴盛却不接受大多数人作出的决定。他因为没有实现自己的设想而准备蛮干。对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感到讨厌。在这一点上，德钦巴盛无论如何都是错的。

我还从哥巴罕那里听说，德钦巴盛并不太相信公有制，也就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更相信希特勒的民族主义，并且对它加以研究和运用。而德钦登貌等人是信仰公有制的。

德钦巴盛还不赞成把工人、农民分别组织起来的方针，坚持要把所有的人都吸收到我缅人协会中来。德钦登貌不仅开始分别组织了工人、农民的协会，而且已经发动了油田工人大罢工。在农民问题上，德钦巴盛也很偏激，他认为德钦登貌、德钦妙等提出的反映农民的要求太软了。他还不赞成专门建立工人阶级的组织。对于从政治上照顾工人，反映工人的要求非常厌恶。

虽然我知道这么多情况，但是判断是非，深感自己的思想水平还远远不够。我对政治并不在行。但我倾向于哥昂山、哥巴罕支持的那一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现在我的脚步迟疑了，甚至在考虑是否把那条已经跨进政治中去的腿收回来。父亲的教诲和德钦哥都迈的退党，好像在促使我去收回那条腿来。

德钦哥都迈写的《德钦注》中结尾的四节长诗所描写的情景，不就是我这时的处境吗？

在封建皇朝毁灭后的今朝，
我欲将这生花之笔轻摇。
《德钦注》一书的结尾，
将引向动人的高潮。
啊！在这前进缓慢困难的时刻，
心情实在烦恼。
上缅甸的精萃
——德钦党中我的学生，
正在四处奔走，八方讲道。
在这百忙之际，
鄂江又来函求教，

为使弟子们有所依据，
于忧愁之中，
我写下这《德钦注》考。
善男信女，弟子道友，
齐心协力大功将告。
愿实皆弟子谐为师成此善业，
把过去的历史一表。
时运乖僻，
犹如破灭了的曼德勒王朝。
呀！又谁知拙作未竟，
事儿蹊跷。
桩桩件件不如意，
灾难未消。
德钦党本该齐心协力，
偏有那狡黠的“登貌”，
奸诈的“巴盛”
暗施计谋，勾心斗角！
把敌视的心儿生，
将怨恨的火儿烧。
恶狠狠，
都说对方是
政府的好细，
世上最坏的汉子一条！
双方都请我，
快把是非分，功过表。
头头纠纷虽解决，
怎奈他们手下的“理事”们，
煽风点火又把仇恨挑！

两派重争，
无计再调。
不得已拙著未完，
只思量退步抽身好。
将来的事儿
由你们自己去闹。
死前先把遗产分，
只求日后纠纷少。
致远方的众弟子，
我去了！
愿你们，
齐心协力把事搞。
哥迈我，赞团结，
全体人民焚心之火，
必将熄灭掉！
实皆的弟子们，
终究能把怨恨抛。
同心协力无限好
统一的组织，
定将会重新出现，
慰我笑！

父亲没来之前，我曾经打算公开对温妮表示自己的爱情，以便用牢固的爱情纽带把我们俩更紧密地连结起来。我怎么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呢？温妮她那迷人的美貌和妩媚的举止，早已攫取了我的心。当我拿起书本，她的面庞就出现在我的眼前。每当我听课或听报告时，她的声音常常在耳边萦绕。每当我跟她耳鬓厮磨、亲近相处时，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温妮多少有些洋化，有时她会无意识地拉着我的手臂说东道西，毫无拘束。我们

性的吸引更加困难。

这个时期，我们学生领袖哥昂山辞去了学生会主席的职务，离开了学校。他全部投身到我缅人协会的工作中去了。还有哥努和在加尔各答的哥拉佩等人也加入了我缅人协会总部（德钦登貌一派的大多数集中的我缅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哥拉佩在加尔各答曾跟哥登佩同过学。哥拉佩回国后不久，爆发了一九三六年学生罢课运动，他成了一位学生领导人。哥昂山、哥努、哥拉佩等人成为德钦党人就好像为我们这些学生指明了一条道路。就在这些领导人都投身于政治中去的时候，我却想抽回那条已经投入政治运动中去的腿。这就像一个人把一条腿踏上一辆奔驰的汽车上，又想跳下车来一样，恐怕这一跳就要跌倒，甚至把腿摔断。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当时的世界形势吧。希特勒的纳粹分子在英帝国主义头子张伯伦的默许、引诱和纵容下，已经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并且欺凌和侵略了一个小国——捷克斯洛伐克。

日本法西斯和英国帝国主义也正在企图瓜分我国北部邻邦——中国。英帝国主义者企图一方面给日本战争狂人稍作一点让步；另一方面又不让日本来侵吞自己的属地印度和缅甸，不想丢失在中国南方的势力范围。所以他们支持中国的国民党政府，开辟了滇缅公路。当时滇缅公路从九谷到芒市一段每天来往的军用卡车就达二百辆之多。听说在贵介还建造了一个飞机场。由于英帝国主义的唆使及其两面派行径，使战火离我们缅甸的国境越来越近。

日本充分利用了英国的“绥靖政策”，用各种形式把侵略的魔爪伸进缅甸。日本的牙科医生、照相师、商人如同毒菌一样麇集缅甸。日缅友好协会也应运而生，还邀请缅甸青年到日本去留学。人们早就遗忘了的吴山组——一个在日本生活了二十多年的缅甸人，也回到国内鼓噪日缅友好。日本前上先生率领的日本大商人们在刚建成的仰光市大礼堂举行了日本商品展览会。被各个

帝国主义瓜分了的泰国也向缅甸派了一名叫銮披漆的大官员。这个人还带来了一位大美人布尔贝小姐，并且声称是他的妹妹、小姨子什么的。他把布尔贝送到师范学院学习。说是要在缅甸“留学”。一些报纸就大肆渲染说什么，这是为了促进泰缅关系的发展云云。我们有好些大学生还去看了看这位大美人。不少人还为她的美貌所倾倒，甚至感到像她那样漂亮的姑娘来缅甸学习是我们的光荣。而我们这些搞政治的学生对他们的“醉翁之意”却稍有觉察。据说，布尔贝和銮披漆都是日本的代理人。很显然，这位泰国美人不过是帝国主义准备进行的一场掠夺战争中的一颗子弹罢了。

就在帝国主义准备发动战争的非常时期，我怎么能够安下心来读书呢？怎么能够在大学图书馆中安安稳稳、心安理得地去搞科学研究呢？又怎能在课堂上专心致志地听讲呢？

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个由九十一部门制^①组成的现政府的所作所为吧！政府只拿出五万元来发展工业。可是巴莫博士率代表团参加乔治皇帝加冕典礼，一下子就花费了五万五千多元。这个政府用以专门镇压工人运动的军队、监狱、警察的开支也与日俱增。油田资本家们每年可获纯利六千万到一亿元，而工人全年工资总额却不超过七百万到一千万元。联合政府搞森林采伐招标，最后都给了投标条件最差的查定吴巴丁。此人是林业部长吴布的朋友。联合政府以官职作诱饵，从五花党向外拉人。任命了曼德勒的吴巴乌当税务部长。这位新部长刚上任不久，一次喝得酩酊大醉，在国际俱乐部拳打守门的缅甸小孩，大耍了一阵部长的淫威。一名箴腊的议员跟一个妓女寻欢作乐，妓女摆弄议员的手枪，不小心走了火。把议员的大腿打伤了。根据掸邦与边境地区

^① 根据一九三五年缅甸政府组织法，规定国家机构分为九十八个部门。其中重要的七个部门由英国统治当局直接任命，其余九十一个部门由缅甸民选议员负责。因此称为九十一部门制。

法，为了防止民族运动和无产者的活动从缅甸本部漫延到这些地区，他们把吴挂梅达底帕底法师、德钦丁莱和哥年等人分别从边区的密支那、东枝、南摩陶等地赶走。

这就是英帝国主义者及其傀儡政府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安于现状，保持沉默呢？又怎么能甘心去接受那种专门为这个政府培养奴仆的教育呢？

难哪！父亲大人！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我也曾经想遵循您的教诲，不去过问政治，但实际上哪能行得通呢？我也曾想跟德钦党人们断绝往来，可是根本办不到。我也作过尝试，但是就像想从奔驰着的公共汽车上抽身跳下那样，不容易啊！我还担心这样跳会把腿摔断呢！

十七 独立痴昂觉

锡袍王蒙尘日到了^①。

这天是缅历一三〇〇年八月二十二日，全缅学联发表了誓言书，上面写道：“帝国主义制度是人类战争的根源。它给人类带来了死亡与灾难，使人们贫穷、饥饿、失业、过着非人的生活……。朋友们，同志们！我们渴望人类的幸福，我们决心要反对帝国主义，并把它彻底摧毁、消灭干净！”

国庆节即将来临，所以学生们只散发了上述誓言传单，没有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但个别爱国热情高昂的学生还是自发地搞些活动。比如哥昂觉，在他自己的宿舍门口贴了两条大标语。上面写着：“大家记住吧！今天是我们的皇帝、皇后蒙尘的日子！”

^① 即一八八五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缅历八月二十三日）英国侵略军劫持缅甸末代皇帝锡袍王之日。

他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整天不吃饭、不说话，在为“独立”静静地坐禅。

哥昂觉是一位民族感情十分强烈的人。在印缅冲突中，他曾跃跃欲试，要单枪匹马去跟印度人拚。被大家竭力制止了。他是个老保守，他不赞成女孩子跟男孩子自由交往。他反对在聚餐会上男女并肩入座共同进餐，他常常抵制这种聚餐会。他看不惯男女老师举行“碰擦擦舞会”（指交谊舞），曾经向舞会扔过石头。他还主张搞个人冒险活动，暗杀敌人头目。用自己的生命去跟敌人的首脑硬拼，妄想孤注一掷地换取独立。他认为这样做比发动群众起来革命要有效得多。哥巴罕等领导人以及他的朋友，都反对这种观点，并对此进行过批评，哥昂觉也开始有所转变。但是，他那因循守旧、墨守成规的思想并没有被清除。

不管怎么说，在锡袍王蒙尘日，哥昂觉为“独立”在房内坐禅这一行动震动了整个学生界。

再隔一天便是国庆节了。由于我们学生的敦促，学校在每年的国庆节都放假。今年的国庆节比往常更为热闹。“火炬！火炬！燃烧！燃烧！”、“罢课！罢课！”的口号声传遍了全国城乡和村镇。

虽然缅甸人民各团体总会代表大会曾经决定把一九二〇年大学生罢课日定为国庆节，但由于这个团体几经分裂，国庆节纪念活动只剩下国民学校在举行了。当大学学生会和全缅学联成立以后，便把这天变成了学生们显示力量的日子。我缅人协会也逐渐参与国庆节的纪念活动。今年的国庆节不仅是显示学生力量的节日，而且已经成为全体人民发扬民族主义精神，争取缅甸独立大示威的日子。工人、作家、新闻工作者、三轮车夫、商贩们都参加了示威集会。甚至还有不少妇女也加入了示威的行列。玛敏妩等女生的热情并不亚于男生。

国庆节前夕，我收到了玛敏妩的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

小吞，

明天上午国庆节集会结束后，咱们俩一起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东西，好吗？你口袋里没钱也没关系，不用担心，由我请客。然后，咱们一起去伯纳德图书馆。我想去查阅一些贝叶册^①，顺便也想跟副馆长杜宁讨论一下孟文。你可以随便看看你喜欢的书。我想你一定有空吧？散会后叫我。

敏姐

第二天集会一结束，我跟其他同学分手后，找到玛敏妩。她穿着一条掸邦茵丽筒裙，在绿色底上有着很漂亮的绞链状花纹。细薄纱布的上衣既合身又俏丽。而我呢，穿的是带棕白色，椭圆形斑点的汉沙筒裙和土布上衣。

由于玛敏妩想吃中国饭，我们来到了广东大街上的一家中国饭店，面对面地坐下，我撩起上衣一角当扇子扇着。

“玛敏妩，你的筒裙可真好看……”

她用手帕擦了擦汗，笑着问：

“那么我的什么东西不好看呢？”

听了她的话，我的喉咙直发痒。我真想说：“你的长相比这筒裙更漂亮。”忽然，我眼前浮现了我父亲的身影。他仿佛在说：“呸！小子，别往前跨了！”我只得久久地微笑着打量着她，滑到咀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玛敏妩，你为什么就不穿土布上衣呢？不管怎么说，今天总该穿件土布上衣才好啊！”

“哼！我可不会装模作样。一年到头把土布上衣叠在箱子里，到国庆节才拿出来穿一下，表白一下自己有爱国心，我可不喜欢这样做。要穿就整天穿，要不就干脆别穿！……”

^① 古代缅甸用一种称为贝叶的棕树叶当纸，以铁笔在上面烫字，穿成厚册。相当于我国古代竹简编成的册。

这时侍者过来打断了我们的谈话，他问我们吃什么。订过饭菜后，我说：“你穿着这种细薄纱布上衣，不怕青年僧侣协会那些和尚说吗？哈、哈……”

“那些和尚们拼命反对穿薄料衣服，报纸上也胡写一通。我想，应该把穿薄料衣服还是穿土布衣服之类的问题搁在一边，先来谈谈和尚们干预这种事情合适不合适。”

“那你说说你的看法嘛！”

“在佛教界，无论是大法师还是小沙弥，对我们女人的底细和习惯是很不理解的。依我看，不管是哪个法师写的有关女人的文章，很少有写得对头的，大多数是片面的。他们平白无故地把女人们贬得一钱不值，他们写文章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和尚们去憎恨女人，远离女人。抱着这样的目的怎么可能写出真实的东西来呢？他们不如实地描写大多数妇女的优良品质、美好的习性，而是在世界上成千上万的女人中挑出几个最坏的、最下流的当作典型，把她们的丑事公布于众，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揭露、描写。和尚们要不就是特别歧视妇女，说什么“女人之心，犹如流水，弯弯曲曲”等等；要不就是没接触过女人，偶而有所接触便以为女人真是不得了。不信你去读一读僧侣们写的少女赞一类诗文就知道了。”

饭和鸭汤端来了，我看了看热气腾腾的鸭汤说：

“你还是接着谈土布上衣吧！对了，一提起这个，我就想起那位‘土包子’老兄来了……”

“今天怎么没见到他呀？”

“他已经离开学校了，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

提起“土包子”妙觉，使我想到了自己跟玛敏妩俩人“谊比挚友深，未达儿女情”的关系。看样子，她也想到了这点。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玛敏妩先开口说：

“从古到今‘郎才女貌’这话一直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以后

肯定也是这样。女人们最向往的是打扮自己。她们天生就是爱美。长得丑的想打扮得好看一点，长得一般的就想打扮得出众一些，长得漂亮的希望打扮得更加艳丽些，而那些特别漂亮的就想打扮成最漂亮的人。这些都是很自然的事。为了美，她们就想出各种各样的办法，穿各种各样的衣服。她们认为质地薄的衣料显得更漂亮，穿着也舒服，她们便穿这种衣服。根本不像和尚们胡说的那样，是什么一眼就能看到她们的乳房呀，是为了勾引男人们呀等等。”

“好，好……咱们先喝汤吧……”

“你想喝就先喝吧。我想等菜齐了再吃。”

我先尝了尝鸭汤。她却继续说：

“穿薄料衣服是为了漂亮，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你看，女人穿的紧身内衣、乳罩都绣着花纹，滚上了花边。各人又喜爱穿不同颜色的衣服。如果用厚衣料做出来的衣服很漂亮，那么我想大家照样喜欢，妇女们也会穿的。现在穿土布衣服，不是为了别的，而是因为它也相当美，以为这是赶时髦……”

这时，别的菜也都端上来了。

“好了……吃吧，讲了这么多，你的意思我知道了。”

玛敏妩拿起汤匙又说起来了：

“那些记者们还写什么‘女人们穿薄料衣服乃是轻浮之举’，‘轻浮’这个词也用得太过份了，这不是跟‘放荡’差不多了嘛？其实，放荡的女人跟穿不穿薄料衣服毫不相干。即使是闭门不出的印度女人中，不是也有‘放荡’的吗？连修女之中也有不贞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微微地一笑说：

“好了，好了，吃吧，我都饿极了。”

这时，玛敏妩才开始喝汤。

我们俩人沉默了一会儿，玛敏妩又开腔说：“你呢？对土布

和薄衣料你是什么态度？”

“穿土布衣服是提倡用国货的行动，是爱国的标志。当然我并不认为只要穿上土布衣服，就能获得独立。要是都回到土法生产，手工织布的时代，这不是进步，恰恰是一种历史的大倒退！我想，咱们国家很重要的是让工业发达起来。”

“我也赞成这种观点。我不喜欢那种为了表示爱国使用当篮^①来吃饭的做法。”

吃完了饭，我们到了伯纳德图书馆。附近的仰光中学校舍裸露着它那陈旧的外表，伯纳德图书馆的建筑更为古老难看。

图书馆里静极了。按计划玛敏妩去查阅贝叶册、珍本古书，并摘抄一些材料。我呢，随便翻了翻几种期刊、杂志。

副馆长杜宁因临时外出，没见到。玛敏妩还要等着见她。我想到附近的红龙书社走一走，便跟玛敏妩说：“我有点事，要到这附近的地方去一趟，你就在这儿等着吧！”

“你去吧，可别不回来……”

“喂！当然回来，你真是……。”

玛敏妩举着古书册朝着我凝视，接着又娇嗔地笑了起来。在透过窗户斜射进来的光线下，她那脸上的小酒窝和又长又弯的睫毛显得格外妩媚迷人。一刹那间，她那可爱的形象使我的脚步迟疑了。但是，为了摆脱这种窘境，我转过了身子。这时，玛敏妩突然温情地叫了一声“哥吞！”她从来没有用这种称呼叫过我，这使我神态恍惚、又惊又喜。不是吗？以前我给她写信时自称“哥吞”，她还曾经生过我的气，还说这是对她的无礼。

玛敏妩好像很快觉察到我俩失常的举动，马上克制了自己，干咳了一声，变了语调说：“哥丁吞，你来看……这本古书里面还有画呢！”

^① 一种用竹篾编织而成、表面涂漆的有腿（或有底座）的大圆盘，缅甸农村用作饭桌，饭、菜放在上面，一家围坐，手抓而食。

“是吗？我看看！”

玛敏妩虽然没有合上书，但也没有递过来给我看。

“算了……你回来再看吧。”

“今天玛敏妩可真有些‘怪’。”我思忖着走了出来。

来到红龙书社，我遇到了哥巴罕、哥巴瑞、哥吞新和其它一些人。就是没有见到红龙书社的理事哥努、哥丹东和哥梭他们。他们这些人现在已经成了德钦努、德钦丹东^①、德钦梭了。他们不仅要负责经营红龙书社，还要处理我缅人协会繁忙的事务。最近一个时期，哥巴罕和哥巴瑞在红龙书社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文章。

在上一期中，哥巴罕撰写了有关《苏联共产党》和《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的文章。吴巴端写了关于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的文章。

跟哥巴罕交谈中，我们知道了油田工人在罢工后由于没有达到提出的要求，正准备到仰光来请愿。哥巴罕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去义卖像章来筹集“支援油田工人罢工基金”。像章的图案是一个缅甸男子扛着镰刀锤子三色旗，手中举着火炬。

当我回到图书馆时，玛敏妩正跟杜宁在讨论问题，我翻开玛敏妩放在桌子上的古书，寻找她刚才说的“回来再看”的古画。这书里的画，各式各样，有古代缅甸皇帝的仪仗，有魔鬼和狮子，有一对人头鸟身的神象，还有一对鸳鸯。我在猜测玛敏妩娇滴滴地破例叫了我一声“哥吞”，要让我看的图片究竟是那一对人头鸟身的神象呢，还是那一对鸳鸯鸟？这时，玛敏妩来到我的桌旁。她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含情脉脉地对我莞尔一笑，便低头看她的书了。

^① 德钦丹东（1911—1968）早年积极参加反英抗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曾是“我缅人协会”“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的负责人之一，也是缅甸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一九四七年任缅共中央主席。一九六八年遇害牺牲。

过了好久，我们才往回走。在路上，我要玛敏妩买一个纪念章，为支援石油工人的罢工募集一些基金。她拿了像章仔细地看了看后，又还给了我。

“为了‘基金’我愿意捐钱，你这像章我可不要。”

我感到很奇怪。

“咦？那是为什么？”

“既然是纪念章，你就得做得让人乐意佩带才行！现在你看，像章上的这个男的，把筒裙撩起，掖到了腰里，形象那么粗鲁、难看。他手里还拿着火炬和镰刀锤子三色旗，显得杂乱不堪。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我用不屑一顾的眼光看了看她，带着失望的声调说：

“玛敏妩，……纪念章的作用主要是表示赞同和支持油田工人的行动，用不着精致、美观。那个把筒裙撩起来掖到腰里的形象，显示了我们缅甸男子汉大丈夫的粗犷、魁梧，火炬是表示要烧毁帝国主义制度。镰刀、锤子是代表社会主义，三色旗是我缅人协会的旗帜。”

“我不喜欢这个，……我情愿用别的办法去支援油田工人的罢工。何必非要去戴这种纪念章呢？其实，我对油田工人的事情也不太了解，只是出于同情，我才支持他们。至于什么社会主义呀，我更是一窍不通。”

“哎呀！我说玛敏妩呀，你难道没看过《红龙新闻》和德钦梭写的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

“《红龙新闻》倒是翻过，就是文章不吸引人。我原先也看过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因为看不懂，也就扔下了。”

我们回校的时候，正是其他同学进城去的时候，回校的人寥寥无几。所以公共汽车上乘客很少，大部分人不像是学生。看样子，他们对我们俩的谈话并不感兴趣。也许是由于汽车噪音太大，谁也听不清我们在谈些什么。

“这些书确实难懂，非得反复看几遍才成。”

“这就没办法了。你知道，我们的课程已经够重的了。既然上了缅文优等生班，就得多看些专业书。哥丁吞，那些书你看得懂吗？”

“我当然也得化些功夫才能看懂。一遍不行再看一遍。有时还拿英文版的书来对照着看。”

“那你是不是全部都接受了这些观点？”

“现在还不能这么说。不过大部分观点我是很欣赏的。”

在茵雅湖路下车后，我把她送到茵雅湖路和实皆路交叉路口的茵雅楼旁。

今天，就我个人感情来说，我对玛敏妩更加钟情了。她那甜蜜的称呼和话语，她那温柔的神情与妩媚的姿态不时地在我心田里激起了浪花。但是，在政治观点上，我发现她跟我还有着很大的距离。她远离政治，把注意力集中在文学和她的课程上。我与她恰恰相反，逐步热衷于政治而疏远了学业。在薄衣料和纪念章的问题上，她的观点我无法反驳，只好赞成。可是，在她身上缺乏那种炽热的民族感情，她也不能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去支持罢工工人，去研究政治问题。在这方面，我感到很不满意，而且多少还有些瞧不起她。

十八 油田大军

缅历一三〇〇年九月八日。

当天报纸上刊登了下列消息：

千名油田罢工工人徒步进军仰光

据悉，油田公司当局无意让步，并与政府互相勾结，狼狈为奸，致使灾难深重的仁安羌、稍埠、木拉、兰瓜等油田的一千多名罢工工人将不得不于十一月三十日星期三从稍埠出发，徒步向仰光进军。队伍将由稍埠的德钦波拉基率领。

第二天（缅历九月初九）的报上可以看到记者从稍埠发来的消息：

千余名油田罢工大军已于星期三 浩浩荡荡整队出发

九月初五下午，在稍埠市场附近的广场上，仁安羌、兰瓜、稍埠、仁安羌等四地的两千多名罢工的工人和职员联合召开大会。与会群众两千多人一致通过决议：为把罢工斗争进行到底，全体工人将徒步去仰光请愿。

罢工工人、机床厂木工师傅德钦德担任会议主席，罢工职员德钦伦担任理事。会上，缅甸石油公司负责汽车运输的罢工职员德钦波拉基和德钦巴丁作了演讲，他们表示拥护下列两项决议：

一、尽早就罢工事宜进行谈判的决议

油田工人曾向政府提出过自己遭受的损失。可是，时至今日非但没有得到妥善的协商解决，而且还对领导罢工的工人领袖和动员罢工的妇女们判了刑。由此可以看出，缅甸政府显然是顽固地站在资本家一边。因此，我们郑重敦请政府：①退还五十年来从油田工人身上收取的税金。②尽快进行谈判，解决油田罢工事宜。

二、向仰光进军的决议

会议郑重建议：①为了将上述第一个决议提交给政府，凡参加罢工之成员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地徒步向仰光进军。

②凡参加此次徒步请愿之罢工工人，必须像缅历1290年十月八日开始直至今日所采取的行动一样，要做到有理、有节，保持良好的秩序。

通过上述决议后，仁安吉和兰瓜的四百多名罢工工人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晚乘船顺水而下，来到稍埠。三十日晨六时与稍埠五百多名罢工工人汇合，一齐出发。他们在贵雀吃了早饭，当晚就抵达仁安羌。仁安羌的罢工工人也加入了他们队伍。他们将沿马圭、东敦枝、卑谬公路向仰光进军。

参加徒步进军者，每人携带一个背包、一套替换衣服、一条毯子和一个水壶。吃饭问题将采取沿路募捐的办法加以解决。

“油田罢工大军向仰光开来”的消息震撼了整个缅甸。工人的这一行动就象是合上了总电闸，全国人民的革命意志和斗争热情之灯，一下子都被点亮了。它比沙耶瓦底县帕瑞觉村塞耶山等人的第一响枪声更使帝国主义者胆战心惊。

我们密切注视着他们的消息，想象着这支罢工队伍进军的情况。无论是在甘马育的工人中、茶馆里，还是在大学学生会大楼内、课堂上，人们到处都在谈论着这条新闻。

报纸上用六号黑体字报导说：

每天以十五英里的速度前进

据本社驻稍埠记者报导：君欲知是鼓声？还是雷声？我来告诉你，这是鼓声，也是雷声。让我们用清泉来浇灌这胜利的花朵吧。鼓声、乐声震撼着大地，响彻

了整个城市的上空。人们纷纷从家中走上街头，把整个道路挤得水泄不通。

记者把这热烈的场面作了一番描写之后，接着这样写道：

人们对进军的罢工工人十分同情，许多爱国人士、妇女、青年流涕恸哭，纷纷谴责缅甸石油公司的资本家、公司当局和联合政府。有四千多群众一直陪送他们到达苗地。……按原计划每天最多将行进十五英里。这支徒步行进的队伍中，还有医务组、炊事组、后勤组、领导小组等组织。医务组的人员都背着药箱，带着各种缅甸药和西药。炊事小组既要给大家解决吃饭问题，还要张罗募捐钱款粮油。领导小组成员扛着红绿旗，每人还带一支小号，以便随时给大家发号施令，让队伍出发或是休息。……他们一直是沿着公路前进。按原计划，他们是由稍埠到仁安羌，再经马圭、东敦枝、亚兰最后到仰光。

现在，缅甸石油公司的石油管理官员和工头们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们匆匆忙忙地来回奔走着。警察和密探们也跟着罢工队伍走了十七英里，来到贵雀。因为动员罢工而被捕入狱的那些妇女们，现在刚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她们每人手里拿着一枝胜利花，也到这里给大部队送行。工会总部里只留下秘书长德钦貌基一个人，显得十分冷清。据悉，估计本月七点左右，缅甸石油公司可以发放工资，德钦貌基等着向工人们募捐之后也将赶上队伍，参加这次大进军。

大家还能看到号召各界人士迎接和支援罢工大军的呼吁书。

罢工大军呼吁书

仁安羌、马圭、东敦枝、亚兰、卑谬一线到仰光的各党派团体、各界父老、僧俗、爱国人士及一切同情劳苦大

众的人们：

我们向你们呼吁：

你们的亲友——贫困的工人，来自仁安羌、仁安吉、兰瓜、稍埠等地的一千多名罢工者，由于资本家公司和政府在过去的十一个月之内，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无视工人利益。现在又把工人赶出住所。工人们遭受着深重的灾难，挣扎在饥饿线上。对于资本家的残酷迫害，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不得不沿着你们这条公路，步行向仰光进军。现在罢工大军已于1938年11月30日开始出发。

为此，我们谨向公路沿线各地呼吁，希望在罢工大军通过你们的地区时，能得到亲戚般的友好接待，能给大军提供休息的场所，使他们能吃上饭菜，并能得到各位父老乡亲们精神和金钱方面的支援。我们殷切希望各界父老能踊跃慷慨解囊，予以热情资助！

罢工斗争必定胜利！

徒步行军领导小组负责人

德钦波拉基

各地区都响应了工人们的上述呼吁，大军每到之处都受到了热情接待。所到之处都为大军提供了食宿的方便。

乌关、丹那平、彪关、直通、沙耶瓦底等地的农民们听到油田工人罢工大军到达的消息时，也要去仰光请愿，要求召开农民代表大会。据报纸报导，将有两万多农民于十二月十九日抵达仰光。

我们学生们满怀着喜悦的心情期待着油田罢工大军和农民大军的到来，并且准备在他们到达仰光的那天，组织三千多学生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支持和采取一致行动。

当时，帝国主义者想尽一切办法来破坏工人、农民和学生们

的联合行动。乌关、丹那平、直通、沙耶瓦底等地的县长、镇长、警官们到处去巡查，下乡找村长了解农民的情况，探听农民们参加了哪些组织。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策划了各种阴谋来阻止和破坏油田工人向仰光进军。马圭县长也出了一张告示：

联合政府公告

兹有油田区失业工人八百余人，为了诉说自己蒙受的损失，将徒步去仰光。他们于1938年12月4日业已进入马圭县境。现在，仰光局势依然不稳。仰光专区法官已发布命令，不得在仰光举行各种集会。鉴于失业者组成之徒步行进团成员缺乏足够的路费，该团体领导人又无法缴纳马圭专区法官要求的少量保证金，用以保证自己的队伍不发生暴力行动继续有秩序地徒步前进。而马圭城南一带的农民村寨又极端贫困，不仅无力负担过路的八百名人员之伙食，连他们自己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为此，马圭县法官已令该步行团不得穿越马圭南部地区。该命令已于1938年12月6日发布。但是，时至今日步行团仍在马圭城逗留。

鉴于上述诸原因，步行团每个成员该如何考虑自己的前途呢？出路只有一条，那便是返回原地。该团成员之大多数为无辜的诚实良民，这些人中大多数都愿返回家乡。只是因为受到少数捣乱分子的蛊惑和裹胁，才没有返回。其实，这些捣乱分子也并非真心为自己成员利益着想，而只是为了他们的一己私利，恣意闹事。

本县长无意阻止步行团向政府申诉自己的要求。他们可以将自己受到的损失详细地写成书面材料，呈送本县长或县警察局长。这样，问题完全可以得到解决。倘

需要选派代表去仰光，本县长也认为是可行的。

马圭县县长

F·H·C·马勒伍德

我们知道，马勒伍德的告示只不过是使整个官方压迫机器的齿轮能够正常转动的几滴润滑油而已。正如我们估计的那样，在《缅甸新光报》就刊登了下述文章：

缅甸人的胆量

……两人一列，排队入城的队伍浩浩荡荡，足有半英里长。排头和队尾的三色旗迎风招展，令人欢欣鼓舞。

马圭警察局的监察官、刑事警官和警察们都跟着队伍进行监视。在进军队伍后面，大约有二十名警察紧紧地尾随着。他们手里拿着八英尺长的棍子。在马圭，从未见过这么多人纪律严明，步伐整齐的队伍进入城市。这件事轰动了全城，居民们纷纷拥上街头观看。

下午一时，行军队伍才开饭。他们每人手里拿着碟子去领取分配的饭和一小块炸咸鱼，顶着太阳坐在河边吃起来。有些印度侨民也分得一份豆子烧的菜。他们将菜汤浇在饭上，吃得很香。正当一部分人在开饭时，警官的轿车和满载着警察的汽车开到了河边。他们把带领进军的领导人德钦波拉基、德钦巴丁、德钦巴貌、德钦钦、德钦佩基等人 and 法师吴瓦雅玛、吴绍底格、吴甘达耶、信南达等人逮捕了。罢工工人们听到这消息后，再也无心吃饭。纷纷说：“他们非法逮捕我们的领导人，是妄图在半路上破坏咱们的进军。要是不释放领导人，我们将就地绝食，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我们饿死，要由政府负全部责任！”缅甸人、印度人同心一致开展了绝食

斗争。

看到这条消息，激起了我们对油田资本家越来越大的仇恨，对马勒伍德这类竭力为资本家效劳的马圭县长无比愤慨，对给石油资本家和官僚们戴上缅甸面具的巴莫博士的联合政府感到十分厌恶。

住在甘马育的我的朋友哥觉“呸！”的啐了一口后，破口大骂起巴莫博士的政府来。

在甘马育，像哥觉那样的普通老百姓、工厂里的工人和德钦党人都很想采取行动，反对油田资本家和政府当局用非法的手段对油田工人进行迫害。

我们这些大学生们也义愤填膺，磨拳擦掌，要为油田罢工工人大军做点事情。这时恰巧传来了仁安羌学生举行罢课的消息，就好像是火上浇油一样，我们再也坐不住了。

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是教师也参加了活动。他们跟我们一样，看到了工人、农民的要求是与自己的切身利益相一致的。因此，他们参加到工人、农民的运动中来，在他们中间，大部分是国民学校和缅文学校的教师。

一部分教师经常跟哥巴罕、哥巴瑞、哥吞新等学生领袖见面并讨论问题，他们经常给学生们出主意，提供一些帮助。学生的组织工作之所以能开展起来，与这些老师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马圭当局阻止油田罢工大军的消息很快传到仰光。第二天，部分学生领袖和一些教师约好在伊乔路吴瑞佩家中会面。哥巴罕叫我去参加这个会议。哥巴罕和哥巴瑞要出差去外地，不能参加这次会议了。他还可能请学生会副主席哥拉瑞、秘书哥埃觉、财务哥梭貌、哥吞新等人参加。我准备早一点到约定的地点。

六点半了。冬天的白昼是短暂的，天色已经暗下来，夜雾也开始弥漫。月光下，一切景物都显得白濛濛的。

我从格里路和蒙哥马利路的拐弯处正准备向伊乔路拐时，蓦

地想起自己还没有吃晚饭。于是我走进了路边的凉拌米粉小吃店。店堂里特别热闹。一对英国混血儿也在品尝着拌米粉。这里的汽灯比别的店显得更加明亮耀眼。老板娘在不停地把米粉盛入碗里。在灯光照耀下，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老板娘是一位皮肤黝黑、一脸麻子的丑女人。从她那闪光的耳坠子和手镯上，可以明显地看出她的生意兴隆、财运亨通。

我要了一碗拌米粉。在等候端来的时候，我仔细地打量了周围的情况。看到店堂里还坐着两名仰光警察署的警察。我竖起耳朵听他们在谈论什么。当我听到这两名警察也在谈论着油田的罢工大军和马圭县长阻止队伍前进的事情时，感到十分惊讶。

我一边吃着拌米粉，一边在思索着：油田罢工大军掀起了多么大的革命浪潮啊！就连警察这种在政治上往往比较落后的人，竟也受到罢工浪潮的影响。

拌米粉确实是别有一番风味。鲜美可口的清汤好像把米粉一下子冲进了我的肚里。这时，我正饥肠辘辘，加上味道又是那么鲜美，我吃完一碗又要了一碗。当我付完款后，口袋里只剩下两分钱。看来，今天如要回甘马育，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车费了。

此时此刻，在伊乔路上散步，真是最好不过的了。穿梭来往的车辆几乎已经绝迹。人力车也已寥寥无几。月亮把它那水银般的光芒倾泻到地面上，平坦的马路又将这光反射了出来。

过了伊乔市场，再走三、四分钟，就能看到吴瑞佩的家了。

吴瑞佩是位教师，他的家是一幢两层的小楼房。如果单靠他教书所得的微薄薪水看来是很难维持生活的。因而，师母就在楼下开了一个缅甸草药店。

我站在门口朝里张望，只见玻璃柜里放满了药瓶和大大小小的药包。墙上除了挂着日历和补血药品的广告外，还有印着大字的横条标语。上面写着：“仇恨宜解不宜结”、“适量为药、过量成

灾”、“身在实地勤修养、心比天高多思量”等等。在一根柱子上，挂着班都拉将军^①正在接受英国军官敬礼的图片。另一根柱子上，挂着德钦哥都迈的画像。乍一看，好像屋里没人似的，仔细一瞧才发现有一位小姑娘靠在挂着班都拉将军像的柱子上，背朝外坐在那儿看书。

那位小姑娘是如此的专心致志，竟连我的脚步声也没听见。

我干咳了一声问道：“佩老师在家吗？”

小姑娘直起身子，转过来看看我。她长的娇嫩、纤弱，头上梳了一个小发髻，混身上下是道地的缅甸姑娘装束。一见到她，我情不自禁把她与螺钿雕刻的艺术品联系起来。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才站起来。她高高的个子，窈窕的身材，淡黄的土布衣服配上她那黄色的皮肤，显得十分和谐美丽。她把指头夹在书里，合上了书。那是一本列蒂班蒂达吴貌基写的小说《达彬瑞帝》。

“佩老师在家吗？”我又问了一次。

“您是哪儿的？……”她反问道。

她的牙齿虽然有些向外突出，但并不显得难看。她说话时，把她那一口整齐而又洁白的牙齿完美地显露了出来。

“我从大学来，是来参加讨论会的。”

“噢，我爸在楼上呢！请上楼吧。哥吞瑞老师也来了。”

我沿着楼梯上了楼。佩老师的女儿给我指过路后，又坐到竹榻上，背靠着柱子看她的书了。我估计她大概有十五岁了。

一到楼上，哥吞瑞迎上来跟我打招呼。自从在红龙书社我们结识以来，关系一直很密切。

我是第一次见到佩老师。他将近五十岁了。皮肤白皙，瘦高的个子，还留着淡淡的胡子。他见我来了，冲着厨房喊道：

^① 班都拉（1782年—1824年）缅甸贡榜王朝著名大将军，第一次英缅战争时统率缅甸军英勇抵抗，不幸阵亡。

“玛纽，冲一杯咖啡来！”

哥吞瑞操着土瓦口音问我：“听到什么消息没有？”

“除了报纸上登的以外，我没听到别的什么消息。老师，你们那儿市立勃生堂中学的学生会成立了么？”

哥吞瑞微笑着说：“怎么会落后呢？”

我们说话时，一位大婶端着咖啡走了过来。她身体胖胖的，淡棕色的皮肤，看上去很健壮，她就是佩老师的夫人杜纽。杜纽仔细地打量了我一番，转身问哥吞瑞：“我怎么从未见过这小子呀？”

哥吞瑞答道：“他叫哥丁吞，是个大学生，德钦党员。”

杜纽微笑着，这是每个善良的母亲脸上都可以看到的笑容。

“嘻、嘻……那么说你还不习惯吧？”

我微微笑了笑，杜纽觉察到我没有听懂她的话是什么意思，接着向我解释说：

“参加德钦党的人，有时忙得吃不上饭，要饿肚子。有时没钱坐车，就得靠两条腿走路。你刚加入，还不习惯吧？”

佩老师插了一句：“你吃晚饭了没有？”

“刚在小吃店里吃过了。”我回答说。

杜纽又笑了起来，这样的笑容从每一个对孩子百依百顺的母亲脸上都可以看到，它使我终生难忘。我注意到杜纽的牙齿跟我在楼下遇见的她女儿的牙长得一模一样。

“为什么要到小吃店里去吃呢？以后你记住，我家饭菜经常有剩的。哈，哈……”

哥吞瑞和我都笑了起来。

哥拉瑞来了，汗珠从他那黝黑的皮肤上不停地渗出来。在灯光下，他的皮肤就像化缘钵上的黑釉一样。那深度的近视眼镜也在闪闪发光。杜纽又到厨房里去端来了一杯咖啡。

漆老师也来了。他跟哥拉瑞很相像。但是没有哥拉瑞长得那

么黑。他们俩都生就一付大嗓门，似乎哥拉瑞的嗓门要更大些。

只要有新人来，杜纽便回厨房去端咖啡来招待。

“喂！各位咖啡要凉了，大家请喝吧！”

哥拉瑞这时早已端起了咖啡杯，可是听杜纽一说，却反而放下了杯子，一本正经地说：

“大婶，您这咖啡我不喝了。”

大家一时都感到很尴尬。杜纽也好像有点过意不去，慌忙问：“咦？……怎么啦？”

“我怕喝了皮肤变黑！哈…哈！”

他爽朗的笑声引得大伙哄堂大笑。

哥吞瑞老师说：“我以为你要说这咖啡被煮糊了才不喝的呢！”

大家又说又笑，热闹了一番。哥拉瑞告诉大家，哥埃觉、哥梭貌等学生领袖可能来不成了。讨论会开始了。会上，大家谈到了油田罢工大军被阻挠的情况和乌关、沙耶瓦底等地农民正在积蓄力量，联合政府对此发出威胁，以及学生、教师、城里的各阶层人民支持工人、农民的要求等情况。

哥拉瑞道：“阻拦油田罢工大军，就是不让工人、农民、学生等在仰光汇成一股洪流。对此，我们不能袖手旁观。我们决定要想尽一切办法让油田工人大军继续进军。”

佩老师赞同地说：“好！一定要把他们请到仰光来……。”

杜纽笑了笑说：

“是啊，‘四尊大王将在大金塔会面’这一谶语大概要实现了吧？现在工人是一尊，农民是一尊，学生是一尊，还有我们妇女也该算一尊大王吧……”

大家都笑了，只有哥吞瑞一人陷入了沉思。过了一会儿，他对哥拉瑞说道：

“好！那你打算怎么干，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呢？”

“这不正在讨论吗？唯一的办法是选派干部到马圭去。要前赴后继，一个领导人被捕，另一个顶上。要冲破禁令，夺路来仰光。”

接着大家讨论工农大军来到仰光后的接待工作和筹集资金等问题。

我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个装着油田罢工基金纪念章的信封说：“用出售这种纪念章来筹集基金是个好办法。那天，我拿了二十五枚去卖，现在只剩下两枚了。”

佩老师拿过纪念章看着说道：

“嗨，好！这纪念章含意深刻。有油田、有火把、有镰刀锤子，还有粗壮的缅甸男子汉。你这个像章怎么卖？”

没等我回答，哥拉瑞抢着回答道：

“嘿……嘿……，别人买是五十分。您要，就给一元吧！”

佩老师向我伸出手来说道：

“你想要一元钱，那把两个都给我！”

我把两枚纪念章全都给了佩老师。

佩老师向他夫人喊道：“玛纽，给他们一元钱！”

杜纽掏了掏口袋后，走到楼梯口，朝下大声嚷道：

“娣娣！喂，玛钦娣，你拿一元钱上来！”

然后，她回到丈夫身边，拿起纪念章看了看。哥拉瑞、哥吞瑞和漆老师等人又谈起别的事情。

玛钦娣上楼后，把一元钱给了她母亲。纽娣又把钱给了我。佩老师对他的女儿说道：“闺女，给你！把它戴在胸前，这是一个标志，表明咱们是站在油田罢工大军一边的。”

玛钦娣仔细地看了看纪念章。她的前额很宽，似乎有些突出，长着一双明亮而又美丽的眼睛。涂了口红似的嘴唇微微地张开着，好像是在含着笑。她说不上美貌惊人。但是，长得端庄、可爱。

她当着我们的面把像章别在自己胸前。我立即发现了玛敏妩跟玛钦娣之间的差异。玛敏妩拒绝穿土布上衣，说土布太厚又不太好看，而玛钦娣却穿着这种衣服。玛敏妩虽然也捐过一元钱，但她不要像章，更谈不上戴在身上了。她还说这像章不好看，不吸引人。而玛钦娣却郑重其事地戴在自己胸前。看来，玛钦娣很听她父亲的话，也认为这是站在油田罢工大军一边的标志。

哥拉瑞突然大声地打了个哈欠。

“啊呀，该回去了，昨天晚上没睡成觉。丁吞同志，你跟我一起走吗？”

“我以为今天要睡在城里了呢！”

“为什么？没钱坐车啦？起来走吧！嘿，咱们每人身上总还带着一枝钢笔吧。要是出示一下钢笔，汽车上还不给赊账的话，咱们只有把这钢笔送到当铺里去了。”

我也跟着站了起来，纽娣不放心地看着我们俩问道：

“你们带了车钱没有？要不在这儿拿点去吧。娣娣，你再去拿一元钱来。”

我什么也没说，做了个鬼脸。哥拉瑞笑了起来。说道：

“不用，不用。大娣……我们带着钱呢！用不着去当钢笔的。”

玛钦娣刚要下去拿钱，一听这话便又回到母亲身旁。

哥拉瑞一手搭着我的肩膀下了楼。他凑近我悄悄地问：

“说正经的，你带钱了没有？……”

“除了刚才的一元钱基金外，我只有二分钱了。我想，咱们总不能去动用基金吧？”

哥拉瑞笑了笑说道：

“刚才，我可是全仗着你老兄才说‘带钱了’的。我给曼德勒打电报，把钱都花光了。这怎么成呢？不行不行！我还得厚着脸皮去要点钱才行。”

哥拉瑞反身跑上楼去。

楼上传来了哈哈的大笑声。不一会儿，玛钦娣下楼来，从药橱里的小盒内拿了钱又跑上了楼。她下楼和上楼时都笑眯眯地看着我，大概是笑我们刚才的那种窘态。一会儿，哥拉瑞咚咚咚地从楼上冲了下来。

“得，快溜！要是赶不上末班车，咱们可就得等到天亮了。”说完，他拉着我走出了大门。

十九 前赴后继

石油罢工大军的领导人被捕之后，急需有新的干部来补充。我缅人协会中央和地方各级组织的成员纷纷报名，积极准备去接替被捕的领导人。

当我们看到写着德钦梭、德钦腾温、德钦吞盛、德钦佩丹、德钦吞钦等一长串名字的报名表时，禁不住交口称赞，深受鼓舞。

征集干部的号召于缅历九月十五日发出。第二天，礼低镇我缅人协会主席德钦妙敏等十五人就报了名。

许多妇女也纷纷报名。其中，九文台孟基塔路的我缅人协会秘书长玛钦拉是第一个。

这是一个群情激昂的时刻。人们都已作好牺牲一切去迎接困难和危险的准备。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象现在这样庄严、崇高的时刻是罕见的。能够生活在这样的时刻，真可谓是千载难逢。

回首过去，那坚持了近一年的罢工斗争的徒步行军四百英里的石油工人大军，那正在组织力量准备群起示威的农民，以及那为了工农大众“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报名当干部的德钦党人，都给了我巨大的鼓舞和力量。过去，我曾经为了私利，产生过升官

发财、当县长当区长之类的幻想；我也曾经为了遵从父命而想远离政治；我也曾陷入爱情至上的旋涡不能自拔。这一切都曾使我头脑麻木，止步不前。可是，现在，我完全变了。我已经有了勇气全然不顾父亲的训斥、老师的责难和心上人的埋怨，毅然参加政治活动。哪怕因此而要去坐牢或被杀头我也在所不惜。想到这些，我开始感到自豪，同时也更加热爱自己的生活。我感到无比的荣耀、幸福和快乐。我情不自禁地引吭高歌：“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我们缅甸人，我们缅甸人。”

许多同学也像我一样，唱起了这首战斗的歌，愉快地报了名。名虽然报了，但不见得马上就能分配到任务。有关领导还要对报名者的年龄、社会阅历和工作能力等进行考查，只有合格者才能分到任务。结果，我没有轮上，只是被作为后补者待命。分到任务的干部们要作出下列保证：一、我决心把进军的石油工人罢工队伍或农民队伍带到仰光。二、我的任务只有到仰光胜利地举行了工人大会或农民大会，与会群众全部顺利返回原地之后才算结束。三、在任务未完成之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勇往直前，决不后退。四、任何时候也不搞分裂活动。坚决反对两面派行为。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干扰，迎接罢工工人和农民进军仰光的各党派团体的联席会议，还是在缅历九月十六日于瑞达贡大金塔上的吴巴意佛亭内举行了。会议由列蒂吴萨蒂拉任名誉主席，泰丁哥都基主持大会，德钦山吞拉和德钦丹东担任秘书。这个会议高度评价了石油工人的罢工行动；严厉谴责了政府当局的阻挠和破坏活动；坚决抗议逮捕罢工领导人；要求解除在仰光施行的第一四四号法令和在曼德勒发布的刑事修改条例第二十四条第七款。

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迎接罢工工人理事会。在理事会成员中，除德钦党领导人外，还有费边社吴巴凯和警察当局的貌

貌组以及我们学校的哥巴瑞和德钦觉盛。仰光各区都成立了供应饭包和募捐的组织。医疗卫生和接待任务则由僧侣学会和佛教净法繁荣组织负责。

除了仰光以外，在其他许多城镇也举行了群众集会，支持工人、农民的示威行动，抗议当局的压迫和控制。整个缅甸已经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大家唱着“整个缅甸如一家，国土都属我缅人。”

仰光的联席会议结束以后，把会议的决议分别送给英国首相、英国议会反对党领导人、英国工联、日内瓦国际工人组织、印度全国工联和世界各地大报社，公开表明缅甸人民的意愿和团结一致的行动。

德钦泰丁哥都基、德钦妙、德钦丁、德钦丹东、德钦巴乌、加尔各答德钦拉佩等人参加了我缅人协会执委会。他们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并发表了如下声明：

迎着困难前进

——致贫苦工人书

贫苦的工人朋友们：

当今之世界已经不是原始时代，全世界贫苦工人大众已经明白了使自己陷入贫穷境地的真正原因，并为摆脱这种境地而进行着斗争。俄国的贫苦工人已经在1917年挣脱了资本主义的桎梏。

同样，英伦三岛的工人也正在为建立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夜以继日地进行着斗争。他们已经认识到，不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穷苦大众不仅吃不饱，穿不暖，就连减少疾病和死亡也是困难的。

缅甸的劳苦大众也正在这样思考着。前几年，仰光附近的制锅厂、制绳厂、衬衣厂、橡胶厂的工人为要求

人权而进行过罢工。今年，你们石油工人又进行十一个月之久的罢工斗争。这些都标志着我国人民对资本家的斗争已经开始。

我们深知，今后只有依靠你们的力量才有可能把缅甸从被奴役的处境中拯救出来。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从现在起，我们就要知难而进，去克服重重困难。愿独立早日到来。

弟兄们！

为了胜利，英勇地去战斗吧！莫畏缩，别后退，昂首挺胸向前冲！

主席 德钦泰丁哥都基

我从内部消息得知，报名入选的干部已经奔赴马圭县。德钦佩丹、德钦梭、德钦腾温等人是首批人员。他们已经甩掉了侦探的跟踪出发了。全缅学联主席哥巴罕和秘书长哥巴瑞等人则以处理仁安羌学生罢课事件为名，早已经出发了。

马圭县城如同战场，双方摆开了阵势。一方是帝国主义者、油田资本家和马勒伍德，一方是罢工工人、学生以及德钦党的干部和人民群众。双方紧张地对峙着。

我们等待着从马圭战场上传来的消息。全国也都在注视着那里事态的发展。

十二月十一日。

晚上，我来到班苏坦街我缅人协会总部。这儿，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显得十分繁忙。忽然，总部收到一封电报，上面说：“在马圭镇举行的集会上，罢工领导者德钦佩丹、德钦梭、德钦腾温和哥巴罕、哥巴瑞等被警察逮捕了。”在场的德钦党人看完电报立刻忙乱起来。有的去报社发消息，有的去通知仰光县我缅人协会。总部派我立刻回学校送信。

学生会一些领导人正聚集在办公室里等候了解事态的详细情况，以做出相应的决定。从哥巴罕、哥巴瑞被捕一事来看，资本家政府已经把工人事件和学生事件连在一起了。

我们对石油工人罢工队伍的前途开始有些担忧。他们能不能到达仰光呢？一位领导者被捕，另一位马上会顶上；一个干部被捕，又会派去一名新干部。可是，光这样前赴后继是不行的。只有使整个罢工队伍继续前进，斗争才能取得胜利，才能促进全国性的斗争蓬勃发展。工人、农民、学生的联合斗争也才能得到实现。看来，我们学生也需要开辟斗争的新战场。马圭的来电已经发出了这种信号。

我们还没有了解到马圭事件的细节。但是，人们已经沸腾起来，气愤地高声喊道：“咱们领导人都给抓去了！”“哥巴罕和哥巴瑞在马圭被捕了！”“我们学生会主席和秘书长被捕了！”

“快到学生会总部门口集合！大无畏的同学们，快拿出勇气，我们显示力量的时刻已经到了！”

这样的口号声一连三天接连不断。抗议的标语贴满了校园。

各大报纸详细地报导了十一日马圭事件。因为它是缅甸独立斗争中值得载入史册的事件，所以，请各位读者允许我在这部小说中，摘录一些当时报纸上的一些报导，但愿它能作为历史的见证。

副县长大人要训话

十二月十一日是星期日。罢工进军的队伍到达马圭已经是第七天了。然而，大家斗志未减。中午，学生会主席哥巴罕正在给罢工者读报，马圭县副县长、一位中学校长和一名县政府公务员要求让他们讲几句话。因为当时报纸还没有读完，哥巴罕便叫他们稍等一会儿。哥巴罕读完报纸以后，副县长等三人絮絮叨叨地谈了一

通，说什么“你们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吧！不要在这里受罪了！你们的任务由我们来代为完成。”等等。罢工者没有打断他们的话，大家都忍着性子听他们讲完，也没有一个人对他们进行反驳。

手执逮捕证来捕人

晚上，在罢工工人营地鸣锣宣布：七时正将举行讲演会。哥巴罕、德钦梭、德钦腾温等预料可能发生意外的事件，便于六点一刻提前开会。不少市民前来听讲。演讲会刚刚开始，警察就拿着逮捕证抓走了德钦佩丹和德钦梭。正在发表演说的哥巴罕也被逮捕。

马蹄击地，必飞火星

哥巴罕在会上慷慨陈词：“我原是为处理仁安羌学生罢课和一名学生被捕的事才来到这里的。路遇不平，拔刀相助。我曾去见过县长，他答应今天中午一时下令放行。可是，这位大人先生竟自食其言。同志们，为了斗争的胜利，你们明天早上一定要继续前进。如遇阻碍，要坚决跟它拼到底！他们把我抓起来，这没什么。他们今天逮捕了我，明天他们将会知道缅甸全国将会发生什么事情。‘马蹄击地，必飞火星！’”所有听讲的同志都激动起来了，亏得领导人制止，会场才又恢复了平静。

倘若有人被杀害，你们要埋好尸体，继续前进！

接着，德钦腾温也上台讲了话。他说：“你们一定

要一鼓作气，朝着你们的目标继续前进！明天无论如何也要争取出发。大家不要因为我们的被捕而气馁，在前进的途中会有人照顾你们。如果有人迫害你们，我们将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来支持你们。”正说着，警察上来了。德钦腾温让警察等一等，继续发表演说。他最后说：“你们要坚持到底。即使有人被杀害，你们把尸体掩埋好，还要继续朝着目标前进。”说完后，德钦腾温走下讲台。接着，他又跳上讲台，领着工人们高呼：“我们是缅甸的主人！”“起来斗争！起来斗争！”“火炬！火炬！燃烧！燃烧！”口号声此起彼伏，震撼了整个城镇。德钦佩丹、德钦梭、哥巴罕、哥巴瑞、德钦腾温虽然被捕了，但是罢工工人们仍然镇定自若，毫不慌乱。

搜到一份名单

星期一早晨四时许，刑事小组召来市场区的头头吴纽和时代钟表修理店老板吴达汉和濼地村长哥礼貌做证人，在罢工工人中间搜查武器。搜查结果，不仅没有发现什么武器，连指甲刀也没有搜到。只是在一个人身上搜去一份名单，于是，他们就把那个人抓走了。

百般阻挠

早上六时半，有人高喊：“准备出发！”于是，队伍排成两行。这时，寺庙的北门外已经站满了警察和士兵。队伍从西面的一条小道向外走去，与一队前来阻拦的宪兵相遇。在庙门的出口处，刑事警官、军官和镇长

都站在那里。镇长向工人们讲了一通话，大意仍不外乎要大家返回老家去，他将负责向上级反映工人们的困难。至于能否解决，他概不负责。他表示，工人们还可以派出代表前来交涉。

誓死向前，决不后退

罢工工人回答说，代表已经派出一个多月了，至今未见结果。工人们被缅甸石油公司赶了出来，现在已无家可归。他们没有饭吃，没有钱用，与其回去饿死，不如现在死在路上。所以，他们决不后退。

一名警察侮辱了旗帜

正当双方对话时，军官和刑事警官没有脱鞋就闯进了庙宇，引起和尚们的强烈不满。警察立即把走在队伍前的领队和打旗的四个人抓了起来。有一个警察的随从还竟然将大旗卷起，把一只破鞋顶在旗杆顶上。

尽管镇长掏出了手枪，军警们也举起上着刺刀的步枪，对工人们进行恫吓，但是谁也无法阻止罢工工人的前进步伐。人们高喊着：“冲啊！”，一下子冲了上来。刑事警察、军官、镇长只得向后撤。

用马队进行冲击

随后，军官们便命令马队冲了上来。当两匹马疯狂地奔驰过来时，工人们毫不退缩，把生死置之度外，迎着奔来的马匹继续向前。马被人群吓住了，后腿一屈卧

倒在地。

挥着木棍毒打

军警们挥着木棍对走在前头的工人劈头盖脸地乱打过来。工人们有的被打伤，有的被打倒在地。但是，工人们还是竭力忍耐，没有还手。队伍停止了前进。在一旁围观的群众对军警这种野蛮的行为忍无可忍，有的人便向军警扔石块。一些军官被石块击中受了伤。

被马匹践踏的群众

一名警察驱马向工人队伍冲来，人们齐声高喊：“打呀，打这婊子养的！”这时，一个有见识的军官赶忙把警察召了回去。刑事警官把杂在群众中的经纪人哥包觉和包工头哥巴鲁抓了起来。原因不详。一名军官和警察骑着马飞快地朝县长那边跑去。罢工工人这时既不前进一步也不后退，依旧停在原地。军官和警察从县长那里返回后，向刑事警察嘀咕了几句。

根据从战上传来的消息，我们在地图上寻找罢工工人的进军路线。我们已经和罢工工人完全同呼吸共命运，休戚相关，紧密地连在一起了。当听到他们遭到马队的践踏和警棍的毒打时，我们感到无比的气愤，同时也十分钦佩罢工工人的严明纪律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尽管政府当局耍弄一切花招企图阻止罢工工人的前进步伐，但都未能得逞。最后，他们只好罢手。罢工工人的队伍又胜利前进了。当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大家都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为他们感到自豪。

二十 初恋的牺牲

十二月十三日。

我感到头晕目眩，疲惫不堪。

紧张的工作已经整整持续两天了。我和其他同志昨天一起准备了仰光各校代表会和全国学联执委会，准备了今晚将要举行的大学生集会。我们一块儿印发请帖，书写传单，去报社发消息，到学生宿舍张贴用红墨水写的醒目标语。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哥巴罕和哥巴瑞被捕了，我们绝不能再忍耐下去了！”

“有胆量的同学们到学生会门前集合！”

“无畏的同学们，是显示力量的时刻了！”

“同学们，是好汉站出来！”

“绝不作胆小鬼！”

“打倒帝国主义！”

大家不停手地为晚上的会议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当任务完成时，都感到精疲力尽了。我更加感到头昏脑涨，劳累异常。为了消除疲劳，我约哥埃内到茵雅湖边去散步乘凉。我们俩沿着大学校长路向授衔礼堂走去。授衔礼堂看上去根本不像个与文化教育有关的建筑物，倒像个大城堡。不知道这是不是为了说明它希望那些接受学衔的人，为英国资本家建造永久统治缅甸的城堡？

“喂！埃内，你看这个礼堂多么坚固，像不像个城堡？瞧！要是在那个地方砌起女儿墙该多好呀！”

“我说不清它表明什么意思。依我看倒像个反扣着的大木箱子，难看死了！”

我们到了湖边，然后向左转，沿着湖岸继续走去。茵雅湖水碧绿清澈，泛着涟漪。夕阳的余辉洒在湖心小岛的树枝上，闪烁着黄灿灿的光芒。

在金色夕阳的映照下，绿波粼粼的湖面飘荡着一艘艘白色的游艇，犹如粉蝶在花丛中上下翻飞，翩翩起舞。浩瀚无际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显得格外湛蓝清澈。此时，我的眼睛顿觉明亮起来。脑子也非常清醒了。仿佛茵雅湖水把我的疲劳一下子冲进了那翻滚的浪花之中。轻掠在湖面的微风也好像把我为正义事业流出的汗水擦抹得一千二净。

我们俩伸开双腿，坐在湖边绿油油的草地上，一边乘凉，一边欣赏着茵雅湖的秀丽景色。

我们沉默了很久，谁也没有说话。

这时，几个穿戴华丽的妇女和一个男人从鲁辛楼那边向我们这里走来。远远望去，觉得这几个人身影都很熟悉。等她们走近一看，原来是温妮一伙人！有杜泰基、温妮、温妮妹妹梅西和一个素不相识的男子。那男子趾高气扬，神气活现，头发梳得溜光，简直像个电影明星！

“喂！埃内，这些人我认识。等一会儿，我给你介绍一下。”

“是些什么人？我不想认识她们。你自己去和她们打招呼吧。我在这里等你。”

我站起身来，向杜泰基她们走去。

“大婶，你们好呀！温妮、梅西你们也都好吧？”

杜泰基看了我一眼，露出又惊又喜的神色。

“哎呀，是貌丁吞呀！你可把大婶想坏了！快说，这么多日子怎么一次也没有到我家来？”

温妮、梅西和那位“老兄”只是看着我，谁也没有说话。

“大婶，我没有功夫呀！油田罢工工人进军仰光，被政府阻在半路上。两万多农民也正准备向仰光进发。我们学生领导人又

被政府当局逮捕了。所以……”

杜泰基朝她女儿和那位“老兄”含蓄地微微一笑。

“今晚我们大学生要举行抗议集会。”

温妮和那位“老兄”相互会意地笑了笑。我觉得她们好像是在嘲笑我们的斗争。

“貌丁吞，罢工的石油工人为什么要到仰光来？你就是怪罪大婶，大婶也得说。是不是这些工人在瞎闹哇？”

对温妮和那位“老兄”的嘲笑，我还能强忍下去。但大婶这样说话实在叫人难以忍受。我生气地说：“您怎么能这样说话呢？这还不是那些资本家胡作非为引起的！”

我义正词严地反驳了杜泰基的话。那位“老兄”和温妮小声嘀咕了几句，说了声“请原谅！”，俩人便径直向前走了。过去，我曾决定和温妮建立恋爱关系。而现在，她竟然在我的面前和另一个男子亲亲热热，这简直是在向我示威。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愤怒地朝她们瞪了一眼，没有继续回答杜泰基的问话。其实，我也记不清刚才她都问了些什么。杜泰基看出我的失态。她向温妮她们的后影撇了撇嘴，又向小女儿梅西看了一眼，做出一副要讲些什么而又怕小女儿听见的样子。机灵的梅西会意地向湖边跑去。这时，杜泰基才对我说：

“貌丁吞，你知道吗？我们全家只有大婶一个人是向着你的。温妮说，她不喜欢你搞政治。你就别搞了，行不行？”

我一听，不由得勃然大怒：

“她不喜欢，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是非搞政治不可的。她喜欢干什么就去干什么好了。我愿意干啥就干啥，谁也管不着！”

说完，我双目怒视着正在向前走去的温妮他们俩人的背影。看样子，杜泰基并没有料到我会这样顶撞她。但她毕竟老于世故，知道再继续讲下去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不知道她是要转移话题，还是要故意来刺激我，她又说：

“噢！我忘了。刚才，应该向你介绍一下。跟我们一起来的那个小伙子名叫貌昂梭，是个税务官，和我们全家很要好。他邀请温妮她们去看六点半那场电影。”

在这种事情上，杜泰基还是很老练的。她懂得应该拨动哪一根弦。如果她这时公开反对我的政治主张，那我就会像弹簧一样，立刻跳了起来。所以，她拿出了貌昂梭这个对立面来，好像在用鞭子抽打我。这使我产生了不甘心失败而非要去拉那辆破车的念头。一想起在爱情的角逐中，税务官竟然要把我击败，我就像一个战败者一样垂头丧气，抬不起头来。

“好，貌丁吞，我们走了。有时间到我家来玩吧。工作再忙，也该抽空来一趟呀！对不对？”

这时，我解嘲地笑着说：

“好，我一定去。对了，以后我还得去您家为罢工者募捐呢！哈！哈！”

杜泰基走后，我又回到哥埃内身旁坐了下来。夕阳的余辉已经消失，微风吹皱了一湖绿水。哥埃内调皮地看了我一眼，说：

“你们是什么关系呀？”

“简直是一块政治上的绊脚石！”我牢骚满腹地回答说。

“你把话说清楚点。”

“跟那位‘老兄’一块走的那个……是我的女朋友。”

“哎呀！糟糕！现在她又跟别人跑了。”

“你听我说，同她虽然有关系，可关系还没肯定下来。只不过是一个拴了活扣的对象罢了。刚才，她母亲说，她女儿不喜欢我搞政治，我才不吃她这一套呢！反正我还是要搞政治的。就连爹妈反对我，我都没听，难道我会听她的？！”

“对！我支持你。早晚把那个活扣解开，跟那个娘们儿一刀两断算了！”

“是啊，任何私人的情感都不能阻拦我去参加政治斗争。”

“好。起来，咱们走吧。还有一个钟头就要开会了。先到我房间去冲个澡，再去吃饭，怎么样？”

路上，我们默然地走着，谁也没有再讲话。可我心里却感到非常振奋。因为，现在我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为了伟大的斗争，我把自己的情人都抛弃了。

“斗争一定胜利！
我们是缅甸的主人！
打倒帝国主义政府！”

大学学生会礼堂里挤满了情绪激昂的男女学生。由于礼堂内座位已坐满，许多男生坐在窗台上，也有的堵在门口站着，还有的干脆就呆在礼堂的外边。

在来宾中，除了大律师吴觉敏和德钦努、德钦拉佩、哥登佩等人外，还有中央僧伽会的僧侣。

学生会副主席哥拉瑞担任大会主席，秘书长哥埃觉任司仪。

在会议开始前，应主席的邀请，吴觉敏和哥登佩作了有关人民自由受到限制情况的演讲。

我早已听说过吴觉敏是如何放弃法官职位毅然参加政治斗争的情况，以及他在印缅分治前，担任印度制宪议会议员的情况，还有他如何不满意巴莫的所作所为，与迪多吴巴雀一起退出政府，为国家的独立而斗争，参加一九三六年学生大罢课的情况等等。像吴觉敏这样的知名人士前来参加会议，支持我们学生的斗争，真使人受到莫大的鼓舞。

吴觉敏作完报告后，我朝坐在主席台左侧的女生们仔细地审视了一番，没有看见玛敏妩。在大会以前，我特意给她写了信，邀请她来参加大会。她为什么没有来呢？我心里很不满意。

接着，摩登和尚哥登佩发表演讲。

开始，他讲了一些学生和工农之间的关系问题。后来讲到由于教育制度腐败而造成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他列举了大量数字

说明是决定这个教育制度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使工农处于贫困的境地。工人、农民和学生要获得解放，就要打倒共同的敌人——英国资本主义制度。

大会主席哥拉瑞也发表了演讲。以前，我从没有见过哥拉瑞登台演讲，他不常发表演说。听了他的讲话，使我惊讶不已。他声音宏亮，感情丰富，用词也很漂亮。学生们对哥拉瑞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

大会结束以后，不少学生仍然迟迟不肯离去。他们这儿一群，那儿一伙，在热烈地讨论着。另一些人则高呼着口号回宿舍去了。

在参加大会的女生中，有一名是预科班的玛拉丹。她是我和玛敏妩的好朋友。当女同学们在楼口等候出门的时候，她走过来，给了我一封信。

我打开信一看，里边夹了五元钱。信里写道：

小吞：

因为功课实在紧张，我不能参加今天的大会了，请原谅。我虽不能去参加大会，但心里还是很惦记这件事的。为此，随信送上五元钱，捐作基金用吧！

敏 姐

玛敏妩没有来开会，但她捐了五元钱，还算勉强说得过去。为此，我的心稍微得到一些宽慰。但在这样的时刻，还强调什么功课紧张，实在令人失望。我觉得她不是我期望的那种勇于牺牲个人一切的人。

二十一 穿土布上衣的姑娘

斗争在逐步高涨，越来越广泛深入，波及到社会的各个阶层。它如同上涨的潮水，波涛翻滚，一浪高过一浪。

已经兴起的工人运动扩展到农民中间。工农的斗争又波及到学生界。今天集会的规模比昨天大，明天的集会又将比今天更有气势。今天，在仰光、曼德勒举行了抗议示威，明天，很快就会遍及到中小城镇和农村。

群众纷纷谴责马圭县长马勒伍德阻挠石油工人进军的罪行，一致要求废除第二十七号法令第七款，要求释放根据一〇七号法令被捕的学生领导人哥巴罕和哥巴瑞。

十二月十三日，在大学学生会礼堂举行集会时，来自校内外的参加者把礼堂挤得水泄不通。十四日，在大金塔岗西北角又举行了各校学生集会，气氛更加热烈。参加大会的不仅有大学的男女学生，谬马中学、勃生堂市立师范学校、南摩陀市立高中、圣约翰中学等学校的学生也都赶来参加。此外，我缅人协会的德钦党人、公务员和许多僧侣也参加了这次大会。整个会议和会场附近的佛亭里都挤满了人。

像这样的集会在缅甸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就连阿瓦这样的小镇，也举行了有三千人参加的抗议集会。阿摩罗补罗举行了有五百僧侣和九千群众参加的抗议集会。在良吴，参加抗议集会的僧侣竟超过了五千人。

“团结一致，国家才能强盛！”“一个倒下了，一个再跟上！”“斗争一定要胜利！”“我们是缅甸的主人！”“火炬！火炬！燃烧！燃烧！”“起来！起来！斗争！斗争！”“巴莫博

士罪该万死！”“打倒资产阶级政府！”这些高昂的口号震撼着大地，响彻云霄。

到十二月十五日，我们学生的抗议行动又升高一级。这天，我们不顾当局的第一四四号法令，举行了示威游行。三千多名学生在谬马学校校园内集合后，四人一排，二十人一伍，由队长带领，秩序井然地沿着戈登路前进。没过多久，天下起雨来。示威的学生没有因下雨而受到任何影响，仍然高呼口号冒雨前进。鲜红的镰刀锤子旗高高地飘扬在队伍的前头。那天，哥吞新、哥基貌、哥昂觉三个人争当旗手。经过抓阄，结果哥基貌得到旗手的任务。哥昂觉和哥吞新跟在旗手后面，带领大家呼喊口号。哥泰绵协助哥基貌执旗。

示威学生沿着戈登路来到高麦辛那路和蒙哥马利路。三千多人的队伍走起来，真是浩浩荡荡，一眼望不到头。

我是一个管二十人的小队长，不断带领大家高呼“火炬！火炬！燃烧！燃烧！”“起来！起来！斗争！斗争！”“打倒资产阶级政府！”等口号。我不时走出行列，伸长脖子望望这长蛇一样的示威队伍。

街道的两旁挤满了人群，有印侨，有缅甸人，还有华侨。他们在为我们助威。

游行队伍到了勃生堂雷甘花园后就解散了。当我正要搭车返校时，不料，同杜组和玛钦娣不期而遇。她们母女俩是到伊乔路口看游行示威的，看着看着就随着人群来到了雷甘花园。原来考虑今天的示威可能风险比较大，所以，没让女同学参加。但我认为这是个错误，是男女不平等的一种表现。

杜组笑着向我打了招呼，我向她们母女走去。玛钦娣身穿曼德勒产的白棕两色小方格绸料筒裙和黄色汉沙土布上衣。胸前别着油田罢工基金纪念章。

杜组咧着嘴笑着问我：

“貌……你叫貌什么来着？”

“婶婶，我叫貌丁吞。”

“对，貌丁吞，你说说，你们不让女学生参加示威，这公平吗？”

“婶婶，我也不同意这样做。有些人总是担心什么女孩子身体弱，就把她们全都留在学校。下次，我一定提意见……”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散队回校的学生不时地来回碰撞着我。我只好向杜纽跟前靠近一些。杜纽扶着女儿的肩膀。玛钦娣虽然还很年轻，但身量和母亲却不相上下。

人群已经疏散了。杜纽问我：

“貌丁吞，跟我们回家去吧！你也累了，走，到我们家歇歇去。顺便喝点咖啡什么的。”

当杜纽向我发出邀请时，玛钦娣看了我一眼。我感到她的目光中闪烁着对我无比敬重的光芒。我仔细打量她时，她却垂下眼帘，紧紧搂着母亲的腰。

我感到有些不好意思，装做找个什么人似地东张西望着。

“婶婶，我不去了。我还有事找哥埃觉呢。”

“是不是你们那位秘书长貌埃觉呀？哈哈！象他那样的矮个子，在人群里怎么能找得着呢！”

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玛钦娣推着母亲，催着要回家。

“好，你如果真有事就算了。那我们就先走了！”

“好吧，婶婶。”

玛钦娣用天真纯朴的目光看了我一眼，表示告辞。这使我自己刚才的失态，感到有些羞愧。

我向四周看了看，根本没有哥埃觉的人影。这个矮个子难道真象杜纽说的那样被人海淹没了吗？

在我四处寻找哥埃觉的时候，坐在一辆汽车上的哥拉瑞把我

叫住了。他递给我一张纸条子，并对我说：

“你把这份声明拿去油印一下，然后送到各个报馆去。这就是你今天的任务。”

纸条上写的是给各地学生的指示。号召各地学生立即举行罢课，抗议逮捕学生领导人。我个人认为，罢课对统治当局不会有什么大的触动。从长远看，学生也不能总罢课。对统治当局最好的斗争形式就是像我们今天做的这样，去和它的禁令唱对台戏。

哥拉瑞的指示中有这样一点：

“全国学生于十二月十九日进行反政府的大示威。如果这个指示不能及时传到各地，那就改期进行抗议政府的法令活动。有的地区如果进行与当前形势有关的其他斗争，也应当尽快结束，全力以赴投入到反政府的示威中去。”

晚上，我拿着这个指示来到了学生会的办公楼。

夜空茫茫，漆黑一团。楼底层理发室里已是黑洞洞的一片，只有餐厅里还闪着灯光。楼上的办公室也只有一个房间里亮着灯。看样子，学生会的领导人还都没有回来。一楼黑沉沉的，不知道看楼的吴甘登在不在。

我喊了一声“吴甘登”，立刻有人应声。随着声音电灯也亮了。吴甘登微笑着出现在我的面前。

“吴甘登，您开着灯呆着多好呀！”

“那不是白白浪费电吗？”

我打心眼里佩服吴甘登。他真像一个守护神一样，看守着大楼，不让它有任何损失。

“我有些东西要印。”

“这里的工作人员都不在。今天反政府示威搞得怎么样？成功不成功？”

“当然成功啦！成绩还不小呢！”

“政府没干涉吗？”吴甘登担心地问。

“我们的力量很大，它不敢再捣乱了。”

“太好了！我真替你们担心，一直在等着你们的消息。”

我向吴甘登介绍了一遍今天举行反政府示威的情景。吴甘登买来了一杯清凉饮料请我喝。

我喝着清凉饮料，吴甘登忧心重重地说：

“巴莫博士嘴上说得好听，心里可比谁都坏呀！”

“嗯！”

“听说他不仅不答应工人的要求，还把哥巴罕、哥巴瑞抓了起来。”

“你听过他演讲吗？”

“当然听过。凡是学生会举办的演讲，我从来没有漏过。我记不清了，印缅冲突时，他在这儿讲过什么来着？”

就这样，我们从巴莫博士谈到联合政府和那些支持联合政府议员的情况。从玛拉基提出控告，要国会官员吴妙登付给她赡养费一事谈到吴吞盛控告支持联合政府的议员吴漆佩拐走他老婆的丑闻。

我和吴甘登正聊得起劲，学生会领导人三三俩俩地回来了。二楼的学生会主席和秘书长的办公室，灯也都亮了起来。人们又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为明天的斗争进行着紧张的准备。

当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完成时，已经是万籁俱寂的深夜了。我没有回甘马育住所，哥吞新和哥昂觉也没有回学生宿舍。我们三人来到礼堂，把两张靠背长椅对着一放，用几本书当枕头，盖上筒裙倒头就睡。

我迷迷糊糊正要入睡，哥吞新对我说：

“哥丁吞，你看报纸了吗？我已经好几天没看了。”

“当然看了。听说石油工人抵达新榜卫之前，又有二十名领导人被捕了。连同原先被捕的，已经有三十九名领导人被投进了监狱。”

哥昂觉打了一声舌响，说：

“这都是马勒伍德这个狗崽子干的好事。他们无耻地吹嘘英国法律如何如何好。现在，马勒伍德又在马圭县以县长的名义颁布了什么一四四号法令，妄图阻挠石油工人的进军。”

哥昂觉正在气冲冲地说话时，哥吞新打断了他的话，插嘴说：

“你还是讲讲国际新闻吧！”

哥吞新最近忙得团团转，无暇看报。我只好为他做点好事了。

“你们听到过在巴勒斯坦地区英国人和阿拉伯人打仗的消息吗？阿拉伯人真是好样的。他们用大刀去抗击手持洋枪的英国人。”

哥吞新听了异常兴奋，几乎要跳了起来。

“这才是好样的。我们也要这样干！”

“还有一件事你听说了吗？”

“什么事？快说吧！”

“听说由于日军侵入到中国的内地，许多中国人逃到了我们缅甸境内。在这些难民中混杂有日本特务。在八莫、密支那、腊戍一带，日本特务多得很。报上还说，由于运往中国的武器是经由仰光港转运，日本派来了一艘军舰在海面上进行监视。”说到这里，我疲乏地打了一个哈欠。

哥吞新知趣地对我说：

“好了。哥丁吞，你累了，快睡吧。哥昂觉大概都已经在做梦了。”

看样子，哥昂觉似乎已经真的进入了梦乡。在我们讲话时，他一直没有搭腔。我疲乏极了。很想睡一觉休息一下，但怎么也睡不着。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哥吞新，如果英国人和日本人真打起来，咱们应该怎么办

呢？”

“我们要坐收渔翁之利。但不管怎么说，当前，英国还是我们面临的直接敌人。日本还不是。”

说到这儿，哥吞新不言语了。我也就不再问了。

这时，从大学工人住宅区传来了鸡叫声。“为什么？”“怎么办？”等一长串的问题仍在我的头脑中继续翻腾着。不知什么时候，我也朦朦胧胧地睡熟了。

二十二 玛妙米的情意

问题真是成了堆！一个还没有解决，另一个又接着来了。石油工人、学生的问题尚未了结，又出现了新问题。每个问题都是由于对英国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的不满引起的。巴莫上台前，曾许愿分给每个农民五英亩土地。可是，等他上了台，虽然他的缅甸礼帽依然是斜戴着，保持他上台以前的风度，但他许下的诺言却迟迟不能兑现。就连减租减息一事也没办到。反而对提出这些措施的我缅人协会实行镇压。制宪议会议员吴巴迎（奥波镇人）散发了我缅人协会关于农民问题的声明，联合政府就根据第一〇七号法令对他进行起诉。我缅人协会召开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兴实塔札伦地区为了选派代表，成立了札伦地区农民协会。在召开大会时，同样遭到联合政府的禁止。

勃固市的商贩要求减收税款。当地官员只答应减收百分之二十。商贩们不满，于是发生了骚动。印缅冲突以后，在仰光市东区，新开辟了一个缅甸人经营的夜市。市政当局准备征税，引起人们普遍不满。他们纷纷指责政府要把刚刚破土的幼芽毁掉，而去保护印侨经营的夜市。中央纳税人协会抗议市政当局任命印度

人拉菲为月薪一千二百元的顾问。并说这完全是因为联合政府是靠印度人的选票才上台的，所以，才把这个肥缺给了印度人。

在瑞波县，政府当局根据第一〇七号法令逮捕了玛甘达拉瓦底修女（又名玛埃钦）。其罪名是她给当地农民纹身，说是可以刀枪不入。老百姓对政府的这些倒行逆施非常气愤。他们嘲笑说：“这不是像耳朵痒痒去擦鼻涕一样的胡来吗？”

于是，以石油工人罢工开始的缅历一三〇〇年的斗争，已经发展成为缅甸各阶层人民参加的运动了。

各大中小城镇的学生一致罢课，纷纷举行集会，抗议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政府，反对他们用以镇压人民的反动法令。

参加集会的各种组织、群众团体非常齐全和广泛。比如，参加瓦溪玛抗议集会的有：青年僧侣协会、商贩协会、市政人员协会、五花党、海员工会、慈善会、修行团体、卷烟作坊协会、青年妇女会、消防队、童子军组织和学生会等。

在斗争进程中，只要政府当局一镇压，就会引起广泛的反抗。一旦取得胜利，马上又会形成普天同庆的局面。经过斗争，曼德勒当局被迫取消了第二十四号法令第七款。为了庆祝胜利，两千僧侣和五千群众敲锣打鼓举行了游行。队伍一直走到泽秋市场才解散。无论是取得了象大学学生会财务哥登昂等人交保释放那样微小的胜利，还是由于大家围困监狱，取得了政府被迫释放许多关押者这样重大的胜利，群众都要举行庆祝大会。

为了庆祝十二月十五日示威游行的胜利，我们又在大学学生会礼堂召开庆祝会。“反动条例完蛋喽！”“斗争胜利啦！”“资产阶级政府必败！”“起来！起来！斗争！斗争！”的口号响彻了整个大学区。

大会开始后，大会执行主席、学生会副主席哥拉瑞首先致词。他对男女同学并肩战斗，显示了自己团结一致的力量表示由衷的高兴。哥拉瑞讲完话以后，大会邀请来给学生出谋划策的人

发表讲话。

第一个讲话的是摩登和尚哥登佩。他说：“同志们，你们为了国家和民族，抱着誓死如归的决心，冒着生命危险去进行斗争，取得了胜利。我向你们表示祝贺！”哥登佩对大家团结一致，有组织有纪律的斗争，迫使敌人妄图煽动情绪，制造争端的阴谋破产，表示钦佩。他还说：“联合政府为什么不愿意让工人、农民来仰光反映他们的痛苦呢？因为英国资本家害怕暴露他们剥削缅甸人民的肮脏勾当。所以，那些县长、警官应英国资本家的要求，发布了第一四四号法令。同志们正在干着英国资本家不喜欢的事情，成功地摧毁了英国资本家的第一四四号法令。现在，这条法令已经不复存在了！”

与会者对哥登佩的讲话，抱以长时间的热烈的掌声。这掌声实际上也是在庆祝我们的胜利。

哥登佩还指出，真正的敌人就是英国资本家。我们必须把他们从缅甸的土地上赶走。他说：“联合政府只不过是英国资本家的工具。巴莫博士用大刀作为标记，说这是表示权力，要用这把权力的刀去砍杀敌人。其实，这不过是吹嘘和标榜自己而已。现在，这把刀落到了英国人手中。他们正用它来砍杀我国的工人和农民。我们憎恨手握刀把的英国人。一定要把刀从他们手中夺过来，把它扔到水里去！”

哥登佩讲完后，德钦努走上讲台发言。

“今天晚上，我站在这里，感到从未有过的遗憾。过去，我和大家一起站在这里发誓要去和英国人拼命。现在，我已不是学生了。我再没有资格取得这种荣誉。在我们的国家里，惊天动地的一声巨响已经发生有整整五十年了。过去，由于我们缅甸人觉悟低，没有听到这声巨响。国家的统治者们沉溺于贪得无厌之中，他们也没有听到这声巨响。发出这声巨响的不是别人，正是全国的工人和农民。现在，他们又喊出：是英国资本家的压榨，

使缅甸人民贫穷落后，饥寒交迫。许多人受到疾病的折磨。有的人甚至骨肉分离，无处安身。公正无私全心全意为了民族斗争的学生们已经听到了这个呼声，他们将用斗争的实际行动去满足工农劳苦大众的心愿。”

他们讲完以后，哥拉瑞向联合政府提出了最后通牒。在十二月十九日下午四时前，政府必须答应学生提出的要求，否则，将要采取比十五日更激烈的行动。

比十五日更激烈的行动是什么呢？国家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我却已经知晓了。这个行动计划是在十六日夜里十一时，在大学图书馆举行的秘密会议上决定的。大学学生会委员、全缅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一些学生干部参加了那次会议。外界人士只有哥登佩和加尔各答大学的哥拉佩在与会者的一致同意下才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内容要求严格保密，严禁会议参加者走漏风声。会上决定组织学生包围政府大楼——秘书厅，并进行示威游行。

秘书厅是帝国主义统治缅甸机构的中心，也是联合政府的心脏。我们围困它的目的就是要使其行政机构陷于瘫痪，迫使他们答应我们的条件。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学生去攻打帝国主义资本家的中心堡垒。

我们对作出的决定是严守机密的，就连参加会议的人之间，在外面也从不谈及此事。

作出决定的时间是十六日夜里十一时，行动的时间是二十日清晨。在十六日至二十日之间，还有件事必须交待清楚。在革命斗争高潮期间，有深远影响和意义的事件层出不穷。但是，正像有真的存在就必定同时有假的存在一样，本来影响和意义都不大的事，有时也被人们吹嘘得神乎其神。

请读者原谅，现在，我想把咖咙吴苏所领导的“象征性”的反英示威作一披露。

当我们学生和德钦党进行反英示威的时刻，吴苏在一旁也呆不住了。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想取代巴莫博士的人。

为了把全国的注意力吸引到他的身上来，他也不得不故作姿态。

吴苏，就是那位沙耶瓦底的吴苏。人称沙耶瓦底咖咙吴苏。爱国党的党魁、下议院议员、仰光市议员、太阳报社总编辑、头衔满天飞的吴苏。他于十九日下午三时也搞了一个戏剧性的反英示威。

学生会领导人派我去了解情况，然后回来向他们汇报。

下午三时，我来到大金塔塔基东南角的吴巴意佛亭。主持这次集会的人除吴苏外，还有爱国党党员吴巴翁和吴恩、曼德勒太阳报编辑吴吞迎、缅甸电影公司吴貌貌和一个名叫摩诃瑞的勇敢报编辑吴巴新等。

这里，我想把摩诃瑞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一下。我对这个人不太了解。哥昂觉跟他很熟。我们青年人大都多少看过他的作品。受过他写的那些激发民族感情作品的吸引和影响。当时，我很崇拜他。可是，现在的我和过去已经大不相同了。红龙出版社出版的共产主义书籍和哥巴罕、哥巴瑞等学生领导人的演讲，已经使我对共产主义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时，我对摩诃瑞激发民族主义的作品虽然还很欣赏，但我对他的基本主张已经不那么喜欢了。我看到了他的主张的弱点。他主张依靠一两个英雄人物进行暗杀活动来争取民族独立。这就是以少数人的活动来取代人民群众的斗争，靠搞“宫廷政变”取得独立。在摩诃瑞的眼里，少数人可以决定一切。人民群众只不过是旁观者，是鼓掌助兴的人。他不相信工农革命力量，也就是反对工农起来进行斗争。他的这些主张对哥昂觉的影响很大。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得哥昂觉摆脱了他的错误影响。摩诃瑞曾建议哥昂觉在开展斗争时，不要依靠群众，只靠少数人进行秘密工作就行了。他想方设法使哥

昂觉从群众组织中分离出去。此外，他还以“奈杜林”的笔名写过反对共产主义的文章。

我虽然对摩诃瑞有过这些了解，但不知是谁用什么办法使他今天居然前来参加吴苏的反英集会。是不是警察总监吴貌基把他请来的呢？摩诃瑞对吴貌基非常佩服，认为他是自己的政治导师。但仔细想想，这种理由也很难成立。因为吴貌基和吴苏又不是一伙的。摩诃瑞比较朴实，不像吴苏那样野心勃勃。

我心里这样想着，又向会场四周环视了一下。会场里，僧侣、群众挤得满满的。可以看出，此时此刻，不管用什么方式开展反英斗争，是都会得到群众支持的。

吴苏一伙贴出的标语口号也是很能吸引人的。

“用生命换取国家的独立！”

“不要胆小鬼！”

“勇士们站出来吧！”

“光复缅甸的事业一定胜利！”

“我们已经开始了反英斗争！”

“如果把我们投入监狱就是我们的胜利！”

“粉碎政府的迫害！”

“胆小鬼们见鬼去吧！”

“拿出缅甸人的胆量来！”

旁观的群众看着这些标语口号似乎还不满意。他们喊出了“我们是缅甸的主人！”“火炬！火炬！燃烧！燃烧！”“起来！起来！罢工！罢工！”等口号。这震天动地的口号声在大金塔的上空久久回响。

我想，吴苏是不会喜欢“我们是缅甸的主人”这句口号的。在他们的口号中，还有“光复缅甸的事业一定胜利”这一条写得很特别。他是尽量避开“完全独立”“打倒帝国主义”这样的字眼，用一些古怪晦涩的提法来偷梁换柱。

在离会场不远的地方，有警察来回走动。还有一些警察呆在租来的公共汽车上待命。那些穿便衣的警探则混在人群中进行监视。

吴苏一群人站在用红色墨水写的“我们反对政府当局”的横幅标语下面。会议开始后，吴巴翁首先讲话。他主张用非暴力手段开展斗争。要加强组织纪律，以避免政府的特务们制造流血事件。随后，他宣布推举吴苏为领导人。并强调一定要一丝不苟地按照吴苏的指示开展示威活动。

吴巴翁讲完后，便示意吴苏作指示。吴苏俨然一付咖咙军大将军模样，昂首挺胸，气度不凡。他不象巴莫博士把缅甸礼貌歪戴在头上。他有他自己的风度。他身穿土红色绸上衣和曼谷绸筒裙。在装怀表的上衣口袋里，露着一块做装饰用的手帕。

吴苏开始讲话了。他说，他已经不能满足于用嘴讲和用手写这种斗争方式了。他要亲自上第一线来显示他的胆量。他刚刚讲了两句，参加大会的群众就喊起了“缅甸人是好汉”的口号。因为不是喊“咖咙吴苏是好汉”，所以，吴苏的脸上露出了一副不快的神态。他接着说：“有些和尚也要参加反英斗争。我叫他们先等一等。因为局势还没有发展到需要和尚来参加的地步。”我听到这话感到有点奇怪。是哪些和尚想参加呢？为了显示力量，请他们参加进来不是更好吗？吴苏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现在，我还在考虑，示威斗争的形势是否符合缅甸国情。看来，只有用和平的手段，忍耐的方法才能取得斗争的胜利。因此，我怀疑目前这样的反英示威能否取得胜利。在印缅冲突发生后，政府当局曾拨款一万元作为印度侨民回国的路费。为了使缅甸全国、英国议会、乃至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原来准备在柔美里剧场举行抗议集会，因为政府没有批准，只得取消了。”

工人、农民和学生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反帝斗争，吴苏却在这里大谈特谈印缅冲突的事情，这使我非常反感。吴苏以为，只

有煽起印缅民族之间互相仇恨的情绪，才能笼络人心，骗取信任。他本人就是靠高喊“印度人挑起铜锅滚回印度去”的口号而飞黄腾达的。

吴苏说：“我和勃生的朋友商议在勃生地区开展反英斗争。朋友们都说，还是在曼德勒搞比较好。等到我和曼德勒的朋友一商量，他们又担心在曼德勒搞反英斗争会发生流血事件，叫我不要到曼德勒去搞。现在的政府很愚蠢，如果头脑聪明一点儿，他们就会对从马圭向仰光进军来的石油工人和从乌关来的农民们说：‘你们要到仰光来吗？来朝拜大金塔吧！我们不能管你们的饭，水总还是可以给的。’如果这样一说，工人、农民们肯定就不想来了……”

一些人在笑咪咪听着，而我却十分气愤。吴苏竟然如此鄙视工人农民的斗争。他不仅不敦促联合政府答应工农的要求，反而为那个不聪明的联合政府出谋划策，要它学得乖一些，让他们去嘲笑工农，愚弄群众。

吴苏还说：“我已请求过僧侣们不要跟着我们一起干。我也不想动员一般的平民都来参加我们的行动。我们去示威游行时，只有能够忍受他们的石块和木棒的毒打，忍受步枪的射击，才能取得胜利。如果缺乏这样的忍耐心，就请你不要参加游行。我们这次游行队伍有二十五个人参加就足够了。有二十五个人来反对压迫人的法令就足够了。”

吴苏的这一番话很清楚地表明，他需要的只是二十五个人。广大人民群众只要在一旁鼓掌助威就行了。他的这种示威好像是在演一出“好戏”，人民群众只是看戏的观众。在这一点上，摩诃瑞和吴苏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现在，我才理解摩诃瑞和吴苏为什么会在这次集会上结合在一起。

每个应邀出席集会的领导人都有五分钟讲话的机会，摩诃瑞也讲了话。

吴苏向与会者介绍了摩诃瑞，他说：

“如果说这一位的名字，你们可能不太熟悉。如果说这就是作家摩诃瑞，大家就都知道了。他是一位有胆量的人。他认为不能滥用法律，如果谁要滥用法律，他就对谁进行不懈的斗争。”

到会群众鼓起掌来。摩诃瑞向大家摆手致意，请大家安静下来。他说：

“我参加示威并不是想得到大家的掌声，而是因为政府当局滥用法律。第一四四号法令只有在两个民族或者两个集团之间发生冲突时才能颁布执行。而目前，在仰光根本没有发生此类情况。只是由于石油工人和农民的斗争影响了现政府的稳定。政府为了维护统治，居心叵测地颁布了这项法令。对此，我们能低头忍受吗？（回答：不能！不能！）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才豁出去不管是不是会坐牢也来参加这个集会。”

在进行游行示威时，并不像吴苏说的那样只有二十五人参加，而是有五百多人参加。据说这些参加者大多是吴苏组织的成员。

游行队伍排成两行，沿着佛塔路缓缓地向前行进。在队伍前头，高高飘扬的孔雀旗上，又加上了一只咖吡骑着一条蛟龙的图案，旁边有两把大火炬。整个队伍默然无声。游行者手里拿着小旗静静地走着。它和送葬的队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看此情景，我心中很为不满。当队伍行至查古寺时，一些情绪激昂的青年人再也忍耐不住了。他们冲破了领导人的清规戒律，高声喊起口号来。

我一直跟着他们走到登基市场，然后才乘公共汽车回学校。

在大学学生会的办公室里，领导人都在忙碌着。他们有的为明天的游行示威租借公共汽车，有的在写标语，有的在打字，有的在印传单，有的在用电话四处联系解决经费问题。在主席办公室里，我遇到了哥拉瑞。我向他汇报了吴苏的反英示威情况。

他听了笑哈哈地说道：

“他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算是个象征性的示威吧！得了，不去管它了。政府在我们限定的今天下午四时以前还没有答应我们的要求，看来明天我们得大干一场了！”

接着，哥拉瑞打开了政府秘书厅的平面图，对每个出入口放多少人，如何进行封锁等都做了具体安排，就连几个旁门都没有放过。

哥埃觉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本来，他的牙就象长在嘴唇外边似的，现在，他的嘴唇更合不上了。哥埃觉有个特点，不管是哪个季节，都穿着外套。今天，虽然因为东跑西颠，累得上气不接下气，热得汗流浹背，但他仍旧穿着那件外套。

哥埃觉一进门就对哥拉瑞说：

“要尽快想办法为明天参加围困秘书厅的学生供应一顿早餐。也许明天要围困一整天呢！所以，还得解决经费问题。”哥拉瑞抬起了头，额头上的汗珠也像他的眼镜一样，闪闪发着亮光。他稍微思索了一下说：

“嗯，没关系！我叫哥登佩去想办法。”

哥埃觉坐下来，说：

“要三、四百元才够用。还不能告诉捐助者这笔钱是干什么用的。”

“是的，我就是准备叫他这样去找钱。”

我忽然想起一个主意来，于是我说：

“哥拉瑞，我认识一个女施主。我想，在这种时刻，向她去募捐，肯定能成。”

哥拉瑞和哥埃觉笑嘻嘻地望着我，也不知是耻笑我用了“女施主”这个词儿呢，还是猜疑我和这位女施主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我是不希望领导对我有任何误解的。于是，我赶紧说明：

“是这样的。这位女施主就是在印缅冲突时，我带的那个小

组从印度人那里搭救出来的那个人。她已经三十多岁了。她的男人……”

哥拉瑞哈哈大笑起来。笑声淹没了我的话音。他说：

“用不着解释了。我相信你是个老实人。如果你认为能捐到钱，就劳驾走一趟吧！”

“可是我不知道能捐到多少钱。你也让哥登佩去想想办法吧。也许我能捐到的钱只够补个差额呢！”

“好了。丁吞，你快去吧！不管你能募捐到多少都是好的。”

哥埃觉望着我一个劲地笑着。他什么话也没说。我只好又一次进城了。

坐了一段公共汽车，我觉得有些凉意。这时我才发现，不用说毛衣，连上衣外套也没穿就跑出来了。

下了公共汽车，我来到貌都雷路。也许是由于路旁建筑物里散发出来的热气的缘故，我又觉得有些暖和起来。路灯很明亮，但是，玛妙米家的楼道却很昏暗。我只得摸索着一步一步地往楼上走。

我敲了几下门，没有动静。我又敲了几下，才看见门前的电灯亮起来。但是，仍然没有人来开门。我听到房间里传出了脚步声，好像有人从门缝里在向外窥视，这使我感到很不是滋味。我又敲了几下门，门才吱地一声开了。

出来开门的是一个穿着筒裙的印度穆斯林老人。我第一次来时曾见过他。

“玛妙米在家吗？”我问。

“您有什么事呀？”老人的长相虽像印度人的面孔，但说的却是一口地道的缅甸话。

“我找她有急事！”

“您的名字怎么称呼？”

“丁吞。大学生丁吞。”

这时，房间里的玛妙米可能已经听到我的声音了，马上跑出来，说：

“噢！貌丁吞呀！快进来吧！”

玛妙米看上去好像刚刚洗过澡。她的头发蓬松地披散在肩上。脸上薄薄地擦了一层黄香楝粉。上身穿了一件塔夫绸上衣，纽扣还没有完全扣好。她一边招呼我进屋坐下，一边扣上最后一个纽扣。等我坐好后，玛妙米又用手理了理筒裙，问我道：

“貌丁吞从哪儿来呀？见到你，我真高兴。”

“大姐，我有事找你来了。”

玛妙米坐在我对面的椅子上，问我说：

“有事来找我，我也高兴。好，你说说，你有什么事呀？”

“我们学生所干的事情，你大概已经听说了吧！”

“怎么会没听说呢！我每天都提心吊胆地看报纸，看看你是否也被捕了。”

“明天，我们学生还有个行动，急需用钱，所以，特向你来募捐。关于钱的用途，只能事后再告诉你。”

我看了一下玛妙米的表情，没发现有任何反感和不快的表现。她那擦着一层薄薄的黄香楝粉的面孔，好像是用画笔画的那样秀丽诱人。

“我不管什么学生运动不运动的，也不管政治上谁是谁非，我可以捐一百元，算是我送给你貌丁吞的。至于你拿去干什么用，我一概不管。”

我没有想到玛妙米会一下子捐这么多钱。心里特别高兴。我没讲话，只是微笑着看着她。

“怎么，嫌少吗？需要的话再来拿嘛！”

“大姐，我不是嫌少，实在太感谢你了！”

“哎，咱们之间就甭讲这种客套话了。”

玛妙米站起身来，到里屋去了。我向旁边的房间里望去，只

见吴吞温正躺在床上看书。他的双腿用毛毯裹着。

玛妙米拿来一百元钱交给我。我赶忙说：

“大姐，再见吧！我还有事要去办呢！”

“好。有事你就去办吧。但是，我对你这个小弟弟可有点意见。你怎么一次也不到我这里来玩玩呢？”

她的话使我很感动。的确，我对她太无情了。回想起来，心里真有些内疚。

“请大姐原谅我的失礼。以后，我一定来玩。”我站起身来微笑着对玛妙米说。

“你真会讲话。外面不冷吗？”

“有点儿冷。”

“瞧你，连件毛衣也不穿，外衣也没有带！你等一下。穆沙吉！”

玛妙米一边喊着印度老人的名字，一边站起来。穆沙吉应声来了。玛妙米说：

“你去从先生的衣柜中间那一层拿件毛衣来。”

我赶忙说：

“大姐，算了吧！”

“那怎么行呢！你这样不经心会弄坏自己身体的。你看那边（她指着正躺在床上看书的吴吞温）就是因为不注意，一辈子也动不了啦！他已经没有什么希望了。所以，不管你干什么事都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

我再也没有理由拒绝玛妙米给我的毛衣，只得表示谢意，感谢她如同亲姐姐一般的情谊。

回到学生会办公室，只见哥拉瑞躺在椅子上，枕着书本睡着了。他既没有摘掉眼镜，也没有关上电灯。可能他是想伸伸懒腰休息一下；没想到竟睡着了。我把他叫醒，把一百块钱交给了他。他惊奇地说：

“嘿！你这个家伙，真行呀！明后天我们到城里去募捐时一定要把你带上。”

那天晚上，哥登佩在大金塔财务负责人吴敦那里募到三百元。这样，同学们明天就可以吃上一顿面包夹罐头鱼肉了。

我又到学生会礼堂，把两条长椅并在一起躺下了。玛妙米给我的毛衣很合身，好像是特意给我织的似的。这是件全新的手织毛衣，穿着它睡觉非常暖和。我心中一阵阵泛起了对玛妙米的感激之情。

在朦朦胧胧刚要入睡的时候，哥吞新和另一个人说着话走进来了。他俩并起椅子也打算像我一样睡觉。这下可打扰了我的安宁。我懒得睁眼去看他们。只听那个家伙嘀嘀咕咕地向哥吞新讲述吴佩貌丁校长的新闻。学生宿舍勃固楼的哥拉妙梭已经报名前去负责带领石油工人进军仰光，并且已经被派往马圭县。由于哥拉妙梭是勃固楼的住宿生，所以那个楼的舍监麦凯教授要求吴佩貌丁校长对其进行追究。吴佩貌丁校长答复说，学生与政府之间的斗争，学校无权干预。英国人教授对此大为不满。他认为，因为校长是缅甸人，所以才采取这种态度。

本来，我已经疲倦不堪。听了他们的谈话，又使我想起了吴佩貌丁的一些其他情况。德钦巴当、德钦巴盛等人以学校为基地，开展德钦党的活动，经常得到吴佩貌丁校长的秘密资助。听说他为我缅人协会出周报，一次就捐助过三百元钱。

二十三 学生们的血

十二月二十日。

这是学生们流血的日子。

清晨，茫茫的雾气遮住了初升的太阳，北风吹来，颇有些寒意。

但是，同学们的热血却在沸腾着。大家不顾寒冷，很早就起身来到学生会集合。到七点半，学生会大礼堂已经挤得满满的。从学生会到授衔礼堂之间的那条大学校长路上排满了租来的公共汽车。

八时正，哥拉瑞从主席的座位上站起来说：

“今天，我们的行动将要载入缅甸政治历史的史册。我们要进行斗争，反对束缚我们的法律。现在我们要去什么地方，去干什么，我都暂时不讲。我们还是不采用暴力手段。但是，政府可能向我们动武，那就叫他们来吧！大家愿意去吗？”

同学们回答说：“愿意！”

“我们不强迫任何人，不愿去的请自便。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公共汽车，现在就出发……。”

群情激昂的同学齐声回答：“我们决不回去！我们要跟帝国主义政府斗到底！”

学生们编好组之后，便由组长带上了汽车。

汽车队伍从大学林荫路出发，经过高解路、动物园路、甘都哥礼路到蒙哥马利路、斯泼路，最后在圣保罗教堂门前停了下来。

仰光市内各校七千名学生已经到达圣保罗教堂门前。当我们走下车时，他们高喊：“我们是缅甸的主人！”“斗争一定胜利！”等口号向我们致意。

谬马中学的学生队伍还没到达。我们没有再等他们，就按原计划把政府秘书厅包围了。当同学们知道了今天的行动内容时，情绪更加高涨，大家用劲挥动着旗子和标语高呼：

“立即释放我们的领导人！”

“废除各种禁令！”

“给工人们权利！”

“给农民们权利！”

“打倒帝国主义政府！”

前来观看的群众也越来越多，四周挤得水泄不通。

秘书厅的每个门口都有一组学生封锁着。在斯泼路“太阳报”报社对面的那个门，近七百学生把它包围了。

在十五日进行反英示威游行时，没让女生们参加。但在这次围困秘书厅的行动中，让女同学们来了。参加这次行动的女生大多是市内公立学校的。在她们中间，我遇到了佩老师的女儿玛钦娣。她身穿淡红色土布上衣，衣襟上别着油田罢工基金纪念章。那是我那天卖给她们的。我很佩服玛钦娣的这种精神。在某种意义上讲，我好象作为一个艺术家，在观众面前展示了我的“作品”一样而感到高兴不已。

我没有见到大学女生的领导——曼德勒玛翁、勃固玛钦妙、玛玛基和我的玛敏妩。特别是没见到玛敏妩，使我心中大为不快，甚至有些气恼。

当看到毛淡棉玛内、土瓦玛钦丹、皮亚蓬玛钦组等人都来参加时，我们大学的男同学顿时又感到脸上增加了光彩。

我和其他二十来个同学负责供应饮水和饭食，因而有机会到各处去察看。秘书厅每个大门口我都到了。

在我们围困秘书厅后不久，印度和英国警察就开来了，斯泼路一带也出现了骑兵。但是学生们根本就不理这一套。

后来，又有八百名谬马中学生队伍高呼着“我们是缅甸的主人！”“斗争一定胜利！”等口号走来了，他们的到来使秘书厅四周顿时沸腾起来。

在斯泼路和弗里沙路口的大门是秘书厅的正门，我们在那里集中了七百人，警察也把主要力量放在那里。十点钟，一些职员、专员和秘书等来上班，一些见习警察抓住站在正门前的两位

女同学的腿从门口拖到旁边去，引起了一阵骚动。

两位被拖走的女同学的身体被擦伤了，但是，其他学生们仍然坚守在原地。原来两位女同学的空挡又被其他同学补上了。警察再也不能拖开其他学生，他们站在一旁，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在那门前，我看到了哥昂觉。

太阳渐渐炎热起来，我们给各处的学生送去了饮水，许多市民也纷纷送来了桔子和饮水，也有的居民送来了扇子和遮凉用的布。群众的支持，使学生们的情绪更高昂了。

前来上班的一些职员、专员有的也和群众在一起旁观，赞扬学生的行动。他们有的就转身回家了。周围的群众议论说：“这些学生真有办法。”“这些学生真有胆量！有志气！”“政府这回可捅了马蜂窝了。”

十一点多，仰光县法官吴波沙坐着汽车来了。他和正在秘书厅附近来回指挥的警察总监布莱斯格先生、仰光警察专员雷诺、刑事警官罗达先生、迪先生和吴吞翁一起商议着。

过了一会儿，骑马的警察和武装警察都不见了。这情况使我们很意外。有些人就高喊起来“胜利啦！胜利啦！”

我们把预先准备好的夹着罐头鱼肉的面包用纸袋装好，分给大家。同学们也很兴奋，以为真的胜利在望了。

中午十二时，哥拉瑞宣布：“围困秘书厅的示威行动已经胜利，现在集合返校。”在弗里沙路上的学生首先撤了回来，然后排好队向九达伊萨该路走去。在九达伊萨该路的学生也集合了队伍会合在一起，转向达贺胥路，在这条路上的学生已经集合好，并且开始往回走了。队伍的前头高高飘扬着红旗。

当队伍走到斯泼路时，被武装警察的马队拦住了去路。这些警察都是些印度人、英国人或混血儿。

他们头戴钢盔，腰间别着左轮手枪，手里握着皮鞭。那些手拿警棍的警察也蠢蠢欲动。停在斯泼路湖滨的公共汽车上，手持

步枪的警察也站起身来。

马队开始对行进中的学生队伍冲击。游行的队伍只得停了下来。但是，学生们高喊起：“斗争一定胜利！”“我们是缅甸的主人！”“前进！前进！”的口号，仍然继续向前行进。在斯泼路正门围困的学生撤下之后，也向着大队靠拢过来。这时警察向他们下了毒手，冲进了学生队伍。于是，马蹄的践踏声，警棍的敲击声，皮鞭的抽打声响成了一片。

“学生们流血啦！”

“英帝国主义太残暴了！”

“巴莫政府坏透了！”

在场旁观的群众实在忍无可忍了，有的在叫骂，有的顺手拣起个东西向警察们扔过去。有个来上班的职员拔起一根支撑小树的木棍朝警察奔去。有个戴着缅甸礼帽、身穿崭新上衣和筒裙的人也撩起了筒裙准备去和警察厮拼。学生们怒不可遏，寻找木棍准备进行抵抗。他们的领导人赶忙前来制止。

我从一开始就负责学生队伍的供应工作，只在学生的队伍外面来回忙碌着。但是在警察对学生下手以后，我便加入到围困的学生队伍中去，与大家患难与共，一起流血牺牲。但是，我没有遭到毒打，更没有被马蹄践踏。

为了不使学生队伍散掉，我们又把队伍重新集合起来。学生们的纪律性很强，在必要时，他们确实能够忍耐。

在斯泼路上，到处是受伤躺倒的学生。他们身上流着鲜血，有的已经昏厥。最可怜的是受伤中一个年仅十二岁的男少年和几个女孩子。我们有的抬着伤员，有的搀扶着他们。救护队员来了以后，这些受伤者有的被送到太阳报社楼下，有的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在受伤的女生中，我看到了玛钦娣，心中十分难过。不一会儿，杜纽来了。她叫来了一辆人力车，要把玛钦娣接走。这时，我说：“婶婶，还是把她送到医院去吧！”她回答说：“算

了，不上他们的医院了。还是回到家里去治吧！”我不好再说什么，只是说了一句：“婶婶，以后我再来看玛钦娣。”她又对我说：“你赶快去忙别的事吧！”

我来到太阳报社的楼下看望受伤的学生。哥拉瑞也被打了，他表面上没有伤痕，但由于下身被踢，所以一直头晕，庆幸的是没有昏死过去。躺在他对面的哥昂觉伤势很重，只见他头上还在不断地流血，全身痉挛着。正当我看望他时，他突然坐起身来，用嘶哑的声音喊道：“哥拉瑞！哥拉瑞！其他领导人怎么样？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说完，又倒了下去。我们赶紧接住了他，使他安静下来，并且赶快把他送往仰光大医院。可是到了那里，院方推脱没有床位，只好又送到仰光大学医院。

“学生们流血啦！”

“全国都来抗议啊！”

“全国团结起来，为打垮英帝国主义和巴莫政府而斗争！”

这就是我们对这一事件的回答。

那天晚上，秘书厅里有个宴会，联合政府新任部长吴巴乌——曼德勒闻名的被指控参与杀害僧侣的《宫廷之鼓》报社的吴巴乌，在国际俱乐部拳打脚踢守门的童工而出名的吴巴乌。就是这个吴巴乌在讲话时，肆意对学生进行诬蔑。说什么这是在咖咙吴苏等反对党的唆使下发生的事件，以此来贬低我们学生运动和工农运动。在吴巴乌讲话之后，就是刀、叉、杯盏的声音。接着，就是阿迎舞的演出，阿迎舞女演员的歌声、丑角的插科打诨。这就是从秘书厅中心传来的联合政府的回答。

二十四 探望玛钦娣

小吞：

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又是学生运动，又要学习，准备考试，真叫我两边为难。大家的事，个人的事，取哪个，舍哪个，难以决定。我犹豫不决，宛如随风摇曳、晃荡不定的杨柳。

终于，我还是坐下来念书了。我决计要通过缅文优等生班一年级考试，所以就没有参加你们的学潮，没参加会议，没参加示威行动。除了散步、锻炼身体的时间外，我一概不出校门。

但是，我真能这样心安理得地念书吗？不能。我的心并不在书上。同学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这惊天动地的事业强烈地震撼着我，我简直无法形容我心里是什么滋味。当我的骨肉同胞们正在用滴滴鲜血换取学生、工人、农民运动胜利的时刻，为了个人利益（无论这种个人利益是如何高尚；即便是为了争取个人能通过缅文优等生班考试这一目的也罢），躲在角落里去埋头用功，相比之下，这又是多么渺小，多么卑贱啊！我真为自己感到羞惭。在这种情况下，你那封信，那封用尖刻笔调嘲弄我的信，犹如尖刀一般刺痛着我的心。小吞呀，你可相信，我为这流过好几次眼泪呢！

我把个人利益、群众利益、缅文优等生班、学生运动这些都放在天平上左称右量。我回想起一九三六年罢课运动时，在需要的时候，真正优秀的学生不是也曾经

作过牺牲的吗？哥宽纽、哥达拉、哥山兑他们和医学院一年级的学生们牺牲了个人利益的英勇事迹，至今历历在目。我想通了，我应该向他们学习。

下次，有什么事就来叫我参加吧。不管是反政府示威，还是包围联合政府首相府，甚至总督府。总之，你都可以来叫我。我一定跟你们去。在老相识中，我是肯定去的一个。玛翁、玛玛基、玛钦妙她们虽然不能亲自参加学生运动，但似乎心里是同情的。玛阿玛嫁了人，去做生意了。这么一来，只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人，没伙伴了。但是，我想，我一定还会有新的伙伴的！

小吞，有个消息，你听说了吗？因为我们是缅文系的，接近吴佩貌丁老先生，所以知道点消息。实皆楼的学生领袖哥拉妙梭不是报名到仁安羌去了吗？舍监麦凯教授要求追究他，而吴佩貌丁老先生说，这不是学生与学校之间的问题，学生没有反我们学校，他们是在反政府，所以我们管不着。你瞧老先生在紧要关头上，真有胆量啊！

好，啰嗦就写到这儿吧！

祝

革命胜利！

敏姐

38.12.21

我把玛敏妩的信一连读了三遍，并非是不理解它的内容，而是因为这封信的内容实在太叫人高兴了。

好哇！帝国主义、联合政府的头头们！你们以为使用高压手段，制造了学生流血事件，便可以削弱和扑灭革命力量了吗？学生、工人、农民就会从此向你们屈膝投降了吗？不，你们要是那样想，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们的力量不仅没有因为你们的镇压而

消弱，反而更强了。看到了吗？现在连一些在学生流血事件发生之前想闭门读书的同学都感到忍无可忍了，要起来造你们的反了！我暗暗捏紧拳头，愤怒地思忖着。

嗯！玛敏妩，你也真行！在紧要的关头，你就表现出反抗精神了。可是过去你对学生运动一直是那么不感兴趣，那么一尘不染。那时，我还瞧不起你。现在，我才知道是我错了。原来你是一块被灰包住了的火炭，外冷内热呀！

想到这儿，我真想马上拔腿就跑，到玛敏妩那儿去请求她的原谅。不过，我想，她一定早已原谅我了。我是多么渴望看到玛敏妩那标志着“我原谅你”的微笑呀！我似乎已经看到了她那双圆圆的明净的眸子闪耀着深情的光芒。

如果没有去探望玛钦娣的任务，我一定会去看玛敏妩的。可怜的玛钦娣被警察打伤了，她一定躺倒在床上了。

二百多个受伤的男女同学，有的被送进仰光大医院，有的送进校医院，有的就在家里养伤。哥拉瑞等学生领袖们到大医院和校医院去探望受伤的同学时，我也跟着去了。后来我们决定分头去看望在家养伤的人。原先是要哥拉瑞去探望玛钦娣的，他临时有事，就分配我代表他去。这样一来，我就没空到玛敏妩住的茵雅楼去了，只好朝着玛钦娣住的伊乔区走去。

玛钦娣蜷缩着坐在楼上客厅的一只躺椅上。她的母亲正坐在她身旁的椅子上读报，除了她们母女俩外，屋里再没见到旁人。

玛钦娣头上缠着绷带。一本打开的古乐曲选放在她的胸前。她闭着双眼。

婶婶听到我的脚步声，放下了手中的报纸对我说：

“喔！是貌丁吞呀！来，坐！坐！”说罢，指着玛钦娣对面的椅子让我坐下。

这时，玛钦娣慢慢地睁开眼，看了看我。

她的脸上似乎渐渐地露出了一丝笑容。

“怎么样？婶婶，哥拉瑞说他没空，叫我来看看……”

婶婶笑了，可以觉察到这是宽心的一笑。

“没关系，貌拉瑞事情忙，不来，我们也不会见怪的。可怎么，倒是你，原来是因为叫你替他来才不得不来的，这可真有点……哈哈！”

我一下子不知说什么才好。尴尬之中，又鼓起勇气微笑着解释道：

“不是这个意思，婶婶，就是哥拉瑞有空来，我也一定要来的。”

“跟你开玩笑呢！俗话说得好，真金不怕火炼，患难中才见真情嘛！现在这种时候，大家互相关心，互相同情，婶婶我真受鼓舞呀！瞧，现在我的小娣娣挨了点打，这个也来看，那个也来瞧，都来安慰我们。多少人都来过了，那个小伙子也来过了呢！就是那个，以前的学生领袖，现在正参加印度文官考试的那个。”

“是哥觉迎吧！婶婶。”

“嗯！是，是他！”

我不想打听有哪些人来过。我知道，我首先应当了解玛钦娣的伤势才对。

“婶婶，您说说玛钦娣的伤势要紧不要紧？”

玛钦娣笑着望了我一眼。婶婶瞧了瞧她的闺女对我说道：

“不打紧，头上碰破了铜板大小那么一块，不深，只不过划破一点表皮罢了。可棍子打的挺重，所以她一直有些头晕。”

我指着打开着的放在玛钦娣胸前的古乐曲选道：

“头晕干嘛还要看书呀？千万看不得的！”

“是啊，我根本不许她看。”

玛钦娣把头转向她妈说：

“妈！我没有看书嘛！”说着，又回过头来对我说：

“我是在背古典歌词呢，忘记的地方才翻一下书，看上两

眼。”

玛钦娣的声音清脆动听。在现在这种状况下，她还充分地利用养伤的时间看书学习，我从心眼里佩服她的毅力。

婶婶站起身来说：“坐下聊聊吧！我去弄点咖啡来喝。”

“别忙了，婶婶！”

我没能阻止住她。婶婶站起身来走了。玛钦娣和我一起目送着婶婶走出去的背影，直到她走进厨房为止。当我回过头来时，我们俩人的目光互相碰在一起，我的心一下子象触电似的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我立刻将目光转向马路那边，一面看着马路，一面思索着，究竟为什么当小伙子和姑娘的目光相对时，心就会扑通扑通跳起来。心脏是不是在此一刹那停止跳动了呢？是不是就像我的启蒙老师沙弥哥巴丹教过我的那样，在这种男女接触中，爱神就会附身的缘故呢？

我默无声地呆想着，又感到不开口说话太没礼貌，于是便又把脸转向了玛钦娣。她双臂合抱着书，又在闭目养神了。这是一张多么纯洁、朴实而又毫不做作的脸呀！在浅黄色的额头上隐隐露出了一丝青筋。这使我想起“金光灿灿大地上，碧玉般河水流淌”这一诗句。她那稍微有些外露的牙齿配上那微微启开的红殷殷的嘴唇，真好似一朵含苞欲放的鲜花。虽然她不算十分美丽，却长得那么端正！我注视着她的唇。她那殷红的嘴唇在上下不停地轻轻启动着，仿佛是河水在微风的吹拂下荡起的微波。“啊！她倒是一本正经地在背她的古歌词呢，可我却想入非非，偷看人家……本来，我应该把她当成自己的小妹妹一般对待。唉！我想到哪儿去了！我真不该如此胡思乱想！”我为自己的思绪感到羞惭。为了摆脱这种窘态而又显得彬彬有礼，我开口问：

“玛钦娣，你背了多少首古歌词了？”

玛钦娣慢慢睁开了双眼微笑着说：

“不太多。”

“几首呀？”

“弦乐诗七首；颂诗九首；基本乐曲五首；鼓乐诗十五首；
暹罗曲六首；哀怨诗五首。”

“嘿！可真不少哇！”

“不多，才这么点儿。我要把整本全都背下来。”

我十分惊讶。如此小小年纪就在文学和音乐上下这么大的工夫，我这辈子还真没见过有第二个人呢！我有点怀疑起她的真实年龄了，她是不是年纪虽大而长相年轻呢？

“玛钦娣，你今年十几岁啦？”

“刚满十五岁。”

“喔……”当我还处于惊讶之中，就听到婶婶的声音：“问年龄什么的，是要给人算命吧！”我有点不好意思了，不自然地朝婶婶望着。却见她正带着母亲们常有的那种慈祥的面容在微笑着。我这才又恢复了常态。

“不，婶婶，我不会算命。听说您的闺女会背这么多古诗，我才打听起她年纪来了。”

婶婶把咖啡杯子递给我说道：

“唔，她记性好，老师教导也有方。”

“老师都是谁啊？婶婶！”

“有迪多吴巴雀，德里纽，哥丹他们……”

玛钦娣把书本立起来说道：

“这本古乐曲选就是吴巴雀大叔编辑审订的。吴巴雀大叔修改的句子很有意义。”

我对婶婶道：

“这方面，我可能太差了。对诗歌、音乐我一窍不通，也没有兴趣。而且总觉得诗歌音乐有点软绵绵的，在现在这种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中，我甚至觉得诗歌音乐是不适宜的。”

“这就不对了。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就更需要有与斗争相适

应的诗歌呢！俗话说：因地制宜，各得其所。现在就应该有适应革命需要的革命歌曲和革命音乐。……”

我不想再反驳下去了。也许我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便转了话题说：

“噢，婶婶，怎么没见到老师呢？”

“玛钦娣她爸爸也去探望受伤学生了。对嘛！大家都要互相鼓励，互相团结。这个政府可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人人都在骂它，注定要垮台的。”

这时，又有不少客人来了。我因为还有别的事，便起身告辞。

二十五 昂觉之死

这一天晚上，偌大一个仰光市显得死一般的寂静。

仰光市民们没等别人号召、动员，就自动组织起来示威了。机关商店都关了门。

“学生们流血了！”

“警察不但殴打男生，连女生都打了！”

“听说有的学生伤势很重，危在旦夕！”

“印度和英国武装警察竟然踩在学生身上走！”

各种各样的消息犹如山火般迅速蔓延开来，群众的怒火高万丈！

“好蛮横无理的英国资本家们！”

“好个狠毒的帝国主义！”

“联合政府真他妈的卑鄙无耻！”

光骂还不解气，群众的满腔怒火已经爆发了！他们要烧毁眼

前这英国资本家们的高楼，要摧毁眼前的政府大厦！

在勃生堂、伊乔和九文台等地区，群众把仰光电力公司的灯泡全部打光。且不管这样做是否有效，这难道不正表明了人们是在向英国资本家们示威吗？在吉当，人们破坏了仰光电力公司的电车。姑且不论这样做是否效果好，难道这不正表明了他们要打击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决心吗？！

人们向巡逻在斯泼路上的武装警察扔砖头、瓶子。暂且不管这样做效果如何，难道这不表明了他们正在向压迫他们的帝国主义、联合政府宣战么？！

人们用各种方法表示了他们对受伤者们的同情、支持以及对英国资本家和联合政府的抗议与谴责。群众罢工，在基利路和梯坦路一带的缅甸木材店不但关了门，还将孔雀旗升了半旗。公共汽车、人力车和马车也都停了。仰光唯一一家由缅甸人经营的新开张的“敦”电影院也关了门。

在永盛监狱，德钦礼貌等政治犯进行了绝食斗争。沙耶瓦底的议员德钦妙和帕科库议员德钦安基也以辞职来向英国资本家和联合政府表示抗议。谬马学校校长吴巴伦辞去了上议院副主席及议员的职务，还把政府授予的荣誉称号也退掉了。毛吁篋议员吴佩貌、那直莽的议员吴貌貌等也退出了联合政府。许多乡村长官及市议员们都辞了职。

许许多多和尚进行了绝食示威。“僧伽宗教传播会”举行了大会，决定每年十二月二十日为“哀悼日”。

九文台某地出现了一块标语牌，上写着有一个名叫德钦盛的人约请戈格林总督、首相巴莫博士和仰光专员吴波沙等随便商定一个地点同他用刀决斗。

然而，对群众的抗议活动，政府更加变本加厉地进行镇压。

仰光专员吴波沙以保护广大群众安全，维护法纪为借口，下令封闭了许多报纸，并要《太阳报》提出保证。

他们借以总督名议宣布的仰光紧急安全条例为名，大肆逮捕政治家、学生领袖和新闻工作者。仰大学生会财务哥登昂和哥吞新也被捕了。他们派二两名武装警察包围了仰大学生会大楼，逮捕了学生会执委哥梭貌，还到处追捕哥拉瑞。但是哥拉瑞逃脱了，并安全地隐藏了起来。

青年新闻工作者们热情很高，他们举行了会议，决定与我缅人协会联合。有的人报名参加油田罢工工人队伍，声援工人们的斗争。其中有个叫哥哥礼的人竟被捕了，说他触犯了仰光紧急安全条例。

但是，压迫越甚，反抗也越强烈。

镇压了仰光的斗争，地方上的斗争又起来了；镇压了地方上的，仰光的斗争又起来了。革命的浪潮波澜壮阔，此起彼伏，连绵不断。

这个城里示威，那个城里抗议；这个地方反抗斗争，那个地方罢工罢课。革命的风暴甚至波及到某些农村，已经发展为一场真正的全民大革命！群众民族斗争的热情，毫不亚于对宗教的虔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为学生募捐饭包时，仅在栅庄一个区就募捐到了三千多个。

我们在一个上了锁的绿色小箱子上写着：“学生造反基金”到城里挨家挨户去募集基金。不用多费口舌，也不要作长篇大论的演讲，只要拿着箱子到各家门口一站，主人马上就会来解囊相助，自动往箱子里放钱。到了商场，只要站在店门口拿箱子去接就是了。不管大店小铺，店主们早已准备好零碎的铜板，分币和上元的纸币在等候着。我们也向顾客、行人们募捐。我有点记不清了，是十二月二十二日还是二十三日，就这一天，我们一伙人出去募捐到的钱竟然超过了三千元，这连我们自己都大吃一惊。

多么慷慨、多么好的群众啊！他们给予了我们如此巨大的支

持！

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听说只有哥昂觉的伤势不见好转，而且日趋严重。在哥拉瑞那儿，我打听到哥昂觉之所以伤重是因为脑部受伤。我跑到校医院去看哥昂觉，他还是不省人事，一直处于昏迷之中。我心事重重地呆望了好久，但却毫无办法，连句安慰鼓励的话都不能对他说，只得忧心忡忡地回来了。

我虽然成天埋头于学生运动，但并没有忘却正在向仰光进军的油田罢工工人队伍。油田罢工工人大军克服了重重阻碍，已经到达那直彝镇了。以德钦哥都迈为首的一些知名人士到那直彝去迎接油田罢工工人队伍。看来，曾采用各种办法阻挠的政府已经黔驴技穷了。总督曾宣布过未经准许任何人都不得穿越敏加拉洞军营基地。油田罢工工人抵达后，提出了要求，总督没办法，只得准许了。看来，连总督戈格林也得顺从民意了。

后来，又听说不仅是沙耶瓦底、汉沙瓦底、勃固、直通等地的农民，而且还有毛吁篔的农民也组成了一支两千人的队伍要来仰光。

所有这一切，都是对我们的极大鼓舞。

甘马育车站路和永盛路口，有一所带院墙的房子。院子里没种什么花草，房子也已破旧不堪，在许多茂密的大树遮盖下，很不惹人注目。哥拉瑞就躲在这幢房子里。

警方虽已发出要抓哥拉瑞的通缉令，但是哥拉瑞还照常出席会议，发表演说。等演说一完便消失在人群之中，转眼之间就跑到这所房子里来。这里既安全，又不影响工作。

我除了其他任务外，还要为藏起来的哥拉瑞和别的学生领袖之间做联络工作。

所以我也要到哥拉瑞藏身的房子去。这一次，我一到他那儿，他就说道：

“喂，你读了巴乌的讲话稿了吗？”

“没空详细读，只翻了翻。”

“读一读吧！”

“当市民们过分地超越了他们所应该享受的权利，危及城乡治安时，我们进行镇压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已经成功地镇压了学生们的造反。再不会有任何危险发生了。”

我读着读着心里就冒火了。

“怪不得人们都起哄，说他是汪汪叫的狗部长巴乌呢！刚当上部长没几天功夫就这样耀武扬威，时间长了，真不知他要怎么狂呢！”

“喂，小伙子，这底下的话更重要呢！说我们这些人之所以闹事，是因为咖咙吴苏他们在背后怂恿我们的缘故。把我们当作不懂事的娃娃，这是要贬低我们的革命。要是说我们是德钦党人怂恿下闹起事来的，那还好听些。”

“是啊，说我们是在咖咙吴苏怂恿下干的，这不是对我们的侮辱吗？这么一来，那个吴苏就可以到处去吹牛了，说我们是他的徒子徒孙啦！”

“嗯，是有这种可能。咖咙吴苏搞了点象征性的示威活动，想去坐牢，捞点名声。他可是个在大英帝国这个堡垒要塌倒时，想用石块去加固它的人物。他把咱们当垫脚石踩着，等我们把巴莫政府打倒以后，他来取而代之，这就是他的目的。”

“在反对联合政府的斗争中，我们竟然与这种人并肩作战，真是恶心透顶！”

“是够叫人恶心的，但又有什么法子呢？以后，格外留神就是了。他还到我们这儿来要我们给他点工作做。我对他说：‘请你到我缅人协会那儿去和德钦党人一起合作吧！’但愿这位老兄将来能走上正道！哈哈……”

哥拉瑞开怀大笑起来。我说道：

“他不到德钦党领导人那儿去，到我们这儿来，这是为什

么？”

“他认为他骗不了德钦党领导人，而我们可能上他的当。另外，他知道社会上对学生总是份外同情，他是想乘机沾点光罢了。我们叫他到德钦党那儿去干，这对哪方面都好。他如果是老实人，真心诚意为学生、工人、农民干事，那么，他一定与德钦党人合作。另一方面这样做也表明我们学生并没有卷到政治纷争中去。”

“那么，咱们就这事写一个声明吧！这样，既可以驳斥政府的诬蔑，申明我们并不是受咖咙吴苏的支持和煽动才干的，又可使吴苏从此走上正路。”

“嗯，真是不谋而合，我也正这么想呢！”

“那，现在就写。”

哥拉瑞着手写声明，我就看起报来。但是好久也看不进去。心里总是想着那篇声明，便不时地朝他那边望去。

“……根本不存在什么政党对我们的影响问题……。虽然吴苏对我们讲过，要我们给他点事情做做，但我们对他说，你还是去找德钦党人商量去吧……”

就这样，哥拉瑞一边写，我边伸过头去念着。忽然，外面来了一个人。我不认识，来人白净脸，瘦高个，站在楼梯口叫了一声：

“喂！哥拉瑞。”便快步走了进来。脸部的表情显得很沉痛。

“什么事……我又得搬家吗？”

“不是，不要你搬。我从学校来，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说吧，什么消息？”

“听说那个叫貌昂觉的同学死了。”

我的心禁不住猛然跳了一下，好像失掉了什么宝贵的东西，呼吸也立即急促起来。哥拉瑞像拿中国毛笔那样拿着钢笔，并且像用中国毛笔写字那样划了些什么。接着他呆呆地停了好久，才

又抬起头来说：

“唉，一个好同志牺牲了。这也是预料中的事，他的头骨被敲裂了……”

哥拉瑞低下头，又沉思起来。在我的眼前，仿佛又出现了哥昂觉那张热情而又庄重的面容。但一刹那间，这面容又被我到医院时最后见到他的那张竭力忍受伤痛的面容所代替。

哥拉瑞站起来说：

“哎，咱们走吧！”

那位送信的朋友说：“上哪儿去？”

“到存放他遗体的地方去呗！”

“你去行吗？警察要抓你呢！”

“乘虚而入嘛！要抓，就随他们的便吧！咱们走！”

“你们去，我就留在这儿吧。”

我们俩便到停放哥昂觉遗体的地方去了。

哥昂觉之死，引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示威浪潮。

以前，我们并不要求各校罢课，主张一边上课一边进行反对帝国主义政府的斗争。现在，十二月二十日学生流血事件以后……

同志们：

我们曾经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提出了我们的合理要求。但是政府非但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反而用马队冲，棍子打，抓人等手段对付我们。致使二百余名学生受了重伤。为了抗议这种挑衅行为，我们号召全国学生罢课。在我们没解除命令之前，不得复课。罢课令适用于全国各地、各乡村的缅甸学校、直接或间接受政府资助的学校。

全缅学生联合会副主席 拉瑞

哥昂觉之死，犹如加强了上述哥拉瑞的罢课令的份量。全国

所有的学校，甚至小村庄的缅甸小学校也都罢了课，举行了示威。

把哥昂觉的遗体从医院太平间移放到仰大学生会大楼的仪式，也变成了一个大型示威活动。

正当群众等候遗体通过时，警察以仰光紧急条例逮捕了站在人群中仰光县我缅人协会书记德钦山吞拉。群众围住警察，要把人抢回来。然而德钦山吞拉制止了大家。他留下了一封信，上面写有如下一段话：

“先把主要的事情做了。最要紧的是设法使农民和油田工人的进军队伍顺利到达仰光。”

哥昂觉的牺牲，促进了德钦山吞拉这封信中的内容付之实施。

全国各地都举行大会哀悼哥昂觉。升半旗致哀，表彰他，并授予他种种荣誉称号。于是哥昂觉就变成了波昂觉^①。

参加波昂觉葬礼的，不仅有仰光的群众团体，还有来自仰光附近沙廉、礼居等地的群众团体。

对我来说，这辈子还从来未见过这么大的场面。人们从仰大学生会大楼前拥向仰大授衔礼堂，又沿卑谬路一直到江都公墓，潮水般的人流，络绎不绝。

这是一支使英国资本家和联合政府多么惊慌失措的巨大的群众队伍啊！

哥拉瑞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头。警察们看到了哥拉瑞，但谁也不敢动手抓他。到了江都公墓后，哥拉瑞还作了葬礼的演说，警察们只能手持逮捕证，眼巴巴地听他演说，却不敢轻举妄动。

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哥拉瑞在波昂觉葬礼上的演说，我相信那天到会的人也同我一样，永远不会忘记的。

^① 缅甸人习惯称军人为波××，哥昂觉在反英示威运动中牺牲了，人们为了对他的英勇行为表示尊敬，尊称他为波昂觉。

“哼！英国资本家！”

“哼！巴莫联合政府！”这声声的怒吼，强烈地反映了全民族、全国人民的愤怒。

他用最精辟的语言谴责了英国资本家和联合政府；他列举了最有力最确切的事实揭露了它们的罪恶阴谋。他号召全民族、全国人民高举牺牲者波昂觉的旗帜，继续为独立而斗争。

在送葬的人群中，还有一些与波昂觉同时被警察打伤的男女学生，他们有的连绷带还没解掉就赶来了。

玛钦娣已经解掉了绷带，看来伤势已痊愈了。我发现了她，她却好像没有看见我。我也没能跟她打招呼。

跟玛敏妩一起的女大学生也都来送葬。

玛敏妩穿了一件黄褐色绉纹绸筒裙。上身是一件既不太厚也不太薄的细棉布上衣。我看到了她，她也看到了我。玛敏妩眼睛老朝我这边瞅，而且晃来晃去设法朝我这边靠近。我明白她想找我说说话。当我走近她的时候，她便说：

“哥丁吞，你明天下午有空吗？”

我搔了搔头，想了想。我的头脑既是空空荡荡的，又塞得满满的一大堆事。

如同在波涛汹涌的革命浪潮中划船一样，此时此刻，我的工作怎么会不忙呢？但是正因为太忙了，好像一台已经发动起来的机器一样，自己会按着其固有的速度不断运转。所以根本也想不到忙不忙的问题。

我正搔着头考虑着，还没来得及回答。玛敏妩却说：

“没空就算了吧！”

“有空，你有什么事？”

“叫你一起去看个电影。你一定很累吧，该抽空休息休息，放松一下身心。我想看电影倒不错，所以来邀你。”

可不是吗？在波涛滚滚的激流中划船的人，还要点个火、抽

支烟呢！所以我对玛敏妩的提议非常赞成。工作和休息是相联系着的。工作以后再休息，分外愉快。在参加政治斗争之暇，偶而去看看电影，对我们来讲可真是最好的享受了。

“好哇！明天下午我来叫你。”

“那就早些来吧！咱们一块进城去吃饭。”

二十六 可信赖的玛敏妩

商店、影院都又重新开业了。

仰光电力公司也开始把停开的电车、公共汽车等重新放出来行驶了。

但是，我们不敢乘坐仰光电力公司的公共汽车，因为群众的余怒未息，常常会向它扔石头。

我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去找玛敏妩。跟她在一起，在这方面就得注意点。她并不要求我非穿那些华丽的绫罗绸缎，但是，她喜欢整洁，即便是土布，也要干干净净的。玛敏妩她自己也并不喜欢穿那种五光十色、过于考究的上等服装。

今天，玛敏妩穿了一件崭新的曼德勒筒裙，黑条白斜方格的花纹，非常漂亮。如果穿了白上衣的话，一身都白就不好看了，她是在上衣外面加了一件浅灰色罩衫，这就显得与筒裙颜色非常协调，再加上她那微微黝黑的肤色……

我一边走一边看着她。玛敏妩微笑道：

“干嘛这么盯着人看？”

“你太会配颜色了。”

她那对小小的酒窝和她那对圆圆的大眼睛，笑得更加可爱了。

“怎么个会配法，你倒讲讲看！”

“先看筒裙吧，白色的斜方格配上黑线条，白色薄纱布上衣外面再罩上浅灰色的外套，就显得白色不那么刺眼了。画家们用白色时，往往不喜欢纯白的，总要用笔蘸上些别的颜色，涂上几下。再有……”

“唷，怎么还没个完哪！哈！哈！”

“没完呢，加上你的肤色略黑，看上去协调极了！”

“别什么略黑了，哥吞，皮肤黑就说黑吧！”

“你本来不黑，怎么非要说黑呢？”

我们互相对视着，心里都美滋滋的。她那柔中带娇的对我以哥吞的称呼，使我不能不陶醉。许久，我都默默不语。我敢肯定，爱的情丝不但缠绕着我，也缠住了玛敏妩。但是我没吐露出这个“爱”；她也不向我表白那个“情”。到这种地步了，我们还互相不表白爱情，可真是怪事一桩！

但是，我们俩总不能就这么互相望下去，光是沉醉在快乐之中而长久不说话，那将会出现比讲“我爱你”这句话更为难堪的局面。看来，玛敏妩是非常懂得这个。她开口道：

“听说那天打学生时，连警棍都打断了，是吗？”

玛敏妩这么开了个头，我也就打开话匣子，把那天亲眼见到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向她描述了一番。

玛敏妩对挨打的人无限同情，对残酷的镇压无比愤恨。实际上，是同情心使她站到我们革命这边来了。

话从那天的事情经过，转到了探望受伤者上。我详细地把玛钦娣的事，从开始认识她一直到昨天葬礼仪式上看到她的情况都讲了。描绘了玛钦娣的模样，介绍了玛钦娣的品行、举动、能力等等。在平时，玛敏妩总像是个大姐姐向小弟弟询问似地，向我打听这个打听那个。我也总是毫无保留地向玛敏妩倾诉一切。我常常把我们男朋友之间的争吵也都告诉她，关于温妮的事也告诉

她，玛妙米的事则早已跟她讲过了。

玛敏妩已经成为我贮藏秘密的保险箱了。

我们在广东大街吃了饭，边吃边谈，甚至进了电影院以后还在继续谈个没完。

“那么油田罢工工人队伍什么时候能到这儿呢？”

“现在已经离开了那直彝，不久就会到达仰光。”

“他们到这儿来要干什么？”

我真不愿意从玛敏妩口里听到这种问题。我希望她能自己领悟。但是，玛敏妩毕竟是个只顾埋头读书的人，怎么会明白这些革命的事理呢？我原谅了她，于是我就像一位哥哥给小妹妹讲故事那样，把国家各方面大事以及农民运动等各种问题向她一一介绍。

玛敏妩非常佩服油田罢工工人队伍，直说：“真了不起呀，真坚强！”当我用数字说明他们所受的苦难时，她都不感兴趣了。她打断我的话问道：

“哥吞，你说他们来到仰光后要干什么呢？”

“唉！你这还不知道吗？他们要提出他们的要求，并且召开全国工人代表大会。”

“他们向谁提出他们的要求呢？”

“在全国人民面前提出来呗！”

“那全国人民怎么可能答应他们的要求呢？”

我无言可答了，是呀，为什么一定要在人民面前提出要求呢？人民又不是什么当权者！

“那，就向政府提呗！”

“农民们什么时候到呢？”

“大概跟油田罢工队伍差不多同时到达。可以会师在一起。”

当我解释了农民的悲惨遭遇时，玛敏妩显得无限同情，感叹

不已。但是当我用数字说明农民们的农业生产、收入、支出、佃租、稻米税额时，她又没耐心听下去了……

“他们到了仰光以后，吃的、喝的不成问题吗？谁来招待他们呢？”

我就把成立了接待委员会，募捐饭包等事又讲给她听。正说时，玛敏妩用她的手指敲了敲我的手，我停住了话头听她想说什么。

“看，那边，那女人穿的筒裙！”

“跟你穿的颜色一样。”

“她的颜色配得好吗？”

“不好，上衣颜色太深了，血红血红的。”

“皮肤也是略黑吗？”

这时，电影开演了，灯光开始暗下来。

“她可不是略黑，是太黑了。跟她的衣服不相配。所以我说你最会配颜色。”

“行了，行了，小吞，电影开始了。”

坐在电影院里，除了眼前正在放映的电影和旁边坐着的玛敏妩以外，我什么也不感兴趣，什么也注意不到了。甚至连工人、农民、学生运动也都忘却了。

但是电影完了以后，一走出影院到外面，就又马上碰到了紧张的气氛。影院前面已经站着许多用黑绳子佩挂着左轮手枪的英国雇佣军士官生，和手执警棍的恶狠狠的印度警察。玛敏妩一瞧见他们便拉住我的一只手。她的脸上露出十分担心的神色，好像害怕他们是在等着抓我似的。但是，看样子英国士官生和印度警察不像要抓什么人，他们只是站在那里。

“别怕，敏姐。看来他们是唯恐愤怒的群众会像破坏仰光电力公司的电车和电灯那样来破坏英国电影院，殴打英国人和其他外国人才布岗加哨的。来，咱们走咱们的！”

这时，她才松开了我的手。并且远远地躲着士官生和警察们，往前走去。我跟在她后面走着。

后来，我赶上她并排走，玛敏妩说：

“我从报纸上读到，群众在晚上九点多钟用石块和瓶子打了东面斯都格角的京都茶馆。人们干么要这样呢？我认为这些都算不上是爱国行为、革命行动。”

我一时不好回答，想了一会儿才说：

“当然这算不上是爱国的和革命的行动。但是也不要指责群众。大家都关门罢市示威，假如有一个店铺不关门，不就等于跟大家作对吗？群众恼火了，也许就因为这个要给他一点厉害瞧瞧。当然有过头的地方。”

“关了店罢市，他们营业不会受影响吗？”

“是会受影响的。但是宁愿忍受损失也要举行示威，这就更说明群众的强烈愿望，不是吗？敏姐！”

上了公共汽车后，直到坐好位置，我们都沉默不语，各有各的心事。车开了好一会儿，我又找个话题说道：

“缅甸电影院都开业了。一些歌舞剧团也重新演出了。听说勃生堂的欧波罗摩剧团也要继续演出了。”

玛敏妩感叹了一声又沉默了。好久我也像她一样默默不语。之后我又说：

“举行波昂觉葬礼的那天，因为人多车杂，拥挤之下，有一个叫哥巴敦的人被两辆汽车夹在中间了，后来听说死在医院里了。你知道吗？”

“哟！真的吗？死得太惨了！”玛敏妩表示了同情之后依然沉默不语。见此情景，我也知趣地收住了话题，独自想开了。波昂觉葬礼那天人山人海的情景又像电影一样，呈现在我的脑海之中。拥挤的人流，各种各样的团体组织，连修女会，职业骑士会的人也来参加了。我胡乱地想到，假如哥昂觉不死，那他又

该怎么样呢？可能会这样，也可能会那样。我这么想了一通后，又自己问起自己来：“我今后怎么样呢？”我正在漫无边际地遐想时，汽车前面一张写着“人过中年犹未老，却似二八少女俏”的瑜珈牌补血药的广告映入了我的眼帘。我正在注视那广告上的女演员钦钦塔的眼睛、眉毛和头发时，

“小吞！”玛敏妩叫了一声，我回过头来瞧了瞧她，“什么事？敏姐！”

“唔，想说一件事。现在我回老家好不好？”

我还没马上回答，她又接着说道：

“我不想去上学了。学校在罢课。在茵雅楼念书也念不进去。再说我爸有信来，叫我回家。不管罢课不罢课都希望我回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不放心我一个人呆在仰光。小吞，你是了解的，我家就我们父女俩相依为命。”

我听说她要回家，心里很不是滋味，又惋惜又遗憾，仿佛像失掉什么似的。

“不想呆在茵雅楼的话搬到谬马学校罢课基地去住吧，敏姐！”

“不，我也不想住在那儿。要是在仰光，那当然还是住在茵雅楼好。”

“依我看，你还是别回家，就呆在这儿，积极参加斗争，不好吗？”

玛敏妩呆呆地停了片刻道：

“不行啊！小吞，我还够不上一个站在斗争前列的女德钦党人的条件哪！”

“反正，我不希望你回家去。”

“可是哥拉瑞的宣言中有过这样的话：罢课学生可以各自回家。小吞，难道你不同意这话吗？”

这下，玛敏妩可得了理，她带着胜利者的微笑望着我。我只

好认输，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

那一天，我们便这样分了手。

与玛敏妩分手时，我认输地点了点头，可完全没想到后来还有好多次向她点头认输的事呐！我也没想到那天的见面竟是她回家前我们最后一次相见。

二十七 莫衷一是

胜利了，胜利了，
小名儿，叫胜利。^①
辉煌胜利垂青史，
万众欢腾庆伟迹。
问君何事庆伟迹？
问君何事呼胜利？
资本家、洋鬼子，
夹着尾巴滚了去！

这是一位诗人为纪念牺牲者波昂觉在《前进》杂志上写的一首诗。

被关在永盛监牢里的哥巴罕、哥巴瑞、德钦滕温、德钦梭、德钦佩登、德钦礼貌、德钦钦昂等人也写了以下一文，以志哀悼。

英雄昂觉同志：

你不愧为一个真正的缅甸人。为了缅甸民族，你献出了人生最宝贵的生命。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使命。你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对我们这些至今还活着的同志来

^① 哥昂觉中的“昂觉”两字，在缅文中意思为“胜利”。

说，只要我们还有一口气，就要为缅甸民族的事业而奋斗。要么上绞架台；要么争得独立，我们已经横下了一条心要殊死战斗。我们坚信，如果我们全缅甸民族不是这样去做，而是麻木不仁、无所作为，那就不仅背叛了跟你一起日日夜夜战斗的同志们，而且也意味着去扑灭交付在我们手中的争取缅甸独立的火炬。

你曾经说过：“为民族独立而牺牲，我毫不遗憾！”昂觉同志，你为争取缅甸独立而死，你死得其所。

毫无疑问，你的牺牲是为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大厦增添了一片新瓦。

革命胜利万岁！

革命的一位旗手昂觉同志牺牲了。他的遗体已安息在江都公墓。

但是，革命的浪潮却一浪高过一浪，更加汹涌澎湃，势不可挡！

一九三八年就这样过去了。

新的一年，一九三九年开始了。

往年的此时，缅甸的基督教堂里，为大不列颠英帝国的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圣诞节的祈祷声和钟声总是充斥满耳，庆祝新年的乐曲声和礼炮声也会响彻总督府和英国军营的上空。如今，所有这些声音都被革命的浪潮声所吞没了。

废除缅甸行政法！

联合政府滚下去！

这就是和新年一起出现的更强烈的人民的呼声。

内政部长包吞爵士在视察孟昂市时，孟昂市市民和德钦党领袖们高呼着：“剥削穷人的联合政府必定垮台！”“建立共和国！”的口号来迎接一九三五年缅甸行政法和联合政府的代表包吞爵士。

全缅甸僧伽团结总会开除了部长吴巴乌，让他向联合政府提出辞职。一位名叫哥苏吞的仰光罢课学生领袖和实兑的学生罢课领袖们，组织实兑的群众包围了亲联合政府的议员吴昂桑威、吴吞昂觉和吴瑞达等人的住宅，要求他们向联合政府辞职。

密铁拉的学生群众包围了国民学校教师、议员吴巴迎的家，要求他向联合政府辞职。吴巴迎说自己早已辞职，并准备将此事公布于众。

就这样，各城市都发生了群众包围支持联合政府的议员们的家，要求他们辞职的事件。

人民不满英帝国主义，纷纷起来摧毁英帝国主义培植起来的统治制度。他们认识到是联合政府在与帝国主义联合并巩固这种统治。所以，他们对议员们施加压力，要他们不再支持联合政府。

纳辛贡村的罢课学生们和村民们进入端底镇内，举行了示威，用快板形式叫骂道：

联合政府的饥饿鬼，
吐血死了也活该！
巴乌、巴莫哈巴狗，
“巴”字号的快滚开！
无耻走狗天不容，
总有一天要垮台！

各报还刊登了这样一则新闻：在观看示威队伍的群众中有一个乞丐，他当时下了这样一个结论：

“哼！我们因为穷得没法子，只好要饭吃。可这要来的饭，也比联合政府部长们的鱼肉之餐不知要高尚多少倍呢！”

全国各地的人们到处敲着铁桶轰赶联合政府市政府官员和县委的官员们。

巴德挪驻仰光的代理商们联合宣布：如果巴德挪的联合政府

官员来仰光时，他们将拒绝接待。

有的地区的僧侣们集会决定，拒绝参加联合政府官员们举办的红白喜事活动。各报纸纷纷撰文要求官员们体面地从联合政府中辞职，要求任何政党组织都不到联合政府中任职，共同打倒缅甸行政法。

油田罢工工人队伍于一月五日到达永盛。被囚禁在永盛监狱的哥巴罕、哥巴瑞、德钦滕温、德钦梭等人爬到监狱屋顶上，向正在走过监狱外大路的油田罢工工人队伍发表欢迎演说。

监狱当局以哥巴罕等人触犯监狱纪律为名，把他们单独关起来不准放风。

油田罢工工人队伍从永盛出发，在直迈稍事休息后又在甘马育过夜。

由甘马育的我缅人协会、伞厂和针织厂等厂工会、以及斋僧会之类的佛教团体联合接待罢工工人，并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我也从学校罢课营地回到甘马育，与那里的同志、德钦党人一起参加了接待工作。

看到这些肩上交叉斜挎着背袋和水壶，背着毯子行李卷，两人一行两人一行地行进的油田罢工工人队伍的感人场面时，我的双眼禁不住涌出了泪花。他们已经走了几百英里的路。千里迢迢，多么辛苦，多么劳累呀！他们没带粮食，有人招待就吃，没有就饿肚子。他们坚信他们代表着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愿，他们的事业一定会胜利。

他们像是外出传教的僧侣团，但他们宣扬的“经”却是工人运动之“经”！

他们步行数百英里举行示威的行动像一束明亮的光，使人们看清了包括石油工人在内的全国工人阶级的现状。它唤起了全国人民，为动员全民族力量起来与英国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政府作斗争播响了战鼓。

他们成功地进行了如此有意义的工作，但他们的表情、神态、他们的话语，却丝毫不使人感到有一点傲慢或盛气凌人。他们那庄重的面孔、矫健的步伐、彬彬有礼的谈吐，不能不受到人们的尊敬。

看到这种情景，站在我身旁的哥觉似乎也激动起来了，感到自己身上肋里肋腑的长筒裙很不带劲，于是，他重新整了整筒裙，将它往上提了提，系得更紧一些。他赞叹地说道：

“这些人可真不简单！”说着，他又直盯住工人队伍，瞧个没完。报馆的车间副领班敏叔抄着手说：“真是些铁汉子啊！”

在以往，敏叔和哥觉只是当个布施会领头的，或是街道群众办红白喜事时出面张罗张罗。而现在，在革命运动中，他们成了接待罢工工人队伍的领头人了。他们张罗着准备休息的地方、安排募捐饭包、募捐医药费、杂用经费等事务。

敏叔因为东奔西走，腿已经发麻、发酸，嗓子也喊哑了，但是他顾不上休息。哥觉的额边青筋都暴了起来，他不停地用手指擦擦额上的大颗汗珠，从不叫一声累。

直到把所有的杂事都干完了，油田罢工工人都睡下以后，敏叔、哥觉和我才回到住处。我们三人沏了壶茶，围坐着聊天。敏叔取了一个枕头垫在肘下趴着说道：

“已经闹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百姓也都起来造反了，这个联合政府还不倒台，真是怪事！”

我伸了伸盘着的腿，舒展了一下说道：

“这有什么奇怪的，敏叔！咱们眼睛不能光盯着联合政府。如果它没有英帝国主义撑腰，早垮了。”这时，靠着柱子坐的哥觉道：

“说得对！光用联合政府的警察镇压还嫌不够劲时，不是以总督特权为名还出动了武装警察吗？如果还不够的话，还会用英国海军、空军来打咱们缅甸人呢！”

我接着说：“哥觉讲得对，现在是因为仰光闹事，他们就调了密支那、曼德勒的武装警察、军困来仰光。听说好像还要从印度调一部分军队来呢！进步报纸报导的关于武装警察的事是很切中要害的。设置警察部队本来是为了杜绝偷、抢等刑事案件的，不是去镇压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爱国志士的。现在不但出动了警察镇压，而且更严重的是还出动了武装警察来对付爱国人士。据说，在一万两千多名武装警察中，缅甸人只占七百十一人。”

敏叔说：“是呀，在镇压缅甸独立运动时，他们怎么能信任缅甸警察呢？当然缅甸人就少喽！喂，是有这事儿吗？说是边境上也乱起来了，是吗？”

我说：“是的，乱起来了。开辟了滇缅公路以后，中缅边境上自然就乱了呗！”

哥觉背靠着柱子，一边用手捶着大腿解乏一边说道：

“还不止是边境上乱。英国和美国的武器运到了仰光码头，日本还派了军舰来侦察呢！日本的轮船不是正在缅甸海岸游弋吗？不是听说有一天一架飞机降落在毛淡棉，把市民都吓坏了吗？据说这是架英国飞机，后来向腊戍和昆明方向飞去了。唉！咱们国家真不知什么时候要挨炸弹呢！”

敏叔坐了起来，一边倒茶一边说道：

“听外面谣传要轰炸八莫，八莫的老百姓人心惶惶。”

我说：“是呀，无风不起浪嘛，八莫那儿正在建造许多大武器库，腊戍也在造。英国、美国运来的武器要经仰光用火车运到那儿中转。再用二百多辆大卡车转运到中国去。”

敏叔说：“真够乱的！把滇缅公路封锁了，不就行了吗？”

我说：“这样做就等于是我们不去帮助受侵略的中国，反倒帮日本忙了。与其封锁滇缅公路还不如要求英美保证不卖武器给日本侵略者，别帮日本人的忙更好。现在看来，他们对双方都给武器，阴谋扩大战争规模。”

哥觉道：“是的，英国人在煽风点火、从中渔利这方面是最拿手的。现在美国人也学着干了。不管怎么说，只有打倒英国佬，边境才会安宁，世界才会太平。依我看，他们故意大肆宣扬运武器给中国的事，实际上，是用这些武器吓唬我们缅甸人。真心诚意要运给中国的话，应该悄悄的才对！”

我很佩服哥觉的洞察力。我懂得了不应该因为想援助受侵略的中国，而忘记了缅甸的真正的敌人英国。我们三个人正谈得起劲时，忽听见外面有人问：

“喂，敏叔，哥觉在吗？”这声音我有点耳熟，但想不起来是谁。

我注意到，哥觉一听见这人的声音，脸声就沉了下来。敏叔正在沉思中，听到问声，微笑着向外面答道：

“在，在，请进！”哥觉冷冷地笑了笑道：

“唷！好个德钦牛皮大王，是哪阵风把你给吹来啦？”一个矮胖矮胖的人来到门口。由于室内光线暗一时看不清来人的脸面，但是我总感到他的身材、模样像他的口音一样，也好像在哪儿见过似的。敏叔盘腿坐着道：

“来，来，一起聊聊。今晚貌丁吞也在，要是在平时，他因为罢课的事，忙得根本不沾家边呢！”

那人进来了。喔，原来是哥丁基！就是那个自称多次到过印度支那、泰国，做过宝石富商的哥丁基！自称是敏贡亲王的亲信、旧部下，也就是对我讲过可以为德钦党人搞武器和钱，要多少可以搞多少的哥丁基！

哥丁基对我笑了笑，我也回笑了一下。他坐到了我和哥觉的中间说道：

“就是因为听说貌丁吞在这儿我才专程来的。情况怎么样啊？罢工罢课，学生们的情况，德钦党人的情况，你一定很了解内情，所以来打听打听。”

我正在思索着如何回答这些问题时，哥觉插进来道：

“你也是个德钦党人，貌丁吞怎么会比你更了解内情呢？”

“哥觉呀，我们是甘马育区的德钦党，他们是总部的德钦党，当然是他比我更了解内情啰！”

哥觉暗中朝我使了个眼色，大概是示意我不能太相信哥丁基这个人。于是我就会意地岔开了话题：

“哥丁基，你什么时候成了德钦党的？”

“刚不久前，这是因为听了你的演说鼓动才使我也成了德钦党人了。嘻嘻，现在德钦巴盛那方也在拉我，德钦登貌这伙人也在拉我。这一伙让我到他们总部去工作，那一伙说想叫我负责永盛县的组织工作。嘻嘻！”哥丁基的身子比我过去见过他时更加肥胖，而手臂却似乎更加纤细，他越发像个印度人了。

敏叔问道：

“那么，德钦丁基，你自己倒底赞成哪一边呢？”

“我倒不存在赞成哪一方的问题。不过从现在来讲嘛，我跟德钦巴盛这伙人更加接近些罢了。”

我说道：“德钦巴盛他们跟巴莫博士取得了谅解，正在搞合作。听说前天，不知道是在那直莽还是在力勃坦，听演说的群众跳出来喊他是联合政府的特务呢！天晓得，在这种时候他还去与巴莫搞合作！”

“是这样的，大家都清楚德钦巴盛的情况，这是他的一种策略嘛！怎么会是真的合作呢？”哥丁基急忙解释着。

哥觉说：“那我来问你，那时候你说过要给德钦党搞武器搞钱的，现在搞得怎么样了？”

哥丁基显得有点尴尬，他一下子答不上来，僵住了。但他很快又恢复常态一本正经地说道：

“俗语说，时刻一到，瘦牛也会踢人嘛！我也正在与德钦党领导人商量这事呢。”

“到现在还‘时刻未到’那要到什么时候才算‘时刻到’了呢？”

哥丁基又摆出一副正经的面孔：

“嗯，哥觉呀，对不起，这保密的事，我可不能再多讲了。

嗯，敏叔，你知道吴迪劳格仰拿吗？”

敏叔没有答话，朝后屋喊道：“巴桑……喂，巴桑！”

“嗯！”只听巴桑应了一声。

“弄点茶来，”敏叔吩咐道。敏叔是个孤老头，家里没有一个妇女，巴桑是替他管家的。他吩咐完巴桑后又转向哥丁基道：

“什么？你刚才问什么来着？是吴迪劳格仰拿吗？光是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认识人。”

“吴迪劳格仰拿，还有一个叫丁温博士的。不久前，他们曾到卑谬瑞当那边去过。听说是为了日本和缅甸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亲善合作去作演讲的。我想这位和尚要是能到甘马育来作关于日缅提携的讲演，那敢情不错。”

敏叔思索起来，什么话也没说。哥觉插话道：

“演讲嘛，真是五花八门，什么样的都有。前天，那个怪道人吴山登来作过讲演。他还颂扬大独裁者希特勒呢！但是他又讲了些不使政府生气，迎合政府口味的好话。说不管希特勒如何能干，最后英国一定会取得胜利，说什么英国的统治势力是谁也打不倒的。”

我说：“我认为不管英国能不能打赢这场战争，反正它已经是日薄西山，走下坡路了。它的统治迟早要垮台的。”

哥丁基说：“是的，英国日趋衰亡。今后只有日本，德国才大有希望。我们东方国家跟日本接近，应该同日本结成盟国。缅甸应该设法和日本进行经济、文化、政治各方面的合作。”

我说：“哪里，日本也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我们不要日本。”

应该叫英国倒台，日本也倒台。凡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者一概都要打倒！”

哥丁基说：“要是统统都打倒，那可难啦！别说是取得胜利，要保存自己都还不容易呢。现在应该联合日本把英国打倒。”

敏叔说：“这件事我认为不可轻易作结论，要多方面权衡一下再说。”

我说：“我早已想过了，要叫他们两家都垮台，应该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自己的独立。”

哥丁基说：“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嘛！连佛陀也得有个依靠才能成正果呢，我的兄弟！”

敏叔说：“可不是，要有个依靠，才能成正果！”

哥觉说：“这倒也是。”

从个人角度来讲，我是不能接受这种观点的。但也说不出什么道理来。茶端来了。大家一边喝着茶，嚼着拌咸茶，一边聊着天。我们谈到了中缅边境上，缅甸政府怀疑一名日本和尚是间谍，于是便抓住他。果然从他身上搜出了通讯器材等等。报上刊登的广告说，日本编排了特别节目对缅甸、印度、中国广播说日本是个佛教国家，是支持佛教的。还有关于“日本的骄子”电影以及惠美^①和吴尼布的情况。总之，凡是涉及到日本的问题大都谈到了。在诸如此类的聊天中，我多半是充当听众的。哥丁基则是主讲人。很明显，他是非常喜欢日本人的。

最后，哥丁基又催着我给他讲讲，关于当时几乎已经是革命的中央领导机构的我缅人协会执行委员会和全缅学联执行委员会的内部情况。

“我说老兄呀，什么内情外情的，我们的总部又不是秘密总部！”我把话说死了。

^① 惠美，日本女电影明星，曾与缅甸演员吴尼布合作拍过电影。

哥觉又道：“大家都很团结，一切都很成功。只有你那个德钦巴盛老兄在作分裂的演说。他办的《德钦报》非但不写些支持革命的文章，反倒尽是百般指责革命领导人的文章！”

这时，哥丁基忿忿不满地苦笑了一下道：

“什么‘我的’德钦巴盛！我又不是光偏向他们一方！”

这时，一直在一旁咧着嘴笑着听我们讲话的敏叔又给德钦丁基敲了一棒子：

“德钦丁基呀，听说德钦巴盛并不赞成现在革命中风行一时的共产主义，只喜欢独裁统治，不是吗？”

对哥丁基来讲，在我们三个人的反对分裂主义的围攻战中，已经占不到什么便宜了，所以他站起身来道：

“我可不懂这个主义，那个主义的，我也赞成团结。好了，我该走了。”

他的双腿好不容易勉强地支撑起那肥大的身躯，摇摇晃晃地迈步走到了门口，然后举起了他那完全没有肌肉的手臂握成拳头说了声：

“嗨！我缅甸！”告别而去。

哥丁基一走，哥觉好像甩掉了挂在脖子上的一条臭死狗一样，显出分外轻松。他说：

“呸！连这个家伙都入了德钦党！要是德钦党领导人，非开除他不可！”

我说：“嗯，哥觉，有一次你讲过，说这个人与警察有勾结，是吗？”

“是呀！这个家伙只要有人给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这阵子不怎么见他跟警察勾勾搭搭的了。倒是经常见到他到仰光城里去，不知又是跟谁挂上钩了。反正可以肯定，他一定是跟什么人在搞阴谋，干着坏事呢！”

敏叔使劲地打了个哈欠。三个人都沉默着，谁也不开口说话。

街上，除了偶而有一辆缓慢驶过的汽车发出的声响外，什么也听不见。仿佛整个甘马育区都酣睡了！

敏叔打了个哈欠，哥觉将头靠在柱子上闭目养神。此时，远处传来了鸡叫声，哥觉睁开眼睛，抬起头来道：“好了，都睡吧！”

敏叔也站起身来：“睡吧！喔，我忘了。貌丁吞，你们老家来人了，还捎来了一封你父亲给你的信呢！”

敏叔一边说着一边进了内屋。哥觉走到佛龕下铺起床来。我走到哥觉靠的柱子旁，也靠着柱子，双腿耷拉着坐了下来。敏叔把父亲的来信交给了我便回内屋去了。

我望着父亲的来信发着呆，真有点不敢打开看。

“喔喔……喔喔……”公鸡啼叫声一声紧似一声地传来。

二十八 来自家庭的阻挠

“喔喔……”，这是公鸡最后的啼鸣声。

敏叔在内屋已经躺下了。

哥觉也在佛龕下睡熟了。

我仍旧依着柱子在发呆。

还没打开手中那封父亲的来信，我的心又飞向那些没有枕头、没有铺垫的餐风露宿的油田罢工工人那边去了。朦胧中，我仿佛见到了那些从沙耶瓦底、卡延、勃固、直通等地向仰光进军的农民们，看到了全国各地城乡的学生们，面对着武装警察的枪口，挺着胸膛前进。我想起了由于波昂觉的牺牲而纷纷宣布商店罢市、工厂停工、捐献食物的市民们……。我思绪纷烦，心乱如麻。由于身子很疲劳，我不由自主地深深地打了个哈欠。直到这

时我才打开手中那封父亲的来信：

丁吞吾儿：

前天从报纸上登的干部名单中看到了你的名子。你现在正是学习的年纪，不好好学习，却去当什么叛乱学生，你这是在用绳子勒自己的脖子，是在敲碎咱们的饭碗哪！刚才，土地官、镇长把我叫了去，要我管教你，不让你再参加闹事，要督促你上学，否则就要影响到我的工作。镇长还说，如果做不到让你上课，也得要把你叫回家来好好管教。

唉！像现在这种动乱的时候，你一个人既使要上学，罢课的也会跟你作对的，所以最好你还是回家来。望你收到此信后，马上回来。要是缺路费，就到第三十九条街的玛山梅那儿去取，取了钱就回家。如果不回家，后果你是知道的。

你妈也是天天掉眼泪。好小子，还算你运气好，没像昂觉那样挨打。今托人捎上一些黄香楝粉块，是给玛妙米和你的要好朋友们的。还给你敏叔捎去一条线绉筒裙料。

全家都好，勿念。

祝大家安康！

父字

我看完信后，真感到有点好笑。要是在平时，我会因为父亲的信而感到惶恐不安。我的政治热情也会像一朵鲜花被一盆热水浇过后马上凋谢枯萎一样，我会在对政治与父亲之间的选择上感到烦恼和苦闷，最后，我就会倒向父亲一边，回家去。

现在的情况却和以往不一样。我的心正与革命的浪潮同时起伏着。天地之间的界线可能是不那么明显的，而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却是小葱拌豆腐一清二楚。是跟英国和联合政府走，还是跟工

人、农民、学生们的革命事业走，对此，我已经毫不犹豫地作了抉择：要作一名革命战士坚决担负起交给我的所有一切任务。从父亲的角度看，他的话真是像蜜一般甘甜；但是从我的角度看，就像苦楝子一样苦了。可他毕竟是我的父亲，不应该责怪他，也不必认真生他的气。唉！有啥法子，父亲他不明白这些道理嘛！所以才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想到这里，我又感到好笑起来。

在革命热情、政治观点等问题上，我倒是象做父亲的，而父亲却象个三岁的小孩。我就像是作父亲的笑着听三岁的小孩子咿呀学语一样。

但是，对于那些妄图用解职来威胁我父亲，迫使我退出革命的镇长和政府，我却无比痛恨，想到这里，我反倒可怜起我父亲来了。

我的革命信念一天比一天更加坚定。革命正处于高潮之中。我认为，英国和联合政府几乎快要被革命的浪潮淹没了。

油田罢工工人队伍和农民大军已经到达仰光，他们驻扎在大金塔塔基广场进行宣传鼓动。

在仁安羌油田，原来没参加罢工的工人、罢工后又复工的工人，以及顶替罢工者的工人，也都闹起来了。在仁安羌英国石油公司的电工、木匠以及文书职员等都举行了静坐示威。他们在原来要求的基础上又提出了新的要求。

铁拉瓦和沙廉的石油工人提出，如果在五天之内不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就罢工。由于这些条件没有被接受，工人们按计划举行了罢工。

阿龙的伊江公司翻砂工人中有三百个缅甸人和三百名印度籍工人，他们一致举行罢工，向大金塔塔基广场进军。伊乔的玛盛纽卷烟厂的女工们也举行了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增加假日。

仰光一千名火柴厂女工也罢工了，示威队伍朝着油田罢工工人的所在地行进。她们高呼着“我缅甸人，是主人！”“火炬！”

火炬！燃烧！燃烧！”“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在这些罢工女工队伍后面，英国军队乘着仰光电力公司的公共汽车，举着瞄准好的枪，尾随而来。

达拉的伊江船坞工人提出了十三条要求，举行了罢工。都市政府船坞工人也罢工了。游行示威后也集中在大金塔塔基广场。

珊庄的一千五百名玉石工人罢工一天以后，也示威游行到大金塔，支持工人总罢工。仰光电力公司的电车工人和公共汽车司机、亚兰镇实珍洋行的花生搬运苦力工，卑谬、那直彝、宋砌碾米厂的苦力工和毛篦政府农业所的工人们也都纷纷各自提出了要求并举行了罢工。

政府和资本家们对这些罢工工人们耍尽了花招。有的在经济上作了暂时的让步；有的逮捕罢工工人领袖；还有的地方采取了其他镇压措施来进行破坏。

油田英国石油公司的电工和木工的静坐示威影响波及了整个油田。他们提出必须在一月十五日以前同意工人的要求，否则就举行罢工。石油公司只好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亚兰的实珍洋行工人、毛淡棉的木材厂工人和宋砌等城市的碾米厂工人，因要求得到兑现，又复工了。有的资本家很机灵，见势头不妙，就在工人刚刚提出要求时便作出让步，以阻止罢工。

永盛机车厂工人揭露和控诉了他们受的苦难。沿曼德勒到央米丁一线的各车站夜班值勤人员，把下来视察工作的铁道专员团团围住，提出了他们的要求。

另一方面，当局仍在大肆抓人，逮捕罢工领袖、积极分子。例如伊江轮船公司的罢工队伍列队示威时，当局以仰光紧急安全条例抓走了罢工队伍中的三个旗手。当局还开始逮捕革命的中央领导人。

一月十一日，德钦努在他的住处——阿龙伊洛瓦底江路二十二

号被捕。德钦努被捕后，红龙书社的一百余名成员举行了抗议示威，走向大金塔，将情况报告罢工大军，向工人领袖们散发了德钦努翻译的反映俄国革命的《穷人的出路》一书。并将此书从原价十分削价到四分大量出售。红龙书社认为抗议逮捕德钦努的最好办法，就是要让广大穷苦工人都普遍了解俄国的革命情况。

一月十四日，“摩登和尚”德钦登佩要去监狱探望德钦努，当他刚刚走出巴街二百六十七号住所时，班苏坦街的警官吴温貌就逮捕了他。事后，谈到德钦努和德钦登佩这一下只好在监狱中相见的情景时，我们都禁不住对政府当局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情绪。

次日，哥拉瑞被捕。被大家誉为“学生独裁者”的哥拉瑞不仅是学生敬爱的领袖，也是整个革命的最著名的领袖之一。

虽然我缅人协会中央总部的其他领袖还未被抓走，但中下层的领导人都成批成批地被捕。而当局越是抓人，越是用这个条例、那个法令进行压制、阻挠，反抗就越厉害。对我来说，我不仅不怕抓、压，甚至认为被抓去坐牢倒是件光荣的事。因为没有跟德钦努、德钦登佩、哥拉瑞一起被捕，反倒有点遗憾和惭愧了。

革命事业要求我们必须动脑子思考。虽然我们不应因为可能要遭到的逮捕、殴打、镇压而逃避工作，但应该设法避免遭受损失，同时又把工作做好。

按照前赴后继的精神，在哥拉瑞被捕以后，仰大学生会的财务哥登昂被推选为学生会的领导人。哥登昂和我们都不喜欢群众送给哥拉瑞的“独裁者”这一绰号。我们已经有了成熟的政治见解，对独裁者总是痛恨的，对希特勒尤其反感。哥登昂每次签字都署名“领导人”，但是，群众反倒不承认这个称号。

根据前赴后继的精神，我也在组织上前进了一步，从积极分子进入到正式干部的行列中。此外，全缅学联执委会又正式确认我是走读生的领导人之一。我已经成了最接近执行委员会的一位

同志了，也可以说已经到了“坐牢的边缘”了。

为了抗议政府的行动，仰光市缅甸公共汽车的车主与工人一齐举行了罢工。在曼德勒，有三千名僧侣集中在埃道耶佛塔举行绝食示威。住在那直隶的瑞曼丁貌歌舞团停演一晚表示抗议。彬文那的马车夫、三轮车夫、人力车夫等也进行了罢工示威。

因鼓动学生进行罢课，东吁的学生会主席貌貌基被捕。为此，东吁群众包围了市政府机关和警察局，要求释放貌貌基。参加了包围活动的和尚吴英达沙亚也被捕了。于是，又引起商贩、三轮车夫、和尚、学生等五千余人包围警察局和市政机关一整天的请愿行动。结果，当局不得不于当夜就释放了貌貌基和吴英达沙亚。

在密铁拉，由于号召罢课的五名学生被捕，市民们包围了警察局进行抗议。当局不得不释放学生。奇怪的是，缅甸籍警察并没有跟群众对立。

在加沙、八莫等地，情况大致如此。黎达誓的山区农民一千余人，来到东吁，包围了县公署。要求调走欺压人民的镇长，延期征税，允许农民到林区砍伐柴薪及生活用材。对此，县长作了让步。又有消息说，若开山区农民一千余人，为了请愿，表示与全国农民一致行动，正在准备沿洞峡路到仰光来。

律师吴埃貌、吴觉敏和吴巴梭等正在准备提出控告，控告政府在秘书厅一带殴打学生和杀死波昂觉一案。从各地都传来了鼓舞人心的消息。

在仰光，每晚都有学生演讲会、罢工工人演讲会、我缅人协会的演讲会等等。

一天晚上，我坐了辆出租汽车到各处的学生演讲会去转了一下。看到伊乔区的演讲会上有两千人左右参加；南摩陀区有一千人；叫渺有一千人；珊庄有两千人左右参加。演讲会上除了由学生领袖们演讲外，还有勃生堂公立学校的玛妙妙、谬马学校的玛

丹纽等女生；以及奥安学校的十二岁的小学生昂敏等也来参加了演讲。昂敏讲了为什么应该踏着昂觉的脚印前进的道理。玛妙妙从她脖子上挨了警棍的殴打谈起，她认为这是为争取独立斗争的光荣。她说，政府用警棍殴打，用马队驱赶柔弱的女学生，只能造成女生也不得不参与政治活动的结果。玛丹纽发表了争取独立斗争的演讲。

学生们不仅举行反映学生问题的各种演讲会，而且还经常举行学生群众集会。会上往往作出决议，向当局提出反对镇压学生运动、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领袖、延期考试、反对现行制度等要求。

当局则想方设法使学生复课。像在勃固等地区，由老教师、议员、市政府长官们联合签署通告，让家长动员子女上课。大学当局就要不要上课、考不考试的问题，逐个向学生征求意见，但没有结果。

多数教师是公开支持学生斗争的。一月十四日，在大金塔群众大会上，谬马学校的罕老师讲道：

“教师应当声援学生们的斗争。要支持罢课。现在，好像母牛在吮吸小牛的奶汁，我们应该向学生们学习，学习他们的正义行动。”

谬马学校的罕老师还提议，要在谬马学校举行一次家长会，支持学生的罢课行动。

一月二十二日，在大金塔塔基广场举行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家长会。由迪多吴巴雀担任主席。这个大会完全支持学生运动。特别突出的是，在这次会上，印侨商人、编辑、律师等也参加了，并且表示支持缅甸革命。大会变成了印缅团结的大会。

革命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许多学生家长竭诚支持学生的时刻，我并没有因为父亲的拆台而感到羞愧和恼怒。只是想到，“是呀，我父亲只是因为不懂得这些道理才这样的！”也就

对父亲表示了谅解。

在坚决支持学生革命的教师中，也包括玛钦梯的父亲佩老师。教师们有自己的要求，为了让教师们也能积极参加斗争，在斗争中提出自己的要求，佩老师便负起了领导和组织的工作。

教师们召开了各种会议。如：反对坎贝尔报告的大会。由于玛钦梯自己热情高，又受到她父母的鼓励，自从她在那次秘书厅附近挨打以后，我看她参加斗争更积极了。

一天晚上，我正在谬马学校学生罢课营地工作时，一位像是乡下人打扮的老人进来找我。他穿着粗布筒裙，黑色上衣，头上缠着一条厚毛巾。可以看出，他是从乡下临时来仰光的。他掏出一封信交给了我。

小吞：

别怪我如此仓促地通知你，也别因为我没跟你商量就做了决定生我的气！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派人来叫我回去，所以我明天一早就要乘早班轮船回家了。现在来给你送信的人是我的一位叔叔。我非得跟他一起回去不可了。明天有功夫的话，想请你到码头来一趟。如果事情忙就算了，不想为你添麻烦。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就写个便条托叔叔捎来好了。这位老人既是我的叔叔又是小时候照看过我的人，我家的地，现在也都由他经营着呢！

敏姐

我念完此信后，微笑着打量起这位被敏姐称为“叔叔”的老人来。老人也很憨厚地笑了笑，对我说：

“有什么话要捎的？”

“我明天到码头去送她。”

“那么，我就回去了。”

“好。我们这儿是罢课营地，没什么东西可以招待您的，真

抱歉……”

“没关系！我支持罢课。”他说完便走了。

那天晚上我干了许多事，直到深夜才睡下，所以第二天起身晚了。赶忙跑到码头，已经迟了，轮船已经驶离码头了。

要是能与敏姐见上一面，那该多好啊！我快步跑向岸边。心在激烈地跳着，似乎与那急转的螺旋桨和巨大的浪花撞击的轰鸣声产生了共鸣。我想高声呼喊：“玛敏妩！玛敏妩！”以此压过开船的铃声，以及印度水手们的互相喊话声。但是，马上又传来了一声声“呜……”的强大的汽笛声。在这么多噪音的干扰下，我无奈只好打消了想大声呼喊的念头。

我朝轮船望去，连跟玛敏妩相似模样的人都看不到。我太失望了。正当我东张西望之时，忽然见到了那个称之为她叔父的老人，跟昨天来找我时一样打扮。黑上衣，头上包着毛巾。老人也看到了我，他用手示意我“等一等”，可能是到舱里去叫玛敏妩了。

这时，大轮船在水中一转身，掉了个头。看来已经失去见到玛敏妩的希望。但是我依旧站在岸边，竭力朝轮船望去。那边，跑过来的不就是玛敏妩吗？

玛敏妩扶着船舷，朝我微笑着。距离已经远到肉眼看不清她脸上的酒窝了。但是我仍然在朦胧中仿佛见到了她那张带酒窝的笑脸。我也朝她笑着。但是，我们的笑脸都维持不久。船走得越远，我的心情就越难过。我和玛敏妩虽然没有明确恋爱关系，但即使是作为交往密切的朋友，在分离的时刻也会伤心难受，这是常情啊！

渐渐地，轮船驶去很远了，我挥手示意，她也挥着手。船更远了，我挥动起手帕，她也挥起手帕来。

就这样，我只好呆望着尾随在轮船后面翱翔的海鸥，被丢在岸边。我从码头回来，没有回谬马罢课营地而是到了大金塔。一

路上，脑海里总是浮现着玛敏妩的面容，回味着与玛敏妩亲密相处的那些乐趣。这可以说是与革命无关的一刹那。这时候想起的即使是与革命有关的事，也尽是些与玛敏妩有关的。玛敏妩未能违反父亲的意愿，回老家去了。她只能冷冷清清过日子了。虽然她有心同情革命，但只能远远离开革命。我很可怜玛敏妩。我庆幸自己虽有父亲从中阻挠，但并没有中断参加革命。

到了大金塔南面斜廊下时，我没有向上走，而是向周围观望起来。

今天将在这儿举行全国政治大会。

突然，一阵口号声传来，三辆公共汽车开到了我的面前。车上，喊口号的都是妇女。

“饭包，怎么送？”

“头上顶着送！”

“饭包，从哪来？”

“从实山来！”

原来是实山的妇女来送饭包了。当妇女们从公共汽车上下来时，我意外地见到了玛钦娣。

玛钦娣还是老样子，非常文静。她胸前依旧别着那枚我义卖时卖给她的油田罢工基金纪念章。

别的妇女都在喊口号，玛钦娣却安安静静地在看一张名单。

我问她：“你住在伊乔，怎么从实山来呢？”

她不慌不忙地答道：“我分工负责实山一带！”

我心中暗暗佩服玛钦娣。我非常尊敬像玛钦娣这样一心一意投身革命的妇女。

玛钦娣和实山妇女们把募来的饭包运送到塔基广场去。人手是足够的。但是我不能空着手，便也帮她们拿了些饭包。玛钦娣在一旁微笑着，对我插手帮忙表示赞赏。

实山的妇女，看来大部分都是些穷苦工人的家属，有的象是

罢工工人和汽车工人的家属。其中有一位老年妇女，好像在哪儿见到过似的。我朝她仔细打量起来，她胖胖的身子像口水缸。头顶着盛饭包的篮子，慢慢地朝塔基广场走去，我看着她的后影，不禁想起了大刹神的形象。我走到她的前面，回头看了看她。她身体虽然肥胖，但脸庞显得还很年轻。她张口喘着粗气，使得她那本来就突出的门牙更加暴露无遗了。我仔细瞧过之后，才恍然想起，她是在某个电影里当过配角演员的，故而面熟。

面对甘都明方向的大金塔塔基广场就是举行大会的地方了。

学生大会、家长会、油田罢工工人与仰光罢工工人会师大会，以及由勃固、直通、沙耶瓦底、汉沙瓦底以及其他各地派来的农民代表参加的全国农民大会都是在这里举行的。而那天举行的全缅政治大会，可以说是上述各次会议的最高峰了。

各阶层的人都来了。除了工人、农民、学生外，还有律师、文书职员、商人、买办、教师、学生家长等也都来了。参加大会的不仅有我缅人协会的领袖和学生领袖们，而且还有向联合政府辞职的议员。

我们从未见到过如此热烈的场面，所以，大家都很兴奋，备受鼓舞。

“我缅甸人，是主人！”“起来！起来！造反！造反！”“打倒行政法！打倒行政法！”“革命胜利万岁！”等口号此起彼伏。

我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学生代表们都坐在专门划定的一个地方。

德钦妙任大会主席，德钦礼貌任秘书长。大会通过的第一项决议是不接受一九三五年行政法，还反对凡不是由缅甸人民真正的代表所制订的，而由英国议会为缅甸制定的一切行政管理条例。第二项决议是打倒联合政府，并且不准任何人再接受它的官职。此外还通过了抵制英国货、宣告全国工人总罢工、满足农民

的要求等决议。为了使这些决议付诸实现，大会要求农民协会、工人联合会、全缅学联等把工人、农民、学生们团结起来，互相帮助，紧密配合，搞好组织宣传工作，并决定成立妇女、僧侣方面的组织，建立自卫队。

在大会的最后一项决议中指出，帝国主义制度是战争的根源，缅甸人民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制止战争。一旦发生帝国主义的战争，必须变帝国主义的战争为国内革命战争，必须依靠全世界无产者的力量举行无产阶级的暴动。

会议还通过了禁酒、禁赌，提倡职业教育、民族教育等提议。

会上，达贡塞耶丁歌舞剧团和盛巴底歌舞剧团联合演唱了“英雄波昂觉之歌”。

大会结束时，我想也许会遇见玛钦娣，便左右张望到处寻找，结果没找到她，我估计她没等开完会就回去了。

哥埃内和我们还要到仰大学生会去。下午，夕阳的余辉映得大金塔金光四射。上午人迹稀少的广场上，现在却有许多手持花束、腊烛的男女老少，安然自得地来礼拜了。

忽然，我看见在我们前面走着一位大婶和一个小姑娘。看那大婶的模样很像玛钦娣的母亲，那个小姑娘的身材也与玛钦娣相仿。但是发式却与玛钦娣完全不同。玛钦娣梳的是童发髻，那姑娘却是打小辫子结绸带的。玛钦娣经常穿厚布上衣，而那姑娘却穿着薄纱布上衣。

“哥埃内！”

“什么事，同志？”

“前面的不知是不是我的熟人，我想去看看。”

“去看呗！是什么样的熟人？是一般的还是特别的？”

“当然是一般的罗！都是些好心支持我们革命的熟人呗！”

“快去吧！同志！不管一般不一般的，我都支持！”

事实上，我们已经来到了靠近巴罕那边的斜廊，该朝巴罕那边往下走，再过去就得乘公共汽车回学校了。可我因追赶那两个我以为是玛钦娣母女俩的大婶和小姑娘费了不少时间。等赶上去一看，才知道并不是她们母女俩。我很失望，轻轻叹了口气，哥埃内却笑嘻嘻地说道：

“没关系！不是熟人还可以交朋友嘛！这小姑娘倒很时髦，文文静静的，是个值得一交的朋友，那大娘也很和蔼可亲。喂，怎么样？”

“嗨！别开玩笑了好不好？咱们还是回到巴罕斜廊那边去吧！”说着，我就往回走。哥埃内却还不往回走，调皮地在大婶她们后面紧赶了四、五步才转了回来跟我一起走。当我们来到巴罕这边时，看见在我们前面有两个人边走边说着话。这两人都穿着国产土布上衣，粗布筒裙。都傍晚了，又在佛塔斜廊这种拜佛的地方，那年长些的还与众不同地戴了一顶斗笠，一眼便知是个德钦党人。那年轻的，头上却什么也没戴，头发乱得像个鸡窝。

不知道他们是由于谈得过分投机，还是无暇注意后面有什么人跟着。我们可以听得见他们在谈些什么。我因为听到他们的谈话中有许多学生啦，德钦啦的字眼，很想了解个究竟，便更加注意倾听起来。

戴斗笠的年长者道：“我可是一点也不喜欢德钦努、德钦昂山、德钦拉佩他们那伙人进来控制总部的执委会。大学生德钦党人弄长久了，可不如我们这些老德钦党人那么有耐心、能吃苦呢！知识分子嘛！一定轻浮得很，不踏实！”

那个头发乱蓬蓬的德钦党人道：

“是呀，那些受英国教育的德钦党人，脚跟不稳，根基不牢，没群众基础，突然一下子升到总部执委会来工作是不大好，不合手续。在那些当了学士的德钦党人中，我最恨的便是‘摩登

和尚’登佩了。这家伙特别傲气，自高自大，一点也看不起我们这些老德钦。他不是有一次还在大会上批评过我们老德钦不如学生们守纪律嘛，是不是？”

“总有一天，我们仰光县我缅人协会要追究他的。喂，受英国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德钦党人中间，有一个叫德钦丹东的，这人很会社交，工作也很努力。”

“是的，德钦丹东很善交际，不像他们那伙人那么爱捣蛋。来，咱们到黎达誓路去吧！女德钦党人玛丹基今晚请吃饭，德钦波滕你也去吧！”

“好哇！现在正好肚子饿了，德钦盛貌！”

老德钦党人德钦波滕和德钦盛貌他们要到女德钦党人玛丹基家去吃饭，便朝左边拐去。我们却仍朝前一直走着。

“哥埃内，怎么样，听见了吗？老德钦们的看法可不对啊！”

“我也听见了，哥丁吞！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大学生德钦党人呐！”

“还不仅是看不起，是不喜欢我们呐！他们对哥努这些人进入中央执委会不但不看作是增添了新生力量，反而认为是错误的。”

“他们的谈话，跟德钦巴盛他们出的《德钦》报上登的文章是一个调子，丁吞！”

“是啊！不管他们怎么说，现在是团结为重。把他们讲的话搁在一边，就当没听见算了。”

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回到了学校。

当我们到达仰大学生会办公楼时，哥登昂、哥埃觉、哥吞新等学生领袖都已先到了。他们是租了一辆私人的“摩利斯”牌出租汽车返校的，所以比我们到得早。

当我正要走上仰大学生会楼上去时，哥埃内抓住我的肩膀

道：

“喂！我说丁吞！咱们还没吃晚饭呢！”

“是啊，可我没时间回去吃了。”

“来，咱们就到楼下小吃店吃吧。”

“我一分钱也没有了，你有钱吗？”

“没有，你不是有募捐来的基金吗？”

“嗯，这倒是有的。”

我正在犹豫拿基金吃饭是否合适，哥埃内却又抓住我肩膀说：

“同志，来吧，先用这个钱去吃顿饭！还不至于犯挪用公款的罪吧！现在，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为群众做的工作上了，用群众捐献的钱吃顿饭，也不算什么。”

我同意了，我们要了些饭菜吃了起来。开始，也许是因为饿得厉害，吃得很香，只顾狼吞虎咽了，什么话也顾不上说。吃到一半时，哥埃内用手绢抹了抹沾满油的嘴巴，开了腔：

“学生领袖里也出现了一些意见分歧呢！”

我是个只喜欢听“胜利”不愿听“失败”；只喜欢听“团结”不愿听“分歧”的人。甚至害怕哥埃内继续讲“分歧”，所以，什么话也不说，只顾吃自己的饭。哥埃内却继续说道：

“分歧也就是在意见、主张上有所不同罢了。有的人认为，作为学生不应该在今天通过的决议中提出‘反对缅甸行政法’和‘抵制英国货’等口号，以及在政治斗争中冲在最前列。应该提出学生自己的要求，把‘抗议压制’之类的学生运动继续搞下去。而社会上的政治斗争则应由德钦党人、工人、农民去领导。喂，我说，再叫一份酸洋葱，怎么样？”

哥埃内又把一口饭塞进口中。我把侍者叫来，又订了一份酸洋葱。

“有的人主张所有学生都应全力投入政治斗争中去。不应该

去想复课啦、停止罢课啦、求学啦这些事。德钦党的领导人中，大部分主张学生不应该回去，而应该全力投入政治斗争。主张最激烈的就算是德钦努了。摩登和尚登佩倒是和其他多数学生领袖们的主张一样，认为学生不应该站在反对行政法、抵制英国货等斗争的前列。”

起先，因为他讲的是“分歧”，我很不愿意听，现在，我却对哥埃内讲的“分歧”感兴趣起来了。

“哥埃内，不去想复课、求学等问题，全力投入政治斗争，学生们能做到吗？”

哥埃内正在嚼一块肉，等到吞下了肚才接着道：

“这就要看这个革命发展到什么地步了，是最后能争取到独立呢，还是走不到这一步，要全面地加以考虑。”

“德钦昂山的意见是什么？”

“他说需要周密地考虑这件事，他也说不好，丁吞，你说呢？”

“我也说不好。我想应该就像德钦昂山说的那样，要周密地考虑，然后由大家一起来讨论决定。”

“嗯，今晚在主席办公室里，一部分德钦党领导人和学生领袖们就要一起讨论这个问题了。”

哥埃内已经吃完了他最后一口饭。我却一边想着哥埃内提出的问题，一边默默地吃着。过了好久才说：

“是呀，对这种事，我们可想不出什么招儿来，但愿大家意见一致，齐心团结就好了。”

我们站起身来。学生会楼上灯火通明。一群群的人不断来到这里。约八点钟时，主席办公室里，部分德钦党领导人和学生领袖们举行了讨论会。会议对学生们是否应全力投身于政治斗争的问题讨论了好久。与会者一会儿高声辩论，一会儿低声细谈。有的平心静气侃侃而谈；有的慷慨激昂，粗声粗气。大家争论得相

当激烈。一直到深夜才散会。但是，直到最后还是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然而，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停止斗争。革命正在深入，在革命群众的实际工作的海洋中，领导人之间小小的分歧暂时被淹没了。

二十九 老处女的捐助

与同志们周旋与交际常常搞得我疲惫不堪。甚至连演讲、鼓掌及口号声都听腻了。每当这时，我总想与世隔绝，找一幽静之处独自一个人清闲地呆上一会儿。

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坐在安静的大学学生会图书室里，心情感到无比舒畅。我在那里读了很长时间书，一直沉浸在一种幸福之中。

野山竹树梢上，不时地传来悦耳的杜鹃鸟的啼叫声，这声音拨动了我的心弦，仿佛在我的心中奏起了乐章。

三月杜鹃啼声哀，
行人断肠泪涌来；
凡人俗子思绪乱，
得道高人亦动怀。

我的耳边仿佛听到了这首诗。难道真的树叶凋谢的季节已经过去，那青枝绿叶的三月已经来临了吗？我放下书本走到图书室南边的阳台上。

举目眺望四周，树叶已经开始一叶一叶地往下飘落。看来，要全部换上嫩叶那还早着呢！我看着大学校长路上的马槵果树，树上连一个成熟的黄橙橙的马槵果的影儿也没看到。杜鹃鸟啼得太早了。小杜鹃啊，小杜鹃，你为什么叫得这么早？我沿着大学

林荫路望去，一束束淡淡的阳光，模模糊糊地勾画出这条大路的轮廓。

“喂，老兄！”

我正在独自静静地欣赏着这大自然的美景，突然一声呼唤，打断了我的思绪。

“喂，老兄，来一下！”

声音嘶哑缓慢，但带着命令的口吻。转过头一看，哥登昂正冲我笑呢！他好象比平时更瘦了。肋里肋腑的筒裙几乎要掉了下来。

我一面走进图书室一面问道：

“哥登昂，什么事？”

哥登昂上前抓住我的肩膀小声说道：“我这个头头可要给你下个命令了。你朝那边看！”

哥登昂向我递了个眼色，让我看图书室的门口。一位大婶正站在那儿。她年约四十，肤色白皙，身体壮实，仪态庄重。她的打扮犹如要去参加盛大庆典一样，她头上插了把梳子，头发绾了个髻。这种发式早已过时，现在就更罕见了。所以不能不引起我极大的注意。尤其令人注目的是她头上插的那些钻石梳、钻石簪和手上戴的镶红宝石的手镯以及那条长长的披肩。

大婶两手抱着手提包站在门口，显得有些怯步，似乎不敢走进图书室。

我的视线一下子又从大婶身上，跳回到哥登昂身上。

“好吧，头头，要干什么快下命令吧！”

“那位大婶来请一两名学生领导人到她家吃饭，到那儿她们还要捐款呢！”

“那么，你……”

“所以……丁吞同志，你现在就跟着去吧！”

“哥登昂，还是你们去吧！”

“我们没空啊！”

“那让哥埃觉去好了，她们是特地来邀请学生领袖的。”

“哥埃觉也没空，其他人都没有时间。”

这时，大婶带着很重的地方口音一字一句地说道：

“走吧！家母大人年纪大了，哪儿也不能去，她一直想见见学生领袖，我是特意来请你们的。回头再用车把你送回来。”

盛情难却，可我真不想去，就低声对哥登昂说道：“请我们，事前也不打个招呼。”

“老兄，别啰嗦了。可以得到捐款，知道吗？我命令你，快去吧！我是头头嘛！”

哥登昂说完自己大笑起来。我只好也微笑着点了点头。

大学学生会楼的地板很滑，大婶穿着绒拖鞋，小心翼翼地走着，唯恐滑倒。我看着大婶那缓缓移步下楼的模样，不禁联想起了那句俗语：“莲步轻移，婀娜多姿”来。

楼下停着一辆漂亮崭新的巴克牌轿车。司机身穿缅式上衣，头戴缅甸礼帽，象是洋人家里开车的。他把车门打开后，大婶让我先上了车。司机恭敬地为我们把车门关上后便开动了。

车座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腊油味和皮子味。我以前从未坐过这种高级轿车，加上跟大婶根本不相识，所以开始有些拘谨。过了一会儿，风呼呼地吹进车内，身上觉得舒适些了。大婶也开了腔。

“你知道我妹妹吗？”

“大婶，你说的是谁呀？”

“丁丁拉医生。”

“噢，名字倒是听说过，是您亲妹妹吗？”

“是的，是我亲妹妹。我们姐妹五个，她最小，我其次，还有三个姐姐。噢，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丁吞。”就这样，我们互相攀谈着，彼此相识了。

丁丁拉是一位颇有名望的女医生，在现代著名的女知识分子中，除了杜苏塞医生、杜迎梅医生，杜钦钦基，杜妙盛等之外就数她了。

丁丁拉姐妹五个都是老处女，父亲是个老将军，早已去世。母亲尚健在。她们住在巴格林路。

汽车开进一个有篱笆墙的大院内。门口挂有一块“丁丁拉医生”的牌子。院子里树木不多，种的大都是鲜花。如：美人蕉、玫瑰及大丽花等。看来，这些花都是经过精心培育的。平整的草坪，宛如碧绿的地毯。

这是一座砖砌的平房。虽说是平房，可它结构讲究、宽敞而有气派。

汽车停在门廊下面。我推开车门先下了车，然后把着车门请大婶下车。她笑着说：“不用了，让司机开门吧！请吧，你先请吧！”我顺着台阶往上走去。

房子的大门是拉合式的铁门，并且上了锁。一位姑娘出来开了门。她穿着半新不旧的曼德勒绸筒裙和土布上衣，整齐端庄，长长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稀稀地抹了一层黄香楝粉。看到她气喘吁吁地慌忙来开门和对我毕恭毕敬的样子，我知道她一定是一个女佣。

一进门便是客厅。客厅正中悬挂着一张头戴缅甸礼帽，身穿长袖朝服的人的半身大照片。那人留着小胡子，鹰钩鼻子，大耳垂肩，连耳朵眼儿都清晰可见。“嗯，他小时必定戴过耳饰，说不定那耳饰，现在已经传到了他某个女儿手里了呢……”

在那张照片下面是一位年轻女子的彩色照片。她头戴学士帽，身穿学士服，额头上留着刘海。她那得意的面容，显示出典型的缅甸女性的美。

我正在端详着照片，大婶在我背后说道：

“那是先父大人的照片，下面是我妹妹丁丁拉……”

“丁丁拉医生今年多大岁数了？”

“三十五岁了。请坐，请坐！”

大婶让我坐下后便走进了右面房间。客厅里有长沙发和藤椅。墙两边各挂有两张女人的照片。她们一个个都梳着高发髻，戴着宝石项链，身着绸披肩。我猜她们可能是丁丁拉的姐姐们。我感到似乎还缺一张照片，到处寻视，心想怎么没有老太太的照片呢？！

这时，那位为我们开门的女佣送来一杯桔子汁和一个银制香烟盒。我看着杯子，算计着这杯桔子汁大概是几个桔子挤出来的。

整个一幢房子静极了，令人感到仿佛走进了墓地一般。我仔细地端详着烟盒上的图案花纹，随后拿出一支香烟，是格勒夫雷牌的。看完后，我正想把烟放进烟盒……

“噢，吸吧，请吸烟吧！”听到这大声的说话声，我吓了一跳。怪，这大婶是啥时候走进房间来的？！在她们家里，似乎开门不出声；走路也没一点声响。这次大婶没披披肩。

“我不会吸。”

“那你抽缅甸土烟吗？”

“我什么烟都不会吸，大婶。”

“好，不会抽好……不会抽就别再学了。”

大婶朝我说完话后，突然抬头望着我的背后说道：“三姐，这位是貌丁吞。”不知什么时候三姐已来到我背后，大婶把我介绍给她，我慌忙转身站起来。她三姐是个高个儿，长挂脸，长得很象她的父亲。她那高耸的发髻虽然梳得光溜溜的，却掩盖不住那一丝丝银发。她穿着日本黄绸上衣和深绿色缎子筒裙。上衣对襟处别着花和叠好的一块手帕。宝石扣子和钻石耳坠光彩夺目。

三姐在沙发上坐下说：“请坐……请坐……”她说话的声音好像病人似的有气无力。

我刚要坐下，从左右两侧房间，两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几乎是同时开门走了出来。开门时没有一点声响。她们走路也好像唯恐地板会被踩塌似地轻得一点声音也听不见。我想所谓“一步值千金”的公主步，大约就是这样吧！

大婶又开始介绍了。

“大姐二姐也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貌丁吞。”

我还未分辨出谁是大姐谁是二姐，从左边房间出来的妇女说：“貌丁吞，你好。”

“您好。”

从右边出来的也开了腔。

“貌丁吞，你好。”

“您好。”

从左边出来的妇女，梳着小发髻，头发好象染过了似的。身上穿着褐色绉纹绸筒裙和细布上衣。一支手拿着琥珀念珠，另一支手戴着两个玉手镯。从右边出来的妇女，银发髻盘得又紧又圆。上身是中国粗绸上衣，下身穿着深褐色土瓦筒裙。手上的宝石戒指闪闪发光。大家就坐后，我根据她们的头发和发髻，暗暗把她们四个按年令大小排了个顺序。银发发髻盘得又紧又圆的，必定是大姐，也就是老处女一号；染发梳着小发髻的是老处女二号；梳个大高发髻露出一丝丝银发的那位是老处女三号；尚无白发，高发髻上插着钻石梳、钻石簪，来请我的大婶，应该是老处女四号了。

老处女四号说道：“我们的小妹妹丁丁拉不在家，有事出去了。她说，能赶上吃饭就回来，如果赶不回来，她让我们转达她对学生领袖们的敬意。”

老处女三号插话说：“我……你们……。”

老处女二号也说：“我……你们……。”

她俩几乎在同一时间开腔，又同时都停了下来，彼此看了看

对方。过了好一会儿，老处女三号才说：“我听说警长用警犬追捕沙廉的一位罢课学生的消息，气愤极了。”

老处女四号接着说：“听说学生家长控告了司法部长，是吗？”
我正要回答四号的问题，老处女一号又提问了。

“法院审理‘独裁者’貌拉瑞一案，你去旁听了么？”

“没去，正好我没空。”

一直还没开口的老处女二号说道：“貌拉瑞只要求法官吴波萨出庭作证，真是妙极了！”

我正想说我同意她的看法时，老处女三号说道：“我很了解吴波萨。先父大人在世时，他刚当上一名镇长……。”

“哼，他紧跟联合政府，当然就当上了县长罗！”一号气愤地说道。

老处女三号说：“貌拉瑞没请律师……。”

四号也说：“貌拉瑞没请律师……。”

两人又不约而同地说出一样的话，双方又都谦让起来，反倒谁也不说了。我便马上接过话头说：“是的，貌拉瑞没请律师，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但是，下一次就会有德钦妙和德钦巴乌来替他辩护了……。”

二号问道：“哪个德钦巴乌？”

一号说：“大概是太阳报吴拉佩的女婿吧！”

她们说的这些我不知道，插不上嘴，只好静静地听着。

四号又转了个新话题。

“大学老师给学生家长写信，询问家长是否让学生返校并参加考试，结果在一千六百名学生家长中，有一千一百五十五人回信说要参加考试，是真的吗？”

“本来嘛，又不是因为不想考试而罢课的。所以，根本不能用这种问答方式来衡量学生运动。您刚才说的事，不管是真是假，反正……”

我正想讲讲学生们情绪很高，组织得很好，老处女三号说：“前天，在巴罕，巴莫博士的汽车挨了鞭炮的袭击。亏他走运没伤着……。他乘的是另一辆汽车，他自己的汽车里坐的是他的子女。他的子女做他的替身了。”

老处女三号正准备大讲特讲往巴莫博士的车里扔鞭炮的事，二号又打断了她的话。

“丁丁埃，把母亲大人也请来吧！”

丁丁埃不是别人，就是叫我来的老处女四号。一听到让她去请母亲大人，她猛然站了起来。老处女四号这次的动作还真利索，似乎她不再担心地板会塌下去，那种婀娜扭捏慢慢腾腾的样子也没了，急急忙忙走进一间房里去。

好象是在天子龙座前，听到执事官高喊“皇上驾到，百官肃静”似的，老处女们鸦雀无声，恭候母亲大人的到来。当她们在安静等待时，我才有时间来想些问题。从我到这里和老处女们交谈开始，就没有思考的时机了。她们不让我闲着，老是一个劲地向我提问题。

老处女一号和二号的琥珀念珠是为了念佛用的，还是仅仅为了装饰？她们的宝石耳饰将会戴到多大年纪？假如她们四十多岁时找到了丈夫，那又会怎样呢？……

我正胡思乱想，老处女三号恭恭敬敬地压抵了嗓门宣布道：“瞧，母亲大人来了！”

我们的视线便一同移到了老太太身上。这老太太大概都已八十朝外了吧！她那稀疏的白发盘着一个髻儿，满脸皱纹，眼窝深陷，简直令人怀疑她的眼睛是不是瞎的！只见她浑身上下横一条竖一条地布满了青筋，仿佛连肉也没有，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了。她的装束整洁，没穿华丽的绸缎，只穿着手工织的土布筒裙和土布对襟上衣。她手里虽然拄着一根拐杖，但腰不弯，背不驼。身材比她的几个女儿显得矮小。

我站起来迎了上去。在老太太身后站着的老处女四号，指着我向她母亲介绍道：“母亲大人，他就是学生领袖貌丁吞。”

一听到我被称为学生领袖，不由得心中产生一阵惶恐的感觉，脸上发起烧来。

“我是代表学生领导人来的。本人只不过在学生会管点事罢了。”

老太太向放在我前面的一把椅子处走来，问我：“为什么学生领袖没来呢？大概外出演讲工作太忙了吧？”

老太太讲话声音洪亮，清脆而有力，跟她年龄很不相称。

“坐，坐！你还很年轻嘛！”

听老太太这样说，我才知道她眼睛还是很好的。她坐在椅子上，一支手握住了拐杖，另一只手放在椅子的扶手上。虽然拿着拐杖，看样子没有拐杖，她也可以走动。

“丁丁拉还没有回来吗？”老太太向她的女儿发问，眼睛却没向女儿们望一眼。

“她临走时说要回来的，可到现在还没来。”三号和四号齐声答道。

“不知为什么耽误了？”

二号接着说：“她倒是说过，可能要晚到一会儿。”

一号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会？”

就这样，在小妹妹的事情上，四位老处女你一言我一语，各抒己见，好不热闹！直到老太太用拐杖敲了敲地板才算静了下来。四、五十岁的老处女们在老母亲面前，好象几岁的孩提一样，面面相觑，再也不敢吱声了。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噢，原来是老太太管得严，怪不得五个女儿一个也没出嫁。”

老太太凝视前方，谁也不看，说道：“学生们应该做一件事。”

“您的意思应该做什么？”

“现在全国都在关注学生运动。人们对学生表示敬佩。有件事还是你们来做好。信阿底萨温达是个很精明的高僧，不仅精通本国语言文学，还精通外国文学；不但有学问，还很有胆量；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至于品德，只要看他在墓地坐禅时的情况你就知道了。他们对这样一位高僧进行排挤，这公道吗？”

我对不了解的事情不想说什么，所以只是静静地听着。

“母亲大人，当然不公道啦！”老处女一号支持母亲说道。

“对，的确不公道。学生们应该就这件事表示抗议，指出这样做是不公道的。你瞧，事情闹到了什么程度，信阿底萨温达参加了经师协会，谁也不能赶他走，他也绝不会退出去的。真是了不起的一位高僧。看他多么有胆量！”

女儿们全都点头表示赞成母亲说的话。我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老太太没有看我，她不知道我对这事是持中立态度的。

老太太又继续说：“一些人闹着，说他应退出经师协会。有的人对登貌说必须进行起诉，勒令经师协会开除信阿底萨温达。”

老太太的话还没讲完，老处女四号插话说：“母亲大人，您说的是那位政府最高检察长吴登貌吗？”

“嗯，就是不久前高僧们拿痰盂打的那个大人物登貌呗！”

“噢，噢，就是那个说二十一人党^①好事不干坏事做绝，退了党去当政府检察长的吴登貌喽！”

就这样，四位老处女又嚷嚷开了。说吴登貌是一个村长的儿子；还聊起他夫人的情况以及当她们先父大人在世时，曾到过她们家多少次，都来干了些什么等等。老太太又不得不用拐杖使劲地敲了几下地板才使她们安静了下来。

^① 英帝国主义宣布在缅甸实行双头政制时，缅甸各团体总会大多数成员都表示反对，拒不参加议会选举。但吴巴佩、吴貌基等二十一人参加了选举，并担任了部长等职务。人们便称他们为二十一人党。

老太太对我说：“对信阿底萨温达这样粗暴无礼，你们学生不应该向政府提出抗议吗？噢，你叫……”

“叫貌丁吞。”老处女四号接过去说。

我躲不开了，只好答腔道：“老奶奶，对这件事，我是决定不了的。所以我不知怎样回答您才好……可我一定把这件事转告学生领导人。”

看样子老太太非常满意，对我说：“你告诉你们学生领袖们，说老奶奶我非常信赖他们，所有主持正义的人都信赖学生们。（转向女儿）喂，请客人吃饭吧！”

老处女四号很快站起来走进后屋，不一会就回来了。老太太低头瞧着自己胸前，我也跟着瞧过去。只见她的衣襟上有个口袋，老太太从里面掏出一团棉花塞在耳朵里。我想，老太太的意思，大概是让她的女儿们愿怎么讲就怎么讲好了。反正她什么也听不见了。老处女们又七嘴八舌地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东南西北，海阔天空。一会儿谈这个；一会儿又论那个，有时我回答；有时她们相互间回答了。她们不仅问跟我直接有关的问题，象是否认识某家子女啦，他们是否参加罢课啦等等。而且还问一些与我毫不相干的问题：如是否去过莫宁法师讲经会啦，是否知道奈宁吴高维达的大姐的情况啦等等。我答不上来时，她们就自己回答。时间一长，我不禁想到乌鸦围啄死狗的情景。现在，我不正像是一条动弹不了的死狗，任她们用提问题的嘴来围啄了吗？

“饭已经准备好了。”女佣进来说道。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

客厅后面的房间就是餐厅。里面摆着崭新的长饭桌，饭桌周围放着锃亮的椅子。灯光下，桌上的盘子、叉、勺耀人眼目，而那些油汪汪的菜肴更引起了我的食欲。

从那些洋气的陈设和菜肴来看，老太太和老处女们虽然年纪

已大，可她们对摆设的审美观还是很时髦的。

老太太坐在饭桌的上首，我坐在她对面。老处女一号和三号坐在我的左边。右边是二号和四号。老太太跟我们吃的不一样，她吃的是单做的老人饭菜。

老太太一言不发，一个人慢慢地吃着。老处女们又谈起有关吃食的问题。她们问罢课学生和罢工的石油工人们的饮食情况，谈论她们某一次请某高僧在家吃斋，请某人吃晚饭，备了些什么菜等等。从谈话中，我觉察到，她们家只有丁丁拉医生一个人工作。其余的都无职业。因为有钱，都在家享清福。

老处女们不需要外出工作，也不经常外出看戏。所以宴请知名人士，请高僧吃斋就成了她们的爱好。换句话说，只有这样才能使她们枯燥无味的生活添加一些乐趣。也只有借着这样的机会才能同外界接触。

吃完饭，大家在客厅里静坐着。这时，其他人都向老处女四号杜丁丁埃递眼色。于是杜丁丁埃便走进房间，不一会儿走了出来。她拿着钱交给我说：“我母亲大人二十元，我们姐妹五个各十五元，共捐学生基金九十五元。”

我向她们表示感谢。杜丁丁埃叫来了司机。老太太也许刷完牙就只想去睡觉，没跟我告别就进了房间。

除了老处女四号外，其余几个老处女同我告别后，一个个又都钻到房间里去了。这时，这座房子又像我初到时一样，变得鸦雀无声。不一会儿，汽车开到了门口。

老处女四号说：“好，上车吧！对你的到来，我们表示非常感谢。”

我也向她道过谢，上了汽车。

三十 资本家，你等着瞧吧！

我回到大学学生会楼后，从哥登昂那儿听到一个新消息，说上议院议员吴敦、穆马中学校长吴巴伦、英缅贸易公司吴组、巨商吴波标等知名人士，为了争取实现学生们的要求正同联合政府进行谈判。

知名人士出面进行谈判，联合政府能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妥协，尚不得而知。但是传来的消息说，政府镇压更加严厉了。起初在下缅甸捕人，现在上缅甸也开始抓人了。一月十日，全国政治代表大会闭幕后第二天，政府就逮捕了德钦努。十四日，又逮捕了摩登和尚哥登佩。接着，二十三日晨，又把我缅人协会高级领导人全部逮捕。同时又放出空气，说我缅人协会为了搞武装暴乱，正在大金塔储存武器。于是，警察和军队搜查了我缅人协会总部所在地大金塔的毛淡棉佛亭、市内的我缅人协会各部门以及德钦哥都迈的家等。早晨五时许，以仰光警察局长为首的武装警察穿着鞋便上了大金塔，包围了毛淡棉佛亭，逮捕了德钦丹东、泰丁哥都基、德钦阿萨亚、德钦昂山，德钦拉当（公共汽车领袖）、德钦埃基、德钦丁、德钦拉苏（榜地）、德钦吞盛等人。并没收了打字机、文件和卷宗。迪多吴巴雀也在家被捕。

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破坏革命运动的整个领导机构的活动更加疯狂了。

前人事业后人接，江河后浪推前浪。

副主席德钦拉波接替了泰丁哥都基出任主席，德钦礼貌任副主席，德钦丁貌基任秘书长。德钦谬登、德钦觉登、德钦翁敏、德钦钦貌等人也分别接替了被捕者的职务。

德钦丁曾写过一首我缅人歌。歌的内容表现了高涨起来的我
缅人精神和“德钦”党人的志向。反映了缅历一三〇〇年运动中无
产阶级的觉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观点和革命精神。
德钦丁还写了一首“资本家你等着瞧吧”的歌曲。歌词是：

我们缅甸人哪，
无依无靠又无家。
统治者，丧天良，
心狠手毒辣，
资本家，黑心肠，
狡猾又奸诈。
他们狼狈为奸，
贪得无厌，
将人民踏在铁蹄下。
他们唯利是图，
敲骨吸髓，
把人民无情来欺压。
面对这残酷的压迫呀，
我们只有把工罢，把工罢！
资本家呀，资本家，
你们吃我，
你们穿我，
还要把我们来屠杀！
你等着吧，
这不共戴天的仇定要报，
堂堂八尺男儿汉，
决不能再容你摆布和戏耍！
啊，面对这残酷的欺压，
我们只能把工罢，把工罢！

资本家呀，资本家，
你们在缅甸的土地上，
随心所欲，称王又称霸。
呸！你等着瞧吧，
人民定要把你的嚣张气焰打下！

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联合政府加紧了对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我们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们奋起反抗，举行示威游行，罢工罢课。

他们逮捕了我缅人协会领导人，犯下了罪行。而且他们竟然穿着皮鞋上大金塔捕人，又犯了亵渎宗教罪。

从丹荖到密支那全缅甸都纷纷发出了“抗议政府逮捕我缅人协会领导人并阴谋宣布我缅人协会为非法组织的反动行径！”“决不容忍亵渎宗教！”的呼声。

上次，学生们包围了政府秘书厅。现在，一次全国性的抗议示威又爆发了！

这次联合政府和帝国主义对示威群众，不仅使用了催泪弹、警棍，甚至还用了枪和刺刀。

尽管如此，群众却没有采用暴力的手段，手里也没有任何武器，依旧使用各种非暴力的方式进行反抗。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了，人民也更加勇敢了。他们包围政府机关、警察局和监狱。

在沙廉，印侨和缅甸工人六百余人举行示威游行，警察把他们驱散了；群众包围了仰光勃生堂警察局，警察们放了催泪弹，用警棍把群众赶走。

在亚兰，警察逮捕了德钦党领袖和学生，群众包围了警察所，要求释放被捕者。警察骑马往人群里冲，用警棍把群众驱散。后来，又开枪打伤了五十多人，一名叫哥巴波的重伤身亡。在示威群众中，有一个实珍洋行油厂的女工被马踩倒当场休克。他们把群众驱散后，区长吴佩根据一四三号法令，审讯被捕的实珍洋行

油厂五名工人，判他们三个月徒刑。这个案子非同往常。一般案子的审讯往往要二年之久。而此案从提审到送往第悦茂监狱，仅用了两个小时。因为这是直接动摇英帝国主义统治的行动，法官老爷当然要火速处理喽！

在敏建，女德钦党人带领五十来人，包围了警察局。在仁安羌，两千多名纳税者，包围了区长住宅。在毛淡棉，由于逮捕了德钦丹和德钦巴苏，昌桑、武洞、耶城和毛淡棉的群众，从四路进军，包围了监狱。

士兵和武装警察好象在战时到了某个敌对国一般，胡作非为。他们借口说有人用石头打了他们的灭火器，就闯进勃生堂附近一家商店，用刺刀捅店主。在登基市场，警察抓了一个人，群众围了上去，警察就用刀来戳群众。一到夜晚，仰光就成了军队的天下，他们见人就开枪。

敌人用暴力手段对付群众。而我们则只能以赤手空拳的群众斗争的方式进行回击。目前，我们还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条件。因此，在学生领导人的声明里或在我缅人协会领导人的演说里，都经常提到不使用暴力手段。而不断使用暴力的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却贼喊捉贼地散布说什么我们打算采取暴力手段。

我们知道，有一股恐怖主义势力想用暴力来威吓政府。在仰光市中心，用鞭炮炸巴莫博士的汽车；在新华丽电影院和警察厅前投掷炸弹。我们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如果知道，我们一定会告诉他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这对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不会起任何作用。反而授人以柄帮了敌人的忙。所以，我们是反对恐怖主义的。

非暴力的群众斗争在继续发生。

还未参加过斗争的一部分群众也开始加入了战斗的行列。

在仰光，助产士们举行会议抗议镇压群众。

在由杜德淑担任主席，玛钦妙（钦谬漆）担任秘书长的一次

仰光全市妇女大会上，通过了抗议镇压群众，要求缅甸独立的决议。

当政府和警察要租用公共汽车时，缅甸人公司的公共汽车都拒绝出租。政府只得颁布了一条新的紧急法令，规定政府需用汽车时不得拒绝出租。当时汽车主们也参加了罢工。甚至出现了有人卧倒在马路上阻挡那些不参加罢工而行驶着的汽车。

在蒙育瓦县古都村举行的一次集会上，有三十六个村庄的一千五百余名农民参加。他们要求延缓和减免征税，并决定到蒙育瓦镇举行示威游行。

在敏建县皎勃当镇萨登村，有二百多人举行集会，要求减免和延缓征税。由于债务和资本家的盘剥，农民贫苦不堪，他们要求政府发给每人不少于一百元为期三年的农贷。在会议上，不久前刚出狱的“刑事犯”哥吞吴发表了讲话。他说：“今天哥昂觉的牺牲，学生们被捕，德钦党人惨遭不幸，都是为了穷人的利益。”

政府以哥吞吴触犯了刑事法为借口，把他关进了监狱。他在狱中听到一些政治犯的情况，受到了一些影响。释放出狱后，他回到了农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请看，我们的革命运动犹如春天的野火，已经蔓延到了偏僻的山村了。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第二届全缅学生代表大会在谬马学校召开了。

仰光大学、仰光市各英缅和缅文学校学生代表以及一百二十四个镇区的学生代表出席了会议。

所有出席会议的代表都参加过罢课、游行、请愿、包围警察局和监狱等斗争活动。他们的革命情绪极为高涨，他们渴望从斗争中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的战斗纲领，确定主要的斗争目标。

会议由德钦哥都迈老先生主持。他在致词中说，学生们所遭

受的各种迫害，就象他自己遭到的一样，感到十分沉痛。对于英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联合政府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鼓励学生们要胜不骄败不馁，坚韧不拔地继续斗争。我还特别注意到老先生在整个讲话过程中，表情一直是严肃的，话音是和蔼可亲的。

虽然哥拉瑞已保释出狱，但没担任会议主席。按原来安排，仍由哥登昂担任主席，哥埃觉担任秘书长。

会议开始后，哥埃觉宣读了泰丁哥都基、迪多吴巴雀、哥努（德钦努）、哥登佩等人从仰光监狱写给大会的信。

同志们：

我们在学生、工人和农民团结起来的口号下参加了革命。虽然同志们在这一口号下进行斗争的过程中被关押、受折磨，但是，同志们，只要我们高呼这一口号，决不退缩，奋勇前进，我们的革命运动必将获胜！

在狱中的全体同志

1936年1月30日

仰光大监狱第七排房

大会的第一项决议要求释放政治犯，撤消对革命运动的各种诬告，废除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

第二项决议要求各学校学生返校后，不得处分参加运动的学生；必须在复课三个月后再举行考试。

从这项决议看，学生并非打算长期罢课。他们准备在适当的时候返校学习。

另一项决议要求成立一个临时法官团，调查警察殴打、驱散政府秘书厅周围的学生事件。该团要由学生会同意的人选组成。

最后一项决议确定了废除根据“九十一部门制”（即缅甸一九三五年行政法案）而建立起来的英缅联合行政制的具体步骤。

①巴莫博士领导的联合政府必须全体辞职，任何议员不得组织新政府；

②为了打击英国经济，发展民族经济，要大力支持民族商店，使用国货；

③除了必需品外，不得购买英国货。

全缅学联执委会将列出不得购买的英国货单。

这就是打击“九十一部门制”的政治和经济的武器。

我不知道参加学代会的其他代表是如何看的，我个人对这些政治和经济措施不抱多大希望，也不幻想巴莫博士会辞职。就是巴莫辞职，其他议员也会取而代之。他们不会做出不任职的保证。不购买英国货也不会起多大作用。仅仅不购买英国的纺织品、香烟、肥皂，难道就能打破英国对缅甸经济的垄断吗？英国垄断的不是这些物品，而是大米、柚木、石油、矿产、轮船、铁路、银行等这些主要经济部门。

在学生代表大会上，大家对这些反对巴莫政权的政治和经济措施没有什么争议。在其它一些会议上也没有争议，也不可能有什么争议。在没有进入群众性武装斗争阶段之前，不是只好进行这样一些斗争吗？

然而在会外，争论却相当激烈。不仅在我们学生之间发生争论，而且以德钦努为首的我缅人协会一些领导人一方，以哥登佩，德钦拉佩等为另一方，也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从争论中可以看出，德钦努和德钦党一些领导人主张以印度国大党和甘地主义为榜样。从加尔各答回来的哥登佩和德钦拉佩却希望以印度共产党的路线为指南。有一次，在大学学生会楼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除学生外，德钦努、德钦拉佩、哥登佩也出席了会议。与会者就如何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问题又发生了争论。德钦努表示支持不购买英国货，议员不出任官职的主张。当哥登佩说那些办法起不了什么作用时，德钦努严厉地质问哥登佩，说道：“那么你们要干些什么呢？”

“关于缅甸怎样斗争的问题，我们正在讨论之中。至于印度

共产党……”哥登佩阐述了印度共产党制定的反对强加给缅甸的“九十一部门制”同时强加给印度的印度行政法案（一九三五）的方针政策。他说明要由在各邦获得多数议席的印度国大党组成邦政府。这个政府必须改善农民工人目前的生活状况，要减租减税。为了更好开展工农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就必须给人民以充分的自由等等。当他讲到这点时，呆呆地静听好久的德钦努，盯着哥登佩说道：“喂，共产党要成立邦政府，是吗？”

“是的，要成立。”

“那就是让他们当官了……，真要命，共产党没有站在反对行政法案最前列，却让别人成立邦政府，号召人们去当官……。”

哥登佩接着解释说，印度共产党让他们当官，这同接受联合政府的官职不同。它的目的只是为了壮大群众斗争。德钦努不耐烦地说：“算了，算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这是肯定无疑的。我感到惊讶的是，我心目中尊敬的你们这些共产党，竟然允许在政府中任职，真是怪事！”

德钦努似乎非常生气，他把椅子转过去，椅背靠着桌子，背对着大家坐着，说道：“我主张不在政府中任职，不购买英国货，鼓励国货。算了，你们别再捣乱了……。”

德钦努不吭声了。不知他是否还听别人讲话。而哥登佩却不慌不忙地继续讲着。

这次不过是讨论讨论而已，不做任何决定。哥登佩讲完后，其他人接着讲。直到会议结束，德钦努再也不发一言，总是背对着大家默默地坐着。会议结束时，德钦努拍拍正在埋头写字的哥登佩的肩膀说道：“来，咱们回去吧，我晒了。”

哥登佩慌忙站起来跟在他后面走了。德钦拉佩在门口等着他俩出来后一块走了。他们三人住在一起。这件事发生在他们被捕之前。

三十一 让我也坐次牢吧

哥拉瑞虽然从监狱出来了，但我们还没有好好谈过。我想从哥拉瑞那里了解一下狱中的情况以及德钦努、德钦山吞拉、哥登佩和哥拉瑞他们在狱中商量要把巴莫博士叫到狱中谈判的情况。总之，我想询问一些我不大清楚的问题。但是，在学生代表大会期间他们没有空，我也没有时间。

学生代表大会结束的第二天下午，我和哥拉瑞从谬马学校散步到苏格兰商场红龙书社去。

哥拉瑞向我讲述了他们在狱中的饮食起居及同监狱当局斗争的情况。

“在监狱里，我们住的那排房子附近长着辣木树。同志们想喝辣木树叶汤，当然就得由我来给他们做喽！我是皮亚蓬人，喜欢吃上等鱼露和好虾米。在监狱里弄不到这些东西，这可难办了。你知道我是怎样把汤做得味道很鲜的吗？”

“你说说！”

哥拉瑞得意地大笑起来说道：“老弟，就是猛放糖呗！”^①

“那么学习呢？”

“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带到监狱去了。是哥登佩带来的，不知他是怎样骗过了监狱长的。我们学习采取你读我听，我读你听，互相轮流阅读讲解的办法。后来昂山、德钦丹东也来了，大家就一起讨论。”

“那么德钦努呢？”

“他经常数着念珠念佛，倒挺舒服的。哈哈，当然他也读

^① 缅甸文中味道鲜和甜是一个字。

书……。”

“哥拉瑞，下次让我也坐次牢吧！”我讲这话时声音有些颤抖，充满着伤感和遗憾。

正在嘻嘻笑的哥拉瑞，立刻严肃起来。

“什么？老弟，让你什么？”

“我想坐一次牢。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坐过牢，还没有享受过坐牢的荣誉。我感到入狱是很光荣的。”

哥拉瑞象平时一样，哈哈地放声大笑起来。然后又板起面孔说：“这种事不是我让你坐牢就能坐的事。我又不是包吞爵士。那可是有人把你关进去你才能进去的地方。”

“你是不能把我送进监狱，可你能交给我容易坐牢的任务。你们一开始就故意不交给我危险的任务。哥拉瑞呀，也给我这样一次机会吧！”

“全都进了监狱不就麻烦了吗？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一些在狱外埋头苦干的同志，我们的事业才没有成为泡影啊，老兄！”

“今天，狱中的我缅人协会执委会不是发表了一项声明吗？说是我们正等着驻扎在大金塔罢工基地的七千多名罢工者都被抓进仰光大监狱的一天的到来。全国八个大监狱，二十四个小监狱，一共三十二个监狱。我们要大批大批地走进监狱，把这些牢房统统挤破。我也要求坐一次牢，这有什么错呢？哥拉瑞。”

“这样声明是为了给大家壮胆。以前人们不是怕进监狱吗？现在为了国家利益，进监狱是区区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这表明我们蔑视它。也等于告诉英国和联合政府，拿监狱吓唬我们，我们不怕。外面没有干工作的人不行。所以，老兄，可不能随便给你这样的机会！”

“你讲讲你是怎么出来的吧！”

“我是取保假释的。根据仰光紧急治安条例规定，我们这种人只要有二百元就可保释出来。自然我们要利用这一点。只有这

样，我们才能在外面继续进行工作。登佩大后天也将保释出狱，他已经向飞毛腿哥翁钦和缅甸日报的哥吞盛说过，让他俩保释他出狱。德钦努也将被保释出狱。其他我缅人协会的一些领导人，也都将这么办。”

看来，我已没有希望尝尝坐牢的滋味了。

“我真不明白，你们干么在监狱里要跟巴莫博士谈判？有什么好谈的呢？”

“当然是为了实现我们的要求啦！咖咙吴苏的反对党是不赞成跟我们谈判的。他们不希望巴莫博士向我们妥协。他们估计，只有这样巴莫政府才会垮台。我们认为不管是谁，只要答应我们的要求就行。我们又不是那种政治投机分子，想借机争个官职，或者想扩大自己的派系势力。谈判就是要边斗争边谈。重要的是必须接受我们那些条件。”

“巴莫博士到监狱时，到你们住的那排牢房去了吗？”

“没有，他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让我们去见他。”

“他都讲了些什么？”

“他说的概括起来就是：现在不能充分满足学生的要求；对法律和命令只有总督才有权决定；只有总督同意才能释放政治犯。他自己无权取消镇压条例。还说他也反对英国人，也不喜欢‘九十一部门制’行政法案。这时我们说，你辞职吧！你在全国已经威信扫地。你辞职以后，可以体面地继续从事政治活动。假如你有辞职的勇气，那将使大喊大叫标榜站在人民方面的反对党议员很难上台。我们也将努力不让声嘶力竭喊叫的反对党议员们如愿以偿。

但是，巴莫博士只是说，假如他辞职，反对党议员肯定会上台。他又说，打倒英国的时机还未成熟。战争即将爆发。战争中一定会出现良机。你们头脑要冷静些，耐心地等待吧。就这样，他讲他的，我们说我们的，谈判就结束了。”

“那么他什么也没有答应咱们的要求喽？”

“我们已经表明学生决不做任何人的工具。只要能满足我们的要求，不管跟谁，我们都随时准备进行谈判。”

我们来到了苏格兰商场。在到红龙书社之前，先到了大学合作社商店。哥吞翁满面春风地在门口迎接我们。过去，我虽听说过哥吞翁的名字，但并不认识，也没有同他讲过话。哥吞翁对哥拉瑞说：“怎么样，在监狱里挺愉快吧？”

“真不错，我都不想出来了，哈，哈……。刚才我向这位同志讲了狱中的乐趣，把他都吸引住了，闹着要去坐牢呢！”哥拉瑞满面笑容地说。

哥吞翁用严峻的目光打量着我。

“好象在那儿见过这位同志，叫什么名字？”

“是红得发紫的德钦丁吞同志，哈哈……”哥拉瑞说完大笑起来。

哥吞翁莞尔一笑，但马上脸色又变得阴郁了。

“我负责这个商店工作，其它什么都干不了啦。别说进监狱，甚至连到你们那里去，我都脱不开身。心里真不是滋味，真不甘心！”

这一下哥拉瑞不再笑了，他默然发呆起来，好象在为哥吞翁遗憾。过了一阵子他才说：“抱这种态度怎么行呢？假如这儿没你的话，这小小的合作社也就完蛋了，我们高举火把的学生们，在烧毁一切污秽的过程中，培育起来的果树，倘若没有你这个辛勤园丁的守护，那怎么成呢？……”

这时，哥吞翁脸上才有了笑意。

“原来你这个未来的医生也会说诗一般的语言，嘻……。”

“说起作诗，如果我不上医学院，我肯定能跟敏杜温^①比个

^① 敏杜温，原名吴温。一九〇九年生，缅甸著名诗人。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兴起的缅甸“实验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家之一。

高低！商店的情况怎么样？”

“像你们一样，商店也发展了。如果开展不买英国货运动，我们得安排进其它货了。噢，对了，德钦努、登佩和昂山他们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这一半天就会出来的。监狱嘛，就是这样，有进有出嘛！哈哈！走，我们还得到红龙书社去一趟呢！”

“去吧，去吧！哥拉瑞，罕老师刚才也上那儿去了，你们会见到他们的。”

我们朝着红龙书社方向走去。

三十二 招待会上

上月（一九三九年一月）中旬就有消息说，作家H.G.威尔斯将于二月一日由孟买抵达仰光。《进步报》的编辑哥登主张由缅甸作家和新闻记者组成一个接待委员会。

现在，威尔斯先生已到仰光，住在仰光大学注册官林斯先生家里。二月二日下午四时，在大学划船俱乐部，为威尔斯先生举行了招待会，东道主是大学作家协会和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

我们非常敬重世界闻名的英国作家威尔斯。即便是对他什么都不了解，单凭他的名气就叫人渴望见到他了。我读过他的一些著作，并且非常爱读。在他的作品中，描述了在未来的几百年中自然科学将发展到怎样高的程度；人们将如何生活，如何思维，怎样打仗等等。读了这些幻想小说，情趣无穷，使人大开眼界。他那关于一个双目完好的人周游盲人世界的奇特的描写，读后令人发笑，又会令人陷入奇妙的幻想之中。一位作家能令人沉浸在幻想之中，通过幻想的手法使你陶醉，我想这是一种很高的造诣。

所以，我非常敬仰他、尊重他，更想见到他。

就在我盼望能见到他的时候，刚出狱的摩登和尚哥登佩，安排我也参加那个招待会。我虽然不是一个作家，但前前后后也写了不少文章。我经常写一些有关学生运动的消息寄给报社。有时，我也写学生会的声明。哥登佩对哥拉瑞说：“我们应该把学生运动的全部情况告诉威尔斯先生，通过他可以让全世界知道。丁吞同志是一位新作家，年轻的记者，又是个学生，他能胜任这个任务。”于是，哥拉瑞叫哥登佩带我一起去。

在去参加招待会的路上，我向哥登佩谈了我对威尔斯的敬重和对他的作品的欣赏。

“因为你不了解什么是进步文学，当然你就喜欢他的作品了。”哥登佩阴阳怪气地说。他既对我所尊敬的威尔斯表示极大的不恭，又对博览群书的我表现了很大的无礼。我心想无怪乎有些人讨厌他。哥登佩身上有我喜欢的东西，我曾敬佩地读过他写的文章。可我不喜欢他的那种自以为是，傲气十足的作风。此外，我认为他有意尖刻地挖苦别人，跟别人过不去，真不知道他这样做的目的是否为了自己出名。

“那么，你所说的进步文学指的是什么呢？”我用责难的语气问道。

“老兄，我写的《德钦哥都迈传》你看过了吗？在那本书的序言里我就介绍了有关进步文学的问题。”

“当然看过。序言也看过好几遍了。序言一开始就评论说，缅甸早期文学作品缺乏创造性。”

“是啊，在故事情节方面缺乏独创性，在内容方面也缺乏创造性。以为有了佛教经典著作里的故事和佛本生经故事就不必再创新了。好吧，不说这一部分。在序言中间和结尾部分我还阐述了有关进步文学的问题。”

我们到了女生宿舍茵雅楼前面。整个宿舍楼寂静无声。楼里

没有“摇晃着尾巴装模作样的母鸡”，楼外也没有了“咕咕叫着寻偶的公鸡”。只有楼前铁力木树和马槌树下的枯叶在自由自在地飞舞着。

我凝视着冷清的女生宿舍楼，忽然想起了玛敏妩，触景生情，勾起了无限思恋。

哥登佩以德钦党人演讲时的语气和姿态在谈论他的进步文学的理论。

他讲的是进一步解释他在《吴龙传》（即：德钦哥都迈传——译者）序言里写过的如下理论。

他说：“有人说新闻记者、作家和诗人不应介入党派，不得参加任何组织。我不赞成这种观点。不但不赞成，而且永远反对。按着他们的观点，作家只能站在山巅微笑着俯视山下的人们加以评论，让作家置身于人类社会之外，当一个半人半仙之类的人物。缅甸的贫苦工农大众已经穷困潦倒，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民族的花朵’——青年们也面临着失业、堕落……缅甸已千疮百孔，贫困不堪。对此，作家们能置身局外作壁上观吗？”

哥登佩主张作家们必须参加为缅甸独立而战的党派。就象吴龙参加了我缅人协会那样，作家们都应该加入党派组织。

“这一点我倒很同意。不过，我不赞成你说的，威尔斯的作品不是进步的文学作品。要是你认为我无知才说这话，那你愿怎么想就怎么想吧！”

我们来到半岛上的划船俱乐部。蔚兰色的天空映照着茵雅湖面，浅兰色衬托下的整个景色显得格外宜人。

“嗯，就拿你很喜欢的那本书来说吧。几百年以后将会怎样呢？我认为那本书回避了现实的重要课题，不去为现实寻找答案，却只为了消遣去作无益的幻想。”

“唉，他是一位相信自然科学威力的人。所以，他在预言自

然科学将来会发展到何种程度。难道他不是一位真正的智者吗？”

“当然你可以这么说。但是，假如要使人类取得进步，世界上不发生战争，我坚信就必须消灭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能为此而战斗的人，才是一个真正进步的人。要想取得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也必须消灭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能够动员人民去为此而奋斗的作家才算得上是一位进步的作家。你的这位威尔斯先生让人忘记这一条，而仅仅把读者带到幻想世界中去。所以，他算不上是一个进步作家。你想想看，世界上怎么会有盲人的国家呢？”

哥登佩的话使我的思想混乱了起来。我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下我对威尔斯先生的看法，我相信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人类社会才会向好的方向发展。以前，我从未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标准去衡量威尔斯先生和其它文学方面的问题。

在划船俱乐部前的草坪上已摆好了桌子。树荫浓密，凉爽宜人。微风徐徐掠过湖面，碧波荡漾，轻轻地拍打着湖岸。在这里既听不到车辆的喧嚣声，也听不到人们的嘈杂声，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

我非常喜欢这个地方。不由得暗暗称赞选择此地来招待威尔斯的人。

“这里可真不愧是招待幻想作家的一个幻想中的天地啊！”哥登佩带着妒意对我说。

作家、新闻记者们渐渐地都到齐了。我们这一桌只有我们两个人。尽管哥登佩嘴里尽说些反话，但从他的脸上显然可以看出这个美丽迷人的环境也使他陶醉了。哥登佩在充分欣赏了这大自然的美景后，说：“我说于香同志，咱们要尽量使我们的革命运动情况在威尔斯先生的脑子里留下些印象。”

“嗯，我们已做了准备，要给他的文件、材料全部都带来了。喂，哥登佩，在缅甸有没有共产党？”

哥登佩对我的问话相当惊讶。他盯着看我，很久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在察颜观色吗？过了一阵子，他悄悄地对我说：

“老兄，现在还没有……，你可别对任何人讲呀！现在正在筹建之中。我和德钦拉佩同加尔各答共产党领导人穆沙帕阿麦讲过，邀来了一位共产党组织家。这位同志现在已经到达仰光。筹建工作正处在办训练班和内部讨论阶段。好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些，你可千万不要向别人说呀！”

“请放心吧！”

这时，我们的桌上来了许多人。

当威尔斯先生到场时，大学作家哥纽妙把来宾逐一向他作了介绍。

威尔斯先生还没到我们这桌之前，我一边等着他的到来，一边对哥登佩说道：“一九三六年时，哥纽妙是一位学生罢课领导人。可现在他不参加了。”

“嗯，这家伙高喊学生不得过问政治，正在作壁上观呢！”

“他不是正在等船去英国学习新闻学吗？”

“嗯。”

“你不是也申请去英国留学学习新闻学吗？”

“嗯，这不是我的主意。开始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哥努安排的。我去印度也是由于哥努说应该去，我才去的。唔，这一次从印度回来后，他说不要考什么文学硕士、法学士学位了，在印度呆过两年就行了。哥努还说他已经跟巴莫博士说好了，让我去英国。说出国的唯一目的就是为学知识。对此，我也同意。这样，我就申请去英国留学学习新闻学。后来发生了印缅冲突，现在又开展了革命运动……，所以哥努说，别再惦记着去英国的事了，留在国内做工作。这话也对。假使此时不反对联合政府，那我们就等于是背叛了祖国……。”

“你这么听哥努的话。那天晚上你又为什么那样顶撞他呢？”

……”

“那是政治分歧嘛！”

这时威尔斯先生来到我们桌前。

哥纽妙首先介绍了哥登佩。

“这位是缅甸的‘马丁路德’”^①

“不敢当，不敢当。”哥登佩说道。

威尔斯对哥纽妙说：

“既然是缅甸的‘马丁路德’，请您介绍一下他的事迹，好吗？”

于是，哥纽妙便把哥登佩为改革佛教写了《摩登和尚》小说而遭到和尚群起而攻之的情况讲了一番。

在哥登佩把我介绍给威尔斯先生时，我把已准备好的有关学生运动的材料交给了他。此后向他介绍了英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镇压学生的情况。

威尔斯先生开玩笑地说：“我要是在缅甸就会一年罢课三百六十五天。”

当介绍到紧挨着坐在我们桌旁边的妙谬伦时，威尔斯先生问：“你是小说家，那么你写了多少小说呢？”

“写了七、八十篇了……。”

“噢，你真是了个了不起的作家！我们可写不了这么多。”

当介绍自由妇女协会秘书长，女作家钦谬漆时，她把有关学生、工人革命运动的照片交给了威尔斯先生。

外号人称“布朗先生”的吴貌貌代表青年新闻工作者协会向威尔斯先生提交了一份材料。内容是关于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对群众的镇压；工人、农民、学生、职员、作家、新闻工作者及其它阶层的处境和当前的政治形势。大家建议周游世界的威尔斯先生在

①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的神学家，宗教改革的领导人。

他所到之处，能够代为宣传。希望他在返回英国写作时，把这些内容也写进去。

威尔斯先生虽已年迈，但看上去并不衰老，他动作敏捷，讲话诙谐幽默。

当我们把缅甸礼帽、筒裙、绒拖鞋等缅甸穿戴用品，作为礼物送给他时，他立刻把礼帽戴到了头上，大家都笑咪咪地瞧着他。

由于哥登佩的评论，我从另一角度来分析威尔斯先生的文学作品。然而我仍没失去对威尔斯先生的敬仰。现在亲眼见到了他，不仅更加敬仰他、尊敬他，而且感到他很亲切。

三十三 非暴力的最后一招

正当我们全力以赴反对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的时候，出现了一起又一起的挑拨离间和制造分裂的活动。

革命运动蓬勃向前发展。印缅冲突调查委员会发表了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报告中，竟把冲突的原因归结于德钦党人和缅甸人办的报纸的鼓动。这种厚颜无耻嫁祸于人的做法我从未见过。我们没有必要特别费口舌对此加以驳斥，最好还是让事实来作回答。

报告出笼的前后，在蒙育瓦和敏建又发生了印度侨民和缅甸人之间的冲突。无需追溯历史的原由，仅寻找一下近因就可知道究竟谁是罪魁祸首。正当人们掀起反帝运动的时候，敏建青年僧伽会阻止人们去买印度人商店的货物。对他们来说，实珍洋行不是敌人，而印度人开设的小杂货铺才是敌人。就这样，由于抵制印货，不买印度人商店的物品，引起了印度侨民和缅甸人之间的

冲突。人人皆知，青年僧伽会与巴莫博士的穷人有联系。在蒙育瓦，印度旁遮普武装警察逮捕了和尚、沙弥，并且还虐待群众，从而引起了民族冲突。英国人自从占领缅甸后，就把印度武装警察调来使用。现在，他们又要用印度人、克伦人来镇压缅甸人了。他们利用印度人、克伦族人压迫缅甸人，又利用缅甸人控制印度人和克伦族人。按着这一方针，在蒙育瓦，利用旁遮普士兵镇压受革命影响的缅甸人。只要帝国主义奉行的分而治之的政策存在一天，民族冲突就是不可避免的。

罢工工人、学生和我缅人协会不得不发表声明：必须高度警惕地注视这种挑拨分裂的政策，必须坚决避免民族冲突的发生。他们愈是挑拨，我们愈要团结；他们愈是拼命转移斗争的视线，我们愈要更加坚定地把他们作为我们斗争的目标。

在这个期间，总督宣布，从二月九日开始召开制宪议会。我们大家都认为推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来到了。联合政府不答应我们的要求就应该推翻它。如果我们采取措施，不让他们再组成新政府，不让其他议员上台，那么，“九十一部门制”也就垮台了。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我们集中力量积极开展了推翻联合政府的运动。

学生会征集赞成推翻联合政府的议员签名，然后在报纸上予以公布。还把答应在推翻联合政府之后，保证不在政府中任职，而使其无法组成政府的议员名单也在报纸上公布于众。

当时，学生们认为，有必要把斗争再向前大大推进一步。原因是，不进行战斗，战士们就会意志涣散。不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长久下去，学生们的情绪就会低落。

再进行一次尖锐的斗争，联合政府如果对学生们的要求能让步，那对学生们将是一个胜利。假使联合政府仍不作让步，仍然拒绝、镇压，那我们进行的斗争，就会更有利于在制宪议会上推翻联合政府。因此，我们又为下一步的斗争做好了。

一天下午，罢课学生在大金塔塔基广场西北角，举行了一次会议。

学生，还有市民和僧侣都来参加了。到会的足有一万五千多人。

哥吞新和谬马哥丹丁发表了演讲。说学生要进一步开展斗争，但，仍将采用非暴力的方式。哥拉瑞对政府是否答应学生要求下了通牒，规定了最后限期。他指示学生在二月六日星期一下午，在谬马学校再次集会。

规定的时间到了，可政府却毫无反应。在星期一，罢课女生五百人和男生三千人出席了在谬马学校举行的会议。

哥拉瑞担任会议主席，哥觉敏和哥埃觉在会上作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斗争的演讲。

哥埃觉问道：“我们敢不敢象埃及学生、中国学生那样不怕牺牲？”这时，“不怕牺牲，敢于斗争！”等呼喊声响彻会场。

哥吞新说：“我们要让巴莫联合政府知道，我们不是水蛇而是眼镜蛇，看看我们的厉害吧！”

会场暴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哥吞新问：“在敌人面前我们能屈服吗？”从各个角落发出了“不能”的喊声。

哥吞新：“怕死吗？”

群众：“不怕！”

哥吞新：“敢教训教训总督吗？”

群众：“敢！”

又是一片热烈的掌声。哥吞新讲完，哥拉瑞站起身来说，在未做决定前，胆小鬼，犹豫的人，可以先离开会场。我们决不难为他们。结果到会的一个也没有离开。

“为了表示学生的要求必须得到满足的决心，为了动员群众起来斗争，为了使政府处于困境，现在罢课学生决定集体绝

食！”

当哥拉瑞宣布这一决定时，大家热烈鼓掌，雷鸣般的掌声震耳欲聋。

不让一些年龄小的同学参加，可他们也请求参加这一斗争。

二月七日的绝食斗争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召开过抗议集会。为了打破一四四号法令限制，进行过示威游行，包围过秘书厅，举行过罢课，也曾动员过工人总罢工和农民抗税斗争。我们还包围过监狱，警察局等。这些虽然都是非暴力手段，而政府却采用暴力的手段来镇压。最后，竟然发展到开枪镇压手无寸铁的群众。事实证明，需要拿起武器来进行斗争。但是，全体学生领导人和大家都认为目前进行暴力斗争还不能取得成功。

我们挨踢、挨打、被关押、遭枪击，被马队冲……。现在，我们从这种忍痛作出牺牲的斗争形式，发展到了非暴力的最高形式——绝食斗争。

我们绝食的前三、四天，德钦党领导人曾发表了声明。这和我们配合得很好。

德钦泰丁哥都基、德钦努、德钦昂山，德钦丹东、德钦丁等在狱中的我缅人协会总部领导人发表了一项声明。其内容是：

正在被软禁的狱外的德钦党同志们：

我们盼望着驻扎在大金塔罢工基地的七千余名罢工战士们全都进入仰光监狱时刻的到来。不仅仰光，我们还要集体成批地进入监狱，把全国八个大监狱，二十四个小监狱，一共三十二个监狱统统都挤满挤破！

洋人大资本家们为了摧垮我缅人协会，正叫嚣着要宣布我缅人协会为非法组织，要对我们实行严厉制裁。警察们亵渎了伟大的佛教，他们在欺凌我们。

朋友们，在前进的路上，你们要随时准备戴手铐，

被关押，进监狱。不要使用暴力，要有条不紊地斗争！

全体德钦党人们，我们期待着你们，盼望着你们！来吧，到狱中来吧！不要畏缩，来加强我们狱中的力量吧！

毫无疑问，我们忍痛作出牺牲的斗争的最高形式——绝食斗争，必将引起全国人民的注目。

绝食的女生住在谬马学校的三层楼上，男生在一，二层楼。

哥拉瑞、哥吞新、哥埃党等学生领导人也参加了绝食斗争。他们虽然停止进食，但工作任务不能停止，还得东跑西颠地忙碌着。象我和哥埃内这样的中下层干部也是一方面参加绝食，一方面还要做些工作。

门口值勤的工作特别重要。我们不允许家长到谬马学校门口探问。有的家长怕子女饿坏了，在行李里放进炒面包^①，我们就得对行李进行检查。我们墙上贴上标语：“假如你问我们是否要吃饭，那简直比谩骂还使我们感到难受！”

学生的家长和当地老百姓纷纷来到谬马学校，围看学生们的绝食斗争。这时，在楼上绝食的学生对大家喊着：

“同学们，同学们，豁出去了，豁出去了！”

“你们知道学生的胆量吗？勇敢！勇敢！”

“我们是国家的主人！”

“革命运动必胜！”等口号。

楼下的家长们都为群情激昂的子女而担心。

“别喊了！你们会累坏的。老老实实数念珠吧！只要想着佛、法、僧三宝就行了。”下面的人对学生们说道。

就在我们开始绝食的那天，我缅人协会领导人德钦泰丁哥都基、德钦努、德钦昂山、德钦丹东等人被保释出狱了。

大金塔上的二百名女德钦党人和油田罢工战士一听到我们绝

^① 用叶子包着的熟炒面。

食的消息，马上就恢复了绝食斗争。尔后，绝食斗争又传到了其它城镇。

只有信念坚定的人才能进行绝食斗争。事实上，要做到绝食，真不是件容易事。尤其是成千上万人集体绝食，更需要有毅力，需要齐心协力，团结一致。绝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人体需要不断补充营养。而绝食却强制你不要有这种要求。的确难啊！虽然人们可以赞扬那些做善事而忍受痛苦的行为。但是，严格说来，人的本性是不愿去忍受痛苦的。

第一天的绝食，大家情绪都很高。我们决心誓死斗争到底，不达目的绝不罢休。

到了第二天早晨大家还能忍受，还都很活跃，到处走动。有的人还在喊叫：

“学生……学生……”

“豁出去了！豁出去了！”

“……”

“……”

但是，到了中午大家都不能再喊了。除了少数人能走动外，大多数人躺倒了。

下午，玛兑、玛妙登、玛丁拉和玛丹内等四名体弱的女生晕倒了。负责我们绝食学生医疗工作的医生吴觉迎和吴觉给晕倒的女生打了针。

我在门口值勤。家长和亲友们比第一天更担心了。有的一天两三次地来打听情况。我们除了要在门口接待并安慰他们外，还得在家长和子女之间传话，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哥拉瑞等领导人说，象我们这样有工作任务的人可以吃东西。但我们拒绝了。我们说，我们有劲，能绝食。嗓子发干上火了，我们就猛喝水。

二百多名女学生参加了决定绝食的会议。但实际上参加绝食斗争的只有八十多人。这是因为有的学生不得不听父母的话；有

的年龄太小，学生领导人不同意；也有的思想上不坚定。在这八十多人中间就有玛钦娣。

我和玛钦娣见过面，也互相了解，互相敬慕，都希望能更加熟悉和亲近。然而，在这场绝食斗争中，没有特别的交往。

我尊重所有参加绝食斗争的女生，把她们当作自己的妹妹，什么事都一视同仁。如果说有怜爱之心的话，那也是对她们每个人都有。在此时此刻，不可能对某一个人表示特殊的怜爱。

当时，处于革命运动中，在男女之间关系上，大多数人象我和玛钦娣相处的那样纯洁无邪。大家都象兄弟姐妹一样交往，互相尊重。当然，我不是说在一部分男女青年中没有出现过谈情说爱的情况。的确，在革命运动中，也曾出现过一对对热恋的情人。但是，大家都注意避免有过分亲密的交往，注意抑制自己炽烈的爱情。不要说拉拉扯扯拥抱接吻了，就连含情脉脉地注视或者深情的微笑等，也都要竭力克制，避免发生。

此时，男女青年在一起嘻嘻哈哈打打闹闹的习惯已经消失了。就是说，即使相爱，也只能暗中相爱不能外露。但学生领导人连这种恋爱也不支持。为了不让别人说闲话，在现在这种时候，他们希望大家完全避免谈情说爱。特别是希望使那些支持女儿参加这样的政治斗争的父母，不要为这种事而感到担心。

我们大多是十五到二十五岁的青年，正是情窦初开，追求异性的年华，能够这样有理智地克制自己，不能不叫人惊叹！

“爱情是锁不住的。”这话在课本和小说里都出现过。能有理智地克制自己，当然是值得惊叹的事。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呢？当时我没想过这个问题。即使想到，也未必能找出正确的答案。正确的回答是：我们把个人私事，包括爱情问题在内的所有事情，都置于革命之下了。应该说，通过革命斗争的磨练，我们的意志更加坚强了。

绝食后的第三天早晨，我瘫软地坐在门边的躺椅上“守岗”。

虽然不象第二天那样感到饥饿，但肚里毕竟空空如也，身上毫无力气，不得不躺下。我不时地强打精神站起来。但慢慢地又软瘫下去了。绝过食的人说：“绝食之后，如过了第三天就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了。”所以我盼着第三天能赶快过去。然而时间却不紧不慢地流逝着。虽然我们可以把时针拨快，但我们无法使太阳快快下山。

当天的报纸就摆在我的胸前，我只看了一下标题。标题是：“抬着棺材包围秘书厅”“警察殴打、驱散群众，有三十六名男女学生受伤”“十二岁的小学生生命垂危”“绝食学生情绪高涨，目击人群不禁落泪”“人们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在濒于死亡面前，家长也要亲自给予有效的援助”“在绝食的学生中有四名女学生力气衰竭，生命垂危，家长忍无可忍，就是粉身碎骨，也要对学生们进行有效的支援”“油田罢工工人们也绝食了”“我缅人协会总部号召缅甸全国所有党员举行绝食斗争”。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虽然我已竭力睁大眼睛去看，但一会儿就感到头晕目眩，只好把报纸放在胸脯上，转动着眼珠东瞧瞧西看看。我体力不支，心情也有些沮丧。我想：我们绝食了，可政府始终不让步，那怎么办呢？哼！要是他们不让步，我们继续绝食，死就死吧！可想到死，我又害怕起来了，悲观得很，情绪低落。我自己竟可怜起自己来了。在悲观之际，我又不禁想起了父母。我是多么想投入母亲的怀抱里呀！我又是多么想把我的处境告诉玛敏妩，从她那里得到一些安慰和鼓舞啊！唉，玛敏妩是不会知道我现在的处境的，她可能压根儿就没想到我会这样。她脱离运动，呆在偏僻的角落里，一定安然自得地沉醉在文学作品中了。你看，玛钦娣却不象她，年纪虽小，但有胆量有毅力，她和我们一同绝食。玛钦娣比我小六、七岁，身材瘦小，不象我们健壮有力，可她却和我们一样顽强地进行绝食斗争。我们应该比她更顽强，更有毅力，更坚定，决不应该感到失望和沮丧。玛钦娣鼓舞

了我的斗志。

尽管我们坚持了绝食斗争，但我们并没有期望政府会妥协。然而，不进行斗争，又有什么办法来达到我们的要求呢？我找不出答案来。只有绝食这条路可走。我这样想着想着，便不知不觉合上了眼睛。

“喂，貌丁吞，饿坏了吧？”听到说话声，我才意识到自己原来闭着眼。我忽地一下睁开了双眼，只见玛钦娣的母亲杜组微笑地瞅着我。她的微笑，就象冬天里温暖的阳光一样，洒落在我的身上。我挺起了软弱无力的身躯，正要说话，婶婶却先开口了。

“你一定很饿吧？都软瘫在这儿了。”

“婶婶，倒不是因为饿……。”

“不是饿可就是肚子空，是吗？”

“感到软绵绵的，没有一点力气。”

“貌丁吞，玛钦娣呢？……她怎么样？”

“您闺女可真行！她虽然瘦弱，可什么事也没有。”

“听说有四个女孩晕倒了。我也正为女儿担心呢！唉，别提了！……。”

婶婶收敛了笑容，低声说道：

“我呀，我只好祝愿知名人士出面参加的谈判能获得成功了。”

婶婶说完后合上了嘴，睁大了眼睛瞧着我。她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那是涌出的眼泪在闪光呀！

我勉强笑了笑，说：“会成功的，婶婶……，我们绝食使全国都沸腾起来了。所以我们不惜牺牲生命进行战斗的决心就更坚定了。”

婶婶苦笑着，什么也没说。过了一会儿，她把带来的小包交给我说：

“把这个交给我闺女吧！我带来的防头晕的补血药和“四全滋补剂”^①你替我交给她吧！你头晕无力时，也到她那儿拿一点吃吧！”

婶婶对她女儿和对我的关心，使我感到比蜜汁还甜。

“婶婶，还有什么话让我转达吗？”

“嗯，告诉她不要灰心。她父亲说，知名人士们参加谈判了，一定会成功的。”

“好，我一定转达，但是婶婶您别介意，补血药我是会给她。至于“四全滋补剂”，等我请示哥拉瑞以后再给吧。他同意了我才能给她。因为我们有规定，不许带进食品。我没法确定“四全滋补剂”是属于食品呢，还是药品……。”

婶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她愣了一会儿，才说：

“好吧，貌丁吞……，按你们的规定办吧！我不会生气的。好，我走啦。”

“嗯。”

纽婶走后，我安排一位同志站岗，便到楼上去。

平时，女生在房门口轮流站岗，可能现在没有能来站岗的了。

从门口向里面望去，所有的人几乎都蜷缩在床上，有些人靠着枕头出神。其中一个就是玛钦娣。

平时在门口有站岗的，要找人很方便，值勤的去叫一下就行了。现在象在医院似的，不便大声喊叫，要进房间又不好意思，也没有人往这边看一眼，我正在考虑敲门是否合适时，有两个去洗脸的女生走了过来。

“你找谁？”

“玛钦娣。”

“我们去叫她来。”

^① 由蜂蜜、香油、黄油、糖等制成的一种滋补营养品。

看到有两个女生能起来走动，我感到很高兴。但一听到她们讲话的声音，心情又不由得感到沉重。她们只能用微弱的声音慢慢讲话了。我在门口站着，看她们去叫玛钦娣。玛钦娣正躺在靠枕上，她直坐起来，往我这边看了看。当她站起来要往我这儿走时，我看见她手上有一串念珠。看来她好象是在用数念珠的办法来减轻绝食的痛苦。

玛钦娣到我跟前问：“先生，有什么事？”

现在玛钦娣称我先生了。虽然我还不是什么“先生”，但我比她大六、七岁。玛钦娣在八年级，我在文学士高年级班。她称我先生，也不能说过分，我不觉得刺耳。但是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不象别人通常那样叫我的名字，或叫大哥，而特别突出地称呼我“先生”？

“你妈妈来了。……”

“唉，妈妈也真是的……”玛钦娣激动地说。

“作母亲的，当然为女儿着急喽。你母亲天一亮就来了。昨天晚上，她听说一些女生饿得晕倒了，她担心极了。”

“先生，你没告诉她吗？我什么事也没有。”

“告诉了。你一直到现在也没什么事，不是吗？”

“连我自己都有点奇怪，居然连头都不晕了。”

我们俩人站在阳台上，手把栏杆，一面说话一面眺望着谬马学校后面的食堂。昨晚降下的露水使房顶湿漉漉的。

“好！你真行。你妈妈怕你头晕特地给你带来补血药。怕你虚弱躺倒，还带来了‘四全滋补剂’。补血药我现在就给你。给，拿去吧！按原来规定不准带进食物。但不知‘四全滋补剂’是否可以。”

“别给我了。‘四全滋补剂’是最有营养的食品。”

“可是有病的和尚在晚上都能把它当成药品吃呢！①我也说

① 缅甸的佛教属上座部佛教。僧侣过午后，不得食用食品。

不清了。我去请示一下哥拉瑞，他要是同意，你就吃呗！”

“算了，先生。别去问哥拉瑞了，我不想吃。妈妈还讲了什么没有？”

“她说你父亲讲，知名人士出面参加谈判了，一定会成功的。”

玛钦娣凝视着地板。早晨的阳光虽然柔和，但照射在雪白的墙壁上，反射出来的光线却十分刺眼。

“我也听说了。能谈判成功当然好啦！”

“那要看命运的安排了。”

玛钦娣轻声轻气地说着，慢慢地抬起了头，把眼睛微微闭上。

“往下看不行，头晕，先生！”

“那么，你快去躺着吧！平时从高处往下看还会头晕呢，现在空肚子更容易头晕了。好，好，快进房间去吧！你能走吗？你要是晕倒了……”

“头不晕，我能走，蹒不了。”玛钦娣睁开眼睛说。

玛钦娣小心翼翼地慢慢走着。我很不放心，一直目送她到了床边。玛钦娣坐在床上后，向我微微一笑。这种微笑可能是表示她没有晕倒而胜利地到达床上，也可能是在向我辞别，表示“谢谢，你走吧！”

我拿着“四全滋补剂”到了哥拉瑞房间。哥拉瑞洗完澡正在换衣服。他常常里里外外都爱穿土布上衣。总是喜欢把土布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也经常把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所以，虽然是厚厚的土布衣服，却显得很整洁。

我走进他的房间，他一面扣扣子一面问道：

“老弟，怎么样？过得好吗？饿极了吧？”

“挺好。”

“你手里拿的什么？”

“就是为这事。那个佩老师和杜组的女儿娣娣……。”

“怎么啦？到昨天晚上她还很好嘛！”

“是的，挺好。她母亲刚才来了。怕女儿晕倒给她带来了‘四全滋补剂’，这可以说是药，也可以算是营养品。我说，如果你同意，我就交给她。”

哥拉瑞用左手绕着头旋涡处的短发，一面嘿嘿地笑着说：

“现在还不能决定……。等召开会议以后再决定。好，把瓶子暂时放在这儿，去叫大家来开会吧！”

“真的吗？哥拉瑞。”

“真的，开会研究一下咱们的下一步行动纲领。”

“什么时候开？”

“现在马上开！”

会议立即召开了。除了部分身体支持不住的学生外，全体绝食的学生都出席了会议。

会议一开始，哥拉瑞宣读了三封呼吁书。一封是吴敦、吴波标等知名人士发出的。他们答应尽量设法满足学生要求，呼吁学生停止绝食。另一封是仰光市父老会议任命的三十八人父老委员会呼吁停止绝食的信。还有一封是谬马学校管理委员会的同样内容的呼吁书。之后，哥拉瑞说道：

“同志们！我们不怕牺牲，非常英勇。但是，我们父老发出呼吁了。他们要代表我们用别的斗争方式试一试。他们呼吁我们暂时停止绝食斗争，等待他们的消息。他们亲自上门来请求，又写信来呼吁。他们答应如果对他们所做的感到不满意的话，学生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继续进行斗争。所以，我们执行委员会决定，从今天开始让同学们进食。”

现在，我们才知道执委会停止绝食的决定。当时的工作方法就是这样。执委会考虑决定后，一下子就提交到群众大会。我们自己不作更多的考虑，也不提意见，只是照办。现在突然决定停

止绝食，同学们感到万分惊讶。所以有一部分同学喊道：“不吃！不吃！”我想，不是因为学生不赞成暂时停止绝食，只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一下子让人难以接受。

哥拉瑞接着说：

“听到同志们中间有人说‘不吃’，我很高兴。我希望同志们以后仍然要有这种顽强的斗争精神。但是，现在不吃，我们执委会也还要让你们吃。嘿嘿……，同志们，我们不是完全停止绝食。我们不想违背长者们的劝告。另一方面，我们要等待，看看他们努力结果怎么样。因此，我们是暂时停止绝食。如果一旦我们不满意知名人士的谈判结果，我们将进一步采取不仅震惊仰光的学生们而且震动全缅甸四百万户人家的措施。到那时，同志们如果退缩，我们执委会还会硬拉着你们去干呢！”

当哥拉瑞使用了“激将法”之后，学生们高喊：“我们随时准备听取召唤！”

我们这些空着肚子、软弱无力的学生又开始精神振奋起来了。

哥拉瑞接着说道：

“我们在任何时候绝不后退一步。我们行动的记录表上的箭头永远是向上的。我提醒同志们特别要注意，现在只是暂时停止。我们已制定好下一步继续战斗的计划。我们从来不预先讲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所以，趁现在暂时停止绝食的机会，为了增强体力，必须让大家吃饭。但是，我们号召大家做好随时进行下一步战斗的准备。”

就这样，绝食斗争停止了。

事实上，谁也不愿硬要长期坚持这种忍痛作出牺牲的绝食斗争方式。只是因为没有其它办法才迫不得已进行的。现在，正好借父老们承诺和呼吁的机会，体面地停止了绝食。大家都感到松了一口气。

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要求，我们的要求怎么才能得到满足呢？

哥拉瑞宣布要采取震惊全缅四百万户人家的措施，到底是什么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三十四 合法斗争不灵了

下一步怎么办呢？

不仅是我，就是政治经验比我丰富的哥埃内、哥吞新等学生领袖们也想不到任何办法。每当我问起他们来，总得不到肯定的回答。他们只是说，到时候执委会会有指示的。

停止绝食斗争的第二天下午，当我见到哥埃内和哥吞新时，我又问起这个问题。哥埃内长叹一声说道：“先别提这个，走！咱们去看场电影！”

哥吞新见可以避免我的难题，似乎也松了口气，便急忙随声附和说：

“好，咱们到皇家影院去，那儿正上映‘埃湾’影片公司出的‘情侣’。还加映有关罢工的新闻片呢！”

我正感到惘然若失，他们说去看电影，我便欣然同意了。既然想忘却现实，那就干脆来个彻底的！

“到其它影院去吧！看罢工影片，我们的心情又该激动了。要忘掉就完全彻底地忘掉！”我提议说。

哥埃内和哥吞新放声大笑起来。哥吞新说：

“老兄，要想全忘掉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就连‘人猿泰山’这种影片，以至英国国歌‘基督保佑吾主’和英国陆海军演习的新闻片，也都会提醒我们不要忘记现实。算了，咱们还是去看‘情侣’

吧！”

我们来到了皇家影院。看了有关罢工的新闻片和故事片“情侣”。当放映有关罢工的新闻片时，观众不断地热烈鼓掌，这使我们受到莫大鼓舞，心里热乎乎的。

看完电影，我们在弗耶沙路喝了杯雪糕奶，便向小金塔走去。人行道上，印度人力车夫和苦力们都已打开了铺盖卷。他们有的围坐在一起聊天，有的躺着吸烟。

冬季将尽，寒意未消，但正是人们感到舒适的季节。因为是下半月，月亮还没出来，天幕上闪闪烁烁的挂满了星斗。

哥吞新说：“不知到哪一天印度人力车夫才能有家可归！”

哥埃内说：“等他们国家独立，他们就会有自己的家园了。”

我说：“据说仅在孟买一市，无家可归、露宿街头的就有十万人呢！”

他们啧啧地叹息着，感慨万分。

走过小金塔进了公园。公园里的电灯稀稀落落，光线若暗若明，一切都在朦胧之中。不注意看虽然看不清，但仔细看也能看得见。不想让旁人发现固然容易，但不小心也会被人看见。

我们三个在树底下一个长椅上坐了下来。因为面朝西坐，小金塔路上的楼房尽收眼底，除缅甸新光报社大楼外，其他所有楼房都已熄灯了，远远望去黑压压的一片。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哥吞新说：“回去之前，咱们到缅甸新光报社去一下！”

“去干什么？”哥埃内问道。

“看看有什么最新消息，顺便拜访拜访编辑们。”

“好！那咱们就走吧。”

我说：“算了吧，有些事咱们得讨论讨论。”哥吞新和哥埃内互相瞧了瞧。我接着又说：

“我们不考虑下一步怎么办是不行的。光是说到时候执委会会有指示还不解决问题。”

哥埃内说道：“哥丁吞说的对。我也认为抱着一种领导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的态度恐怕不妥。”

哥吞新使劲往椅背上靠了一下，又坐直了身子说道：“说的有道理。但是领导现在也象我们一样，没主意了。我们正面临一种进退两难的局面。”我们把身子转向在中间坐着的哥吞新，静静地听他讲。“我们已经搞过绝食斗争了。斗争一展开，想刹都刹不住。后来知名人士出面调停，绝食斗争才结束。到目前为止，一切非暴力的斗争形式我们都用过了。再继续干下去就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用革命的武装来反对反革命的武装，用暴力把英国人赶出去。怎么样，能做到吗？”

我听了有些毛骨悚然。哥吞新继续说道：“我们大家应该认识到，不用武装反对帝国主义，我们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但是，现在还不行。我们连个象样的刀都没有。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筹集武器，想法从外国弄到武器。”

哥埃内说道：“这件事不是正在做吗？”

“是啊，这是件极其秘密的事情。除此以外，我们还需要做些组织发展工作。象现在这样松松垮垮是不行的。我们特别需要成立缅甸自己的自卫队和学生先锋队。我们要在政府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一个志愿组织的面目出现。同时要进战斗和纪律方面的训练。”

我说：“对！不作这些准备工作，就没法进行武装斗争。”

哥埃内说：“那么，目前只能再找些别的合法斗争方式。而现在难就难在几乎再也找不出别的形式了。其实，绝食是最温和最高级的合法斗争形式。杀死别人容易，杀死自己就不那么容易。绝食是慢性自杀，更难哪！自从那次绝食斗争结束以来，我们的执委会正在暗暗地组织主张搞武装斗争的人。你知道有多少

人报名吗？”

我们面面相觑。过了一会儿，我说：“不是有很多人报名吗？”

哥吞新说：“哪里！只有十五人。这同绝食斗争时的二千多人根本无法相比。”

哥埃内说：“以后真的要搞起武装斗争，这么一点人怎么办呢？真难啊！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计划也不容易实现。现在联合政府就要垮台了。然而，要想阻止其他议员在新政府中任职，这是根本做不到的。他们都是些张着血盆大口的虎狼之辈。”

我说：“干脆象哥拉瑞建议的那样，把所有议员召集到学生会礼堂，让学生把他们关起来，问他们是否同意不在政府中任职，如果不做出保证就不放他们。”

哥吞新轻蔑地笑了笑，说道：

“他们这些议员可能会做出保证。但只要一到议会大厅，就会马上争着抢乌纱帽了。嘿……，肯定是狗咬狗，吵个没完。”

我说：“这么说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计划是根本行不通的喽？！”

哥吞新说：“我是说议员是靠不住的。”

我说：“在拒绝任职，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斗争中，议员是当事者，不依靠他们又依靠谁呢？按你的说法，我们只有放弃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斗争喽，是吗？”

哥吞新说：“不能放弃！德钦努、德钦拉佩、德钦丹东、德钦昂山及其他一些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人并没有灰心。不接受任职，反对九十一部门制和抵制英国货的斗争，还要继续进行下去。工人总罢工，农民的斗争也还要开展下去。”

哥埃内说道：“那当然好。即便联合政府垮台了，我们阻止议员任职的斗争也不可能获得成功。”

我和哥吞新都同意这个看法。

我说：“那么，我们的罢课怎么办呢？就这样搞下去吗？”

哥吞新说道：“学生不可能永远罢课，工人也不能一直罢工。工人长久地呆在仰光也不是回事，要回到油田去坚持斗争。”

哥吞新说完后站起身来。我感到他们的话并没有解决我的问题，于是我又问道：“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

“当我们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满足以后，就停止罢课。但绝不能同现政府谈判。我们要先推翻联合政府，然后同新政府谈判。”

我说：“这么说，要是由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的人组成新政府就好了。”

哥吞新说道：

“对。但是，老兄，现在先别说这种话。不然好象我们是支持在政府中任职的了。你没听说吗？登佩大哥就是因为说了这种话才倒了霉的。我缅人协会的一些德钦党员们说，摩登和尚登佩是支持在政府中任职的，应该把他从协会中开除出去。所以现在最好不要说这话。现在必须说，政府如不答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就要采取下一个步骤，它将震惊千家万户缅甸居民。我们必须打倒联合政府，不得再组成新政府。”

哥吞新说着站了起来。我们也随之站了起来。

我说：“等等，我缅人协会真的要开除哥登佩吗？”

“不知道。可能会开除。可登佩大哥对此却嗤之以鼻，根本不把它当成一回事，仍然一味蛮干。所以仰光县我缅人协会很讨厌他。登佩大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批评了德钦党一些领导人无组织无纪律的现象。以后大家就更讨厌他了。”

哥埃内说道：“据说一开始仰光县我缅人协会和总部的我缅人协会执委会就对德钦努、德钦昂山的加入感到不悦。那么对象登佩大哥这样爱作对的人就更不喜欢了。”

哥吞新说道：

“咱们走吧！”

哥埃内说道：

“还去新光报社吗？我看别去了，天已经黑了。”

我什么也没说，一边走着一边在回味着刚才的谈话。

哥吞新说道：

“不想进去就算了。丁吞同志，你了解最近的国际新闻吗？把一些重要的消息给我们讲讲！”

我真不想讲话。我需要把刚才谈的话反覆仔细地思考一番、消化消化。我们一起走了好一会儿，我一直没开口。后来，我说：

“西班牙政府已经彻底垮台了。首相奈格林博士和一些部长逃到法国去了。佛朗哥取得了彻底的胜利。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很高兴。”

“咱们东方有什么消息吗？”哥吞新问道。

“关于中日战争问题，有许多消息说，盟国正通过中缅公路向中国运送武器。有些武器从仰光仓库用汽车直接运往昆明。另外一些武器用火车运到腊戍，然后再用汽车运走。沃森公司这下子可发大财啦。”

哥埃内问道：“为什么？”

“卖掉了五十辆卡车，去中缅公路上搞运输。”

哥吞新说道：“嗯，英国真是一个趁火打劫的家伙！”

哥埃内说道：“只要帝国主义存在一天，世界就永远不能安宁。”

我们从公园出来，走过小金塔，沿小金塔路走着。在人行道上过夜的印度人已经睡熟了。

哥吞新说：“喂，我们到哪儿去睡呢？”

“当然到谬马学校去睡喽！”我说。

哥埃内逗趣地问道：“怎么？吞新同志，想和印度人一起睡在人行道上吗？”

我们慢慢地走着。风，呼呼地吹个不停。

三十五 为了死难的烈士

总督召集了制宪议会。

在制宪议会演讲时，总督说学生骚动是政客鼓动的。他谴责报纸和闹事的人，只字不提警察暴力镇压的事，也根本不提及有关全国人民一致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情况。

总督似乎想通过赐予缅甸一面国旗，把高涨的民族情绪平息下去。他对新设计的缅甸国旗样式作了说明。他所说的国旗就是在英国国旗的一个角上填上孔雀图象。而我们缅甸人要制做的国旗，是有锤子镰刀和孔雀的三色旗。

由于制宪议会的举行，全国人民的视线，从在马路上显示力量转移到议会的辩论上来了。于是，吴布、吴苏、吴巴佩就成了这场闹剧中打败强盗的英雄好汉，而巴莫博士、包吞爵士等则扮演了挨打的强盗角色。

在总督召集的制宪议会上，吴苏对联合政府提出了不信任案。主席吴漆莱也准许他这么做，这不就是“发扬民主”的具体体现嘛？全国都厌恶联合政府，都想把它打倒。

推翻联合政府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制宪议会召开了；不信任案也被接受了。人们预料在议会里，联合政府将被推翻。他们欢欣鼓舞，盼望通过吴苏的不信任案的一天到来。然而，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政府甚至还想制定法律征收汽水税，以解决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

就在大家热切地期待着通过不信任案的时候，从曼德勒传来了这样一个消息：

曼德勒市举行了一次抗议当局暴行的全市群众大会。会后，成千上万人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和尚们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当队伍到达二十六条街和壕口电报局门前时，武装警察强令游行队伍停止前进。有一位法官也狐假虎威地同武装警察站在一起。气势汹汹的缅甸步枪队跟在警察后面。警察命令队伍马上解散。但是，游行队伍仍然继续前进。于是，警察向人群中开了枪。一些和尚和群众当场倒下了。游行队伍被迫停止前进。但队伍并没有解散，大家愤怒地高喊：

“火炬、火炬，燃烧、燃烧！”

“我们是缅甸的主人！”

“革命必胜！革命必胜！”

缅甸步枪队的士兵又向群众开枪，不少人又倒下了。两名和尚和五名群众当场毙命。连重伤致死的共十七人死亡，受伤的人很多。大学学生会派去的代表哥拉貌的腿部也中了一弹。

英帝国主义和联合政府在曼德勒残酷屠杀群众的消息震撼了全国。人民怒不可遏。我们真想操起棍棒，拿起大刀起来反抗。但是，条件尚未成熟，理智使我们控制住自己。说实在的，这怒、这恨，真叫人难以忍下；但是，我们一时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学生们似乎对游行示威已经不感兴趣了。而学生家长、和尚、妇女和仰光县我缅人协会却还在酝酿组织抗议示威游行。

在勃固，有一万多人举行示威。在瑞波，有七千多农民上街游行；在丹荖，德钦党员和学生们也纷纷走上了街头。抗议、声讨的怒吼声响遍全国。在一些城市和乡村，甚至还进行了绝食斗争。

在制宪议会里，一场唇枪舌战的辩论在激烈地进行着。吴苏

正在竭尽全力显示他的口才。在一次议会的会议上，他投票反对政府。而缅甸新光报却没有登载他的名字。于是，他就向主席申诉说，他在日本期间、缅甸新光报记者曾向他借过钱。后来他因为讨债得罪了记者，所以新光报才故意不登他的名字。听到这些，我们就愈加鄙视议员们。但是，为了推翻可恶的联合政府，还得借助于他们。

就这样，在制宪议会里，提出不信任联合政府提案的日子临近了。

我缅人协会发出指示：一、提出不信任案那天，全国举行游行示威；二、家家户户下黑色半旗；三、早晨、中午、晚上，一天三次敲铁桶以示送“瘟神”；四、上午十一时焚烧写有联合政府字样的棺材和总理的模拟像。五、在没有得到联合政府垮台的消息之前，停止一切行商和交通活动等等。

在仰光几乎所有的区都按指示做了。敲铁桶驱魔的声音响彻云霄。巴莫博士的模拟像出殡后被火葬了。在班苏坦街还有人化装成巴莫老婆的模样为联合政府哭丧。

在议会里，身穿曼谷绸筒裙和绸上衣，头戴缅甸礼帽、脚穿绒拖鞋的吴苏，正在提出不信任案。

吴苏的讲话，最重要的一点是：“政府不能维持全国治安”、“虽然各政党政见不一，但主张维持全国治安是一致的。”

在他的讲话中，没有谈到如何解决学生、农民、油田罢工工人及其他工人们的问题。

印度议员代表甘戈山先生也说，政府维持不了全国治安。但他们宣布对不信任案将不参加投票表决。

联合政府依赖印度议员的票，但印度议员们持中立态度不投票，实际上是削弱了联合政府的力量。

理查德代表欧洲籍议员说，现政府不能控制局势，应该选出能控制局势的新政府，所以他们赞成不信任案。

此外，理查德还谴责说，在报纸上看到有关巴莫博士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谈话，这实际上是一种背叛行为。

反对党议员讲完后，政府方面进行反驳。内政部长包吞爵士锋芒毕露地说：“我认为，在冲突中，没有谁能象我们政府这样有效地进行镇压。我们曾下令对抢劫和杀人者开枪。我们勇敢地履行了自己的职责。现在的闹事者只是一些憎恨印度人、英国人和资本家的人。在学生动乱中，警察的行动是无可非议的。”

巴莫博士在发言中不敢理直气壮地为自己辩护。他说现在不仅缅甸闹事，世界其它地方也在闹事。印度比这儿闹得更厉害，这是一股潮流。此外，巴莫还回答了理查德的指责。理查德指控他破坏九十一部门制。巴莫分辩说，事实上，只要联合政府存在一天，他就不会背叛联合政府去干破坏九十一部门制的事情。如果他真的与联合政府有意见分歧，他就会提出辞职，与政府分道扬镳。他的话意味着只要联合政府存在，他就不会去破坏九十一部门制。而一旦联合政府垮了台，那就说不准了。最后巴莫祝愿反对党议员组成新政府的命运比自己更好。投票结果，赞成不信任案七十票，支持政府的只有三十七票。

联合政府宣告垮台了。

联合政府垮台的消息传开以后，全国到处都沉浸在一片欢乐之中，人们感到松了口气。

但是，斗争要求我们不能有任何松劲情绪。要继续奋斗，乘胜前进，斩草除根。现在草是割掉了，而根还未除尽。

全缅学联执委会发表声明：

联合政府虽然垮台了，但是我们的目标尚未达到，还要继续努力奋斗。过去由于我们团结战斗，联合政府垮了台。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团结战斗下去！

拉瑞（签字）1939.2.16.

我们执委会的观点是，联合政府的垮台，并不意味着国家的

真正敌人已经被打败。事实上，联合政府只是国家真正敌人的工具而已，而真正的敌人是九十一部门制。

执委会号召继续反对九十一部门制的斗争。并警告那些官迷议员，如果明知群众反对，却硬要去任职，就要让他们知道群众的厉害。

我缅人协会在声明中还写道：

“拒绝在政府中任职只是第一步。九十一部门制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要把拒绝任职作为手段，目的是要废除九十一部门制。然后进行公民投票选举产生人民代表，再由人民代表组成制宪会议，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这便是领导革命运动的我缅人协会的指导方针。

下午，联合政府垮台的消息传到了永盛。永盛公立学校、工程技校的罢课学生和新吴衬衣厂罢工工人立刻走上街头欢庆胜利。

游行从下午一直持续到晚上十点左右。在永盛监狱旁，游行队伍停下来高呼口号、发表演说。

不一会儿，只见有两个人从特别牢房走出来，爬到墙上。因为天黑，看不清是谁，但从那说话的声音，听得出来他们就是全缅学联秘书长哥巴瑞和德钦滕温。

“同志们，联合政府垮台了，这非常令人高兴。但是，我们的任务尚未完成。学生和工人必须联合起来，密切注视那些爬上来争权夺利的民族败类。对那些在高官厚禄面前垂涎三尺的议员，我们要狠揍他们的嘴巴！光联合政府下台是偿还不了曼德勒烈士们的血债的！联合政府的倒台，对罢工罢课的同志们来说，只不过是三层楼梯只上完了一层。斗争必须继续进行。同志们，坚持下去，向前进！”

这就是狱中领导人的呼声。

是的，还有许多任务需要我们去完成。但联合政府毕竟垮台了，我们起码可以松口气了。停止前进固然不对，但总可以“稍息”一下了。假如现在玛敏妩在仰光的话，我就会“溜”到她那儿“轻松轻松”，可以同玛敏妩一起逛马路，看电影，说说知心话，亲热亲热了。然而现在玛敏妩却远在她的故乡，藏在她父亲膝边，埋头于文学之中。她还能想到我们的革命吗？还能记着我吗？

玛敏妩回家虽说还不太久，但也该给我来封信了。如果她写信，我也早该收到了。可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杳无音讯呢？

联合政府垮台的第二天下午，我回到了甘马育住处，为的是同朋友们一起“轻松”一下。也想看看有没有玛敏妩的来信。我不大希望收到父母的来信，因为父亲在信中除指责我参加革命工作外，不会有一点儿使我感到温暖的话语。

回到甘马育住处一看，令人遗憾的是我一封信也没有。还好，哥觉和敏叔都在。

十二月，天空晴朗。西边地平线上薄薄的云层在缓缓地飘动，太阳渐渐地隐到云层中去，散射出桔黄色的光芒。新枝嫩叶，在淡淡的阳光下显得更加苍翠欲滴。我们住处周围，枝叶茂密的凤凰树上，花红似火，艳丽夺目。

在这诗情画意的景色里，敏叔和哥觉满面春风地对我笑脸相迎，使我感到好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喝到一杯用兰色玻璃杯盛着的山泉水那样清凉舒适。同时，自己产生了一种隔世之感，好像来到了一个远离革命斗争、听不到革命口号的世外桃源。我一进院内就把心放“松”了，马上就感到疲惫不堪，浑身象瘫了似的、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真想一下子就倒在床上。头皮也发起痒来，该理发了。身上一股酸臭味，也该好好洗个澡了。

“怎么样？貌丁吞，将会由谁来组成下届政府呢？”敏叔问道。

还未等我回答，哥觉又接着问道：

“貌丁吞呀，学生运动怎么样了？当局会答应学生的要求吗？”

我回来是想把这些事暂时抛到一边，休息休息。他们却急切想了解情况。可我懒得开口，真想对他们说，别急！先让我休息一下！但是，我怎么好对他们这样无理呢？

“咱们晚上再聊吧！”说完，我便进到自己房间，一下子倒在床上，躺好久才起来。我把衣服脱了又穿，穿了又脱，考虑是先洗澡好，还是先去理发好。犹犹豫豫拿不定主意。敏叔见了觉得好笑，问道：

“貌丁吞，你一会儿脱，一会儿又穿，这是怎么啦？”敏叔好象一直在外面观察我的举动，我勉强地笑了笑，说：

“我在考虑先洗澡，还是先理发。”

“还是先洗澡好，可以提提精神。”

“我也是这么想的。”

紧挨着我们家的北院是掸族人吴达那的住宅。他家院子里有一口井。我们通常都是到那口井边去洗澡的。

井上有用砖砌的井台，上面安着轱辘。我先打了一桶水，但并没有马上洗澡，而是先观赏起院内的花卉来了。院子里，大红的和粉红的玫瑰花开得正旺，香气袭人；五彩缤纷的翠菊开满了庭院；兰星花已经凋谢了。我顺手摘了一朵玫瑰花闻了起来，又摘了些翠菊抛着玩。还吹着兰星花的花瓣儿，让它随风飘舞。

可能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这鲜花给人带来的愉快。这满院盛开的鲜花，使我心旷神怡，顿时精神大振。

我拿着水罐正要冲澡，哥觉凑到井边说：

“貌丁吞，没给你准备什么吃的，饭也还没做呢。”

“哥巴赞到哪儿去啦？”

“跟甘马育罢课学生一起到大金塔罢工驻地去了，到现在还

没回来。”

“没关系，我不太饿。”

“洗完澡，到杜龙丁那儿吃炸瓢瓜吧！”

“那好啊！”我一面洗脸一面回答说。

我往脸上擦了许多香皂，痛痛快快地洗了个脸，哥觉说道：

“听说你那个温妮要结婚了。”

“是吗？跟谁呀？”

“听说是个什么税务官，详细情况不大清楚。但，我想不会马上结婚，大概要过了泼水节吧。”

“是吗？那好啊！”

事实上，我和温妮已经断绝了关系。要是在革命运动之前，听到这消息，我不仅会感到惋惜，而且会难受的。现在我却无动于衷，因为我和她志不同道不合。我看了一下映照在大树梢上的晚霞，哗哗地冲起澡来。

洗过澡换了衣服，我同哥觉一起来到永盛路。

“我想先去理发店。”

“哟！好久没理发了吧？头发真长呀！”哥觉抬头看了一下我的头说。

“我也记不清有多长时间了，没功夫啊！”

“嗯，幸亏有你们学生进行斗争，这狗杂种联合政府才倒了台。以后还得斗下去，可不能让另一个家伙再上台！”

我什么也没说，走进了一家挂有“甘马育缅甸理发店”招牌的理发店。这个店是在印缅冲突之后开设的。店里的两面镶着金边的大镜子是达敦法师为了鼓励发展缅甸经济而赠送的。店主哥巴久正在给刚点着的气灯打气。

哥巴久从前在印度人开的一家五金行帮忙售货。现在他的理发店有两把椅子。除他自己外，还雇了一个人。晚上，雇的人已经走了。哥巴久一个人忙着给灯打气，也顾不上跟我们打招呼。

我静静地坐在一张理发椅子上等着。哥觉低头看了一下哥巴久，说道：

“喂，德钦巴久，让我来给你弄吧！”

这时，满脸汗水的德钦巴久抬起头看了看我们，说道：“噢，是哥觉呀！好吧，来给我弄弄吧！气孔堵了，气进不去。”

哥巴久站起来让开了。他又瘦又高，却留着大分头。让人一眼就看出来这分头和他的身材相貌很不相称。他擦了一把汗，转身对我说：

“噢，原来是德钦丁吞呀！听说你好久没回来住了，什么时候回来的？”

“刚刚回来。”

哥觉用针挑了挑灯蕊，不时地拨弄着气门，灯一亮一灭的，映在大镜子里，犹如闪电一般。哥巴久凑到我跟前问道：

“据说总督召见吴巴佩和吴布，让他们组阁了，是吗？”

我只是苦笑了一下，并没有回答。

“据说吴布已经答应组阁，并任总理，是吗？”

“不错，是有这回事。”

哥觉把气灯修好了，室内又明亮起来。

“听说你们学生要阻止议员在政府中任职，是吗？”

“喂，给我理个发吧！”

哥巴久从抽屉里拿出了理发工具。哥觉把灯挂在墙上，然后对哥巴久说道：

“唉，学生让议员保证拒绝任职，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议员做了保证。”

哥巴久一边给我围理发巾，一边感叹地说道：

“哎，要是议员心齐，该有多好啊！”

看来，我是非得开口不可了。

“要依靠议员们是很困难的。主张推翻联合政府而保证不支

持下届政府的议员仅有二十六人……。”

“咳……咳……”哥巴久使劲往我头上扑粉，粉都跑到我嘴里去了，呛得我直咳嗽。

“在这二十六人中，还有五人在表决不信任案时，又站到政府一边去了。”

哥觉“呸！”的一声唾了口痰，骂道：“婊子养的！”

哥巴久说：“连残羹剩饭也这么穷凶极恶地争抢，……咳，真是些可怜虫！”

哥巴久说完以后，沉默了很久。大家都不再说什么，只听见理发推子发出唰唰的响声。哥觉拿着剃刀自己刮脸。哥巴久又问起来：

“学生们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

“我们的想法是，一旦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就停止罢课。不管是谁上台，只要能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就同它谈判。我们之所以要推翻联合政府，就是因为它不答应我们的要求。”

哥觉拿着剃刀说道：

“新政府能答应学生的要求吗？能满足石油工人、仰光电车公司工人、火柴厂工人和木柴厂罢工工人的要求吗？还有农民的要求，他们能答应吗？”

哥觉的提问，就像他手中的剃刀一样锋利尖锐，深深触动了我的心，使我无言以对。恰好，哥巴久叫我低头，我不便答话，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哥巴久补充道：

“政府仍然在加紧镇压。听说在曼德勒遭到枪击的人，在医院里又死了一些。四名受伤痊愈的人，出了医院立刻就被关进监狱，而且受到了控告。”

哥觉和哥巴久交谈着他们各自听到的新闻。什么在以德钦拉觉为首的船员罢工中，和尚参加了规劝人们参加罢工的活动，警察进行了镇压啦；什么为了抗议在曼德勒枪杀群众，实皆有一千

多人剃了光头啦；什么加东觉强的德钦党员五百人，到直通包围了市政办公厅和监狱，要求释放被捕的德钦漆菜啦；以及曼德勒隆重地为烈士送葬啦等等。就这样，我从无言以对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一直到理完发。

出了理发店，我们来到杜龙丁的炸瓢瓜饼小吃摊。这个小吃摊设在永盛路旁的水沟边，上面没有任何遮盖。炸瓢瓜炉子的右边铺有席子。席上放着桌子。水沟的对面有一间小房，那是杜龙丁的家。在沟上搭着一块木板，以便来往于住处和小吃摊之间。

我盘腿坐在席子上，哥觉蹲在那儿。

杜龙丁是个寡妇，看样子年岁有四十开外，两个闺女都已长大了。杜龙丁的长相很奇特，全身像个橄榄。头、脚瘦小，身子却又肥又胖。瞧！她这样的一副身材，坐在炉旁小凳上，伸着两条腿正在和面，这凳子就显得实在太小，简直放不下她那肥硕的屁股。她嘴里叼一支土烟，双手使劲地揉着面。可是，不管她手上怎样使劲，身子却巍然不动，唯有她那个小小的脑袋象个撒了气的胶皮娃娃摇来晃去。

杜龙丁希望哥觉成为自己的丈夫，这已是尽人皆知的了。哥觉却并无此意。但他并不因此而疏远杜龙丁。平时，假如杜龙丁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哥觉仍然尽力帮忙。此外，哥觉也并没有因为杜龙丁对他有好感而向她敲竹杠。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相处得很好。

杜龙丁的大女儿妙吉已经十六岁，刚梳起大姑娘才梳的那种发髻，是个大姑娘样子了。她身体丰满，皮肤白皙。脸蛋儿圆圆的，鼻梁稍稍有点扁平，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小女儿妙意只有十三、四岁，还留着女童短发。她同母亲和姐姐不一样，身体稍瘦，高高的鼻子，圆圆的眼睛。妙吉炸瓢瓜饼，妙意接待顾客。

我们一坐下，妙意就问：“叔叔，从哪儿来？要吃炸瓢瓜饼吗？”

哥觉说：“当然是为了吃炸瓢瓜饼才坐在这儿啦！”

杜龙丁听到哥觉的话，便松开了扶着盆子的手，把烟从嘴里拿下来，说道：

“这么说阿觉不吃炸瓢瓜饼就不会到这儿坐坐喽！”

“不，不……今天是特地来吃炸瓢瓜饼的。喏，貌丁吞还没吃晚饭呢！”

妙意插话说道：

“好久没看到丁吞叔叔了。”

这小姑娘认识哥觉和我，所以也叫我叔叔。但每当她这样叫我时，我心里总感到不是味儿。我觉得自己还没到该被叫叔叔的年纪。

“我住到谬马学校总部去了。”我回答说。

“叔叔，炸瓢瓜饼要放点什么不？”

“有什么就放什么吧！玛龙丁，这附近能买到粽子或蒸饼吗？”哥觉望着炉子说道。

“邮局旁边梅钦摆的摊儿那儿卖竹筒糯米饭，让你闺女去买吧！”杜龙丁一面往和好的面里加瓢瓜丝一面答道。

闺女就是指妙意。平时他们已习惯于这种攀亲带眷的称呼。所以即使当着女儿们的面叫，也没什么不好意思的了。

“喂，妙意闺女，你去买两筒糯米饭来！”

哥觉掏钱给妙意，妙意执意不要，说她们请客，就急急忙忙走了。

我看了看妙吉。由于炉火烘烤，她的两颊绯红。她装了一盘炸瓢瓜饼放到我们跟前，然后一边放茶壶，一边问道：

“哥丁吞，学生运动快要结束了吧？”

妙吉不再叫我叔叔了。其实，有一次她也管我叫过叔叔。当时我对她说：“你以后别叫我叔叔啦！”她若有所思地犹豫了一会儿，不知道她是怎么理解的，只听她羞答答地说了句：“好吧，

以后不叫就是了。”便吃吃地笑起来扭头跑开了。

“还没结束。”我回答她刚才的问话。

“废除九十一部门制以后才能结束，是吗？”

“嗯。不……”

我随口答了个“嗯”字，但马上就想到改口，便思索着该怎么确切地回答她。这时妙吉已回到炸瓢瓜饼的炉子旁边。她用筷子不停地翻弄着油锅里的瓢瓜饼。

哥觉说道：“老兄，九十一部门制那么容易就能废除掉？”

“对，问题就在这儿呐！人们以为废除它是件容易的事，我自己也曾经这样想过。可是，实际做起来却不那么简单！就拿推翻联合政府这第一步来说，就不知费了多大牛劲了。下一步是让所有议员都拒绝任职。这件事还没能行得通！我也说不好是否只要让议员拒绝任职，组不成政府，九十一部门制就能废除。一些德钦党领袖和报纸却说，这样做肯定会达到目的的。而哥拉瑞、摩登和尚登佩他们又说这样根本达不到目的，总督仍然会独行其事的。”

妙意一手拿着一个竹筒糯米饭，一阵风似地跑了过来。

“那该怎么办呢？”哥觉急切地问道。

“我也不知道。”

“哎，你们总部不是经常发表声明吗？不就是那个独裁者哥拉瑞，说过要废除九十一部门制，要采取一个震撼全国四百万户人家的行动吗？”

“是的，说过。”

“既然说了，那么是什么行动呢？”

“我也说不上。”

“哎，老兄，你们上面的人怎么也说不知道呢？”

我又陷入了窘境，只好一会儿吃炸瓢瓜饼，一会儿吃糯米饭，什么也不说了。

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哥觉又继续说道：

“不管怎么说，全国人民就象刚才妙吉的看法一样，相信你们废除九十一部门制的斗争一定会取得胜利。所以工人继续罢工，继续示威，农民进城请愿，包围办公厅、警察局和监狱。可以后又怎么办呢？”

“不知道，无法预料。”

“那么，哥拉瑞和哥登佩怎么说的呢？”

“哥拉瑞倒什么也没讲。也没听到其他领导人说什么。哥登佩却说，只要争到一些权利就应该结束斗争了。因为他总讲这种话，所以德钦党领导人大都对他很不满。”

“果真如此的话，那我认为德钦党领导人对哥登佩不满是对的。怎么能停止斗争呢？政府镇压得那么凶，这你很清楚，不是吗？”

“那么依你的见解，斗争要进行到什么程度才能停止呢？”

哥觉也答不上了。他也象我一样，一会儿吃糯米饭，一会儿吃炸瓢瓜饼，一会儿又呷几口茶，用以掩饰窘相。

杜龙丁对妙吉说：

“妙吉，给他们端一盘拌咸茶来！”

妙吉离开炉子，杜龙丁坐到了炉子旁。

在离炸瓢瓜炉子五尺左右远的地方，有一个架子。架子上摆着许多大玻璃罐。这就是他们母女卖拌咸茶、拌姜的小吃摊。

当妙吉在加茶叶时，我起身说道：

“喂，哥觉，咱们回去吧！”

“等等，等等，正在弄拌咸茶哪。喂，妙吉，快点！”

杜龙丁大声说道。

“我不想吃了，怕晚上睡不着觉。”

“别走，你多少吃点嘛！我可要多吃一些。”哥觉坐在那儿劝说道。

妙吉端来一盘拌咸茶，我注视着她，不觉被她那洁白的皮肤和健美的体态吸引住了。哥觉似乎觉察到了我的内心活动。正当妙吉忙着做她的事时，哥觉低声对我说：

“这姑娘太劳累了。一年到头忙忙碌碌，没有一会儿空闲的时候，不是卖东西，就是卷烟。尽管这样，赚来的钱也只能糊口。穷人家没法子，只好这么维持生活啊！老弟，前几天，她妈说，准备把她嫁给一个印度人。”

“噢，是吗？这还得了！”

“她妈跟我商量，我不赞成。唉！嫁个印度人，还不如给缅甸人做小老婆呢！”

“那也不好。”

哥觉不吱声了。只是低头一个劲地吃着拌咸茶。我仰望天空在发呆。一轮弯月已挂在树梢上。此时，我好象跨在新月上，在太空中游荡起来，游啊，游啊，我试图游离这面临各种难题的革命运动，游离这由于贫困而要去给印度人做小老婆的妙吉。游得越远越好。没有多久，突然一下子，我又好象从月亮上掉了下来。

马路上，一群青年在引亢高歌，阔步前进。嘹亮的歌声把我从遐想中拉了回来。

光荣的缅甸大地，
勇士们强悍无比。
战士们气吞山河，
敢于牺牲，所向披靡。
为了我们的祖国，
为了我们的土地，
英雄们，决战到底！
将腐朽的旧世界埋葬，
要创造崭新的新世纪，
为了进步事业，

战士们，齐奋起，
向前进，莫迟疑。
一、二、一，
一、二、一，
缅甸——我们的祖国，
缅甸——我们的土地，
为保卫我民族同努力！
一、二、一，
一、二、一，
民族精神要发扬，
团结合作如一人，
勇往直前争胜利！

我们正在凝视走过去的自卫队。哥觉抓住我的胳膊提醒似地对我说：

“听到了吧！歌声号召人们都要向前进，你可不能后退呀！”

三十六 欲进先退

在这三、四天里，对学生来说，是忧心忡忡的日子。是不顾一切地向前进呢？还是象俗语所说的那样：欲进先退，等待时机再前进呢？二者必择其一。

从愿望上来说，大家都倾向于要把革命运动继续推向前进。然而，形势逼迫我们不得不暂时后退。

愿望与形势发生了矛盾。

自从绝食斗争以来，立场坚定的学生明显地减少了。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阻止议员们在政府中任职一事，设能

成功。

英国当局仍通过现政权，施展淫威。

从世界形势分析，英帝国主义还不象马上就要垮台的样子，还没有到四面楚歌、山穷水尽的地步。它还会大肆武装镇压我们的革命运动。假如没有人愿意在政府中任职，总督就会解散制宪议会，自己亲自执政，也决不会对我们作出任何让步。

我们连一把短刀这样的武器都还没有。组织发动工作也才刚刚开始。国际援助又根本谈不上。我们还没有同国外取得联系。我们的领导人没有让群众了解这些情况，一直在千方百计地提高他们的士气。他们想使革命运动维持在群众齐声高唱“战士们，齐奋起，向前进，莫迟疑，一、二、一，”振臂高呼：“反对接受任职！”“联合政府下台后不得再组阁！”“废除九十一部门制！”的轰轰烈烈的状态中。怎样在不挫伤群众积极性的情况下，求得体面的退却，为革命寻找新的出路呢？

当时，在仰光的街头巷尾，纷纷传说总督打算让包吞爵士组织内阁。

学生领导人哥拉瑞、哥登昂、哥埃觉、哥梭貌、哥吞新、哥觉敏、哥巴山、哥丹丁和哥当钦等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正在焦急地想对策。同样，社会上的政治领导人德钦努、德钦昂山、摩登和尚登佩、哥觉迎和哥漆等人，也在紧急地进行磋商。终于，大家想出了一个让包吞爵士当不成首相的锦囊妙计。于是，全缅学联给吴敦写了下面这样一封信。

上议院议员吴敦先生：

一、假如你相信只有自己接受任命担任首相职务才能满足我们学生要求、并解决国家存在的一些问题的话，那就请你接受担任首相职务，并着手解决我们的要求。

二、假如在一定的时间里，你不能使我们的要求得到满足，那就请你辞去首相职务。

三、假如上述要求虽然得到满足，但全缅学联执委会认为你继续担任首相对国家没什么好处而让你辞职时，那就请你辞去首相职务。

全缅学联执委会

拉 瑞（签名）

我们完全相信吴敦的公正和他对学生抱有的善良态度。我们认为吴敦不属于任何政治派别，所以他可以组成一个不谋私利，不贪官位的政府。我们相信学生领导人的这个计划是最恰当最有效的办法。

那个时候，又有消息说，吴布已经答应总督组织新政府。

于是，缅甸一些知名人士，在商人协会大楼开完会后，发表了下列声明：

一、我们认为学生们的要求是正当的。所以我们要求任何领导人，在未组成新政府之前，必须首先让总督作出答应学生们要求的承诺。

二、如果总督不作出承诺，我们要求任何政党不要接受组阁的任务。

吴敦、吴拉布、吴纽、吴
波彪、吴敏、吴波昂、吴
吞吴（签字）

就在知名人士联合发表声明的前后，国民教育委员会也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吴布在努力组阁。他请吴巴佩在他的政府里任部长。吴巴佩的五花党也希望他能任职。但吴巴佩却拒绝任职，具体原因不详。吴布还拉拢吴苏任职，而吴苏不接受任职是人所共知的事情。他自从宣布推翻联合政府以后，再也不支持任何一个新政府，决心为争取废除九十一部门制而奋斗到底。他还曾向学生会做了保证。然而他现在的调子却变了。他也附和起吴敦等知名人士的

意见来了。说假如吴布保证对学生们的要求做出妥协，那他就会接受任职。

吴敦等知名人士、大商人、咖咙吴苏等都赞成必须满足学生们的要求，同学生们取得谅解。就连吴布本人也说要同学生们取得谅解，解决学生们的问题。

“要与工农休戚与共，并肩战斗！”曾是我们当初发起革命运动的口号。然而，现在却只关注怎样结束学生运动的问题了。我们虽然没忘记工农大众的要求，但已自顾不暇，只能把自己的事情解决了再说。

所以，学生领袖和首相吴布，于二月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在吴布家里举行了两次谈判。首相吴布和吴敦、吴波彪、吴纽等知名人士及哥拉瑞、哥登昂、哥丹丁等学生领袖，出席了二十四日的会议。此外德钦努和廷昂博士也出席了会议。二十五日的会，除了上述人士和学生领袖外，咖咙吴苏和德钦昂山也出席了。就在讨论彻底解决学生问题的同时，全国各地对吴布接受任命担任首相的谴责声连成一片。因为吴布是央米丁中部选区的议员，所以，央米丁中部选民区的选民们立即召开会议，强烈谴责吴布。会议主席是吴布的侄子，彬文那的德钦妙。他们决定游行到仰光表示抗议。并把新政府比作魔鬼，举行驱鬼仪式。

仰光我缅人协会也举行集会，抗议吴布成立新政府。

鄂布鄂布，老来俏，
临死想戴乌纱帽。
新政府中当上官，
国家混乱他不管。
鄂布鄂布真滑头，
钻来钻去像泥鳅。
诡计多端本性恶，
卖国求荣赛巴莫。

人们唱着对口快板词乘公共汽行游车。

在与吴布政府谈判的两天里，我总感到忐忑不安，每天伸长脖子呆在总部里，焦急地等待着谈判的结果。二十五日下午，哥拉瑞等人到吴敦家去同吴布谈判后，我来到了伊乔玛钦娣家。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是因为心神不定出来走走，还是为了想看看玛钦娣，或者是想打听一下佩老师和他的夫人杜组以及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老师和同学们的情况。

在玛钦娣家楼下药店里，我见到一位陌生的女人，坐在玛钦娣常坐的竹榻上，抽着缅甸土烟。除了她，不见有其他人。她的个头跟佩老师差不多，脸长得也与佩老师十分相像。从她那稍白的头发和额上明显的三条皱纹来看，我断定她是佩老师的姐姐。

“请问，佩老师和婶婶在家吗？”

那女人没马上回答，却用一种探询的目光看着我。

“不在，你是哪儿的？”

“我是学生会的。玛钦娣在家吗？”

那女人对我既不寒暄，也不让坐，只是继续用探询的目光盯着我。

“是哪个学生会的？”

“是大学学生会的。”

不知为什么，我在这个女人面前，好像一隻小兔那样，谦恭顺从。

“跟玛钦娣是朋友吗？”

不知为什么，我拘谨地淡淡一笑。过一会儿，我说：

“是的，我常到这儿来，跟玛钦娣也很熟。”

“娣娣在楼上，要找她就上楼吧！”

上楼时，我却又犹豫起来。

“上呀，上去吧！”

我一上楼梯，就隐约听到了悠扬起伏的弯琴声，这是多么优

美动听的声音啊！

当我登上楼梯的第三级时，那弯琴声更加清晰了。哟！琴声中还伴着轻声悦耳的歌声呢！楼梯还剩下三级时，我停下了脚步，站在那儿静静地听起来。

我不想让这悠扬的琴声和悦耳的歌声因我的到来而受到干扰。

玛钦娣象抱个小孩似的怀抱着弯琴，脸朝窗口，双眸凝视着蓝天。她一边用那修长而柔软的手指拨弄着琴弦，一边轻声地吟唱着。那甜美悦耳的歌声，缓缓地向四方飘散。

弯琴、弯琴，神国珍品。
神鸟、奇兽、流苏、络纓，
装点这琴颈、琴身。
悠悠此弦音，
犹如溪水吟。
夜深万籁寂，
琴声倍传神。
长管短笛唢呐笙，
难比乐王金弯琴。

一曲弹罢，玛钦娣停止了歌唱，接着又弹其他曲子。她俯首对着弯琴，仿佛把注意力全部倾注到琴弦和她的手指上了。

唉！我们忙得不可开交，而她却这么悠然自得。人们在群情激昂高呼口号，而她却陶醉在悠扬的琴声和悦耳的歌声中去了。骤然间，我感到玛钦娣的行动不可思议。但转面一想，这又有什么奇怪？我不是也曾在甘马育采花逐蝶，嬉戏于花草丛中吗？我不是也曾为十二月黄昏的美景所陶醉，还幻想坐在新月上，在蓝莹莹的太空中遨游吗？这样一想，我不仅不怪她，反而感到我和她的情趣倒是很一致的呢！

“上呀，上去吧！玛钦娣，来客人啦！”

那女人的大声呼唤声从楼下传了上来，使我不觉一惊。这时，玛钦娣也回身朝我这边张望。见是我，她的脸色马上从惊讶变成了微笑。然而，也仅仅是以这个微笑向我打了招呼，她继续弹着琴。

我找了把椅子坐下。只见她又嫣然一笑。这笑，一直留在脸上，久久没有消失。当她的手指使劲拨弄琴弦时，发髻也跟着晃动起来。我目不转睛地盯住她的脸，直到她弹完了全曲。

“玛钦娣，老师和婶婶哪去了？”

“听说爸爸让吴巴雀叔叔和努叔叔叫去参加汽车工人停止罢工会议去了。妈妈同独立妇女协会的人和卷烟厂女工们一起乘汽车出去示威，抗议吴苏担任政府职务了。”

“这一次你怎么没跟去呀？”

“我身体不舒服，所以没去，老师。”

“刚才你唱的歌太好了，琴弹得也妙极了。”

“噢，老师，您过奖了，我只能一般地弹弹而已。虽然节拍对头，但弹得没味儿。我唱的也不够味儿。”

“嗯，亏得还不够味儿，要是唱得有味儿的话……”

玛钦娣把弯琴放到桌子上，在离桌子稍远一点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老师，您不喜欢音乐吧？”

“谁说的？”

“哎，以前不是您自己说过的吗？”

“噢，是我说的。你的记性可真好啊！”

我为玛钦娣一直记住自己说过的话感到很得意，便咧嘴一笑。不知为什么，玛钦娣也对我微笑着。

“刚才弹的曲子是弯琴颂。歌词中不仅赞颂了琴音的美妙，琴手弹得如何动听，而且还用琴把上悬挂着的许多流苏穗子来形容弯琴的雍容华贵；说明了神鸟怪兽图案在弯琴上的位置等等。这是一首知识性的歌曲。”

“喔，有件事我要提醒你一下，娣娣。”

玛钦娣似乎有些担心，脸色都变了。

“不是别的，弹琴时，我希望你的脸不要朝南面，阳光会伤你的眼睛的，知道吗？”

这时，房前马路上大声呼喊口号的声音打断了我的话。

“吴苏是个大骗子！”

“打倒九十一部门制！”

“揭露吴苏的阴谋诡计！”

“咖咙吴苏是个大官迷！”

大家齐声高喊过口号后，有的妇女喊：“咖咙可耻！”有的喊：“变色龙可耻！”也有的喊：“小爬虫可耻！”口号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

玛钦娣走到窗前，望了望街上，说：

“瞧！妈妈他们回来了！”

我依然坐在那里，听到一些妇女从汽车上下来。不久，又听到我在楼梯下碰到的那个女人和从车上下来的—位妇女在大声说话。

楼下的女人问道：

“喂，怎么样？去过咖咙家了吗？”

“去过了，口号也呼了。”

“那就完事了呗！”

“哪里，他们也不好对付着哪！咖咙家那伙狗男女，还在我们面前撩起筒裙，做流氓动作呢！原先我们以为就咖咙一个人这么无耻，现在看来，他们一家，都是一路货！”

汽车开走了。过了一会儿，杜纽上了楼，我起身迎上去。

“噢，貌丁吞呀！来了很久了吧！”

“不，刚一会儿，娣娣。”

“坐，坐吧！娣娣呀，给我一杯水！”

杜纽坐在一把椅子上，看样子相当累了。她笑了笑。一下露出了她那本来就微微向外突出的门牙。

婶婶喝完玛钦娣送来的水之后，说道：

“怎么样？听说你们大学生们同吴苏谈判了，是吗？”

“婶婶，不是跟吴苏而是跟吴布谈判。”

“还不是一丘之貉！我可不赞成停止罢课。不废除九十一部门制就该永远罢下去！”

玛钦娣站在母亲身旁，急切地想听我说些什么。我一时不好驳斥她的话，什么也没说。

“我赞成丹茗市的家长们的意见，一直罢课直到获得独立为止。”

我无法再说什么了。婶婶抬头望着她的女儿说道：

“闺女呀，妈饿了，去到厨房里叫准备饭。别忘了给你爸爸留。貌丁吞，你也在这儿吃吧！”

“婶婶，我不吃。”

“干嘛不吃呢？喔……，貌拉瑞同吴布谈判有什么结果吗？”

“据说还没最后决定，详细情况还不清楚。大概现在哥拉瑞他们已经在吴敦家了。他们去时，我正好到这里来。”

婶婶再没有说什么，只是呆呆地坐着，好象有什么心事。

我也沉默不语。

过一会儿，玛钦娣来叫吃饭。婶婶起身说道：

“来吧，貌丁吞，吃饭去吧！”

“婶婶，我不吃。老师还得过好久才能回来吧？”

“没准儿。他跟吴巴雀先生去参加汽车工人会议了。我想汽车工人罢工也要停止了。因为吴巴雀先生参加了谈判，许多要求已被接受。来，喝点咖啡吧！”

我站起来说：“不喝了，婶婶，我要回去了。”

“这就走？那好吧。”

看她的样子已相当疲劳，也非常饿了。我呆在这儿，她就得跟我应酬说话。所以我一说要走，她也似乎感到轻松了。

我回到谬马学校时，哥拉瑞他们还没有回来。

今天的谈判，只有哥拉瑞、哥觉埃和哥梭貌去参加。其他学生会执委都没去。他们有的在看书，有的在睡觉，大家都在等哥拉瑞回来。

我已经精疲力尽，无心跟别人聊天，也不愿看书，只想好好睡上一觉。然而，在这种焦急等待消息的时刻，根本不可能一躺下就睡着。我马上想起了拿破仑统帅所说的：“在激烈的战场上，你一倒下就会睡着的”那句名言。

我随手拿了一个枕头和一张报纸进到一间房里。只见哥吞新仰面躺着，抽着缅甸土烟。

“还没回来，是吗？”

我把枕头放在他身边，回答说：

“还没回来，我以为这时候他们该回来了，所以就急忙赶了回来。”

“老兄，从哪儿来？”

“伊乔佩老师家。”

哥吞新把土烟扔掉后说：

“他们都提些什么意见？”

“佩老师的夫人主张罢工罢课一直罢到废除九十一部门制为止。她赞成丹荖学生家长的意见，不获独立就坚持罢工罢课到底。”

我躺到床上。

哥吞新又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似地：“唉，真难啊！”
我开始读报纸。

“储藏在勃生组盐仓库里的武器已运往中国。”

“法国政府已决定承认西班牙叛乱的佛郎哥政府。”

“想去日本留学吗？”

这最后一个标题不是新闻，而是广告。登广告者是谁呢？广告底下写着：请与东京外国留学生学院联系。我估计这广告不是直接从日本送来刊登的。很可能在缅甸有日本的代理人。我正在一面读报，一边沉思。哥吞新说道：

“老兄，你见到那个女孩了吗？”

“你指的是谁呀？”

“就是佩老师的女儿玛钦娣呗！”

“你别这么说，我可没这种打算。”

“老兄，是吗？是真的没这种打算吗？这么说，我们还可以竞争一番啰！”

“真没打算过，那个姑娘还小呢！”

“你胡说，怎么小呢？起码已超过十五岁了。老兄，别假装正经，旁观者清。我已觉察到老兄对小姑娘有那个意思了，嘿嘿！”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吃吃地笑着。

听他这么一讲，我眼前仿佛真的出现了玛钦娣的倩影。她虽然不特别漂亮，但端庄、温柔、娴雅可爱。

我继续读着报纸。

“腊戍至重庆航线要长期开辟下去。”

玛钦娣虽小，但十分聪明伶俐有爱国心。

“请看日本的叫嚣！”

玛钦娣虽小，但在诗歌音乐方面很出色。

“请读《东洋时报》！大家都来了解东南亚局势！”

我不知不觉把报纸放在胸前。

张伯伦、玛钦娣……这些名字在我的眼前轮番出现，很快我就进入了梦乡。我一觉睡到早晨五点半钟，直到哥吞新来叫我才醒来。

“哥拉瑞他们回来了吗？”

哥吞新满脸汗污，眼窝也似乎有些陷进去了。

“回来好久了。”

“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结果没有？”

哥吞新把手上的文件交给我，说：

“就这些。我们昨晚两点钟才开完会。哥拉瑞、哥登昂、哥埃觉、哥梭貌、哥觉敏、哥当钦、哥巴山、谬马哥丹丁和我出席了会议。我们还邀请了校外的德钦努、德钦昂山、德钦登佩、哥觉迎和哥漆参加了会议。哥拉瑞他们介绍了同吴布首相谈判所达成的协议。会开了一整夜，最后决定同意这个协议，会刚刚结束。”

“决定停止罢课了吗？”

“嗯，决定了。老兄，你把这个用打字机打一下，好吗？马上要送报社。”

我接过文件，粗略地翻了翻，说：

“好的，我就去打。”

“我可得去睡一觉了。”

哥吞新把我的枕头也拿到他的床上，把头放在两枕之间，侧着身子睡了。

罢课停止了。在等待消息时，我心神不定，但一旦听到它已变成现实以后，也并不感到惊讶，因为这本来就是预料中的事。总之，我既不因此而高兴，也不因此而遗憾。

走出房间来到外面走廊里，我双手抱臂凝视远方。旧赛马场上雾蒙蒙的一片，太阳还未出来，东方的天空中出现了几道霞光。大金塔犹如一座金色的大山屹立在朵朵白云之中。鸟儿飞来飞去，欢快地啼叫着。杜鹃的啼叫声更加令人心旷神怡。

该是放假的时候了！

可是，罢课已经停止了！

欣赏了一会儿美丽的晨景，呼吸了清晨的新鲜空气，顿时感到浑身爽快异常。于是，我便阅读起我要打字的文件来。

知名人士和政府官员就学生问题达成了协议。全缅甸学联要求全体学生必须遵照执行以下几点：

一、不要违法乱纪，也不要鼓动别人违法乱纪。

二、停止目前大学和其它学校的罢课。

政府将采取以下措施：

一、除了犯有诽谤政府、使用暴力和鼓动采取暴力的罪行的人员以外，所有因罢课而被捕或已被判刑的学生将获释。

对于同发表诽谤政府的演讲、使用暴力和鼓动采取暴力的案件无关而正在受审的人，政府将同有关办案人员和律师协商，向县区法官要求撤回这些案件。此项，最后由最高法院审议决定。

二、根据第一条精神，赦免学生的条款，同样也适用于从油田区来仰光的被判刑的罢工石油工人。

三、在本协议产生前参加罢课的学生，只要不是犯了暴力或刑事罪，校方将不以罢课罪进行追究。

四、停止罢课后，至少过三个月以后再举行考试。考试费将根据参加考试的科目按比例交付。关于仰大的考试，政府也将建议有关部门照此办理。

五、将任命一个调查委员会，对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在秘书厅附近警察和学生发生冲突一事进行调查。该委员会的多数成员将是非政府官员。

首相貌布（签名）

知名人士协会主席吴敦（签名）

全缅甸学联代表拉瑞（签名）

1939.2.26

为了进一步帮助理解协议的内容，政府又公布了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会议记录。

在会议记录中，大致有以下内容：

由于学生提出的要求，在限定的时间里没有得到答复而进行非暴力的罢课斗争，或阻止学生去上课的行动，不应说是非法的；在以诽谤政府的罪名而遭到被捕、受审和判刑的案件中，并没有一件是真正犯了暴力和诽谤罪；政府将向总督建议撤销它的仰光紧急治安条例和其他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此外政府将建议，在全国释放一切根据一〇七、一〇八、一四四号法令而被起诉判刑的群众。在为调查仰光、曼德勒警察殴打、枪杀群众事件而组成的调查委员会中，吴布首相同意任命一位学生满意的高级法官；对从学生运动开始以来，给学生运动以各种帮助的老师，学校将不予追究等等。

此外，吴布解释说，总共在十六个城市里颁布了一四四号法令。在谈判期间，只有在三个城市里还继续生效。在这三个城市中，因发生了民族冲突，所以至今没有废除这一法令。

我们学生曾示威抗议政府镇压支援油田罢工的哥巴罕和哥巴瑞。我们为人民民主自由进行了战斗。现在政府已对此做出了一定的让步。所以，学生领袖决定停止罢课，实际上并不等于认输。因此，我个人对执委会的决定感到满意。

然而，我们曾多次提出过“工农学联合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争取胜利！”“废除九十一部门制”和“争取缅甸独立”等口号。

群众以为我们的革命运动现在马上就要实现这些目标，所以产生了许多疑问。

工人、农民的斗争没有停息，学生为什么单独进行谈判呢？没有废除九十一部门制为什么要停止罢课呢？社会舆论普遍都提出了这些问题。

有的人主张获得独立后再停止罢课。

绰号叫做“勇士”的哥丹丁，在执委会里曾表示同意停止罢课。然而，会后他又提抗议，站到了对立面。他指示他的人，为

支持学生会执委会的决定，宣布只停止罢课一小时，然后继续罢课。他攻击说，停止罢课的方针是大学生和官迷们的方针。他声称站在他们一边的有中学、缅文学校的学生。

进步报、塞丹报是支持“勇士”哥丹丁这一方的，对主张停止罢课的人进行了攻击。这些报纸用大字标题谴责说：“哥拉瑞是杀害昂觉的罪犯！”还责问：“你难道不懂得学生授全权给你，不是为了得到一点满足，而是满腔热情期望获得缅甸独立吗？你为什么辜负了大家的期望，同吴布政府达成这样的协议呢？”

进步报以“学生与德钦党”为标题发表了一篇文章。在标题两侧刊登了德钦努和摩登和尚哥登佩的照片。文章说，德钦努、德钦昂山和德钦登佩这三个人，不是学生却参与学生事务，简直是喧宾夺主。并质问他们既参加了学生运动，又参与政界事务，这是为什么？文章说，正是这三个人作怪，罢课才停止了。一九三九年三月六日和三月九日，进步报在“新闻与时事”专栏中推测说，学生运动是由于摩登和尚登佩、德钦努和德钦昂山的干预才四分五裂的。这三个人是内奸式的人物。

仰光县我缅人协会声称：“学生高呼要废除九十一部门制，纯系空喊政治口号，他们的行动意味着使九十一部门制继续存在下去。对此，他们深表遗憾。”此后，还宣布把摩登和尚登佩从仰光县我缅人协会中开除出去。

以上情况的发生，使我感到非常灰心丧气。我明知不停止罢课是不行的，但我不敢堂堂正正地为停止罢课辩护。我真想象玛敏妖那样，回到自己的家里安安静静地读书。我甚至产生了到玛敏妖那儿去，跟她一块读书的念头。唉，我真想洗手不干了！

我已经认识到在我们面前，只有停止罢课这一条路可走，所以全缅学联和大学学生会执委会与新上台的吴布政府，已尽可能求得了妥协。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他们没有任何过错。

然而，情绪过激的群众，期望通过这次革命运动和罢课就能

得到缅甸的独立。所以强烈要求不取得独立决不停止罢课。小贩秤货时，可以随时拨弄秤砣以求平衡，而政治斗争，是不能象拨秤砣那样，随便拨来拨去。人们把哥拉瑞称为独裁者，就认为哥拉瑞所说的话，应该象独裁者一样，会产生强大的威力。仿佛只要哥拉瑞大吼一声，大英帝国就会完蛋似的。所以，人们希望不能因为政府答应一半要求，就停止斗争，而应该轰轰烈烈把斗争进行下去，直到震撼全国，搞它个天翻地覆！

我既没有政治经验，更无力说服他们。我既没有那种对别人的指责满不在乎的政治家风度，也没有面对挫折的勇气。

我真是一个既缺乏经验又不成熟的学生政治家啊！

最难办的还是谬马哥丹丁这一伙人。

哥丹丁作为全缅学联的一名执委，他接受了哥拉瑞和吴布达成的协议，他参加了决定停止罢课的讨论，而且在报纸上，还发表了他的支持停止罢课的特别声明。

尽管如此，他所领导的仰光英缅高中和缅文高中的一些领导人，却干出了破坏停止罢课决定的勾当。他们指示：“为表示服从哥拉瑞的命令，当天从早上六点到七点停止罢课。为表示对错误决定的不满，从七点再恢复罢课。由于哥丹丁干了这种“好事”，结果有的学生罢课，有的学生不罢课，有的则罢罢停停。哥丹丁一伙简直把政治斗争当成了儿戏！

进步报、塞丹报也在吹捧、抬高“勇士”哥丹丁。哥丹丁及其同伙发表了继续进行英勇斗争的声明，并把谬马罢课营地转移到大金塔罢工基地。宣布坚持罢课一直到废除九十一部门制和获得独立为止。

他们在大金塔举行会议。不仅他们的学生，而且主张坚持罢工的一些知名人士和我缅人协会领导人也出席了会议。在会上，哥丹丁和其他一些“勇士”发表演讲，说什么，哥拉瑞和大学学生会领导人开头说大话，到最后虎头蛇尾。他们曾命令学生和

人民，那怕粉身碎骨，也要奋战到底，直到废除九十一部门制为止。而现在却与为九十一部门制撑腰打气的吴布政府谈判，接受微不足道的妥协条件停止了罢课，这实际等于对革命背叛。他们还说，全缅学联好象在闹独立，与我缅人协会脱离关系了。导致全缅学联领导人犯下如此严重错误的罪魁祸首，是德钦努、德钦昂山、摩登和尚登佩和漆老师，他们是幕后操纵者。

但是，不管哥丹丁一伙怎么说，大多数学生都希望全缅学联能团结一致，不要四分五裂，反对学生组织各自为政，另树旗号。所以，会议决定维护学生会的团结。各学生组织将出席从监狱中出来的哥巴罕主席和哥巴瑞秘书长召集的学生代表大会。

哥丹丁一伙讲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由于大学生的随心所欲才造成现在的局面。”哥丹丁一伙中，相当多的高中生和缅文学校的学生以及某些老百姓认为，全国学联执委会是由大学生控制着的。而大学生尽是一些准备考取学位以求一官半职的人。官职和私利是很容易拖人后腿的。所以，学生领导人同吴布政府谈判停止罢课是期望得到官职和留学的嘉奖。于是，哥拉瑞将被挑选为留学生啦，吴布要招拉瑞为婿啦，摩登和尚登佩把吴敦捧上首相宝座，自己要当个秘书啦等等诸如此类的流言蜚语不径而走，到处传开。这些观点造成了学生队伍的分裂，造成了英缅和缅文学校学生对那些未来的文学士、文学硕士产生了不信任感。所以，在会议要求重新组成的全缅学联执委会里，英缅和缅文学校要有自己的代表。

在当时，我还不能象现在这样有条理地全面地分析问题。因此，还不能说具有坚定的信念。我亲身参加了学生运动，了解学生的真实情况。所以同学生领袖一样，我相信当时唯有停止罢课才行。然而，多数群众却跟哥丹丁一样，以为通过这一次革命运动就可以获得独立。如果继续罢课下去，即使换了政府，最终废除九十一部门制也势在必行，我们没有过多地责备哥丹丁，我们

只怪他们这伙人没能同广大学生团结起来共同战斗；埋怨他们不能同甘苦，共患难。反而发表了有损于团结的言论，搞分裂。我是一个容易受环境影响的人，大家团结，我就积极，不团结我就灰心丧气。我不敢正视分裂和失败。困难固然可能使人百炼成钢，然而却使我“百炼成腊”了。

所以我不敢站出来为遭受到某些人攻击的停止罢课的行动辩护。我虽然完全相信哥拉瑞等领导人是清白无辜的，但我不敢反驳哥丹丁和其他人对他的诽谤。我把广大学生的团结视为是神圣的。但我不能勇敢地站出来回击哥丹丁一伙破坏广大学生团结的言行。总之，我们面临着众说纷纭，指挥不灵，有退有进这样一种四分五裂的混乱局面，真叫人泄气！

当时，在有关停止罢课的问题上，有一个情况尚未摸清。这就是德钦礼貌、德钦丹东、德钦山吞拉等我缅人协会领导人是否在背后支持、鼓动哥丹丁。这些人不都是我尊敬的政治领导人吗？他们的政治见解不比我更加成熟吗？我越想越缺乏信心，越想越犹豫不决。于是我想退到一边不干了。

三十七 情侣幽径

那天下午，我决定出去散步，以消除心中的烦闷。我在大学生学生会楼下吴甘登理发室洗完澡后就上了楼。脸和身上的水珠还没擦干，我一面擦一面上楼，一点也没注意到站在楼梯口等我的两个人。

“喂，丁吞老弟，我们正在找你哪！”哥拉瑞迎上前来和我打招呼，这时我才看到他们。哥拉瑞和哥巴罕并排站在那儿。我觉得哥拉瑞比平时更黑，而哥巴罕却比平时更白了。他们两人的

微笑都显得那么开朗坦荡，咧开着的嘴里都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找我，是吗？”

“是的，有任务交给你。”

“现在总部要派代表到各地区去说明为什么要停止罢课，讲讲形势。另外还要组织好地区代表出席学生代表大会。丁吞同志，你得去一趟第一谬和亚兰。”

平时一听说有任务，我就高兴得活蹦乱跳。认为这是一种荣誉。现在接到哥拉瑞的指示却感到心情无比沉重。我低头犹豫起来。

哥拉瑞继续说道：“今天晚上乘火车去，好吗？”

我没回答，仍然呆呆地看着他们。哥巴罕继续说道：

“看样子老兄精神不振。为什么呢？对我们讲讲吧！”

我依旧没有回答，因为我不敢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都掏出来。在停止罢课和同哥丹丁分裂的问题上，我自己都犹豫不定，怎么能到地方上去做解释呢？

“没什么，只是身体有点不舒服。”

哥拉瑞立刻把左手三个手指轻轻地放在我的额头上说：

“摸摸发烧了没有。”

哥拉瑞收敛了笑容，一本正经地俨然象个大夫一样，给我试起体温来。过了一会儿，说：“嗯，倒是没发烧。”

哥巴罕笑了笑说：

“怎么能试得出来呢？丁吞同志刚洗完澡！”

哥拉瑞笑了笑，又抓住我的胳膊给我号脉。我因为撒了谎感到有些羞愧。

就象一个因为想逃学而谎说身体不好的孩子一样，当父母焦急地为自己治病时，即使不打算去上学，也会由于父母的怜爱而感到温暖。同样，我从哥拉瑞身上，又一次地感受到了同志般的温暖。

“脉搏也正常。那你去吧，好吗？”

“确实身体不太好，老感到不舒服，浑身没劲儿，而且……”
我拖长了话音，正想再撒谎时，哥巴罕笑着插话说道：

“哈，哈！而且什么？老兄，俗话说‘想来近在咫尺，不想来远在天涯’嘛！”

“我真没瞎说，现在我有些私事要出去办一下。”

不管我怎么撒谎推托，哥拉瑞和哥巴罕都没有生气，哥拉瑞微笑着看着我。哥巴罕也笑着说道：

“瞧，又出来个私事啦？现在正有许多要紧的公事、革命工作要去做呢。在学生罢课方面也还有许多扫尾工作。在这时候，放着公事不做，去考虑私事，这可不象你丁吞同志平时的所作所为呀！我想是因为这个，这个……喔，一定是因为某种缘故吧！”

我闷闷不乐，没有再说什么。也不想再扯谎了。但还不敢把实情和盘托出。我已经心灰意懒了。甚至想洗手不干了。可是又犹豫不决，感到左右为难。同志们的盛情难却，我又怎么好意思去违背他们呢？我阴郁的面色似乎也感染了他们。他们脸上的笑容，好象西山落日一般渐渐消失了，只剩下那因来不及合上嘴还外露的牙齿。哥拉瑞说道：

“好，以后再谈吧！丁吞同志，快办你的私事去吧！但，如果你头发胀，浑身痛的话，最好的办法是好好吃一顿，然后强迫自己足足地睡上一觉。好，再见，我们去办我们的事了。”

他俩下楼走了。

我来到了阅览室。阅览室就是我们的住处。我拿了挂在门上的书包，取出洗干净的短袖衬衫及丝棉混纺方格筒裙。在梳头换衣服时，我一直在想着对哥拉瑞扯谎的事。我为自己拒绝接受他们交给的任务而感到内心羞愧。这使我想去城里玩玩的兴致也骤然减了几分。

我乘公共汽车到了城里。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地。也没想好到

底要干什么。在汽车上，左思右想，最后决定到玛妙米那儿去，拜访一下这位在印缅冲突期间熟识了的玛妙米，这位对我有好感的玛妙米，这位为丈夫的瘫痪而感到苦闷的玛妙米。在最近一两天内发生的印度穆斯林冲突期间，她是怎样度过的呢？玛妙米的家在貌都雷路，办公地方在玛戈路，都是印度人聚居区。所以她不得不与印度人住在一个区里。

刚刚下午五点多，我估计玛妙米可能还没回家，于是我就到她办公的地方去。

玛妙米正坐在办公桌旁，同一位印度老板谈话，她一看见我便高兴地招呼道：

“来呀，貌丁吞，好久没见到你了。”

头戴甘地白帽，身着洁白的土布衣的印度老板转身看看我。他胡子刮得光光的，闭着的嘴角上还沾着一点槟榔汁。

我朝玛妙米左边的椅子走去，说道：

“姐姐，我们因为罢课很忙，没空来玩。现在罢课已经停止了。”

“我知道你没空儿。一听说停止罢课，我就想你一定会来玩的，我一直盼着你哪！知道吗？”玛妙米最后说到“知道吗？”时，声音是那么娇柔，摆出一付卖弄风情的姿态。

印度老板用印地语说声“再见”便站了起来。他那大大的肚子，由于前面有桌子阻挡，只好把椅子向后推才能站起来。玛妙米冷淡地对印度老板说道：

“以后再慢慢商量吧！”印度老板嘴正嚼着槟榔，不便张口说话，他对我和玛妙米敬个举手礼便走了。

“喂，说说吧，从哪儿来的？”

“姐姐，我是特地到这儿来的。停止罢课后，我感到很无聊，而且我还惦记着那天印度穆斯林冲突的事，不知道姐姐怎么样了。”

“我平安无事，多谢你惦着我。好，你来玩正好。我也想到大湖去散散步，解解闷，你去吗？”

我正求之不得，急忙说：

“当然去罗！”

“那你先坐会儿，我到后屋洗洗脸。”

玛妙米脸上的脂粉只剩下薄薄的一层了。鼻子和面颊上有点发亮，前额也油光光的。虽然年龄大了些，但仍不失其原有的美貌。在透过窗户射进来的阳光下，她的钻石耳环和手镯闪闪发光。

玛妙米叫司机准备好汽车，并让他为我叫一杯雪糕奶，然后到后屋去了。假如这儿是住户用房，那间屋子就该作厨房用了。而现在是办公处，玛妙米也把它作为自己的化妆室。

我在等她的时候，顺手拿起一张报纸看。报纸上刊登有谴责停止罢课的文章。有支持哥丹丁的高中学生会声明，以及当局继续镇压工、学的国内新闻，我不想看这些内容，便很快翻了过去。我只仔细地阅读了国际新闻：

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少数民族日尔曼人和匈牙利人在闹事。希特勒等纳粹头子叫嚣，除了打进去援救这些日尔曼人，别无它法。

报上还刊登了关于对通过中缅公路运往中国的汽油实行免税的消息。一个印度仆人送来了一杯雪糕奶。我放下报纸吃起来，一勺一勺地品尝着。凉快是凉快了些，但心里却又为所读到的国际新闻而焦虑不安。

在印度，国大党主席钱德拉·鲍斯发表讲话说：“印度人民已经面临最后解放斗争的形势。应该给英国下最后通牒，问问它到底让不让印度人民独立。”

噢，怪不得巴莫博士在回答对他的不信任案时说，不只是缅甸，全世界都在闹事，缅甸局势之所以未能控制住并不是他的过错。

我的思路不知不觉又落到了自己不愿再想的政治问题上去。我努力控制着自己不再继续往下想。我向后屋张望，正巧看见玛妙米走了出来。

玛妙米梳着高发髻，发髻上插着梳子。光亮的前额上抹上了一层香粉，额下几缕刘海显得格外妩媚。嘴唇上抹上了肉红色的唇膏，给人以庄重的感觉。下身穿了条深兰色的绸筒裙，筒裙上的小白花微微鼓起，富有立体感。上身穿着钉有钻石扣的薄纱布上衣。她的打扮是那么自然和谐，恰到好处地勾划出了她那原有体型的匀称和健美。真是娴雅大方，不落俗套！

玛妙米显得十分得意，显然她已经注意到我在瞧她。她左顾右盼地打量了一下自己，走到我身边说：

“小弟，怕你久等，只好匆匆忙忙打扮了一下。”

“姐姐，重要的不是打扮时间多长……”

“那么什么是重要的呢？”玛妙米扬一下眉，等待我的回答。我正琢磨着选择恰当的言词，玛妙米又催促道：

“说呀，重要的是什么？”

“因时制宜，量体裁衣嘛，要打扮得跟自己相配才是重要的。”

“哎哟，小小的年纪真会说呀！到底是个大学生！起来，咱们走吧！”

玛妙米风度翩翩地走在前面，我紧跟在她的身后，神态显得有些不大自然。她打开汽车车门让我先上。玛妙米很神气地坐在车上，而我却感到有些拘谨不安。

“波昂，上大湖去！”

这位司机开这辆车曾带我和父亲游览过仰光市容。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曾问过他。

到了小金塔路电影院前，我忽然想起了玛敏妩。假如玛敏妩在仰光，我肯定会同她一起去看电影，就不会象现在这样同玛妙

米到大湖去乘凉散步了。我真有点想念玛敏妩。

“小弟，什么话也不说，你在想谁呀？”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谁也没想，正在想最近上映的电影。据说‘迷人的音乐’这部电影很好。我很喜欢叫做朱迪格林的女演员。姐姐，你看过这个电影吗？”

“我不太懂英文，很少看英国电影。你看过了吗？”

“还没有，时间太紧了。如果有时间，我很想去看看。”

“我请你去看，好吗？跟你这样英文好的人一起看电影，那我也可以看懂个大概罗！”

“好，我一定去。”

当汽车到了动物园一角的“情侣幽径”时，玛妙米说：

“波昂，往划船俱乐部开，我俩从那儿乘舢舨到湖心岛。你在湖心岛入口处等我们！”

汽车朝着植物园方向拐去，不大一会儿，玛妙米对司机说：

“波昂，停停。我们从那条小路走着去。你只管到岛前等着吧！我浑身不得劲儿，要多走走路才好。”

车停下了，我们下车来到“情侣幽径”。这条路同玛戈路、小金塔等路完全不同，路旁长满了刚刚换上嫩叶的竹子、树木和花草。在夕阳余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翠绿。在翠绿色的陪衬下，那火红的凤凰树，兰色的兰花楹和金黄色的牛角树花争奇斗艳、竞相媲美，绘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展现在人们的眼前。徐徐吹来的微风，带着阵阵幽香，沁人心脾。

我们俩并肩走着。以前每次我都觉得玛妙米的个儿比我高。可是现在并排一走，我发现我竟比她还高一点儿呢！是呀，小时候，沙弥哥巴丹不是也说过“男的总比女的威风些，所以比起个子来，男的总要高一些”吗？

在这春意盎然，一片恬静的环境中，我感到丰满健美、俊俏潇洒的玛妙米更加年轻了。我感到和玛妙米年龄上的差距在渐渐

地缩小。

“貌丁吞，这路叫什么名字？”

“叫 lover's lane。嘿，嘿……，姐姐，就译成‘情侣幽径’吧。”

玛妙米讪讪一笑，说道：

“啊！‘情侣幽径’，真会起名字，你也很会翻译。”

我和玛妙米不约而同会意地笑了起来，低着头姗姗地走着，好久不知说什么好。这时，绿树枝上传来了清脆悦耳的杜鹃鸟的啼叫声，动物园里的孔雀、鸽子也相继发出了动听的啼鸣。

路上的行人已经断绝。在我们前面，一只不知是猫鼬还是松鼠跑了过去。玛妙米吓得紧紧地靠着我，用洒满了香水的手绢不停地扇着。手绢上飘散出来的香味令我陶醉。

我抬头看了看玛妙米，她双目凝视着前方，神色忧郁地说：

“我的命太不济了。我有丈夫，却不能一块出来愉快地游玩。唉，他也真可怜！”

“姐姐，他的病什么时候能好？医生说了吗？”

“谁也说不准他这种病什么时候才能好。真难啊！”

我从心底里同情玛妙米。我想假如上天赋予我一种回天的神力，那该多好啊！那我可以念上一声符咒，让她丈夫的瘫痪马上痊愈。可是，我现在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只能说些无用的话去安慰她。

“总有一天会好的，姐姐，会有时来运转的一天的。”

这时，传来了猴子叫声，接着便是虎啸狮吼。从动物园里传来乱哄哄的吼叫声，使人已经分不清到底是什么声音了。

我们来到了划船俱乐部，租了一条小舢舨。

玛妙米背着划舢舨人的脸朝船头坐下，我也面朝玛妙米坐定。这时，晚霞四射，天空明净，微风不断地吹拂着。

玛妙米脸上又泛起了笑容，她兴致勃勃地把手放在湖里嬉水。

“貌丁吞，你看过的电影哪一部最好？”

“姐姐，这可说不好。不久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名叫‘玛丽亚露易丝’，挺不错。演员是格里塔嘉宝和查尔伯斯亚。姐姐，我还从没看到过有象格里塔嘉宝这样好的女演员呢！”

玛妙米理了理被微风吹乱了的额发说：“讲讲故事情节吧！”

因为无话可说，只好扯起这部影片来。我虽说喜欢这部影片，可我并不愿意讲故事情节，也不希望玛妙米了解故事内容。

“说吧！我看不懂英国片，只有听你们看得懂的人讲讲才能了解一下剧情。”

“概括地说，就是拿破仑出征到波兰，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波兰公爵的夫人。拿破仑拚命追求，终于占有了她。这是违反道德的，所以它的内容是不足取的。”

玛妙米呆呆地听着，敷衍地应了声：

“嗯，是的。”

“但是查尔伯斯亚演拿破仑演的很出色。格里塔嘉宝扮演公爵夫人的演技也非常高明。所以，我很喜欢这部电影。”

玛妙米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凝视着越来越近的湖心岛。她一眼也不看我，仿佛我已经不复存在了似的。是不是我的话引起她的不快，还是她认为我讲这个电影故事是出于不良的动机？是她讨厌我？恨我？还是她的思绪已经陷入了这淫荡的剧情中而不能自拔？

我确实是无意识地谈到那个电影故事的。我一直对玛妙米怀着一种真诚而又纯洁的感情。就算是我真的为玛妙米的美貌和香气所陶醉，那也是不足为奇的。人违背不了自然法则。因为，玛妙米长得实在太美了！凡是人不都是喜欢美吗？玛妙米的体态实在太迷人了！凡是人不都是容易对迷人的东西动心吗？玛妙米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也是十分诱人的，又有谁能对此无动于衷呢？

我没有往深处想。有夫之妇和年龄上的差异，象一堵墙似的阻挡着我们。现在，当我本来无意识地谈到玛丽亚·露易丝电影故事的时候，我自己却开始想入非非，产生了邪念。我只觉得心烦意乱，全身战慄。

我先上了岸。玛妙米随后扶着我的肩膀也上了岸。尽管已经上岸，可是她的手却一直放在我的肩上。美貌的姿色与芬芳的气息固然能使人动情，然而肉体上的触觉却更容易使人走上邪端。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全身有一种触电似的感觉。我慌乱不堪，不知如何做才好。甚至竟忘了上台阶。

我们就这样站了好久。还是玛妙米推了我一下，说：

“小弟，你怎么啦？快上呀！”

到了岛上，玛妙米找了一张椅子坐下，并示意让我挨着她坐下。这时，我已经比较冷静下来了。所以我说：

“姐姐，咱们回去吧，等一会儿天该黑了。”

“再坐会儿吧！天黑还早着呢！没看到吗？人们都还没回去。再说，一会儿月亮该出来了。”

“姐姐，今天是缅历十二月十八，月亮出来的晚。”

这时玛妙米噘起嘴，撒娇地说道：

“哎哟，小弟，你同谁有约会呀？怎么这么着急呀？你说闲着无聊我才叫你来的嘛。好吧，既然你这么惦着回去，那就回去吧！”

她把脱下的鞋又穿上，准备起身。我感到过意不去，装出了一副笑嘻嘻的样子，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微风轻轻地吹拂着。玛妙米又用洒满香水的手绢扇了起来。天渐渐昏暗下来了，行人已开始稀少，偶尔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人走过。

玛妙米翘着腿，挺着腰，把全身都靠在椅背上，头向后仰着枕在放在脑后的双手上。

玛妙米的姿态更加迷人了。她那洁白而富有弹性的大腿，丰满的臀部，纤细的腰身，隆起的乳房，所构成的曲线美更加分明了。随着夜幕的徐徐降落，我的目光更被眼前的图象吸引住了。

我们俩都沉默不语，周围十分寂静。这使我越发担心不能控制自己。所以我无话找话地说：

“姐姐，你说你在看过的电影中，最喜欢哪部影片？”

“最喜欢‘爱神’！”

“啊，是吗？”

“你呢，不喜欢吗？”

“喜欢，是一部非常好的影片，连我们学生会也赞成给这部影片一枚金质奖章呢！”

这样，我又陷入了沉思，眼前又出现了这部影片主人翁塔姐和阿巴弟的热恋场面。那塔姐就是玛妙米，而阿巴就是我丁吞罗。俗话说，越挣扎就会陷得越深。我刚摆脱了邪念，很快又想入非非了。这种念头犹如弹簧一样，你越压它，越弹得厉害！不行，这样下去不行，我蓦地站了起来。

“姐姐，咱们回去吧！天黑了。”

玛妙米抬起头，含情脉脉地望着我，然后，伸伸懒腰说：“嗯，回去……”

我判断不出玛妙米是高兴还是不满，她迅速从椅子上站起来，先走了。我跟在她的后面。她走了约有五十码，停步等了等，好和我一起并肩走。

“貌丁吞，你有对象了吗？”

“对象倒是没有，姐姐。”

“哎，你的话真怪，没对象那有什么呢？”

“姐姐，是这样的，我曾跟一个名叫温妮的女孩很要好。她们家对我也有好感，我也还喜欢她，但是还没有公开说出来，我们就疏远了。因为彼此的爱好的情趣不同。最近听说温妮要嫁人了。”

“那么你是个被遗弃者罗！”

“也不能说被遗弃。因为我并没死追她不放。另外，我还有个同学，叫玛敏妩，缅文优生班的。我爱她，我敢肯定她也爱着我。但谁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就象人们所说的，既不止是朋友，但又没到恋人的那种关系。”

“哎，你呀，你老是稀里糊涂不肯定下来。这样不公开表态是会错过机会的！为什么不坦白地讲出来呢？真爱她就对她坦率地讲嘛！”

“姐姐，是这样的。我们刚开始认识时，只是作为一般朋友，我给她写过一封信。信上有的话写的不够恰当，她便说我不该向她求爱，跟我闹翻了。我不能接受她的看法，就摘抄了德钦哥都迈四节长诗里面的一段进行解释。那诗是这样的：

纯真情意似海深，
却被无端乱疑心。
花枝虽俏蝶无意，
淑女非吾意中人。

我还说了句现在不追求，以后也不追求她的这种过了头的话。但是，打那以后，我和她的关系反而更密切了，彼此逐渐产生了爱慕之情。但是，我由于开始时把话说绝了，现在很难再改口。”

我说着说着，声音有些变得呜咽了。玛妙米却在一旁笑了。

“哎哟，这有什么难办的呢？尽管坦率地说：男女青年之间的爱情往往是以‘讨厌’‘我不爱’一类的话做开头的。话说过了头，改过来就完了嘛。现在对你来说，向她表示爱情固然重要，但先把过去说的什么‘不爱’‘不追求’的保证撤销掉也是必要的。你不坦白地讲出来，她总认为你没跟她说过，到时候，她爱上了别人，那你可就两次被抛弃了，嘻嘻……。”

“真的被抛弃了倒也好。”当我装出一副看破一切，无所谓

的样子时，玛妙米问道：

“为什么？又遇到了另一个？说呀！说说她的情况！”

“嘿嘿，没有，决不是因为又有了新的才这么说的。”

我尽管一再说“不”，但还是感到心虚。以后不是又遇到玛钦娣了吗？但，对玛钦娣我还没拿定主意。我把遇到玛钦娣，看作是只有我一个人发现的宝石一样，应该保密，不让任何人知道。

玛妙米很机灵，她发觉我有所隐瞒。

“你不肯说后来遇到的那位姑娘的情况，是因为怕我破坏吗？”

“喂，不是，我已说了再没有遇到过。”

“以后再遇到可要说啊！你要是把遇到的姑娘们的情况告诉我，我就可以帮你出主意。我们女人更了解女人，可以知道哪个姑娘爱你，哪个姑娘有度量。所以，做儿子的同妈妈商量交女朋友的事，保险没错。你妈妈不在身边，就跟我商量吧，你看好吗？”

“好，姐姐。”

我们来到了湖心岛出入口处，看到在斯巴路上停有三辆汽车，因为天黑分不清哪辆是我们的。当我们向汽车走去时，没注意到正坐在爱德华铜象底下的波昂。波昂看见了我们急忙跑过来，上车打开里面的车灯。玛妙米打开车门让我先上。汽车往巴罕开去。玛妙米往背垫上一靠，打了个哈欠。我望着她，心里暗暗赞叹：多么美貌丰满的玛妙米啊！

“貌丁吞，你不是要去看电影吗？”

“今天没时间了，送我回校吧！”

“喂，那怎么行呢，一块到城里吃点饭吧！不然你该饿了。”

“不饿，送我回校吧！”

她什么话也没说，悻悻地看着我，我感到过意不去，便说：

“姐姐，你饿的话，我就陪你去！”

“不，既然你不饿就不去了。波昂，开到大学去！”

车一直开到茵雅湖畔的大学林荫路上，我们一直沉默着。月亮升起来了，但还不太明亮，朦胧可见的茵雅湖，宛如一幅素描画，别有一番景致。夜莺已经开始啼鸣，微风掠过车窗，吹拂在我们的脸上。

“小弟，风景真美啊！”

“嗯，真美！你看湖心岛仿佛在水上漂动似的。星星也好像在往水面撒金粉银粉呢！”

“嘻，嘻……你就这样写首诗寄给玛敏妖吧！诗的最后要写上‘玛敏妖呀，玛敏妖，只撒金粉银粉不行，请扔金块银块吧！’还要写上‘你究竟同意不同意，快给我明确答复吧！’你这样写才算正式讲明了，哈哈！”

玛妙米说完得意地笑了。在她的笑声中，看得出带着挑逗的意味。

车开到了学生会楼附近，我说：

“哥波昂，朝右边院里开！”

汽车正沿园盘转弯时，玛妙米说：“喂，你什么时候再到我这儿来？”

“三、四天之内吧！”

“咱们找一天去看瑞曼丁貌演出吧！小弟，你看过吗？”

“倒挺有名的，可我一直没看过。”

“嗯，那么下次来咱们去看看吧！”

我告诉波昂停车后，说：

“姐姐，那我回去了。”

她没有吱声，只是呆呆地看着我下车，脸色有些不大高兴。当车启动时，我听到她对波昂说：“喂，开到卑谬路登登家里去！”

我想，大概就是在印缅冲突时我护送她去的那一家吧！

三十八 学代会决议

当我走上学生会大楼回到学生中的时候，好象是从美梦中突然惊醒了似的。梦幻与现实相差实在太远了！

汽车……玛妙米……情侣幽径……大湖……，拿破仑色情剧以及“爱神”的故事和这学生会大楼、繁忙的学生领袖、打字声，油印机的滚动声和辩论声是多么格格不入呀！我留恋这幻梦中的一切，甚至想独自一个人坐在学生会楼前草地上，再回味一下梦幻中的滋味！哥埃内不知从哪里看到我回来了，他突然扯住我的胳膊，说道：

“喂，老兄，到哪儿去了？有工作等你去做呢。”

“什么工作？”

“关于召开学代会的声明，要送到报社去。老兄，你到哪儿去了？老实交待吧！”

“去城里办点私事。”

“用车送你回来的那人是谁？”

“是我的一位婶婶。”

“是吗？看年龄可不象是婶婶。又年轻又漂亮嘛！”

“去你的吧，哥埃内！胡说些什么呀！我的婶婶都四、五十岁了，已经白发，掉牙，满脸皱纹了。哈，哈……，好了，好了，说正经事吧！”

哥巴罕、哥巴瑞、哥拉瑞、哥吞新、哥梭貌等，他们都在忙着呢！吴甘登也在东奔西跑，连印度花匠也在帮助油印。大家都在为召开学代会做准备工作。

前些时候，我真想甩手不干。由于哥拉瑞和哥巴罕以同志式

的态度对待我，使我打消了这个念头，并且为上次拒绝接受哥拉瑞交给的任务而感到后悔莫及。现在亲爱的哥埃内要我去城里办事，我不忍心，也不能再拒绝了，便跟着一块去了。

我们怕回来赶不上公共汽车，坐了一辆学生会租的摩尔牌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司机哥山巴，中等身材，消瘦，圆圆的眼睛，高高的鼻梁，他的长相不太象个缅甸人。他留着很短的分头，乍看起来简直跟平头差不多。他不仅是我们的朋友，而且也象是自己的同志一样，积极地参加我们的革命运动。

“哥埃内，往哪儿开？”

“报社。”

只对哥山巴说了这么一句，他就明白了。他按着顺序，把车开往我们经常去的报社：太阳报，塞丹报，进步报等。

在新光报社，我们见到了编辑吴漆貌。吴漆貌和学生领导人很熟，跟我还不大熟。他穿着一件土布上衣，他的鼻子、前额和平头，乍看起来很像司机哥山巴。但他尖鼻子，黑皮肤，比哥山巴更象印度人。因为深度的近视镜把眼睛挡住了，无法知道他的眼睛是否也象哥山巴的那样圆。

这里的多数编辑通常都是俯在桌子上弯着腰办公，而吴漆貌却把腰板挺得笔直。

吴漆貌对哥埃内说道：

“什么声明？”

“关于学生代表大会的声明。”

“怎么样？都能出席会议吗？”

“是的。我们努力争取有各方代表参加。仰光停止罢课的我方代表两人。还给了主张继续罢课的哥丹丁方面两个代表名额。哥丹丁将作为全国学联执委出席会议。”

吴漆貌很快地读着声明。我们正打算要离开时，他又轻声细

语、慢条斯理地说起话来：

“是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团结起来。代表大会好象主持正义的法庭一样，将会慎重考虑是停止还是继续罢工罢课，以及哥丹丁脱离出去的事情等等。一旦学代会根据多数人的意愿，做出决议后，大家都贯彻执行，就会团结起来了。”

“哥巴罕他们也正在按这个原则行事。”

“喂！我说，你们知道哥登佩到哪里去了吗？”

哥埃内惊奇地摇摇头说：

“不知道，我还以为他就在仰光呢！”

“没有。他已到了掸邦腊戎。他写了有关滇缅公路的见闻，从那儿寄来过稿件。”

“是吗？那我们可以了解到中缅边界的情况罗！好吧，我们到其它报社去，晚了就排不上版了。”

哥漆貌微笑着目送我们远去。他的深度眼镜在闪闪发光。

去过其它报社后，我已经有些饥肠辘辘了。

“哥埃内，我还没吃饭哪！”

“刚才到城里，你‘婶婶’没请你吃？”

“请倒是请了，因为不好意思没去吃。”

哥埃内以怀疑的目光瞥了我一眼，说道：

“对自己的‘婶婶’还有什么不好意思？”

“那时还没象现在这么饿呢！喂，到广东大街去吃吧！”

“就在玛戈路吃吧！”

要说吃点印度饭还凑合，可我真怕去玛戈路饭店吃饭。因为玛戈路是玛妙米经常来往的地方。假如玛妙米见到我在饭馆吃饭，问我为什么刚才不吃，那可就不好解释了。

“唉，还是到广东大街去吃吧！哥山巴，到广东大街！”

哥山巴把汽车停在车辆较少的拉达路旁边。从这里到哥埃内喜欢的饭馆还需沿达贺胥路走一段。哥埃内对中国菜很内行。一

位胞波^①站在挂着烤鸭、烤肉皮、香肠的柜台前面。当哥埃内和他说话时，我走到离油烟远一点的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我面向马路，但目光却不时地转向哥埃内，转向那切菜干净利落的老华侨师傅、愉快地炒着菜的中年华侨师傅和那忙着端饭菜的华侨小伙计们的身上。耳边不时传来咚咚的切菜声以及吱啦吱啦的炒菜声。

“喂，貌丁吞！”

突然，意外地听到一个我非常熟悉的声音，我闻声望去，惊讶地看到从停在隔壁饭馆前面的汽车上下来的玛妙米。

我急忙站了起来，跑到玛妙米跟前，象一个调皮的孩子似的，笑嘻嘻地站在她面前。

“这回可抓到你了，我请你吃饭，你不来吃。登登啊，你还记得这个小伙子吗？”

车上坐着玛登登。

玛登登的年龄大概与玛妙米一般大。但长得没有玛妙米那么年轻，她太胖，眼睛也小，只是皮肤同玛妙米一样白皙。

汽车上的玛登登一面把手里拿着的铜勺放到汤碗里，一面说道：

“好象见过，不过记不清了。”

“在印缅冲突时，你不记得有一个大学生送我到你家吗？”

“噢，我想起来了，别见怪！吃点面条吧！”

玛妙米也说：“到这儿来吃吧！”

“我的同学已经订菜了。看见了吧？就在那儿。”

哥埃内已回到我坐的那张桌子旁，并向我们这边张望。

“姐姐，我一回到学校，听说到报社有事，就跟朋友们马上进城来了。现在办完了事，觉得有点饿就来吃饭了。”

^① 胞波意为同胞兄弟，缅甸人对华侨习惯亲切地称为“胞波”。

玛妙米微笑着，什么也没说，继续吃面条，而玛登登说道：

“关于印度人夫妻俩的事，报社有什么新消息吗？就是因为妻子偶然没给丈夫盛饭，丈夫一怒之下，用刀把妻子嘴唇割掉的那个案件。”

“以后再没听说什么消息。据说那人因为失业，心里烦恼才发生了这种事。不过已把那个印度人逮捕了。”

玛登登问个没完没了，连面条都忘了吃。

“义务为佛塔泼水净尘组织和大金塔管理委员会之间的纠纷，有什么新的进展吗？”

“这个我一无所知。”

“那么，那件新闻……”

玛妙米生气地阻止说：

“哎呀，瞧你！没事就爱看报，爱打听新闻，行了，别再问了。貌丁吞，你的朋友在那儿等你吃饭呢！”

玛登登象小孩似的，吐了吐舌头不吱声了，低下头继续吃着面条。连我都感到不好意思。看样子，玛妙米对玛登登好象大姐对小妹妹一样，真能降住她。

我回到桌旁，已经预料到哥埃内会问我，我已做好了胡诌一通的准备。

“是刚才送你的那辆车，是吗？”

“是的。”

“你‘婶婶’真年轻啊！我想大概牙还没掉吧？”

我强忍住了笑，说道：“里边坐的那位才是我婶婶，你从这边怎能看到呢？”

哥埃内感到茫然。

“那么靠这边坐的长得挺漂亮的是谁？”

我假装没听见他的问话，只顾埋头大吃。不久，他也跟着我大吃起来。

为了不把话题转到玛妙米身上，我问有多少人追随哥丹丁。

“人们还不了解情况，所以哥丹丁还有点势力。在这样一个群情激昂的时刻里，有人主张继续罢课，是不足为奇的。一旦人们看清了形势，就不会再支持哥丹丁了。”

“到开学代会时，你估计情况会怎么样？”

“当然我们会取胜啦！我们要讲客观形势。地方代表将会认识到：‘罢课再罢课，只要不死就罢课，直到获得独立’的作法，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如果他们认识不到那怎么办呢？”

“要尽力启发他们。只有这样，罢课运动才不会白搞，革命才不会付诸东流。我们必须同丹丁的分裂主义作斗争。然而，假如学代会不同意我们停止罢课的主张，那就得按着多数人的意见去办。必须把学生们的团结放在首位。”

吃了好一会儿，哥埃内才开口说：

“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需要比罢课开始时做更多的工作。当前学生们有的继续罢课，有的停止罢课，步调很不一致。如果让分裂主义者象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胡言乱语，那将是很危险的，整个革命将会遭到巨大的挫折，争取独立的斗争也将会受到相当大的损失。所以，在这样一个严重的时刻，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应该为正确路线毫不畏惧地忘我地工作。”

哥埃内无意之中给我上了一课。他使我的一颗逐渐冷下去的心又重新振奋起来。

这时，我看见司机波昂指着我们的桌子，付给饭店掌柜五元钱。

“喂，波昂，你在干什么？”

“太太叫我替你们付钱。”

“喂，算了吧，把钱收起来吧！”

波昂硬是不肯，坚持替我们付了饭钱。

我从座位上起来，想到玛妙米那里致谢。然而车已经开了。玛妙米把头探到车窗外微笑着向我招手。

哥埃内说：

“哎，老兄，你还没回答呢，坐在这边的到底是谁？”

“是我姐姐。”

“同志，一个黑黑的上缅甸人会在仰光有这样一个皮肤白皙的亲戚，谁能相信呢？”

“信不信由你呗！”

我们结束了谈话，吃完饭便赶回学校了。

学生会楼象蜂窝似的，人来人往，忙忙碌碌。

在这样的气氛里，我又重新振作精神，为学代会积极地工作。同别人一样，我也穿梭似地忙起来。因为学代会将促进学生们的团结。

一九三九年三月八日，这是一个晴朗的日子。上午十时，全缅学生代表大会正式开幕了！

对于学生来说，过去这正是举行考试的时间。现在却需要决定是支持停止罢课呢，还是支持继续罢课。几乎全国学生都在密切关注着这次学代会。举国上下也都对这次会的议题和决议感到极大的兴趣。记者们显得特别繁忙，速记人员把所听到的全都记录在案，摄影记者把所看到的都拍摄下来，甚至连大学生代表们吃饭也拍了照片。

“洗手不干了”的乌云已烟消云散，它再也不能笼罩我的心头了，我感到自己的心豁然开朗。

我很清楚停止罢课的原因，认为这是正确的决定。但是，在各种反对势力的暴风骤雨中，我动摇了，不能坚持和维护正确的东西。然而，由于哥巴罕、哥拉瑞等领导人的同志式的耐心开导，以及哥埃内等同志的热情帮助，使我又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出席学代会的代表有一百多人。德钦努、谬马汉老师和三十

八人知名人士委员会的三位代表也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了会议。

会议主席是全缅学联主席哥巴罕，秘书长哥巴瑞主持了会议。

会议主席哥巴罕，在开幕词中说：

“同志们！我们曾经团结一致共同战斗，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遗憾的是现在在停止罢课的问题上发生了小小的分歧。现在，在缅甸为真正的独立而进行斗争的只有两个组织，一个是我缅人协会，另一个就是全缅学联。我们要想取得最后胜利，必须作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可能靠一次斗争就取得成功。路要一步一步地走。被授予全权的执委们，在学生运动中，做了他们认为是正确的事，这是无可非议的。如果代表会对执委不满意，可以罢免。其实，主张停止罢课和继续罢课的人一样，都是祖国英勇的战士。”

哥巴罕又说：“现在有点分歧，只是因为大家情绪过分激昂。我们这次学代会，要象法庭一样，对意见分歧做出公正的裁决。”

在这次学代会上，哥拉瑞提出执委会工作报告，并加以说明。他说：“在反对九十一部门制过程中，开始制定的计划，对议员的估计过高了，犯了一个错误。我们估计在九十名缅甸议员中，将有六十七人同意，结果只有二十六人签名。而在提出不信任案时，这二十六人中，又有五人站在政府一边了。还有两人持中立态度。巴莫政府的倒台，实际上是学生绝食斗争的结果。如不进行绝食斗争，联合政府是垮不了台的。”

接着哥拉瑞又说：“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必须选择是为废除九十一部门制继续进行斗争呢？还是满足了五项要求之后停止罢课。假如继续斗争，就要有人，有武器，有钱，有勇气。现在所有这些都还不够，甚至学生的积极性也远不如运动初期。支持我们的人在逐渐减少。我们这样说，并没有责怪他们的意思。爱尔兰为独立进行了五百年的斗争，直到现在也不能说已完全取得了

独立。再请看，在俄国，为从沙皇和资本家统治下解放出来，人民进行了多长时间的斗争，现在才获得自由。我们提出废除九十一部门制，也就是为了从英国统治下解放出来而作的斗争。我们不能把争取独立的斗争看得太容易了。必须把现在的罢课斗争看作是独立斗争中的一个战役。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在满足了五项要求的基础上，要使罢课斗争告一段落。”

哥拉瑞在谈完为什么主张停止罢课以后，又回答了人们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有人问我们执委在决定停止罢课时，为什么不先同学生家长商量。我们认为决定罢课时，不是同家长商量后，也不是在家长敦促下才罢课的，所以停止罢课也没有必要跟家长商量。有人问，在停止罢课的问题上，为什么不先召开学代会进行讨论。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不允许。第二，在罢课期间举行的学代会上已授权执委会，在必要时可以决定停止罢课。停止罢课的决定是在所有执委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作出的。有人问我们推翻了巴莫政府后，为什么不去推翻貌布政府。按执委会的工作纲领，这是以后可能要做的事。现在我们不能明确表态。”

哥拉瑞又谈到了某些报纸对他的诽谤。

他说：“如果进行诽谤的这些人能拿出确凿证据的话，可以把我们所有执委都枪毙。请你们大家判断吧！”

对哥拉瑞大胆无畏的讲话，代表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哥拉瑞在讲话时，我细心观察了一下代表们的表情。显然大多数代表理解了执委会提出的理由。我相信执委会获得了多数代表们的支持。为此，我一方面受到很大鼓舞，另一方面又为自己明知正确而不能顶住反对者们抗议的逆流而感到悔恨。

哥登昂还就延期考试问题作了解释说明。他宣布：有关当局将延期考试。第一次考试不及格的人，在六月份可以进行补考。

在允许地方代表向执委会咨询时，大多数代表都提出了问题。但从反对停止罢课的角度提问题的人不多。多数人是从同意

停止罢课的角度上提问题的。同意停止罢课的代表问：根据协议何时释放被捕学生？怎样撤回已起诉的案件？被捕的工人、农民、商贩是否同学生一样将被释放？此外，他们还问了有关政府镇压方面的问题，各年级考试的问题以及关于学费等问题。

有些代表虽然理解了停止罢课的根本原因，但很难向地方进行解释。他们都象我一样，是些在反对者抗议的风暴中不能坚持正确主张的人。代表问，假如回去解释时，学生不满意怎么办？哥巴罕回答说：“我想，在你们所在地区，你是有威信的。我认为你有能力对你们地区的人讲清楚。选你作代表是因为你们地区的大多数人信任你。”哥巴罕虽然这样回答，但那个人似乎还是没有信心。

“我们地区对我说，要坚持正确路线。要是掉了脑袋，我们给你超度。要是坚持错误路线，我们就要轰你出去。”

哥巴罕和其他领导人，虽然讲了地方必须接受学代会的决议，但那位代表仍感到不安。最后，那位代表又问：

“如下面不同意，领导是否帮助解决？”

“可以帮忙。”

到这时，那位代表才感到满意。在这样一个群情激昂的时刻，要停止罢课确实不容易啊！

有的人再次问起不同地方商量的事。还有一个人问，人们全都绝食而死不是对国家更有利吗？也有人质问，凭什么说学生中的革命力量减弱了。哥丹丁也问：

“在绝食斗争期间，哥拉瑞说下一步的斗争需要二百人，结果报名有一千人。对此又怎么解释呢？”

哥拉瑞说：“估计会有二百人报名，结果仅有七十一人。”

哥丹丁问：“这是在绝食斗争期间报名的数字吗？”

执委哥埃觉回答说：“这是停止绝食斗争两天后报的名。”

正当支持哥拉瑞和哥丹丁的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论时，永盛的

哥貌貌向主席提议只许提出与学生有关的问题，不许提一些无关的问题。这时会场上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这是对分裂主义分子哥丹丁他们这伙人的谴责。

一名学生代表问，吴布主张废除九十一部门制，可是以后他又接受任命，应该怎样追究他？

最后有一位代表问：

“现在有的学生要参加政治斗争，应该参加哪个组织好呢？”

哥巴罕说：“随你自己的便吧！”

“我想听听主席的意见。”

哥巴罕说：“我缅人协会。”

这时掌声雷鸣。这是代表们向哥巴罕，也是向我缅人协会鼓掌。

哥巴罕宣布，在今年内还要再举行一次全缅学生代表会议。

此后，哥拉瑞提出一项“学代会同意全缅学联执委会关于停止罢课的决定”的提案，哥丹昂发言表示支持。哥丹丁对这项提案阐明了自己的看法以后，表示反对。亚兰的哥当拉支持哥丹丁。

最后，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哥巴罕在四名监票人面前计算选票，结果赞成提案的八十七票，反对的二十三票。全场又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哥巴罕在结束讲话时说，大家必须尊重学代会多数人的意志。强调学生们必须加强团结。最后，会议在我缅人歌的歌声中胜利结束。

“学生们团结起来！”

这是学代会最后提出的战斗口号。

然而，哥丹丁一伙仍未停止其分裂主义的行径。还有一些报纸仍然在支持他们。

这些报纸说，在学代会上，哥丹丁一伙没有充分的发言权。

并攻击说，哥巴罕操纵学代会会议通过同意执委会停止罢课的提案。一些报纸还说，哥巴罕本人并没有这么大能耐，他之所以能如此机敏，有计谋，可能是德钦努、德钦昂山、德钦登佩等人在背后指点的结果。

但是，哥丹丁他们没有力量另立学生组织。甚至有些投了反对票的，也决定接受学代会的决议，维护学生团结。不久哥丹丁（谬马学校），哥基伦（谬马学校），貌委（圣保罗学校），貌瑞（吴尼布师范学校）等三十四名学生，在报纸上发表声明，决定离开学校。

他们在声明中责怪说，学生领导人过去经常说些大话吹牛皮：什么“誓死保卫人民的自由”啦，什么“要采取震惊千家万户的措施”啦，“哪怕做出天大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啦等等。我们相信这些话并也说过这些话。然而，由于他们光吹牛皮不干事，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我们白白地遭到毒打、关押。昂觉和曼德勒英雄们的血也白流了。

他们声称虽然他们将不以学生身份与全缅学联唱对台戏，但离校后仍将从事政治活动。并号召其他学生返校。

不久有消息说，哥丹丁一派的某些学生，因为复课而感到失望，不知到哪儿去了。哥丹丁通过报纸要他们回来，想把这伙人再召集起来，以后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这件事在我们中间成了笑料。

哥丹丁还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了一项声明，声称在新的教育制度没产生以前，暂且把现行的奴化教育制度作为过渡加以利用。他建议其他同学，根据停止罢课的决定返校上课，但他自己却离开了学校。他还说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要是不参加学生运动该多好。由于参加了学生运动，吃了大亏，这纯粹是自讨苦吃，等等。

有些在狱中的同学，也受到“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思想

影响，决定签字向政府表示悔过以求获释。

有一些地方学校没有复课，说是不同意学代会的决议。

还有一些学校的老师不承认政府和学生会达成的协议，甚至惩罚一些主张复课的学生领导人。因此，全缅学联不得不以执委会的名义发表如下声明：

地方学生会，如违抗学代会的决议，将立即予以追究和处分。如由于执行决议而受到有关当局制裁者，希尽速告知我们！

全缅学生联合会秘书长 巴 瑞

我们积极努力争取全体学生接受学代会的决议，千方百计地驳斥分裂主义者的宣传，并派人到地方阐明复课的决定，以便维护学生团结。

针对分裂主义者的宣传，学生领导人在报上还发表了下面的一个声明。

愿接受惩罚

如果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我们受贿、接受官职，图谋私利，我们愿接受任何形式的惩罚。

拉瑞，登昂，埃觉，梭貌，觉敏，
当钦，巴山，巴丹，吞新（签名）

他们还勇敢地提出，任何人都可以来核查募捐和支出账目。

最令人敬佩和羡慕的是，我们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精神。他们坚信他们之间不存在不诚实和谋私利的行为。进过监狱的哥巴罕和哥巴瑞跟其他领导人不在一起时，完全可能对其他领导人产生怀疑。然而，他们在狱中却信任狱外的同志。出狱后，也从未挑剔。也没说过象“我们不在，你们竟做了如此错事”一类的埋怨话。

生活在这样相互信任的同志中间，我又一次下定了决心，无论如何也不能离开他们。

三十九 少谈些恋爱

茵雅湖水映照着碧蓝的晴空，为四周的一切增添了一层浅蓝色的光彩。就连中午的阳光，也似乎因为这浅蓝色而变得更加明亮和柔和。微风轻轻地吹过，湖面泛起涟漪。换上了新叶的树木已经枝叶繁茂。

女士们求医问道：

什么药能永葆青春，长生不老？

“钦荣公主”调经药效果奇妙！

服药后如下仙池，变得年轻且美貌，

天仙下凡也难比你俏。

哥埃内憋细了嗓门唱着，声音走了调。他脱了衣服和筒裙，只穿条布短裤，我也脱了衣服，一面把筒裙挽得高高的，一面说道：

“喂，你唱的是啥啊？都走调了。”

“就会哼哼这么几句。是在‘钦荣公主’调经药广告里见到的歌。报上经常有这种广告，还带着漫画什么的。所以都背得出来。”

穿着脏背心，把筒裙挽得高高的哥吞新正在找地方坐下。他说：“要唱歌就唱个好听的歌，比方‘伊江颂’啦……，干嘛唱这个。”

我们到茵雅湖边大学授衔堂和划船俱乐部之间的半岛上去游泳，也可以说是外出野餐。我们带了几瓶牛奶和各种点心。

哥吞新说：“喂，没游泳之前，咱们先吃吧！”

我说：“游完泳再吃不好吗？”

哥埃内说：“最好是游一会儿，喝半瓶奶，吃一半点心，然

后再游。游完上岸再吃剩下的一半。”

哥吞新说：“这样吧。没游之前吃三分之一，中间休息吃三分之一，游完泳后再吃剩下的三分之一。这样最好。”

我和哥埃内都同意哥吞新的主张。于是，便坐在他的左右两旁，每人各拿起一瓶牛奶。

我们正在喝牛奶，一条英国小游艇从面前驶过，艇上坐着一对白人男女，穿着游泳衣。

哥埃内说：“这一对可真会享受啊！”

我说：“嗯，真是够舒服的。要不是那个女的戴着墨镜，就会看清她那副尊容了。”

哥埃内问：“看见什么？”

“闭眼养神的德行相呗！”

哥吞新把一瓶奶喝了三分之一，然后拿起一块点心说道：

“你知道在我们缅甸人中，谁能象他们一样享乐吗？”

哥埃内说：“你说是谁呀？”

“当然是那些高级议员们罗！有个议员去嫖妓，因为妓女摆弄左轮手枪走了火，被打中了大腿。还有个议员叫吴漆佩的和有夫之妇盛盛私通，被人家告发了。议会秘书吴妙登贪污伙食费案……。”

我说：“唉，大家不知道的，偷偷享乐的议员、部长还多着哪！走，咱们游泳去！”

我和哥埃内下水后游得很远。哥吞新脱了背心好象准备下水，可是，他的筒裙还拖拽地挂在身上。一直到我们游完回来，哥吞新还没下水。看样子他很害怕下水，一直挠后背和大腿。

哥埃内说：“喂，老兄，下呀！说要来洗澡却不下水！”

哥吞新这才挽起筒裙^①下了水。

^① 缅甸男子为了行动方便，在干活或游泳、洗澡时把筒裙底边收拢后，从胯下向后提起掖到腰后。

我们在水中玩了一会后上了岸，又喝起牛奶吃起点心来。这时，那艘英国人的小游艇又转回来从我们面前开过去了。

哥吞新说：“这些英国佬很快就要倒霉了。希特勒马上就要揍他们。张伯伦一伙耍滑头，想纵容希特勒去打苏联。拿着好吃的哄着希特勒。说什么‘别来这边，快去打苏联！’现在我看他们是哄不住希特勒了。希特勒肯定要回过头来打英国佬。好！有能制服英国的人也不错，到那时候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我说：“是的，有能制服英国的人当然好。可希特勒一伙也不是好东西。我们不能支持他。瞧！现在他多嚣张，根据与张伯伦达成的协议，他已经占领了苏台德地区，可是他还不满足。据最新消息说，在捷克斯洛伐克，希特勒唆使法西斯匪徒和日耳曼族闹事，要求把他那些法西斯分子安插到捷克政府里。现在他又借口说，捷克国内局势混乱，那儿没有法制和秩序，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于是命令纳粹军队占领了捷克。戈林宣布捷克斯洛伐克国家已不存在了。”

哥吞新说：“这是给英国的一个致命打击。”

“对，这是给英国人的一个致命打击。但遭殃的是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德国人侵略、奴役他们，搞得很惨。德国人这样做固然使英国人威信扫了地，但是，纳粹还会随心所欲，继续蛮干下去。谁也不能担保他不会去侵略苏联。”

哥吞新说：“希特勒要是胆敢进犯苏联，苏联人民就会把他们揍出去。斯大林不是说过吗？有的人挑拨苏德关系，说德国人企图占领苏联的乌克兰。他说他知道在德国是有这样的疯子想占领乌克兰的。但是在乌克兰将有许多‘拘束衣’等待他们来穿呢！”

哥埃内问：“喂，什么是拘束衣？”

哥吞新回答说：“就是一种衣服。给人穿上后全身都动弹不了。斯大林讲话的意思很明确，所以希特勒不敢进犯苏联，他把

劲都往英国身上使。”

我说：“现在纳粹又向罗马尼亚提出要求了。说什么罗马尼亚自己不得办工业，已经办起来的也一律要停办。要集中搞农业，要把所生产的粮食和原料全部卖给德国。可想而知，纳粹已经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哥吞新说：“这也是对英国的一个打击。罗马尼亚是英国资本家投资最多的地区。”

哥埃内说：“那英国能袖手旁观吗？”

我说：“这是自作自受嘛！他们一再对德国纵容、让步，相信德国会打苏联。现在却反过来打他们自己了。张伯伦现在说，希特勒在慕尼黑时，曾向他保证德国占领苏台德后，不再占领别的地方。如果以后再发生什么事，会先跟英国打招呼。结果，希特勒违背了当时许下的一切诺言。张伯伦说，现在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非法的。他警告说，如果德国再不停止进攻，英国就要同法国商量采取行动。”

哥吞新说：“希特勒还放出风声说，要破坏英德海军协议，叫嚣要扩充海军，进行威胁。这就是要撕毁协议。根据原来协议，德国的海军力量，只能是英国海军的百分之三十五。”

我说：“嗯，不会太久了，大战是肯定要爆发的，世界人民可要遭殃啦！”

哥吞新说：“大战爆发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机会。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我们民族的独立战争。”

哥埃内说：“哎呀，战争的火焰太烤人了，快到水里泡一会儿吧！”

哥埃内站起来，我拿起奶瓶喝了三、四口。

哥吞新却坐着不动，说道：“目前最沉着的是斯大林。他在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多精采呀！他说，他们需要和平，愿同邻国发展贸易往来。愿意支持那些被侵略的民族和努

力争取国家独立的民族。他们将随时消灭那些胆敢发动战争、进行侵略的人。”

哥埃内说：“喂，先生们，让咱们先忘掉这个世界吧！咱们跟清澈的茵雅湖中的鱼儿赛赛谁游得快吧！”

哥吞新站起来说道：“嗯，我们也只能跟鱼儿追逐玩耍了。”

哥埃内说：“如果能跟住在茵雅楼的女游泳明星明妮·赛恩一块戏水玩耍那就更美了。”

我说：“说这话倒使我想起罗摩王和悉达公主在水中嬉戏的故事了。罗摩王子带悉达公主回国。在途中遇到一个美丽的荷花湖。两人为解除疲劳便下湖游泳。游着游着悉达公主说：‘亲爱的，咱们赛赛吧，我藏起来你来找我。’公主说完便潜水藏在荷花丛中了。罗摩王子找不到她，着急地喊道：‘喂，悉达妹妹，这么多荷花，我怎么能找到你这朵荷花呢？’象荷花一样美丽清香的悉达，“啊”了一声，说：‘噢，亲爱的罗摩，其它荷花是供蜜蜂采蜜的，而我却是专为你采摘的荷花，是不会找不到的。’说完便被罗摩捉住了。”

哥吞新喊了声“来抓我吧！”便扑通一声跳下水了。

哥埃内说：“你自己玩吧，谁也不会去抓你。要是鳄鱼的话，它倒是会来抓你的。”

我们又高高兴兴地游起泳来。大家尽情地玩了个够，然后上了岸。

我们坐在树荫下吃着剩下的点心，心里感到无比的痛快。身体也觉轻松极了，似乎注入了新的力量。

哥埃内喝完最后一口牛奶说：

“真好，真好，今天是游得好，吃得好，喝得也好。”

哥吞新一边用毛巾擦着头上的水，一边问道：“你们谁带缅甸土烟了？”

“没带，我买了一盒金叶牌香烟。”

我从书包里掏出香烟分给大家。

哥吞新说：“嗯，我们今天够得上资产阶级化了。”

我们三个人都抽着烟，不过我是个陪客，只是抽着玩玩而已。

哥吞新抽着烟说：“第二轮彩票开奖时，我又没中上一等奖。如能中彩得十万元奖，那该多好啊！”

这时，哥埃内一直在吃吃地笑。我和哥吞新看他笑得蹊跷，都想知道怎么回事。于是，我便问道：

“你笑什么呀？”

这一问，哥埃内笑得更厉害了。

“哈哈，提起十万元奖，我曾为这事胡思乱想过，简直快想疯了。那不光是为得十万元奖，哈，哈……。有一回，我听说那直莽的玛内妙中彩得了十万元奖。我心里琢磨着，有了钱我们才能安心心地搞政治。否则，为了养家糊口整天忙碌，就不能完全脱身搞政治。因此，我想去追求玛内妙。我想啊，想啊，想得都快要发疯了。过了两三天后，报纸上刊登了玛内妙的照片，你猜猜怎么着，原来她是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哈，哈……。”

我们也大笑起来。

我说：“老太婆更好，钱可以都归自己用了，快去打听一下是不是没结过婚的。嘿嘿……”

“噯，老兄，别打听了，还是想别的办法弄钱吧！”

哥吞新说：“最好的办法是不结婚从事政治活动。这样丝毫没有后顾之忧，就象钱德拉·鲍斯一样，至今还是个老光棍。”

我说：“我认为不娶老婆是违背自然规律的，说的容易做起来难呐！”

哥吞新说：“嘿嘿，老弟已经有目标了才说这话，怎么样？你的敏姐还没回来吗？”

“音讯皆无，我想快考试了，不久她就会回来的。”

哥埃内说：“看丁吞同志的样子，好象还不止一个敏姐呢！说老实话，你有几个？”

“其实，称得上对象的一个也没有，是真的。”

哥吞新说：“算了吧，算了吧！现在这种时候咱们要少谈些恋爱。要不然丹丁一伙人就会说，他们所以不复课，主要是因为对那些追求姑娘的领袖们不满意的缘故。”

我说：“哥丹丁一伙说什么参加罢课没得到任何好处。说什么‘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当初要不参加革命运动该多好啦等等，我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些什么人！”

哥吞新说：“他是想让立场不坚定的人脱离革命运动。事实上，还不是因为这场革命运动，咱们缅甸人才提高了觉悟吗？虽然祖国还没有获得独立，但全国人民增强了争取独立的信心，丰富了政治经验，这不也是收获嘛！现在也不是以复课来结束我们的独立斗争。我们将以其它方式继续斗争下去。另外，由于这次革命运动，把群众也组织起来了。我们学生会力量更加充实，组织也壮大了。现在，学生会组织，甚至扩展到了农村。农民组织，工人组织也都产生了。我缅人协会组织，还将在毛淡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这次革命运动，不是充分证明在政治上，只有工人和学生才是真正有力量的吗？”

“现在重要的不是罢课或是复课的问题。也不是联合政府垮台，貌布政府上台的问题。因为这只不过是总督换了一匹马而已。重要的是我们不能灰心，要继续保持团结，保持在斗争中形成的最有效的政治力量——工农学群众的力量。并有计划地加强和巩固群众组织。”

哥吞新点燃了一支香烟又抽了起来。

哥埃内说：“丹丁一伙忘记了我们的成就，说要不参加运动该多好。分析一下，他的话纯粹是为了涣散人心，搞分裂，不让

人们继续进行斗争！”

我们三人都陷入了沉思，谁也没有再说什么。

风呼呼地刮起来，浪花拍打着湖岸，阳光照在湖面上闪闪烁烁。

“喂，咱们回去吧，我还要跟哥巴罕到大金塔罢工营地去呐。”

我把空奶瓶收起来装进书包。

哥埃内一面穿运动衣一面说：“长途跋涉四百英里的油田工人的毅力是值得称赞、值得敬佩的。他们是坚定的战士，他们有着钢铁般的意志，至今仍然继续坚持罢工。有一天，阿拉瓦加的德钦波拉基和八十名罢工者在缅甸石油公司和印缅石油公司门口，因阻止其他工人上班而被捕。第二天，那些没被抓走的罢工工人，在阻止人们到公司上班时，又挨了警棍打。但是他们毫不退缩，继续进行斗争。”

我们边走边说，沿着大学校长路回到了学生会楼。

四十 罢工在继续

虽然复课了，但我们的工作并没有减轻。我们需要刻不容缓地向群众解释为什么要停止罢课，又要进行许多工作去组织学生，加强团结。根据同政府达成的协议，我们要争取尽快释放被捕学生。有些不承认协议的学校当局，任意惩罚、嘲笑复课的学生，不执行协议。对此，我们要去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这些事情使我们忙得不可开交。

虽然有些工人已停止了罢工。但还有许多人仍在坚持。仰光电车公司、通用电力公司，可恼都火柴厂，勃生纽火柴厂、麻绳

厂、浆糊厂、码头、橡胶厂、实珍洋行船厂、实珍洋行、毛庇政府农场、伊洛瓦底江达腊船坞、国营多邦船坞的罢工斗争仍然在继续进行。

在我们举行学代会期间，工代会主席德钦登貌，还领导罢工工人包围了总督府。在此以后，又阻止工人、职员和仰光电车公司的电车和汽车工人上班。政府大批逮捕阻止人们上班的工人，并且派出警察挥舞警棍，施放催泪弹，以此来驱散阻止上班的工人。这样，就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认为政府利用了停止罢课的有利时机加紧了镇压阻止上班的工人。

在仰光，仅三月十四日这一天，就有三百名工人被捕。由于捕人太多，致使仰光监狱“客满”，有些被捕者被送进了疯人院。

农民要求减租减税的示威席卷全国。来自许多乡村的一千多农民，示威游行到毛淡棉遵。有不少农民进城向政府示威，其中到德努漂的有两千农民。其它如实阶有五千，蒙育瓦有三千，瑞波有五千，八莫有两千，沙廉有两千，卡延有三千，宋砌也有一千人等等。

在新政府里担任部长的那些议员所在的选区里，爆发了声势更大的抗议集会。特别是咖咙吴苏所在的登漂镇北部选区尤为激烈。由于德钦丹东、德钦山吞拉及作曲家达贡塞耶丁^①在登漂镇北部选区挨村进行宣传，使咖咙吴苏的势力完全解体了。

在选举吴吞部长的德努漂地区，有两千人举行集会，大会宣布吴吞是个叛徒。警察根据一〇七号法令，把传票递给正在开会的德努漂我缅人协会主席德钦巴登、书记德钦妙丹时，德钦妙丹说：“我们是摩诃释迦王的后裔，所以我们是王族，我们不能这么一叫就去，得用轿抬，有随从跟着才行。”他们拒绝到法庭

^① 达贡塞耶丁，即德钦丁。详见本书十五章注。

去。以后，警察以违抗罪逮捕了德钦巴登和德钦妙丹，为此有两千人包围了警察局要求释放他们。

全国的运动在发展，我也在紧张地工作。我们除了专心致志地做学生组织工作外，对农民、工人、市民的运动也不能不抱着极大的兴趣。

一天，我去市内一些地方看阻止人们去上工的情景。我从商人路缅甸石油公司等英国公司转到了阻止电车和无轨电车开动的地方。在班苏坦街和蒙哥马利路角，电车被阻止在费耶沙路和班苏坦路街路南。无轨电车也无法行驶。

上午十一时多，太阳毒辣辣的。

马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人群。在阻止上工的人中，除了大金塔营地的罢工工人和仰光电车公司的罢工工人外，还有小湖玛丹新卷烟厂，玛钦苏卷烟厂和玛盛纽卷烟厂的女工和其他妇女。此外，登漂镇区的和尚也带领妇女们阻止人们上班。

担负送水、送烟、打伞等服务工作的是迪多杜钦梅领导的缅甸独立妇女总会的成员。其中包括杜纽和玛钦娣。他们正忙着，没有看见我。我只是从远处看到了他们。

杜纽正在大铝锅里冲酸橙汁，玛钦娣站在一边看着。其他的妇女们有的在砸冰块，有的在洗刷杯子。

玛钦娣穿着浅黄色土布上衣和白褐两色方格的瑞当绸筒裙。

从东面开来的三辆无轨电车和从西面开来的两辆无轨电车分别停在班苏坦街两边。在班苏坦街上，有人坐着，有人躺着，有人站着阻止工人上工，还有的人为他们打伞或用布遮住太阳。

杜纽把一大块冰放在饮料桶里，并拿了根棍子不停地搅动着，她没有发现我走到了她的跟前，玛钦娣也没有看见我。

“婶婶，阻止上工的人们喝了您这冰凉的饮料，身心都会振奋起来的。”

听我这样一说，母女俩才一齐转过身来朝我看，玛钦娣对我

笑了笑，杜纽说道：

“啊，是貌丁吞啊！你们学生停止了罢课，可工人们还没有停止呢！”

我正在考虑选择最妥当的言词来反驳婶婶时，玛钦娣微笑地看着我。从这微笑中，可以看出她那疲惫的神情。

“婶婶，俗话说，欲进先退，大象想撞人，也得先后退一步呢！”

“那好啊，到这头象再向前冲的时候，我要拿甘蔗来喂它，哈哈。”

“婶婶，您们的主席来了，怎么没见到钦谬漆书记呢？”

婶婶低声说：“唉，听说警察要抓这位女作家，她躲起来了。”

杜纽说完便吩咐妇女给阻止上班的罢工工人递水，玛钦娣双手各拿一个杯子来回忙个不停。

马路的左右两边停放着仰光电力公司的无轨电车，这时，我仿佛觉得英国资产阶级的整个国家机器都停止了似的。我真想拥抱那些阻止上班的罢工工人和妇女，把他们高高地举上我的头顶。我感到我的心和给工人送水的玛钦娣紧紧地连在一起了。

过了一会儿，玛钦娣把两个杯子交给她母亲，并闭着眼说：

“妈，我有点头晕。”

婶婶一看慌了手脚，她站在玛钦娣身边说：“坐下，坐下，我不是说了吗？不要跟我来。”

玛钦娣在母亲的搀扶下坐好后，不停地用手摸着自己的头。这时，惊惶失措的我，也赶紧站到他们母女俩旁边，婶婶抬头望着我说：

“我不让娣娣来，她就是不听。娣娣体弱，经不住太阳晒。”

“婶婶，天热加上劳累就更容易头晕了。”

这时，一位妇女送来一块洒着香水的手绢，另一位妇女送来了补血药粉。

不一会儿，玛钦娣的头不晕了，她把手从头上放下来，说道：“妈，没关系，好了。”

来送补血药粉的妇女说：“娣娣最好回家去，天太热了。”
婶婶用求援的目光望着我说：

“想把娣娣送回去，你能帮助安排一下吗？”

“我送她。我去叫一辆出租汽车来。”还没等婶婶回答，我就坐人力车到了五十尺路，恰巧在那儿碰到了我的朋友哥山巴。当我坐着哥山巴的摩尔牌汽车回到婶婶跟前时，玛钦娣已经好多了。

“妈，我不用回家了。”

“喂，得回去。貌丁吞，你送她回去吧！她爸可能不在，她姑姑在家。”

“来，玛钦娣。”玛钦娣拘谨地跟在我后面。我让她坐在车的后座，我坐到了前排和哥山巴在一起。

汽车开动后，我回头问玛钦娣：

“娣娣，现在感觉怎么样？”

“什么事也没有了，老师。”

“天气太热，你身体弱，当然容易头晕了。千万别累着，你要定时吃些补药，增强体质。”

“我每天都在吃‘四全滋补剂’。”

“你不经常锻炼吗？”

“不锻炼。”

“哎，要多锻炼才好。不然散散步也好，看样子你经不起太阳晒。”

“这也是命中注定的嘛！”

“喂，你不能什么都归到命运上。不是有命运、心情、气候，营养四大方面之说吗？”

“是的，我要努力注意这四个方面。”

娣娣微笑着。汽车已拐进了伊乔路。

“娣娣，你家中的那位大婶是谁？好象是你姑姑。”

“是的，你大概是根据长相估计的吧？我姑姑叫杜瑞娣。我的名字就是她起的。”

“噢，是吗？哥山巴，在那家门口停下来吧！”

杜瑞娣正在家门前等着。

“哎哟，玛钦娣回来了。你妈妈呢？又转到那里去了？”

娣娣扯着她姑姑的右手说：

“还留在班苏坦街呢。我因为刚才头晕，妈妈让我先回来了。喏，叫这位哥丁吞送我回来的。”

我和蔼地向杜瑞娣微笑着。然而，杜瑞娣却老盯着我。我心里想，是否因为把她侄女交给了我而在心中责备她的弟媳呢？或者是否因为不赞成姑娘和小伙子这样接近呢？我由于受不住盯着的目光，便转过脸来准备走了。

“你这位年轻人好象来过这儿吧？”

“是的，来过好多次，我见过您”我回答说。

“噢，想起来了。”

“我回去了。”

“喂，等等，进屋坐一会儿。喂，娣娣叫住他呀！”

“老师，您进屋坐吧！”娣娣说话了。

这正中我意。我走到哥山巴跟前，给他三元钱，告诉他可以回去了。按平常，租一天汽车付八元。这么一会儿，我给了三元，应该说是够慷慨的了。哥山巴说：“这才多远，我不要钱。你回不回学校？我可以送你。什么时候回去？”

“算了吧，我自己回去。”

哥山巴走后，我跟在玛钦娣后面走进屋里，杜瑞娣走在最后。

“上楼去吧，上呀！我请你们吃我做的奶油果子羹。”

到了楼上客厅后，玛钦娣很有礼貌地指着一把椅子说：“请坐，老师！”然后便到后面房间去了。我背着马路坐着，顺手拿起一本《班都拉》杂志翻看着。当我翻到刊有社论那一页时，我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醒目的更正声明上。

更正声明

三八年二月二十三日，本刊以“中国人给迪多吴巴雀十万元”为题刊登的一篇报导，纯属虚构，是完全错误的。它严重地损害了吴巴雀的声誉。对此，我们深表遗憾。现在特此声明，收回那篇报导。

《班都拉》杂志波敏（签名）

迪多吴巴雀曾谴责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不仅在《迪多》杂志上站在抗日的中国一边发表文章支持中国，而且还到处发表演讲。并且为抗议日本的侵略，号召抵制日货。《班都拉》杂志是巴莫博士穷人党的一位领导人吴盛主办的杂志。吴巴雀又是个反对巴莫政府的人。当时，主张依靠日本的人们非常厌恶反对日本侵略的人。他们不敢直接表态支持日本的侵略行为，就对反对日本侵略的人进行无耻地人身攻击。他们讥讽吴巴雀投靠中国，于是《班都拉》杂志便诬蔑说，中国人给了吴巴雀十万元。

我正在看比蒙宁的一篇小说时，玛钦娣从屋里又走了出来。她洗完脸后，没有擦粉，脸上光光的，脖子和头发上还带着许多水珠。乍一看，她鼻梁好象有些向下凹。但仔细一瞧并不如此。我看到的是她那张甜甜地微笑着的容光焕发的面庞。玛钦娣被我瞧得不好意思起来了，她低下了头，用大拇指一个劲地搓着自己的小拇指。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沉默着。当青年男女单独呆在一起，这个盯着瞧，那个低下头，沉默不语时，心里往往会怦怦直跳。只有开口讲话心情才能平静下来。

我指着《班都拉》杂志对玛钦娣说：

“玛钦娣，看到了吗？《班都拉》杂志向迪多吴巴雀承认错误了。”

“看到了。报上瞎登，不认错行吗？因为吴巴雀叔叔已经以诬陷罪提出控告了！《班都拉》杂志平白无故地对别人诽谤，肯定败诉，而且还要赔偿。所以，才认错发表更正声明。”

“唉，某些人就善于造谣诬陷，当与自己的意见不一致时，不会据理反驳，只会进行人身攻击和漫骂，挖空心思地进行诬陷。”

“是的。我非常讨厌人身攻击、漫骂。你看，现在，这种卑鄙的行径到处可见。”

“以前，把哥拉瑞叫‘独裁者’的一些人现在又称他为‘蹄痛者’^①了。可他们敢面对面地批判哥拉瑞的观点吗？不敢。他们还诬蔑哥拉瑞想当部长的女婿，真是想得出来！其实，我和哥拉瑞是知己，我了解他，他已经有对象了。”

“噢，有对象了。”

我们正在交谈着，杜瑞娣突然从后屋走了出来。我感到很惊奇，不知她什么时候上楼的？我和玛钦娣说话时，讲到过对象二字，我担心她是否会听到只言片语引起了误解。然而，玛钦娣的表情却很平静，丝毫不感到惊慌。

一位女佣人手里端着放着两杯奶油果子羹饮料的盘子，恭恭敬敬地跟在杜瑞娣的后面。她在我和玛钦娣面前各放了一杯。这时杜瑞娣说话了：

“好，喝吧！娣娣，把它喝光，你不是中暑头晕吗？奶油果子羹清热、健身。听到了吗？一定要喝光。喂，梅钦，娣娣不喝完告诉我一声！”

杜瑞娣说完便下楼去了，我一直目送着她。

^① 缅文“独裁者”变换一个字音就成了“蹄痛者”了。

“你姑姑什么时候上的楼？刚才她只叫我们上楼，她不是留在楼下了吗？”

“是的，她从后面楼梯上来的。”

“噢，原来房后还有楼梯呀！”

“是的，安了一个螺旋楼梯。”

“唉，我问你，你姑姑现在还打你吗？”

我对自己的问话感到很得意，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玛钦娣也开心地笑着说：

“打是不打了，可还经常跟我嚷嚷。到现在，她还把我看成是个小孩。喝吧，快喝吧！”

我拿起杯子正要喝，见玛钦娣连杯子还没拿起来，便说：

“娣娣，你也喝呀！”

“喝吧，你先喝吧！”

我喝完一勺后说：

“娣娣也喝吧！不然，我可要到杜瑞娣那儿告你去，知道了吗？嘿嘿。”

娣娣又笑了，她端起了杯子。当我把一杯全喝完时，一看娣娣只喝了一半。她把杯子放下后说：“你参加考试吗？”

她提出了一个出乎意料的问题。我不仅感到意外，而且也不知怎样来回答。因为我至今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参加考试，甚至是否再继续上学。

“还说不好，娣娣。”其实，我已登记参加考试，只是尚未决定是否真的去考。

“受了奴化教育，得了学位有什么用呢？别参加考试了！”

“也不能把话说死。说现在是奴化教育，就不去学习了，那就什么也不会。要学，学了以后才知道什么是奴化教育，这样才能把奴化教育转变成我们自己的教育。”

我一面讲一面观察玛钦娣，她象小孩听故事似地专心听着。

我又继续讲了奴化教育和民族教育的问题，讲了该不该退学的问题以及不废除九十一部门制一直坚持罢课的路线是错误的等等。娣娣很感兴趣地听着，而我却不那么有兴致了。过了一会儿，我便改变了话题。

“娣娣，把奶油果子羹喝完呀！”

“我一定喝。”

“说喝你就喝呀，不喝完我真的要告你了！嘿嘿……。”

娣娣正在喝奶油果子羹时，楼下传来了杜纽的声音。

“又被抓去了。”

“唉，没把你抓去就算不错了。”杜瑞娣回答说。

杜纽径自走上楼来，玛钦娣到楼梯口迎她母亲，我也起身迎了上去。

“娣娣，怎么样？”

“妈，完全好了。”

杜纽转向我，笑得露出了门牙。她问玛钦娣：

“你们请貌丁吞吃些什么没有？”

“姑姑做了奶油果子羹，请他喝过了。”

“嗯、嗯，好。”

我问：“婶婶，这次抓了多少人？”

“在我们那个地方一下抓了三十。听说全市被抓的人不下二百人，仰光监狱都装不下了。他们把男的关到疯人院，把女的送往沙耶瓦底监狱。”

“看样子，他们不但没有停止镇压，反而变本加厉了。政府换了，但镇压还是照旧。”

“换政府不过是总督耍的鬼把戏。好吧，你在这儿和娣娣聊吧！”

婶婶说完就进了房间。我和娣娣找不到什么话题可说，过了一会儿，婶婶从房间出来后到后屋去了。她在后屋喊道：“娣

娣，来一下！”

玛钦娣站起来抱歉地说：

“对不起，您坐着。”

“我也该走了。”

说完，我便站了起来。

“嗯？！”玛钦娣惊奇地看着我。

“代我向婶婶说一声！”

我下楼时，玛钦娣在上面楼梯口目送着我。

“娣娣，快来一下呀！”

我到了楼下，一面穿鞋，一面往上看，玛钦娣已经不见了，我心里感到一阵空虚，呆呆地站了好一会儿。

“要回去吗？你的名字……”

说话声吓了我一跳。我知道这是杜瑞娣。

“婶婶，我叫貌丁吞。”

“你住在那儿？”

“住在甘马育，是走读生。”

“不参加考试吗？”

“还没有定。”

“为什么？一定要参加！”

我对杜瑞娣命令的口气不但不觉得刺耳，反觉得很亲切。我微笑着对她说：“你侄女却叫我别参加考试呢！”

杜瑞娣瞥了我一眼说：

“哼，她懂什么呀，这孩子就会附和她妈妈的话。哥瑞佩一点也不管，对老婆和女儿太放任了。该罢课就罢课，该复课就复课，该上学就上学，该考试就考试，她们现在不是这样，说什么要永远罢下去！”

看样子杜瑞娣对她的弟弟和弟媳抱有很大的成见，只要我不走，她就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

“瑞姊，我回去了。”

“嗯，走吧！”

尽管杜瑞姊说话生硬，但表情却很和善。当我要走上马路时，她从后面喊道：

“小伙子，等等！”

杜瑞姊说着打开了药柜，拿出一些药包说道：

“给你，把这些药拿走。好好复习功课！人要是坐得太久不活动，往往要上火，你就吃点这种清火的药。晚上温习完功课，吃一勺这补血药粉，这样你能睡得香甜。睡觉只要能睡熟，睡得香，那怕睡一会儿也是好的。要好好复习功课，一定要考及格，听见了吗？”

我微笑着聆听她的教诲，很感激地接受了她给的药。心中想到：“嗯，这个老处女如果在年轻时嫁了人，今天也会这样教诲他们的儿女们的。她虽然讲话生硬，心眼可真好啊！”

我这样想着离开了玛钦姊的家。

四十一 教 训

事情已经很清楚，想靠议员们来砸碎九十一部门制，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可有些人却不明白这一点。为了推翻自称为“民族政府”的吴布内阁，他们在议会里，又提出了不信任案，并要求吴巴佩拒绝接受部长职务。与此同时，妇女联合会则昼夜包围吴巴佩的住宅，以阻止他接受职务。但吴巴佩还是以应新耶吴寺方丈法师的请求为借口，接受了吴布政府的职务。他在警察的帮助下，驱散了包围他的住宅的妇女们，前往总督府宣誓就职。

这时，咖咙吴苏也大模大样地登上了部长的宝座。他一面在

议会上假惺惺地说，“我们民族政府要特别保护贫困工人”，一面却横征暴敛，对大批开除罢工工人的行径置若罔闻。他经常身着长长的西式上衣，坐着白色包厢专车，到处大吹大擂。为了要求归还缅甸领土，他要集合三十万咖咙大军，还要建立一支咖咙空军。然而，实际上他的咖咙兵却手持棍棒，准备殴打那些敲着铁桶驱邪反对他的德钦党人。

丢掉官职的巴莫博士一伙到处叫嚷，要砸烂统治机器。他们在议会中提出不信任吴布政府的提案的同时，又在他们操纵的报刊杂志上，对哥拉瑞等学生领袖的复课决定横加指责。

议员们的政治面貌逐渐被人们认清。他们的丑事也日益暴露出来。在制宪议会上，他们互相指控贪污受贿。被控通奸和拒绝支付小老婆生活费的议员更是举不胜举。

所以，我们根本不信任现今这些议员和政界领袖。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我们不仅不把他们视为依靠力量，而且必须反对他们。

革命实践告诉人们，英国当局可以一次又一次地更换内阁，解散一个又一个制宪议会，重新选举一个又一个制宪议会。但是，归根结底都是换汤不换药。他们的统治是不会有改变的。缅甸的主权依旧紧紧地掌握在英国人手里。所以，最终必须用武装暴动才能砸烂英国的统治。

因此，我们着手组织武装团体。我们蔑视“警察”组织，因为“警察”组织是官僚政客吴貌基领导的。所以，我缅人协会建立了缅甸自卫队。我们学生也组织了钢铁军。受全缅学联执委会委托，组织钢铁军的哥吞新经常强调说：“第一是武器；第二是武器；第三还是武器。”

从哪儿去获得如此重要的武器呢？我们自己制造，那是不可能的。即便能偷偷地买到，那也没有足够的金钱。只有从其他国家争取武器援助。因此，要想得到武器只有依赖于外国。

我们也懂得组织工作的重要性。现在，革命事业之所以没有能深入广泛地开展下去，就是因为组织工作薄弱，没能把人们团结起来。组织工作的薄弱，没有统一的纪律，在斗争中，人们的革命热情犹如烈火燃烧，不加控制，它就会乱烧。而组织工作就能控制这烈火，让它去烧毁该烧毁的东西。所以，我们中间也有人说：“第一是组织工作；第二是组织工作；第三仍是组织工作。”我们必须把全缅学联组织得更严密，必须成立全国性的工会组织、农民组织。全国也需要建立一个斗争总指挥部。我缅人协会在毛淡棉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筹备工作从很早就开始了。曼德勒的自卫队骑着自行车来到毛淡棉，沿途的那些自卫队也一同相随前往。

仰光、勃固、汉沙瓦底、曼德勒等县都纷纷召开了县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出席我缅人协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德钦哥都迈在德钦党人分裂成两派初期，曾因未能说服两派而灰心丧气，准备退出协会。但今天，他也同德钦努、德钦昂山、德钦丹东等领袖一起，到全国各地宣传德钦主义，为毛淡棉代表大会的举行做很多组织工作。

早在革命爆发以前，德钦努、德钦昂山等就离开学校参加了我缅人协会。后来，哥巴罕也离开学校参加了我缅人协会。

虽然，我还没有决定是否要参加我缅人协会，全力以赴地投入政治工作。但事实上，我已经身不由己地迈进了这个组织的大门。哥拉瑞却想继续呆在学校里读书，直至通过医学学士的考试为止。他说最好有一技之长以后再去做政治。我很羡慕他。但是，我不能那样做。因为我深知即便我得到了学士学位，也不会去当医生的。我的父亲指望我去参加印度文官考试，然后在政府里谋职。在我看来，这样的工作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上等奴才罢了。所以，我不愿走这条路。摆在我面前的另一条路，就是在通过学士考试后，去攻读法律学。然后当一名律师，成为一个自由

职业者。这样，我就得再读二年书。但对于读书，我实在不感兴趣了。我徘徊在十字路口，踌躇不前。究竟是否参加考试，一时难以作出最后的抉择。

学生代表大会结束了。学生会楼渐渐冷清下来。哥巴罕、哥吞新等全力投入政界的同志大部分时间在城里我缅人协会总部。哥拉瑞、哥巴瑞、哥登昂、哥梭貌等留在学校里继续工作的执委们因为要处理复课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仍在学生会忙个不停。有些校长怀恨在心，故意整人。他们不接受复课后又来上学的学生领导人，非要学生认错罚款。执委们不得不去找他们谈判；还要去找政府交涉，要求释放尚被关在监狱里的学生；还得去处理“勇士”哥丹丁一伙人的诬告；为了避免学生会解体，使它长期存在下去，还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组织工作。而多数学生则已经钻到书本中去了，准备应考。

此时此刻，只有象我这样不知干什么好的人，才仍然留在学生会大楼里无所适从。

我无心读教科书，甚至连拿都不想拿。现在，我所感兴趣的只是英国出版的左派读书会的书和红龙书社出版的书。那天晚上，我看的是约翰·斯特雷奇写的《社会主义原理和实践》。书中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学者们的聪明才智有被滥用的情况。正当我沉醉于书中时，仿佛听到有两个人向阅览室走来的脚步声。屋里只有一盏灯亮着，四周一片黑暗，我一时还看不清来者究竟是谁。

“喂，丁吞，只有你一个人吗？”

原来是哥埃内。当他朝我这儿走来时，跟他一起来的人却站在门口。我模模糊糊可以看出那人的样子，觉得此人很熟。他个头很大，但手脚却出奇地小。我正注视着他，哥埃内又开口问道：

“就你一个人？！”

“是的，他们都出去了。”

“那好极了！”

哥埃内转向那人招呼道：“进来吧，没事，这是自己人。”

那人朝我走来。灯光下，我猛然一惊。他不就是甘马育的德钦丁基吗？哥埃内叫他，他才朝我走来。显然，他见到我有点儿发愣。

这位德钦丁基就是那位自称在印度支那与敏贡亲王很熟，能够帮助我们印制纸币和进口武器的哥丁基。他，曾在印度人和缅甸人之间煽动冲突。他，曾向我们作过亲日宣传。他，跟警察勾勾搭搭，打得火热。为此，我和哥觉曾疏远过他。

他站在暗处，假惺惺地笑着，仿佛有意避开灯光似的。

哥埃内说：“那位是丁吞同志，是我最信得过的。哥丁吞，这位是买办吴基丁。”

听他这么介绍，我感到大为惊讶。但我马上冷静下来，转而笑道：“我们早就认识了。买办吴基丁，你现在在那儿？”

“我现在住在城里，刚从迈绍回来不久。”德钦丁基咧了一下嘴答道。

“噢，原来如此。那么，你又到过泰国了？”

哥埃内递给德钦丁基一把椅子，说：“大家都坐下吧，我们一起谈谈。”

德钦丁基欲言又止。他看了看灯，皱了皱眉头，用手指了指电灯，然后又惶恐地向四周扫了几眼。

哥埃内有点紧张，小声说：

“是不是把灯关上？”

我把搁在椅子上的脚收了回来。

“不用熄灯。关了灯会使人更加怀疑。假使有人在跟踪你们，那么一关灯他肯定会想：这家伙一来，就有情况。再说，关着灯说话，真的有人进来，怎么说呢？”

“那咱们怎么办？”哥埃内有点紧张地问。

“灯就这样开着。我们到暗处角落去说话。”

德钦丁基不停地点着头，象个大学者似的。我们三个人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你看看我，我看看他，面面相觑，沉默了好一阵子。哥埃内似乎担心隔墙有耳，他东张西望，然后说：“吴基丁，你说吧！”

化名吴基丁的德钦丁基直起身，向外探望一下，好象要看看走廊墙外是否有密探偷听。过了一会儿，他才说：“这件事你们两人可得绝对保密才行。”

哥埃内说：“放心吧，请你相信我和丁吞同志！”

“是这样的，关于我嘛，德钦丁吞是比较了解的。这次，在我没有去泰国之前，我就同日本人取得了联系。因为我提的问题关系重大，因而日本人一时定不下来。于是，让我悄悄地去泰国。现在，去泰国只能经陆路，从迈绍进入泰境。那次，我一人泰国境内，日本事先联系好的人就前来接应，而后把我送到曼谷。在曼谷，我会见了一位重要的日本人。我提出了学生和德钦党人在反对英国人时所需的武器和金钱问题。我已经得到了他们同意给予武器和金钱的可靠保证。”

马路上来往车轳已经很稀少了。四周鸦雀无声，一片寂静。甚至连哥埃内的惊叹声都可以听到。对于我们这些认为革命胜利取决于武器的人来说，当听到给予武器的诺言时，那该是怎样惊喜若狂呀！德钦丁基的话，对于一个不了解他底细的人有很大的诱惑力。但我却始终对他抱着怀疑态度。

德钦丁基喘了一口气，继续说道：

“现在，你们学生们得准备造反，得成立秘密组织。你们需要什么武器，需要多少钱，我来替你们转告在曼谷的日本长官。”

哥埃内用左手蹭着下巴说：

“这事我们得同领导人商量商量。武器虽然需要，但我们不能擅自决定。”

德钦丁基说：“所以，我想见见哥巴罕、哥拉瑞、哥巴瑞他们。”

哥埃内说：“好，那我来安排你们见面。”

我不希望从中作梗，使哥埃内感到不安，但又怕他冒失。于是说道：“等等，哥埃内。在吴基丁与我们领导人见面之前，先得问确切点。吴基丁，你的日本联系人是谁？”

“这怎么好说呢？”

“那么，是日本人还是缅甸人总可以说的吧！”

“你是知道的，秘密是绝对不能说的。”

“好了。先不说这个。不是不信任你，而是为了我们领导人问起来好回答。从迈绍到泰国大约要多久？这大概不是什么秘密吧！”

德钦丁基轻轻地摇动着他那纤小的手。

“只需要两天。”

“在曼谷你住在那儿？”

“在西贡街。”

我不太熟悉曼谷，不知道有没有西贡街。但我还是装着知道的样子说：“噢，西贡街听说过。有一座叫维萨耶的佛塔，你去朝拜过没有？”

德钦丁基迟疑了一下，似乎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回答不上来了。

“嗯……嗯，去……去过一次。”

我虽不知道曼谷市有没有西贡街，但我确切知道那条街上根本没有维萨耶佛塔。因为，这纯粹是我臆想出来的。

“从书本上知道，那座维萨耶佛塔与泰国其他佛塔不同，说与缅甸的佛塔倒很相似。是这样吗？”

“唉……是的……”

经过这样一番真真假假地询问，我断定德钦丁基根本没有去过泰国。他说刚去不久肯定是撒谎。德钦丁基看上去很不耐烦，仿佛要发火。但是，他还是克制住了，极力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伺机溜走。

“我说德钦丁吞，搞秘密工作就得尽可能把真相掩盖起来，对不对？即使是搞秘密工作的人之间也不应相互干预。是不是？你只能知道该知道的事情。就拿我的名字来说，你知道的和埃内同志知道的就不一样。对不对？好了，再见吧！”

哥埃内有些不高兴，他不满意地看看我说：

“丁吞，老兄你也是，不该问的事情就别问了。等一等，吴基丁先别走！”

德钦丁基苦笑着，他看了看手表说：

“德钦丁吞提问，我并不见怪。因为他总是喜欢这样刨根问底的。但我必须得走了，我还有事。以后，我们再约时间见面好了。钱和武器的问题，你们再仔细考虑考虑。没有武器，革命就无法取胜，要赶走英国人，替波昂觉报仇，别无他路，只有日缅合作，举行武装起义。好了，我走了。”

德钦丁基站了起来，我们也站了起来。我担心德钦丁基是个奸细，用这些话来套我们。所以我说：

“我们不会搞日缅合作的。在考虑接不接受武器援助之前，我们首先要考虑一下日本人。大家都知道日本人在中国干了些什么事，他们以非常残忍野蛮的手段统治别国。所以，我担心，正如俗话说，前门驱狼后门进虎。”

德钦丁基显出一付心情沉重的样子。他看了看手表，说道：

“老弟，你这么相信英国人的宣传呀。好了，以后咱们再讨论吧！”

他向门口跨了一步，又停下来，转身望着我们。蓦地，我想

起上次他跟我说，他负责筹划独立斗争所需要的金钱和武器，在快离开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停下来，向我借五块钱。我心里想，现在是不是又是为了借钱？

“哥埃内……”

“吴基丁买办，你有啥事？”

“我大约什么时候能见到哥巴罕、哥巴瑞、哥拉瑞他们呢？”

“我们问问看，再告诉你。”

“那么，我们下星期六再见面。就是今天见面的时间，还是在这儿，好吗？”

“好，好。”

德钦丁基走了，他并没有向我们借钱。我想，他可能真发财了吧！

“丁吞同志，刚才你说得也太难听了。”

德钦丁基走后，哥埃内不满意地看着我说。

“来，来，坐一会儿，你不了解他。”我招呼哥埃内坐下。

我们又在电灯下刚才看书坐的椅子上坐下了。“他叫哥丁基，以前就住在甘马育市场附近。我和哥觉都怀疑他是警察的密探。”于是，我便把我们了解的哥丁基的情况向哥埃内作了介绍。并向他揭露了德钦丁基根本没有去泰国，却假装去过的骗局。哥埃内惊愕得一时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我们取消了下次再与买办吴基丁见面的约会。

四十二 诺言

小吞：

为了参加考试，我已经回到茵雅楼。我必须抓紧每

一分钟复习功课。但是我很难抑制住想念你的心情。我离开革命运动已经很长时间，同你也很久没见面了。你找一个下午来一趟，我们好好聊聊。我哪儿也不会去的。就在茵雅楼里等你。

你的敏姐

啊，玛敏妩已经回来了！

也许我就是这种人吧：“不见即忘，见了又流连忘返。”记得玛敏妩是在波昂党事件刚结束时回的家，至今已三个多月了。在这并不算太长的三个月时间里，尽管偶尔我也想念她，但并不是十分强烈。只是在玛敏妩回家那天，我到码头送行时，才感到难舍难离。那天，我迟到了，轮船已离岸起航，失去了依依话别的机会，只能站在岸边，以目传情，挥手为别。这件事一直使我心中十分难受。回去后的思念之情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久久难以平静。但在她离开以后的这些日子里，我对她的感情却渐渐地淡漠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全力以赴投身到了火热的斗争中，逐渐地使我感到与回乡安静读书的玛敏妩格格不入了呢？还是因为她与我之间还没有立过海誓山盟呢？或是因为我的炽热的感情已转移给亲密相处的玛妙米与玛钦娣身上去了呢？

若在平时，当我接到玛敏妩这种邀请的时候，我肯定会欣喜若狂。然而，现在可不是这样了。我觉得我仿佛是一位悟道者，冷冰冰地说道：“噢，玛敏妩回来了。”这样说，并不是我不想见玛敏妩。我还是按约前往茵雅楼。

那铁力木树枯叶未落，又萌发了新芽，仿佛是绿色的嫩芽镶嵌在紫红色的树枝上。紫檀树正含苞欲放，仿佛在迎接泼水佳节的到来。

茵雅湖水面反射出来的亮光，把周围的一切映照得清晰透明。

茵雅楼又显得生机盎然了。女学生们有的进进出出，有的在

楼前草坪上漫步；有的在打网球；有的刚洗过澡，穿着齐胸的筒裙在走廊上踱来踱去。除了我和像我一样站在门口等待着与亲密女友相见的男生以外，人们都在活动着。一些女生从我们面前穿过，她们眼神里露出嘲讽的目光，好像在问：“是来追那个女生的？”

玛敏妩还没有下楼来。我依旧耐心地等着。“吱”的一声，一辆小汽车嘎然而停，一名女学生带着行李从车上下来。

这时，玛敏妩在楼梯上微笑着向我打招呼。她那秀眉下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加上那棕色脸颊上明显的一对酒窝，使我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受。三个月来，几乎冷淡下去的感情被重新点燃起来了。

她走下楼来，我们俩谁也没有说话，默默地相互注视了好久。玛敏妩朝会客室走去。我象一个机器人似的跟在她的身后。会客室里已经坐满了人，我们只得向走廊走去，那边角落里倒有空闲的椅子。要是坐在那里，既听不到令人心烦的嘈杂声，又可以相互倾诉那些永远新鲜的，听不够的悄悄话。但是玛敏妩既没有再进会客室，也没有走向走廊的那个角落。

“到湖边去散散步吧。”她提议说。

“好吧，看样子你很疲劳。大概是因为整天埋头读书的缘故吧？”

“是的，疲乏极了！”

我们两人并肩走着。

“在村里你没有请人按摩按摩吗？”

“没有。在村里时并不觉得怎么疲乏。看书累了，在院子里摆弄摆弄花，扫扫地，干些杂事反倒解乏了。有时，我还到田埂上去散步呢！”

我们谈论着玛敏妩住的村子以及她家附近小镇的风土人情。

“哎，哥丁香，你好象比以前瘦了。你也得注意自己的身体

呀！”玛敏妩讲完她在乡村的情况，突然以十分关切的口吻对我说。

听到她的话，我感到说不出的高兴。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竟怜悯起自己来了，下意识地用左手摸了摸自己微微突出的颧骨。

“真的瘦了吗？我自己挺注意身体的呀！”

说着说着，我们的话题不知不觉地转到繁忙的革命工作上来了。我谈到，有时工作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有时喊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玛敏妩愈同情我，我就愈讲得可怜。

我们沿着大学授衔礼堂北边马路，走上茵雅湖湖滨路。湖滨路是用小鹅卵石、煤灰和沙子铺成的。西边的甘马育区，掩映在绿树丛中，太阳已经挂在树梢上。我们修长的身影投在茵雅湖的湖面上，一湖碧水熠熠闪光。

“哥丁吞，你复习好了吗？”

“好久没看书了，连碰也没有碰过一次呢！”

“那……可快考试了。……”

玛敏妩的脸色从惊讶变成了阴郁。这时，经济系助教哥巴登一个人，急匆匆地从我们对面走来。他是全校闻名的优秀生，一边当助教，一边学习，准备参加印度文官考试。从玛敏妩的“可快考试了”的埋怨中，可以知道，玛敏妩以为我一定会参加考试的。我有意避开考试的问题。所以，当她怨叹时，我毫不作声。

哥巴登朝我笑了笑，表示打了个招呼就过去了。在不远的地方有三个同学坐在草地上观赏碧波荡漾的水面。

“你不参加考试吗？”

“我想不参加了。”

“啊！你不参加考试，那怎么行呢！念了一辈子书，不考一个学位，不是白学了吗？那不就等于建完了佛塔不在塔上装宝伞一样吗？当然，我不是说，得了学位就一定要在政府机关里谋求

一官半职。可一定得争取个学位呀！”

争取学位？不！我想去当个英雄，让玛敏妩看看：我是个敢于抛弃学士学位的大英雄。

“噢，我可不要学位。别看旁人把它看得那么重，我并不稀罕它。敏，难道你还这么看重学位吗？”

玛敏妩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她注视着我说：

“凡是了解这个世界的人都看重它，有学位，就受人尊敬。再说……”

玛敏妩没有继续说下去。她犹豫了片刻，轻轻地吁了一口气。

“再说什么？”

“再说也得考虑一下前途，考虑一下今后打算干什么，不是吗？”

“搞政治呗！”

其实，当时我还没有决定要搞政治，但我希望玛敏妩能知道我要搞政治的打算。

“要搞政治就搞政治。搞政治也得有个谋生的职业呀！俗话说得好，吃饱肚子才能守戒。哥丁吞，我的意思是，你要通过学士考试，继续攻读法律学，毕业后当律师。当上律师也是能搞政治的。”

我无法反驳玛敏妩的这一番话，只是默默地往前走着。以前，玛敏妩曾写过一篇短篇小说，她曾给我看过。小说描写了一对大学生情侣，两人都富有爱国心，也努力读书。后来，男的成了律师，女的当了国民学校的校长。这两人结婚后生活美满幸福，还积极从事有益于民族和国家的事业。当时，我就知道，那篇小说是为了指引我而写的。

我们走到罗思彬克公寓时，就转身往回走。我一直沉思着没有说话。看来，玛敏妩以为我是在考虑她所说的话。她一直想说

服我，劝我参加考试。并断言如果我不参加考试，我父亲一定会很难受的。

“我知道你的水平，即使你不复习，也能考及格的。所以，你不参加考试，那可实在太可惜了。小吞，我求你，参加考试吧！好吗？”

我看着玛敏妩笑了笑。

“你保证参加考试啦，小吞，是吗？”

“好吧，我的女老师！”说完我便大笑了起来。这时，我看到玛敏妩那晶莹的眼睛显得更加明亮了，脸上露出了甜蜜的笑容。

就这样，我参加了考试。果然，不出玛敏妩所料，虽然我没有复习功课，却也顺利地通过了学士学位的考试。

四十三 生活与政治

我们的生活如乘船行驶在广阔无垠的大海上。浪涛奔腾向前。我们在船上感到安稳与宁静。但是，朝远处望去，波浪犹如无数匹奔腾的野马互相冲撞着，不时地掀起一阵阵汹涌的巨浪。极目远望，巨山般的浪涛隐约可见。

一阵学生运动浪潮过去了。我们又感到生活的恬静和舒适；又能安静地坐在考场里了；又能看看考榜，考虑着为生存谋求职业的问题了。然而，革命斗争的余波仍在冲击着学生界以外的各个阶层。油田罢工领袖德钦波拉基为了获得合法权利，正在狱中进行绝食斗争；吴布政府正在发放旅费，遣送油田罢工工人返回油田；资本家的公司则用给予工人一些权益的办法在解决罢工纠纷。在农村，农民们正为减租减税延期偿还债款而斗争。他们正在向地方政府机关所在的镇区进军请愿。当时在国际上，远东及

欧洲正在发生着导致世界大战的战争。

作为一个学生，我深深感到周围这个小天地的宁静。我不仅参加了考试，而且顺利地通过了。我看着榜，也考虑起赖以生存的职业问题。获取学士学位，进而最后决定自己的生活道路，已经成为每一个大学生的必由之路了。

我已经是德钦党员大学生了。因此，要决定从事某项职业并不是那么容易。是光考虑个人生活？还是完全不顾个人利益、做一名四海为家无牵无挂的德钦政治家？或是找一个既能从事政治，又可顾及生活的职业呢？指责人家，或者埋怨自己，优柔寡断，这很简单。但在终身前途的问题上，下决心可真不那么容易！

对于我说来，那种四海为家毫无牵累，自由自在生活的德钦政治家的道路，更富有吸引力。我认为一个革命者应该完全抛弃个人利益，像释迦牟尼修行那样崇高。被监禁、上绞架的危险道路，激励着每一个年轻人的心。我的思想，象插了翅膀飞向那领导群众挣脱英帝国主义和地主封建势力桎梏的德钦党我缅人协会那边去了。

所以，我没有听从我父亲要我考完试就回家的命令。我以复习功课为借口，在仰光住了下来，和我缅人协会德钦党领导人在一起。考试通过后，我更有理由了，我告诉父亲取得学士学位后，正在为抚养父母而到处寻找职业。这样，我一直没有离开仰光。倘若回家，父亲一定会暴跳如雷地训斥我，让我参加他一辈子梦寐以求的印度文官考试，而不许我参加政治活动。母亲则会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哀求我：“孩子，你可别去搞政治了！”

我跟敏叔说：“敏叔，我可不愿意听父亲的训斥，看母亲的眼泪。”敏叔把我父亲写给他的信卷成一个喇叭形，迟疑了一会儿说：

“唉，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你也长大成人了。你自己会考虑的。简单地说，我也不是根本不让你搞政治，可也得有一个谋生

的职业啊！人民的利益、亲友的利益、个人的利益，三者必须兼顾。搞了政治而把自己父母亲戚都弃而不顾，这也是不合适的。哥觉，你说对吗？”

敏叔向一声不吭靠着柱子伸出双脚坐在那里的哥觉求援了。

哥觉抬头看看我，他的额头上出现了几道皱纹。

“是啊，要能找到兼顾三者利益的职业，当然再好不过了。”

“敏叔，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写吧！你告诉我父亲，我正在寻找兼顾三者利益的职业。”

敏叔笑了起来，两只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他说：

“貌丁吞，你不喜欢兼顾这三者利益吗？你为了社会大众利益，就不考虑亲友和个人的利益，这样做，对吗？”

“嘿……嘿……，我并不是这个意思。”

大家都沉默起来，各想各的心事。虽然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但像这样聚在汽灯下聊天的机会还是很少的。敏叔在报馆里当领班，隔月上夜班。哥觉忙于街道上的婚丧喜庆等事务，经常在外面奔走。至于我，从运动开始，才只回来住过一、二次。

“敏叔，说句心里话，我宁愿不顾个人及亲友的利益，也不能无视民族独立和争取缅甸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的斗争。我曾力图逃避现实，埋头读书，寻找个人的安乐窝。然而，书却打开了我的眼界。当初，在寺庙里读书时，不知道自己国家是个什么样子。上了大学，才深深感到我们缅甸的贫穷与落后。在世界大家庭里，我们国家既不体面也无尊严。过去，我以为世界比缅甸大不了多少。上了大学后，才知道世界之广大。从那时起，我们学生的视野扩大了。我们开始关注教室和阅览室以外的世界。当局愈是禁止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愈是同当局斗争。我也曾试图不这样做，但我发现那是根本办不到的，犹如一片漂浮在湍流中的枯叶那样不能自主。一九三六年那时候，白人教师毫无师长之心，俨然象个官员，对学生蛮横得很。他们搞种族歧视，不平等待人，以

莫须有的罪名开除学生领袖。因而，导致爆发了学生的罢课。大约从那时起，我就同大部分学生分道扬镳了。我已经再也无心上课，即使你把我反锁在教室里，我也不会拿起书本来。尤其是象现在这样的大革命时期，让我袖手旁观，那就更困难了。在反动当局大肆逮捕学生领袖，殴打学生群众，用马队冲撞学生队伍的时刻，我怎么能安安稳稳地呆下去呢？波昂觉的牺牲更激起了群众革命的热情，学生们高举着波昂觉的革命大旗，奋勇前进，难道我能不响应吗？”

“你说的对，哥丁吞。”

双眼凝视着正前方的敏叔和哥觉忽然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的插话，打断了我的思绪。屋里一片寂静，只有从西边不时地传来火车的隆隆响声。

“不过，革命运动也不会没完没了，现在你们学生运动不是结束了吗？”

敏叔盘起腿坐着。我接着说：

“是的，不会搞一辈子，这是真的。从学生运动这一点来看，可以说是结束了。但是，缅甸的革命事业却方兴未艾。虽然，当前的工人运动的高潮似乎也过去了，但其他阶层人民的斗争，譬如说农民的斗争却正在从丹荖、颠拿沙廉直到八莫、密支那的广大地区兴起。乡村数以千百的农民正在向政府机关、警察局和监狱的所在地的城镇进军，包围了这些地方进行请愿。这些，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当我在为取得学位而参加考试时，似乎忘记了这些。当我面对考榜考虑职业的时候，也似乎没有想起这些。但这仅仅是一时错觉所造成的。敏叔，诚然农民运动不会永远进行下去，也有它结束的日子，也有它停息的时刻，但这一天还早着呢！斗争将以各种形式继续发展下去，我缅人协会领导的政治活动，绝不是为了赶潮流，也不是短期的，而是经常的，永久的。现在，我们学生领袖们已经全力以赴地投身于我缅人协会

的工作了。哥努、哥昂山、哥巴罕他们都已经成为四海为家的我緬人协会德钦党人了。我钦佩他们，羡慕他们，我也要象他们那样完全抛弃个人利益。”

哥觉咳嗽了两声，清了清嗓子，用干涩的声音说道：“是啊，如果能够割断情意，去掉牵挂，那当然好罗！”

敏叔气呼呼地说：“这不是自己单方面的事。貌丁吞，你只顾自己，丢掉把自己抚养成人的父母，那怎么行呢？”

我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来反驳敏叔，便把支撑在席子上的手收回来。看着印在手掌上的席子印消磨时间。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漫不经心地说：

“唉，要是变成一个没有父母的孤儿那该多好呀！”

敏叔嘲讽似地笑了笑说：

“要是孤儿，你能有今天？！你能有机会受教育？！你能象现在这样考虑国家独立，为大众谋福利的大事？！别再说这些忘恩负义的话啦！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父母的养育之恩！”

敏叔说着，站起来走到佛龕前拜佛念经去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哥觉一眼。哥觉也正在看着我。然后，我们俩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正在拜佛念经的敏叔身上。

哥觉轻轻地用手捅了我一下。

“走，到做斋饭的家去。”

为了表示对正在拜佛的敏叔的尊敬。我们小心翼翼地站起身来，不使地板发出一点声音，蹑手蹑脚地走了出来。

他告诉我，做斋饭家是指准备做头七斋饭的马车夫吴波钦家。吴波钦的女儿玛丁瑞的丈夫哥冰是甘马育火车站的信号员。明天，就是吴波钦两周岁的小外孙的头七日。我们和吴波钦一家都很熟悉，跟吴波钦的儿子哥丁佩，在斋僧社里是外出化斋时一起抬着箩筐进出的伙伴。因为忙，孩子早埋了，可我还一次没有去过，直到今天都做头七斋了，才有空去。

我们在小巷中走着。两边长满了冬青和翠竹。虽然天色已晚，但因为是熟路，步子走得很快。

“哥觉，孩子怎么会死了呢？”

“就是普通的小儿病。”

俗话说，不知国名便是波罗奈城；不知孩子的病症也就随便说它是小儿病了。

“请大夫看了没有？”

“没有。他是死在麦什里贡的塞耶盛手里的。”

“应该请一位大夫看看才对。”

“哪里请得起啊。貌丁吞，请一位大夫，光出诊费就得化三十来块钱。他父亲的工资也没有这么多呀！”

我无言可答，低头跟着走，脑子里充满了疑团。现代科学家发现了许许多多效力很好的药物，然而，马车夫的孙子、铁路信号员的儿子却不能身受其益。生活在缅甸社会底层的无数孩子竟是这样地丧失了他们幼小的生命。我似乎已经看到了玛丁瑞为孩子的死悲号痛哭的情景。

吴波钦家是间平房，几根柱子支撑着高高的屋顶。屋子的三面围着竹栅，正面敞开着。在撑柁柱子的背后，房子的后半部分盖了一个小阁楼，这是住人用的。楼前是放马车和圈马的地方。今晚，马和车子临时放在外面，这儿成了做斋饭的地方。阁楼下面放着一个竹榻。炉子上放着一口大锅。锅里正炖着香喷喷的红烧肉。大厨师吴波新的脸在炉火的映照下，显得油光发亮。

大厨师吴波新是甘马育区有名的厨师。不仅做红烧肉、铁力木叶菜汤有名，做鱼汤米线、炒粗粉丝也是他的拿手好菜。然而，他并不以烹调为职业，而是靠种玫瑰花为生。每逢左邻右舍办婚丧喜庆大事都请他帮忙。若是他听说谁家要摆宴席，那准会把摘玫瑰花去赶早市的正事都忘掉。象艺术家欣赏自己的艺术品那样，吴波新对他自己做的每一道菜总是先自己品尝一番。他常

常同人们津津有味地说起某年某月他在谁家做过什么菜，受到过谁的称赞等等。

吴波钦和吴波新虽然名字相近，亲如手足，却不是兄弟。

在炉子旁，三位妇女正在剥蒜头。其中年纪最大的是吴波钦的妻子杜拉梅。其余两个是炸瓢瓜饼的杜龙丁的大女儿妙吉和另一个女孩子。

烧炭的炉子上放着一大锅水，玛丁瑞正在用椰勺往茶壶里灌开水，她身上有孕，行动显得十分不便。我想，她死了一个孩子，如今又怀了一个，这多少可以使她的心灵上得到一些宽慰吧！可是，看到她深陷下去的眼窝，愁眉不展的样子，我想，倘若她下次生下的孩子又是这样夭折，那她怎么活得下去啊！想到这里，一种莫名的怜悯跳上了我的心头。

和吴波钦坐在竹塌上的还有另外三个人。一个是吴波钦的儿子哥丁佩，另一个是理发店老板哥巴久（也叫德钦巴久），还有一个是我不认识的陌生人，他长得很象吴佩貌丁教授，我和哥觉一到那儿，德钦巴久就迎上来对我们说：

“来、来，德钦丁吞，来，哥觉，坐下吧！在没洗斋米之前，咱们先聊一会。”

吴波钦挪了一下屁股，让出坐位来。哥丁佩笑着向我们问候。吴波新也打招呼说：“喂，貌觉，过来尝尝我做的菜。”

他光着脊梁，脖子上围着一条比抹布强不了多少的毛巾，正在用劲搅和着锅里的红烧肉。看着他那宽阔的前额，锃亮的光头，魁梧的身躯，我不由得心里想，若是他穿上袈裟，那多么象一位高僧啊！我呆呆地站着。哥觉赶忙推了我一把说：“走，尝尝红烧肉去！”

我们走到吴波新身旁。吴波新立刻放下大勺，用大铝匙舀了一块红烧肉递给哥觉。然后，拉下围在脖子上的毛巾擦着他冒汗发光的面颊和额头。哥觉手里拿着盛有热气腾腾的红烧肉的羹匙

对妙吉说道：“妙吉，你妈没来吗？”

“她要等收了摊才能来。”大蒜辣得妙吉睁不开眼，她一边使劲眨巴着眼睛，一边答道。

“喂，哥觉，龙丁不会把你丢下不管的！先尝尝味道怎么样吧！”吴波新擦完脸说。

“不，我是想让妙吉去拿一个小盘。妙吉，给我拿来！”

妙吉低着头，从剥蒜的地方站起来。她穿着肥大的汉沙布上衣，胸部高高隆起着。当妙吉去拿小盘时，哥觉低声地对吴波新说：“你的红烧肉肯定比玛龙丁做的好。”

看来，吴波新对哥觉既逗笑又捧场的话非常中意。他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两个剥蒜的女人听到了也格格格地笑了起来。

妙吉拿来了小盘子，哥觉将红烧肉放在盘子里，用勺尖轻轻一碰，红烧肉立刻就分成两半。哥觉自己吃了一半，把另一半给了我。

吃完后，哥觉也顾不得去擦油光光的嘴巴，便说：“嗯，一点不差，我刚才说的完全正确！”

吴波新听了又得意地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们走到竹榻边。我挨着哥丁佩坐下，用手拍了拍他的膝盖：

“怎么没见到哥冰？”

“他上夜班去了。”

“自己的儿子办头七，也不能请假吗？”

“办丧事已请了假。这次可不能再请了。给和尚敬早斋以前，他能回来。”

我正在想着哥冰的悲惨遭遇，哥觉又把话头引开了。

“喂，你们讲什么？是论藏^①，还是蒲甘^②历史？噢，哥巴久在座，那一定是讨论莫宁法师的论藏经吧！……”

① 论藏，佛教三藏经中的一部。

② 蒲甘，即蒲甘王朝，是缅甸的第一个王朝。

理发店老板哥巴久笑了。

“你可没猜对，哥觉，今晚我们没有讨论那些事，只是在讲缅甸人过泼水节时的浪费。”

脸长得象吴佩貌丁教授的客人插进来说：

“我们缅甸人的浪费在世界上是属第一的。”

哥巴久说：“在仰光，象现在这样大规模地举行泼水节活动是近几年才有的事。以前，想泼水的人四处去泼，可也没有开着汽车泼水的先例。开着汽车、化了装泼水，不是前年才兴起的吗？”

哥觉：“是的，那是效仿毛淡棉的泼水节。”

哥巴久：“今年又兴起戴泼水帽来了。日本人真会赚钱。在民族节，他们看到人们爱国精神大振奋，就做了好多孔雀旗来卖；现在泼水节到了，他们看到人们热心于泼水，又做了大量的橡皮泼水帽，一顶要四安。据一家报纸统计，今年的泼水节，仅仰光一地所化的汽油费、车费、衣帽费就有七十多万元。”

脸长得象吴佩貌丁教授的那位客人把茶杯端过来说：“唉，过不久，二月浴佛节又要到了。”

德钦巴久把手里的缅甸土烟嘴吸的一头在他茶杯里浸了一下，然后甩了甩说：

“是啊，一个节接着一个节，世界上哪一个民族大概都比不上咱们缅甸人的节日多。”

哥觉：“真怪！世界大战都要爆发了，可咱们缅甸人还在过节呢！”

吴波钦一直聚精会神地听别人讲话，没有开口。这时，他用期望的眼光看看我说：“貌丁吞，给我们讲一点国际消息吧，听说已经打起来了。哥翁佩听算命先生塞耶觉讲，希特勒要发迹了。是吗？”

吴波钦说的“哥翁佩”就是那位脸长得象吴佩貌丁教授的客

人。这人也真有意思，长着一副教授的面孔，却拜倒在算命先生脚下。

哥巴久喝了一口茶，以无比信赖的目光看了看我说：

“说吧，让我们也长点知识。”

屋里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我知道他们渴望听到大战的消息。我慢慢地呷了几口茶。这时，房间里鸦雀无声，大家都在等着我说话。我又慢慢地端起了茶杯，喝了几口。可能他们以为我在拿架子。其实，我在想从哪儿讲才好。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德国占领梅默尔城了。梅默尔城是位于德国和苏联之间立陶宛国的一个海滨城市。”

哥觉：“在这弱肉强食的时代，大国并吞小国的城市是不足为奇的。泥鳅再大也掀不起浪。这不同于德国与英国、苏联等大国之间的事情。”

“可不能等闲视之。虽然不是大国之间的争斗，也是相互关连的。希特勒德国已经占领了好多地方，不久前还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起初，英国作了妥协，当德国占领了捷克全境时，英国就强硬起来。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德国如果继续侵略小国，英国决不会熟视无睹。就在英国发出警告的同时，希特勒德国又占领了我刚才提到的梅默尔城。我们可以看到，德国正准备与英国对抗。另外，德国占领了一个临近苏联的小国城市，这样就可以在苏联鼻子底下建立起军事基地。立陶宛政府是资产阶级政府，当然不喜欢苏联无产者的政权。所以，实际上立陶宛政府是把梅默尔城拱手让给了德国。这样，整个立陶宛就有可能成为德国的一个大军事基地，从而构成了对苏联的威胁。所以说，梅默尔城的被占领并不是一件小事。现在，欧洲犹如一座火药库，只要有一点火星，就有一触即发的危险。”

吴翁佩长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战争爆发，那就要倒大霉了。我想战争已经无法避免。当释迦牟尼佛祖在世时，迦毗罗卫

国和桥萨罗国将要发生战争，佛祖坐在军队中间宣讲和平经，制止了战争的发生。如今这世道，释迦佛祖已不在世，又没人听从佛祖的道法，要想制止战争难啊！”

“其实并不难。现在，到处在挑衅的是以德国为首的那些法西斯。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对抗这伙侵略者，就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这里最重要的是英、法和苏联等大国，同意以集体安全为原则联合一致进行抵抗，并坚持下去。但现在，英法不愿意和苏联联合。他们支持并怂恿希特勒德国进攻苏联。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俟希特勒德国的力量强大起来，它的矛头所向就不会是苏联，而是英国、法国了。英法的利益将要遭到损害。所以，现在，在集体安全的原则下，苏联正在和英法进行谈判，能否成功还不得而知。糟糕的是，英国虽然与苏联谈判，但这是迫不得已，因而缺乏平等互利的精神。他们仍热衷于促使德国将矛头指向苏联，指望着苏德象公鸡一样斗起来，两败俱伤，他们可以从渔利。”

哥觉吐了一口痰说：

“只要有英国参加，局面就不会有什么改变。这个坏家伙早晚会被赶到死胡同里挨揍的。”

哥丁佩说：“英国、法国、美国都不是好货。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好种！”

吴波钦一边斟茶一边说道：“听说东方也不安宁，是吗？”

我慢慢地呷了几口茶，答道：“是的，东方也不太平。在中国，日本大规模地入侵已经两年多，快三个年头了。最近，中国战争愈演愈烈。就在前天，日本军队还占领了中国首府南京。听说日本还不时轰炸中缅公路。战火已经蔓延到我国边境地区。还有，据说日苏也有冲突。”

吴波钦说：“苏联和日本也挨着吗？刚才你说苏联和德国之间隔着一个小国家。这么说来，苏联可真大啊！”

“是呀，苏联横跨欧亚两大洲，疆域占全世界总面积的六分之一。苏联已经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时，大厨师吴波新也来参加我们的谈话，他站在一旁用毛巾擦着他胸前的汗水。

吴翁佩说：“什么叫无产阶级政权？”

没等我回答，哥觉抢着说：“你没读过德钦努写的《穷人的出路》一书吗？”

吴波新站着拿起茶杯，带着埋怨的口气说道：“哥觉，你可真是，他又不认得字，哪里……”

“噢，哥翁佩不是在寺庙里当香火吗？你怎么知道他不识字？”我反驳说。

吴波新说：“读书才能识字，难道呆在庙里就会识字啦？”

吴翁佩显得有点难堪，用歉意的神情看了看我们说：“小时候没读过书，年纪大了就不容易学了。再说，跟象自己儿女一般大的孩子在一起学字母，那多不好意思。所以，我就没有学。”

长相跟吴佩丁教授相似的吴翁佩原来竟是个目不识丁的寺庙香火。这真使我感到意外。

吴波新将剩下的茶水一饮而尽，然后，把茶杯放在竹塌上说：“好了，施主们该洗斋米了。”

哥觉最先站了起来。哥巴久将香烟头扔到屋外。

哥丁佩起身去担水，我帮吴波新拿斋米。哥觉和哥巴久负责洗米。

妙吉等人剥完蒜，有的捣辣椒，有的切茄子，有的簸蝦米皮。

吴波新正准备做铁力木叶菜汤。当我们各自干事的时候，妙吉对吴波新说：“大伯，您的铁力木叶汤为什么做的这么好。是不是有什么秘诀，告诉我们行吗？”

“当然有啦！不过，天机不可泄露。要说我做的铁力木叶汤

呀，那可是久负盛名喽！早在温达努时期刚刚开始，吴欧达玛还未出名，在我们甘马育区达敦寺常住的时候，吴欧达玛就喝过我烧的铁力木叶菜汤。因为好吃，吴欧达玛一个人就把菜汤喝个精光。打那以后，法师就对我的铁力木叶菜汤赞不绝口了。”

“快把你的绝窍教给我们吧！”女孩子们十分着急。吴波新却故弄玄虚，只是嘻嘻地笑着。哥觉也为女孩子们说话了。

“嘿，可千万别当密藏偏方的医生。你这么大年纪了，把做菜的秘方传给后代不好吗？”

吴波新把备好的锅搁在炉子上，露出了两只大板牙，哈哈地大笑起来。

“其实也没有什么秘方，就是在煮菜时，将身上的汗水往菜锅里滴，汗水滴得愈多，味道就愈浓……。”

女孩子们禁不住格格地大笑起来。我有些迷惑不解：吴波新是不愿意公开秘方才这样开玩笑呢，还是烧菜时真的非得汗流浹背地卖劲儿地干才香呢？

我们洗好了米。吴波新和吴翁佩在炉子上煮起斋饭来了。

煮斋饭的时候，我们又坐在竹榻上喝茶。吴波钦朝着哥巴久说道：

“我们甘马育的德钦钦貌上那儿去了？怎么好久没见到他了？”

“听说到包康去当教员了。”

“德钦党分裂以后，他参加那一边了？”

没等哥巴久回答，我插嘴说：“听说他站在德钦巴盛那一边。”

哥巴久：“我不相信这是真的。”

哥觉：“好像德钦丁基也不到咱们甘马育来玩了。”

吴波钦：“那天，我看到他了。我的马车停在市场旁边。他坐着汽车从我身边经过，好象旁边还坐着一个，看上去象中国

人。他穿得笔挺，象是发了大财。他还笑着同我打了一下招呼呢！”

吴翁佩：“要是碰上运气，就发财呗！那可谁也拦不住。”

哥觉和我相互看了一眼，会意地笑了。因为我们都了解德钦丁基。

哥巴久把缅甸土烟嘴吸的一头又放在茶杯里浸了一下，以免太干，然后甩了甩，说：

“听说，在毛淡棉召开的我缅人协会代表大会，非常隆重。德钦丁吞，你没有去参加？”

“没有去，要考试，没时间。我听参加过大会的德钦领袖们说，会开得很热烈。毛淡棉有个很大的岱温广场。在那儿搭了个大彩棚举行大会。代表们来自全国各地。毛淡棉本市的德钦基、德钦丹、德钦吞盛等人的势力很大，所以，与会者人山人海，盛况空前。缅甸自卫队干得也很漂亮，在全国起了号召作用。曼德勒的自卫队骑自行车来毛淡棉。沿路的自卫队热烈欢迎他们，并随着他们一起前进。仰光的自卫队队员们徒步进军毛淡棉，做了一路的宣传鼓动工作。”

吴翁佩接着说：“听说，列蒂班蒂达吴貌基在毛淡棉代表大会上宣布参加我缅人协会了。”

哥巴久：“他也参加了毛淡棉代表大会了吗？”

“他没有亲自参加。老先生身体不好。他在蒙育瓦向大会发了贺信。信中写道：‘共产主义必将在全世界获胜’。老先生在信中还对我缅人协会接受共产主义表示支持。并答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我缅人协会。”

吴翁佩：“这真是志同道合。德钦哥都迈和列蒂班蒂达吴貌基站在一起了。”

哥觉：“我缅人协会愈来愈壮大，‘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这首歌就是一个好兆头。”

正在我们谈论我缅人协会代表大会时，饭锅开了。不用吩咐，我们都立即站起来干各自该干的事情。

妇女们干完了手里的活，不知道再干些什么好。吴波钦的妻子杜拉梅也凑过来参加了我们的谈话。

吴波钦转向妇女们说：“喂，你们先回家休息一会儿吧，等天亮再来叫你们。”妇女们相约结伴一起回家。

吴波钦说：“喂，妙吉！你不回家去睡一会儿？”

妙吉舒展双臂，伸了伸懒腰说：“想是想回去。”

吴波钦：“拉梅，你跟你儿子一起送送这姑娘。”

这时，我发现哥丁佩和妙吉神色都不大自然。哥丁佩仿佛不愿送妙吉，妙吉也好象不愿让他送似的。杜拉梅也在盯着儿子和妙吉。但她似乎什么也没有觉察到。吴波新说：“喂，叫你们去送，怎么不动呀！”

哥丁佩拾起担水的扁担说：“爸爸，我还要去担水……”

哥觉笑着说道：“行了，我和貌丁吞去送妙吉。喂，妙吉，你妈说来怎么没来呀？”

“可能是熬不了夜吧，叔叔。”

吴波新：“好，哥觉，你送送你闺女吧！但你得回来，知道吗？”

哥觉：“一定回来，还没有敬榕树呢！”

这样，我和哥觉就去送妙吉，其他人送另外两个姑娘。那时候，已经午夜两点多了。

月光下，这个平时长相一般，高鼻子，扁脸庞的妙吉，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丰满结实。

在送完妙吉往回走的路上，哥觉说：“妙吉和丁佩正谈恋爱呢！”

“刚才我已经看出来了。干什么不结婚呢？”

“小伙子现在还没有找到工作。只要他一有工作，我就想法

成全他们，让他们结婚。我真担心这丫头成了别人的小老婆。我正在替丁佩找工作，你也来帮帮忙嘛！”

“好，我试试看吧。我还得给自己找一个工作呐！”

为了用锅巴涂上红烧肉汁来祭榕树，我们默默地返回来，向做头七饭的斋人家走去，谁也不再吱声。但是，我的心中却一直盘算着我和哥丁佩的就业问题。

四十四 革命的一课

一天晚上，我跟哥拉瑞一起来到巴街的一座楼里。这是哥拉瑞的哥哥德钦拉佩的住处。

哥拉瑞没有完全投身于政治运动，他依旧住在学校，决定继续上学准备考医学士学位。尽管他的寡妇母亲对儿子们的管教异常严厉，但他还是违背母亲的意愿，不顾一切地准备与玛钦意结婚。我们去德钦拉佩处正是为了这件事。

那时，德钦拉佩与摩登和尚登佩住在一起。德钦昂山和德钦梭没有固定住所，只能到处去打游击，真像个流浪汉。有时他们睡在我缅人协会总部，有时也住在哥登佩那里。德钦丹东和哥巴罕则住在作家沙瓦那家里。这两家都是单身汉进出方便的地方。

哥登佩的巴街住处是在二层楼。我不知道一层楼里住的都是些什么人，只见楼梯左边住着印度迦梭迦人，右边住着摆摊叫卖的缅甸商贩。

因为外面路灯的照射，楼梯口稍许亮一点。但上面却是黑洞洞的。走在前面的哥拉瑞开始上得很快，但是，随着黑暗的逐渐加深，脚步也渐渐地放慢了。

“我说老兄，你以前来过这儿吗？”

“没有。”

“哈，哈，黑暗过去便是光明呀！”

我一边捉摸着他讲话的意思，一边用脚试探着上楼。

到二楼时，哥拉瑞敲了敲门，又回头看看我。我注意到，在黑暗中他的眼镜依稀可见。

“你知道吗？住在这儿的人都是光明的化身。所以我说黑暗过去便是光明。哈，哈……”

我微微笑了笑。哥拉瑞继续敲着门。这时，我听到开门的声音。门开了，德钦拉佩站在我们面前。

“嘿！是貌苏！来，进来。这位小同志叫什么名字？”
德钦拉佩管哥拉瑞叫貌苏。

“叫貌丁吞。”哥拉瑞回答说。

我们进屋后，把门虚掩上，没有再上门栓。

这房子大约长四十英尺，隔成三小间。浴室、厕所和厨房设在后面。德钦梭和哥登佩住在前面一间，德钦昂山一个人住在中间的一间。从楼梯一进来，就是德钦昂山的房间。

在中间房上首的阁板上，点着两支蜡烛。德钦昂山正站着看书。我们进去时，他连头都没有抬。

前面那间房里的地板上放着一盏点着的汽灯。德钦梭和哥登佩正在汽灯旁边促膝交谈。德钦拉佩就从这里站起来给我们开门的。现在又把我们带到他们跟前。

德钦梭抬头看了看我们。在烛光的照射下，他的高额头和弯鼻梁越加显得突出。哥登佩凝神注视着前方，德钦梭则盘膝坐着。

哥拉瑞让我坐在德钦梭旁边。他拉着德钦拉佩走到房前阳台上小声商量着什么。我想他们大概在商量哥拉瑞的婚事吧。

看样子德钦梭他们正在深入讨论某件事情，我们的到来似乎打扰了他们。他们都竭力地思考着问题，谁也没有理睬我，我坐

在他们身旁感到很尴尬。

这时，传来了德钦昂山朗朗的读书声。他读的是英文。他的语音语调听起来特别像巴莫博士。德钦梭和哥登佩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哈哈大笑起来。我想这大概是在笑德钦昂山吧！

德钦梭不仅笑，而且扯高嗓门说：“昂山又开始练习了。哥登佩你去看看。他的嘴是不是也像巴莫那样歪着？”

哥登佩朝德钦昂山看了一眼，我也随着望去。只看到昂山的背影。

哥登佩微微一笑说道：

“不会不歪的，在监牢里他还学过巴莫叼雪茄的样子呢！嘿，嘿……”

他们的脸由微笑变得严峻而又冷漠。很明显他们俩人都讨厌昂山学的那种巴莫式的刺耳腔调。于是，德钦梭转了话题问我：

“学生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喔！我忘了，同志你叫什么名字？”

没等我回答，哥登佩替我说：“他就是丁吞同志！我不是给你介绍了吗？”

“噢，记起来了，记起来了。听说学生会和政府达成的协议已成为一纸空文了。其实，当时罢课学生要能团结一致，是完全可以吧政府搞得晕头转向的。而一旦学生团结涣散，资产阶级走狗、政治掮客、机会主义者就会统统跳出来欺侮人。在罢工工人团结一致的时候，工人们组织了调查委员会、调解法庭。资本家不得不作了妥协和让步。但当工人组织解体以后，资本家和他的走狗们便明目张胆地取消了调查委员会，取消了调解法庭的报告中规定的条款。农民们也有同样的遭遇。贫苦农民团结一致时制定了租佃法。但当农民组织瘫痪后，一些地主就把租佃法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取代它的则是欺压农民的契约。其实，学生们现在的作法并不奇怪。学生、知识分子都是小资产阶级。他们的革

命热情像稻草燃起的火一样，不能持久。比如说第一次学生罢课吧，像稻草一样只烧了一阵子。不久，一些学生又回到政府学校去埋头读书了。领导学生罢课的领导人也当上了政府的官老爷。帝国主义的奴化教育，一点也没有受到冲击。”

听了德钦梭关于学生运动的议论感到很不入耳。但我也无力反驳。这时，哥登佩替我辩解道：

“德钦梭关于第一次学生罢课运动的看法我不能同意。按你的意见，似乎第一次学生罢课毫无成效。诚然，罢课运动没能砸烂帝国主义的教育制度，但应该承认运动给这个制度以很大的冲击，使它受了永远不能治愈的创伤。在运动中，国民学校如春笋破土，应运而生，它使帝国主义教育制度濒于灭亡。今天学生们之所以有如此积极的革命热情，不能说与第一次学生罢课斗争的影响毫无关系。”

德钦梭伸了个懒腰说：

“不管你怎么说，学生就是知识分子，就有小资产阶级的感情，动摇、不坚定、容易背叛，这是他们的特点……。”

我不知道德钦梭还有多少大帽子要扣在我们学生头上。德钦拉佩和哥拉瑞进来坐在我们旁边，打断了他的话。哥拉瑞一进来就说：

“我真想听听你们的讨论，但没有时间了，我还有事要出去一下。丁吞同志，你愿意就多待一会儿吧，我回来时叫你。”他说完就走了。

德钦拉佩把他弟弟送走后，关上了门又回到我们身边。他盘起一条腿，支着另一条腿坐在一旁。

这时，又传来了德钦昂山模仿巴莫腔调读书的声音。马路上“我们一定要胜利”的口号声也掠过窗口，飞进屋里来。

德钦拉佩摘下眼镜放在汽灯前翻来复去地看着。平时，他的眼镜给他增添了不少威严。眼镜一摘下，他那一双眼睛在汽油灯

下简直令人可怕。他一边擦着眼镜片一边说道：

“哥登佩，你们讨论到哪儿了？”

“丁吞来了以后，我们就扯到学生运动上去了。”

德钦拉佩戴上眼镜，又盘腿坐下朝着德钦梭说：

“好，继续说下去吧！不是讲到你写的《缅甸政治历史》一书中关于沙耶瓦底咖咙塞耶山起义的经验教训了吗？”

德钦梭低头想了想，又抬起头来。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又长长地吐了出来。

“要研究咖咙起义的意义。这次起义的目的是力图废除扩张主义政府建立的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法律，建立新的穷苦大众自己喜爱的法律，并根据新的法律管理缅甸。马克思曾经说过，资产阶级政府制定的各种各样法律与规则，如同资本家暗杀穷苦大众的陷阱一样。起义就是为了反对这些法律的。要控制经济命脉，就得首先在政治领域里发动进攻。英国扩张主义者通过三次侵缅战争，控制了缅甸的政治实权，从而也控制了整个缅甸经济。同样，穷苦大众要想控制经济领域，必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首先摧垮他的政治基地。如果原封不动的一切照旧，那就根本谈不上穷苦大众的彻底解放。为了能够控制独揽一切大权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必须彻底改变目前的状况。咖咙起义者们认识到，只要直接违背贫苦大众利益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一天，人民就不会过上好日子。是饿死呢？还是拿起武器进行反抗？在两种选择中，咖咙起义者们选择了后一种。”

德钦梭讲话的声音很平静，我注意他讲话中的用词。德钦拉佩看看蜡烛快燃尽了，就又接上了一支新的。风掠过了巴街，吹进了我们的房间，带来了湿润的气息。德钦梭凝视着晃动的烛光，继续讲述着咖咙起义遭到惨败的情况，然后又讲到这次起义的历史教训。

“首先，企图以棍棒去战胜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扩张主

义者，那是不可能的。在武器相差悬殊的情况下，靠硬拼硬打更是徒劳无益的。”

哥登佩插嘴打断他的话说：

“喂，德钦梭，Imperialist 不能译成扩张主义者，现在大家都译为帝国主义者。”

德钦梭没有回答，仍继续滔滔不绝地讲着。

“第二个教训是时机还不成熟。我们整个民族还没有产生从扩张主义制度下获得独立的强烈要求。关于这一点，从咖咙起义没有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和响应中完全可以看出。这里起义，那里造反，这种情况同过去‘真龙天子’貌丹、山湃、掸族鄂尼们的起义很相似。第三，采取现代的进攻与退却的战略战术是起义成败的关键。在中国，共产党在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之所以能在武器装备差，人员少的情况下百战百胜，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战争中计划周密、行动谨慎。最后一点是学生、工人、农民们虽然联合起来了，但缺乏训练有素的领导人。这些便是起义的教训。这教训是咖咙起义者们用鲜血换来的。”

德钦梭停住了话头。哥登佩补充说道：

“是的，这是用鲜血换得的宝贵遗产。当前革命运动之所以停滞不前，没有取得胜利，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刚才你说的最后一点。缺乏训练有素的领导人。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是最大的弱点。现在我们正在努力解决……。”

哥登佩突然中止了他的话，看了我一眼。德钦梭、德钦拉佩的目光一下子集中到我身上来。我觉察到因为我在场，他们不便再讲下去了。我感到不知所措。还好，德钦梭又把话题转到咖咙起义的问题上了。

“固然，在时机尚未成熟，人数很少的情况下敢于起来斗争，这种勇气确实令人钦佩。他们决心摆脱扩张主义的统治，把个人安危和财产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牺牲精神，的确使人惊讶不已，但

绝不是我们应该仿效的。由于没有坚强的领导，起义军在一些县里相互抢劫残杀，有人乘机报私仇，有人追杀印度人，甚至放火烧毁房屋谷仓。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起义者们缺乏政治远见，完全没有觉悟。他们只不过是一群只考虑个人经济利益的狂热分子罢了。”

德钦梭的话在我听起来，简直粗鲁得不堪入耳。但我还是强忍着听下去。

“起义者为一方，警察、士兵为另一方。因为双方争斗，百姓遭到杀戮，财产受到损失。更多的无辜者遭殃。有些起义者却避开警察、军队、到处抢劫，参加起义的人死伤很多。青年妇女受到起义者和警察们双方的凌辱。他们还纵火烧毁不帮助自己一方的村舍。所以对广大百姓来说，这些人真是一蟹不如一蟹，没有一个好的。在起义前宣传的纲领和制定的政策，到了政治见解不同的领导人手里，完全变成一纸空文。”

德钦梭使我眼前的一座高楼完全崩塌了下来，这座高楼大厦就是咖咙起义。

雨稀稀落落地下了起来。

不知是因为不喜欢听德钦梭难以入耳的话呢，还是讨厌外面的雨声，我猛然站起来将门关上。德钦昂山把书竖放在阁板上，拿了一支蜡烛到厕所去了。雨下大了，哗哗的雨声，仿佛要吞没德钦梭的讲话声似的，但德钦梭还是使劲地讲着。

我茫然呆立了好久。

从德钦梭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不仅精通古籍，而且是个善于引经据典的人。

德钦梭说：“当今世界工人领袖约·维·斯大林曾经说过，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结合，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

哥登佩：“实践与理论必须统一起来。”

德钦拉佩说：“不是也有人说，没有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吗？”

德钦梭：“是的，有这样说法。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我们要培养智勇双全、文武兼备的革命干部。我们需要既富有实践经验，又精通理论的人。革命领袖列宁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没有革命的运动，就不会有革命的胜利。’”

我坐了下来。德钦梭的声音似乎变得温和起来。

“革命干部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第一，品德好。这不是指资产阶级的品德，而是指在一个旨在彻底消除暴力、压迫、虐待的组织里不当泄密者、告密者、叛徒、阴谋家，不逃避任何革命任务，而是勇敢地去执行任务。第二，在关键时刻要有敢于牺牲的精神。第三，必须精通社会主义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突然，从厕所里传出了唧唧唧唧的响声。德钦昂山在不耐烦地拉动着抽水马桶。

只有我一个人注意到了响声。德钦梭、德钦拉佩和哥登佩他们依旧在热烈地讨论着，也许他们对憨直的德钦昂山“唧唧唧唧”的弄声作响早已习以为常了。

“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必须具备一种特殊的天赋。所谓天赋就是指修养。要懂得社会主义时代必将来临。只有在争取独立的大道上不懈地努力奋斗，经过长期的千锤百炼才能成为革命干部。改变时代的革命本领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卡尔·马克思说过，改变时代的革命像掌握一种技术一样需要慢慢学习。”

这时，德钦昂山从厕所里出来了，朝着墙上拉的搭衣服的绳子走去。他的双手还是湿漉漉的。很明显他刚刚洗过手，绳子上搭着筒裙和毛巾。德钦昂山走到那边把毛巾拉下来擦手。哥登佩朝他扫了一眼说：

“喂，别动！你怎么用擦脸毛巾擦你那刚上茅房的手呢？你也得有点规矩。我的筒裙是白天外出才穿的。你倒好，晚上就抓

过来穿上了。”

德钦昂山嘻嘻地笑了笑，什么也没说。

德钦昂山走过来使讨论会中断了。过了一会儿，哥登佩又接起了话茬：

“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学习理论。学了理论要到实践中去运用。要培养大批像德钦梭说的那种有天赋的革命干部。针对这个任务。我正在写一本题为《当前的任务》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将由红龙书社出版。为使广大读者阅读，售价很便宜，只有一、二安钱。”

德钦梭：“我也为此写了一本书，名为《缅甸革命》。但不像你写的那么短，可以算作一部书了。”

我们都记得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刚一出版，我就买来了，真是幸运。再晚一点就买不到了。因为这两本书出版后不久，就被当局查禁了。

德钦拉佩说：“现在战争已经一触即发。纳粹们象贪得无厌的魔鬼，连张伯伦一伙也不能再作妥协让步了。”

哥登佩：“是的。但是，如果希特勒不进攻他们而进攻苏联，那么，张伯伦一伙就仍会执行绥靖主义政策的。”

德钦梭：“我整天埋头于书本，看来跟不上形势发展了。英法和苏联正在谈判联合抵御德国的威胁。不知道结果如何？”

哥登佩：“看样子英法缺乏诚意。我分析他们只是想吓唬吓唬德国罢了。只要你看看他们派的代表就清楚了。这样重要的问题，他们连一位部长都不派，而只派了一位名叫西利良斯扬爵士的二等秘书——一位反苏分子参加。再说，法国和英国提出的要求也是不公道的。例如，一旦苏联对德作战，必须通过波兰、芬兰等国，但是，英法竟不允许他们借道，这不是对德国进攻苏联袖手旁观吗？”

德钦昂山既不说话，也不坐下来，只是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

专心听德钦梭他们说话。

德钦拉佩：“不久前，《进步报》刊登了一条新闻，说纳粹德国与苏联正在谈判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说，英国一家报纸将此事作为头版头条新闻发表了。”

哥登佩：“这很可能。苏联可以跟任何一个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无非意味着彼此相安无事罢了。其实并无互相帮助之意。再说纳粹德国与张伯伦的英国完全是一丘之貉。”

德钦昂山插话支持说：

“半斤与八两，一路货色。没有一个是好的。”

德钦梭沉思着，接着说道：“恐怕还是有区别的……。”

大家又沉默无语，屋子里静了下来。屋外，雨渐渐小了。可以清楚地听到蒙哥马利路上急驶而过的电车声。电车都该回厂了，可是哥拉瑞却还没回来，这反倒使我高兴。能听到这些人的谈论是多么难得的机会啊！

德钦拉佩：“法国总理说和平的希望依然存在。并说法国的防御力量是完全能够令人放心的。”

哥登佩：“他们这伙人只会信口雌黄。他们嘴上也说纳粹撕毁国际协定是非法的，加紧扩军备战是不合时宜的，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是侵略等等。但实际上，他们却不与苏联进行联合防御。他们是只说不做。张伯伦曾宣布他的武装力量已增加两倍，发出了军用飞机的订货单等等。但是他却拒绝甚至破坏与苏联一起进行防御。现在关键问题是英、法、苏、美等国要联合起来抵抗纳粹法西斯侵略者。否则纳粹就不会收回他们的魔爪。如此下去战争肯定爆发。”

德钦昂山将叉着腰的手举了起来说：“实际上大战的序幕已经拉开。看来我们得仓促上阵了。”

屋子里又一次地静了下来。人人都在深思着。我极力从他们的眼神里捉摸着他们心中正在思考着什么。雨完全停了。仰光的

喧闹声也仿佛被雨水冲走了似的停了下来。闹市一旦宁静下来，便使人感到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房间里，德钦梭又在叹气。德钦拉佩咬着牙。哥登佩把手关节捏得咯咯直响。德钦昂山不停地走动着。叹气声、咬牙声、捏手指声、踱步声，声声入耳，清晰可辨。我极力使自己保持安静，我觉得连心脏的跳动声音都可以听到。

德钦拉佩：“我们得尽力作好准备以应付战争。”

德钦梭：“必须竭尽全力培养具有一定水平的革命干部。”

哥登佩：“我们要把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国内战争。”

德钦昂山：“要尽力争取得到外援。”

讨论又中断了，屋子里再一次静了下来。这使我感到局促不安。我想他们可能是因为在，因而无法再深入讨论下去。于是，我站了起来，向窗外望了望。

“哥拉瑞还不回来，要不我先走了。”

德钦拉佩：“貌苏不回来，你就住在这儿吧，别回去了。”

我犹豫不决，不知别人抱什么态度。我用探寻的眼光看着他们。

德钦昂山打了个呵欠，舒展双臂伸了个懒腰。然后，走到正屋，铺上了一张席子，朝着我们说道：

“喂，哥登佩，给咱弄个枕头来！”

哥登佩到正屋去了。

德钦梭盘膝而坐。他低头不语，陷入了沉思。这时，背向德钦梭坐着的德钦拉佩朝我说道：

“坐呀，丁吞同志！拉瑞到汤姆森街去了，很快就会回来的。”

于是，我坐在德钦拉佩旁边。德钦梭抬起头来对我说：

“丁吞同志，你愿意当一名变革时代的革命好干部吗？”

我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如果你愿意，那就得全力以赴参加革命，要置家于不顾，从早到晚不休止地去干。同时，还要参加政治学习班。”

我的心跳得很厉害，但我竭力克制自己。

“我想参加训练。但我还想谋个职业。我盼望找一个既能搞政治又能谋生的职业。”

德钦梭露出一丝冷笑，低下了头。我像犯了个大错误似的不知所措。德钦梭原来盘腿坐着，现在蹿了起来。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我，用讥讽的口吻说：“唉，人们说知识分子没有主心骨，这话一点也不错呀！”

我又羞又愧，自己都感到渺小起来。倘若当时我再年轻一点，没有以前一些经历的话，我真可能号陶大哭起来。

德钦梭说完就起身到厕所去了。哥登佩抢着铺盖卷在前屋门口准备铺床位。因为雨水溜了进来，他把铺盖卷往里推了推。铺盖卷的边是帆布镶的，还有一条毛毯、一个枕头。枕头上盖着一条洗澡时换用的红条的印度窄幅筒裙。哥登佩一边用筒裙拍打着铺盖，一边对我说道：

“丁吞同志，你不在这儿睡吗？这儿有一条毯子，你再到哥拉佩那边拿一个枕头来。”

“要是哥拉瑞回来，我还是想回去。”

“别回去了。到甘马育去，半夜一点才有车子。拉瑞回来的话，他要愿意就让他在这儿睡，要不就让他再回汤姆森街去睡。给你，毯子！”

我接过毛毯，双手抱着坐下。哥登佩朝厕所那边的德钦梭大声说道：

“德钦梭，你就睡在中屋昂山的旁边吧。我已把席子铺好了，还放了一条毯子，枕头就用书代替吧。”

德钦拉佩仍旧坐在我旁边，好像他还没有睡意。

“你打算干什么工作？”

“正在找呢！想找一个既能谋生又便于从事政治活动的职业。”

“好，快找吧！我们也帮你的忙。”

忽然，从楼梯那边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德钦拉佩说：“噢，貌苏回来了！”

“是的，是哥拉瑞的脚步声！”

德钦拉佩起身走向楼梯口，我也抱着毯子跟了过去。门一开，哥拉瑞就冲着我笑着说：

“哈，哈……。老兄准备在这儿过夜了。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在这儿睡觉要是能捞到一条毯子可还真算不错了。不过，咱们还是走吧！”

哥登佩已经睡下。他说：

“拉瑞，别走了。就在城里睡吧。你不想在这儿睡，就到汤姆森街去。让丁吞同志就在这儿睡吧！”

“伙计，不行啊，我还有事呢！好了，再见！”

“你的事怎么样了？”

“妥了。”

我怕妨碍他们谈话，便轻手轻脚地把毯子还给了哥登佩。

“我要回去了。”

“拉瑞说有事，那就只好回去吧。”

我走到哥拉瑞身旁，哥拉瑞说：“喂，哥登佩再见了！诸位，再见！祝你们挨蚊子咬。哈、哈……”

德钦昂山和德钦梭躺在铺上，他们在昏暗的烛光下看着书。

当我走到楼梯口时，听到德钦拉佩在说：

“喂，德钦梭，把这个枕头给你吧，总比枕书要舒服多了。”

四十五 去报馆工作

若问在威震四海的乔治皇帝统治下的缅甸，最难办的事情是什么？回答便是：找职业。

获得了学士学位以后，找职业就容易了吗？不然！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在未获得学士学位以前，要是不挑剔的话，去当个苦力或是去沿街叫卖，要不去种田、当和尚庙的香火，或者为商店做个拉生意的掮客都可以。但是，得了学士学位后要想找个合适的职业，那可真比登天还难呀！

获得学士学位后，如果再参加并且通过了印度文官、英国文官等考试，工作倒是有了保证。然而，要想通过这些考试，那真好像是鲤鱼跳龙门，难上加难啊！对我来说，根本不存在这种机会。因为我们德钦学生、造反学生是抵制官职考试的。

我也曾看到有人获得学士学位后，去当月薪只有七十元的文书。我不理解他们，觉得他们可怜，没出息。然而今天，当我自己也试着寻找职业时才真正理解他们。要是不通过官职考试，仅仅得了个学士学位，那又顶什么用呢？既然有了学位就难以像文盲那样去当苦力、挑夫、走街串巷、摆摊叫卖，当然只能去当个小文书，每月挣七十元钱的薪水喽！在工作中，获得学士学位的人比起十年级毕业生来说，当然还略胜一筹。有朝一日还可能晋升为机关办公厅的头头。或有机会弄个镇长当当。然而，对我来说，此路不通！在这个使人民永远俯首贴耳受奴役的国家机器里，不管什么职务，也不管职位高低，我都不能去干。因为哪怕你当个小小的文书，如果发现你是德钦党，那也要被开除的！

得了学位后，最容易找的职业就是当教员。在国民学校和其

它接受津贴的学校比公办学校更容易找到工作。德钦丹东就是一边在穆斯林学校里当教员，一边搞政治工作的。他能这样，难道我不能这样吗？更何况他还没有取得学士学位呢！我决心也去当个教员。但在仰光一时还难以找到，谬玛学校教员已经满员。到卡廷国民学校虽能找到工作，可我又不想离开仰光，到远离德钦党领导人的地方去。

我的工作尚无着落，生活发生了困难。我写信告诉父亲，说我已考取了学士学位，正在寻找一个自由职业，不久就会得到，所以不用再寄钱来了。我之所以这样做，正是为了争取主动。因为不用说接受别人的金钱，就是用父母的钱，不是也会影响自己的自由吗？

父亲既不寄钱，也不写信给我。因此，我没法付给敏叔饭费。敏叔是个副领班，每月只拿到八十元钱的工薪，生活并不宽裕。因此，尽管敏叔没有向我讨饭费，但我心里很不过意。我照常可以吃饭、睡觉。但是没有零花钱。不能雇人洗衣服，自己洗吧，又无钱买肥皂。有时饿极了，真想把竹筒敲得梆梆响的卖面条的中国人叫来，但我口袋空空，分文不存。只能忍饥挨饿，听任梆梆的竹筒声渐渐远去。没有车费，就只能减少外出。虽说德钦党人要练就一副铁脚板，但是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徒步走到。

除了父母，我从来没有伸手向别人讨过钱。虽说在参加学生运动时，我敢于向人募集运动基金，但我却没有勇气为自己化费而向人伸手。不过，近来，我渐渐地开始向学生运动中结识的同志伸手要钱花了。他们没有时，我当然也给他们；我没有时，他们就给我。患难与共、同舟共济嘛！彼此谁也不客气，也不为此感到羞愧。但是，我只是在同学、同志间这样做。目前我已离开学校、离开了同学，力图当个德钦政治家而步入社会。此时此刻，我可真有点告贷无门之感。有时出门，为了一、二安钱的车费，

我羞于开口。于是，只好徒步而行。有时在街上口渴极了，可是口袋里仅有一安钱，只够买一杯茶，无法请同来的伙伴也喝上一杯，于是又只好望梅止渴了。

哥巴罕、哥拉瑞、哥吞新等学生领袖以及哥埃内等同学、朋友对我的困难既了解又同情。若是他们有了钱，不用我开口就会主动给我一些。外出时，他们也抢着买票。逢到吃好的就会把我叫去。看电影也喊我一起去。不过，原来若是买一元钱的票，带我去时，就只好买五角钱的票了。

一天，我和哥埃内东奔西跑累得精疲力竭，准备到地球电影院去看下午的电影解解乏。可是，到电影院门前一看，好家伙！五角钱的售票口挤得水泄不通。而高价座售票口却没有几个人。我使出全身力气挤进人群，想去买五角钱的票。正在这时，突然有一个人拉着我的手叫我：

“先生，太太请您。”

我回过头一看，好像在那儿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是谁。

“请跟你们太太说一声，我买好票就过来。”

旁边的人都围着听我们说话。

“不，先生。太太说让您们跟她一起去看电影。她让我买头等票，把你们一起带上。”

我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这时，哥埃内向我使了个眼色。

“来吧，先生。太太她们正等着你呢！”

“等等，对不起，你说的太太是谁啊？”我问道。

那人似乎有些惊讶：“噢，先生，您忘了我啦？我是退休区长吴佩家的司机。杜泰基让我来叫您的。温妮、梅西她们也都来了。”

我正不知所措，哥埃内用拳头捅了我一下。

“好了，别装蒜了。就跟她们一起去看吧。”

于是，我们俩人又从人群中挤出来，跟着司机走了。

杜泰基仍像往常那样体态丰满，风姿秀逸，笑容可掬，真是一位富态的官太太。

她的女儿温妮却似乎与过去不大一样。

记得第一次见面时，她那青春的美与她们家那老式陈旧的房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但是，今天的温妮好像一朵枯萎了的花。一见到她，顿时使我想起温妮已嫁人的消息。

温妮的妹妹梅西却风华正茂，颇有几分傲气。

我一走到她们跟前，杜泰基就说：

“貌丁吞，好久不见了。也听不到你的消息。工作再忙也该来家里玩一玩呀！……”

她的女儿们娇嗔似地笑着看我。

“大婶，不是我不想去，实在没功夫。噢，我听到一个消息不知是真是假？”

“什么消息呀？貌丁吞，你说说看。”母女们都静静地等着。

我怕消息不真实，便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开玩笑似地说道：

“嗯，听说温妮已经结婚了，对吗？”

温妮面带羞涩，梅西挑逗似地笑着。杜泰基认真地说：

“嗯，现在还没有。你大叔仍在考虑，作为女方，我们各方面都得考虑周到一点儿。男方当然希望越快越好。我们的意思是不管男方怎么着急，作父母的总要尽到自己的责任。”

我听了她的话心里立刻就明白了。原来她们还在“讨价还价”，没有谈妥。

这时，司机买来了电影票。

“貌丁吞，走，进去看电影。对了，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

这时，我才想起来给她们介绍。

“他是我们学生领导人哥埃内。这位就是我经常跟你说的杜泰基，退休区长吴佩的夫人。”

走在前面的杜泰基说：

“好了。来，来，进去再聊。”

杜泰基一边上阶梯，一边回头问道：

“貌丁吞，考取学士学位了吧？”

“考取了，老天保佑，让我挂上了一个名。”

“别那么说，貌丁吞既聪明又能干。”

到了剧场里，杜泰基让哥埃内先进去，然后是梅西、温妮、她自己，我在最后，依次而坐。

“貌丁吞，考取学士学位后准备干什么工作呀？”

“还是搞政治工作。我已经不是一个初入德钦党的人了，而是一个戴竹笠的德钦党人了，就是说把全缅甸当作自己的家，全力投入政治工作的一个地道的德钦党人了。哈、哈……”

“哎，大婶问的不是这个，是说谋生的职业。”

“谋生的职业还没有。不过，说实在的，大婶，我也不太想干。我愿意当一个四海为家、自由自在的政治家。”

“这怎么行呢？总得找个职业呀！”

“用不着，大婶。”

我虽然嘴上这么说，可心里还是同意她的话。事实上我不也正在找工作而没有找到吗？不过，我不能这么说。因为那样会使我难为情，会有失我的体面。尤其是在杜泰基这种人面前，我就更不能如实相告了。

“你千万别打错主意。即使不参加印度文官考试，那也该参加英国文官考试啊，像你这样聪明的人，要想考取那是很容易的事。”

我不想作过多的解释。恰巧这时，灯光也暗了下来，电影就

要放映了。

放电影时，我的思想久久不能集中在影片的情节上。职业、荣誉、地位；杜泰基一家人；退休区长吴佩刚吃完美餐佳肴，就一边剔着牙一边看赛马册的情景；温妮为什么没有结婚？既然男方很着急，那她们为什么老拖着呢？是因为没有嫁妆，还是其它什么原因？温妮的脸犹如旧屋里陈设的家俱一样，暗淡无光，苍白而憔悴，是因为妈妈翻新旧房的心愿没有实现而感到苦恼呢，还是为久别的情人而惆怅？这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银幕上，马内·劳奥的那种印度女人的举止和美貌具有很大的魅力。西方女人穿上沙丽^①似乎别有一番娇媚。且荣鲍威尔的演技和体态也格外落落大方，惹人喜爱。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沉醉到电影里去。中场休息时，我们谈论起电影的情节。

看完电影走下楼时，杜泰基邀我们搭她们的车子一起走。我婉言谢绝了。我们送她们上了车。临走时，杜泰基说：

“常来家里玩呀！不管工作多忙，也不管做什么工作，都要常来大婶家，你大叔也总念叨你，貌丁吞的朋友你也来玩吧！”

汽车还是原来的样子，破旧不堪，经常出故障。现在又发动不起来了。司机一会儿拿起曲棍摇摇，一会儿又钻到车里发动，忙个不停。杜泰基似乎习以为常，依旧滔滔不绝地谈笑着。

“哎！总想换辆新车，就是没有合适的。大婶我这人总爱挑剔。不然，按你大叔的意思，早就换掉了……”

汽车发动起来了。愁眉苦脸的温妮姐妹俩的脸色也随之开朗了起来。

“再见啦，貌丁吞！”

“再见，哥丁吞！”

① 印度妇女的一种服装。

车子开走后，哥埃内朝我微笑着说道：

“妈妈可比闺女长得更少相！……丰满、白皙、细皮嫩肉。哈、哈……”

“是的，长得挺漂亮又极其好客……”

“好了，咱们去哪儿？”

“我想回家了。”

“好吧，你回家。我到城里一个人家里去一趟。”

我们就此分手了。

回到家，敏叔迎面就向上哪儿去了？找到工作没有？当我说还没有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工作时，敏叔说：

“到我们报社去吧，翻译电讯稿。晚上上班。半夜一点下班。要是你愿意，我跟社长去说说看。大概每月可以拿六十五元薪金。”

事情也真巧，没想到居然在家里找到了工作。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

“好吧，敏叔，我干！”

四十六 和算命大师在一起

报馆助理编辑，工资六十五元。这就是我的新生活。

名义上倒挺好听，其实，只是徒有虚名。实际干的根本不是编辑工作，而是翻译电讯稿。

路透社的电讯稿来的时间很糟糕，从下午到晚上陆陆续续，时间拖得很长。我下午去上班，一直要干到午夜。

我在大学时代就特别喜爱阅读国际新闻，现在到了报社，作为自己的本职工作，阅读国际新闻正合我的心意。在未翻译之

前，我总是兴致勃勃地把新闻先从头到尾浏览一遍，然后再着手翻译。我曾获得学士学位，又精通英缅两种文字，所以我在翻译时显得格外得心应手。

夜班编辑和总编辑对我的工作都很满意。他们看我能干，就把许多工作都推给了我。平时，本来应与夜班编辑分着翻译的电讯稿，一下子全都交给了我。通常由总编辑翻译或改写的英文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我来后，也把一部分工作分给了我。尽管如此，我却从来没有感到厌倦和劳累，总是全力以赴地把每一件工作干得很出色。

世界形势日趋动荡不安，消息也愈加新奇。形势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希特勒在叫嚣，墨索里尼在狂吠。张伯伦在发表强硬演讲，警告希特勒：倘若再向前推进，就要让他尝尝厉害。但希特勒却根本不理那一套，仍然强行向前推进。墨索里尼依旧动员军队，并不费吹灰之力占领了许多地方。面对这种情况，张伯伦又说这是最后的一次警告，于是就又向后退了一步。

日本在满洲边境与苏联红军进行了一次较量。英国和美国因而长舒了一口气。他们装出一付笑脸讨好日本。蒋介石则期待着一场反苏大战的发生，同时加紧对自己的临时同盟军共产党的进攻。

日本既没有战胜苏联红军，也没有获得苏联的一寸土地，他们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苏联要求和英、法结成共同安全同盟。而张伯伦却想同希特勒取得谅解。所以一再妥协让步，三番五次地用土地喂养希特勒这个贪得无厌的恶魔。

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每个缅甸人都在关注着这个问题。社论和文章也都环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但究竟什么时候爆发呢？他们希望从报纸中得到答案。我们发表的消息使人们更认为战争已经不可避免，迟早要爆发了。

尚未获得独立的缅甸，一没有办法，二没有能力去阻止战争的爆发。

人们这样想着，这样写着，这样传播着新闻。为国家独立而斗争的人们普遍认为，只有战争才是唯一生路。“英国的困难，缅甸的良机”。这是巴莫博士的秘密口号，也是咖咙吴苏的计谋。“将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则是德钦党人的战斗动员令。

我们的报纸因为怕政府查封，谈到这些问题时总是拐弯抹角。但还是倾向于支持这些口号。

我每天得在报馆工作到午夜两点。所以，不能再回甘马育住处睡觉。许多晚上，我就在编辑室的办公桌上，拿报纸卷成枕头凑合着睡觉。有时，我也到班苏坦街我缅人协会总部去睡。那里也没有蚊帐和褥子。若是在学生运动时期，吃这些苦根本不算什么。但现在，有了职业，拿了工资，又不是处在学生运动那样令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如此凑凑合合地生活，想起来的确使人感到寒心。

我想搬到城里去住。但首先得与房主敏叔商量。敏叔十分通情达理，很同情我的处境。哥觉却不愿让我离开，我也大有依依难舍之感，我们是知心朋友。在学校里与好朋友一起同窗学习，其乐无比；在社会上，与朋友知心相交也是乐趣无穷的呀！哥觉比我年长许多，但是，我们却情同手足。我怎么能忍心离开他呢？再说，搬到城里以后，距油炸瓢瓜饼小吃摊的杜龙丁母女也远了。我怎么能忘记跟哥觉一起，一边闻着油锅的油烟味，一边喝着热茶，一边谈笑风生的生活呢？！我怎能忘记与理发店德钦巴久、马车夫吴波钦等一家人促膝交谈，以及参加街坊四邻婚丧嫁娶各种活动，从而使我获得了宝贵的生活知识的情景呢？我又怎能忘记吴波钦的女儿和铁路工人女婿的悲惨遭遇呢？我怎能忘记甘马育的衬衣厂、铝锅厂、麻绳厂工人的活动、组织、罢工斗争

等所给予我的教育呢？就是在与最卑鄙的德钦丁基这号政治小丑以及警察、特务这伙人的接触中，我不也增长了不少见识嘛？我又怎能忘记这一切呢？

我不愿意离去。但是，我还是拖着沉重的脚步，依依不舍地走了。我一步一回头，脚步沉沉，心事重重……。

我在仰光城里的住处也是敏叔替我找的。确切地说，是他给我介绍了同住的伙伴。在四十五条街有一间房子。敏叔的一位朋友以每月二十五元钱租了这间房。此人也是个单身汉。他想再找两个单身汉同住。于是，敏叔就把我介绍给他了。他向我们每人收十元钱房费。他自己只出五元钱。

我们房间是楼上的西房。一到下午，太阳晒得很厉害。房间约长二十五英尺、宽十二英尺。楼梯占去了房间中三英尺地方，这间房宽只剩下九英尺了。从房间涂着深绿色的油漆来看，以前可能是南印度人住过的。楼下常常浓烟滚滚。不知为什么楼下的烟，总往我们房间里钻。只要下面一有烟味肯定会传上来。这与空气新鲜、绿树掩映的甘马育简直是无法相比。

和我住在一起的敏叔的那位朋友，大约四十来岁，矮小肥胖的身躯，走起路来象只鸭子，剃着比波昂觉还要短的小平头，头顶心隐隐约约有一小撮白头发。敏叔很尊重他，称他为先生。虽然我急切地想知道他究竟是位什么先生，但终因相互不熟，而一直不好开口相问。这是做人的普通道理。我得慢慢来。

起初，我听说他是一位校对，当然不是在我们报社里。可我又一想，敏叔在报社当领班，用不着对一位校对这般尊敬，况且他又不经常按时上班。所以我又有些怀疑。

“先生，您不去上班吗？”

“琐事太多，没时间去呀！”

他像和尚讲经布道似地说完后，就坐到躺椅上闭目数起念珠来。他的话很费解，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便再往下问了。

渐渐地我也了解了一些有关他的情况。他常常在报纸上撰写占卜方面的文章，笔名是算命大师吴德新。一篇占卜文章的稿费不会超过五元。他虽然是个占卜师，我却从来没有见过他给人占卜算卦。也没见他给人家算过生辰八字。他总是到请他算命的人家去从不在家占卜。来请他的人很多。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竟不知道别人请他干什么。每次问他，他都回答得很巧妙。只说自己是顾问，说完就又数起念珠来。

同房的另一位是个刻图章的，名叫哥丁埃。他既能刻公司图章、组织团体的图章、私人印章、香烟的印记，也能刻各种各样用记号或文字表示的图章。他不仅能用橡皮，而且还能用铅来做图章。他的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跟我差不多，中等个儿，卷头发，皮肤黑得像个南印度人。红润的嘴唇长得很好看，和他那黝黑的皮肤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想这大概是造物主的安排吧！

他的工作台就在厕所和浴室旁边。他使用的工具加在一起，甚至还赶不上一个木匠。幸运的是阳光可以从后门照射进来。但从楼下冒上来的烟和油烟味却可以把人熏得头晕目眩。

吴德新的佛堂设在前屋。一张小小的桌子放在楼梯拐角和前屋窗户之间。桌上只有十来本书，连纸张笔墨也没有。可以断定他的那些占卜文章不是在这里写的。在我刚来的第二天，吴德新曾对我说过：

“哥丁吞，你要用这张桌子就请用吧，我不用。我不习惯坐在桌子旁写字，要写扒在床上就行了。”

对于他的允诺，我感到十分高兴。因为约定给我的地方是在中间，这里暗极了，一丝光线也没有。夜间，我可以点上灯照明，可白天就没办法了。

在我可以活动的小天地里，只能放个铺盖卷，挂个蚊帐。这样的居住条件对于一个非常需要写写读读的助理编辑、小政治家来说，实在太不合适了。

我把吴德新桌子上的书随便翻了翻。原以为是些相面算命书籍，那里会想到却是些佛经、打禅书、小说、红龙书社出版的书籍。就在我看书名的时候，突然，从椅子缝里爬出一只偌大的臭虫向我袭来！

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床，就睡在地板上，也都不在家做饭。这样，就免去了不少家务杂事。吴德新不在家的时候，他的躺椅我和哥丁埃谁抢着谁就坐。如果哥丁埃先回来，他就坐在躺椅上。若是我先坐在躺椅上，他就会不声不响地走到阳台上去。

我们房间里还住着一个人，但他不常在。只是偶而才回来睡觉。他与我同年生，是伊乔路口一个中国茶馆里的伙计，名叫哥山佩。他，修长的个子，洁白的皮肤，瘦弱的身体，那样子活像个鸦片鬼。他和吴德新很要好。不管来不来这儿过夜，每天早上他都要给吴德新送一炼乳罐的奶茶，放在我们经常放碗的地方，然后离去。有时他也做一些吴德新叫他干的零星杂事。

我当助理编辑的消息很快就在德钦党的朋友中间传开了。有时，他们半夜三更来询问最新消息；有时，又十万火急地要求刊登一些消息或文章。我跟他们解释说，我无权决定是否刊登，可他们硬是不相信。若是第二天没发表，他们就指责我说：“德钦丁吞不是真正的我缅人，对自己的祖国不负责任”等等。有时，呼拉一下涌来了一大伙人，嘻皮笑脸地大敲我的竹杠，又是让我请他们喝茶，又是让我请吃点心。因为毕竟我已经成了有收入的助理编辑了嘛！

不管怎样，只要德钦党人到我这儿来，我都是高高兴兴地款待他们。我虽不像他们那样成为地道的专职德钦党人，但至少可以说是个业余小德钦党员了吧！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还打算继续攻读法律学，计划在每月六十五元工资中拿出二十五元作学费，继续住在甘马育，但现在却成为泡影了。这倒不是因为舍不得花钱。其实一顿饭也只不

过四安钱而已。只是因为上夜班不能早起上学。再说我也缺乏那种坚韧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毅力。

有一个时期，政界中律师名声很高，世人敬仰。他们巧妙地把政治与谋生职业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的学生领袖哥努、哥昂山、哥登佩等就曾经把他们当作效仿的楷模。但是，在实践中他们发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所以，他们在法律班的学习都先后半途而废了。

我们缅甸的政治早已远远超出律师们在法庭上答辩论战的范畴。形势要求德钦党领导人不是像过去的律师们那样，只在办案之余搞政治，而是用更多的时间做政治工作。此外，德钦党人们早已看到律师们搞的政治，只不过是為了个人利益服务罢了。

玛敏妩对我不上法律班学习很不满。她曾几次三番规劝我改变主意，可我并没有听进去。她很难过，也很生气。玛敏妩曾成功地促使我参加了学士学位考试，但对我不去参加法律班学习，却束手无策。

玛敏妩苦口婆心地劝我，从她的面部表情，我完全可以看出，她的内心是非常痛苦的。但是，她的话只能使我增加对她的爱，却不能改变我的决定。

听到玛敏妩伤心的话，看到她那生气的样子，我知道，玛敏妩是真的爱上我了！为此，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然而，我还是没有像她期望的那样去做。

四十七 园丁与玫瑰花

我住的四十五条街离玛钦娣居住的伊乔街很近。我搬到新居不久，就去玛钦娣家了。

玛钦娣像我第一次见面时见到的那样，背靠着柱子，双腿下垂着坐在楼下竹榻上看书。她似乎什么也没有听见，全神贯注地看她的书。她的姑妈杜瑞娣坐在她旁边，把一包包药装进纸口袋里。

杜瑞娣看见我来，并没有放下手里的活，对玛钦娣说道：

“喂，玛钦娣！貌丁吞来了。”

玛钦娣抬起头来，微笑着看了我一眼，然后，又继续看她的书。

“婶婶在家吗？佩老师在吗？”

“都在。请上楼吧，噢，你打那儿来？”

“从我住的地方来。现在我搬到四十五条街来了。”

我兴致勃勃地说着。我想玛钦娣听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可是我看到，玛钦娣甚至连头都没有抬，依旧看着书，好像有什么东西把她迷住了似的。

杜瑞娣说：“好极了！这下我们可真成了邻居了。你要见你婶婶，就上楼去吧！”

“好吧！”

我向楼梯走去。可心里很不满玛钦娣对我漠不关心的态度。于是，我又回头看了一眼，说道：

“娣娣，是什么书把你迷住了？”

这时，玛钦娣才揉了揉发酸的眼睛，看着我，打着呵欠，嘴角上露出了笑容。她把封面举起来让我看。噢，原来是小说《钦钦基》的第二部。

刚到楼上，我就见到纽娣和吴瑞佩老师。娣娣正在一个筐里挑空药瓶子，佩老师忙着批改学生作业。

“娣娣。”

“噢，貌丁吞。坐！坐！”

娣娣在地板上干活。所以，我没坐椅子，就在娣娣旁边的地

板上坐了下来。

“坐到椅子上去吧！”

“就坐这儿吧，婶婶。”

佩老师在躺椅上伸直了身子说：

“你从哪儿来？”

“我现在搬到四十五条街住了，离这儿很近。”

婶婶一边挑着药瓶一边说：

“是吗？靠哪一边？”

“紧挨着蒙哥马利路，婶婶。”

“好啊，好啊，这就可以常来玩了。还在上学吗？”

“原先准备上法律班来着，现在不打算上了，我想了想觉得没啥意思。”

吴瑞佩默默地看着我们再没插话。婶婶把挑选出来的空瓶子放到了硬纸箱里。

“什么？法律班不是将来当律师吗？”

“是的，婶婶。”

“嗯，不学也好，别去干那靠三寸不烂之舌骗饭吃的勾当。”

婶婶说着笑了起来，门牙明显地露在外面。她放下活站起身来。

“来，椅子上坐。”

婶婶坐在一把椅子上，我坐在她旁边的椅子上。佩老师又开始赶批作业本。婶婶兴致勃勃地聊个没完。她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她当助理编辑。此外，她还详细地询问了工作的性质，上班的时间以及生活起居、饮食等一连串的问题。

“常来玩，想吃啥你就开口，婶婶给你做。多一个人不算什么，婶婶家每顿饭都做得很多。”

“谢谢婶婶，我吃饭没准点儿，还是在饭铺里吃好。”

“饭铺里的饭菜吃长了就腻了。到我家来换换口味。你甭客气，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来。哎呀！你看，我真老糊涂了。光顾说话，还没给你弄点吃的呢！”

“不用了婶婶，我不饿。”

尽管我一再推辞，婶婶还是站起来准备吃的东西去了。我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报上登载：首相吴布吹嘘政府拨款把到仰光的油田罢工工人送回油田，是他的联合政府的一个成绩。吴苏的喇叭队员竟用竹棍打德钦党人。

“貌丁吞，你们德钦党人真有些固执。”

我惊讶地听着忙于批改作业本的佩老师的议论。真不敢相信这话竟会出自佩老师之口：

“老师，您指的是什么？是指敲铁桶轰吴苏吗？”

“噢，我不是说这个。吴苏这种人不仅该轰，而且还应该把他送到坟墓里去！我是说他们讲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我不是不喜欢。但是，你们德钦党人讲的共产主义太过分了。绝对平等是不可能的。比如，一个船坞苦力的智力与一个大学教授的智力怎么能一样呢？不说别的，就是南印度人力车夫和缅甸苦力之间智力还有差别呢！你说是吗？南印度人又蠢又笨。缅甸苦力就既聪明又灵活，会动脑筋。”

“老师，我正在研究共产主义，但还不太深。说人人平等我想可能是指享受同样权利，同工同酬，做同种工作就应该待遇相等，不应该有人得的多，有人得的少。还有，有产者和无产者，官吏和差役，在教育方面应该是机会均等的。”

我正准备继续说下去，佩老师抢着说道：

“还有一点，你们德钦党人说旧的意识要全部清除。如果这样做，那么缅甸人比现在不知还要糟糕多少倍！据我看，不懂得尊敬师长；不知道扶老携幼；不了解教育的价值；不信奉佛、法、僧三宝，那么，总有一天，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会被破

坏殆尽的。在过去的斗争中，每到关键时刻，我们都是支持德钦党人的，在争取独立的大目标上，我们意见是一致的。但对这种缺乏礼貌、粗野鲁莽的行为我不能支持，更不能容忍！”

如果不是纽婶端来一杯咖啡和一盘香蕉，佩老师不知还要讲多久。婶婶满面笑容地说道：

“哈……哈……，哥佩现在不满的事可太多了。又有什么事情你不能容忍啦？”

“是说德钦党人偏见，缺乏礼貌。粗野！”

“哎哟，得了吧！一听说德钦党举行演讲会，你就第一个跑去听。对吧？德钦党人举行罢工，你也第一个捐款，是不是？”

“这是另一码事！”

婶婶像对待自己儿子那样，朝我微笑着说道：

“这个年轻德钦党人还不错嘛！是不是，哥佩？很懂礼貌。哈哈，好了，你喝咖啡，吃香蕉，这可是上等好香蕉。”

吴瑞佩继续改作业本。我和婶婶又交谈起来。我首先问了玛钦梯的学习情况。当时，学生们都不想复课。纽婶也坚决支持“不获独立誓不复课”的主张。但书毕竟还是应该读的。玛钦梯自己也想学。不然，只学到八年级就停下来，真是高不成低不就，有点可惜了。至于参加不参加考试，那是另一回事。但至少应该学到十年级才行。

我们商量着给玛钦梯补课的事情。玛钦梯学英文有些困难，佩老师又不懂英文。所以，给玛钦梯补英文的事就自然而然地落到我身上来了。婶婶高兴地提出这问题以后，似乎又犹豫起来，好像还有什么后顾之忧似的。我说：

“婶婶，我倒是随时都可以来教的。可还得问问您女儿，再说……”

婶婶在沉思中接过了我难以启齿的话：“等我再跟你叔叔商量商量再说吧。”

谈话到这里就算结束了。

很明显，她对这件事还有顾虑。从她那呆滞的沉思中，我已经猜到了几分。婶婶一定是认为，让自己处在妙龄的女儿接近一个年轻小伙子可不是一件小事情。即使不发生任何事情，也会成为人们的话柄的。

不久以后，我每天下午从三点到五点钟都来给玛钦娣补课。开始教英文，后来又涉及到代数、几何，有时也讲地理、历史等。

前屋客厅的西南角放了一张大圆桌。这圆桌就成了我们的课桌。每当我们上课的时候，婶婶就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干她自己的活儿。婶婶不在时，玛钦娣叫她的姑姑，老处女杜瑞娣陪在我们身旁。她们家的活儿可真多，家务杂事、楼下药铺的另碎锁事、给药瓶贴商标等等，好像从来也干不完似的。

吴瑞佩因忙于学校的事情，常常不在家里。

给玛钦娣补课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感到自己仿佛是在精心培养着一株优良的幼苗。玛钦娣既聪明又有毅力。我突然感觉到婶婶家顿时变成了一个鲜花盛开的花园。我呢，既是园丁，又是蜜蜂和蝴蝶了！

不管工作多忙，我总是准时来到这课桌旁，而玛钦娣早就在那儿等候多时了。

我们初次见面时，她还不满十五岁。而今坐在我面前的玛钦娣已长成一个妙龄少女了。她那柔软的身段，已经开始显露出女性的曲线美来。她的头发还没有盘拢，额前还留着一撮刘海。她的打扮颇有些古代宫廷仕女的特色。

婶婶干着她自己的活，可一直留心着我们的一举一动。当我们的话走题的时候，她就会半开玩笑地说：

“喂，孩子们，学习的时候精神要集中啊，不能扯别的事，不然会肚子痛的！”

她的话立刻见效。我们不得不回到课本上来。然而，在我们内心里却渴望着倾心交谈，不让任何人听见。

有一次，瑞瑞代替婶婶来看我们。因为英文课本上的笑话，我们俩人都吃吃地笑了起来。瑞瑞立刻斜楞着眼看着我们说：

“嗨，你们疯笑什么呀？”

我咯咯地笑着说：“我们没有疯笑呀！”

“你们书中什么东西那么好笑？”

玛钦娣笑咪咪地说：

“英语发音真好玩。老师领着念，我跟着读，又读不准，发出的音不像个样子。好笑极了！老师，是怎么读来着？您让瑞瑞念念看。瑞瑞您念一下就知道多可笑了。”

我们两人又笑了起来，杜瑞娣马上瞪了我们一眼说：

“我才不笑呢！你们也别笑了！”

我们不笑了，又重新回到书本上来。可是在我们心里，却依旧想笑，而且还不愿意让任何人听见。

起初，玛钦娣不知称呼我什么好，就索性叫我老师了。没想到我真的成了她的老师了。

一天，纽娣一边给药瓶子刷浆糊，一边看着我们学习。大约上了一半课的光景，玛钦娣转脸看了她母亲一眼，偷偷地把一个折叠得小小的纸团扔到我面前。我迅速地拣了起来。里面都写了些什么呢？这种急切的心情闹得我烦躁不安，无心教课。可又不敢在婶娣面前打开来看。突然，我灵机一动，想出个主意来，便起身到厕所去了。

纸团叠得很紧，打开后，“哥哥”两个字立刻跳入我的眼帘。我再也看不下去了。心里怦怦地跳得很厉害，全身都颤抖起来，我兴奋极了，这样的感觉我从来也没有过。大约过了好久，我才平静下来，开始看信。

哥哥，

非常感激你这样耐心地教我，我想参加达贾杂志举办的文章比赛。你看行吗？假如哥哥愿意的话，帮我改改我写的文章。行不？

娣

信的内容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字眼，但是交给我信的方式和称呼却很特别。这使我感到惊奇。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却又感到这件事算不了什么。其实，她对我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称呼。只不过是一位可爱的妹妹称呼一下“哥哥”而已，一点也没有向我表示什么感情的意思。可是，这封信却使我发觉自己已经爱上了这位姑娘了。

要说自己究竟爱到什么程度，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玛钦娣参加比赛的文章是一篇散文诗。用词细腻优美，文字秀雅俊逸。可以看出她的散文诗受曼德勒貌钦貌，即列蒂班蒂达吴貌基写的《钦敏基》小说的文笔影响很大。文章的内容新颖，思想深邃。文章写道：吾（这种用词有点像敏杜温）望着云层中突然露出的月亮，禁不住感慨道：啊，月儿啊！人们说，不管妳阴阳圆缺都一样地叫人怀念。这话是多么正确呀！每当我见到妳晦暗无光，心里啊，总是一个劲地想着妳躲到哪里去了呢？每当我见到妳银光飞泄，洒满亭台庭院时，心儿啊，又总是不停地祈祷妳能永远留在我的身旁。啊！要问我为什么如此情深，如此意长？因为啊，因为妳钩动了一个少女的心弦，我早已把初恋的柔情全部献给了妳——银盘般的月亮！

玛钦娣的文章几乎没有什么可改动的地方。文字通畅，感情深邃，诗意很浓，读起来朗朗上口，意味无穷。

这篇文章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着评选编辑，又能在多大程度上吸引读者，这些我都难以估计。然而，有一点我是知道的，这便是：它已牢牢地把我吸引住了。

我把她的文章夹在教科书里带回去。看完后便寄给了《达贡》杂志社。第二天刚上完课，我还没来得及将《辛达的囚犯》的简易读本合上，便急忙说道：

“娣娣，你的文章写得真不错！……”

娣娣只是微微一笑，隔了一会儿才说：

“不是我写得好，是我的老师教得好。”

“好木才能雕出细花来。娣娣的老师都是谁呀？”

“老师嘛，有教的老师，有看的老师、听的老师。我爸爸、学校的老师、还有您，都是教我的老师。列蒂班蒂达吴貌基、曼德勒貌钦貌、尤瓦底钦都等都是看的老师。”

我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婶婶听到笑声立刻朝我们这边望来。

“哈哈，列蒂班蒂达吴貌基、曼德勒貌钦貌、尤瓦底钦都是一个人啊！娣娣。”

“是吗？老师。那么吴貌基老师一定很棒罗？”

玛钦娣惊奇而又兴奋地说道。

“喂，孩子们，现在不是看小说读杂志的时候！”婶婶发出了警告。

“我们现在正在读英国名著《辛达的囚犯》。这样就说到了作家列蒂班蒂达吴貌基了。婶婶。”

“是吗？我可不知道。”

“婶婶，您一定看过《辛达的囚犯》这部电影吧？缅甸名字是貌德维。我们年龄小没赶上看。只是听人说过。”

“噢，这部电影当然看过罗！是由伦敦艺术电影公司拍摄的。当时正是巴丁、钦钦努他们出名的时候。那时，娣娣还只有三、四岁。”

“好了，婶婶，现在不是讲电影的时候，我们要继续讲课了。”

三个人同时笑了起来。

玛钦娣的文章在我心中激起了反响。至今我还没有写过任何文学作品。早在学生时代，我曾在报纸上发表过文章，报导过消息。现在当了助理编辑又搞了大量的翻译。不过这些都不能算作文学作品。

玛敏妖是个文学爱好者。在缅文优生班攻读。在她的影响下，我对文学的兴趣越来越浓了。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创作文学作品。现在也许是由于玛钦娣的缘故吧，我也不满足于现状了。想尝试搞点文学创作了。

我得对玛钦娣的“月儿啊，无论妳阴阳圆缺都一样地叫人怀念”作出反应。我写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有一辆遨游苍穹的神车。它可以把遥远的旅程缩短。他不仅周游了整个南瞻部洲，而且还到了北、东、西其它三大洲旅行。但是，在那儿并不感到愉快。于是又重新回到了南瞻部洲，回到了他的故土。来到他心上人的跟前。这时，只有这时，他才感到愉快和由衷的高兴。

我和玛钦娣一起搞起文学创作来。

我们两人相互通信都是在纽娣和瑞娣的眼皮底下进行的。要是把信夹在练习本里，就用英语提示：In the Exercise Book；要是放在圆规盒里就说：In the Compass box. 多少回，厕所就成了我阅读这些信的场所。

渐渐地我不再满足于用这种方式对玛钦娣表示爱情了。我觉得似乎有一种无形的、不可抗拒的东西在吸引着我。我想，不管怎样，我必须公开我的爱情。就这样，我给玛钦娣写了信。但是，我没有收到一封她写有“爱”字的回信。当然，从她嘴里就更听不到这个字了。可是，也并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她不爱我，我们依旧像往日那样相处。但我是多么渴望听到“爱”的回音啊！每当我实在忍受不住的时候，我就对她威胁说：你再不回答，我可要生气啦！或者带刺地问道：难道你不爱我吗？只有这时，她才

回答说：我跟你一样！娣娣的回答使我懂得，一个有教养的女孩对“爱”字是多么珍惜呀！现在，我可以说，玛钦娣是我的第一个情人。

回想起来，自从我长大以后，我已经爱过不少姑娘了。有单相思的、也有双方情投意合的。但是，没有一个能称得上是我的情人。我初入大学时，遇到了温妮。可是，刚刚到了“难以名状的微妙地步”就中断了。我与玛敏妩超过了一般朋友的关系，却也依然没有达到情人的程度。

我有许多机会可以向玛敏妩求婚，与她建立公开的爱情关系。玛敏妩也似乎一直向我敞开着爱情的大门。那么，我为什么至今还没有踏入这个敞开的大门呢？现在，我又是为什么在刚刚与玛钦娣相见不久就与她谈上恋爱了呢？难道是因为我更爱玛钦娣吗？不，绝不可能。我觉得她们两个人我都爱。如果硬要我说更爱哪一个的话，我的回答是：我更爱玛敏妩。我和玛敏妩早已相识，彼此了解。而我了解玛钦娣却只是不久前的事。论学识，玛敏妩比玛钦娣不知要高出多少倍。尽管玛钦娣天资聪明，有毅力，但知识还不全面。若论财富，那玛敏妩就更富裕多了。那么，难道是因为玛钦娣年轻，富有青春之活力而更惹人喜爱吗？打个比喻，如果说玛钦娣是刚刚绽开的迷人的蓓蕾，那么玛敏妩则是一朵盛开的鲜花了！

玛敏妩不愿意表露自己的爱情，矜持而又文静，玛钦娣则热烈而真挚，爽朗而大方。玛敏妩要按照她的愿望改造我，而玛钦娣则表现出愿意按照我的意志行事。难道是因为这些缘故吗？

无论怎么说，玛钦娣和我已经成为一对真正相爱的人了。我比玛钦娣大七岁，已经到了成年。然而，对玛钦娣的爱情，我却像一个少年那样狂热。以前，凡是同我来往亲密的女性，我都告诉过玛敏妩，比如温妮和姐姐玛妙米。但是关于玛钦娣一事，我却没有让玛敏妩知道。

婶婶她们对我们的监视越来越严了，似乎她们已经发现我们俩在相爱了。不过，她们好像只监视我们别太过头而已，并不干涉我们的爱情。婶婶像爱自己儿子那样爱我。如果我们俩人正常相爱，到时候体面地结婚，那么没有人会比婶婶更为高兴的了。但是，我们爱情的车子，必须沿着婶婶铺设的轨道、按照婶婶规定的速度向前行驶。绝不允许有丝毫的偏差，更不允许背道而驰！

纽婶和瑞婶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我们。我已不满足于在圆桌上、在婶婶们的眼皮底下相爱，在书本中夹条子，圆规盒中放信或在杂志、刊物中隐晦地写文章交流感情了。我觉得这些都不能倾吐出胸中的热恋之情。如果可能，我们定会飞到月球上去尽情地谈情说爱。

有一天，正值我们报社休假。过了五点钟，我还没有离开玛钦娣家。于是就在她家吃晚饭。饭后，我坐在圆桌旁。婶婶她们在厨房里收拾餐具。佩老师在楼下药店里忙着。玛钦娣一会儿走到我坐的圆桌旁，一会儿走到在厨房的母亲那儿。那样子真像在草地上蹦来跳去的知更鸟。后来，她刚来到我旁边坐下，就听见婶婶生气地喊道：

“喂！钦娣……”

“钦娣，你也太不像话了。过来，到这儿来！”

玛钦娣的脸顿时阴沉下来。她匆匆忙忙站起来，走到母亲那儿。婶婶的责备声简直比凶狠的猫头鹰的叫声更难听。

“总往那边跑，现在是上课的时间吗？”

听不到玛钦娣的回答，只听见婶婶责备的声音。

婶婶的控制，使我感到很烦恼。我觉得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里更难受的地方了。我垂头丧气地站起身，不辞而别了。回家后，我坐在吴德新的桌旁，立刻挥笔写了一封信：

园丁长年累月地给铁线莲浇水、修枝、施肥。到了

缅历十月，在银雾弥漫中，铁线莲绽开怒放。园丁正想伸手去摘，主人却来拦阻说：与你无关。十月过去了，铁线莲凋谢了。园丁的心也随着铁线莲一起枯萎了。但他仍守在铁线莲旁，怀着一颗眷恋的心。

玛钦娣赋了一首诗作为对我的信的回答。大意是：

我在园丁的精心培育下成长，
但我不是铁线莲随着季节开放。
我是一棵一年四季盛开的玫瑰，
永远属于我的主人和辛勤培育我的园丁。

四十八 大战爆发

正当我陷入情网，谱写爱情的诗篇时，战争的风云正改变着世界的形势。

在国内，尽管没有像一三〇〇年运动那样全国人民齐动员的热烈场面，但德钦党人领导的减租减息斗争、工人斗争、政治组织活动仍旧此起彼伏，学生钢铁军也正在摩拳擦掌，厉兵秣马，准备战斗。

德钦梭的《缅甸革命》，德钦巴盛的《工人世界》，德钦拉佩的《世界政治地图》，德钦努的《我是共产主义者》等书都在撰写之中。

苏联曾与英国、法国签订集体安全条约，并愿意与包括希特勒德国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于是，希特勒德国开始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哥登佩在《红龙》杂志上发表文章，支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缅甸政府当局以此为藉口没收了《红龙》杂志。

此时，德钦梭、德钦努、德钦昂山、德钦丹东、德钦丁貌基、德钦觉盛、德钦妙等领导人正在为“把帝国主义战争变为国内战争”而开展政治活动。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希特勒对波兰宣战并发动进攻，从而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一九三九年九月三日，法国和英国宣布对德作战。

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如同暴风骤雨呼啸而来。

波兰在希特勒纳粹暴风雨般地袭击下，很快濒于崩溃。苏联军队则收复了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初期割让给波兰政府的那一部分领土。

一天，我们报社的编辑对我说：

“唉，俗话说，政事纷纭变幻莫测。苏联同英法结盟，现在又同纳粹结盟了。”

因为我已经读了《红龙》杂志上发表的哥登佩的文章，所以说：“先生，这不是结盟，只是互不侵犯，也就是彼此相安无事。”

“哪像你想的那么简单，尤其是苏联，实在让人猜不透啊！”

当德国侵占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时，编辑又给了我一项新的任务。让我收集战争爆发后，缅甸领导人和人民的态度、言论以及战争在缅甸的影响。并就此撰写文章。为此，编辑给了我二元钱的交通费。

人们正议论纷纷。大多数人认为战火将不可避免地要蔓延到缅甸。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战争在欧洲爆发与己无关，于是漠然置之。甚至也有人说：“让他们打吧，我们何必杞人忧天！”每逢遇见这种人，我就提醒说，缅甸政府是英国的附庸，迟早也将对德宣战的。于是，他们就没好气地说道：“缅甸政府愿意宣战就宣战呗，与我们有什么关系！让他们自己去打好了，我们就看热

闹吧！”稍有一些政治头脑的人则因英国遭难而感到高兴，他们希望英国失败。德钦党领导人认为，战争不是好事，应该在世界上消灭这个怪物。他们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上存在一天，就会爆发战争。所以，必须摧毁产生战争的温床——资本主义制度。当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的时候，殖民地国家人民应当同时进行国内战争。这就是他们的指导思想。我把德钦党领导人的这种观点写进了我的文章。当编辑审阅清样时，吃惊得眼睛都瞪圆了。

“哎呀，我的老兄，这些东西要是登出去，那可了不得了。我们报纸肯定会被查封。可得注意呀！”说完大笔一挥就把这些内容全部删掉了。

我为了这个新任务曾去过玛戈路。当时，金价飞涨，布匹和外国货价格暴涨。而缅甸向国外出口的大米及其它农产品价格则下跌。这一下大大损害了那些认为战争“与己无关”的缅甸人的利益。于是我来到玛妙米处。好久不见了。我想打听一下她作为一个商人对战争的看法。

同往常一样，玛妙米脸上挂着微笑，殷勤而又热情地说道：

“喂，你从那儿冒出来的呀？快坐下！怎么好久没有来了呀？”

我早估计到她会说这样说的。所以事前有所准备，我一边坐到她给我的椅子上，一边说：“姐姐，因为太忙了。”

“哪来的那么多事呀？不是忙，就是没空儿。”

我仔细地打量着玛妙米，微笑着没有回答。玛妙米的表情显得既庄重又娴静。

“貌丁吞，战争爆发了，你看怎么样，缅甸有危险吗？”

“我来姐姐这儿，正想听听你的看法呢！”

“噢，我能有什么见解，还来问我？”

“我就是想知道作为一位普通商人对这问题怎样回答。事情

是这样，我正在一家报社当助理编辑，现在战争爆发了……”

“看你，什么时候开始去工作的？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

“我怕把事情搞糟了，所以事先没有告诉你。现在战争爆发了，我们报纸需要一篇关于缅甸人民对战争的看法的文章。所以，我特地来拜访姐姐。”

“噢，原来是战争把貌丁吞送到我这儿来的。那么说我可得感谢战争喽！”

这话即使是责备也让人听了心里美滋滋的。但我还是装模作样地噘着嘴说：

“姐姐别这样挖苦人。我情愿挨打挨骂也不愿听……”

我没有再说下去，依旧噘着嘴。她见我这样子赶忙说：“好了，好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说了。别噘着嘴了，我不喜欢看你噘着嘴的样子。一、二、三，笑！哈……”

我再也憋不住了，禁不住放声大笑起来。

“好了，貌丁吞，你说说吧，战争发生后，我们这儿会怎么样？”

“听说战争在欧洲爆发以后，外国货价格涨得很快，出口货价格大大下降了，是吗？”

“嗯，这是真的。进口的白细布、皱纹绸和纸张等确实在涨价。但是关系并不大。这是商人们人为地造成的。铁器、白铁皮制品、水泥、药品则是外国公司打电报来通知涨价的。姐姐我有一批大米和豆子要送往国外。但是运输遇到了困难，船只不能如期到达，货物都堆积起来了。所以价格也就下跌了。如能准时运到国外，卖上个好价钱，那是不成问题的。”

我听着玛妙米的讲话，心里不由得赞扬她的神通广大。她是一个妇女，丈夫又瘫痪在床，可是毫不气馁，谈笑应酬，八面玲珑。她不仅从事国内贸易，而且还经营对外贸易。生意很兴隆。我真想打断她的话，问一问她的绝窍是什么。但是，她的话如流

水，我根本无法插嘴。

“唉，物价问题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外贸搞不成就在国内做生意。国内也做不成，我就坐着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要紧的是，战争不会光在欧洲打，要蔓延到东方来那就麻烦了。印侨和缅甸人发生冲突时，人们遭了多少殃。如果战争蔓延到这儿来，恐怕就要活不成了。”

玛妙米为战事而担忧。她脸色忧郁，精神疲惫。她不住地长吁短叹，有时候竟呆若木鸡。我也和她一样，感到忧心忡忡。在当时，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太多。玛妙米和我所见略同，彼此充满着同情和敬意。

“好了，咱们还是不谈这些吧！貌丁吞，你怎么当上报纸编辑的？人家得到学士学位后，就弄个镇长、区长当当，可你……”

“姐姐，镇长、区长在我眼里只不过是上等奴隶罢了。我不想由政府中任职，我要自由自在地生活。”

“是呀，你们德钦党人当然是这样想的。那么，你一个月工资多少？”

“六十五元。”

“噢，这么一点儿，够你一个人吃的吗？”

其实，我自己也不满意这点点微薄的工资。但是，我不能不打肿脸充胖子。

“够……够了。”

“就算够你自己用，那你拿什么去供养父母呢？自己功成名遂就得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帮助亲朋至友。”

“这我可无能为力。再说，我还有政治任务呢！……”

我没有继续说下去。想当政治家又要谋生，再讲自己的困难，又是老调重弹，让人耻笑。玛妙米注视着我，没有吱声。

突然，外面传来了一阵喧闹声。我和玛妙米不约而同地朝外望去。赤日当空，突然下起暴雨来。人们喊叫着，慌乱地奔跑

着。印度人拉起白色大袍到近处避雨。马路上的小摊贩忙乱地收拾东西……。

当我们又回过头来面对面的时候，玛妙米说道：“对经商你有没有兴趣？”

“没有，姐姐。”

“兴趣是培养出来的。事实上，经商是最自由的。你当编辑，还不是当报社老板的奴隶？你感到自由吗？”

“你说的对，但是……。”

“但是什么？”

“经商需要本钱，我可是分文没有哇！”

“你听我说，貌丁吞。你是个机灵人，要搞点本钱是没有任何困难的。只要你用心培养兴趣，努力干就行。在我们缅甸人中真正的大商人有几个？你看看，这条玛戈路，你再到弗耶沙路、大贺胥路、广东大街去走走，经商的除印度人、中国人和英国人外，你数数有几个缅甸人？像你们这样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不仅不经商，还认为经商可耻。在我们缅甸人中，有几个像吴敦爵士那样的大商人？吴敦爵士是位知识分子，经商前，他曾当过教育科长，如果继续干下去，当个教育局长不成问题，可是他经商发了迹。这是个很突出的例子。我的印度朋友，他们的儿子都获得文学士学位或理学士学位。但仍旧从事商业工作。知识分子经商才能与外国人平起平坐。象我这样的人，没有学问，根本谈不上与外国人争高低，也搞不出什么名堂来，只能闭着眼睛同他们合伙干就是了。所以，我真心实意地建议你当个商人。可要三思啊！”

“姐姐，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

“又来了，什么但是但是的！”

“姐姐，我不能马上答复你，让我再好好想想吧！”

“好吧，你认真考虑一下，但愿这不是推托之词。”

我淡然一笑。作为一个学生，我参加了革命运动，在运动中

接近了德钦党人，并成为半个职业德钦党人。我学习了无产阶级理论，无比憎恨资本主义世界。从来没考虑过要去经商。今天，玛妙米突如其来地提出这个问题，实在令我难以回答。但碍于面子，我不能马上拒绝，只好答应考虑一下。

我茫然不知所措。玛妙米似乎若有所思。这时，外面雨停了。太阳从云层中钻出来，把火喷到地面上。

我想告辞。但玛妙米并不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把那些令人担心的事扔在一边。

“你们有知识看得远。据你们看，现在欧洲爆发的战争能不能蔓延到我们东方来？”

“世界上的事都是相关连的。和平与战争是相对存在的。但是，战争不一定马上就会蔓延到东方来。”

“唉！但愿如此。”

“在西方，以德国为一方，英法为另一方正在作战，德国又与日本结成联盟，叫做柏林——东京轴心。英国和法国在我们亚洲占有很多地方。亚洲是他们的经济狩猎区。日本和中国交战已经两年多了。现在美国还没有卷入战争。但肯定会同英法结成联盟的。因此，人们说战争一定要蔓延到亚洲来。战争乃是政治的继续。谈判桌上讨价还价无济于事时，就动用武力来解决。现在，东方的日本与西方的美国正在讨价还价。同时，都在积极备战，企图打败对方。他们还在观望，还在等待时机。所以，战争暂时还不会蔓延到我们这边来。”

“我希望他们交易成功，千万别打仗。”

经常在玛妙米家见到的那个印度老板，吐了一口槟榔水，从外面走进房里来。玛妙米让印度老板坐在我旁边的椅子上。这位印度人的衣服干净漂亮，好像刚才下雨一点儿没溅在他身上的。

印度老板双手合十放在胸前向我们致意。他身体肥胖，走起

路来显得异常缓慢。不过他举手合十的动作却十分敏捷。他坐下来，仔细打量着我和玛妙米。玛妙米不像西方人那样把我立刻介绍给对方，我显得有点尴尬。这时印度老板开口说道：

“这小伙子是你什么亲戚？”

“是我的弟弟。已考取文学士学位了。现在报社当编辑呢！”

“好极了！好极了！”

印度老板有些惊讶。他略微弯了弯肥胖的身体，表现出一副毕恭毕敬的样子。

“编辑，是吗？那太好了！在我们孟买，当编辑的连英国大官都不放在眼里。”

我微微一笑，以示对印度老板的尊重和我夸奖的感谢。但心里却感到忐忑不安。假如他知道我名义上是编辑，其实只不过是一名小翻译，每月仅有六十五元的工资，那么他又会怎样想呢？于是，我急忙站起来说道：

“告辞了，姐姐。老板，对不起，失陪了。我得赶回报馆去。”

印度老板没能跟我多聊几句，似乎感到遗憾。

“以后上你姐姐这儿来时，顺便到我店里去玩吧，就在那边，大姐她知道。”

“好，一定去。”

玛妙米也跟着站了起来。

“唉，要走就走吧！这次忘了，也没请你吃点什么。”

“不客气。”

玛妙米送我出来。

“貌丁吞，我准备七月份左右去掸邦游览，你跟我去吧，好吗？我的朋友登登也去。”

“是住在卑谬路的登登吗？”

“是的。我们去东技、高佬、茵莱等地玩，怎么样，你去不？”

这些地方我没去过。但我知道都是些风景极美的城镇。

“旅费、住宿问题都不用你操心。你跟我去，好吗？”

我真想马上答应她。但又觉得不合适。于是我说：“姐姐，让我想想，离七月份还有一个月呢！”

“嗯，想想也好。记住，你有两件事要考虑：一是经商，二是去掸邦。好了，你走吧！”

我离开了玛妙米公司，回到了报社。

时钟已敲了十二点。报纸版面已排满。“最后消息”一栏也已安排好了，可路透社的电讯稿还在陆续送来。

从报社大楼下来后，我抬头向天上望去。只见一钩弯月从东方升起。夜空朗朗，没有一丝云彩。缀在天幕上的繁星闪闪烁烁，散射出迷人的光芒。从楼房之间举目望去，仿佛弯月上涂上了一层淡淡的桔黄色。一丝风也没有，夜显得格外宁静。

马路上已经没有行人。电车、公共汽车、卡车及马车都已收车。路口处停着三辆人力车。车上的印度车夫已经进入了梦乡，只有油灯还在隐隐约约地闪着昏暗的光……。

开始，我想叫醒人力车夫，乘车回去。后来，又想给肚子添点东西。兜里剩的四安钱正好够买个馅饼吃。于是，我决定步行。

我沿着弗耶沙路走到玛戈路。喧闹异常的夜市已经冷冷清清，几乎都已收摊了。连“随你挑，随你选，每件六安钱”的叫卖声也完全消失了。除了在大商店门前守夜的印度人以外，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仿佛一切都处于静止状态。就连睡在商店前的木箱上的人们也像木头一样无声无息。夜，死一般的寂静。蓦地，我影影绰绰地看见在前边马路中间交通警察岗石伞阴影下，有一个黑呼呼的东西在幌动着。我悄悄走上前仔细一看，原来是

一个穿着布筒裙的印度人正在给一个像疯子似的肮脏的女人饼吃。我笑着走过去，再没有回头。白天，这里是警察挥鞭指挥指挥来往车辆的地方。到了夜间，这里却成了人们行善积德的地方了。

小吃店已经关了门。只有饭菜的香味还在夜空里飘散。夹着残羹剩饭的洗碗水在沟里流着，这也就成了癞皮狗寻食的好地方。

有些大商店已经灭掉了招牌灯，但有些却还亮着，也不知是开给谁看的。整个城市除了玛戈路和广东大街一些商店以外，都已经沉睡了。

我正坐在一家印度小吃店买千层饼吃，一辆小轿车在店前停了下来。看上去象是一辆出租汽车。从车上下来四男两女，他们叫侍者将两张桌子并在一起。有两个男的上身穿着带领子的短袖衬衫，脚上穿着皮鞋，估计年龄在二十五、三十岁左右。另外两个大约都在四十岁左右，穿着外套。外套的口袋鼓鼓囊囊地向下耷拉着。其中一个胖胖的，留着平头，另一个则梳着发髻。

两个女人中，一个大约二十五岁。皮肤白晰，个子修长，长得虽然还算丰满，可肤色并不滋润。发髻上绕着一串茉莉花。另一个大约只有十六、七岁。皮肤黑黑的，丰满结实。头发散披在脑后，显得很年轻。脸部修饰也很适度，但两只手却很粗糙。别说涂指甲油，似乎连黄香楝粉也不经常擦。

那个四十多岁留平头的男人为大家要了饭食。有羊排汤、煎鸡蛋，还有炸鸡肉。

梳着发髻的男人插嘴说：

“给我要一份炸胸脯肉吧！”

这时，在座的男男女女都笑了起来。

我没心思再吃饼了，从各个角度观察他们。半夜三更、出租汽车、四男两女，难道这不是逛妓院的人吗？但是，从这两个女

人的衣着打扮看，却又很普通，因而很难断定。

我完全没有必要为此事伤脑筋。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我。也不管店主印度人在不在场，他们便胡扯起来。

一个年轻人一边瞧着年纪大的那个女人，一边对留发髻的人说：

“叔叔，现在吃胸脯肉，呆会可不许吃了。哈哈，是不是？阿纽。”

被称为阿纽的年纪稍大的女人斜瞪了他一眼说：

“哥哥又胡说了。”

大家哄堂大笑起来。

印度人将盛着羊排汤的大海碗端上来。留发髻的男人把它端到年轻的那个女人面前说：

“喂，阿丁，你能把这碗都喝光吗？”

这个女人低着头不说话。

一个年轻人像独自个儿哼着歌曲一样地说道：

“不管虾米多小，都能过大海。”

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那女人也用欢快的声音重复地说道：

“是呀，是呀，不管虾米多小，都能过大海。”

一个说：“那要等着看，现在别耽搁太久了。”

另一个说：“咱们上哪儿去？”

留发髻的先生说：“上常胜饭店去。如果那儿人太多，就去湖区饭店。”

印度人又端来了煎鸡蛋。并问道：

“听说德国人轰炸波兰了。”

“管他什么德国人轰炸不轰炸，把这种事先搁在一边吧。为了咱们能开炮，大家先把这煎鸡蛋吃了吧！”

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我匆匆忙忙付了四安钱就离开了饭馆。他们的笑声依然在我

耳边回响。在买卖商品的声音停下来时，买卖人的声音却没有停息。当波兰上空响彻炸弹爆炸声和大炮轰击声的时候，在我们缅甸却充满着污秽的取笑声。

路中央交通警察指挥岗石伞下的疯女人和印度善人已经不见了。

我真想乘人力车回四十五条街。但我身上仅剩下的四安钱已经交给印度小吃店老板了。

在班苏坦路，有两个烂醉如泥的人歪七扭八地坐在人力车上。

万籁俱寂。除了我自己的脚步声外，什么也听不到。

当我走到秘书厅大楼前，一三〇〇年运动的情景，忽然呈现在我的面前。我的思路冲破了眼前的寂静，回到了喧闹沸腾的场面：浩浩荡荡的学生队伍，震天动地的口号声，气势汹汹的廓尔喀骑兵，手执警棍的警察，都历历在目。假如我的朋友波昂觉果真成为屈死鬼的话，那么，他的亡灵一定会显现在我面前。

“笛…笛笛……”从背后传来的汽车鸣笛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转眼望去，原来是刚才见到的那辆出租汽车。车子里挤满了人，取笑的喧闹声从车窗口飞了出来，显得特别刺耳。

他们可能是去常胜饭店或者去湖区饭店了。我不知这些饭店座落在何处。但我听说仰光有包租房间的饭店。

我已年近二十五岁了。可从来没有和坏女人来往过。就是同良家女子也从没有过那种关系。我怕与坏女人来往，所以故意回避她们。我知道花柳病的厉害。在这方面我得感谢努大哥。他经常告诫我们不要同坏女人交往。在与良家姑娘交往时，我自己有个信条，那就是：若与年轻女子发生关系就得同她结婚。小时候，曾听到过沙弥哥巴丹的说教。但直到读了托马斯·哈代、托尔斯泰等世界名作家的著作，我才有了这种思想。

我回到四十五条街住所，还没等我敲门，门就开了。我感到

十分诧异，进门一看，原来是算命大师吴德新给我开的。天都那么晚了，他还没有休息。屋内桌子上摆着三份供品，点着香和蜡烛。他口里念念有词地诵着什么。我注意到他给我开门时，嘴里仍念个不停。

“先生，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没有，今晚做完拜佛仪式还得诵经、数念珠、作法^①”

“为了谁呀？先生。”

“一位秘书。”

我与算命大师吴德新住在一起已经好久了。我只知道他经常在报纸相命专栏里撰写文章。也估计他必定还在干些相面的事。但是，我一次也没有亲眼见过。今晚，我可以从钥匙孔偷看了。在我和算命大师吴德新熟悉以后，渐渐地打开了他的密室，让我看他的东西。吴德新是一位对三宝顶礼膜拜会作法的人。据他说他盘腿打禅紧闭双眼，手里数着念珠，口中念念有词，便能召唤神到自己跟前来。一般情况下，他从不在自己住处做这些事，而只是到请他办事的赛马场赌博者、投机商、经纪人，大小国务秘书、部长以及政党头子的家里去。所以，我们只看到人们像请高僧一样，用小汽车把他接去。

“那个国务秘书为什么事请你啊？先生。”

“这位国务秘书是吴梭部长的人。因为和首相吴布不和，一直不能升官晋爵。”

“噢，他们民族联合政府部长之间也闹不和呀，真奇怪！”

“吴布、吴梭、吴巴佩、吞昂觉爵士之间合不来。这伙人明争暗斗，勾心斗角，乌烟瘴气。好了，哥丁吞，姑且不谈这些了吧。请问，欧洲的战局怎么样啦？”

“肯定苏联获胜！”我断言说。

^① 缅甸一种巫术。占卜师为求卜人用点蜡烛、烧与求卜人年龄相同数量的由几茶木削成的小木棍或供神等办法作法，使失物复得或心愿得以实现。

“这从何处说起呢？苏联根本没有参加战争，现在只是德国和英法交战。”

“正因为苏联没有参战，所以我说它一定胜利。德国与英法犹如鹬蚌相争，当两败俱伤时，就可以把它们全部抓获了。先生，德国纳粹不好，英法帝国主义也很坏。所以，我不希望他们任何一方获胜。”

“丁吞，此言差矣！依我之见，观当今世界形势，德国必胜。英国这只凶狮的牙齿将被打断。纳粹希特勒将翘起胡髭洋洋得意。此乃上界神仙之暗示。”

我不愿与算命大师辩论，也不愿抨击他对当今形势的估计，更不愿意去损害他的神灵。所以，我说：

“等着瞧吧，也许先生的话说得太肯定了点。”

“好，那就等着瞧吧，你可记载在案，作为凭据。”

我开始铺床。并在床头点起油灯，准备看书。算命大师仍在供桌前念念有词。

四十九 在我缅人协会总部

玛钦娣常常像刚懂点事的小孩子一样提出问题，她不仅问我有关英文、算术、历史、文学等方面问题，甚至还涉及到了政治。

一天，玛钦娣问起地主们根据租佃法向高等法院提出诉讼的事。我不懂得租佃法，也不熟悉农民问题。我只知道农民们贫困、欠债，没有土地，正组织起来进行反抗。所以，对玛钦娣提出的问题，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

离开大学后，我就进入一家报馆工作。这样，既有职业，又

可担负我缅人协会的工作。但实际上，我并没有多少时间集中精力搞政治。所以，我没有机会接近全缅农民协会和农民群众，也没有机会研究他们的问题。只在一三〇〇年运动时期，农民起来进行斗争，他们进军到大金塔，我们才有机会与农民接触。从那以后，我们又与农民疏远了。我们不到农民中间去，不和他们一起斗争，不热心研究他们的事情，只是通过报纸得知他们的一点情况。

为了回答玛钦娣提出的问题，我不得不到我缅人协会农民组织部去了解情况，然后再转告玛钦娣。

当时，我缅人协会执行委员会中的农民组织部长是德钦丹东。我见过他，而且清楚地记着他，但并不太熟悉。他是一位著名的德钦党领导人。让人见过一面就很难把他忘记。他长相一般，上身粗大，下身细小。走路时，象是罗圈腿。他扁扁的脸，下巴短，凹鼻子，经常皱着眉头。头发卷曲着呈波浪形。一双眼睛活象一对大象眼。

德钦丹东正叼着雪茄伏案写字。

我向哥巴罕说明了来意。当时，哥巴罕同我缅人协会总部执行委员、工人组织委员会主席德钦巴盛一起主持工人工作。哥巴罕听我说完便站了起来，走到德钦丹东桌旁，同他低语了几句。我想大概是说我想见他吧！

德钦丹东一边低头写字，一边听哥巴罕讲话。他停下手中的笔，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说道：“给他一把椅子坐呀！”

于是，哥巴罕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德钦丹东桌子旁。我坐下来，哥巴罕微笑着看我，并用温和的语气对我说：

“丁吞同志，稍等一会儿。德钦丹东将告诉你想要知道的一切。我要到沙廉那边去一下。哥丹东，我走了。”

“好。”

哥巴罕走了。德钦丹东正全神贯注地写文章，仿佛我没有坐

在他身边似的。他嘴里叼着雪茄，不停地抽着。一会儿，他又将雪茄取下，紧闭双唇。原来我以为他的嘴巴不大不小很适中，当他嘴唇紧闭时，我才发现他的嘴有些大。他站起身来，将一叠写完的稿纸递给正在打字的德钦丁吴。

当他重新坐到椅子上时，才仔细打量着我。我朝他笑了笑。他和蔼地说：

“同志，你们的报纸为咖咙吴苏用竹棍打德钦党人拍手叫好哇。”

“这事与我毫无关系。”

我为自己在这种报社里工作而感到内疚。

“前天是谁把德钦党人写成是亵渎宗教的人？”

“这我不知道。是总编辑直接送到排字车间的。”

他使劲吸了口雪茄，朝前上方吐了一口烟，他沉思着，两眼凝视着袅袅上升的烟团。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听说你了解租佃法，农民问题，是吗？”

“是的。”

“干什么用？”

“作为一名德钦党人应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另外，假如有机会的话，我想参加您领导的农民协会工作。”

德钦丹东紧绷着的脸好像松弛了一些。

“在讲租佃法之前，需要谈谈农民斗争史。你还记得一月份在大金塔塔基广场举行的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吧？”

“记得。”

“那次共有一百四十四四个镇区的四百多名代表参加了大会。勃固、沙耶瓦底、汉沙瓦底、直通、永盛等地的农民也参加了大会。那次大会由德钦妙担任主席。”

“是的，这些我都知道。”

“大会作出的决议，你们学生都记得吗？”

“不记得了。”

“也难怪。虽然你们在大金塔岗上和农民们见了面，但没有建立密切的联系。再说，你们又都在为学生的事操心。大会的第一号提案就是谴责那些为了阻止议会通过租佃法草案及土地转移法草案而东藏西躲的地主资本家们的代理人——联合政府的。当然，现在议会已经通过了这两个法案，并交总督批准。”

“那么，是否可以说新的联合政府比旧联合政府好呢？”

“你要这样说也可以。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第二号提案要求执行政府批准的箩筐量度制法案。第三号提案要求使农民债务协商法案运用于全国各地。并要求将法案翻译成缅甸文，以便使广大群众都能了解。第四号提案要求撤销使农村落后五十年的农村法案。”

“农村法案里都有什么规定？”

“譬如说，规定农民不得在耕地上搭窝棚居住。这就势必影响农活，纯粹是限制农民。第五号提案要求全部免除佃租欠款及其它农业债务。要求在农忙季节不因民事案件逮捕、拘留、监禁农民。第六号提案建议缅甸政府收购落入非耕者资本家手里的土地。收回租出去的土地，对生荒地进行改造，并将这些土地分配给以农为生的人。第七号提案要求将所有农业税完全用于直接有利于农民的事业。第八号提案要求修改渔业法，允许农民自由地捕捉田间沟渠的鱼。第九号提案指出政府按二十年前的米价出售大米，赚取了一亿五千万元。政府没有将这笔款项用于有利于农民利益的事业上，而把它挪用他处。提案要求政府归还这笔钱及利息，直接用于有益于农民的事业上。”

“要是能拿到这笔钱，可为农民办好多事情。”

“当然喽！那就能开设医院呀，学校呀，农业研究机构呀，银行呀等等。第十号提案要求政府组织一个有农民代表参加的组织，以阻止由于各国资本家的操纵而使粮价下跌。提案还要求制

定一个能够给高利贷者以刑事处分的法案。制定一个阻止地主资本家购买土地的法案。并要求政府保护农民利益，防止地主资本家出钱将法律、机关、警察局、监牢作为他们的工具。第十一号提案要求凡成年男女均享有选举权；第十二号提案指出，只要国家没有获得独立，农民就不会有幸福生活。为了从事争取国家独立的事业，决定由我缅人协会主持成立全缅农民协会。”

“提案包含的内容真全面啊！”

德钦丹东又点燃了一支雪茄烟，陷入了沉思。

“确实很全面。另外还有两、三个提案。其中还包括赞扬波昂觉的提案。只要仔细阅读这些提案，就可对农民问题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了。好吧，我们继续讲租佃法。”

德钦丹东对情况了如指掌，使我十分钦佩。

“您有时间就说吧，我很愿意听。”

“规定合理的佃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农民缴纳的佃租非常重。怎样来规定合理的佃租呢？应该是一块土地所产的粮食，扣除农民生产费用外，把剩余的部分再分出一部分作为合理的佃租交给地主。农民的生产费用则包括种子、口粮、使用耕牛的费用、插秧费、割稻费和农具费用等。口粮应该包括农民一家人足够一年吃的粮食。例如，一张犁耕一块地，生产了三百五十箩稻谷。生产费算三百箩。那么纯剩五十箩。这纯剩部分就由佃户和地主均分。只有这样才合情合理。最近，我们农民协会正在宣传采用合理的计算法交付佃租。农民就按我们的计算法去做。这符合法律。但是地主却认为佃租太少了，因而拒绝接受。并向最高法院起诉。”

现在我才搞清楚上诉到最高法院的有关佃农与地主的案件是怎么一回事了。

“租佃法案当然不可能彻底解决贫苦农民挨饿问题。但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法案进行组织动员工作。”

德钦丹东拿出有德钦妙签署的农民协会指示给我看。有个指示说，在没有进行充分的组织动员工作之前，不应开展拒缴人头税的斗争；另一个指示中则对在执行租佃法过程中发生争论时，农民们应不应拒绝干农活一事进行了说明。

“我该走了。”我站起来准备告辞。

德钦丹东点上一支雪茄说：

“如果你们能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指示就好了。”

“回去我一定同我们编辑好好谈谈这件事。”

“这不是反政府的，而是为了实施政府的法案。你们的报纸没有理由不刊登这些指示。”

“我也是这样想的。好吧，我走了。”

“噢，请你帮忙打听一下，诬蔑德钦党人破坏宗教这篇文章是谁写的。”

“我一定尽力而为。”

德钦丹东一边低头看英文报纸，一边说：“好，好，你走吧。”

我打心眼里称赞德钦丹东的工作方式以及他对情况的熟悉。在下楼梯的时候，我听到德钦丹东跟一个人大声说话。

“英国这只狮子掉到坑里去了。我们决不能让它重新爬上来。这是孟买一位工人领袖说的。这话说得多好！”

我也十分欣赏这句话。

我得把从德钦丹东那儿了解来的关于农民问题和租佃法案方面的情况向玛钦娣转达。那是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五点半左右，没下雨，天空格外晴朗。我和玛钦娣一家人去朝拜大金塔。这是上个星期天玛钦娣的母亲杜组跟我约好的。我和玛钦娣走在前面，兴致勃勃地边走边谈。杜组和玛钦娣走在我们后面，时时观察着我们的举动。

雨后的克里斯普大街显得十分清静。除了我们以外，街上再

没有行人了。晨曦初露，晓风吹拂着我们的面颊，倍觉轻松愉快。我们没有从大贺胥路拐弯，沿着克里斯普一直走了下去。右边水塘里积满了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倒映出周围美丽的景物：蓝色的天空，翠绿的树木，闪光的路灯……。

今天玛钦娣显得格外高兴，她边走边说：

“老师，这儿风景优美、空气新鲜，太好了！”说着她张大嘴深深地吸了一口。

“这水塘好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好看过。”

玛钦娣望着这美丽的景色思索着，象在斟酌词韵，吟诗作赋，我却想起了仰光城早期的历史。

“这些水塘以前很可能是联成一片的。伊乔那一带，历史上经常发大水。人们为疏导这些水，才挖掘了运河。我想这条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水塘而得名的吧？”

“很可能是这样，老师。”

纽娣、瑞娣已经落在后边。于是，我们停下脚步，等着她们赶近了些，又继续向前走。商人街已经从沉睡中醒来。市政厅的清洁车正在收集垃圾，打扫行人道。一些人力车已经开始拉客。波格礼市场开始营业。路旁的鱼肉摊贩虽说无人问津，却已做好一切准备工作，等待顾客的光临。玛钦娣望着东边的天际，不停地赞美着迷人的朝霞和冉冉上升的朝阳。我打断她的话说道：

“娣娣，那天你不是问我租佃法是怎么回事吗？”

“是的，老师，我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我已经搞清楚了。”

于是，我就把有关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大金塔岗举行的农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提案，合理的租佃法和农民的组织问题等一一作了介绍。看来，跟在我们后面的纽娣和瑞娣也听到了我们的谈话。

纽娣问：“貌丁吞，你在给你妹妹上农民课呢，是不是

呀？”

瑞婶说：“别一边走路一边上课了。你们走得太慢了。快点走吧！”

我们来到班都拉公园。公园里非常热闹。

“婶婶，从公园里穿过去，好吗？”

纽婶：“路好走吗，有泥浆吧？”

娣娣说：“雨停了已经三天了。这路好走。姑姑在家里不是说要去公园里呆一会儿再上佛塔吗？”

纽婶：“好了，好了，愿意穿就从公园穿过去。可是别坐了，不然，回来时太热了，受不了！”

于是，我们走进了公园。鹅卵石的小径像一条白带子铺在绿色的草地上。美人蕉盛开着，小鸟欢唱着晨曲。

到了大金塔塔基广场时，义务为佛塔泼水净尘组织已经把广场打扫得干干净净。来往的香客还不算太多，只有一部分花店开门营业。

在拜佛时，玛钦娣跪在纽婶和瑞婶中间，我跪在她们后面。我眼望着鸟群栖息的树枝，两耳倾听着风铃发出的悠扬悦耳的声响，思绪一下子飞到了从波兰逃亡到罗马尼亚的六万名战争难民的身上了。

五十 高僧圆寂

星期天，哥巴罕邀我到仰光大学去玩。我已经很少到那里去了。我和哥巴罕先到了学生会大楼。学生会主席哥拉瑞和执委们一个都不在，楼里只剩下看门的和花匠两个人。整个大楼显得冷冷清清，使人感到与一三〇〇年运动时期简直是太不相同了。

哥巴罕道：“来，老兄，咱们到达贡达亚那里去坐坐，你不是跟他挺熟吗？”

“不算太熟。不过，去玩玩也好。走吧，我跟你一块儿去。”

达贡达亚正好在宿舍里。他独自一个人正在悠然自得地弹着钢琴。周围静悄悄的。琴声显得分外清脆悦耳。看样子，其他同学都进城玩去了。

达贡达亚见我们进来，停止了弹琴。哥巴罕赶忙说道：

“喂，老兄，接着弹下去呀，让我们也欣赏欣赏嘛！”

琴声又响了起来。哥巴罕手舞足蹈地打着拍子，和着钢琴的节奏轻声地唱了起来。

我只是静静地听着。

一曲弹毕，达贡达亚站起身朝我们走来。

“再来一曲吧！”哥巴罕建议道。

达贡达亚只是笑，没有再弹下去。

哥巴罕见达贡达亚没有动弹又接着说道：

“老兄，你的琴声可比你的那些诗歌更让人陶醉啊！”

“你们从那儿来呀？”

“我们是专诚拜访。这位是哥丁吞。他跟你还不太熟吧。是我把他叫来的。你们都是要求进步的人，彼此应该熟悉。”

达贡达亚笑着对我说：

“我们已经挺熟了。哥丁吞，你毕业了吧？现在做什么事呢？”

“在一家报馆里当助理编辑。”

“噢，是吗？那太好了！你参加作家协会了吧？”

我刚想回答，哥巴罕先插话道：

“喂，老兄，你们仰大的作家们现在都干些什么呀？”

达贡达亚告诉我们说，德班梭拉正在著书立说；达格耶鄂梭忙于编辑《彬亚楼》杂志；廷基不喜欢写文章了，他对摄影发生

了强烈的兴趣；钦礼貌在为玛钦礼创作爱情诗歌；纽妙因为失恋，写了几篇嘲讽对方的文章；掸邦哥丁埃绞尽脑汁正在创作一部名为《金玫瑰》的小说……。”

“哥巴罕，你知道曼丁这个人吗？”

“当然知道喽。就是我们曼德勒的哥吞丁呗！是不是？”

“是的。最近他也在拼命地写东西呐！”

正当他们俩谈论着仰大作家们的时候，我插话说：

“最近听说达贡杂志又恢复了大学专栏了，是吗？真叫人高兴！”

达贡达亚答道：

“是啊！是我说了要在达贡杂志上恢复这一栏的。现在我正在向仰大的作家们约稿呢！”

哥巴罕道：“仰大的作家们纷纷搞创作真是好现象。他们的文章水平挺高。就是内容进步的不多。大多数还只局限于描写男女爱情和风花雪月上。真正以穷人，无产阶级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为题材的作品，还没见到。”

“你觉得《太阳杂志》上发表的，作家沙瓦那写的小说《喔！喔！喔！》怎么样？”达贡达亚问道。

“嘿！那是一篇嘲讽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小说。”

我一听他们提起这篇小说就禁不住笑了起来。

“沙瓦那是个幽默作家，不管写什么总要带点讽刺味。读起来怪有意思的，对吧，哥巴罕？”我接着说道。

“讽刺要看准对象。应该对准资本家。这些人都是反共的。连妙东纽写的名为《共产主义》的小说都是攻击共产主义的！摩诃瑞现在也在写攻击共产主义和德钦党人的文章。他不止是用摩诃瑞这个笔名，还用大光明这个笔名发表了一些反共的文章。咱们应该起来反击，要写无产阶级的东西，要利用文学这块阵地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发展进步文学。”

哥巴罕口若悬河，兴致勃勃地谈论着。这时，英文优等生班的同学哥巴登走了进来。哥巴登个子瘦小，前额突出，浓眉大眼。一笑便把门牙露在外边。再加上带了付眼镜，使人一看到他就会想起“摩登和尚”哥登佩来，只是哥巴登显得更稚气些，所以，人们送了他一个绰号叫“小娇娇”。他站在门口，还没等主人打招呼，哥巴罕就大声说道：

“是小娇娇吗？进来，进来坐！”

哥巴登进屋坐在达贡达亚的身旁。达贡达亚微笑着说道：

“你从哪儿来？”

“我就是来找你的。我打算用英文写一篇有关吴欧达玛的文章。正在搜集素材。你这儿有什么材料没有？”

达贡达亚似笑非笑地瞧了哥巴罕一眼，好像是在向哥巴罕求援。

哥巴罕说道：

“吴欧达玛法师，过去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很进步，终日为国事奔忙。但令人遗憾的是，他临近圆寂时变得反动了。他与极端自私的五花党分子们一起为“九十一部门制”效劳。只是因为他德高望重，所以没人出来揭发他的反动行为。但是，努大哥却在仰大学生会的讲台上揭发并谴责了他。”

哥巴登说道：

“是呀，他圆寂前的这一段事确实令人失望。他在政治上的反动，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他在圆寂前不久，生活贫困潦倒。一个对国家有过功劳的人，却像个乞丐似的流落街头，沿街乞讨，真是可怜。”

哥巴登的声音哽咽了，眼眶里涌出了泪花。哥巴罕也没心思再去讲吴欧达玛的那段反动经历了。达贡达亚双眉紧锁，我的心情也感到十分沉重。我曾为报馆撰写过关于圆寂前的吴欧达玛的文章，并了解过各界人士对这事的态度。我也开口说：

“是呀，现在也就是我们认为吴欧达玛法师与五花党的自私自利分子们合作是反动的。加入了五花党的那些缅甸各团体总会的早期爱国者们，都说吴欧达玛法师在圆寂前，还为缅甸民族团结的事业作了最后的努力呢！”

哥巴登又振奋起来：

“当然可以这么认为。我的看法是，大法师从印度回来后，可能就是为促进缅甸各团体总会的四个派别与二十一人党联合组成一个团结统一的组织，即五花党。”

哥巴罕道：“嗯，大神仙吴巴佩，还有我们曼德勒的吴巴瑞他们这些人本事真不小。他们过去用团结的招牌推举泰丁瓦亲王为主席，现在又用团结作幌子，拉拢吴欧达玛法师去为“九十一部门制”的死灰复燃服务。吴欧达玛要是参加到为打倒“九十一部门制”的这一边来，为民族团结做工作，那就好了。那就跟他的过去一致起来了。算了罢，别谈这些了。反正是不应该忘记大法师进步的过去就是罗！现在吴欧达玛法师圆寂了，这使我回想起了他曾代表印度国大党和缅甸各团体总会，参加了为纪念中国人民的领袖孙逸仙博士逝世大会的事。”

哥巴登翻开了笔记本，拿起笔问道：

“这是哪一年的事？”

“一九二五年，那时，法师正在东方各国云游。”

哥巴登一边记着一边又问：

“你知道吴欧达玛是哪年生的吗？”

哥巴罕摇摇头，一时答不出来。我插话道：

“缅历一二四一年，那时，英国人还没占领上缅甸。法师诞生以后，实兑城就被英国占领了。”

“哥丁吞，你把知道的都给我讲讲吧！”哥巴登停了笔说道：

“我搜集过吴欧达玛的材料，所以比较了解他的情况。他

二十岁那年出家当了和尚。此后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整整学习八年，攻读了英文和巴利文。后来又周游埃及、法国及欧洲寻求知识。”

达贡达亚说道：

“法师还去过日本吧？在缅甸人中，不就是他首先写了有关日本的书吗？”

我答道：

“是的。他于一九〇七年从欧洲回国，不久就去了日本。在日本时，他在日本议员大谷开办的一个学院里，以巴利文教授的身份义务工作了整整两年。一九一〇年，他离开日本到了朝鲜、满州、中国、安南、柬埔寨等地。在西贡时，以敏贡亲王的贵宾身份在那儿小住过一段时间。到了一九一一年，他才返回缅甸。”

哥巴登赞叹道：

“像法师这样博大精深，到过这么多地方的人，在缅甸人中可真是罕见的啊！是吗？”

达贡达亚说道：

“这……，可能就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写了日本之行的书吧？……”

我说：

“一九一二年，他再度去日本。并带了他妹妹玛恩梭玛和另外三个学生。就在这一次回国后，他才写成书的，并由太阳出版社出版。”

哥巴罕接着说：

“他在太阳报社会见了德钦哥都迈老先生。那时候，缅甸佛教青年会组织声势浩大。据德钦哥都迈讲，当时民众尚未觉醒，所以许多寺庙不敢接受吴欧达玛。这一方面是因为政府的压力太大，另一方面，人们那时候的看法是，一个到过这么多国家的和

尚，是万万不会守戒律的。甚至还有人出来宣传反对吴欧达玛主义呢！可是法师却没把这放在眼里，他仍旧住在太阳报社。后来他才被甘马育达敦法师请去。从这以后，吴欧达玛法师名望日益增高。他只是在解夏^①的三个月里居住在仰光，其余时间都奔忙在外。他经常去印度研究政治；到缅甸各地演说；宣传要使落后的缅甸进步起来，赶上先进国家，要提倡民族语言、民族宗教，争取缅甸的独立等等。他的主张得到了举国上下人民群众和僧侣们的一致拥护，在他声望鼎盛的时候，他讲一次经，人们甚至捐款一千元。恐怕也正是有这么多的捐款，法师吴欧达玛才能顺利地进行一系列的政治活动，并能到各地去云游。”

哥巴登说：“这当然罗！那么，法师是哪年入狱的呢？哥丁吞你知道吗？”

“是在一九二一年。一次是在德达耶城，另一次是在德达耶城附近的达玛达高村。他被指控为讲经时败坏了政府声誉，由吴波佩县长判处他一年零八个月的徒刑。当皮亚蓬法庭开庭审判法师时，城乡人民都闻讯赶来，据说当时盛况空前。政府逮捕他人狱以后，全国各地都纷纷罢市罢工，示威抗议。他出狱后，更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因而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

哥巴罕说：“随着缅甸各团体总会爱国力量的崛起，法师的威望也与日俱增。”

我说：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期间，他又一次到东方各国。我估计在他出国期间，他仍然与印度国大党和缅甸爱国者保持了联系。所以他才会以国大党和爱国者的代表身份参加孙逸仙博士的逝世纪念活动。”

我停止了讲话。哥巴登还忙着记笔记。在一旁静听着的达贡

^① 解夏——缅甸四月十五日至七月十五日，僧侣不外出云游的三个月。也有称之为夏坐者。

达亚长叹了一口气，哥巴罕点燃了一支香烟。

哥巴登伸了伸腰，抬起头来说道：“后来呢？”

我一时不知要怎么讲才好。哥巴罕嘴里吐出了一缕缕青烟后说道：

“后来，缅甸各团体总会分裂成九派。这使法师很失望。所以他很少回国内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印度。他看到，在印度，也是印度教大乘会比国大党更加努力从事政治活动。一九三五年，他当上了全印度教大乘会的主席。”

哥巴登问道：

“印度人为什么要让一个佛教和尚当主席呢？”

哥巴罕咧开嘴笑了，那红殷殷的嘴唇上闪出了光亮。

“这和我们最近常见的佛教徒印度槟榔店招牌的意思差不多呗！就是团结的意思。另外，佛教的释迦牟尼也是印度教徒信仰的许多尊佛之一。”

我十分欣赏哥巴罕的解释。达贡达亚和哥巴登他们好像也很满意。

这时，哥巴罕问道：

“吴欧达玛是哪一天圆寂的，你还记得吗？”

“九月九日！”哥巴登回答道。

“跟大战开始的那天相距不久。”我补充说。

不知哥巴登在想什么，他突然问我道：

“哥丁吞，你还要到茵雅楼去吗？”

“不去了。”

“不到你的玛敏妖姐姐那儿去吗？”

哥巴登和达贡达亚都笑咪咪地瞧着我。

“不去了。”我摇摇头说。

“怎么啦，你跟她断了？”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道：“没有。不过我嫌她一见面总埋

怨我不该不去法律班学习。”

“是的，我也有同感。那些茵雅楼的女生们，级升得越高，学问越深，跟我们的思想差距就越大。不管你们多么爱国，她们所考虑的总是将来的生活。我们宁愿牺牲将来的一切，全力投入政治活动，而她们却认为这是不对的。在这个问题上，老兄你不能妥协。来，咱们走吧！”

哥巴罕站了起来。达贡达亚问道：“走了？”

“我们该回去了。”

达贡达亚和哥巴登把我们送到楼梯口，然后他们俩又回到房内去了。

五十一 情侣掸邦游

雨季已近尾声。只是偶尔才下一阵小雨，或者在大晴天里一时夹杂点零星雨点儿。

缅历七月来临了。天空清湖蔚兰。在明媚的阳光下，树木显得格外苍翠、生机勃勃。入夜，弯弯的新月升起，朦朦胧胧的月光令人神往。微风吹来，凉爽宜人。

多么令人舒适愉快的七月啊！

我对报社工作渐渐地有点厌烦了。我特别讨厌每天翻译电讯的工作，那种滋味就像一个扛大包的苦力一样，从早到晚不停不息，累得你头昏脑胀，报酬却少得可怜。报纸的观点基本上是支持吴布、吴苏政府而反对我缅人协会的。这尤其使我不能容忍。

我对自己这种经济上收入低微、政治上又无法自由自在地投身投入运动的处境很不满意。所以，尽管七月的大自然那么令人陶醉，可我的心情却分外烦躁不安。

就在这时，玛妙米盛情邀我同去高佬和茵丽湖一游。

愉快而舒适的七月，美丽的高佬、凉爽宜人的茵丽湖畔，可爱的旅伴——亲爱的玛妙米姐姐，这一切都是多么具有魅力啊！

我向总编辑提出请一个月的假。但是，总编辑强调战争新闻很重要，一时又找不到接替的人，没有准我的假。他宽慰我说，要把我的月薪加到七十五元。但是我坚持说，如果不准假，我只好辞职不干了。终于，我胜利了。我很满意，这一下子，他们可知道我这个人的价值了。

我和玛妙米约好坐夜班车离开仰光，她要我去车站等她，她还告诉我，她已经以公司老板玛妙米的名义专门包了一个四人的二等车厢。跟我们一起去的另外一位旅伴是玛登登。玛登登是玛妙米的朋友，住在卑谬路。在印缅冲突期间，我护送玛妙米到玛登登家去时认识了她。至于还有谁，我就不得而知了。

我很早就到了车站。火车已经进站，停靠在第一号月台。这是一列开往曼德勒的快车。车厢很多，放眼望去，长长的一大串儿。此外，还挂上了去瑞良的车厢。玛妙米包的专厢就是到瑞良去的，几乎是在列车的最前头。我费了好大功夫才找到包的车厢。玛妙米她们还没有来，车厢的门紧锁着。

我把行李放在车厢门口，便在月台上来回踱步。我们要去高佬，所以我特意穿了双棕色皮鞋，厚厚的浅棕色茄克上衣和一条褐红色方格曼德勒筒裙。

乘坐三等车厢的旅客们带着大包小裹急急忙忙跑来跑去寻找车厢。小贩们的叫卖声，苦力推车的轮子声开始喧哗起来。其他二等车厢和头等车厢的人也都陆续进站了。玛妙米她们却还没有来。我焦急地张望着，不时地看看手表。开车时间还早着呢，我何必这么着急呢！

又过了好久，玛妙米和玛登登才来。跟在她们后面的还有一个约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这人虽然看上去有几分姿色，穿的也还

干净利索，却不戴什么手饰。脸上的脂粉，发式等也都很平常。她在跟玛妙米她们的接触中显得毕恭毕敬，唯唯诺诺。我断定她一定是一个女佣人。不过，我还没有弄清她是不是也跟我们一起去。

玛妙米看见了我，说道：“你早就到了吗？等久了吧！”

“没关系，我特意提前来的。”

玛登登快步走到车厢门口：“嗨！车厢门还没开哪！”

我对玛妙米说：“姐姐，把车票给我！”

我拿了票去找检票员检票。不一会儿，列车员给我们打开了车厢门。我们把行李、包袱、箱子拿到车厢里面，玛登登先上了车。

我对玛妙米说：

“姐姐，除了我和玛登登还有谁去呀？”

玛妙米打了个手势示意那个同来的女人上车，然后对我道：

“她也去。”

“是吗？她是谁？”

“是我叫她来帮着做点事的。她住在登登家里，是登登的养女。”

我感到莫明其妙：“姐姐，你说什么？不对吧？玛登登的女儿怎么会四十岁了呢？”

玛妙米微微地笑了。那个女人在车厢里安放好了行李物件。登登把电扇、灯全打开了。

“瞧你！养女嘛，多大年纪不都可以养吗？反正又不是真的自己生出来的。哈！哈！……你呀，真傻，不信你去问登登，那个人是不是她的养女？行了，咱们上车去吧！”

上车后，玛妙米说道：“喂，登登，电扇开的太大了，调小点吧！”

登登把电扇的风调小了。玛妙米坐在车首方向右侧的座位

上。她让我坐在同侧对面座位上。登登和她的大养女在左侧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我感到有点热，准备把茄克衫脱下来。

玛妙米目不转睛地瞅着我说道：“坐呀，弟弟。”

“好，就坐，我有点热了。”

我正脱着茄克外套，玛妙米笑着对我说：“别脱了，就这么穿着吧！”

“为什么呢？姐姐？”

“好看呗！”

我没再说什么，但心里美滋滋的。我顺从地把脱了一半的衣服又穿上了。

“早就该穿得这么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这回，我特意给你买了两条筒裙，一件毛衣和一件料子上衣。上衣也是咖啡色的。等会儿打开给你瞧瞧。”

我毫不掩饰地对她笑了笑，以此作为回答。玛登登正朝车外月台张望着。女佣人好像什么也没听见，只顾摆弄那些包袱。

为了使玛妙米满意，我忍着热，穿着茄克衫。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脱下来，挂到车厢的壁钩上。

“喂！登登！哥钦貌还会来吗？”玛妙米朝着向月台张望的玛登登问道。

“他说要是他们会议结束的早，就来送我，不然，就不来了。”

“那么，别那么望他了！”

“不是望他，我是看看热闹。”

“哥钦貌不会为你担心的。有养女照看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他都放心的，对吧？”

“那倒是啊。不过，要是没有你，光是靠玛秋，他是不会这么放心的！”

“嗯，互相照应嘛！我家那个病先生也是因为有你同去才放心的。光是带玛秋，他也不会放心哪！哈！哈……。”

玛妙米像有人胳肢她似地大笑起来。我不禁想起了玛妙米家中那位因为瘫痪在床不能动弹的吴吞温来。我真想问问玛妙米：那么有我陪她一起去，吴吞温是不是会更加放心了呢？但我怕被她误解了，感到难为情，便把到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那位叫玛秋的女人，对我们讲什么毫不关心，似乎她是个聋子。

等了好久，开车的哨子才响起来。我们坐的是包厢，别的旅客都进不来。其它车厢门口还挤着许多人。迟来的旅客正抢着上车。登登把插在行李卷上的小棍子抽了出来。然后在地板上重重地连敲了两下，接着又轻轻敲了一下。或者准确地说是敲了两下半。这时，背向玛登登坐的玛秋才站起身来，朝玛登登这边转过脸来。看来，这位名叫玛秋的女人果真是个聋子。哨子声又响了起来。

火车开动了。玛登登用手势告诉玛秋，解开了行李卷，取出睡觉穿的衣服。只听见玛秋用沙哑的嗓音“呬，噯，嗯”地回答着。这时，我才知道她原来还是个哑巴。她眼不斜，咀不歪，身体四肢无一缺陷，但却又聋又哑，真是怪事。

火车在呜呜的汽笛声和轰隆隆的车轮声中徐徐驶离了仰光。到了城外，速度骤然加快起来。

玛妙米和玛登登睡下铺，床已经铺好。玛秋睡在中间地板上，我则睡上面吊铺。但是，时间还早，都没睡意。我紧挨着玛妙米靠窗坐下，不时朝窗外望去。我看着天幕上挂着的一钩新月，憧憬着这一次美好的旅行。我的旅伴们是：亲爱的玛妙米姐姐、对玛妙米言听计从的玛登登、还有又聋又哑的玛秋。

火车在静静的夜色中飞快地奔驰着。天上银白色的新月和群星紧紧地追随在我们身后。地上那黑郁郁的树木从我们车身旁飞

快地掠过。

我陷入沉思中。但我的思绪却并不像那弯弯的银月和群星那样寸步不离地跟着我，而是像那黑郁郁的树木一个接一个地掠进我的脑海，又一个接一个地离去，消失了……。

“貌丁吞！你来看！这颜色是我特意给你选的呢！”

玛妙米的声音把我从沉思中唤醒。我转过脸来，看到在我身旁放着两件曼谷绸筒裙，一件毛衣。筒裙有一件是天兰色的，另一件是米黄色的。毛衣是淡黄色的，还有一件料子上衣是浅褐色的。

“哎呀，姐姐你费这个心干嘛？这种高级衣服，我还不知道怎么穿呢！”

我的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内心却十分感激玛妙米对我的一番深情厚意。玛妙米开玩笑地笑着说道：

“不会穿，是吗？我就来教你呗！哈哈……。”

登登拿了睡衣睡裙起身到盥洗室去了。玛妙米把放在我面前的礼物筒裙、毛衣等叠好，塞到我怀里。我抱着这堆衣服，感激地望着玛妙米。玛妙米的双眼含情脉脉，柔情似水。

火车风驰电掣般地行驶着，发出隆隆的响声。

登登从盥洗室出来后，玛妙米也拿了睡衣进了盥洗室。

玛秋忙完了她需要做的事，便坐在铺有卧具的地板上抽起土烟来。为了不让火星溅出来，她另一只手拿了个铁罐头盒接烟灰。

我打开了箱子，把玛妙米送给我的礼物收好，又把准备在旅途中解闷读的书籍：《苏维埃俄国》、《人口问题》、《侦探貌山夏》、《沙瓦那小说集》等从箱子里拿了出来。这时，登登也把她带来的《达贡杂志》、《太阳杂志》、《缅甸之光》等杂志翻了出来。

登登翻了几下她的《达贡杂志》以后，似乎对我带来的书很

感兴趣。

“哥丁吞，让我看看你的书行吗？”

“当然可以罗！登登，你喜欢看哪一本？”

玛登登孩子气似地笑了笑：

“沙瓦那小说集。”

我把那本《沙瓦那小说集》递给了玛登登。玛登登的孩子气使我几乎要笑出声来。

这时，玛妙米从盥洗室走了出来。玛秋正在把玛登登和玛妙米的衣服、筒裙整整齐齐地一一叠好。

“什么书哇？我也来看一本。说说，都是什么内容？”

我拿起了书，一本本地作介绍：

“这是《发展》杂志吴拉写的有关苏维埃俄国的书。书中介绍了俄国在沙皇统治时期，农民、工人怎么受苦和穷人起义反抗资本家地主的情况，以及列宁、斯大林等俄国领袖们的情况。跟德钦努写的《穷人的出路》那本书的内容差不多。”

“我不想看这本。再介绍一本别的吧！”

“那一本是讲人口问题的。作者是到美国留过学的文学、教育学士吴甘基和理学士吴哥哥礼。他们是抱着要使缅甸也登上世界先进国家行列的雄心壮志，运用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写成这本书的。在书中他们用数字对比了缅甸人口的出生与死亡率，说明缅甸人口增长率还太低，婴儿死亡率很高，成年人中因性病而死亡的也很多。我还没有详细看书，只看了序言和目录。单凭目录和序言就可以了解书中一定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你要看这本吗？”

“这是你们搞政治的人看的，我恐怕不会感兴趣。”

“那么，你一定喜欢看这一本《侦探吴山夏》喽！瑞吴东是一位最擅长写侦探小说的作家了。他的作品非常吸引人。杜翁定母子出版公司把侦探貌山夏的小故事搜集成小集子出版。噢，这是第一集，那是第二集。”

“太好啦！我特别喜欢瑞吴东的侦探小说。那里面有哪些故事呢？”

我把第二集中的故事名字一一读给她听：“‘咕咕咕……’、‘瘸腿鄂姜’、‘军官夫妇’、‘船老大吴谋底’、‘问题’、‘女电影明星’、‘断臂工程师’。”

“嗯，这好，我就读这一本吧！”

玛妙米伸手拿了《侦探吴山夏》第二集，玛登登却早已被《沙瓦那小说集》迷住了。

车到勃固站。我们三个人都各自默默地读着书。玛秋却在一边吧嗒吧嗒地抽着土烟闭目养神。

我们的车厢是从里面倒锁上的，所以用不着担心会有人闯进来。

车过勃固站后，登登熄灭了她床头的灯睡下了。接着，玛秋也在铺上了垫子的地板上，侧向登登一边睡了。玛妙米和我却仍然读着书。

又过了大约一刻钟左右，玛妙米把书合放在身上，伸了个懒腰，打起哈欠来。

“姐姐你困了吧？我到上面去看好了。”我站起身来。

“没关系的。我想睡的时候就自己睡。你只管坐在那儿看你的书好了，不碍事的。”

玛妙米用深情的目光伴之妩媚的一笑，朝我看了一下，又转向登登这边说道：

“喂，登登！睡着了吗？”

登登一动也不动，看样子她已经进入梦乡了。

“登登倒睡着了，玛秋呢？也睡着了吗？”

我忽地有了一个主意，便吃吃地笑了起来。

玛妙米马上觉察了：“笑什么？……正经点儿！”

玛妙米把身子往后一倒，靠在毯子上，用手轻轻地掐着她自

己的胳膊和身子。

我把竖在玛登登脚边的那根棍子拿了过来，学着玛登登的样子，重重地在地板上敲了两下，又轻轻地敲了一下，再看看玛秋，她毫无反应。肯定，她也睡熟了。

“姐姐，你忘了。对她，非得这么敲几下才行呢！玛秋也睡着了。登登不好，玛秋也不好，她们都不等等你就先睡着了。好吧，我也该睡了。我坐在你铺上看书，你的腿该伸不直了。”我一面准备去铺我睡的吊铺，一面说道。

“喔，那你也不等我了？你也跟登登她们一样，都坏！”

玛妙米撒娇地给了我一个媚眼。顿时，我感到全身像着了魔似地不听使唤了。我手足无措，再也无力往吊床上爬了。玛妙米躺倒在毯子和枕头上。她那因情欲冲动而千娇百媚的脸庞泛着红晕；她那柔软而丰满的胸脯一起一伏。我的喉咙里热乎乎的，像是有团东西塞住了似的不知说什么才好，全身的血液也仿佛停止了流动。

看来，玛妙米已确信我被她吸引住了。她把身子靠向车厢墙壁，一条腿支了起来，靠近我这边的那条腿依然平伸着。在风扇的吹拂下，那条支起的腿的膝盖处垂下的绸筒裙飘卷起来了，嫣然露出了她那条洁白的大腿。

“弟弟，你在发什么呆呀？你不是还不想睡吗？”

“就睡了，姐姐！”我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来说道。

我这样说着，身子却像被磁铁吸住了似的动弹不了。玛妙米拍拍她身边的地方说道：

“坐吧，就坐这儿！好吗？”

我已不是只知玩耍的孩提，也不是超凡脱俗的僧侣。临到此时此刻，纵使是已经修禅入定的高僧，恐怕也会动心了。我顾不了许多，顺从地挨着玛妙米坐了下来。我的全身的血液在沸腾着，眼神恍惚不定。

这时，玛妙米温柔地握住了我的手说：

“弟弟，你跟我一起出外旅行好像不愉快吧！”

我不敢正视她，把目光避向一边答道：

“我，愉快呀！”

“看样子，你好像不太愉快。瞧，手指都冰凉冰凉的。你把脸转过来！”

我把脸转向了玛妙米。情欲使玛妙米兴奋的脸上泛着光彩，显得分外娇媚。玛妙米把我的双手拉到她的怀里抚摸着。一会儿，我的手就热起来。我一下子抱住了玛妙米。她的腰挺着，身子很轻，脸也早已朝上仰着。我不住地吻着她的两颊。玛妙米也不停的吻着我的前额、嘴唇和脸，直到她吻了个够以后，才带着抽搐的声音亲昵地对我说：

“弟弟，我真不知有多爱你呢！”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紧紧地搂抱着她。

“我非常爱你，弟弟，你爱我吗？”

就在这一刹那间，我的眼里忽然闪现了玛钦娣的身影。

“说呀，你爱我，是吗？”

我还是没有回答，依旧紧紧地搂抱着她。

玛妙米推开了我，伸手熄灭了床头上的灯。她回身又猛地使劲搂住了我，把我脸上的每一块地方都亲了遍。一边吻着我一边不停地喃喃说道：“我真爱你……你爱我吗？”

我再也顾不上我那个初恋的小玛钦娣了。

“我爱你，姐姐！我不爱你会跟你这样吗？”说罢，我又一次在玛妙米脸上到处狂吻起来。过了一会儿，我把玛妙米抱到了毯子和枕头上。我的头就枕在她的胸脯上。她的双手轻轻地拨弄着我的头发和耳朵。我的手在她身上乱摸着。

“你爱我吗？说呀！”

“爱。姐姐，你是我最亲爱的！”

“弟弟，光是‘我爱你’这几个字太不够了！你永远可怜我这个姐姐吧！我像一棵快干枯的禾苗，多么渴望雨露呀！”

蓦地，我的眼前又闪现出吴吞温的身影。这个瘫痪卧床的吴吞温的形像把我从梦幻中唤醒，把我从天堂一下子打入了十八层地狱。我惶恐万分，沸腾起来的热血好像顿时冷却下去了，紧紧拥抱着的双手也松开了，枕在玛妙米胸脯上的那种甜美感觉也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弟弟，你怎么了？”

“我怕！姐姐，我怕！”

我一边说着，一边从她胸脯上抬起了头坐了起来。玛妙米也跟着坐了起来说道：

“咦，你怎么了？你怕什么呢？”

“姐姐，咱们俩就到此为止吧。别再向前发展了。”

“怎么了，你怕什么？告诉我，好吗？”

“我怕犯通奸罪呀！”

“通奸罪？喔！是吗？”

玛妙米深深地叹了口气。松开了她那抓住我双手的手指。

“人们都说私通有夫之妇是罪孽深重的。我保证永远爱着你，你也永远爱我吧。但是，咱们俩都要避免作下这个孽。姐姐，你说对吗？”

玛妙米默不作声。在黑暗中，我虽然看不清她是什么表情，但可以猜得出来她一定是很痛苦的。火车轰隆隆地向前驶去。我们的心里也好像有无数列火车在奔驰，乱哄哄的，好不令人烦躁。玛妙米把双手搭在我的肩上抽噎地哭泣起来。她越哭越伤心，浑身都颤抖起来。她简直不像是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而是像个无依无靠孤苦伶仃的小姑娘了。我用长辈的口气说道：

“好了，好了，别哭了！别哭了！咱们不再往错路上继续走下去也就行了！”

玛妙米抹了抹眼泪，抽噎得更厉害了。

“姐姐，咱们并没有真的造下什么罪孽就没关系嘛！我们彼此相爱这谁也阻拦不了。我反正永远爱着姐姐。姐姐你也永远爱我好吗？纯洁的爱是永恒的，就像一块没有生锈的金属一样只要它没生锈，那它永远是坚固的。”

玛妙米的抽噎声逐渐平息了。

我想要打开灯，但是又担心玛妙米在灯光下会更感到羞惭。我正犹豫，只听玛妙米问道：

“弟弟，你不会变心吧？”

“为什么会变心呢？海枯石烂，我的心永远不变！”

“真的？”

“真的！我的爱是纯洁无暇的！”

玛妙米又搂住了我。我们胸挨着胸，脸贴着脸。我，不但是一个不能避开尘世俗念的凡人，而且还是一个毫无经验的生手。我对她不能不作出反应。我的心跳得厉害，浑身的血管都要爆裂了。我把她搂得紧紧的。这时，忽地，玛妙米从我的怀里挣脱出来说道：

“咱们可注意，不要再越雷池一步了，弟弟！”

我在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受下，迷迷糊糊地直发愣。然后，随口应了声：

“嗯！”

过了好久我才控制住了自己，头脑也开始清醒了。

“好……，姐姐你睡吧，我上去睡了。”

“上去吧！我也要睡了。”

我上了吊床。可翻来复去辗转枕上怎么也睡不着。隆隆的火车声愈加令人烦躁不安。

这时，我的脑子里思绪纷乱，想入非非。在我的内心世界里，情感与理智正激烈地斗争着。情感督促我无节制地靠近玛妙

米，理智又要求我避免陷入导致犯罪的情网。玛妙米那妩媚而多情的眼波，那隆起而又起伏着的胸脯，那健美多姿的腰身，那丰腴而富有弹性的臀部，那洁白美丽的大腿，这一切在我眼前不停地闪现着，象一根无形的绳索紧紧地牵动着我的心，任凭你有九牛二虎之力也难以挣脱。

我竭力遏制自己，但适得其反，更加心烦意乱起来。我躺在吊床上，翻来覆去，长吁短叹，怎么也静不下心来。玛妙米也好像跟我一样，辗转反侧，不时发出叹息声。

对玛妙米，我不仅有着爱慕之心，现在更增添了无限怜悯之情。作为一个女子，顾不上害羞和害怕，在一个青年男子面前毫不掩饰地倾吐自己的真情。她是如此美貌多情，却要那个长期患病的丈夫守活寡。她痛苦哭泣的那模样简直象个还不懂事的孩提。唉！可怜的玛妙米呀！我这样一想，吴吞温的身影就不再使我惶恐不安了。这个因瘫痪卧床不起的吴吞温，这个整个下半身用毯子裹着的坐在轮椅里来回移动的吴吞温，他已经是个半截入土的人了。我刚才的那种想法不能给她以任何安慰，只能加重我心爱的姐姐的苦痛。吴吞温，这个已半截入土的家伙却长年累月地折磨着玛妙米，使她生活空虚，精神痛苦。对玛妙米说来，等待她的只有给吴吞温送葬而已。

不知是登登还是玛秋的叫呼噜声压过了火车的隆隆声。我清楚地听见玛妙米还在床上不停地翻着身子，有时还干咳上几声。

玛妙米正在被痛苦折磨着。她钟情于我，我却辜负了她。我没有勇气去满足她的要求，她一定很恨我了。莫非我的正人君子的举动刺伤了她的自尊心，使她羞愧得无地自容呢？

下铺又传来了玛妙米的叹息声。不，简直是抽泣声了！是呀！玛妙米可能是因丢了面子出了丑在暗暗哭泣呢！真糟糕，又听见了！她真的是在哭泣！不，是在痛哭流涕！

我应该马上下去劝慰她。应该顺从她的心愿。应该像玛妙米

那样把脸面羞耻丢到一边去，这才算得是个男子汉大丈夫！玛妙米并不属于那个半截入土的人，她只属于她自己。只要玛妙米真心，那就不是我的过错！

我毅然从吊铺上爬了下来，轻轻地坐在玛妙米身边。玛妙米一动也不动。车厢内很黑。只有盥洗室的灯闪烁着昏暗的光。盥洗室的门是关着的。虽然从门的缝隙中透出一丝丝的光亮，但还是什么也看不清。我似乎感到玛妙米在激动地注视着我。

我弯下身子对着玛妙米的脸轻声说道：

“姐姐……”

“什么事，弟弟？”玛妙米用不自然的声音问道。

看来，玛妙米早已有了准备，这使我欣喜若狂。显而易见，玛妙米的感受与我完全相同。我什么话也没说，在黑暗中使劲看着她的脸。她好像跟我一样注视着我。

玛妙米一动也不动，她用颤抖的声音问：

“什么事，弟弟？”

我全身的血都沸腾了起来，声音也变得更不自然了。

“姐姐……。”

玛妙米动了一下，把另一条腿支了起来，靠我这边的那条腿依然伸着。她身上盖着毯子。

“弟弟，你想说什么？”

我抱住了玛妙米的双肩柔声地叫道：

“姐姐……”

玛妙米略微抬了抬她的身子好让我双手抱住她。她用欣喜的声音说道：

“唉！你也真是的，问你呢，怎么不说话呀？”

“我……我什么也不怕了！我不怕造孽！不怕来世入地狱！只要我能和姐姐尽情地相爱，我什么都受得了。甭说是来世，就是明天上绞架我也心甘！”

玛妙米用手捂住了我的嘴道：

“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弟弟，怎么会上绞架呢！别瞎说，也用不着去想……。”

我把头枕到了玛妙米的胸上。玛妙米的一只手抚弄着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摸着我的耳垂。

“你的身子是属于你自己的，谁也管不着；我的身子是属于我自己的，谁也不能管。只要我们两厢情愿，我可以给你，你也可以给我。”

玛妙米用手臂抱住了我，把我往上抬了抬，她用脸紧贴着我的脸问：

“只给身子吗？心呢？”

“唉！姐姐，这还用说吗？我们俩的心不早已互相属于对方了吗？”

玛妙米把我拉进她的毯子里，又在我的脸上到处吻着。我也同样地狂吻着她。

五十二 缠 绵

火车到达沙市车站，我们乘坐的车厢被挂到沙市一瑞良的列车上了。

下午两时左右，火车驶离了沙市站。

炎热的太阳照耀着大地。临窗远望，只见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种上了豆子、玉米、芝麻、辣椒、棉花，间或还可以看到一小块一小块长着矮树和杂草的荒地。在整个雨季中吸足了水份的庄稼显得郁郁葱葱，一派生机。但是，它们丝毫也减轻不了这太阳的热度。

火车飞快地奔驰着。越向前，景色越不同了。种上庄稼的地稀少了，杂草丛生的荒地渐渐多起来。路旁出现了流水潺潺的小溪。烈日下，那灰雾蒙蒙的远山变成一片绿油油的。

玛妙米和登登去洗澡了。当玛妙米从盥洗室出来时，脸上已抹了一层薄薄的黄香楝粉，脑后挽着一个蓬松的发髻。她身上穿了一件很合身的印着大花纹的腊染筒裙。这与那淡淡的黄香楝粉以及蓬松下垂的发髻配在一起，显得十分和谐大方。

“貌丁吞，你不洗澡了吗？”

“唔，我不洗了。我们车厢还挂在去曼德勒的列车上时，我就洗过一次了。”

“那你去洗洗脸吧！脸上都是汗污。”

“好。我一会儿就去洗。”

玛秋正在叠着登登换下来的衣服。登登依旧在继续读着那本《沙瓦那小说集》，她也穿了一件花色跟玛妙米差不多的筒裙。

过了迎马彬车站，火车驶到了山脚下。眼前出现的是参天的大树和成片的竹林以及柴禾堆、大圆木、成堆的铺茅屋顶用的茅草片、牛车、水牛、大象……。

迎马彬站是个有不少住户的热闹地方。气候宜人，秩序井然。

一过彬羌基，气候就骤然不同了。太阳显得不那么热辣辣的了。凉爽的风徐徐吹来，火车的速度也不像从沙市出来时那么快了。

火车吃力地爬着坡，弯路很多，好不容易爬过一山，前面又是一山。

在车上眺望远山，只见灰蒙蒙的一片。待车开近了点却又变成墨绿色的了。等车到了山前，眼前便展现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面，真是美极了。那大大小小的石块、石柱、石壁光怪陆离，五颜六色。黑色的、灰色的、红褐色的、银灰色的石块在车厢外接

踵而至，掠过眼帘。泥土也是不断地变换着颜色。红土、黄土、黑土、白土、灰土……而在那一片片红土上面，竟连树木花草也染上了红色似的，宛如一片晚霞。

流水淙淙的小溪清澈见底，水中的鹅卵石历历在目。等候捕食游鱼的鹭鸶鸟傲然地站在水边，仿佛连这隆隆的火车声也没有听见。

玛妙米、登登她们和我一样都被这水光山色迷住了。她们也顾不上说话，只是静静地欣赏着窗外的美景。就连一刻也不停地干活儿的玛秋，此时也欣赏起风景来了。

火车开始颠簸起来。由于转弯路险，火车爬坡时，只好减速行驶。汽笛连续不断地鸣叫着，与轰轰的车轮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整个山谷，发出巨大的回响。

玛登登朝着我说道：

“哥丁吞，已经进入掸邦了吗？”

“还没呢！还差一站路。”

火车在一个车站停了下来。车站上人很多。缅族和掸族分不太清楚。但大胡子的旁遮普人却一目了然。穿着瘦腿裤子的廓尔喀人也显而易见。从车站上叫卖的各式各样的食品看来，这里是个各民族杂居的地方。

我们下了车，买了些草编的篮子。火车吼叫了几声又向前行驶了。在一个小站上传来了卖寄生兰花的叫卖声。我急忙跑下车，去买了一束兰花。玛妙米和玛登登看见我买来花，高兴极了！她们兴致勃勃地迎接我回来。

登上车厢后，我把兰花放到了玛妙米手中，说道：

“姐姐，我买这花是想告诉你，这掸邦的鲜花正在欢迎你呢！”

玛妙米满意地笑了。她看看兰花，又看看我。这时，登登却撅起了嘴说。

“哥丁吞，那掸邦的花难道就不欢迎我吗？嗯？”

此时，我才意识到我想突出地讨好玛妙米是多么失策！我为自己的失言而害羞，更感到对不起登登。于是，我红着脸对登登说道：

“我忘了。玛登登，真对不起！”

说罢，我立即又跳下车，向卖花人那儿跑去。这时，登登又冷言冷语地刺了我一句：

“当然要忘记的罗！我哪里比得上人家那样……”

开车的哨子吹响了。玛妙米高声叫道：

“车要开了，快回来，别买了！”

我慌慌张张，又想回来上车，又想跑去买花，不知如何是好。

登登见到我这副狼狈相，开心地笑了。

“哥丁吞，我跟你闹着玩的。来，回来吧！车马上就要开了！”

我又回到了车上。但是，因为不能马上弥补这令人难为情的过错，心里一直感到忐忑不安。关上车门后，我就站在门口。开车前，汽笛发出了呜呜的鸣叫声。

玛妙米说：“登登，你这个人讲话太不留情面了。弄得别人多尴尬。我提醒过你不知多少次了。说话要多考虑考虑……”

登登老实地听着，像是一个挨了责备的大孩子，嘴里咬着大拇指，眨巴着眼睛不作声了。

我朝着卖花人招了招手，卖花人便拿着兰花跑了过来。这时，车已经开动了。我赶快把花买下了递给登登道：

“是我错了，玛登登。对不起，这掸邦的花也在欢迎你呢！”

登登脸上露出了笑容，但却不敢伸手接花，依然咬着大拇指眨巴着眼睛瞅着玛妙米，好像在问：“我该不该接这花呀？”

玛妙米笑了。

“拿着吧。人家送给你，你就拿呗！”

得到了玛妙米的允许，登登才高高兴兴地接过了花。

山，越来越高。气候，也愈来愈凉爽了。火车吃力地爬着坡，一会儿前进，一会儿又后退，好像织布机上的梭子来回地摆动着。火车越爬越高，玛妙米和登登她们都穿上了毛衣。

山洞多起来了。洞里一片黑暗。那隆隆的轰鸣声散不出去，直往我们耳朵里钻，犹如劈雷灌耳，使其它的一切声音都听不见了。在黑暗中，当远远望见那透着光亮的洞口时，分外叫人兴奋，大有豁然开朗之感。这不禁使我想起“希望之光”这个词来了。

铁路两旁，满山遍野开满了各色鲜花。有的像玫瑰，有的像菊花。这里，连康乃馨、美人蕉都成了普通的鲜花。向山顶望去，好像还盛开着莲花呢！

玛妙米凝望着这美妙的大自然景色说：

“你瞧，这满山遍野的花多漂亮！只不过都是野生的就是了。”

我感到了一丝凉意，便穿上了玛妙米送我的毛衣，说道：

“野生的和家养的也没什么大的区别。大自然里的万物不都是野生的吗？野生的经过人们培育，就会变成家养的，变得更雅致些。你看，我不就是这样子吗？”

我整理了一下刚刚穿上的毛衣，拉出了折在里面的衬衣领子。正在一旁用关心的目光笑咪咪地瞅着我的玛妙米说：

“说下去呀！”

“你这么关心我，把我打扮得文文雅雅，大大方方，不是一点也不野了吗？”

玛妙米诡秘地笑了。

“哈，可不是我打扮了你，你本来就很文雅大方嘛！”

玛秋手指着一块山地给登登看。山地里，一群穿着兰色短袖紧身上衣和紧身裤子，戴着红珠子耳环的妇女正在用长把锄头松

土。

山间，可以见到层层绿色的一小块一小块的梯田。这跟我在下缅甸见到的大块大块的田地迥然不同。

火车穿过了一片片高大的松柏树和一些高耸挺直的树林，进入了高佬城。这里，到处是红色屋顶和带烟囱的楼房。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个小花园。各种奇花异卉把这个小城点缀得万紫千红，绚丽多彩。

火车徐徐进入车站。那些正在院子里和洋狗玩耍的英国小孩停住了戏耍，瞪大了眼睛看着火车进站。

登登对我说：“哥丁吞，那狗真大呀！长得真好看，那叫什么狗呀？”

“可能是叫做‘灵提’的吧！我也说不好。据说高佬一带豹子多，一到夜间就要闯进城来伤人。听人说这种狗不怕豹子。”

“有豹子！是吗？真吓人，唷，我可不想呆在这儿了！”

玛妙米说道：“花太漂亮了！都是些没见过的。弟弟，你知道这都是些什么花吗？”

“我也是光听说过这些花的大概名称，具体哪种花叫什么名字也闹不太清楚。可能有蜀葵、大丽、百合……”

“这里真漂亮。跟咱们下缅甸的风光完全不一样。”

“当然不一样喽！姐姐，这儿是专为英国人造的呀！英国人在经济上剥削我们，在政治上压迫我们。他们在我们这个炎热的国家里累了，热了，就到这儿来休养避暑。他们为了减少思乡之情，特意把这儿建成英国式的小城。”

“等回来时，咱们也下来逛逛，住上它几天。”

火车进站后，大家买了晚饭吃了起来。

这儿有许多英国人、混血种人和印度人，也有穿着西服的掸族人和缅族人。

火车又继续向前行驶。到达瑞良站时，已是晚上八点钟了。

瑞良车站很宽敞，站内种了许多花卉，布置得很优美。车站是长形的，并备有为一等车厢和二等车厢旅客们下榻休息的旅馆。

我们虽然还要到良瑞去，但非得等到明天早晨才能再走了。这是事先约好的。由玛妙米在良瑞的朋友一早到这儿来接我们。

火车到站后，我先下了车，去看车站上的旅馆。旅馆里的房间既严紧又整洁，地板擦得锃亮。房间里还备有冬季取暖用的火炉。洗澡间、厕所都与卧室相连，其清洁程度可与西式洋房媲美。

“我去看了旅馆房间，房间很不错。列车员说，如果不愿去旅馆住，也可以睡在车厢里，明天早晨再下车。但是，明天必须早起床，因为火车明天一大早就开走了。”我从旅馆回来后，立刻把情况告诉了玛妙米。

玛妙米踌躇起来。登登插嘴说：

“老早就得起床可不舒服呀，妙米姐！”

玛妙米说：“那旅馆房间的门窗都严实吗？车厢里倒是安全可靠。甭说是小偷，就是强盗也撬不开门的。”

“旅馆房间也很严实。但是，我看见房间里只有两张床。”

登登忙说：“这没关系！哥丁吞，妙米姐，你们俩一人睡一张床，我和玛秋睡在地板上就行了。”

玛妙米说：“嗨，床倒是问题不大，大家都睡地板也行。那么，弟弟，你看着办吧。要是遇上什么危险那可就得靠你啦！”

“那我们就大家睡地板吧。不用怕小偷强盗。这儿不会像我们那儿容易出乱子。”

我们下了车，来到站内旅馆，把卧具依次铺在地板上：我、玛妙米、玛秋，然后是登登。登登的那边就挨墙壁了。除了挂蚊帐有点麻烦外，其他一切都很顺利。

车站外面的大马路上有个茶馆。我和玛妙米去逛了一下，买了些咖啡和一大串檀香蕉回来。

我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吃香蕉。然后，登登洗了洗身子就先睡下了。登登一睡，玛秋也跟着睡了。只剩下我和玛妙米了。于是，我们俩又开始了新婚夫妇的蜜月生活。

我们的关系已经到了但愿这人世间、这地球上只有我们俩才好的地步。

玛妙米一大早就起身唤醒了我。登登和玛秋还睡得正香。窗户上方，有一扇绿玻璃天窗。暗绿色的光线透过天窗射进屋子里来。

玛妙米已经洗了脸，梳了头，衣服也已经换好了。是呀，昨晚我们俩不是说好了一大早出外散步看日出的吗！

等我洗漱完毕从洗澡间出来时，玛妙米已为我叠好了床铺。在我远离妈妈身边，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每天早晨都是自己叠床。现在，玛妙米为我叠床了，这使我感到格外的温暖，也从心里感到玛妙米的可爱了。

玛妙米一边开着大门一边对正在换衣服的我关切地嘱咐说：“弟弟，穿上外套，外面冷。”

门打开了。清晨昏暗淡漠的光线射进房内来。玛妙米穿上了闪光丝绒外套，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的。

天空是清彻的。星星大都已经隐去，天幕上只剩下稀疏的几颗残星还在那里闪着微弱的光。翘首远望，只见东方地平线还是一片昏暗。那一带可能正是东枝周围高大的山脉。北面是黑压压一片丘陵。南面是雾气笼罩着的良瑞峡谷和茵丽湖。车站的西面，停着那列已经调好了头要回到高佬去的火车。

我们俩手挽着手朝着昏暗中闪现红光的地平线方向走去。每当我们并肩走着、坐着或者躺着的时候，我比玛妙米显得高大壮实得多。女人嘛！总比男人显得娇弱些，况且玛妙米又很会忸怩作态，卖弄风骚。于是，年龄上的差距往往也就在我们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弟弟，你迈的步子太大，我都赶不上了！”

我放慢了脚步，慢慢地走着。然后，扑哧一笑说道：“姐，还是说‘哥哥的步子太大了吧’，在现在这种自由自在的时候，我真想听到你叫我声‘哥哥’。”

玛妙米撒娇地把她的脸紧贴在我的肩头上说道：“哥哥走得太快了，妹妹都跟不上了。”

我用手搂住玛妙米的腰，玛妙米也用手搂住了我的腰。这时，突然从前面草丛中飞出了一只鸟，可把玛妙米吓坏了。她紧紧地抱住我站着。

“别怕！姐，是一只受了惊的鹧鸪鸟。你听，听见了没有，那咕咕咕的叫声？怕什么呀，姐，你真是的！”

直到听见了鹧鸪鸟的叫声，玛妙米才镇静下来。我们又朝前走去。蓦地，又传来了一声野雉的鸣叫声。

“这是什么声音？真好听！”

“这是野雉在叫。在仰光，只有在茵雅湖一带和高解那边才能听到这种叫声。野雉可能是百鸟中最早醒来的鸟儿，常常在曙光出现之前就啼鸣了。”

东方地平线还是那么昏暗沉寂。从昏暗中，渐渐地透出一道道红光。红光越来越淡，变成了浅红色的光芒。

我们来到了铁路的尽头。地上的鹅卵石一个比一个大。路上的杂草也更多了。

“真跟仰光大不一样。弟弟，这儿环境多优美呀！”

“姐，你真是！不是说了要叫我哥哥的嘛！”

“自己称人家姐姐，倒叫人家叫他哥哥。唉！真是怪事！”

“妹妹，来！咱们到那儿去坐一会儿。”

北面路边有一块孤零零的大石头。形状有点像只大箱子。石头四周很干净，既没有垃圾杂物，也没有荆棘乱草。

我们俩面向东方并肩坐在方形的大石头上。这时，昏暗的地

平线上那些浅红色的光芒消散了，代之而起的是那红、黄、褐、兰、白五彩的万道霞光。霞光映照着大地，整个宇宙显得格外绚烂多彩。林中吱吱喳喳的百鸟欢快地唱起了晨歌，早晨显得更加美好。

玛妙米的右手从我的后背搭到了我的右肩上，她的左手抓住我的左手道：

“弟弟……”

“唉，不是让你叫我哥哥的嘛！”

“哥哥……”

“妹妹……”

“为了让你满意，我是可以叫你‘哥哥’的。但是，你可别叫我‘妹妹’呀！”

“为什么？”

“我觉得这样称呼好像是故意在捉弄我似的。你不愿叫我‘姐姐’，就叫我‘妙’吧。你一叫‘妹妹’，我就觉得好像是故意在提醒咱们年龄相差十几岁的事了，弟弟！”

玛妙米的话音里充满着悲伤。

“是真的。姐姐，咱俩现在这样亲亲热热地在一起，年龄的差距真的对我已完全不起作用了。但如果叫你‘妹妹’会使你联想起年龄的话，那我就叫你‘妙’吧。可是，你也别叫我‘哥哥’，别叫我‘弟弟’了……。”

玛妙米以为我生气了，担心地说：“唉！我已经说了，保证称你‘哥哥’就是了。”

“你叫我‘哥哥’的话，我也觉得这反而是在提醒我俩年纪的差别了。这样吧，叫我‘亲爱的’吧！”

玛妙米高兴极了。热烈地亲了一下我的脸颊。

“妙……”

“亲爱的……”

“妙，我多么想永远能欣赏这大自然的瑰丽的晨景，多么想永远能聆听这百鸟悦耳的啼鸣，又是多么想能永远跟我亲爱的妙生活在一起啊！妙，我不想回仰光了。”

玛妙米盯住我的脸，默默地凝视了好久。渐渐地，她的脸色变得苍白而憔悴。最后，她松开了握着我左手的那只手，抱着我的右臂，把脸偎依在我的胸前。

我还以为玛妙米是在向我表示爱。但是，我想错了。玛妙米竟抽抽搭搭地哭了起来。弄得我不知如何安慰她才好。说真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而谈出了这一番话的。也许是由于处于最易感情冲动、追求异性最迫切的年龄所导致的吧！所以，对于她的哭，我既不心慌着急，也顾不上洒上几点同情的泪花，只是急于知道她哭的原因。

“妙，好端端的，为什么哭呀？”

“我真想死了算了！”

“噢，别瞎说了。为什么想死呢？”

玛妙米抽搭得更厉害了。我无从劝起，只好搂住她，让她靠着我痛痛快快地哭个够。

山顶上已经洒上了一层金黄色的阳光。北风徐徐吹来，带来了山林中的清香，沁人心脾。

玛妙米大概已经哭够了，把脸偎在我的胸前，慢慢地安静下来。我一想起玛妙米莫名其妙的哭，就感到要了解一个女人的心，可真比登天还难啊！

“妙，你为什么哭呀？”我轻声地问。

“我只想死了倒好，亲爱的！”玛妙米说着又伤心地抽搭起来。

“要死，咱俩就这么一起死罢。死后就在这块石头上变成两个石头人好了。让咱俩的爱情永远与世长存！”我又痴痴地说出了一句饱含诗意的话来。

北面山脚下传来了牛铃声和赶车人吆喝牲口的声音。

玛妙米忽地一下子松开了我，直挺挺地坐在石头上，一本正经地板着脸看着我说道：

“那咱俩就真的一起死了吧！”

我像面对一个瞎说八道的孩子那样轻轻地一笑说：“你真是的，瞧你都瞎说些什么呀！来，咱们回去吧！太阳出来了。”

说着，我站了起来。玛妙米无精打采地跟在我后面。我们一前一后地走着。玛妙米说：

“为了爱情，我敢于一死，你敢吗？”

“瞎说啥呀，什么死呀死呀的！我们还要高高兴兴地玩好些地方呢！还可以痛痛快快地相亲相爱好上一阵子呢！”我停下脚步等玛妙米赶上来。玛妙米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她依旧是一脸愁容，打不起精神来。很明显，她的话并不是随便讲出来的。为了转移她的思想，我换了个话题说道：

“良瑞的朋友是不是肯定会用车来接我们呢？”

“当然会喽！”

“要是来车子的话，那很快就会到了。据说瑞良和良瑞相隔不远呢！”

“听说不远。”

“良瑞没什么好玩的，稍微逗留几天咱们上茵丽湖去玩玩吧。就咱们俩去，住茵丽湖上的旅馆，怎么样？”

“好。”

回到车站时，车站里已经洒满了阳光。进了旅馆，登登和玛秋已经起床了，玛秋正在收拾卧具和东西。

登登洗完了脸，但还没有擦黄香楝粉，头也没有梳。玛妙米看见她这个样子赶紧说道：

“登登，你真是的！起了床光洗把脸，怎么粉也不擦头也不梳呀？”

登登没有辩解，只是乖乖地梳妆打扮起来。

大约七点多钟时，来了一辆福特牌小汽车。汽车上下来一位大商人模样的人。他叫吴南达，是来接我们的。

吴南达是掸族的一位经纪商人，看上去像是五十出头了。他长得很富态，留着时髦的八字胡须，下身穿着一件灰色呢料掸式肥筒裤，上身穿的是一件灰色的呢子外套，头上缠着掸族绸头巾，脚上穿着一双油光锃亮的黑皮鞋。

“家里的要我昨晚就来接你们。我告诉她，玛妙米太太很守时间，她跟我约好了第二天早上去接，晚上去是不行的。”

玛妙米做出一副十分热情亲切的样子说：“我的大施主，早上来接好。要是晚上来接，那多麻烦哪！好，咱们走吧！”

车子开动了。

吴南达说道：“太太想住在哪儿？我家有两处。在甘沙的那个家，也是我办公的地方。南班的那个家只是偶尔才去住。没人住时就空着。”

玛妙米说：“南班的那个家一定清静些罗！”

“是的，太太。”

“那么，我们就住在南班吧。好吗，我的大施主？”

汽车沿着高佬的大马路转弯驶向通往良瑞的公路。路边的牌子上写着：“通往良瑞八英里”

从瑞良到良瑞，没有上下坡，道路平坦而又笔直。如果不是远眺四周郁郁葱葱的群山，你简直都感觉不到自己已经到了掸邦。一定会以为是到了上缅甸呢！公路两旁，长满了金合欢、麻栗、榄仁、罗望子等树木和刺枣丛林。这里的气候和上缅甸也极为相似。

公路旁有一条和路平行的河流，河水盈盈，但并不使人感到这水是流动的。渐渐地，河变宽了，像一个大池塘。里面开满了红莲花、白莲花。远处是一望无际的田地。佛塔、寺院、佛廊比比皆是。这儿寺庙的佛亭都是多层尖顶形的。并且都雕刻着复杂

精细的图案花纹。

同我一起坐在车前座的吴南达回过头对玛妙米说道：“前面就是良瑞了，太太！”

我抬头望去，只见在一片青葱的山林中矗立着许多多层尖顶的佛亭和佛塔浮屠。

玛妙米说：“大老板，别叫我太太好吗？太刺耳了！”

“那么，按我们掸邦的习惯，叫你女施主或是女菩萨、女佛爷吧！”

吴南达口音很重，听他说话怪有趣儿的。

“就叫我玛妙米吧！”

吴南达笑了，随后说道：“女施主们来的真巧极了！你们可以赶上这儿的庙会。我们的大土司还要亲自把茵丽湖的佛像请到良瑞来呢！”

“好呀！那么说我们这次旅行不单可以娱乐，还能积功德啦！”

“有机会的话还可以玩玩这儿的花会^①什么的，试试运气呗！”

“玩花会，我不怎么有兴趣。你可以带上我这个弟弟去看看，让他长点见识。”

吴南达看着我笑了笑，我也笑着说道：“大老板呀，我可不想增加赌博方面的知识。不正是因为爱赌博，掸邦老百姓才大吃苦头吗？”

“这倒还不至于。掸邦老百姓该干活的时候干活，该施舍的时候施舍，该娱乐的时候就痛痛快快地乐上一乐，赌博是这儿的一种传统，废了也不好。所以土司也鼓励百姓们玩这些。在缅族居住的地区内，政府开设了赛马场、俱乐部等等洋玩艺儿，可那些符合民族传统习惯的‘四只’‘掷骰子’‘掷贝壳’‘转盘’^②等，倒被封闭了。在掸邦，土司老爷是保护民族习惯的。”

① 花会，一种赌博。

② 都是赌博的名称。

“你们的土司老爷是为了保护民族习惯，还是为了抽赌博税呀？”

我故意顶撞了他一句。吴南达没料到我会顶他，一时瞠目结舌地说不上话来，只是呆呆地看着我。玛妙米插话说：

“貌丁吞，你们这些洋秀才不是常说要随乡入俗吗？那么，到了掸邦就要尊重掸族的习俗，即使自己做不到，也不能反对。貌丁吞，你不喜欢玩这些就别去呗！喏，这儿还有登登呢！登登，你是要试试‘花会’的运气的，对吧？”

登登孩子似地笑了笑说：“我可要玩一玩花会。嘻嘻，我每一样玩艺儿都要试一下，尝尝滋味儿！”

登登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玛秋虽然感到莫名其妙，看到别人咧着嘴笑，也跟着笑了起来。

走进城内，道路变窄了，岔路也多起来了。这里看不见高楼大厦，只有庭院式房屋。罗望子树长得很茂盛。市场的规模是一般小镇所能常见的那种。市场外面都是些印度人、中国人开设的大商店。

吴南达的福特牌小轿车在一栋房屋门前停住了。这是一座乡村富绅的房子。木板墙，木瓦顶，看样子不太重视美观而偏重于坚固。

整个楼上一层都腾出来给我们住了。玛妙米等三个女的睡在里屋，我的床放在外屋。房间前面供着装饰得很漂亮的佛台。

吴南达他们一家没住在这所房子里。他们通常都住在设办公处的甘沙住所。为了照顾我们，他特意留了一个老妇人和一个青年男仆在我们这儿。那老妇人打扮得很有派头，穿得干干净净，一看便知不是一般的佣人。后来知道，她原来是大老板吴南达的一位表妹，名叫苏都妙。那个年轻男仆跟我年纪差不多。据他自己说是个茵族人。苏都妙主持家务，也动手做饭做菜。那个茵族青年听苏都妙的使唤干活。

吴南达对苏都妙说道：“大妹子，仰光来的客人在咱们这儿住，要招待她们尝尝掸邦的饭菜。可要做得好吃些呀！”

“好的。汤菜叶、酱油、豆腐……我什么都买好了。”

“行，行。泡点香茶吧！”

“是喽！”苏都妙下楼去了。

吴南达对玛妙米说：“太太……”

“大老板，您又这么叫了！……”

“女施主，可别客气呀！你们只管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好了。需要什么就对苏都妙说。”

“是罗！”玛妙米学着掸族的口音说道。

她这一声带掸族话口音的学话，逗得我和登登禁不住相视而笑，而吴南达却一点也没有觉察到。

“好了，我要去一下办公处。下午，我和我家里的人一起来看你们。”

“是罗！喔，上次您到仰光时带来的那个女儿呢？她好吗？”

“她挺好。下午，我把她也带来。学校放假了，她刚回来不久。”

“现在一定又长高了吧？”

“是的。又高又大了。好，我走了。再见，玛妙爷！”

吴南达边说边走了。我对这一声“玛妙爷”的称呼感到茫然，百思不解。玛妙米听了也不觉一愣。后来才知道，按他们这儿的习惯，这是对女佛爷玛妙米的简称，便成了“玛妙爷”了。譬如，称某寺院施主吴尼，就可以简称为“寺院尼”。

玛秋忙着放置登登和玛妙米的东西。然后，她又磨起黄香楝粉末，以备她们洗完澡时用。

下午二时许，有迎佛会。由良瑞的大土司亲自把茵丽湖中的佛像敬请到此地。打算去观看盛况的人只有我一个。玛妙米说不愿到人多的地方去。登登说怕太阳晒，也不去。

迎佛的路线是从市场的舀水站绕市场一周，直到城中心赶庙会的地方为止。沿途的观众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不但有良瑞的市民，还有从茵丽湖一带农村来的农民。

我站在市场附近的一个茶馆前面等候。看热闹的人都踮着脚向西面眺望着。过了一会儿，传来了法螺声、锣鼓声和各种吹吹打打的乐声。我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望去，还不见迎佛队伍的影子。

一个小青年走到我的身边站住了。这个人，我好像挺面熟。他也像是有点认识我似地不住地打量着我。一会儿，他笑呵呵地跟我打招呼道：

“你是从仰光来的吧？”

“是的。我好像见过你。”

“你，不是哥丁吞吗？”

“是呀！”

“我们当然认识你啦！你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不是吗？”

“你也是仰大的吧？”

“是的，我也参加过学生运动。”

原来，他是曾在仰大学习过的昆达妙。他是当地人。虽然算是个掸族，但和大多数良瑞人一样，并不擅长说掸族话，相反，缅语讲得倒很地道，听不出有什么口音。

我正跟昆达妙聊着天，只见头扎红头巾的掸邦警察正在挥动着长棍子吆喝着人们让路。并且大声喊道：“跪下！都跪下！”

“跪下！跪下！土司大人驾到——”

法螺声更清脆了。锣鼓声也一阵紧似一阵。

昆达妙一声不吭，拽着我的胳膊把我叫到茶馆里。等到在茶馆里坐定后，他才对我说道：

“看见了吗？咱们要是站在路边也都得像那些老百姓一样给

土司跪下叩头才行呢！”

“是给土司叩头，还是给请来的佛像叩头？”

“就是没有佛像，土司一驾到，警察叫你跪，你也得跪下叩头！”

人们纷纷跪下。队伍过来了。吹法螺的，敲锣的，打鼓的，扮神像的依次而行。后面是扛着掸邦造的火枪、大刀、长矛的掸族士兵，再后面是载着佛像的手推车。车子装饰着彩色纸和金银线等等。

土司装作推车的姿势大模大样地走着。有两个人为他打着一顶金把的白伞。

昆达妙说：“我们良瑞的土司算是大土司，所以打金把白伞。像德玛坎、贝拉那些小地方的土司，级别只有收税官那么大。他们只能打金伞。”

“掸邦的土司府让参观吗？”

“你想参观的话，可以预先申请。但要记住进土司府不准穿鞋。”

“前任土司是谁？”

“苏貌爵士。”

“喔，听说在苏貌爵士时代，锡袍王送的宝座现在还摆在土司府里，是吗？”

“是的。宝座不是真的给土司坐的。只是供着，顶多可以用手摸一摸。”

一支乐队走过来。他们吹奏着现代乐曲。奏乐的人穿着掸族的白衣白裤。昆达妙告诉我说：“这是大土司亲自建立起来的一支乐队。”

昆达妙叫了茶，硬要我和他一起喝。然后，他突然问道：“最近战况如何？”

“德国还是占优势。我估计连法国都得完蛋。英国还未使出

全部力量。还在阴谋把德国人的锋芒转向俄国。这里的人对战争怎么看？”

“一般老百姓连世界大战已经爆发都不知道。据说土司们是想参战的。”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听说土司们不仅主张参战，而且还想亲自指挥掸族营上战场呢！”

迎佛会队伍走过去了。路边的观众也陆续散去。我起身向昆达妙告辞。昆达妙压低嗓门郑重其事地对我说：

“大战时期咱们什么也不干吗？”

“当然要干了。不是有句话吗？‘英国人的困难，缅甸人的良机’嘛！”

“那好。有什么事就招呼我们一声。只要缅甸族老大哥一声呼唤，我们掸族兄弟一定响应。”

“有事一定通知你们，等着吧！”

我嘴上振振有词，可心里却很内疚。这些话像揭了我身上的疮疤一样，我真为我目前的所作所为感到羞愧万分！

我曾声称要全力以赴搞政治，毅然离开了学校，当上了小编辑。结果事与愿违，既顾不了家又不能脱身搞政治。逐渐地我开始厌烦了这种编辑工作。就在这种情况下，我陪着玛妙米姐姐来掸邦游玩作乐，做出了这般风流韵事。打从离开仰光那天起，我就把政治丢到脑后，把世界大战抛到九霄云外去了。是积极追求独立，爱国热情高涨的昆达妙把我从迷梦中唤醒，告诫我再不要这样昏睡下去了！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邀请昆达妙到我们的住处来玩。但他不肯。他一直送我了到离住所不远的地方才回去。显然，他是有意避开吴南达的家。

五十三 昆达妙与苏都南达

良瑞城位于四周群山环抱的一片绿洲之中，依傍在波平如镜的茵丽湖畔。夕阳映照着湖面，更显得山青水秀，景色怡人。

太阳被西面的群山遮得严严实实的。阳光好像灯塔的光芒一样先折向上方再散射出来，然后，跨越过整个良瑞城洒落在东面的山岭上。这里，白天太阳火辣辣地烤人。傍晚却热气大消，渐渐凉爽起来。

玛妙米、登登和我洗了澡，各自穿上了外出作客的礼服。玛妙米和登登都穿着浅草绿色的镶着同样花边的皱纹绸筒裙。她俩梳着一式发髻，插着一样的发簪，戴着一种花。甚至连口红都涂着同一种的。玛妙米丰满、端庄，富有曲线美，显得十分漂亮。登登要不是略为胖些，身体曲线不太明显的话，那也还算得上是个美女子啦！

我穿上了玛妙米送的浅兰色曼谷筒裙和浅褐色薄呢上衣。玛妙米目不转睛地瞧着我，什么话也不说。很明显，自从离开良瑞车站以后，玛妙米在表面上一直严格地与我保持一种姐弟关系，决不露出一丝一毫的特殊感情。

过了一会儿，吴南达和他的夫人来了，还带来了他们的女儿。他夫人比他显得苍老，皮肤有皱纹，头发也花白了。但从长相上看，她年轻时一定很美丽。他们的女儿大约有十七、八岁。长得结实、白皙。眼睛细长，鼻梁不高。虽说不上漂亮，却有一种难以形容的秀气。我心里暗想，这大概就是掸族姑娘那种别具特色的美了吧！

玛妙米说：“等你们好久了。正想出门散步去呢！”

“想散步就去吧！我们家刚从东枝来了位客人，所以来迟了。喔，你们不是还要去东枝吗？”吴南达说。

登登急切地注视着玛妙米的表情，等待她的反应。玛妙米犹豫不决地说：“再说吧。等从茵丽湖回来以后再决定。”登登听了玛妙米的回答，不免有点泄气。

“你们要去东枝的话，住房不成问题。我已经跟东枝的朋友讲妥了。”吴南达接着说。

随后，玛妙米就和吴南达的夫人、女儿聊起天来。吴南达见我闲着，便搭讪地对我说道：

“你今天去看庙会了吧？”

“是呀，去过了。”

吴南达和我谈着迎佛会的情况。然后，话题又转到了仰光大学学生昆达妙身上。我注意到当我一提起昆达妙的名字，吴南达的脸便马上板了起来。

“这个小青年好高骛远，很不踏实。他到仰光去不好好学习，大好的光阴都虚度过去了。”讲到这里，吴南达朝着他女儿瞅了一眼，停下不讲了。他的女儿似乎很注意我们的谈话。这时，玛妙米便对她说道：

“大侄女，你叫什么？喔，我叫不上来了。英国名字很难记。”

“我叫埃维巴，婶婶。”

吴南达插话道：“她也有掸族名字，叫苏都南达。”

“这个名字真美。我就叫你这个掸族名字吧！”玛妙米笑咪咪地说。

苏都南达美滋滋地笑了。她抬了抬脚，露出了那一对金光闪闪的脚镯。

要出去散步了。登登做了个手势叫玛秋同去。玛秋打了手势表示要留在家中烫衣服和干点别的活，不去了。吴南达和他夫人

也都没去。

玛妙米和苏都南达走在前面，我和登登跟在后面。我一面瞧着苏都南达的背影，一面暗自猜想她跟昆达妙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会不会因为昆达妙和苏都南达两个年轻人相爱遭到了吴南达的反对，于是，昆达妙就躲着吴南达的家呢？还是因为昆达妙反对土司，所以与赞成土司的吴南达合不来呢？想着想着，我忽然觉得吴南达的表妹——那个负责招待我们的苏都妙与昆达妙的音貌极为相像，难道他们有什么亲戚关系吗？

“哥丁吞！”登登的叫声打断了我的思路，“替我去跟姐姐说说，咱们到东枝去玩玩吧！”我有点好笑：“玛登登，你很想去东枝吗？”

“当然罗！”

“那你自己去跟姐姐说呗！”

“我去说，姐姐不一定答应。你去说说吧，好吗？”

孩子气的登登对玛妙米又敬又怕。就是亲妹妹也莫过于此了。我们来到了一个亭子式的建筑物前面。走在前边的玛妙米回过头来说道：

“弟弟，前边就是大土司的衙门府了！”

我看着这个衙门府的建筑物，真有点愣住了。这简直跟那又小又旧的守斋亭差不多。苏都南达大声地向玛妙米解说，以便也让我们听得见。苏都南达告诉我们，法官每天到这里来审理案子。大土司有时也亲自来审案，要不就是派他的大儿子来过问案情。这是一个采用良瑞士司头人制地区十条法的法院。

我们走过一个砖瓦结构的大亭子。苏都南达说，这是已故的大土司苏貌爵士和他的亡妻摩诃德维的墓地。

到了运河码头时，我们站在东面的河岸边。这条运河把良瑞和茵丽湖连接起来。运河中，小船和快艇穿梭来往。去茵丽湖必须经过这条运河。

6
太阳落山了。四周一片灰蒙蒙的，像是山雾，又像是暮霭。玛妙米说：“天气有些凉丝丝的了。”

“还好。我觉得倒挺舒服的，婶婶。”苏都南达说。

“我也不是太冷。”玛妙米说着把毛衣披在肩上，登登也跟着披上了毛衣。

玛妙米问：“没有路灯吧？”

“没有，婶婶。只有土司府里有电灯。”苏都南达回答。

我们向着住所往回走去。

住所里，一盏手提大汽灯雪亮雪亮的，照得屋内如同白昼。苏都妙和吴南达已准备好晚饭，正等着我们。吴南达的夫人回城里去了。饭菜做得很可口，别有一番风味。

吃完了晚饭，已经敲过了七点。吴南达邀我们去赶庙会。因为我已有言在先不愿意增加赌博方面的知识，所以，他并不强拉我。而登登手早就痒痒了。她急于想去试试花会和掷骰子等玩艺儿，自然不用费劲邀请，叫上了玛秋欣然前往。吴南达一再邀请玛妙米也去。玛妙米最后说：

“大施主，真对不起。本来不该拒绝您的盛情邀请。但是，我之所以到掸邦来，目的是为了图个安静，想休息休息。所以，我不愿到人多嘈杂的地方去，只好请您多多原谅了！”

吴南达说：“没关系。我只不过是怕仰光的吴吞温先生怪我没陪太太到处玩玩。哈……哈……”

玛妙米也附和地笑道：“我会向他好好解释的。”

一提到玛妙米的丈夫吴吞温的名字，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我真想把他完全忘掉。

吴南达、苏都南达、登登和玛秋都走出了门。

玛妙米坐着关照道：“别玩得太晚了，登登！”

“不会太晚的，妙姐。我们又不去看戏！”已经走到楼梯口的登登回身说道。

楼上只剩下玛妙米、苏都妙和我了。玛妙米向苏都妙打听良瑞市场的商情、茵丽湖的出产，以及盛产虫胶漆的孟刀市的情况。玛妙米真不愧是个经商的，三句话不离本行。

过一会儿，玛妙米起身走进房间里去了。我又和苏都妙聊起了白天见到的迎佛会以及巧遇昆达妙的情况。看得出来，苏都妙一听见昆达妙的名字，脸色就变得和悦了。于是，我就尽量讲了一些昆达妙的好话。老妇人异常兴奋地听着。

“婶婶，您认识昆达妙吗？”

“岂止是认识呀！”

苏都妙的脸色变得阴沉下来。她一言不发地沉默着。我有点急了，便开口问道：“他跟您是亲戚吗？”老妇人的眼眶里涌出了泪水。随后，她便把详细情况向我诉说了一遍。原来，昆达妙是苏都妙和吴南达的私生子。苏都妙是吴南达的姨表妹，又是他不公开的小老婆。为了培养儿子能上学，苏都妙便留在吴南达家里做了小，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吴南达虽然供昆达妙上了大学，但因为意见不同，父子一直不和。此外，吴南达又怀疑昆达妙与苏都南达在恋爱，便设法使昆达妙流浪在外，不许他回家。苏都妙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她看见玛妙米从房间里走出来，便停止了讲话，擦了擦眼泪下楼去了。

玛妙米换上了一件崭新的呢料筒裙。毛衣也都扣上了扣子。我把苏都妙、昆达妙、苏都南达以及吴南达的故事讲给玛妙米听。玛妙米很有感触，叹了口气说：

“我很同情年轻人哪！”

“这个老妇人也很可怜。吴南达是个大坏蛋！”

“倒也不能说他坏。因为在掸邦，一夫多妻很普遍。一邦之主的土司老爷妻妾成群，不知讨多少个老婆呢！那些头人、收税官、商人、老板、经纪人等有钱有势的人物，当然是三妻六妾多多益善罗！所以，娶上三、四个老婆的不能算是有什么过错。这

里，还有这么一句俗话呢，叫做：‘一个好汉一千个妃’。男子多妻已经是一种引以为荣的事情了。”

玛妙米凝神思考着。过了一会儿又说道：

“弟弟，你想想，如果是一个妇女找了许多丈夫，即使她有上千条理由，也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别说是许多，就是找上两个丈夫，那也会被人骂得狗血喷头，对吧？”

玛妙米说的与我们俩密切相关。如果吴吞温不死，或他跟玛妙米不离婚，那么我们怎么也成不了正式夫妻。如果一个男人要娶两个以上的女人，人们却可以谅解他，允许他。

不要说我和玛妙米成为公开的夫妻了，就连像现在这样私通，如果被人知道了，还不知会遭到怎样的辱骂呢！人们可以轻易地骂我们是世界上最卑鄙的人。而决不会有人设身处地为我们想一下，玛妙米为什么不贞？我又为什么越轨？

玛妙米的脸，像是蒙上了一层雾的月亮，阴沉沉的。以前，我从未如此可怜过玛妙米，现在，却从心里怜悯她了。

玛妙米沉着脸，发着呆，长长地叹了口气，显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惆怅不快的神情。我爱怜地看了看她，也长叹了一口气。在玛妙米的心里，必定是爱情与羞怕在激烈地斗争着。她的双眼又涌出了女人惯于使用的武器——眼泪了。

玛妙米站起身走进了房间。远处隐隐传来象脚鼓声和锣声。室外手提汽灯也发出了吱吱的响声。我感到，内心世界的轰鸣比汽灯的响声更加令人烦躁。在这样的時候，我们除了互相体贴，使对方得到温暖和安慰还能怎么办呢？

我独自坐了好久以后才走进房内。虽然汽灯不能照进来，但屋里并不显得很黑。玛妙米放下了蚊帐斜卧在床上。尽管我蹑手蹑脚地走近她，她还是知道是我来了。我撩起蚊帐，坐在她的身边。玛妙米忽地坐起来说道：“弟弟，你别来了。人家都要知道了！”我没有吱声，只是紧紧地搂住了她，脸贴着她的脸。

“弟弟，你好好考虑一下吧！要是楼下上来一个人……”

“刚才，见到你伤心落泪的模样，我的心都要碎了。姐姐，你跟吴吞温离婚罢！咱们俩公开结婚，就再也不用发愁了。”

玛妙米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一个劲儿地发着呆。我把玛妙米的头放到自己的手臂上，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的脸，说道：“好吗？姐姐，咱们公开吧！”玛妙米呆呆地瞅着我，像是不再发愁了，仿佛她已经被我的爱怜打动了。

我已不能满足于拥抱和相对而视了，开始拼命地吻着她。本来垂在床外的两条腿也移到了床上。这时，玛妙米猛然从我怀里挣脱了出来，站到了床下。

“要是让人家知道了可就糟了。弟弟，要是你真心爱我，就小心点。现在还不能说楼下的那个女人不会再上楼来。快起来，到外面去！”玛妙米说着便撩起了蚊帐让我出来。

我有点难堪，又很不甘心，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你真爱我吗？”

“当然！要不，我怎么会要求咱俩公开关系呢！”

“既然如此，那好，你就起来。”

我只好乖乖地出了蚊帐。

“这才对呐！你若真爱我，那么你的举动就要注意点儿。走，咱们到外面去！”

我十分扫兴地跟在玛妙米后面走着。嘴里嘟嘟囔囔地说道：“你得答应依不依我，咱们公开关系！”

“这事，以后再慢慢商量吧！”

“那你可别再愁眉苦脸的了！也别再哭哭啼啼的了！”

“行。我一定总是笑着。好了吧？”说完，玛妙米像哄孩子似地故意对我做了一副笑脸。我们来到了灯光明亮的房门口坐了下来。不一会儿，玛妙米下楼去了。我自我安慰地随手拿起一本佛经看着。

大约过了有半个小时，玛妙米手里拿着一个茶盘走上楼来。苏都妙手里端着炸豆腐和李子酱也跟着上了楼。我们边吃边喝边聊天，一直到登登她们回来。

对玛妙米来说，克制自己是容易的。她比我年龄大，已经结过婚，经历得多。而我却很难控制自己的感情。我还不到二十五岁。有的年轻人像我这么大时早已有了老婆，接触过女性了。而我在没遇到玛妙米以前，却从未与任何女人拥抱亲吻过。过去，我曾爱过温妮。但是，除了闻过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粉、香水、口红味以外就别无其他了。我跟玛敏妩确是到了超过一般朋友关系，差不多已是恋人了。我们俩常在一起，亲密相处，但也并没有达到接触肉体的地步。我跟玛钦娣曾经恋爱过，但那是在长辈们的监督下有约束的恋爱。

我跟玛妙米却不同了。我们在人们面前装作姐弟关系，在人们背后，却如胶似漆打得火热。长此以往，怎么可能做到把人前与人后两种不同的关系划分得那么清楚呢？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要求越来越强烈，极力想接近她。可是，她在良瑞期间却一直严守规矩。越是这样，我的欲火越旺。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是一味梦想着我们俩能过上公开的夫妻生活。

在向往这种生活的时候，我压根儿没想到有负于玛钦娣。至于玛敏妩，那就更不相干了。

我们在良瑞又住了一天，才到茵丽去。吴南达想尽一切办法为我们搞到了一艘快艇。在良瑞和茵丽湖一带，一共只有三条快艇。我们能坐上快艇真算是幸运了。

在快艇上，除了我们四个人以外，还有一个驾船的和去给我们干杂活的茵族青年盛格东。船刚一离开码头，我便问那个茵族青年：

“盛格东是你的小名吗？”

“是的，小主人。”他操着土瓦口音答道。

他叫我小主人，并不意味着是叫我小德钦党员，而是他们这儿对人的一种尊称。

“你妈为什么给你起了这个名字呢？”坐在玛妙米身边的登登问道。

“我们茵丽这一带乡村的人，几乎人人都喜欢看盛格东剧团的演出。有一次，正好在盛格东剧团到良瑞来演出的时候，我妈生了我。所以，就给我取了个盛格东的名字。”

他的话逗得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看来，戏剧艺术不仅对缅甸，就是对地处边远的掸族、勃欧族、茵族也有着同样的魅力。

快艇在平静的水面上箭一般地飞驰着。水面上行驶的独木舟纷纷给我们让路。不一会儿，我们便进入了茵丽湖。

一进入茵丽湖，许许多多漂在水上的“小浮岛”便一齐映入眼帘。茵丽湖面上漂浮的水浮莲及水草、杂物等漂聚在一起，越聚越大，旧的上面又聚上了新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这种小浮岛。茵族人为了固定浮岛不使其漂游，用竹子刺穿浮岛，把竹子直插到湖底的污泥中。随后，便在上面施肥种植蔬菜、水果等。于是，有的浮岛成了槟榔园，有的成了菜园。

茵丽湖水清澈碧透。刚刚从东方升起的太阳还没有散发出它的热力。空气显得格外清新。碧绿的水面上凉风习习，拂面而过，真使人万分惬意。玛秋坐在船头，静静地注视着水面。玛妙米和登登也都沉醉在这秀丽的湖光景色之中。

我撩水玩着，湖水很凉。登登也学着我的样子玩起水来。

我们先到了孟刀。在掸邦，它算个小镇子。据说，这里每周有一次集市。我们去的那天不是集日。街上有一些夫妻小店，还有一个警察所。

因为镇长到东枝去了，我们没有到他家去拜访。玛妙米对虫胶漆兴趣极浓，特意参观了该地的贮存虫胶漆的仓库、办事处等地方。她心里可能已盘算着向国外出售虫胶漆的生意了。

直到下午二时，我们才从孟刀出发去茵丽湖的湖心旅社。

湖心旅社位于孟刀西侧的一个浮岛上，是一座带游廊的孤零零的房子。

到达湖心旅社时，旅社里没有别的旅客。玛妙米说要安安静静地呆在旅社里休息。登登却嚷嚷着要让她到育马村去。因为那儿出产有名的手工织的茵丽筒裙和清迈筒裙。她们好像是早已商量妥了似的。玛妙米起初不肯让她去。后来，在登登再三央求下，只好同意她去了。登登、玛秋和盛格东他们乘快艇走了。看守旅社的门房也说有点事要办，要求跟着去趟育马村，请求我和玛妙米帮着照看一下旅社。

玛妙米和我站在旅社楼板上目送快艇离开浮岛。这里，虽说是个旅社，但实际上也跟茵丽湖中的那些浮岛上的房子差不多，是一种用柱子直插到湖底泥土中用厚木板建起来的高脚式小楼房。楼房的顶上，用整齐的竹篾条框住了茅草。房子四周摆了许多可以随时移动的花盆。旅社离其他浮岛和离湖岸都很远，它真不愧称为“湖心旅社”！

房子的西面楼梯尽头有张大长桌子，是个没经刨光的粗坯子。桌上两旁各有一条长凳。东面有两张竹床，竹床上铺着篾席和草席。

太阳偏西了。我们关上了西面的窗户，以便挡住阳光。光线和凉风从余下的三面窗户畅通无阻地进入屋内，令人精神为之一爽。

登登她们去的育马村座落在旅社的南面。我和玛妙米目送着她们乘坐的快艇远离而去。我们俩的眼睛虽然眺望着远方，身子却不由自主地挨近了。

玛妙米深深地叹息了一声，扭头朝我看了一眼。我朝玛妙米全身上下打量着，然后，我们又彼此互相含情脉脉地凝视着对方。玛妙米噘着嘴嗅了我一下，我笑着用目光逗着她。

“你笑啥呀？”

“太好了！连看门的都跟她们走了！哈哈！”

“瞧你这副样子！”

我把玛妙米搂到自己身边。玛妙米喜形于色地说：“瞧你这个没有笼头的小公牛！快去把那大门关上！”我放开了玛妙米，走去关门，把上下插销全都关上了。等我关好门去找玛妙米时，她已不在刚才的地方了。她正坐在床上，两条腿并靠在一起，上下抖动着，那样子像要哄小孩到她身上坐跷跷板似的。

我背对着门站着，眼睛直瞧着玛妙米。玛妙米也扬着脸看着我。两人都在以目传情，心照不宣。

“来！小公牛！”玛妙米张开双臂对我说道。

她嘴上叫我小公牛，眼睛却以爱怜的目光期待着我投入她的怀抱。她并不知道我可能会做出什么举动，而我却真的像玛妙米称呼我的那样，像一头发疯了的小公牛猛地冲上去搂住了她，使劲地狂吻起来。玛妙米此时也不管我怎样粗鲁，怎样发狂，随我任意摆弄。两性之爱，就像是河水被堤坝挡住了一般，一旦堤决了口，那本来就积聚着的巨大力量的洪流便奔腾而出了。

我们从良瑞带来了汽水和糕点。我打开了汽水瓶，分倒在两只杯子里。玛妙米坐着瞧我的动作。我把两只杯子并排在桌子上，看见一只杯子里的汽水稍多了一点，便又把多的汽水倒在另一只杯子里，使两杯汽水完全一样。

“喔哟！要这么匀做什么？弟弟！”

“这就叫做有福同享呀！一只果子一人半拉，半只果子也要各瓣一半儿……哈哈……”

“现在倒真是那么回事儿。可天长日久……”

我把一杯汽水递给了玛妙米，自己喝着另一杯，等着玛妙米说下去。但是，她既不接下去说也不喝汽水，双眼呆呆地望着湖水若有所思。

“天长日久就怎么啦？姐姐！”

“不想说了！”

玛妙米望着蓝莹莹的湖水出神。微风吹拂着她额前散开的柔软的短发。她只呷了一口汽水。我递给她饼干，她摆着手不接，依然凝视着水面。我吃过饼干喝了汽水便靠近她坐了下来。她睥睨了我一眼说：

“我看你还是去把楼门栓打开的好。”

为了不露一丝马脚，玛妙米十分谨慎。我走过去打开了门，又坐到玛妙米身边。这时，一条小船朝我们划来。船上站着一些人。不一会儿，就离我们很近了。仔细一看，原来都是站着用脚划船的船夫。转眼，他们又划到远处去了。

玛妙米神态安祥，只顾对着湖面出神。

“姐姐……”

“什么事？弟弟！”

“咱俩公开结婚好不好？”

“难哪！所以，我刚才打断了你的话。知道吗？”

“有什么难的呢？姐姐，你只要跟吴吞温离了婚，就跟我结婚呗！你要是真心爱我，那又有什么难的呢！”

“正因为我太爱你了，所以才说难办呢！”

“唉！要是真的太爱我了，那这么做是太容易不过了。对吗？姐姐。”

“听着！我给你讲清楚。我爱你，这是无疑的。从我这方面来讲，怎么着都可以跟自己心爱的人公开结婚。但是，如果光从我这方面着想那就太自私了。我必须得为你着想，才算是真正爱你。懂吗？弟弟，你知道，你还不到二十五岁呀！”

“我就是年方十六岁又怎么样？姐姐，你别再提年纪的差别了，好吗？”

“不，我不是想说年龄的差别。弟弟，你想想，你还不满二

十五岁，又聪明，又有学问，又有本事，是个大有希望的人材。你还是奔你的前程要紧呐！你这么个有前途的栋梁之材，要是娶了我，恐怕就会断送你的前程了！”

“怎么会呢？我听说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还娶过一个比他大十五岁的寡妇呢！他非但没有因此而影响前途，反而更加飞黄腾达起来，你知道吗？”

“你还是听我讲完吧！我要是个寡妇那就好办多了。现在要我去跟一个活着的丈夫离婚，然后再跟你去结婚，别人会怎么说呢？会说我们是‘生米煮成熟饭了’，准是没离婚前就勾搭上了，没法子才这么做的。这样，别人就会嘲笑你。说你是个与有夫之妇私通的奸夫。谁也不会为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们是在什么情况下这样做的。别人会围攻你，唾骂你，造我们的谣言。我怎么能忍心看你遭到这些奚落呢？我一心希望你成为一个前程似锦的堂堂男子汉，成为一个品质高尚的有名望的人物。所以说，你的要求是很难做到的。你要相信我的一片肺腑之言！”

玛妙米充满伤感的一席话，中肯而又亲切。我找不出任何一条理由反驳她。

“唉！难道就只好这么听天由命吗？姐姐。”

“听天由命是愚昧无知的人的办法。亲爱的！”

我不知该说些什么好了。这时，湖面上一条鼓乐喧天的船只喧闹着由北向南驶去。玛妙米把手中的杯子放在桌子上，对我说：

“听说这儿小孩做剃度仪式^①也用船，卖货也用船，干什么都用船。弟弟，你知道吗？”

“是的，还有人说出殡也用船呢！不过，有人说是把尸体用竹子夹住埋在浮岛底下。我看这种说法不一定对。”

^① 缅甸人习俗。凡男孩必须剃度出家当小沙弥一次，还俗后才能算成人。

“我也不知道这是真是假。唉！登登她们怎么还不回来呢？”

我们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望着南面的水波出神。太阳西斜，暑气渐消，湖面上又凉爽起来。

过了好久，我突然问道：

“姐姐，那么咱们以后怎么办呢？”

玛妙米惊讶地说道：

“什么？什么怎么办？”

“再往下去，我们该怎么办呢？”

“就像现在这么相处呗！弟弟，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别想得那么远。怪叫人心烦的！咱们只想到掸邦来怎么高兴就怎么玩好啦！我知道，你愿意更自由些。我已经有了个主意，保你可以称心如意，痛痛快快地跟我过上几天蜜月生活。”

“什么好办法呀？姐姐，好吧。我们暂且不去想将来，就先在掸邦……”

“登登和玛秋要去东枝。我不想去。因为那儿人太多了。我可以清静地休息一下，跟你一起到高佬去。等登登她们在东枝住上三、四天后，再到高佬来。然后，我们一起回仰光。”

“我们到高佬住在哪儿？”

“住旅馆。”

我笑咪咪地不言语了。玛妙米用食指戳了一下我的额头，说道：

“这下该满意了吧？我的小爷！”

我什么也没说，只用头顶着玛妙米的前胸。玛妙米双手温柔地扶住我的头。随后，我的头枕在她的腿上仰面躺了下来。就这么着，一直过了好久好久，我们俩互相看着对方的脸蛋，怎么瞧也瞧不够。

我们又在良瑞住了一天，事情就象玛妙米安排好的那样，登登她们去东枝，我们乘着吴南达的汽车来到瑞良，准备由瑞良到高佬去。在旁人看来，这些都是登登的计划。是她要我和玛妙米在高佬等候的。话都是从登登嘴里讲出来的。

高佬旅馆是高佬城中的一所高级旅馆。我们租了两间房，一东一西。其中一间是为了掩人耳目的。

高佬旅馆座落在比车站高出大约三百英尺的半山腰上。院子很宽敞，种着各色各样的奇花异草。四周是挺拔雄伟的松树。花园的下方有一条溪流。当周围静下来的时候，就可以听到小溪的淙淙流水声。

旅馆的每一间房间里都设有洗澡间。房内还有柜子、梳妆台、靠背椅等傢俱。平整宽大的床上铺着柔软的垫子，床单干净雪白，床上挂有蚊帐。松软而富有弹性的枕头不但没有异样的气味，而且好像还洒上了香水或花露水。墙壁是比草绿还浅的浅绿色。地板擦得油光锃亮。

我这一辈子还从未睡过如此高级的房间。房费很贵。但玛妙米并不在乎这点钱。

楼下有餐厅、会客厅、阅览室等。我们俩除了散步吃饭外，一概不下楼去。我们不想认识旅馆里的任何人，也不想让别人认出我们来。幸而旅客中欧洲人居多，这使我们更加放心了。

我们俩真像是一对出外度蜜月的新婚夫妻。要是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那该多好呀！我不想跟别人交往，不想与他人说话，只想与玛妙米紧紧地挨在一起，互相枕着胳膊睡觉，彼此窃窃私语。我们俩的话多得象流水，怎么讲也讲不完。无论是互相枕着胳膊躺着的时候，还是相互挽着腰坐着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漫步于花园，欣赏着五彩缤纷的蜀葵、大丽花、菊花、波斯菊这些花的时候，我们有多少说不完的悄悄话呀！我们手拉着手儿地走在恬静优美的小径上，纵然要上坡下坡，也依旧可以听见我们

的欢声笑语！

有一次，我忽然把枕在玛妙米胳膊上的头抬了起来，惊恐地说：

“姐姐，要是你怀了孕怎么办？”

玛妙米轻轻地把我竖起的头又拉回到她的胳膊上，说：

“别担心，弟弟！我已经想办法了，不会怀孕的。”

“什么办法？姐姐。”

就在这一问一答中，我从玛妙米那儿听到了关于女人的月经和怀孕之间的关系，以及女人的其它一些秘密。以外，还获得了有关避孕、两性关系方面的知识。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同一个女人谈论这一类问题。关于性的问题，我是很不了解的。父母是不会告诉我的。老师也不曾教过我。只有在我小时候剃度当沙弥时，我才从沙弥哥巴丹那儿听过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当我从玛妙米那儿听到了许多我们青年人从未听到过的事情时，我不禁想起了曾经主张要对青年人宣传性的知识的努大哥来。为此，我特别感谢经验丰富的玛妙米。

玛妙米到了高佬以后，打扮也与以前不同了。每逢外出，她总要戴上一副墨镜。她在仰光时，有时梳小抓髻，有时挽成飞机型的插梳高发髻。到了高佬以后，她却梳成不插梳的脑后髻。并且在发髻上戴上了黑网套。脸上也不抹黄香楝粉了，而是抹上了时髦的胭脂。口红不是抹那种天然的肉色，而是艳红艳红的。两条眉毛描得浓浓的。

清晨，我们要外出散步。猛一看到从房里走出来的玛妙米的这副浓妆艳抹的模样，我很惊奇。玛妙米今天还穿了一条呢料的长裤和塔夫绸短袖衣。

“姐姐，连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那就好。我是故意要让别人认不出我来才这么打扮的。”

“我真没想到你会把自己打扮成西洋人。瞧瞧，你现在这副

打扮，真像个洋人！你过去一定这样打扮过自己。我说的对不对？”

“我早就这样穿戴过的。你仔细看看这衣服和裤子，都已经
有年头了。”

“有多久了？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快详详细细告诉我。”

“别打听我的过去了，好吗？”

玛妙米停住了话，加快了脚步。我也快步跟了上去。我们俩都穿着皮鞋。我虽然没有再问起玛妙米过去的情况，但脑子里却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她跟吴吞温没结婚前，难道嫁过洋人吗？或者是因为吴吞温是位洋派头的人物，所以他们初结婚时曾经过着西方式的生活？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那天，在湖心旅社时，玛妙米曾经说过不要想得太过远，现在又说不要问起过去的事儿。那么说，我们俩的关系就只有现在才是牢靠的，现实的。我必须紧紧抓住这有把握的现在，充分利用它，不让它浪费掉。

一天下午，在高佬旅社的花园里，我把穿着黄皱纹绸筒裙和黄毛衣的玛妙米拉到开着一朵黄色大丽花面前说道：

“瞧，姐姐，黄色的大丽花多美呀！”

“真的，美极了！”

“我看这大丽花朵跟姐姐一模一样，又丰满，又有风度，又漂亮！”

“别捧我了。你再捧，我就要飘到天上去了。”

玛妙米哈哈地笑开了。但随后又收住了笑脸，面带忧色地说道：

“弟弟，你要想想，我是快到年纪的人了。我的这副容貌顶多也只能维持六、七年。到那时候就会像一朵花粉漂零，花瓣凋落的大丽花一样，它的风度，它的美丽也就会完全消失了。”

“唉！姐姐你真是的！那天你不是对我讲过不要想得太过远，对吧？”

“对，这样才好。来，咱们上楼去。我有点儿冷了。”

就这样，我们与世隔绝，忘记了过去，也不去想将来，在风景秀丽的掸邦，在茵丽湖畔的高佬旅社，痛痛快快地演出了一场爱情剧。时间不知不觉地很快过去了。直到登登她们从东枝回来了，我和玛妙米演出的这场正处在高潮中的爱情剧，才不得不收场了。戏算是停演了。但我们的精神似乎依然处于那种神魂颠倒、如痴如狂的状态之中，久久也恢复不过来。

五十四 做贼心虚

当我从高佬山嘴彬达耶高地经过迎马彬林区回到沙市平原时，我仿佛象一个刚看完一场夜戏而彻夜未眠的人一样，那悠扬动听的歌声、乐曲声还在耳畔回响，那婀娜多姿的舞蹈仍在眼前隐现。对这光天化日下存在的一切，我反倒似乎全都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了。就这样，我如醉如痴地回到了仰光。身子回到了仰光，可心似乎还留在掸邦。那瑞良车站惊飞起来的鸬鹚鸟的啼声，那野雉的婉转的鸣叫声，那与玛妙米缠绵的私语声以及她那呜呜咽咽的哭泣声等等，依然留在我的耳边，久久不能消失。

绿波荡漾、清澈如镜的茵丽湖；像决了堤的洪水般冲动的欲火；兴奋得发出异样光彩的玛妙米的脸庞；轻步漫游在鲜花丛中的生活；那一段如胶似漆共枕缠绵的情景，一幕一幕又在我脑海里不断重现。

我们在仰光车站分了手，玛妙米、登登和玛秋坐在来接他们的汽车上走了。我一个人留在车站门口，站在箱子和行李包旁呆若木鸡。甚至忘记了该雇一辆人力车。我茫然若失。既然一起欣赏过掸邦轻云薄雾的怡人美景；既然共同赞美过那艳丽多采的花

朵；既然同吃同住形影不离，一起共享过那交颈之欢，那么就应该同去同归永远在一起，再不分离，这才合乎常情呀！而现实却是如此无情，竟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这里，她却走了。她要回到那长年卧床不起的丈夫身边去了。而我，却不得不回到那室外是喧闹的电车、汽车声，室内天天都充满着煤烟味的杂乱无章的房间里去，不得不跟那些令人讨厌的同伴们生活在一起了。

我站在行李旁不知呆了多久。虽然人群、汽车、马车、人力车不断从我面前穿梭而过，可是这一切，在我的视觉里却好像并不存在。

“先生要车不？”忽然一个印度人力车夫站到我的眼前，把我吓了一跳。

“先生，您从哪儿回来呀？”

原来是我每天从报馆下夜班后，常常遇到的那位车夫。

“噢！是从上缅甸回来。”

人力车夫听了便停住了车，一面把我的箱子和行李往车上搬，一面对我说：

“先生，回家吧！”

“好。”

我既不拒绝车夫，也不指使他干什么。只是茫然地看着这个印度车夫。直到他把东西都放好，叫我上车，我才怅惘地坐到车上，听任车夫把我拉到他想拉的地方去。

路灯下，哥丁埃站在房前台阶上。他微笑着迎接我，并没有多说些什么。

算命大师吴德新不在家，看样子他在家里已经干了不少事了。供桌上放着青香蕉、生椰子，还有青烟袅袅的檀香柱。哥丁埃为我打开门，却没帮我拿东西。我自己把行李、箱子拿了下来。他咧嘴笑着，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怎么样？玩得痛快吧？这一趟你去了可有些日子了。”

我脱下了上衣，苦笑着答道：

“也谈不上什么痛快。”说着我便要去坐到那把唯一的躺椅上休息一下。哥丁埃却抢先坐了上去。我本来就疲惫不堪，这一下更弄得我心烦得慌。我垂头丧气地蹲了下来，从一个筐里取出了茶叶包和桔子放在地板上。

“你从掸邦带了些什么来呀？”

“我没带什么来！”

听了冷冰冰的回答，哥丁埃把头缩了回去，再也不开口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又说：“这桔子是别人送的吗？”

我忽然心生一计，便拿起一只桔子递给哥丁埃，说：“你吃吧！”

笑咪咪地瞅着我的哥丁埃，这时咧开大嘴笑了起来，嘴上说：“算了吧！”手却伸过来接桔子。他拿了桔子，人却没动弹，依然坐在躺椅上不走。我便又拿了一只更好的桔子给他道：

“你尝尝这个吧！这种桔子在仰光还吃不到。那儿也刚刚上市。”

这回，哥丁埃接了桔子便到房外台阶上去了。他一边吃着桔子一边欣赏外面的景色。于是我坐到躺椅上养起神来。一躺下就越发感到真像是熬了一夜没睡觉的人一样。我蜷缩在躺椅上一动也不动。街上驶过的电车声传来，使我又仿佛感到这是高佬的火车声；楼下的菜香味使我仿佛又嗅到了玛妙米身上的香水味。

我就这样恍恍惚惚地在躺椅上养神。一直过了好久，只觉得耳边尽是乱糟糟的噪音，慢慢地便什么也不知道了。

“噢，哥丁吞，你可回来啦！”随着语音传来了砰地一声关门声，把我惊醒了。我睁眼一看，原来是算命大师吴德新站到了我的面前。

“是的，先生！我晕车了，头有点昏沉沉的。”

吴德新从口袋里取出了一只小瓶子给我。

“你闻闻这个吧！会舒服些的。”

“没关系，先生！不麻烦你了。”

“这有什么麻烦？给你，闻闻它！然后再去冲个澡！”

我不好再拒绝了，便接在手里闻了起来。吴德新看到地板上的茶叶包和桔子便问道：

“这是要送人的吧！有给哥瑞佩老师家的吗？”

“有的，我带了好多‘雨前嫩尖’茶叶，每个朋友都要给一些。”

“给你敏叔留了吗？”

“留了。”

“佩老师的夫人杜组常来打听你回来没有。”

哥丁埃笑嘻嘻地插话道：

“那是因为哥丁吞在教玛钦娣书呗！现在她只好停了课。已经停不少日子啦！”

我一听见玛钦娣这个名字，心里就咯噔一下子。我不是有负于玛钦娣吗？但是，我顾不上想许多了。对吴德新和哥丁埃正在谈论的话题我也无法作出答复，只是一连串地打起喷嚏来。

打完了喷嚏，就照吴德新所讲的那样冲了个澡。果然，清醒多了。

我换了身衣服。吴德新在供桌边数着念珠。哥丁埃点着了工作台上的马灯，刻起图章来。我忽然想起自己还没吃晚饭呢！要是在平时，教完了玛钦娣，就在她家吃饭了。那现在去她家不是很好吗？再说还要把从高佬带来的礼物送去。

可是，我做贼心虚，无脸去见玛钦娣。玛钦娣是位纯洁无邪的姑娘，而我却是个罪过累累、卑鄙可耻的负心人。我辜负了最可爱的玛钦娣，而去和一个跟我年纪不相称，又有家庭牵累的有夫之妇玛妙米，干出了见不得人的丑事。诚然，我若不讲，娣娣是一点也不会知道。可我却不能轻易宽恕自己的过错。我也不敢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厚着脸皮去接近一个毫不知道我过错的

人。当然如果经历的次数多了也就可能敢于这样无耻了，软心肠可能会变成狠心肠了。

我正打算去夜市买点吃的。吴德新像放松了发条似的，把数念珠的速度放慢下来，对我说道：“哥丁吞，你要去那儿？”

“我想到夜市去走走。”

“到佩老师家走一趟吧！杜组早就盼着你呢！她常来打听你回来没有。”

“我打算明天去。”

“今天晚上去不好吗？要送的东西也正好一起拿去。免得东给掉一些，西给掉一些，到时候就没东西送了。再说玛瑞娣的身体也不太好……”

“什么？瑞娣病了？”

“是的。好久吃不下东西了。”

“好，那我立刻就去。”

看来，我不去她家是不行了。但愿不要跟玛钦娣碰上。

我拿了茶叶和桔子走了出来。伊乔的夜市很热闹。缅甸人开的槟榔店、理发店以及缅甸人的合作社比比皆是。这反映了当时缅甸民族经济力量已经很引人注目了。伊乔区的油炸瓢瓜饼素有名气，甚至外区的人也慕名而来，特意品尝这个风味小吃。

在去玛钦娣家的路上，我的腿似乎不像以往那样轻快自如了，变得沉重而呆滞，好不容易我才走到她家门口。见楼下除了一扇门外，其余门都关着。楼上传来匣琴声和一个女人的唱歌声。

我从开着的这扇门走了进去。药柜前面的竹榻上铺着垫子和挂着大蚊帐。屋内灯光很暗，蚊帐又是布做的，所以看不清蚊帐里有没有人。我估计生病的杜瑞娣可能就躺在里面。从楼上传来的琴声和歌声来看，杜瑞娣的病情还不很严重。我在上楼前故意咳嗽了一声，但是蚊帐内并没有一丝反应。

楼上有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在唱着歌。她中等姿色，嗓子很清脆，唱得很动听。弹匣琴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穿着缅式上衣的胖男人，一头浓密的乌发在头顶挽了个发髻^①，胡须又浓又密，仪表堂堂。佩老师弹着一把大弯琴。玛钦娣打开了歌本，小声地合着拍子唱着。他们都围坐在席子上。

……美呀美，惊人的美。

流星眼儿柳叶眉。

柔柔秀发乌又亮，

嫩嫩娇脸妩又媚。

华光照人赛明月呀，

莫非九天仙女下了凡，下了凡……

美呀美，惊人的美！

我没有走近他们，只是站在楼梯的尽头沉思着。以前我听过钦貌迎^②唱过这首歌。现在由这位女的唱，味道似乎大不相同。我觉得赞美女人的歌要由男人来唱才能唱出味道来。假如我会用钦貌迎的唱腔来唱这首歌的话，那么，跟着拍子唱的玛钦娣听了，心里会有什么反响呢？玛钦娣虽然没有歌中的九天仙女那种惊人的美貌，但也长得很讨人喜欢，她总还是喜欢听别人用诗来赞美自己吧！

我站在扶梯口默默想着这些，忽然感觉到有人走上楼来。当我回头一看时，听到婶婶压低了嗓子问我道：

“原来是貌丁吞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今天下午刚到的，婶婶，您这是从哪儿回来呀？”

“我就在玛瑞娣的蚊帐里呆着呢，看见你上楼来了。”

“瑞娣她怎么样了？”

“好多了。她总是惦记你，问你回来没回来。来，来，坐

① 缅甸古代男子的发式，现代已不多见。

② 缅甸著名电影演员兼歌唱家。

下！”

我把带来的桔子、茶叶交给了婶婶。走到离他们弹唱的地方稍远一些的靠近扶梯口的一张靠背椅子上坐了下来。婶婶把我送来的礼物放在桌子上，在我身旁的另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玛钦娣仍在轻声和拍唱着，一边向我膘了一眼。看见我回来了，眼里立即露出兴奋的光芒。我不敢和她目光相碰，因为我忘不了我犯下的过错。

“你都到了那些地方？”

“到了掸邦南部的良瑞、茵丽，高佬……”

“玩得很愉快吧？”

“也说不上什么愉快，不过增加点见识罢了。”

“临走前为什么不事先告诉我们一声呢？”

“这事决定的很仓促，所以……”

我沉住气，装出好像是为了一件秘密工作，冒着生命危险而外出的样子随口回答说。

“唉！你们的政治真是没完没了！”

我低下了头，再不敢看婶婶的脸，也不敢朝玛钦娣那里看。

“只要我们没有获得独立，事情总会一桩接一桩发生的。”

“你这次出门有伴儿吗？”

我正在寻思恰当的言词回答时，那边又换了一支乐曲。这是首“暹罗曲”。这首歌曲如果用套鼓演奏一定会更加优美动听。

海鸥双双飞呀，
展翅傲蓝天。
鸳鸯对对游呀，
戏水绿波间。
南飞北翔百鸟啼，
雄呼雌应情缠绵。
飞过高山越大海呀，

比翼高歌到彼岸。

我正一时编不出什么话来应付婶婶的问话，当我沉默的时候，刚好传来这阵引人入胜的歌声，婶婶以为我听歌听出了神，或是出于政治上的保密才缄默不语的。

鹤鸟寻食岸边行，
鱼雕随水觅鱼欢。
水天一色碧空尽呀，
思郎不见泪湿衫，
泪呀，泪湿衫……

婶婶站起身来到厨房去了。我瞧了一眼婶婶的背影，又低低地垂下了头。于是，那美妙动人的歌声，把我带进了这样一片景色之中：鹤鸟、鱼雕随水而觅食。河的这一边岸上是玛妙米；那一边岸上是玛钦娣，而挡在我面前的却是那一大片雾气蒙蒙的宽广的水面。

金色的故乡，金色的宫，
在迷雾中又重现，又重现……

“貌丁吞，你还没吃饭吧？”

这时，我才抬起头来瞧着回到我身边的婶婶。

“是的，还没吃。”

“走，去吃饭！”

我没有客气，要是我的妈妈见到我从远方归来，也会这样想办法给我弄吃的。婶婶把我拉到厨房的桌子边，她自己又到前屋去了，以便让我安心吃饭。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一个新来的女佣人。过了一会儿，前屋的歌声、乐曲声停止了。婶婶在请客人们吃桔子了。随后又听到她对玛钦娣说：

“娣娣，去问问你瑞姑，要不要吃点貌丁吞从高佬带来的桔子？要是她已睡着，就甭叫她了。”

菜和饭都是凉的，配上瓶装的辣椒酱倒很下饭，再加上那杯

热茶，似乎也帮着我把那冷饭和冷菜很快吞下肚去。

前屋传来了那位匣琴师和女歌手的告辞声，佩老师正在说要送送他们。

婶婶又回到厨房来了。

“你走时来个不辞而别，回来又来个突然袭击，所以只好请你吃剩饭剩菜喽！哈，哈……怎么样，好不好吃？”

“好吃，很香！”

婶婶又递给我一块让我饭后吃的椰汁糖糕，便又回到前屋去了。她们母女在前屋说着话。不一会儿，娣娣下楼了。

当我吃完饭走到前屋时，只见婶婶一个人呆在那里。她卷起了地上铺的席子，正在扫地。我不敢久留，生怕婶婶再问起我去掸邦的事。我又得去编造，又得要扯谎，这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我还不习惯于编谎话。另外，我心虚得很，实在无脸再和玛钦娣见面。

“我要回去了，婶婶！”

“噢，怎么现在就回去呢？噢，一路上累坏了，是困了想睡觉了吧！可是你总得看一看杜瑞娣再走呀，她们可能正在下面吃你送来的桔子呢！你的桔子送得很凑巧，可能对她的病很有好处。”

“那我跟瑞娣聊聊就走了，婶婶！”

我下了楼，楼下又多开了一盏灯，所以不像我刚才来时那样暗，显得亮多了。蚊帐依然是放下的。我走到蚊帐前道：

“瑞娣你好些了吗？”

“嗯，好多了……”声音从蚊帐里传出来。

我坐在蚊帐边上。杜瑞娣在里面说道：

“你这次出门，时间可真不短呀！”

“是的。要干的事情太多所以耽搁了。您这次生病是怎么引起的呀？”

杜瑞娣从里面撩起蚊帐：

“是天气变化引起的，拖拖拉拉一直没好。貌丁吞，进来说吧！”

我只好坐进蚊帐里面，杜瑞娣靠着枕头伸腿坐着。玛钦娣蹲在床头，撕着桔子瓣上的桔筋，细心地喂着病人。我在床这边，玛钦娣在床那边，我再不能回避她的目光了。从她的眼睛里，我可以清楚地看出，她一直是在盼着我回来。其实，凭心而论，我也并不是存心想抛弃玛钦娣的爱，而去追求玛妙米的。我一直深深地爱着玛钦娣，甚至一直强烈地盼望着和她发展爱情。

玛钦娣和我凝神相望，生病的杜瑞娣朝我们俩各瞟了一眼。我为了避免弄僵赶忙打圆场说道：

“娣娣，你好吗？”

“好，先生！”

这时，病人杜瑞娣故意板起一副面孔道：

“嗨！娣娣，你那一瓣桔子怎么还没剥完哪？这么一点儿一点儿地吊胃口，吃着还有什么滋味！”

婶婶和瑞娣约制着我跟玛钦娣的恋爱，使我们保持着有分寸的关系。既让我们相爱，又不让我们有什么过份的举动。

当杜瑞娣板着脸做出一副好像是生气的样子时，玛钦娣却当真害怕起来，赶忙慌里慌张撕着桔筋，并垂下了眼帘，满脸的不高兴。我既可怜玛钦娣又为她的纯洁无邪所感动。我在想：像我这样卑鄙可耻的人，难道配和这样纯洁的姑娘相爱吗？

“我要回去了，瑞娣！”

“嗯，好。你一路上太辛苦了，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吧。我吃完了桔子再喝一杯药也要睡觉了。”

我望了玛钦娣一眼以示告辞。玛钦娣却仍垂着眼皮只顾剥桔子。我便不再说什么，出了蚊帐。

“瑞娣，要我把门关上吗？”

“可能哥拉佩马上就要回来了。不过你要关就关上吧！”

我关上了门。

当我回到住所时，看到一辆汽车停在门外。一定来人了，不知是来找吴德新的，还是到别家去的客人。

进到房内时，不见哥丁埃。只见吴德新正在与一位客人在供桌边讲着话。那客人约有五十来岁的光景，胖乎乎的，白皙的皮肤，留着平头，穿着黑呢子上衣和褐色方格的料子筒裙。看样子，这人有点来头。

吴德新好像正在和客人说什么秘密的事。我感到不便接近他们，便缩手缩脚地走进房内，坐在自己的床上，一时不知干什么好。

吴德新道：“哥丁吞回来了，来，咱们一块儿聊聊！”

“甭，你们有事谈你们的吧！”

“你只管过来吧，哥丁吞！我们已经谈完了。”他转身朝客人说道：“长官先生，这小伙子跟波昂觉是同志，得了文学士学位。现在正在做编辑工作。”他又朝我道：“来，坐下！我正在和这位长官谈论大战的形势。哥丁吞你倒说说看，英国和德国谁会打胜？”

我朝这位被称为长官先生的人笑了笑，便坐下了。客人也对我点了点头示意。

“大叔，您的看法呢？”

“这很难说呀，现在是德国占优势。看样子，它将来也有可能打赢啊！”

“怎么，你们政府不是在说纳粹鬼子要败，而盟国必胜吗？”

“那是跟着王国政府的口气，表面上不得不这么说罢了。再说，缅甸又不负责军务，是由总督独揽军权，这你也是清楚的嘛！吴布首相所了解的情况也不过是报纸上登的那些而已。”

“如果光看报上登的消息，那必然得出德国必胜的结论。倘若这样，那他还怎么让老百姓去相信英国必胜呢？”看来，这位被称为长官的先生既无法反驳我的说法，又不敢支持我。这时，吴德新插话道：

“事情是这样的，哥丁吞！吴布是根据法律而当上了首相的。这样，就必须按总督的要求去做。你想，他除了讲总督讲过的盟国必胜，老百姓必须支持盟国的话以外，还能讲什么呢？”

“如果吴布诚实的话，他倒可以讲一条：我们没有军权不承担任何军事义务，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所以没有发言权。”

被称为长官的人听了大惊失色：

“这么说，不就会让总督先生过于难堪了吗？”

“这又不是故意去难为他，实事求是呗！在印度，国大党的部长们就公开声称：因无军权，不能帮英国的忙，宣布辞职。吴布要是胆量的话，也应这么做。”

吴德新把数着的念珠绕在手腕上说道：

“人家那儿是甘地，我们这儿是吴布。怎么会一样呢！况且吴布费尽了心机好不容易才弄上个官当，他怎肯轻而易举地辞职不干呢！”

“不辞职，也可以提出要求嘛！要求把国防部门的工作移交给制宪议会的议员。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缅甸有权参加盟国一方的军事行动。”

正在静静听着的长官，突然变得兴奋起来说道：“听说总督很快就会从缅甸人中任命一位国防部委员啦！”

“从议员中任命吗？”

“不，根据法律，不能从议员中任命。要任命一位总督看中的人，这个人不能兼任议会的职务。”

“这没有什么新鲜的！以前还曾有过暂时任命缅甸人为总督的事呢！重要的是要把参战权和国防部门的权力，移交给国家议

员代表。”

“这还早呢！要一步一步来。让缅甸人担任重要职务，这问题可就大啦！”

“那么，先生，如果请您出任国防部委员，您一定会接受的吧！”

长官先生像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了。继而又苦笑道：

“我可不敢妄想。一个小小秘书当国防部委员？不过如果真的发生了这种不可能的事的话，我也认为这对缅甸人是一种光荣，我当然要接受这个职务的。嘻……嘻……”

“您本人都认为英国不会打赢，那您当了国防部委员以后，还会去为打胜仗出力吗？”

俗话说：“小孩羞时哭；大人羞时笑。”这位长官大人不自然地嘻嘻笑个不停。过了一会儿，他才正了正脸色，说道：

“这……我们作为政府的官员嘛，”他看了看手表，“吃了人家的饭，就得替人家干！瞧，我们谈得还不错嘛，时间不早了，我得走了。先生，明儿一早早点来嘛！”他又转向吴德新说道。

“好的，你让车子来接我吧，我在佛塔旁等你。”吴德新回答说。

“在旁边的哪个门？先生！”

“堆塞池那边的那个。”

长官先生站起身。吴德新和我也都站了起来。长官先生对我说道：

“请问大名？”

“丁吞。”

“哥丁吞你们也记着点吧！如果英国被打败，德国打赢了，我也是会吃他们的饭，替他们干活的。不过，据我估计德国人到不了我们这儿。要来，也是日本人来。”

吴德新把长官送到了门口。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长官，神秘地说道：

“虽然还不知道将来结局如何，已经有点兆头了！”

那位长官一条腿已经跨出了门口，听吴德新一说，忙转过身来问道：“是什么样的兆头呀？”

“哥丁吞他们德钦党人不是常说：‘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这句话吗？你们想，称霸东方的日本国旗是太阳旗，正好应了那句话。这不就是预兆日本人要来吗？”

那长官先生听了肃然起敬，压着嗓子说道：

“可能正是这样。先生，别太声张了。还是小心为妙啊！好了，我走了。”

吴德新关上了门。我对吴德新解释的兆头，气得憋了一肚子火。我的这种不满很明显地流露在脸上，以至于吴德新关上门后转向我这边时，马上收敛了笑容，疑惑地盯住我的脸看着。

我们彼此对视着。过了一会儿，我才说：

“先生，您解的兆头太坏了。”

“为什么？”

“‘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的意思根本与日本人无关。意思是说就像太阳必定从东方升起一样，我们缅甸人独立自主的时代必定来到。先生，你那样歪曲这句话的意思，很不好。”

吴德新走到了躺椅旁说道：

“所谓迹象、兆头者，是指某些巧合的事情或类似的苗头，我们就拿过来解。倒底好不好，反正跟我们没关系。”

吴德新坐在躺椅上。我靠墙站着，眼睛直愣愣地盯住他，看了好一会儿才说道：

“刚才那位秘书先生干什么来了？”

“如果任命一位缅甸人担任国防部委员的话，那么，人们猜

想一定会从一个缅甸人秘书中任命的。这不是他的机会就来了吗？所以他到这儿来算算运气如何。”

“他在现政府中是哪边的人？”

“嘻……嘻，他一定在得势的那边。吴布和吴巴佩之间的矛盾现在是越闹越尖锐了。”

“最近情况怎样？”

“吴巴佩决定驱逐华侨富商胡友子出境。他是负责内政部的，有这种权力。”

“胡友子是什么人？”

“他贩卖鸦片，开设俱乐部，什么事都干。”

“驱逐这种人出境，那是好事嘛！”

“嗯。好是好，可胡友子和吴巴佩本来就有仇，一听说要驱逐他出境，胡友子马上就去投靠吴布。人们都说他是用金钱买通吴布的。现在吴布以总理的身份向内政部长吴巴佩接过了胡友子一案，把驱逐令延期了。”

“真是乌七八糟！”

“在这乱成一团的时候，还有人在坐山观虎斗呢！”

“谁？先生！”

“咖咙吴苏趁吴布和吴巴佩打架的时候，也插了一手，企图争当总理呢！”

“有可能吗？”

“咖咙吴苏可不像你们德钦党人认为的那样，是个无足轻重的家伙。他真还有点可能呢！”

我离开了靠着的墙，在屋里来回踱起步来。

“真乱，先生，乱极了！欧洲已经成为一片战争的火海。这场大火必将蔓延到全世界。在这种情况下，不去为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独立多想想，多干点事，却一味只顾寻找自己飞黄腾达，升官发财的门路。真是卑鄙透顶！英国帝国主义绝不会让我们去

打纳粹，让我们有自卫的权力的。他们只考虑怎样才能继续赖在他们的附属国不走。他们不想联合苏联去打纳粹，却阴谋使纳粹的进攻矛头转向苏联。苏联识破了这一招儿，所以跟纳粹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以便不使纳粹的进攻矛头转向自己这一边。当纳粹军队侵入波兰时，苏联把一九二〇年波兰占领的俄国领土收了回来。希特勒对这一举动非常恼火，但他毫无办法。苏联加强了自己的防御。后来英国利用芬兰煽动纳粹德国和苏联打仗。芬兰的傀儡政权甚至拒绝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所以芬兰与苏联打起来了。纳粹德国在苏芬战争问题上束手无策。英国人也没有任何办法。现在英国正处于困境。我们应该本着：‘英国人的困难，缅甸人的良机。’这句话的精神，想尽一切办法从英国人手中争取到独立。在这种有利时机下，不去争取独立，却一味图私利、谋官职，我讨厌这种人！我对这种人感到恶心！”

我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演讲起来，宣传我们德钦党人的主张。随后，我回过头来想看看算命大师吴德新的反应如何，只见他正合着眼，口中念念有词，一本正经地数着他的念珠呢！要说我这番话是对牛弹琴吧，也不合适，把一个数念珠的人怎么好比喻成牛呢？可是，我费劲地讲了这么半天，却对他毫不起作用。这使我很恼火。我斜着眼瞪了吴德新好半天，但他却一点反应也没有，连眼皮也没抬一下，只顾起劲地数着他的佛珠。

我把对吴德新的气恼全发泄到我的铺盖卷上了。把它咣当一声重重地摔了一下，接着又劈里啪啦地打起灰尘来。吴德新也真有功夫，压根儿没朝我看一眼，只是念珠数得不像刚才那么快了。

我放好蚊帐就睡下了。心里从对吴德新恼火，转而对政客们也不满起来。他们这些自私自利的家伙，忘记国家的独立事业，一心为自己争权夺利！非得打倒他们，由我们德钦党的青年当权才行。

我从对那些自私自利家伙们的气恼又转到对自己也不满意了。我在干些什么呢？当了政治家了吗？当了报纸编辑吗？从事政治活动了吗？脚踏实地地找个正经事干，好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了吗？不，这些都没怎么干，而只是干了一件实实在在的事，那就是与玛妙米私通。

啪啦！吴德新的念珠落地的声音把我的思路一下子打断了。看来，他已经进入了梦乡。我真羡慕他，要是我也能数着念珠睡着的话，那该多好啊！

终于，我也睡着了。梦见自己在高佬旅馆里，又一次投入了玛妙米的怀抱中。

五十五 秘密讨论会

我精神恍惚地过了许多日子。我的状况就跟传说中那种灵魂出了躯壳去见守宝女神的小伙子一样，终日里迷迷糊糊很想再去见见那守宝女神，但是又怕那句警句：“当心被摄走灵魂！”

我想到玛妙米那儿去，到谁也不知道的只有我们两个人的地方去生活，但是我又没有勇气。一方面怕别人捉我们的奸，加上私通的罪名，另一方面，我更怕再次有负于玛钦娣。

但是我能不能做到跟玛妙米一刀两断，永远忠实于玛钦娣呢？这，也做不到。我已经是一个在宝窟中探过宝，享受过财宝给我带来快乐的人。我无法制止住对守宝女神玛妙米如饥似渴的思念。

我这个如饥似渴地思念着玛妙米的不纯洁的人，不应该再去接近那纯正无邪的玛钦娣了。所以我愧见玛钦娣，就连到她那儿去教书的事也一直回避着。

回来后，我也没到报馆去上班，我讨厌透了这种工作。就像是乘过银帆金船后，再换乘烈日下泥土路上缓缓而行的牛车一般，饱尝了神仙生活乐趣的我，再也不愿去吃那枯燥无味，繁忙劳碌的苦头了。

就这样，我一直彷徨了好多天，无所事事。

我在彷徨，但是地球并没有停止不动，它依旧按照自己的运行规律不停地转动着。我在彷徨，可是希特勒却并没有止步不前，他为了吞并整个欧洲，正不顾一切地把他的魔爪伸向那些小国。日本的六百余万法西斯军队的刺刀正在太阳旗下闪闪发亮，而英国这头大狮子正张着血盆大口，伸出锐利的爪子监视着自己的猎物。深信英国的困难就是缅甸的良机，决心争取独立的缅甸英雄儿女们，正通过公开的，秘密的各种途径逐渐组织起来。如果我还这样独自彷徨下去，那么这个滚滚向前转动的地球就会把我碾成齑粉。

有一天，革命时期曾是学生领袖，跟我很熟的哥埃内气喘吁吁地跑到我这儿来，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说：

“找得你好苦哇！我的丁香先生！我去报社不知有多少次了，连甘马育也去过了，现在总算才找到你！”

“我到掸邦去玩了。有什么事？”

“明晚你来开个会，有个讨论会你一定得参加。”

“在哪儿？”

“仰大英文系和走读生休息室之间的草坪上。”

“喔，在草坪上吗？”

“是的。”

“什么时间？”

“晚上七点三刻之前，一定要到那儿。”

“那时已经天黑了。晚上那里连盏灯都没有，怎么办？”

“就要这么黑才好呢，故意选的这个时间，我的老兄！”

“喔，那么到底是个什么会呀？哥埃内。”

“叫它是讨论会也行，辩论会也行。”

“讨论什么事？”

“对采取武装斗争形式争取缅甸独立的问题进行辩论。会上赞成的和反对的两种意见将互相辩论。总共邀请三十个人出席，每个与会者必须参加讨论，提出意见。好，我要走了。这件事要保密呀！”

哥埃内讲完话还是气喘吁吁的。看他忙着要走，我赶忙拉住他说道：

“再呆会儿吧，咱们再聊聊。”

“不能呆了，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记住，必须准时到会，同时也不能叫别人去。”

“都有哪些人参加呢？”

“你别问了，丁吞同志。到那儿你自然就知道了。肯定有的人你不认识。”

哥埃内说完就走了。我跟哥埃内分手的时间并不太久，但感到他变化很大。再也见不到他那种插科打诨的滑稽的模样，他变得沉着老练多了，已经不是一个大大咧咧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小伙子了。他的眼睛就像那警惕的乌鸦眼睛，时时刻刻都在搜索着一切可疑之处，以防万一可能出现的敌情。

但是，他并没有用这种眼神看我。他一点也不担心我会拒绝他的邀请，他是信任我才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秘密活动的。

说实在的，还真亏得他的邀请，才把我从彷徨中拯救出来。第二天晚上，我到了约定的地点。因为时间还早，我便沿着大礼堂周围小径散步，等约定的时间一到，我便从办公室区朝走读生休息室方向走去。来到草坪，虽然天还没完全黑下来，但已经看不清对方的面孔了。有五个人比我先到。走近仔细一看，有哥吞新和哥埃内。他们没对我说什么，只是用手示意我坐下，草坪上

什么也没有铺，上面已落满了夜露，湿漉漉的。我刚刚坐下，从各个方向又走过来一些人，有的人还是从物理系那边走过来的。我们彼此之间费力地辨认对方的脸庞，正像哥埃内说的那样，有我认识的，也有我不认识的。我认得的人都是在一三〇〇运动中并肩战斗过的同志。

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倒不是因为担心害怕，而是会议的重要性与周围黑暗宁静的环境，造成了十分紧张的气氛。开始，大家都小声地说着话，严肃认真，怀着高昂的革命激情，热烈地讨论着。那气氛就像是在黑暗中掂着脚尖，走向一个谋杀案出事地点去那样，紧张而又热切。

哥吞新为辩论会作了开场白：

“我们就武装斗争条件是否已经具备问题进行讨论。讨论要有提议者，也要有反对者。大家讲话时要小声。但每个人都必须发言。谁是提议者谁是反对者，我们事先没有安排。”他又说：“好，谁先当个提议者？”

我们彼此看了一眼，在黑暗中看得不真切。虽然能知道对方是谁，但却观察不到对方的表情。

哥吞新接着又说道：

“来，开始吧。总要有人开个头嘛！”

用不着怎么催促，也没等多久，一位跟波昂觉一起在秘书厅前挨过打的学生领袖哥拉棉当了提议人。他提出了不仅武装暴动的时间已经到了，而且条件也具备了的意见。他说，在帝国主义之间发生战争的时期，英国已陷入困境。英国的困难就是缅甸的良机，英国的敌人必然是缅甸的朋友。过去的革命斗争经验已经证明英国不会心甘情愿地平心静气地把独立恩赐给我们。在上一次的革命运动中，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非暴力手段，再没有别的方式可搞了。人们已经认识到现在只有举行武装暴动才能解决问题。而这种认识就是我们举行武装暴动的条件。

哥拉棉心平气和地慢条斯理地讲着，声音很小，大家都很注意地听着。这跟其他辩论会大不相同，演讲中既没有幽默的语言，也没有添加很多华丽的词藻。

哥吞新说：“好，谁来反驳？”

我既想支持又想反对。对呀，只有武装暴动，才能从英国人手中争得独立。现在正是武装暴动的最好时机。但是，怎么去获得武器呢？过去在甘马育住的时候，不是曾经想依靠德钦丁基来取得武器吗？幸亏哥觉的提醒才没有上那个与警察有来往的德钦丁基的当！

哥吞新说：“来，大家别把话藏在心里。讲讲自己的想法，可以展开自由讨论、辩论。”

大伙还是沉默不语。看样子要反对是不容易的。那么是不是大家都同意了武装暴动的提议了呢？

等了一会儿，哥埃内说道：

“我反对这个提议。请允许我作一点具体解释。”他的请求不只是向哥吞新一个人提出的，也是向大家提出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哥埃内会反对这种意见。在我心目中，他一定是一个坚决站在认为可以举行武装暴动的主张这一边的人。

哥埃内解释说：“我赞成‘英国的困难，缅甸的良机’这一口号，但是我不接受英国的敌人就是缅甸的朋友这一观点。英国的敌人德国，以及不久将会变成英国的敌人的日本，也都是帝国主义者，都是很凶恶的法西斯。他们强占了别国，所以说，英国的敌人不能成为缅甸的朋友。”他说，他也不能同意再没有比上一次群众运动更大规模的非暴力的群众运动方式这一论点。他指出：上一次运动中，群众是在没有经过坚强而严密的组织情况下参加的。农民和工人还没有严密的组织，连领导运动的我缅人协会组织也还不够严密。所以，要做更多的组织工作。如果能够形成强大的群众运动，又在有严格纪律的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下，那

么运动就会比上一次规模更大，也会取得更大的胜利。武装暴动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取得武器就很困难。就算是有了武器，还要学会使用，还要懂得战略战术，懂得军事才行。我们只是有武装暴动的愿望，还不具备武装斗争的本领，所以暂时还不能搞武装暴动。

哥埃内发言后，又有一些人出来发表反对意见。反对意见的论点论据也比较充分。而赞成的那一方也提出了更多的理由证明他们的论点，反驳对方的论点。在互相争辩中，嗓门难免越来越大。哥吞新只得不断地提醒大家。有一点是明显的，那就是大伙儿都对讨论的问题很感兴趣。我对双方论点都发言支持过。像我这种态度的人还不止我一人，也有别的同志为两方面都作辩护的。

总的来说，大家认识到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用武装斗争去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时机已经来临，人民群众已经觉醒，要去组织他们，要千方百计地去搜集武器，要巧妙地利用外国的援助。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如果可能，也应当接受日本方面的援助。

我们虽然在辩论会上明白了上述的道理，但并没有作出任何决定。哥吞新和哥埃内多次强调这次会不是作决定的会，只是个辩论会。看样子他们想根据大家在辩论会上的发言来观察每个人的政治态度，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对每个人分头联系，掌握说话的分寸，按情况分派任务。

我们不仅要加强公开的组织，如学生联合会、农民协会、工人协会及我缅人协会，还必须成立秘密组织。如果一旦获得了武器，就得进行训练，学会使用这些武器，学会打仗的本领，要研究军事技术、战略战术。德国纳粹在没有得到真正的武器以前，不是拿木枪进行过训练吗？

晚上十时许，会议结束了。散会时也是采取来时的那种方式，这边走几个，那边走几个，分拨分批，朝着不同的方向散去。

茵雅湖上的夜莺已经开始在飞翔了。大礼堂在黑暗的夜色中巍巍矗立，除了礼堂扶梯口的砖石柱上亮着两盏白瓷灯外，所有的灯火都熄灭了。贾德森学院的入门处也只剩下一盏大白瓷灯亮着。

夜风轻轻地吹拂着。

我和哥吞新、哥埃内一起经过大礼堂步行到了卑谬路，哥吞新点上了一支缅甸土烟，然后说：

“今晚咱们睡在哪儿？”

哥埃内说：“哪儿合适就睡在哪儿呗！”

我说：“我要是赶得上公共汽车就回城里去。”

哥吞新说：“恐怕公共汽车已经收车了。”

哥埃内说：“到学生会去睡吧！”

我们俩都同意了。

“那我们到茵雅湖去走走吧！”哥吞新提议道。

哥埃内说：“已经很晚了。”

我说：“晚了不怕。夜阑人静的时候不更好吗！可以遥望天上的北斗七星，又可以享受深夜的凉风给你带来的惬意。哥尔斯密^①在深夜逛了伦敦城后写的作品，不是倍受群众的喜爱吗？”

哥吞新说：

“那你也可以学学他嘛！在报馆工作如果钱不够花，不是可以写点文章来补充吗！”

我们来到了茵雅湖畔。夜空异常晴朗，满天繁星，闪闪烁烁，经过湖面折射的星光，依旧明亮耀眼。

哥埃内说：“哥丁吞想写小说的话，咱们就走上六英里半，到那种僻静之处去，可能遇上那些乘汽车来的那一对对恋人呢！”

^① 哥尔斯密（1730—1774）英国作家。

我说：“算了。他们是不想让别人知道才来这里相会的。咱们可别去写他们，免得暴露了人家的秘密。噢，我不想再在报馆干了。”

哥埃内问：“为什么？”

“干这种事不上不下的，工资太低，不能赡养父母。在这儿上班，就没时间去求学，也不能自由地投身于政治运动。还有，你们也是知道的，国际新闻倒不错，我可以把自己喜欢的新闻登上去。可是国内新闻就很糟糕，我们的报纸是和我缅人协会作对，是支持吴布和咖咙吴苏他们的，所以我心里很不安。想离开报馆。”

哥吞新说：“如果你不在那儿，他们还是会写那些文章的，不是吗？”

“那当然罗！他们不可能按照我们的意志行事。这跟我不在报馆没关系。”

哥吞新说：“那你就别去考虑离不离开报馆的事。你还想再上学吗？还想学点什么？老兄！”

“现在我不想上。那是过去的想法了。”

哥埃内说：“那是按照玛敏妩的指示去想的吧！”

我微微地笑了笑。

哥吞新：“现在呢？她的指示还对你起作用吗？”

“不，我早已跟她说过，在这一点上，我是不能如她愿的。”

“那么，工作和上学不能总扯在一块儿。老兄！你要搞政治，我们就希望你有一个正式的工作。今后我们给你任务，也要有职业做掩护。你当了新闻工作者，那警察就不会怀疑你了，而只有我们这种什么工作都不干的人才受怀疑。我们进行秘密革命工作，要把你当作联络站，通过你来跟我们的一些人进行联系。所以，如果你认为现在的工作不称心，那么就换个工作，但总得要有个正

式工作做掩护才行。”

星光和从湖面上反射出来的光亮使湖边小路依稀可见。北风开始刮起来了。

哥埃内：

“今年的冬天倒不算冷，是吧？”

“仰光的冬天也就是这样了。到了圣诞节期间可能比这会冷些。东枝、高佬现在已经相当冷了。”我回答说。

我带着眷恋的心情提起了东枝、高佬。与其说是讲给他们听，倒不如说是我在表达我的留恋与思念之情。我的话并没有引起他们过多的注意。

哥吞新说：“唔，既然一样是工作，那就找一个收入比编辑更多，而且更加自由的工作，当然就更好罗，既可赡养父母，又可支持我们。”

我一提起东枝和高佬，心里就不由得想起了玛妙米。我正入神地想着，听到哥吞新这么一讲，玛妙米的建议蓦地跳上我的心头。

“有一件工作，收入多，人也自由。”我说道。

这时两只猫头鹰嚎叫了一声，一前一后凌空飞去。

哥埃内道：“嗨，那太好了！哥丁吞，快想办法干吧！”

“是什么工作？”哥吞新问道。

“做生意呗！”

“本钱可不容易凑哇！”

“有人可以为我弄到本钱，哥吞新。”

哥埃内嘻皮笑脸地说道：“是你那位姐姐吧？”

“请允许我不讲出是谁来，反正本钱一定可以弄到。”

哥吞新说：“那你就再斟酌斟酌吧！你可以搞到本钱，工作起来又不比干新闻工作多花时间，还不受限制，那你就干呗，老兄！”

我没有再讲下去，而是沉思起来。一边担负政治任务，一边做自己的生意，这种前景是多么令人向往啊！但是如果用玛妙米的钱来做资本，将来还能把跟玛妙米的关系分得一清二白吗？还能从自己心甘情愿地与玛妙米一起干过的越轨行为中挣脱出来吗？那今后，自己又与玛妙米怎么相处呢？难道就一直跟她暗中私通下去吗？能够清清白白地保持姐弟关系相处下去吗？难道我就一直做一个毫无改悔的奸夫混日子吗？“奸夫”这个罪名一直像影子一样盯住我。一有机会，它就会突然出现，使我自惭形秽，压得我透不过气来。

我们谈论着。大家认为这场世界大战对英国的穷人是毫无好处可言，而对保卫大英帝国却相当重要，因为大英帝国可以为英国资本家带来好处。英国资本家和贵族们一边在皎洁的月光下聚餐，一边策划战争阴谋。我们沿着茵雅湖畔一边谈一边走着。后来又沿着大学校长路往回走。

哥吞新、哥埃内和我默默地往回走。不一会，忽然听到往水里扔东西的响声。我们朝着发出声音的方向看去，只见一男一女，从湖边急急忙忙登上了一只小帆船。帆船隐藏在朦胧的月光下。我们刚才并没有注意到它。更没有意料到此时此刻在这儿还会遇到人，所以十分惊讶。那一对男女也受了惊，他们也没想到，深更半夜在这里还会碰上我们这些外出散步的人。

那男的一手扶着帆蓬，另一只手从水中捞着什么往船上放。我们听到的声音就是把东西扔到船上去时，不小心掉进水中的声音。那女的一上了船就马上坐下来。女的好像是穿的短裙，男的穿着短裤。

船，飞快地划走了。很明显，他们是想迅速地躲开。

哥埃内说：“经常碰到这种人！”

我说：“划船俱乐部一向有男女举行月光野餐的习惯。现在这大概算作是星光野餐吧！”

哥埃内道：“偷吃的，偏偏被人发现了，多倒霉！”

哥吞新：“看样子像是一对情人。”

我说：“我想缅甸人大概不至于如此放荡吧！”

哥埃内说：“如果男的是洋人，女的是缅甸人呢？”

我说：“那女的好像穿着短裙子，头发也好像披散着。”

哥吞新说：“两个好像都是英国人。在欧洲战场上，穷人当兵，流血，卖命，死的死，伤的伤。而英国资本家、贵族们却悠然自得，热衷于举行星光野餐活动！”

阿瓦路和大学校长路上，所有的住户都熄了灯，连校舍的房间也都没有灯光了。有些夜读人都关上门，罩上灯在读书，悠扬的歌声和乐曲声也消声匿迹了。而座落在阿瓦路和大学校长路角的楼房，却还开着门。这些房间内的电灯光透过窗口，把四周照得雪亮。从里面还传出了收音机的乐曲声，嘻嘻哈哈的笑闹声，酒鬼的狂呼乱叫声，这些乱轰轰的声音破坏了寂静的环境。原来这幢楼房是马奇教授住的！

从敞开着的大门，依稀可以看到房间里面那些男女洋人纸醉金迷，寻欢作乐的情景。看不清他们是在打牌，还是在玩别的什么玩意儿？在我们缅甸人面前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神气活现的英国人，在他们自己人中间则露出了一副不顾体统、放荡淫乱的真面目。马奇的朋友大多数应该是教师，但是我们不能把包括马奇在内的以及他的那些朋友都看作为老师，只能把他们看作是永远要奴役我们的老奸巨滑的英国鬼子。我认为对那些洋老师的学问也别看得那么了不起，有学问的就呆在他们的自己国家里，教他们自己的青年了。他们现在到我们国家来，并不是为了给我们的青年传授知识，而是为了金钱、享受。所以有些德钦党学生甚至想要偷偷地揍这些洋老师们一顿。

我说：“领头要揍他们的是谁？我可不知道。”

哥埃内说：“怎么能告诉你呢！你是学习努力，尊敬师长的

学生，又跟洋人教师处得很熟，所以没人会告诉你。”

“这么说，哥埃内你可能就是这个头头喽！”

哥吞新：“不是哥埃内，是哥巴罕带的头。”

我们来到了学生会大楼。肚子饿得咕咕作响。可是小吃店早已关门了，我们只好饿着肚子。

因为要到会议厅里去睡觉，我们便去叫吴甘登给开门。吴甘登睡在理发店旁边的一张竹榻上。在叫吴甘登时，哥吞丁从理发店隔壁的商店里走出来。他是个主张彻底罢课不再复课的学生领袖。他开了一个杂货店，所以我们都叫他杂货先生哥吞丁。

哥埃内说：

“怎么样，杂货先生，还没睡吗？”

哥埃内跟着他进了店铺。他们俩人在里面谈了好久。谈的可能也是政治问题。吴甘登开了门，打开了电灯。哥吞新和我便上了楼。我们把会议厅里的长凳对接起来。吴甘登给我们送来了一个枕头和一条毯子。哥埃内从哥吞丁那儿，也拿来了一个枕头和一条毯子，叫我和哥吞新用。他自己却用书做枕头，把一幅帘子拿来当毯子盖着睡。

我说：“哥埃内，我枕书睡，你用这个枕头吧！”

“咳……算了。”

“不，你拿去用。这样才公平，总是让你吃亏，太不合理了！”

“嘿！现在，不是不公平合理，而且还很对我的胃口呢！我就喜欢枕硬枕头，盖花毯子，哈……哈……”

我拗不过他，便躺了下来。哥埃内也躺下了。哥吞新没有再说什么。当我这一次又到学生会大楼来借宿时，过去革命运动时的学生生活便又浮现在眼前，使我百感交加，感慨万分。

学生运动结束已经快一周年了。但是，当时斗争的热烈场面，仍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哥埃内朝我这边问道：

“哥丁吞，你睡着了吗？”这一问把我的思绪从回忆中唤了回来。

“还没有睡着呢，你想说什么？说吧！”

“我还想说，你老兄刚才提到的做生意那件事。你真的能搞到本钱吗？”

我没有立即回答。他的问题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以后才提出来的。我也必须郑重考虑以后才能回答他。玛妙米真的是想叫我去经商，不仅是希望我经商，而且希望每一个有学问的青年都能经商。至于本钱问题，玛妙米连自己的身体都给了我，难道还会有不给我本钱的道理吗？

“假如我做生意，本钱一定可以弄到手。”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你就去做生意，把助理编辑的事辞退了。如果你姐姐同意的话，那么你不如开个印刷厂，比做生意还合适。不用你去出什么杂志，你去接别人的东西来印好了。这样你自己就轻松些，可以多用点时间搞政治。同时，我们要印点什么秘密的东西，也就更方便更安全了。你看好吗？”

他的主意真好，我非常激动。

“好，这主意太妙了！我就照你说的办！”

哥埃内不出声了。过了一会儿便传来了他轻微的鼾声。我似睡非睡，眼前仿佛出现了一个火热的建筑工地，工地上热火朝天，我正指挥工人建造一个大印刷厂。后来，这个印刷厂为革命做了许许多多工作，革命终于取得了胜利。

五十六 谎话连篇

从东枝、高佬回来以后，我还是第一次见到玛妙米。

玛妙米的办公室里没有人，桌子擦得干干净净。显然，她的日子过得既清闲又舒适。我还没进门，她已隔窗望见了，我，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

“哎呀！小弟，这阵子你钻到哪儿去啦？”

“劈劈啪啪”的打字机声从公司职员办公室里不时地传出来。

“姐姐，我有事想跟你商量。”

“我知道，要是没事呀，你才不会来呢！对吧？”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今天确实有件特殊的事情。”

我在她的对面坐了下来，玛妙米一本正经地瞧着我问：

“什么重要的事？说吧！”

“我要像上次姐姐讲的那样，干一番大事业。我打算离开报馆，自己来干。”

玛妙米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显出一副十分惊奇的样子。

“真的吗？”

她不相信我，使我感到很委曲。于是，我没好气地回答说：

“这还能是假的？！”

随后，我又缓和地说：“要是姐姐能给我出点本钱，我就好好地干它一番，一定搞出点名堂来！”

这时，玛妙米满脸堆笑。她朝着职员办公室喊道：“吴巴贡，沙米在吗？让他买两杯雪糕奶来！”

“是。沙米听见没有？去买两杯雪糕奶！”屋里传来了吴巴

黄的声音。

然后，玛妙米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别着急，慢慢地说。”

“好吧！”

说着，她起身走到后面的盥洗室更衣处，那里是她的梳妆室。

我凝视着面前的桌子，心里估量着，要是我直接谈开印刷厂的事，她会给我什么样的答复呢？

我的目光落到了桌子上那张划满道道杠杠和乱七八糟数字的纸上。这肯定是玛妙米划的。她在思考问题或者跟经纪人洽谈生意的时候，手里总是习惯地拿着一枝钢笔，在纸上胡乱地写些数字和乱七八糟地划上一大堆道道杠杠。

我看了看放在桌子上的几张名片，都是些印度人的名字。什么兰·巴哈杜尔啦，格巴迪亚巴啦，巴布·利拉衍啦，安那摩奈·恰蒂亚啦等等。玛妙米在玛戈路上做生意，跟她打交道的人几乎全是印度人。当我看到有一张名片上写着：大同昂公司经理，硕士、大律师吴大同昂时，我一下子惊愕了。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发现，得了硕士学位的律师，又是一位缅甸人，居然也做起商人来了！我心想：吴大同昂这个人会是个什么样呢？

过了一会儿，佣人端来了两杯雪糕奶。玛妙米也从梳妆室里走了出来。她头发梳得溜光，脸上擦了粉，身上还洒了香水。

“喂，你喝呀！”

我把吴大同昂的名片递给玛妙米，意思是想提醒她一下。她曾经对我讲过，一定要有学习现代文化的缅甸青年人来做商人。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也是做生意的。”

“姐姐，他学了那么多现代知识还在经商，我很佩服。”

“是呀！很值得称赞！他家祖祖辈辈都是经商的。弟弟，你会开车吗？”

“不会，干什么？”

“你要是会开车，我想到茵雅湖那边去转一圈。”

“你的司机怎么啦？”

“没什么。你要是会开车，咱们就可以俩个人单独去散散心，兜兜风，哈哈！”

就是在昨天晚上，我和哥埃内等人曾讥讽过，开车到茵雅去的一对男女，也曾嘲笑过英国男女黑夜出去游逛和野餐的举动。可是，现在轮到自己能有机会双双出游时，却又感到求之不得了。

“是啊！我要是会开车，该多好哇！以后一定要学会开车。你看，刚才我谈的事怎么样？”

玛妙米的表情严肃起来，像一位女教师考问学生那样问我：

“你真决定要干了？噢，你先喝雪糕奶吧。”

她自己也陪着我喝起雪糕奶来。好像要试一试我的决心似的，她喝了四、五匙后说道：

“你再考虑考虑吧！”

我刚喝了几匙，一听这话连忙说：

“姐姐，我这个决心可是经过反复考虑后才下的。你还把我当成小孩子，是吧？”

“弟弟，我可没有！我怎么会把你当小孩子看呢！好吧！就算我给你出钱，你说说看，你想搞什么行当呀？”

我兴致勃勃地谈起我要开办一所印刷厂的打算。她一边听我讲，一边无所用心地在一张纸上乱划着。等我把我想建立印刷厂的打算全部讲完后，她便问道：

“你的厂建在哪儿？”

听到这问话，我愣了一下，因为我压根儿没考虑过厂子究竟要建在什么地方。

“以后我再去找吧。只要有了钱，就不愁没地方。”

“要是开办印刷厂，就得找个合适的地点。既要方便用户，

又要方便进印刷器材。对不对？”

“等我把事情搞出个头绪之后，再去选厂址。这些我都懂。你就放心好了！姐姐。”

“一部印刷机要多少钱？”

我听了又是一愣。心想，这些问题都是足以使我落逸的考题呀！

“我还说不好。”

看来，玛妙米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她心里好像在说，“真是一个可怜虫”。我在报馆工作，对印刷厂比较熟悉，我还曾经在一个报馆车间里的副领班家住过。然而，我对印刷机器的情况却一无所知，而且也从未打听过。

“你要是同意出钱，那我一定把这些问题全都研究一下，经过核算再详细告诉你。”

她什么也没讲。只是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雪糕奶。我再也不说什么，也跟着喝了起来。

“弟弟，我不愿意去干那些我所不熟悉的业务。”

她的回答使我大失所望。难道我的打算就这样变成泡影了吗？

“又不要你去干，我去干就行了嘛！”

“那有什么两样呢？我出钱你去搞，这不就跟我自己搞一样吗？我想你还是考虑考虑别的行业吧！”

我感到灰心失望，低下头呆呆地看着桌子。

打字的声音已经听不见了。女秘书和吴巴贡都已下班走了。只有几个佣人还在屋里打扫。有的抹灰尘，有的在关柜门。

当我抬起头来再看玛妙米时，她正脉脉含情地望着我。

“弟弟，你还是搞我熟悉的买卖吧！可以干的事情多得很哪！”

“哎，我不干，做生意的人最自私了，纯粹为了赚钱。只要

能赚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愿意。”

“唷？！貌丁吞，你仔细想想，做生意可不是为了升天。当然只有有利可图才去干的罗！这和忘我地搞政治可不一样。所以，我一开始就问你，要做生意，你下决心了没有？”

是啊！我很难反驳玛妙米的这些话，只能垂头丧气地坐着发呆。玛妙米同情地望着我。沙米进屋来拿走了雪糕奶杯子，把桌子擦了擦。这时，玛妙米的司机已经把车开到楼前在等候他的女主人了。

我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心中感到很沮丧。我有气无力地对玛妙米说：

“好吧，那我走了。”

“别，先别走！你陪我到大湖边去散散步吧！”

“不，我不去！一开始，我不就说今天是因为有事才来的吗？”

我既伤心又恼火，说起话来声音也有些颤抖了。沙米把一串钥匙交给了玛妙米就走了。

玛妙米像哄小孩似地说：“弟弟，你先别走嘛！你的事情没说成就要走？你就那么薄情？！”

我愈加烦恼起来，果真如此，那世界上还有谁比我更自私呢？要是玛妙米以为我爱她纯粹是为了攫取她的钱财，世界上就再也没有比这更令人羞愧的了。实际上，资金只不过是刚产生的问题。这一点我是敢对天发誓的！

玛妙米用异常伤心的语调问道：

“你说，弟弟，你说呀！只有答应你的事，你才愿意跟我出去，是不是？要不到的话，你就要恨我，是不是？你说呀！你别不好意思！”

我十分难过，心中像有一团乱麻缠绕着，眼泪也几乎掉了下来。

“不是的，姐姐！就是事情办不成，我也不会恨你。算了，只怨我的命不好！”

说到这里，我的声音也变得哽咽了。玛妙米似乎也被我感动了。

“我是一片好意。我对做生意比较熟悉，所以也希望你能干这一行。这样，我才能帮上你的忙。我并不是怕出钱才说这些话的。好了！起来吧。咱们散散步去！你的事以后再商量。你也再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做生意最好。”

玛妙米站起身来，我仍然坐着不动。

“反正我不想当商人，只想干印刷这一行！”

“你根本还没考虑就下定论，这可不对！好了，好了，你要是不恨我，就起来陪我去大湖散散心。”

玛妙米打开手绢，飘出一股冲鼻的香味。

我站起来说：

“我不想去散步！”

“那你想上哪儿？去看电影吗？”

“电影我也不想看。”我像一个孩子撒起娇来了。

玛妙米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说：

“哎呀！真难办！看来你是在恨我喽！好吧！那么你说！上哪儿去吧。”

我的气恼和不愿意陪她外出只不过是装装样子而已。其实，我的心早已被玛妙米这块磁铁吸住了。看来，她也是心照不宣，看透了我这一点。

“你说呀，想上哪儿？”

“我想回高佬旅馆。”

“你别说傻话了，晚上来吧。”

“上哪儿？”

“就来这儿！我把前门的锁下了，把那扇门虚掩上，前头有

只要你肯出钱，教我的人有的是！在没开业之前，我一定好好学习，让你问不倒我。况且，到时候还可以边干边学嘛！”

“好，下次你能回答我提出的所有问题，我就考虑投资问题。”

玛妙米是借口看电影从家里出来的。她假装去电影院，趁机溜到这儿来了。等到电影散场时，还得混到看电影的人群中去，然后再回家。

“你知道吗？我自从跟你相好后，才在家里撒起谎来。在这以前，我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

“我也是这样，不得不说谎骗人。在这以前，要叫我说谎，可真是比登天还难！”

“你对谁说谎了？”

我指的是对玛钦娣撒了谎。可是，对玛妙米我不能道出真情。

“我对一个朋友说了谎。上次去掸邦时，我就骗他们说，因为有一件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出差到高佬。”

“是啊，有些事在不能公开之前，就得撒谎。你我之间可要说真话呀！”

“姐姐，我是从来不骗你的。”

“我也从来不会骗你，你可以放心好了。”

就这样，我落入了左右说谎，难以自拔的地步。

可是，还有比我个人私事更加混乱和复杂的事情。那就是缅甸领导人之间的政治关系。

吴布跟吴巴佩为了胡友子的事情吵了一架，吴巴佩就辞职不干了。吴苏在他们两人的争吵中，坐收渔翁之利，威信更高了。于是，他就变本加厉地运用警棍，利用咖咙军疯狂地镇压我缅人协会的活动。吴巴佩和他的五花党成了反对党，巴莫博士穷人党的“温达努”们也都成了反对党。在制宪议会中，吴巴佩的五花党

宣布，不承认巴莫博士是反对党的领袖。包吞爵士在制宪议会上报告说：“政府从未做过不公正的事情。它比反对党的政治家们更加同情穷苦的劳动大众。虽然自己每月工资只有两千五百元，但实际上做了五千元的工作。”当吴巴莱说他不愿当部长。包吞爵士马上回敬道：“连议员的二百五十元的津贴费都照领不误的人，竟然说不愿意当每月两千五百薪金的部长，这真是自欺欺人！”

在一九三九年即将过去，一九四〇年就要来临之际，为了避免世界战火更加猛烈燃烧起来，各国更多的人出面调解。其中要算荷兰的女王和比利时国王最为卖劲。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也穿梭于伦敦、巴黎和柏林之间斡旋。他会见了希特勒，希特勒把停战的条件告诉了他。但是，英法是不能接受这些条件的。

美国为了帮助芬兰，正在组织志愿军，进行募捐，运送援军。但是，苏芬战争有迹象将要结束。有消息说，苏联占领了维堡市后，芬兰将接受苏联的和平条件。苏联的要求主要是，芬兰不许为进攻苏联的敌人提供基地。他们说，因为这是一项生与死的大搏斗，一定要赢得彻底的胜利。

尽管都在叫嚷，但都没有全力以赴地参战，只是在局部地区出现一些空战和海战。所以，从中调解的人尚未放弃努力。

英、美、法、挪威、瑞典等国都在竭力鼓励苏芬战争打得更激烈些，争取让国际联盟组织作出支持芬兰的决议。

五十七 “老公鸡的评论”

小吞：

好久不见了，有空你找我一趟好吗？到我宿舍来就

行。现在，我们考试已经结束，可以清晨外出散步，也可以下午进城去玩。只要你愿意，到哪儿都行。你一定争取来一趟。

小吞，为了取得优异成绩，必须拿出最大的毅力，这可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啊！不过，我对锻炼身体倒是从没放松过。

但愿你能按自己的兴趣锻炼身体，能有一个健康的体格。

敏姐

玛敏妩在缅甸文优等生班毕业后，继续上硕士班。我跟她已经好久没见面了。我接到这条子时，又惊又喜。当我跟玛妙米铸下了大错，陷入不能自拔的困境时，玛敏妩的信，就好像在一间密封的房间里吹进了一阵清风，令人轻松愉快。

我已经把建印刷厂的计划和所需资金的详细清单交给了玛妙米。她正在对清单进行审查，看看是否实际，能否赚钱？我迫切希望得到资金，恨不得插翅离开那跟我政治观点不同的报馆。那儿，一天到晚是翻译、翻译，翻译！我厌倦极了。地下工作者哥埃内也一再催促我赶快把印刷厂办起来。我也特别希望为了神圣的独立事业做出一些卓有成效的贡献。可是玛妙米却还在盘算着该不该出资金！

玛妙米用情丝把我捆得紧紧的，理智则要求我斩断这根丝线。我知道不管什么原因，通奸就是通奸！错误就是错误！可是，一到了实际，我就摆脱不了。我的日子是多么地难过呀！此时此刻，玛敏妩的信犹如一阵清风，吹开了令人窒息的我的生活的大门。

一清早，我就跟玛敏妩外出散步去了。

朝阳还没露脸，晨曦中，一切都显得是那樣的柔和、妩媚。和煦的清风从我们身边徐徐掠过，向茵雅湖边吹去。百鸟的啼

鸣，宛如一曲美妙动听的交响乐。

“哥丁吞，你从城里乘什么车来的？”

“乘头班车。我来的时候，路灯还亮着呢！”

话到此停住了。我们都被这美丽的自然景色吸引住了。在如此凉爽而又新鲜的空气中呼吸，在这般良辰美景中散步，竟不觉得自己在挪动着步子。湖边的沙子和鹅卵石是那样地惹人喜爱，让人舍不得踩着它走路。路旁的细草挂满了晶莹的露珠，散发着沁人的清香。

玛敏妩贪婪地欣赏着这绮丽的景色，顾不得看我一眼，她说：“说实在的，再没有比这大自然更美的了，是吧？”

“是啊！那么你作首诗，来描写一下这早晨的自然景色吧。”

“哥丁吞，我现在已经变了。以前还会凑几句诗，可是现在上过优等生班，对缅文研究愈多就愈不会写了。”

“喔？这太奇怪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呀！”

“不，恰恰相反，哥丁吞！书越读得多，越不会写。这是真的，看了古典著作我才知道文学是多么深奥的一门学问，我才懂得了不应该草率造句，贸然写诗。要赶上前人的水平，一般的智慧是望尘莫及的。以前我对诗歌的韵律一知半解，却自以为是。大笔一挥胡乱地遣词排句，还以为写下了不朽的诗歌。现在想起来真感到羞愧。要写诗，就要赶上古人的水平，不然就别写。干脆老老实实地保护古代文学遗产得了。”

“要按你这么说，哪儿还会有新文学呢？哪儿还会有符合时代的新创作呢？”

“要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这是对的。但是那种没有韵律，不按格调写的诗是要不得的。要是我写，就要严格地按韵律，格调争取达到前人水平。现在要写，又赶不上前人。所以我也不愿意当那种坐着挺好，一站起来才发现是个瘸子的人。”

“好，那么只有去保持古代文化遗产一条路罗！”

“是啊！”

“那么，你朗诵一下古代名人信乌达玛觉、纳瓦德、信丹科、那信囊、吴都等人是怎样描写这清晨美妙的自然景色的，好吗？”

“哎呀！你真是，连你都不理解我的心意。我约你早上出来散步，并不是想给你朗诵诗歌的。考试以前，我整天看那些作家是怎么描写的，哪段诗手法如何，某人的埃钦^①历史背景是什么等等，等等。唉！真是多极了。成天念呀，背呀，记呀，引经据典呀，把我都烦死了。我约你来，咱们随便聊聊，就是想换换脑子。”

“行了，我懂了。”

这时，从甘马育那边传来了一只大公鸡“喔喔”的啼叫声。

玛敏妖朝着鸡叫的方向说：

“都什么时候了，鸡还在打鸣？”

“听这声音，准是一只睡懒觉，晚起床，秃尾巴，光脖子的老公鸡。”

玛敏妖抿嘴一笑道：

“嘻嘻，你还真有点诗意啊，真该当一名作家去。”

“我想应该用实验文学体的诗歌来描写一下这只老公鸡。当然要用佐基^②的创作风格喽！比方说，诗人要讽刺一下晚起的公鸡。就要说一些这只鸡的坏话。说这只鸡是光脖子，秃尾巴。同时还要倒叙一下这只老公鸡当年是如何光彩夺目，显赫一时的。它那脖子上的羽毛如何可以与花簇媲美，如何令人倾倒。而那五

^① 埃钦，缅甸一种诗体名，意为摇篮歌。

^② 佐基，1908年生，原名吴登汉。缅甸诗人，文学评论家。实验文学运动的创始人之一。

彩缤纷的尾巴毛又是如何蓬松地披散着。它又是如何咯咯咯地追逐着母鸡，徘徊在它们身边。然后再描写一下它如何把情敌——另一些公鸡啄得四处逃命等等，等等。”

玛敏妖哈哈大笑起来。在她脸上我又见到了我曾经迷恋过的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甜美的笑容和那一对酒窝。

我们过了茵雅湖滨路，又往开巴基花园走去。初升的太阳已经把缕缕金光射到了树梢上。

“你接着讲你的老公鸡吧！”

“诗人描写了公鸡的过去，接着说道：‘老公鸡，你们互相啄呀斗呀，这是极端错误的。’老公鸡听了立刻反驳道：‘我们本来都是些家禽走兽，有什么好说的，你们人类之间还打仗呢，那不更坏吗？等你们有朝一日实现了停战，你再来教训我们吧！’”

“你的诗该起个什么题目好呢？”

“用佐基的风格，起名为‘喔！老公鸡’。”

“哥丁吞，你一味模仿别人不好。要用自己的智慧，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要按我的意思，题目就叫‘老公鸡的评论’好。”

“好，太好了！你看，那边便是咖咙吴苏的家了，这院子多漂亮！”

“他仍然住在这儿吗？”

“现在，他搬到前头去住了，在茵雅湖中一个半岛上有一座独门独院的洋别墅，那儿幽静极了！”

“听说，他以前并不怎么富有，是搞了政治才成了暴发户的。”

“听说他以前才是个三流律师。现在，他仍旧一手搞政治，一手搞经济，这才住上别墅的。”

“这跟你们差远去了！我跟你说过，你要取得法学士学位，你就是不听。”

“敏，这事咱们暂时不谈了吧！”

“好，你不爱听，我再也不说了。现在，正好说起来我才提的。我的意思并不是主张要像吴苏等人那样政治、经济一起抓。可是俗话说‘吃饱肚子才能守戒’。你也只有自己能独立谋生才能更好地搞政治。我就是这个意思。”

我无法跟玛敏妩争辩。但是心里总有些不服气，我说：

“敏，你讲的都是对的。可是不做任何买卖，甘愿忍饥挨饿，永远为独立斗争作出贡献的精神不是最崇高的吗？现在，的确已经涌现出许多抱着崇高理想的人。你看哥巴罕，哥昂山不就是这样吗？”

“他们不也要养活自己吗？哥巴罕已经结婚了，拖家带口还能不管家吗？为了谋生，去学会一门学问又有什么坏处呢？”对她的话，我无言可答，只有彻底认输。

“是的，我……我错了。”

我不是假装承认错误，真是心里话。玛敏妩没有因此而感到沾沾自喜，她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

这时，一位体态丰满的妇女迎着我们走来。我们停止了谈话，慢慢地走着。那女人是咖咙吴苏的妻子牡丹钦。她笑嘻嘻地跟我们打了招呼。我也回答说：“婶婶，您好！”

“好，这一大早，你们从哪儿来呀？”

从她微笑的问话中，我觉察到牡丹钦以为我们俩是有“那个”关系的。

“婶婶，我们出来散散步。一清早散步可好了。来往的车辆也少，太阳也不热。”

牡丹钦笑吟吟地说：“好，好，你们继续散步吧！”

我们朝前继续走着。

玛敏妩问我：“哥丁吞，这位大婶是谁呀？”

“咖咙吴苏的夫人牡丹钦，据说吴苏叫他‘玛米’。”

玛敏妩莞尔一笑，问：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学生运动时认识的。那时候，搞政治的学生常常到政治领袖的家里去，于是就跟他们的家属也认识了。”

“既然你认识吴苏，你劝劝他去，别用棍子打德钦党人不好吗？”

“敏，私人交情跟政治是两码事。他们这些人抓到了权力就对别人横加限制，进行迫害，这是必然的事。靠恳求是无济于事的。”

“听说吴苏也要像过去国王那样，举行耕田典礼，是吗？”

“是的。听说他还要到象征胜利的圣地走一趟。无非是举行一些典礼，让他穿上盛装，为他自己做做广告罢了。并不是真心诚意地要为农民做好事。”

“对农民是不是真有好处，我可没考虑过。既然要举行‘耕田典礼’，我就搜集了一些过去国王在举行这种典礼时唱的诗词，准备写点文章。”

“这是政府欺骗老百姓的勾当，我希望你最好别去参予。”

玛敏妩也没说什么，笑咪咪地听我讲着。我跟她讲政府制定的为资本家服务的土地规划的情况。政府从地主手中把土地赎买下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卖给无地的农民。这样，地主们能拿到资金去从事工业和贸易事业。无地农民也得到了土地。

玛敏妩道：“要真是这样，也不坏呀！”

“这根本实现不了。既不好也不公平。”

“噢？为什么？”

“政府没有那么多钱去赎买地主手中的土地。所以很可能要增加税收。而且，就算政府有这笔钱买土地，无地的农民也不可能从政府那儿买土地，因为他们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哪还有钱去买土地呢？”

玛敏妩楞了一会儿。

“等一等，听说你们向往的共产主义，就是把富裕的人降到工人、农民和贫民的水平。就是把人们的水平都拉成一样的主义，是吗？”

“不是！我们的主义是要消灭那种少数人得利而大多数人失业，遭灾受难的现象。要使一切人的生活都能得到提高。”

“人们的能力和作出的努力各不相同，能让所有人一律平等吗？”

“平等是指在政治权利上的平等。”

“据说你们的共产主义是和宗教对立的，是吗？”

“不，其实只有共产主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取得胜利，人们才能更好地遵循教义中那些高尚的训导。你没读一读红龙杂志上德钦努写的《我这个共产主义者》一文吗？”

“没有。”

“我给你找来，你只要读一读这篇文章，就会明白这些道理了。”

我们来到了慕阳岗时，身上都渗出汗来了。

“你还想绕到那边去走走吗？”

玛敏妩停住脚说道：

“咱们往回走吧，要是太阳升高了，天气太热就不好了。”

“好的，那咱们喝咖啡去吧。”

我们来到印度人开的小店喝咖啡。

公共汽车开始奔忙起来。

喝完了咖啡，我们从店里走出来时，看到细迈那边，有许多印度兵穿过卑谬路，中间还有一名英国中士，他们正在训练。看了这些，玛敏妩显得有些惊恐。

我们低着头，沿着马路旁的人行道，默默地走了好久好久。

“哥丁吞，战争会蔓延到咱们这儿来吗？”

“我想会的。”

“那可糟糕！是不是？”

“是的，这是一场灾难。可是，人们说‘英国人的困难，缅甸人的良机’。我们一定要趁此机会争取获得独立。”

“能获得独立当然很好。可是一想到发生战争，人们就要丧生，瓶瓶罐罐就要被砸烂，心情就感到特别沉重。”

“现在，西方国家的战争已经从原来的有节制、小规模发展成了激烈的大战。要调解英德的关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据说黑斯乘飞机到英国是为了协商英德两国联合进攻苏联。但是，这是徒劳无益的。法国必将全部沦入德国人之手。日本伺机以待，蠢蠢欲动，战争终究会有一个爆发点，这时东方也就会发生大战。日本在这边进攻盟国，咱们缅甸人也要有准备去打击英国人。”

玛敏妩似乎没听我说什么，她一言不发，只顾低着头走路。看来，一提到战争她就有点谈虎色变。

就这样，我们又默默地走了好长一段路。

“玛敏妩，咱们还到湖岸的堤坝上去吗？太阳可热起来了。”

“去吧，晒晒这温煦的阳光会使你更加健康。”

玛敏妩和我前后相随走着。她首先登上了堤坝，等我赶上后才又一起并肩向前走去。

“我还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什么事？”

“就是哥丹棉的事。”

哥丹棉是历史专业优等生班毕业后留校当助教的。他跟玛敏妩曾以普通朋友相交。彼此也像普通朋友那样通信。可是，不久前哥丹棉却一反常态，絮絮叨叨地要求玛敏妩对他报以爱情，并写信给玛敏妩，说他已经得了精神病，被送到理疗大夫那里检查。他还说医生吩咐一定要玛敏妩一起去才能治好。

“他死皮赖脸地叫我一起去，你说怎么办好呢？”

“得，等等。我得问问你。你难道一点儿也不能爱他吗？他学习又好，脾气也好，又真心地爱着你……”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根本不可能爱他！”

我故意逗她说：

“喂，你再考虑考虑嘛！敏，你再等下去可就要变成老处女喽！”

玛敏妩爽朗地大笑起来。

“我想翁姐、苏姐跟我都是命里注定要当老处女的。既然有了学问，就不能嫁给学问比自己少的人。碰到学历相当的吧，又想倒不如选个有钱的为好。另外，对我来说更有一层困难，那就是我从小就决定要选一个纯粹的缅甸人做自己的丈夫。绝不嫁给一个混血儿或是外国人。哥丹棉是一个混血儿，所以我不答应他。不然，像他那样的条件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这么说，你一辈子也不嫁人啦？”

玛敏妩对我瞥了一眼，转过脸去说道：

“我爱的人也不向我求爱，我就只好这么下去了。”

我感到一阵心酸，心里也砰砰直跳。这使我又想起了那次给她的信里用过的那几句诗：

纯真情意似海深，
却被无端乱疑心。
花枝虽俏蝶无意，
淑女非吾意中人。

我相信我便是玛敏妩心中所爱的人。但是，我没有勇气先开口，因为以前已经把话说过了头。

“玛敏妩，你心中已经有对象了？”

“要是没有，能这么说吗？”

“不知道是谁？”

玛敏妩睨视着我。这目光虽然不是生气，但却带有几份不满

之意。

“男女之间，总要先由男的先开口才对。所以只要我爱的人不先开口，你就甭想知道他是谁。好了，你懂了吧？”

蓦地，玛钦娣和玛妙米的身影突然都浮现在我的眼前。我怎么也张不了口来向玛敏妩倾吐我的爱情。

我的沉默一定使玛敏妩感到很窘。但是，似乎她又理解我的心情。她可能以为：我没有向她求爱，肯定还有别的深奥而又高尚的原因。

“对于哥丹棉，我该怎么办呢？”

“我去见他，就说是你派我去探望他的。只要有我一插进来，他一定会失望的。”

“这主意好极了！那你快去吧。”

“你放心，我今天上午就去。”

我们俩人心情都很兴奋，互相会心地望着，来到了大学授衔礼堂。

五十八 准备武装斗争

我缅人协会总部搬到了伊乔路，离我住的四十五条街很近，所以我经常到总部去玩。

十二月底的一个傍晚，算命大师吴德新坐在躺椅上捻着佛珠，刻图章师傅吴丁埃外出了。我站在房间前的阳台上，朝外面眺望，蔚兰的天幕下，西边地平线上的云彩散射出绚丽的光彩。

一会儿，一辆电车发出隆隆的响声从东边摇摇晃晃地开了过来，震得我们的房子直颤悠。这时，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到总部去玩玩。

“貌丁吞，你要到哪里去？”吴德新问我。

“师傅，我到我缅人协会总部去。”

“我说，关于佃租法问题真乱哪，听说到最高法院上诉的多极了！”

“是的，所以我们的德钦妙基支持吴巴温在制宪议会里的提议：把有关佃租一案交给有关地区，组成一个委员会，授权他们来解决这些问题。”

我拿起筒裙更换行装，表示不愿再谈这个问题。可是吴德新却接着说道：

“听说地主们都不喜欢这佃租法，说它加剧了地主与佃户之间的矛盾。”

“前天，全缅地主协会还在首都礼堂集会表示抗议，是吧？”

“是啊！主席吴拉基，提案人吴全登等人都是我的朋友。这样干等于是加深地主和佃农之间的矛盾。”

“师傅，正是地主们自己在加深这个矛盾。他们拼命收租，一点也不肯减让。他们有钱，可以到高等法院上诉。现在，地主们的会议决定要采取措施，将此情况捅到英国国王那里，一定要把这条法令反掉。您瞧，他们的这副奴才相表现得多么淋漓尽致呀。好了，师傅再见了！”

“貌丁吞，你再等一会儿走！我说，农民都是些老实人，全是那些政治活动家在挑动，提出什么减租减息……。”

吴德新简直跟地主们唱一个调，沆瀣一气。对此，我特别反感，狠狠地朝他白了一眼。

但是，吴德新根本不理会我的白眼有什么深刻的含义。

“你到总部去，给德钦党领导人讲讲吧，叫他们别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挑拨了。要不然他们会威信扫地的。”

我不能不反驳他这种说法，便走到吴德新面前，一屁股坐到他桌子边上说道：

“什么？德钦党人会威信扫地？你要知道，正因为德钦党人抓了佃租问题和其它农民问题，人们才更尊敬他们。我缅人协会的力量也因此越来越大。”

吴德新躺在椅子上伸了个懒腰，坐起来想分辩几句。我没容他开口便又接着道：

“你没看见报纸上登的吗？因为现在的佃租问题，缅甸全体农民都一致行动起来了。在彬文那，举行了有一万五千人参加的农民大会，抗议地主和政府压迫农民。他们高呼：‘争取缅甸的独立既不是英国人的任务，也不是部长的任务，而是我们农民们的任务’。在东吁，举行了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德钦山莱担任大会主席，德钦丹佩任秘书。会议抗议一条法律，该法律规定：‘如不缴清税款，政府将没收其土地，只有交纳五倍的税金才能再赎回土地’。大会作出决定：‘只能缴纳合理的租金’。在丹那平也召开了全区农民代表大会，主席由德钦山敏担任。会议对地主们就佃租问题向最高法院上诉一事表示了不满，对政府只给农民制盐权而不给出售权的规定表示抗议。他们决定要采取对立行动等等。我缅人协会总部的德钦丹东等人也参加了这次丹那平大会。可见，全国各地都行动起来了。你说德钦党人不受欢迎，这是事实吗？实际上，正是因为德钦党人替农民出了力，所以才受到了拥护！”

吴德新又躺到了躺椅上，口气软了下来，说道：“小伙子，这我可不知道，我们这些人不是政治家。不过是怎么想就怎么说。要是地主也能尊敬德钦党那就好了。是啊，我是想还是这样好，才这么说的。至于情况怎么样就不得而知喽！”

我穿上土布上衣准备出去。

“我说，你先别忙走。听说美国总统派他的特使到欧洲去调解，结束战争。你看有没有成功的希望？”

我原来背朝着他，听了他发问，又转过身子，可是，我根本

无心跟他多谈。

“拿您那洞察秋毫的眼光看一看嘛，您对希特勒的估计没有一点是对的！”

吴德新的脸色灰了下来。我这舌头可真比剃刀还快。

“再说，上次到您这儿来的秘书吧！我说的就是指如果任命缅甸人当国防部委员，他就能升官，来请您替他敬神的那个人。可现在问题是，根本没有任命缅甸人当国防部委员而是任命了一个英国人。”

“小兄弟，这些我也说不好。你先谈谈美国总统参与调解的情况吧，好吗？”

见到他那一副尴尬相，我又怜悯起来了。像他这样的人，只要有个人知道他底细的人，把他揭露一下，那他只有乖乖地听任摆布，而没有任何反抗能力了。

“据说，美国总统的特使对希特勒提出停战的时候，希特勒提出了五个条件。第一，要承认德国有权占有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国土；第二，英国要从斯堪的那维亚势力范围内撤走；第三，英国不得独自占领直布罗陀、马耳他、新加坡等地；第四，要承认德国有权把势力范围扩展到欧洲中部地区；最后一点是，要归还德国的殖民地。美国参与调解，不可能解决问题。”

“听说芬兰和苏联已经消除仇恨，将要停战了？”

“对，已经在协商停战了。看来英法是不希望芬苏停战的。他们把五百多架军用飞机和其它军用物资援助给芬兰，并说对芬兰寻求和平无任何意见，但是如果芬兰要继续战斗的话，英法将全力支援，原凯撒皇帝也……”

吴德新慌忙插话问道：

“是德国的原凯撒王吗？前天报纸还登他的照片呢！嗯？他说什么了？”

“凯撒说西欧人停战后，为了清除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必

须围攻苏联。好，再见了师傅！”

“去吧，快去吧！”

吴德新还是在房里捻他的佛珠。

我来到我缅人协会总部，已是上灯时间，大楼内灯火通明。

我一上楼，就感到情况有些异常。在楼梯脚那儿，放着的鞋子不多，楼内也很安静。

在门厅里，有一人在看书，还有一位正在伏案写东西。他也没有因为我的到来而停下笔。此外，还有一名党员正在抽烟。

这几个人中，只有那位写字的我有些熟，他的名字叫德钦觉盛。

我到 he 跟前坐了下来，他连头也没有抬，挑起眼皮看了我一眼，说：

“请坐！”

德钦觉盛继续写他的字。我就翻阅起手边的英文报纸。这是加尔各答出版的甘露市场报。在头版消息中，用黑体字印着：印度国大党不支持英国的备战行动，备战活动是维护英帝国主义制度的，该党决定要对当局采取反对措施。

正在写着字的德钦觉盛把一份油印的声明放到我面前，说：

“给你，你看看这个！”

这是一份工人协会的声明。声明说：工人们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组织起来，进行斗争。现在因为世界大战，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五十，工人的工资不仅没有提高，而且还要干得更多。在印度，工人们要求战时津贴的斗争取得了胜利。可是在缅甸，工人们还没有系统的组织起来。有人甚至干脆说不要组织了。全缅工人协会组织部号召工人们组织起来。并号召大家参加组织部的学习班。这份声明是由德钦觉盛作为秘书长签发的。

看完后我说：“这声明在报纸上不是早已登过了吗？”

“是的，已经登过了。”正在修改稿子的德钦觉盛说道。

我拿起了报纸，他接着问我：

“朋友，你叫什么名字？面孔倒是很熟，可从来没有机会认识一下。”

“我叫丁吞。在大学时期，咱们没有机会认识。”

“丁吞同志，我上大学不过是挂名而已，很少在学校，常在外面搞政治活动。”

他一会儿说话，一会儿又看他的稿子。

“德钦觉盛，你在写什么？是声明还是文章？”

“我正在写总部工人协会的月终工作总结，题目是‘一个月的战斗历程’。”

“你们的工作顺利吗？”

“相当顺利，开办了工人委员学习班，在克恼多火柴厂、甘马育罐头厂，工会组织已经扎下了根；制定了工人协会的章程；对仰光附近的工人作了调查；在制宪议会上，就沙廉石油工人拒绝领工资，举行罢工一事提出了质问，总的来看还是不错的。”

德钦觉盛把“总结”又先检查了一遍，清理了桌上的文件后，两手放到了桌子上，好象准备跟我好好地聊聊。

“你从哪儿来？”

“从住处直接到这儿来的。”

“那你有什么特殊的事情吗？”

“没有，只有到了总部才会碰上什么特殊的事情。哈，哈……”

“德钦丁吞，你到协会中来当一名脱产干部吧，好吗？”

“我想不久可能会来的。”

“嗯，好！形势也严重起来了。战争即将发生变化，印度的独立斗争也将进一步发展。”

“对印度国大党分裂，你有什么看法？”

德钦觉盛毫不迟疑地说：

“鲍斯领导的前进集团是进步的。他们认为甘地非暴力抵抗的主张已经不再适应目前的形势了。”

“可是，不管怎么说，团结还是很重要。我不赞成国大党分裂。”

德钦觉盛讥讽似地笑着说道：

“你还不懂得对立统一的关系。哈，哈……。你还有必要弄懂这样一个道理：只有矛盾才能前进。”

他说的话，我以前虽然听说过，但并不真正理解。然而，我又不愿意在不太熟悉的德钦觉盛面前承认这点，便岔开了话题。

“鲍斯等一伙人封锁一切反对他们的消息，这样做未免也太过份了。这就等于利用一部分人来限制自由写作。怪不得孟加拉的学者们纷纷起来反对他。新闻工作者的老前辈拉玛南德·查德吉，大科学家沙比西耶，哲学家沙拉达、克里希南等人也都很气愤。孟加拉全省学生总会也谴责说这是法西斯的行为。”

“是呀，我也认为在这件事上鲍斯做得太过分了。你对缅甸的出路派怎么看？”

“当然支持罗！因为这个团体是由德钦努、德钦昂山和我缅人协会执行委员亲自组织起来的。但是，因为镇压学生的巴莫博士也参加了这组织，所以学生们对它就有点不感兴趣了。”

“那时的形势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世界大战正在进行。我们按‘英国人的困难，缅甸人的良机’这句战斗口号去争取独立，就要跟一切愿意接受这一口号的人团结起来。所以我们让巴莫博士也参加了‘出路派’。要搞独立斗争，就得依靠各方面的力量，光靠我们国内还不行，还要寻求外国朋友的援助。这样，就需要有巴莫博士那样的人物参加。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当过总理嘛！哈，哈……”

这时，传来了一阵上楼的脚步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德钦拉佩。他是独裁者哥拉瑞的哥哥，我缅人协会总部的执行委员。

德钦拉佩走到我们旁边，把手上的三本书放到了桌子上。这三本书都是“战争与共产主义”。德钦觉盛朝书看了一眼，我的目光也落到了书上。原来作者就是德钦拉佩。

德钦拉佩什么也没说。摘下眼镜用手帕轻轻地擦着镜片。

“原来是你写的书出版啦？”

德钦拉佩慢悠悠地戴上眼镜，把书给了德钦觉盛，然后开口道：

“你写篇评论，投到那个报纸上去登一下吧！”

德钦拉佩正准备坐到另一张桌子那边去，正在翻阅书的德钦觉盛说：

“哟！你的书上还有费边社写的前言呐！嘻，嘻……”

德钦拉佩对这个“嘻嘻”的讥讽声并不在意。

前言是由费边社吴巴开写的。

德钦拉佩坐到桌子上拿起了笔写东西。这时，刚才在门厅里躺在躺椅上看书的人朝我们这边看着。

“德钦拉佩，你来一下！”

刚才我对他没注意，现在，仔细一看才发现这个人好像见过面。他矮矮的个子，黧黑的皮肤，身板壮实。还戴上了一副眼镜。德钦拉佩恭恭敬敬地走到他身边。

“德钦觉盛，这位是谁呀？”

“你没见过呀？他就是德钦妙嘛！”

“噢！对了。我都见过他两次了。可是，那时他在讲台上，我在台下，离得又远，看不真切，所以我才问你。在那次会议上，德钦妙关于国防费用的发言很好。他说：‘缅甸国防部只是为保卫英帝国主义制度而效劳，因此，缅甸不应该出国防费用。’”

“吴波梯讲的也很好，他说：战争之所以发生，跟缅甸没有任何关系。所以应该由英国议院支付国防费。吴巴底，吴巴迎等人的口气就跟二十一人党差不多了。不过是要要求缅甸人能在军事

部门担任要职。要求组织缅甸军。没有一点儿反帝的味道。你读读这本《战斗和共产主义》的书。德钦丁吞，咱们德钦党无论如何也不能支持帝国主义的战争。要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国内独立战争。”

哥埃内也进来了。

他没上楼，在楼梯口就对我开腔了：

“我到你的住处找你去了，他们说你到总部来了，我才追到这儿来。”

“有事吗？”

“你跟我来！”

快走到楼梯口时，他打了个手势让我等一等，然后同德钦拉佩悄悄地讲了几句，和我一起下了楼。在马路上，哥埃内朝后张望了一下，没发现有人跟踪，就对我说：

“你今天晚上跟我去开个会。”

“什么会？”

“人民革命党的一个支部会。”

“人民革命党？是吗？什么时候成立的？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是秘密建立起来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期间用武装斗争的形式去争取缅甸的独立。你还记得吗？在大学教室楼之间，有一次夜里进行过一次讨论会？”

“记得呀！我也参加啦！”

“那就是个开端。就在那次会议上，决定人选。同志，你也被选中了！”

我感到全身一震，血也好像一下子沸腾起来。这并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我突然面临一个特殊的，需要献身的处境。

哥埃内问道：

“你跟我去吗？”

“什么时候？”

“现在！”

“到哪儿？”

“你跟我走就是了！”

“好，只要你来叫，我什么时候拒绝过？”

我们在伊乔路口坐上了人力车。沿着蒙哥马利路来到登基市场。

澳伦比亚电影院门口人山人海。公共汽车、人力车、私人汽车、马车等各种车辆川流不息。刚巧又碰上下午电影散场和晚场就要开演的时候。从电影院里倾泻出来的人和争先恐后地往电影院里钻的人互相拥挤着。放映的影片叫《爱情的分享》，导演哥丁貌亲自扮演男主角，和两位女明星梅欣、梅敏合拍成的。但是，在“敦”电影院，观众却寥寥无几。那儿正上映英缅电影公司根据妙谬伦写的名为《迷茫茫》小说改编而拍摄的片子。

“哥埃内，你看过《迷茫茫》这部小说吗？”

“没看过，既然是妙谬伦写的小说，情节一定很有趣。对话一定也很优美。”

“那么，《进步》杂志上登的杜卡的小说呢，你看过吗？”

“看过，几乎每天都在看。他的小说很吸引人。文笔很好，寓意也相当深刻。”

“是的，咱们所希望的进步文学在缅甸文坛上还没有出现呢！”

“你不也差一点要成为作家吗？可现在却陷身在记者的生活中了。”

“好久没去报馆了。”

我们谁也没再开口，就这样一直到贡底宁点心公司。

“哥丁吞，叫你姐姐出钱建所印刷厂的事有眉目了吗？”

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才好。

这时，一辆汽车突然在我们坐的人力车前面停住。车夫好不容易把车煞住，才没有撞上。但是，由于车的手把一翘，把我摔了个倒栽葱。

哥埃内生气地咂了咂嘴，我对停着的那辆汽车瞪了一眼。只见一个英国佬和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混血女人从车上走了下来。我们气得恨不能上去揍他们两拳。

哥埃内说：“等着吧，总有一天会让你们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的！”

“前一阵子讨论国防预算时出现的问题，很有意思。据说，十三名英国军官一月薪俸就有一百三十万。而发给缅甸和其他军官的工资总数只不过十三万。他们就是用我们的钱，在我们的国土上作威作福，吃喝玩乐。”

“这些英国佬也快倒台了。德国在西边拼命揍他们。日本在东方也将加紧打击他们。”

我们来到貌杜雷路口，我的心又飞到玛妙米身边。说来也真巧，哥埃内又重新提起刚刚断了的关于玛妙米的话头。

“我说老兄，听说你能从你大姐那儿要到本钱，建所印刷厂，现在怎么样啦？”

我不得不答腔说：

“她说还要对印刷业作详细的研究。要算一算需要花多少钱，要知道确切的建厂地址，要了解送活的多少，以及从哪儿去接活等等。她要我去打听这打听那，事情太多了！”

“那么你去调查了吗？”

“正在调查呢！时间一长我都不想干了，真像做论文那样费劲！”

“其实你姐姐是对的，要干就得像个样，你就花点功夫去调查调查吧！”

苏格兰商场里冷冷清清的，商场大圆钟上和上面一层楼上的

灯光明亮，而下面的灯光却十分黯淡。这样微弱的灯光，只能使干坏事的人不敢轻举妄动而已。

过了苏格兰商场，我们看了一眼左边的木头房子，那是一座破旧不堪，年久失修的房子。

“哥丁吞，你来过这儿吗？”

“没来过，你呢？”

“应该说只有到过这里的人，才称得上生活经验丰富。”

“我宁愿生活经验不丰富，也不愿在人生的道路上蹉跎斗。我想，这儿是不会接受住院病人的吧？”

“不接受。只接受门诊病人。住院病人都送圆形病楼。妓女的生活很有意思，等以后一定让你也感受感受。”

“我可不愿意！”

“现在你嘴还硬，因为你还没有亲身体验。以后你可能沾上了连棍子都打不开呢！”

人力车拐向登基市场，市政局的洒水车正在路上洒水。

在永盛公共汽车站，我们下了人力车。正好汽车上已有很多人。我们用不着再等很久，汽车就会开了。

哥埃内一路上十分谨慎小心，不时地向后观望。临上汽车时还左右前后看了看，是否有人盯梢。

汽车上挤满了乘客，有看完电影回校的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还有不少从甘马育那边到登基市场来送花的园艺工人。他们装花用的篮子一层一层地堆放在车上。

经过甘马育警察局时，我回忆起当时住在甘马育时的情景，朝着我经常去玩的那些人家眺望，看看周围人们的动静。

我们在甘马育市场附近下了车，哥埃内迅速地钻进了市场南边的一条小弄里，我紧跟在他后面。在这条小弄里我们等了一会儿，注意看看是否有人跟踪。下车时，我们没发现有人跟我们一起下车，后来，也没见有什么人乘别的车追来。于是，我们便放

心地朝前走了。此时，我已经不知道自己到了哪儿。哥埃内领着我拐来拐去，最后，来到了一户有院子的人家。

我们上了楼，已有十五个年轻人聚集在那里，我能认识的总共才五个人。他们的脸上露着笑容，我也用微笑表示致意。我们互相都不提名道姓。那些我不认识的人可能都是德钦党人。到这里来的人都知道：在这次会上，不管是认识还是不认识，互相都不打招呼。但是我们大家心心相印，似乎早已互相认识。大家都将是同生死共命运的同志，都是为了祖国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人。

我们准备用武装斗争去革英国政府的命。现在会议就要讨论我们应该做哪些工作以及如何着手进行工作等等。

我们正在讨论，忽然有一个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他一边跑还一边不放心地朝后张望着，并用那种猜疑的目光打量着我们。一会儿，他笑了。我很惊奇，发现他竟是哥觉迎，我们从外表上看到的哥觉迎曾经是一位学生领袖，后来参加了印度文官考试，又到税务局当了个估价员。现在，他竟然在人民革命党的会议上出现，这使我们非常惊诧。

他招手把哥埃内和其他两个领导人叫走了，坐在一边悄悄地商量着什么事情。

后来，哥觉迎走了。

我们的会又继续进行。

有一部分领导人和青年将要派到国外去学习军事，他们将秘密向国内运送武器，其中大部分用飞机空投。但是，没有向与会者宣布谁到国外去。

我们要分头到各地去，组织人民革命党的分部，还要对党员进行秘密军事训练。争取武器一到手就能使用。学生们的钢铁部队和我缅人协会的自卫队都是可以公开组织的队伍。所以我们要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搞公开的军事训练，但有些军事知识还必须秘

密进行教育。

我在会上说：

“是否可以考虑对妇女同志进行军事训练，她们也都积极地参加了独立斗争。”另一位同志支持了我的意见。

“对！听说本漂附近农村我缅人协会创建了娘子军，刚一建立就有二百名妇女参加了。”

与会的同志们都眉开眼笑地听着关于娘子军的事，看来大家不仅对妇女们的这种战斗激情感到满意，而且也对娘子军这一新鲜事物感到好奇。因而，大家都异常兴奋。有一位同志问：“穿的是什么样的制服？”我说：“本漂娘子军是穿淡绿色上衣、红色筒裙。据说头上还扎着黄布包头。”

有的同志说道：

“哈，好呀，这还是三色制服呢！”接着我们又讨论了经费问题。想要革命，经费问题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去筹集资金，有消息说外国朋友将支援我们几十万元。

我们为自己的前景感到欢欣鼓舞。

在一三〇〇年革命时期，学生、农民、工人以及全体人民曾经一起奋斗过，震撼了整个英帝国主义的统治机构。如果当时有足够的武器和资金，我们肯定能彻底摧垮这个统治机构，将革命进行到底。

现在，英帝国主义者被德国人打得晕头转向，日本也将给英帝国主义者以致命打击。我们也将得到充足的武器和资金。

要打倒英帝国主义，争取我们的自由独立，难道还会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吗？

我心里油然升起了一股不顾一切，愿冒任何风险的激情。

会议快结束时，我说：

“派到国外去的人，是否就在我们这批人中间挑选呢？”

我发现其他同志也跟我一样，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

哥埃内说道：

“是啊！是要选的，但是得秘密挑选。谁去谁不去，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

大家随声附和道：“当然得这样挑选罗！”

我说：“让我去吧！”

哥埃内说：

“还不知道选谁呢！不过绝对不会选中你去。因为你在这儿还有任务呢！”

我很失望，我认为在国内绝不会有什么非我不成的任务。

“哎呀，我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任务呢？”

这时哥埃内一反平时朋友关系的常态，摆出了一副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姿态，把我叫出会议室，悄悄地跟我说道：

“你有重要任务，现在只是因为你还没有做出成效。另外，这项任务对你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人了。人人都知道，在搞革命时宣传工作有多么重要。秘密工作需要进行秘密宣传。在秘密宣传中，最重要的是要有地下印刷厂。在建立秘密印刷厂方面，我们中间再也找不出谁比你更合适的了。”

我只能沉默了。

后来，我们分头走了。由于已经没有公共汽车，一部分人回不了城了，分头住在甘马育。我和哥埃内只得到大学学生会叫醒吴甘登，让他为我们找个地方睡觉。

我们沿着永盛路走去。夜已经很深，从茵雅湖那边传来了阵阵半夜的鸡叫声、猫头鹰和凤头麦鸡的叫声。我们也考虑过到甘马育的敏叔家或者是到马车夫吴波钦家去睡。再不然就到炸瓢瓜饼老板娘杜龙丁和她的女儿妙吉、妙意家去睡。可是转而一想，深更半夜，多不好意思。所以，我们便朝甘马育警察局走去。

我们走过衬衣厂，迎面遇上了骑着自行车巡逻的警察。他们

一见我们便下车来盘问：

“喂！站住！什么人？”

我们老老实实地站住了。

哥埃内答道：“大学生，自己人。”

“什么大学生？深更半夜的！”

警察们仔细打量着我们。哥埃内眯缝着眼，嘻皮笑脸地说道：

“嘿，嘿……，哥儿们别见笑，在甘马育找个姑娘，可真比以前难多罗！”

警察们笑了，有一个警察说：

“嘿嘿……要我给你找吗？”

哥埃内答道：

“够了，谢谢您了。好，晚安！”

警察骑上自行车走了，我们也赶快走了。我说：“嗯，亏得你话来得快，才没挨棍子。”

“嘿，嘿，老兄，一个见多识广的人自然知道在什么场合应该说什么话罗！……喂，我说，看来你老兄跟你那位姐姐可有点不清不白吧？”

我的头嗡嗡作响，感到发胀起来了，一时不知说什么好，接着我拼命否认道：

“哎！你真坏！我们可是清白的呀！”

“她跟你是隔了几房的亲戚呀？”

“咳！你少管闲事！我可要生气啦！”

我真的生起气来。哥埃内说：

“好了，你别生我的气，不管你们俩清白还是不清白，我以后再也不问了。可是，你无论如何一定得把印刷厂办起来，你知道这可是祖国交给你的任务啊！”

我没作任何答复，只是在心里盘算着怎样让玛妙米投资，办

成印刷厂。我随着哥埃内一步一步地朝着学生会大楼走去。

五十九 情妇的“津贴”

晚上，风助雨势，大雨滂沱。

我来到玛戈路时，狂风已经停歇，雨却还在下着。电线被风刮断了，没有一盏路灯亮着，四周漆黑一团。

在这样的狂风暴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玛妙米能来赴约吗？我疑惑地来到玛妙米的公司。

大门像往常一样锁着。虽然刮了大风，公司的大招牌依然在原处挂着。我走到那块大招牌背后去推那扇门。门吱的一声被推开了，一道手电筒的光照在地上，是玛妙米出来迎接我了。这真是：爱情尤比盘石牢，风吹雨打不动摇。

房间里只有那只朝下照着的手电筒发着微弱的亮光。然而，玛妙米的笑容却能把大厅照得通明。今晚我来赴约，绝不是像一只灯蛾飞到她那微笑的灯火上来欢快地跳舞的。但是，玛妙米的笑靥早已拨动了我的心弦，我无论如何也抗拒不了她那微笑的魅力。

“我还直担心我的佛爷会不会降临呢！”

我抓住了她的双臂，含笑地看着她说道：

“别说是下雨，就是下刀子，我也不会失约的！”

我正想吻她时，她却躲开了。

“你别着急，我的佛爷。去，坐那儿去！”

她用手电筒朝一张大沙发照了一下，便去把门关上。以前这间办公室里没有这样的大沙发，不知是什么时候搬进来的。

我没有坐到沙发上，只是站在那里等着她，她没有把电筒关

掉，只把它放到地板上转向墙头照着。这样，在外面看不见，而在办公室里却能得到一丝微弱的亮光。

玛妙米头发上打了一个结，插上了一把梳子，发梢披散着。她穿着一条深兰色的上海绸筒裙。

我站在沙发旁边，一边打量着她，一边盘算着今天赴约的主要目的是要全面地提出开办印刷厂的意见。玛妙米要求了解的，关于印刷厂的详细内容，前一天我就给她了。今天就是要讨她一个回音。

玛妙米走过来贴近我站着说：

“坐呀！干嘛当立佛呢？”

我没答腔，只是痴呆呆地站着。玛妙米坐到沙发上。拉着我一只手，让我也坐下。我不好拒绝，只得坐了下来。沙发陷了下去，我的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向玛妙米那边倾倒过去，使我没功夫考虑先谈工作还是先谈情说爱，非得先向她作出爱的表示不行了。

可是今晚，我的脑际一直萦绕着办厂的事情。我期望着从玛妙米那里得到一万元以上的资金。有了这笔钱，我就能以印刷厂作掩护，一边接活，一边秘密地印制秘密宣传品。噢！还有，该怎么挑选可靠的排字工呢？糟糕的是都没定下来。让革命的学生从头学起吗？这就太久了。当我思忖着时，玛妙米突然把贴在我脸上的头抬了起来，站起来说：

“小弟，你今天怎么啦？”

我把飞出去的心收了回来。

“姐姐，没什么呀！”

“喔！有什么事你尽管讲好了，干嘛那么冷冰冰的？”

我无言以对，只是直视着前方。从昏暗中，我看到了保险柜上那只黄铜花瓶的形象。

“说呀！怎么啦？你要知道，你那种冷若冰霜的样子，使姐

姐的这颗心就好像被泡进了冰水中一样。”

我不知道这是她发自肺腑的真心话呢，还是为了让我改变现在这种生硬而冷淡的态度而故意作出的媚态？但是，她的话使我软了下来。我用失望而又难过的声调说：“姐姐，跟你讲也是白费！”

“咳！为什么会是白费呢？你说了我才能知道呀！怎么？你是不是另有跟你年龄相仿的新欢了？”

我感到，她是故意把我要讲的话题岔开，无名火油然而生。我气呼呼地说：

“咳！你别胡说了，你早知道我要讲的是什么！”

“哎呀，我的好兄弟！我可真不知道。”

“怎么会不知道呢？是我那事业问题，事业问题！”

我觉得自己的声音都有些发颤。玛妙米双手搭在我肩上，把我的脸转了过来，仔细地打量着我。在这昏暗的光线下，我清楚地看到她的一双眼睛。她的眼睛是多么迷人啊！我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说下去。我想，干脆什么也不讲，走人！

这时，玛妙米用带有伤感的声音说道：

“事业；事业，一见面就是事业！你干脆说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爱我了！你说呀！就这么说嘛！”

她的话语中带着泣声。如果亮着灯，我肯定会看到她那双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说呀！你讲明白了。就是这样讲了，我也绝不会看不起你。我也绝不会认为你是看中了我的钱财而故意向我表露爱情的。我对你的爱也绝不会动摇。说吧，你就这么说吧！”

她的话触到了我的疼处，我再也不能沉默了，我要竭尽全力来挽回我的名誉。

“姐姐，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嘛！我为什么要撒谎呢？你也知道我为什么要从事这项事业，我说姐姐……”

玛妙米没有答理，只是盯着我的脸。

“姐姐，你是不是真正爱我？”

她依然没有回答，只是看着我。

“你要是真爱我，就该听我的，就必须帮我实现我所想干的事业。”

我把玛妙米的手从我的肩上推了下去，准备站起来。玛妙米却拉住了我的双手。

“好了，我要走了。”我说。

“你先别走，你听我讲。”

我不得不又坐了下来。

“我是不愿意投资搞我不熟悉的事业的。现在先不管我熟不熟悉或是感不感兴趣。假设我拿出一万元钱，就算是专门为你而投资吧！这事情要是不告诉我那家里的哥吞温，行吗？我们干事情不可能没账本。虽然哥吞温躺在家里，可是他还是要看账本的。如果我把这事告诉他，他必然要打听你的情况。他要是对我们俩产生了怀疑，不就糟了？要是他知道了岂不更坏事！即使他不怀疑，也不知道咱们俩的事，我出钱让你办成了印刷厂，也会引起别人注意，咱们的事情不就全都暴露了吗？所以……”

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了。

“所以，你就不能帮我实现我的愿望了，是不是？”

我像断了线的木偶，一下了瘫了下来。她轻轻地把我扶起，靠在她身上。她不停地抽泣着。我这具断了线的木偶只是随着她的抽泣而活动着。

过了好一会儿，玛妙米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

“你要是以为我不爱你，才不肯帮忙的话，那我也只能忍受着你对我的误解了。”

我对计划全部破产而感到极大的失望。心里也感到很别扭，也不知道再讲些什么才好。是生她的气？还是可怜她？抑或讲两

句解恨的话？或是请求她原谅自己？

我们俩就这样呆呆地坐在那儿。地板上亮着的手电发出来的光也变成暗红色了。

为革命筹办印刷厂的事已宣告破产，交给我的任务没完成，我该怎么去向哥埃内汇报呢？

我从断线木偶的处境中挣脱了出来，坐直了身子。

“那好，我走了。”

我正准备站起来，玛妙米又拉住我的手，不让我走。

“等一会儿，你能原谅我吗？”

自从跟玛妙米认识以来，我从未生过气。现在我可真生气了。我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了，我自己好像是一只可怜的小虫，正在蜘蛛网中挣扎着，我要逃出这个险境。

“没有什么要原谅的。”

我想悄悄地把手从玛妙米的手中抽出来，可玛妙米却不肯松手。她拿起我的手在她脸上抚摸着，用哭泣的声调说：

“我知道你是不会原谅我的。你姐姐的遭遇太惨了。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命，怎么这么苦。唉！只有等哥吞温死了，一切问题才能解决。他死后你爱怎么就……”

我用手把她的嘴捂住了。虽然她敢讲这些话，可我却没有勇气听。她又哭了起来，把我的手挪开了。在蜘蛛网中挣扎的小虫，这时却无力再挣扎了。我又怜悯起她来，不得不爱抚地搂抱着她，安慰她，向她保证，我一定原谅她。过了好久，她才平静了下来。

“好了，姐姐，我该走了。”

“再待一会儿，我还有话要说。我想我可以从另一方面帮助你。你不是因为在报馆工作精神不舒畅，所以辞职了吗？我不想说你非搞什么工作不可，我只想帮你，让你选择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如果你什么也不干，我也能让你过得下去。”

我仍然拥抱着她，听她说些什么。

“你在报社每月工资是七十五元吧？”

“是的，有时可能多一点。”

“那么，我每月给你一百元，至于工作，你可以随便挑，不干也行。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任何困难。”

这简直是意外的收获。我从来没想到过这些，所以不知该不该接受。但是，一股年轻学者具有的那种傲气从我心中蓦地升起。我果断地拒绝说：

“不！我不要！”

“喂！你要不接受，我就认为你根本不原谅我。”

原来，我们俩坐得很近，现在我离开她远了一点。

“我不是说了，没什么要原谅的嘛！”

“小弟，我跟你讲，你要是不接受，我就有理由认为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站了起来看着玛妙米，她正望着我的眼睛。

“要是我不接受呢？你就要生气吗？”

“是的。”

“那么，你先别生气。我以后再决定。好吧，我走了。”

玛妙米默不作声，只是盯着我看。尽管是在昏暗之中，我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玛妙米脸上那不满的神色。

“我要走了，姐姐。你呢？还不回去吗？”

“你爱走不走，你甭管我了！”

我正朝着房门走去，听到她那气话，不由得停住了脚步。在她的话音中，我觉察到她并没有生气。只不过是佯装生气罢了。我回头望着她坐的地方说：

“外面的雨大概还下得挺大。”

玛妙米好像并不注意我，也不朝我看一眼，一言不发地躺在沙发上。

她是故意卖弄风情，还是真的生气？不管怎么样，这时，我连一步也离不开她了。我故意说了这么一句话，希望她能挽留我。

“这雨可真大啊！”

“雨大又怎么样？想走就走好了，淋湿了怕什么？”

“不走了。你想让我走，我偏不走了。”

我又快步走近她，一屁股坐到她的身旁，斜压在她的身上。玛妙米将身子和脸都转了过去。我嘻嘻地笑着，下巴搁到她肩上，脸贴到她的脸上。

……

那天晚上跟她分别时，我感到异样的别扭。要在以前，我会对整个世界感到快慰，回味往事，禁不住心头欣喜万分，而且还会产生无限的眷恋之情。然而，这一次却不一样了，因为我的事业破了产，心中十分难过。就好像一个爬竿的人，手刚够到顶端的奖品，一下子滑了下来，感到十分懊恼。青年人谁不想干一番大事业？我还想多挣些钱赡养父母，做个好儿子；作为一个爱国青年，我也决心要为独立斗争完成交给我的任何任务。这一切都归结到一点上：希望能把那事业办起来。可是现在，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这叫我怎么不懊丧呢？

我怎么去向同志们和哥埃内交待？以后我又该怎么办？我感到十分懊丧。

接受她每月给的一百元钱？这样好吗？这样一来倒是可以养活自己，还可以多少贴补家庭一些。也用不着去干什么别的事情，可以把一切时间拿来为革命事业工作，成为一名名符其实的政治家，而不用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分心了。

要是接受她的一百元钱，那么别人又会说什么呢？从道德方面来看，是否无可指责呢？我想别人是没什么可说的。我看是无可指责的。可是，倒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实在难以决定。找其

根由，就是知识分子的那种男子汉大丈夫的自尊心阻止了我去接受她的资助。

可是，那种自尊心并非顽石，日子一久，便逐渐动摇了。

我跟算命大师吴德新同住一间房子，每月要交一份房租。现在已经两个月没付了，我感到内疚和不安。此外，吃饭也成了问题，以前要是没钱，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到玛钦娣家去吃。现在不同了，因为我跟玛妙米发生了关系，自己感到十分羞愧，没有脸面再去玛钦娣家。再说，我已经不给玛钦娣补习功课了，更没有理由再到她家吃饭了。尽管我在经济上发生了困难，但是我也无心再回到报馆工作。翻译那些外国消息，我也感到十分厌倦。而报馆又是完全支持吴布，吴苏政府的，还刊登侮辱德钦党的文章。吴苏的咖咙军拿起棍子飞扬跋扈时，我们的报纸甚至还煽风点火，大加赞扬呢！

一天早晨，敏叔到我这里来了。我刚冲完澡，正在用毛巾擦头和脸，没注意到从楼梯口开着的门那边走进来的敏叔。

“啊呀！我还直担心能不能碰到你呢！”

不管我们离别多久，他的声音我是绝不会忘记的。

“哟？！是敏叔呀！一清早我是很少出去的。您请坐，请坐！”

我朝房间里唯一的躺椅那边走去，只见同房的刻图章的师傅正坐在躺椅上抽烟。他特别喜欢坐在那儿，连客人来了也不说让一让。

“喂，哥丁埃，劳驾，你让一让。”

“吴德新师傅哪里去了？”

“大概去拜佛了吧。天还没亮他就出去了。”

哥丁埃走到屋子后面的厨房里他搭的那个刻图章的工作台去了

敏叔出门或者从印刷厂回来，总喜欢穿着他那件深兰色的哔

叽上衣。由于经常洗刷，颜色都暗淡了。特别是缝线的颜色就更加浅了，针脚很显眼。他原来就是眯着眼的，今天早晨眼睛显得格外小，几乎变成了一条线。

我一边穿汗衫一边问：

“您现在还上夜班哪？”

“嗯，是啊！”

他说着便打起哈欠来。要是我办印刷厂，我就打算请敏叔当领班。何止是打算？我都已经跟他讲定了。建一座印刷厂要办哪些事情，要花多少钱等等还都是跟他商量的呢！

“您有什么事吗？”

“嗯，是呀，关于你的事情。总编辑还把我叫去问了。你已经旷工很久了。他们想知道你以后还去不去上班，是想辞职还是想干什么？如果你要继续干，还说要给你加薪呢！我想他们会给你加到壹百贰拾元。他们还说，要是你不干的话，就要另外找人来代替你了。你就快给他们一个回音吧！”

“敏叔，您就干脆告诉他们说不干了。”

“你的印刷厂就要开张了吗？”

“办不成了！”

“喔？是吗？”

我只说了一句话便沉默了。他感到很失望。

我痛心地说：

“给我出资金的人，从各方面盘算后决定不给我投资了。”

我没告诉他，究竟是谁曾打算给我投资。

“是呀，有钱人都是这样的，特别抠门，只有看到有利可图时才肯投资。”

“是的，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不管跟你多么熟，光凭交情，他肯定不会给你投资的。唯利是图是他们的本性嘛！”

早先我对这一点并不了解。现在跟敏叔聊起来才悟出这个道

理。玛妙米为了不投资，找了各种借口，甚至连怕他丈夫知道这一点也作为理由提出来。其实，比这更大的买卖，玛妙米都能随心所欲地干。如果她真想办印刷厂的话，一定会瞒着她家里的那位长期病号的。我坚信她之所以不投资的原因，完全是由于还没有十拿九稳能得到利润的缘故。

敏叔从上衣口袋里掏出小镊子，准备拔脸上的胡子。

“局势也不妙呀！战争正在进行，新的印刷机很难买到。旧机器一涨再涨。纸价也在涨。在战前一令新闻纸只要一元十安钱，现在已涨到三元十二安钱了。”

我坐到了房间里唯一的一张桌子旁的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发着牢骚。

“以后恐怕要比现在更糟！在西方，法国也快沦陷了。要是法国沦亡后，战争将比现在更加激烈。这么一来，西方运到东方来的商品也必然会越来越少。”

敏叔一边拔着胡子，一边闭着眼睛听我对时局的分析。

“你父亲来信了吗？”

“好久没来信了。大概他的希望落空后，也就不管我了。父亲老想让我当上大官。可现在这个愿望完全破灭了。”

“他给我来了一封信。我来也是为了说说这事。你父亲说：他不反对你当德钦党人了。”

“真的？他真不反对我当德钦党人了吗？”我喜出望外地问道。

“是的，你父亲让步了。他希望你一边搞政治一边从事感兴趣的职业。他不愿意你没有一个正经的职业去搞政治。不然你就会没饭吃，只能去当乞丐。另外，你妈特别嘱咐说：你要搞政治也可以，不过可千万别进牢房。希望你不要太冒险。”

我对双亲这样的关怀极为感动，更引起了我对他们的思念。我没说什么，在这时刻，我也说不出什么来。过了一会，敏叔继

续说：

“他们还让我到你这里来开导开导你，同你说说。唉！难哪，要说开导，只有对那些无知的人才有必要。你们都是些有学问的人，都会动脑子。至于说到因果、善恶，你们比我知道得还多。所以也用不着我多说什么了。不管干什么，只要你们自己多动动脑子就行了。在考虑问题时，希望你一定要想到：作为父母，不管子女多大了，离得多远，总是惦记着的。‘儿行千里，母担忧’呀！儿女要是有什么不幸，父母总是比别人更加伤心。要是儿女有什么喜事，父母也总是比别人要更高兴，而儿女们要是受到挫折，父母肯定比别人更加痛苦。当儿女们有什么地方需要父母的支持时，父母一定比别人更加坚定地站在儿女一边。我想说的就是这些。只要你能体谅作父母的心，也就够了。”

敏叔自己没有子女，可是他总是热心于公益事务。在甘马育一带他是个名人，所以他能设身处地为作父母的考虑问题。他这一席话仿佛把我领到父母跟前，我抱住父母的腿，正在向他们叩头，恳求他们饶恕我的过失。父母正爱怜地抚摸着我的低垂的头和拱着的背……

“那么，你以后干什么工作呢？”

敏叔的问话把我飞向远方的心收了回来。

“你既不回报馆，印刷厂又办不起来，你以后干什么呢？”

“敏叔，我还没定呢！不过我要象父亲信上写的那样，既当德钦党人，也要去找个能挣钱的工作。”

“对，对！这才是正理！只要你有一个固定收入，先不管它能挣多少，你得先寄给父母一些。这倒不是想吃你们的。作父母的都想能显示一下自己子女们在赡养自己呢。他们自己可能并不靠这些过活，可是会十分珍爱子女们供给的钱财，专门用它来做善事。”

敏叔等了好久，想见一见他的朋友算命大师吴德新，可是他

老也不回来。于是便说道：

“好了，我要走了。”

“好的，敏叔。”

“噢！听说你没有把房钱给吴德新，是吗？”

我的脸唰地一下红了。

“没事，我会给的。过几天我会给他的，这事是谁告诉您的？”我不好意思地说。

敏叔一边下楼一边说：“好，好，你给他就行了。”

敏叔走了。

其实，在我的口袋里，连买一顿饭的钱也没有了。要出去乘汽车也没钱买票。就是一杯咖啡我也买不起了。真是一贫如洗呀！

我既不习惯把东西当掉，又不愿向别人开口借钱。

得了学士学衔的德钦党人，都是些难以糊口的人。让他们到政府中去谋个一官半职，这是不可想像的事。找个别的工作，整天忙于事务，无法抽身搞政治，那也不成。去做生意吧，又觉得那是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勾当，对于激烈地反对资本主义的德钦党人来说，这扇门也是关着的。要去干体力活吧，又跟自己的身份、地位不相称。即使抛开那些名誉、地位不管，这份工作也干不了，因为一是不习惯，二是没那体力。

我漫无目的地来到了我缅人协会总部。要是能碰上德钦巴盛、哥吞新或者是哥埃内那就好了。我就可以对他们诉说自己的困难。可以向他们要些钱，解决一下目前的燃眉之急。至少也能吃上一顿饱饭。

可惜，在总部我没见到他们。我便向路易士路的红龙书社走去。这段路对于习惯步行的德钦党人来说算不上什么。有些德钦党人没钱时，从九文台要一直走到伊乔呢！他们不怕风吹雨打日头晒。现在我走的这段路程既不远，又无风雨，不过是天上有些

阴云罢了。

来到路易士路红龙书社时，正巧碰到了德钦巴罕和经理吴翁钦。吴翁钦身材修长，体态适中，一副健康和整洁的外表。其他工作人员也都在。

哥巴罕用他那特有的笑脸迎接我。

“老兄，怎么样？听说那天你去参加了工人学习班？”

“是的，听说你要去讲课，后来为什么没来？”

“我出门去了。你来有事吗？”

“是的，你过来一下。”

我对他使了个眼色，将他从吴翁钦身边叫了过来。他跟着我走到了铅字架的后面。

“同志，有什么事？”

“我口袋里没钱了。有办法让我写篇稿子登登，弄点钱花吗？”

“嗯，不知道红龙杂志是不是需要一些翻译作品或是文章之类。你等着，我去问问哥翁钦看。”

我跟着他走向哥翁钦，哥巴罕跟哥翁钦悄悄地耳语了几句。只见哥翁钦爽朗地笑了起来。

“现在马上需要翻译两页东西，我给十元钱，干不干？”

哥巴罕问道：“是给红龙杂志翻的吗？还真给钱哪！”

“别管它是给谁翻的吧，主要是马上能拿到十元钱，不是吗？”

哥巴罕笑了，转向我问道：

“丁吞同志，干不干？”

“当然干，要翻什么呢？”

吴翁钦说道：“只要把它翻译出来就行，用不着你写什么意见和观点。要是同意的话，现在马上给你钱。翻译的稿子一定要在中午交来。”

我跟哥巴罕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哥翁钦吹着口哨，掏出十元钱给我，并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帐。然后从公文包中拿出一份打字的材料给了我。当我正想找个地方看看这份材料时，一位长得丰满白胖，三十多岁的妇女走了进来。吴翁钦一见她，赶忙迎了上去。她连坐都没坐，就把哥翁钦叫了出去。吴翁钦提起公文包跟着她走了，匆匆忙忙跟谁也没打一声招呼。

我向哥巴罕道：“这人是谁呀？”

“她就是女作家达贡钦钦礼^①。你还不认识她呀？”

“久闻其名，没见过面。她跟吴翁钦是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怎么啦？”

“没什么。”

我拿起吴翁钦给的稿子先通读一遍，这是揭露德国纳粹的文件。我立刻开始动手翻译。

不久，那篇文章便登在英国专门为战争作宣传的一份画报上。当我知道这情况后，想到这文章是我拿了十元钱给翻译出来的，不禁感到很紧张。一想到自己竟然帮了英国人的忙，心中十分不快。我下了决心去接受玛妙米的资助。因为，无论如何她的钱比现在这样拿到的钱要高尚得多，清白得多啊！

六十 少年老成

时间在跑步前进。

一九四〇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逝去了。

当苏芬战争结束的时候，要求德、英、法停战的呼声已经消

^① 达贡钦钦礼（1903—1981）缅甸著名女作家。写过不少爱情小说和神怪小说。与其丈夫吴翁钦曾创办《缅甸时代报》。

失。美国总统罗斯福派往欧洲的特使已经放弃了争取和谈的努力。

纳粹的战争机器仍然像一九四〇年那样在欧洲大陆轰鸣。

法国已经倒在纳粹的战争机器之下。

对纳粹竭力实行绥靖政策，企图让资本主义国家包围苏联的张伯伦政府也已经垮台。

在英国，到处大声疾呼表示要坚决战斗，决不对纳粹德国退让的邱吉尔上了台。

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包围和摧垮苏联的阴谋，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更加汹涌澎湃。在国大党召开的伦加会议上，拉贾德尔普拉沙德博士提议，为结束英国对印度的统治，要进行战斗，全体印度人民要有所准备。班迪·尼赫鲁也支持这个提案。为了实现该提案，必须开展反政府活动。圣雄甘地还号召一切愿意为祖国独立而进监狱的人都来签名。

当国大党酝酿进行反政府斗争时，英国人把圣雄甘地、班迪·尼赫鲁等领导人全部投入监狱。

强硬的苏帕西·钱德拉·鲍斯对国大党领导人极为不满。他认为那些领导太软弱了。于是他便另树一帜，在国大党决定采取行动之前就进行了反政府斗争。但是，他也被捕入狱了。后来在软禁期间，他逃跑了。

在“我缅甸人协会”和学生们当中，有些人把甘地、尼赫鲁作为榜样，但也有人羡慕鲍斯。有人主张用非暴力的方式争取独立，也有人相信只有用武装斗争的形式才能取得独立。但是，这些意见上的分歧并没有造成组织上的分裂。我们要用甘地方式争取独立。如果有机会，当然也要用武装斗争来争取。即便是主张用甘地方式争取独立的吴努，也并不反对去为武装斗争作准备。我想虽然我们并不了解详情，可是德钦努一定在暗中用某

种方式支持那些准备武装斗争的人。在印度国大党中，共产党和社会党人只是少数。可是，在我缅人协会中，共产主义者却占大多数。实际上是压倒的多数。

我缅人协会的一些基层组织已经在一些地方性的问题上，开展了反政府的斗争。

在直通，我缅人协会领导了拒绝缴纳盐税的反政府斗争。政府借此抓了一批德钦党领导人，并把他们投入监狱。

由德钦丹东、德钦昂山、德钦巴罕等人率领的考察团，参加了印度国大党伦加会议。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学习国大党的反政府斗争经验，以及跟国大党讨论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如何协调步伐的问题。另外还要考察一下正在蓬勃发展的印度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组织工作。所以该代表团中，有农民事务组织委员德钦巴和工人事务组织委员德钦辛格勃塔参加。

代表团不仅访问了孟加拉、北方邦，还访问了比哈、孟买和旁遮普等邦，而且还到西北边疆地区进行了考察。他们是作为班迪·尼赫鲁的客人去的。所以，到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代表团回国后不久，我缅人协会全缅代表大会便在沙耶瓦底召开。这次大会作出了决议：不能支持帝国主义战争；要争取缅甸的独立；要在全国范围内准备进行反政府斗争；同时也要开展地区性的反政府斗争。

政府就吴努在沙耶瓦底代表大会上提出要进行反政府活动和反战活动一事，提出起诉，并将他投入了监狱。德钦丹东因为在一个城市里传达沙耶瓦底会议上的决议，也被关进了牢房。德钦梭也由于领导仁安羌的反政府斗争，被政府逮捕。

看来英国人打算把所有的领导人都抓进监狱。因此，我们只有少数人参加公开的反政府斗争，准备让政府逮捕。一部分人则不再进行公开斗争，完全转入地下。另一部分人则要负责地上、地下活动的联络工作。他们就要尽量避免被捕入狱。

政府对我缅人协会秘书长德钦昂山也提出了控告，说他在兴实塔进行演讲，破坏政府的威信。德钦昂山拒不出庭，从此他便隐身匿迹，转入了地下进行革命活动。

我既不在报馆工作，又没有别的职业，已经完全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去了。我硬着头皮接受了玛妙米的资助，生活上已经没什么困难了。

我给父母写信时，装得好像是一个有了工作的人，有时还从玛妙米那儿拿来的钱中抽出一部分寄回去。有时也给两位老人家带回一些礼物。父亲来信还说：“与其给我们寄钱，倒不如你努力争取通过法学士学位考试。”于是，我写信给父亲撒谎说：“我正在继续努力学习呢！……”我这样做的目的是给我父亲一点安慰，免得他绝望。

然而，我继续学习的科目并不是法学而是“政治”。

在伊乔路我缅人协会总部，开办了名为“工人委员讨论会”的马列主义学习班。这个班学习下列书籍：

- (1)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
- (2) 《怎么办？》(列宁)
- (3) 《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列宁)
- (4) 《战争和第二国际》(列宁)
- (5) 《雇佣劳动与资本》(马克思)

领导我们讨论的是德钦梭、德钦拉佩、德钦波和德钦觉盛。他们是学习班的教师。除了德钦波外，其他导师我都熟悉。德钦波是大学毕业生，他比我们高几班，加上他很少在学生们的政治活动中出头露面，所以我没见过他。

德钦波长得又白又潇洒，人不算太瘦，可也并不显得很胖。他的堂堂仪表和举止都像个大人物。他并不太活跃，也不那么严肃，而是显得相当随和、诙谐。

他即使在讲课时也慢条斯理，平平静静。但是他对讲课的内

容谙熟，讲得也很透彻。

我们对传授的理论和讨论的内容不能说是全部融会贯通了。然而这些书和其中的内容却异乎寻常地使我们的脑子开动起来。它改造了我们的思想，使我们产生了一个新的观点，看到了一个新的境界，有了一个新的面貌。

我正是靠着上列几本新书才获得了新的思想和新的观点的。对原来的旧思想旧观点开始鄙视起来，甚至想炫耀一下自己：“在这世界上，还有像我这样的人吗？”如果真要深入地来考问我，到底懂得了多少马列主义？那么回答可能是很困难的。不过要是有人问我，你相信马克思主义到了何等程度，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我是绝对地信仰马克思主义，是地道的马克思主义的信徒。”

我从没考虑过自己是否真的会运用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对它的崇拜已经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这确是事实。

我对讲课的老师很尊重也相当崇拜。

学习班上课的时间是八点到十点。可是常常是开始得晚，结束得也晚。这倒不是因为导师迟到，而是因为学员迟到造成的。在二十名学员中，我上课最准时，因而得到导师和其他学员的一致好评。

有一天，德钦梭的课上到十一点才结束。他讲得很带劲，累得满头大汗却依然兴致勃勃，以至把下课时间也忘了。我们只得提醒他。

下课后，其他人都回去了。只有我一人留在德钦梭身旁，他在埋头看他的讲稿，过了一会儿，他抬头问道：

“怎么样？丁吞同志。你是否清楚地看到了整个人类总有一天会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是一条必然的道路，这点你懂了吗？”

“是的，我懂了，过去我们说热爱共产主义，其实对共产主

义并没有很深的了解。我只知道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便没有私有财产，只有公共的东西。所以个人就没有什么贪欲了。要是没有了贪欲，那么怒气也就会消失。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中，没有失业者，每人都有自己的职业，那也就不会有小偷、娼妓了。所以，我们热爱共产主义。现在，我又发现了比这更深的含意，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自然科学。”

“同志，你别称它为自然科学，Science 应该翻译成社会科学才对。”

“我不知道你根据什么这样翻译的，我却有可靠的论据：列蒂班蒂达吴貌基、埃加摩诃班蒂达塞耶丁和吴佩貌丁教授组成的小组把 Arts 翻译成‘社会科学’，而把 Science 翻译成自然科学。况且，现在人们也都习惯这么说了。”

“丁吞同志，我也可以拿出巴利文作论据。所谓社会科学，就是通过研究而获得的知识，带有理性认识的含义。自然科学是一种称之为十八般技能的技术、技巧。一般地来说，是由身体、嘴经过练习而获得的技能。”

“这样吧，你可以按着你喜欢的那样去翻译，我可要按照巴利文字典的编者吴貌基和曾经是我的老师吴佩貌丁的办法去翻译。”

德钦梭皱着眉头看着我。从他脸上的表情就可以看出，他对我这个回答是很不满意的。为了赶快结束这一场不愉快的争论，我就转变话题说道：

“通过你和其他老师讲解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通过学习《共产党宣言》，现在我终于有了一个新的认识，明白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再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必然是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地发展下去。这是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由于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内在因素，才促使整个社会制度的改变和时代的变化。这些道理是我这次参加学习

班才明白过来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已不再是肤浅的了，应该说是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要特别感谢你 and 德钦觉盛等老师。”

德钦梭讥讽地笑了笑说：

“同志，别来资产阶级那一套文明了。”

我感到很不好意思。不是说一定要抛弃资本主义制度那一套吗？可我没想到说了一声“感谢”之类的一般客气话，竟然也是错的。我愕然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我才接着说道：

“另外，只有在真正懂得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能更加明白哪个阶级才能引导我们走向社会主义，怎样才能摧毁旧世界，建立新的制度。刚才您讲课时说得很对，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不同于乌托邦的空想。另外，资本主义‘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这句话是千真万确的。”

德钦梭的脸开朗起来了。看来他有些自鸣得意。我正在考虑接着要讲什么时，他却问道：

“德钦觉盛讲的列宁著的《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一书怎么样，懂不懂？”

“基本上看懂了，资本主义最后阶段就是帝国主义。列宁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

“先不谈他是怎么了不起吧。不过，关于帝国主义有一点需要我们德钦党人特别记住的。德钦党人往往把英国人只看成是英国人而憎恨。这是德钦党人的民族主义，是温达努主义的残余。民族仇恨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把英国人只当成英国人去憎恨他们。要看到他们是帝国主义，因为是帝国主义，所以才要憎恨他们。如果按民族主义思想去考虑问题，就会去爱上另一些帝国主义。例如，会把日本人看作是东方人而喜欢他们，对他们的帝国主义制度就会听之任之。”

“是的，应该避免这种错误。好了，我该走了。”

“你回哪儿去？丁吞同志，你身上有钱吗？”

“有什么事？”

“咱们一起到饭店去，我想好好地吃一顿牛肉。”

“我没带这么多钱。”

“好，那么把你带来的钱都给我，其余的让他们都记在我的帐上。来，咱们走吧。”

德钦梭把书合上，站了起来。

“赊账？！这多不好意思啊！”

德钦梭又皱起眉头，瞧了瞧我。

“丁吞同志，你还有许多地方不像个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有几个不欠债的？走吧，饭店里我有熟人，可以赊账的。”

我只得站起来跟着他走。

我们沿着伊乔路走，经过玛钦娣家。

玛钦娣的姑姑杜钦瑞正站在门口。我没法躲开，只得走上前去问候一声。

“瑞婶，您好！”

“噢，好！你有好久不来我们家啦！”

“是呀，政治工作忙得很。”

我们继续向前走。杜钦瑞远远地从我身后嘱咐我道：

“喂，明天要是有空，你上我们家来一趟啊！”

忽然，我好像看到了玛钦娣的身影。对她，我犯了大错误。我自己也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感到无地自容，心中十分难过，以至德钦梭跟我讲了些什么，我都没听见。

“你刚才说些什么？”我呆呆地望着德钦梭问道。

“你跟佩老师他们很熟吗？”

“是的。”

“佩老师的思想和观点相当封建，是反科学的。他还特别相信符咒。在分析历史时，完全是封建主义的观点，对封建主义的

文化有着特殊的感情。”

在我看来，德钦梭对我尊敬的佩老师所作的评论，未免有些过分了。我怯生生地提出了异议：

“我认为他研究古代缅甸音乐和艺术还是挺好的。”

“糟糕的是，他主张凡是古代的，不管好坏全都接受下来，根本不进行批判。”

这时，我忽然想起来德钦梭曾经获得过小提琴演奏冠军。

“你现在不拉小提琴啦？”

“这纯粹是小资产阶级花花公子们干的事情！”

关于文化方面，他跟我的观点很不一致。但是我没有反驳他。他是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我认为自己崇拜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理由跟教马克思主义的老师论长论短。

那天见面以后不久，德钦梭便因为反对政府的活动而被捕入狱了。

我再也不能不去玛钦娣家了。杜瑞娣不是已经专门叮咛过我，要我到她们家去的吗？

玛钦娣，洁白无瑕的玛钦娣！你真诚地接受了我的爱情，你绝对地相信我的忠诚，你丝毫也不怀疑我跟玛妙米或别的女人会有什么瓜葛。然而，我跟玛妙米的关系越陷越深，我越来越感到自己配不上你。所以，我再也不到你那儿去，连信也不给你写。但是我不忍心对你说：“咱们收回自己的爱情吧！”因为我不想使你感到绝望。

此时此刻，玛钦娣一定在盼望着我，为我担心，她把我这样一个不配爱的人，看作是自己非常理想的配偶。

这难道不等于是我在有意去折磨她吗？这不是太不应该了吗？我想最好是写封信给玛钦娣，告诉她：“咱们停止发展爱情吧。”这样，在我的心灵上也多少可以减轻一些负担，玛钦娣也可以不再把希望错误地寄托在我身上。她可以从无谓的痛苦中解

脱出来。

我心里是这么想的。可是当我拿起笔来要写信时，却又感到一阵心酸，手也发颤，“收回咱们的爱情吧”、“结束了吧”这样的话，我怎么也说不出口。再说，像“咱们一刀两断吧”这样的话，会不会像一把利剑似的，刺伤她的心呢？

我久久地发着呆，好半天写不出一个字来。我发现自己确实是深深地爱着玛钦娣。

假如现在我遇见她，该抱什么态度呢？说些什么好呢？要怎样做才对呢？

这真是件怪事！我也说不清是我怪呢？还是爱情本身就是那么奇妙？或者是因为环境太特殊了？我跟玛妙米在一起时，我不仅敢说敢讲，敢于动手动脚，而且还有过种种胡思乱想。对玛敏妩，我也曾透露过自己对她的爱慕之情。写信、说话之间也都挑逗过她，心里也产生过出格的念头。可是，跟玛钦娣，我只是写过情书，而嘴里从未流露过半个“爱”字，可我心里却真心地爱上了她。每次我们相见时，我连手指头也不敢去碰她一下。就是在心灵深处，我也从未对她产生过出格的念头。

我对玛钦娣的爱情，是从眼睛里就自然流露出来的，它已经深深地印到了我的肺腑的每一处，爱得是那样的深，以致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着这爱情的巨大力量所支配。看来，玛钦娣对我也一样。所以在我没去见玛钦娣之前，先要制服自己的心才行。而现在，我对她的爱情却依然占据着我的整个心灵。

我绞尽脑汁寻找理由，要让自己下决心不去爱玛钦娣。我求助于宗教帮我来思考，也用道义来进行分析，我还用政治来作理由。最后，我写了封信。写完后念了一遍，又把它撕掉了。接着我又重新写了一封。

娣娣：

在人类社会中，联结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多么复杂、

神秘而又混乱呀！然而也正是它，又把男女紧紧地拴在一起！

为了无牵无挂地为芸芸众生谋福利，佛陀和罗汉们都斩断了这些情丝，挣脱了爱情的羁绊，作出了极大的牺牲。

现在，正是需要每个爱国者，为了祖国，为了缅甸民族，去牺牲一切，乃至生命和财产的时刻。我相信你，一个有着高度爱国热情，有着高度政治觉悟的姑娘是会理解这一点的。

为了能投身于政治活动而无后顾之忧，我希望你能同意我作出重大牺牲：停止我对你的爱情。

让咱们一起来结束你我的爱情吧！

我将把你当作自己的亲妹妹一样来爱你，你也把我当成你的哥哥那样对待，好吗？

你的大哥

我对自己写的这封信很欣赏。信中的道理讲得也很清楚，境界也很高。因为是政治方面的原因，很有说服力。连我自己都要忍不住地称赞一番：丁吞啊，你可真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你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你真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

我买了一盒彩色铅笔，把这封信放在铅笔的下面。

来到玛钦娣家，只见杜瑞娣正在楼下往药瓶上贴标签。她有些愁眉不展，这有点反常。要在平时，她的脸上总是流露出坚毅的神色。

“瑞娣，您好啊！”

杜瑞娣咳了一声道：

“好！”她的声音显得有气无力。

我急着上楼，便向楼梯走去。

“婶婶在家吗？”

杜瑞娣把贴着标签的瓶子放到一旁，说道：

“你过来，坐这儿！”

我忐忑不安地坐到了瑞娣坐着的竹榻上。

“你婶婶和娣娣都不在。”

她显得那么忧郁，我担心地问：

“她们到哪儿去了？”

“你婶婶跟貌瑞佩吵架了，她带着女儿走了！”

“瑞娣，她们上哪儿去了呢？”

“大概是到她表姐尼姑杜温娜那儿去了。杜温娜住在瑞达贡大金塔塔基广场上的佛亭里。”

“瑞娣，这是您的估计吗？您不知道详细地址吗？”我急切地发问，声音都显得有些沙哑了。

“肯定到那儿去了。纽纽不会到别的地方去。她最远到过皎外镇。夫妻俩吵架，她往往是到尼姑庵去住的。”

“那么您估计她们什么时候会回来呢？”

“嗨，貌丁吞呀，她们是堵气走的。怎么会回来呢？！”

“哎呀……”我楞住了，话也说不出。

“这要有个人在中间拉一拉线才行。我让你来，也就是为了让你去叫你婶婶回来。现在她大概早消气了。”

“多久了？”

“快有十天了。”

“佩老师呢？也消气了吧？”

“差不多了，他也在等着有人帮他去叫回她们来哪！”

我长了这么大，见过许多夫妻吵架，但是从没有给别人劝过架。所以很感兴趣地问道：

“您怎么知道佩老师在等别人去叫呢？”

“是呀，他当然不会说自己想念纽纽喽！”可是他一直在念

叨：“‘真想女儿呀！’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他们为什么吵起来啦？”

“我都不愿讲它！”

杜瑞娣口口声声说不愿讲它，可是她还是把娣子和佩老师如何吵架的事，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咳，貌瑞佩也是……。不过，玛纽到现在还是那个脾气，从来不肯让步。刚结婚时就是这样。现在女儿都这么大了，可还是改不了。”

杜瑞娣拿起手边的瓶子贴起标签来，沉默了好一会儿。我想，她大概不愿讲下去了。

“我记得她怀娣娣时，他们夫妻俩第一次吵架，玛纽一气之下就走了。那次吵架就是为了我。究竟为了什么，我记不清了。可是我只能责怪貌瑞佩呀！我说：姐姐和妻子，权衡起来，应该先照顾妻子。别说优先照顾姐姐不应该，就是把两个人同等对待也不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为我吵过架。生了娣娣后，玛纽也知道，家里缺了我不行。从此我们之间才和睦起来。大小事情都有个商量。”

杜瑞娣朝我白了一眼，又接着说：

“也商量了你们的事情。”

我心里一惊，身子也随之一震，要是玛娣娣把我们俩的事情公开讲了的话，这可就糟了！”

“后来，娣娣刚学会讲话，夫妻俩又吵了一架。貌瑞佩学校里有一位女教师唱歌，貌瑞佩用竹琴给她伴奏，两人便经常在一起。玛纽是个得理不让人的人，就产生了疑心。于是便吵起来了，后来她又离开了家。那一次是一位助教帮着去叫回来的呢！”

“瑞娣，这大概像俗语所说，‘近则整天口角，远则每时思念’吧？”

“是的，除了偶然吵一次架外，他们这对夫妻真是没说的。

是呀，男人只要一出家门就可以装成没结过婚的，追这个，求那个的。这不是常有的事嘛！”

瑞婶又朝我白了一眼。

“你可别学那种人，太差劲了！貌瑞佩倒没有什么过分举动。不过，有时他一出家门就把自己当成未成家的人。这也不是什么大错。别的男人比这更坏呢！所以我跟玛纽讲，你就忍让点吧，气量大点儿，玛纽就说我护着自己弟弟，这一次……”

我不想听这最后一次吵架的原因了。现在既然吵了架，我急着让纽婶和佩老师重归于好，也好赶快把我那封信交给玛钦娣。

“瑞婶，我去叫婶婶和娣娣回来。您详细地跟我讲讲她们住在哪一个佛亭吧！”

于是，我就按着瑞婶告诉我的地址马上去找那座佛亭。

娣娣她们住的是个两层楼的佛亭，虽然算不上很宽绰，但很整洁。它与别的佛亭不同之处是它更加敞亮，更加凉快。

正是中午时分，外面烈日炎炎。可是这塔基广场上的佛亭倒很凉快。

玛钦娣正坐在楼下的躺椅上看书。她那鼓鼓囊囊的书包挂在椅子上。

有一个尼姑躺在床上打盹。

厨房那边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妇人正蹲着抽烟。

玛钦娣正埋头看书，所以没看见我。

“娣娣！”

娣娣感到很突然。

“婶婶在吗？”

“在，老师，您坐！”

娣娣将座位让给了我，但我没去坐。我坐到地上铺的席子上了。

“真奇怪，老师，您从哪儿来？怎么会找到这儿来了？”

这时，她脸上的欢乐超过了惊奇。

“瑞婶跟我说了，我才找到这儿。”

“瑞姑她身体好吗？”

我把彩色笔盒拿出来给了她。

“都很好。”

她拿起笔盒时，我悄悄地告诉她：

“里面有信。”

她会意地笑了笑，然后说：

“正好我缺这彩色铅笔，我准备拿它画地图呢！”

她把彩色笔塞进了书包。

“婶婶呢？”

“在楼上呢。老师，您坐一会儿，我去叫她。”

我拿起她刚才看的书，原来是一本《大雄圣事疏释》。娣娣上楼前，跟厨房那边的尼姑讲了些什么，那尼姑便去把火捅开，烧上了水。

过了不久，婶婶满面笑容地走下楼来。她嘴里的假牙，金光闪闪，特别显眼。

“喂，貌丁吞，你怎么啦？老也不见你来。这回倒好，找到我们躲着的地方来啦！”婶婶笑着打招呼说。

在她的话语中，多少带着责怪我好久不来之意。我觉得很难回答，所以信口问道：

“婶婶，您身体好吗？”

婶婶到我身旁坐下后说：

“好，你从哪儿来呀？”

“是瑞婶派我来的。”

“什么？”她问了两个字，便笑嘻嘻地装起糊涂来了。我也知道她是装样子的。其实她也并不想隐瞒。

“让你们跟我回家呢！”

婶婶什么也没讲，只是嘻嘻地笑着。然后回过头去喊道：“娣娣，冲杯咖啡来！”

娣娣在厨房里，尼姑在冲咖啡。

“坡姨正在冲呢！”

于是，我就拐弯抹角地劝说婶婶，既然有意回去，就别装模作样了。

“老师说了，他很想念女儿。老师还亲口对我说，你去把婶婶叫回来吧，有什么做得过分的，回来我向她赔个不是就是了。哈，哈……”

我笑了，婶婶也跟着笑了起来。

“你别骗我了，你的老师不可能讲这种话。即便讲了，我也不会相信。你老师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看来不怎么好。”

其实，我已有好久没见到佩老师了。纽婶脸上顿时布上了阴云。

“他怎么啦？”

“我也不知道，他也不讲。”

这时，娣娣端来了香蕉，一会儿又端来了咖啡。

婶婶又朝厨房那边喊道：

“坡姐，端些拌咸茶来！”

这时，老尼姑醒了，她来到我们身旁。杜温娜老尼姑长得又白又胖，个头很高，一副福相。她跟纽婶一样，牙齿也有点突出。

“纽婶，这是谁呀？”

“这就是貌丁吞。”

“噢！”她应了一声，庄重地点了点头。

“佩老师和杜瑞娣派我来，接纽婶和娣娣回去。”

杜温娜笑了，露出她那微微突出的牙齿。

“噢，好啊，是该回去了！”

她们母女俩去收拾东西，我等了足足一个小时。这期间，玛钦娣还拿出英文课本来，问我问题。

我把玛钦娣母女俩送回家。临走时，我对玛钦娣说：“你要把地图画好，明天我可要来拿的哟！”

玛钦娣知道，我这话的意思就是让她看完铅笔盒里的信后，马上写回信给我。

这是一封绝交的信！

不知道玛钦娣将如何答复我。

她会不会因为她写的诗歌竟成了我们爱情悲剧的预兆而感到悲痛万分呢？

“月缺人忧伤，月圆空惆怅，苍穹挂银盘，尽泻愁人光。”她曾把我比作天上的月亮。月亮还没有升起时，叫人盼得发慌。等到月亮升上来，人们兴高彩烈，尽兴地赏月。然而，高兴之余又引起人们无限的忧虑和惆怅。月亮并非只照南瞻部洲^①的呀，它也要沉入西方，照亮北俱卢洲，这时候南瞻部洲的娣娣，就只能望断秋水，无限思念了。

娣娣会不会再次写出这类诗歌来作回答呢？

可怜的她将感到无限思念呢，还是会感到极度悲伤呢？也许，她会认为我的理由不充分，不同意收回爱情，再次提出“申诉”。也许，她透过我这封信，怀疑到我的行迹，使她火冒三丈。

我胡思乱想，心乱如麻，坐立不安，觉得写下这封信又犯了个大错误。

我感到玛钦娣的处境很可怜，我不知道那封信是否会给她带

^① 按佛教说法有四大部洲，即东胜身洲，南瞻部洲，西牛货洲，北俱卢洲分别在须弥山四方咸海中。当今世界上的人居住在南瞻部洲上。日、月则绕着须弥山旋转不停。

来极大的痛苦。我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悔恨。想起我之所以这样对待玛钦娣，纯粹因为我跟玛妙米陷入了不可自拔的错误之中。一想到这些，我就禁不住对自己和玛妙米的关系产生了憎恶情绪。

要不要把这封信收回来呢？

为时已晚了。

第二天，我收到了玛钦娣的回信。信上的抬头不是大哥，而是以老师相称。

老师：

我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给您复信。我仔细拜读了老师的来信。认真考虑再三。

是的，在当前这样重要的时刻里，每一个有热血的青年，都应该作出巨大的牺牲。您需要抛弃我，我并不反对。非但不反对，而且有一种欣慰之感。因为，在您为了祖国，为了民族而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作为您的情人曾助您一臂之力。

老师，您不必再把我这个累赘放在心上，您可以无牵无挂地投身于政治活动中去了！

但是，在政治活动中，但愿能“提高警惕”，运用您的智慧，遵循我随信附上的古人名言从事。

娣娣

随信附来了整整三页抄满了古文中的警句。这些都是从《训子篇》、《处世名言》、《固达四言长诗》、《珊伐罗四言长诗》、《拾遗录》等古典著作中摘抄下来的。

我收到她回信的当天，一直到半夜，一个人闷在屋子里，什么事也干不下去。我一次又一次地拿出娣娣的信来看了又看，一遍又一遍地默默地背诵着古人的名言。一会儿倦缩在床上，一会儿又躺倒在躺椅上。左右不是，坐卧不宁。往事在脑海里翻腾

着。跟玛钦娣断绝往来，我感到十分惋惜。

在抄满着古人名言的两张纸的第三面上，只有一行字，原来已写上，后来又划掉了。我在这紊乱的线条中，好不容易才辨认出她划掉的那行字是：“啊！年龄跟忧伤是何等地不相称啊！”这是玛钦娣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她把这种心情写到纸上，后来又想掩饰起来，因此才把它涂掉了。她跟我认识时，不过才十五岁，现在也只不过十七岁多一点儿。正如她所写的那样，她的忧愁和她的年龄是何等地不相称呀！

六十一 满城风雨

仰光已在采取防空措施了。

市政厅批准在十一个地方挖防空洞。

为了安定民心，缅甸的主子——英国政府声明，保证大战不蔓延到东方来。他们认为跟日本没有理由进行战争。于是便自以为是地发出了这种言论。

虽然人们笼统地害怕战争，可是对英国人在战争中吃了败仗却感到由衷的高兴。

我们开始在各地组织秘密的地下革命团体。

地上的出路派也开始活跃起来。

巴莫博士、德钦巴罕、德钦昂山三人写的《世界大战与缅甸》小册子已经出版。还登了广告说：“到了关键时刻，让我们团结起来！”“在这重要关头，由重要人物写重要问题。”“大家都来读一读是很重要的。”等等。一本书只卖三分钱，因此销售很快。这是指导缅甸人在战争中应该坐收渔翁之利的书。它的主要依据是“英国人的困难，缅甸人的良机”。

这时，地上、地下各种派别组织相当活跃，并且正在利用多种方式跟外国取得联系。

吴巴伦、吴巴雀、德钦努等领导人组成了友好代表团到中国去了。德钦丹东、德钦昂山、哥巴罕等人也组成了考察团去印度参加国大党代表大会。

德钦昂山自从逃避逮捕转入地下搞革命之后，连我们也不知道有关他的任何一点消息。直到过了好久，才隐隐约约地听说他到外国去了。

在议会中，那些政界人士真是些无耻之徒。首相吴布跟内政部长吴巴佩，因为一名叫胡友子的华侨歹徒的事情发生了公开的争吵，一直闹到吴巴佩辞职的地步。

议员们贪污，买卖选票的丑闻一个接一个地传出来。为此，政府不得不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

吴苏趁吴布和吴巴佩争吵之际，坐收渔翁之利，捞了个首相职位。

我们这些青年人对议会里这种事情都很厌恶，对那些大人物、政治领袖们也都十分痛恨。

听说德钦巴罕要见我，我便跟着哥埃内去找他。

这时正是下午。

我们从城里乘车经过敏尼贡，哥埃内指着卑谬路右边一座小房子说：

“你知道这座小屋吧？”

“知道，这不是哥登佩住的吗？”

“是的，哥拉瑞跟玛钦意刚结婚时，也暂时住在这儿。现在他们都不在这里住了。”

“哥登佩搬到哪儿去了？”

“他正在当电影导演，搬到达梅去住了。哥拉瑞当了医生，搬到离他上班近的地方去了。”

“他们大概已经脱离政治了吧？”

“表面上看来是脱离了政治，可是，我想他们心里绝不会脱离政治的。”

这两人非但不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反而远离政治而去。对此我感到很痛心，真想狠狠责备他们一顿。

车在摩诃棉路口停下来，我们下了车。

在杜枝枝路和卑谬路拐角处有一座很大的房子。一辆一辆的汽车络绎不绝地往里开。

哥埃内问道：

“你知道是谁住在这里吗？”

“当然知道，不就是貌基爵士吗！”

当时貌基爵士是尊敬的总督阁下的国防部顾问委员会的后补部长。除了国防部部长约翰·怀斯爵士之外，又增设了一名后补部长。缅甸人之所以要反对英帝国主义战争的原因之一，便是在国防部里，还没有缅甸人当部长的。现在把貌基爵士选到国防部里，只不过是做做样子罢了。目的是让缅甸人支持英帝国主义准备战争。我们这些反英的人都把貌基爵士看作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哥埃内在横穿马路之前，左右瞧了一下，看没有车辆过来，他问道：

“这条走狗不知又在搞什么名堂？”

“这些走狗只顾自己当官，哪会考虑到国家会不会更加长久地被奴役下去。他们在宣誓时，甚至还高呼‘大英帝国万岁’呢！”

路上行驶的汽车一断，我们便穿过马路，拐入了密努路。

密努路的左边有一座小平房。红色的房顶，白色的门框和阳台，一眼望去，宛如画中的房子一样。

哥巴罕就住在这里。哥巴罕的婚事很有意思，据说，一天哥巴

么样啦？建立起来了么？”

“有成绩，泰戈尔、尼赫鲁等人都在带头呼吁。但是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所以对中国也只能象征性地表示一下他们有良好的祝愿而已。咱们还不是一样？”

“那么你到中缅边界去，也是这个意思罗，是象征性的？”

哥巴罕抽着烟，过了一会说道：

“嗯，也有这个意思。另外当然也希望能跟中国共产党接上头。在仰光的联络人，并不太了解情况，而活跃在缅甸的大部分中国人又大都是国民党。”

哥埃内什么也没说，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

“我说哥巴罕，国民党不也愿意我们独立吗？去年一个国民党代表团还来过缅甸。这里头还有一位新加坡的华侨富翁唐加枝呢。他们还发表了讲话，说中国、印度、缅甸要合作共同建立亚洲的和平和独立。在会上还承认我缅人协会的三色旗为缅甸的旗帜，并举行了升旗仪式。”

“国民党当然也希望缅甸独立啦。但是我想，他们不会冒着使英国人恼火的风险，不顾一切地支援我们缅甸的独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做到这一点。”

沉默了一会儿后，我便向哥巴罕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你能肯定中国共产党会支援我们吗？有没有可靠的根据呢？”

哥巴罕把半截烟在烟灰缸里碾碎了。

“老兄，你读了不少政治书，也上过学习班，可惜你还没有完全了解共产党的基本理论。共产党人要彻底消灭一切帝国主义。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英帝国主义，以及其它一切帝国主义。总之，绝不饶恕任何一个帝国主义。这样，既然我们要打垮英帝国主义，难道他们会不支援我们吗？”

我无法反驳他的话，沉默不语了。我正准备问哥巴罕为什么要找我时，哥巴罕又接着讲下去了。

“不过，我们即使得不到中国的帮助，也不会停止打击英帝国主义。不管靠谁的帮助，反正在这次大战中，我们一定要把英帝国主义打垮！”

一言不发的哥埃内，这时才开了腔：

“要打垮英帝国主义不是件容易的事。丁吞同志，你知道，咱们人倒有的是，可是光靠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充足的资金和武器。所以，不管从谁那儿，都要争取到援助。”

“对，这一点我是同意的。”

看来哥巴罕找我，可能是要谈关于如何取得外援的事情吧？

“哥巴罕，你特地要见我，有什么事吗？”

哥巴罕的脸色变了，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心情沉重，像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的样子。哥埃内也把脸转了过去。我心里感到很诧异。大家沉默了好久。

太阳已经下山了。屋里也渐渐暗了下来。可是热度并没有丝毫减弱。

“说啊！”我再一次敦促道。

哥巴罕欲言又止。呆半天才说道：“我想谈的是关于你的私事。我们来干涉你的私事，当然不好。对此，我们也感到很抱歉。”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了起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需要来这么一个开场白呢？

“可是，丁吞同志，如果我们因为这是你个人的私事而置若罔闻、默不作声，那么只能使你吃亏，也可能把你毁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讲，请你老兄原谅！”

我用颤抖的声音说：

“你只管讲吧，把一切都讲出来。”

“在咱们内部流传着一个消息，说是丁吞同志跟一位有夫之妇勾搭上了。如果是真的，那你应该马上停止和她来往。如果没

有这回事，那你自己的行为也要检点一些。”

他的话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以为这件事除了我和玛妙米两人外，世上再也没有人知道了。我感到十分吃惊，以至头脑都麻木了。我想不出该如何回答，也想不出我的脸应往哪儿搁，呆呆地愣了好大一会儿。

哥巴罕接着说：

“努大哥写的剧本中，有描写这方面罪行的内容。他严厉地谴责了这种行为。他的文章不是无所指的。他是指桑骂槐地针对某一政治领袖写的。他说，假如有这样的政治领袖，连他跟别人老婆在一起都叫人不放心，那么，又怎么能放心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他呢？”

他继续讲着，我只是听见了他的讲话声，却无法思考这意味着什么。一开始就麻木了的思绪，现在却象脱缰野马一样奔腾着。是谁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他们究竟了解了多少？是司机？还是看门人？或者是哥埃内？哥埃内倒是见过玛妙米，也知道我们比较亲近，可是他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内幕。是一起到掸邦去的登登和玛秋她们察觉到了什么吗？不，登登即便真的有所察觉，也绝不会向别人透露一丝一毫的。她不过是玛妙米的傀儡罢了。玛秋是个聋哑人，即使知道了也无法对谁去讲啊。这消息究竟传到了什么地步了呢？讲到了什么程度？这种丑闻难道已经传到长期卧床不起的吴吞温那儿去了吗？

各种各样的疑问在撞击着我的脑际。这时，我对任何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心里一焦燥，身上也觉得热起来了，出了一身大汗。

我不知道哥巴罕是什么时候停止讲话的。只是等到他再次打破沉默时，我才发现他的话早已讲完了。

“是啊，如果真是像大家所说的那样，那就该到此止步。这是作为一个亲密的朋友对你的忠告。”

“哥巴罕，根本没那回事，是谁告诉你的？”

哥巴罕愣住了。一直没有开口的哥埃内插嘴说：

“丁吞同志，你别问是谁讲的了。因为这种事，七嘴八舌，不脛而走。我们是好朋友，所以才提醒你。”

虽然我已经失去常态，然而依然用强硬的语调说：

“根本没这回事嘛！我们是一般的亲热，别人就夸大其词，说什么犯了罪行之类的。我今天才听到这种诬蔑。现在有些人的本性就是象绿头苍蝇一样，专门喜欢追腥逐臭！”

我自己都感到惊讶，我竟然能这样明目张胆地骗人，竟然这么善于说假话！

“另外，哥巴罕，这种事也证明我们缅甸人的落后。在西方国家，男女要好，经常在一起，谁也不说什么坏话。也不夸大其词。可我们缅甸人就是会夸张。刚用手碰一下，马上会被说成什么肚子已经搞大了等等。”

看来哥巴罕相信了我的话。他换了一副请求原谅的神色，和颜悦色地说：

“是啊，我说老兄，如果没有这事，你的一言一行也要检点一些。人们往往会夸大其词，这倒是真的。可是，你必须学会不让别人有隙可钻。年轻的政治家要在各方面都不同于年纪大的政治家。那些年老的政治家道德败坏，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了。大家也都痛恨他们。咱们年轻的政治家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行。好了，好了，听到你说没这回事，我也很高兴。你也别生我们的气，因为咱们是自己人，所以才提醒你一下。”

“没事，你用不着道歉。我对你和哥埃内绝不会生气的。”

哥巴罕又点起一支香烟，脸上笼罩着一层阴影。哥埃内这时转过脸向远方眺望。他的脸色也不好看。我的身心受到了重负的压迫。这沉重的包袱不是别的，就是自己跟人通奸，对玛钦娣采取的错误行动，以及欺骗同志的罪过。

我低下了头，一言不发。他们俩也沉默了。

我不想再呆在他们身边。因为我感到羞耻，脸上火辣辣的。这间屋子也好像是密封了似的，令人感到窒息。

就这样一直过了好久，我低着头说：

“那么，我走了。”

哥巴罕把烟头在烟灰缸里辗灭。

“你想走就走吧。”

“哥埃内，你跟我一起走吗？”

“不了。”

我低着头站起来走了。

在密努路暗淡的灯光下，夜，死一般的寂静。这沉静是否在表示再也无人理睬我呢？

当我在等车进城时，忽然听到了从貌基爵士的楼里传来了劈劈啪啪的鼓掌声。

是呀，我的过失恐怕只在他们之中才能赢得掌声吧？

六十二 父亲病故

我在哪儿也没停留，径直回到住所。

房门虚掩着，一推就开了。桌上，油灯的灯芯捻得很小，屋里闪烁着昏暗的光芒。同屋的刻图章师傅哥丁埃正站在阳台上往马路上张望，躺椅正空着，我这时身心都很疲乏，正想坐下来休息一下，不料哥丁埃却抢先占据了躺椅。我感到十分懊丧，也很恼火，但又毫无办法。

我甩甩搭搭地把铺盖打开，气呼呼地脱下上衣，扔到了箱子上，一头躺了下去。我使劲地闭上眼睛。可是眼前总好像有哥埃

内和德钦巴罕在指着我的鼻子骂道：“偷别人老婆的下流货，呸！”过了一会儿，好像又多了努大哥的手指，只听他责问道：“你跟人老婆在一起都叫人不放心，难道能放心把国家交给你吗？”我简直成了众矢之的，过街老鼠了。有人向我啐唾沫，有人用手戳着我的脊梁骨在骂。

越是闭着眼睛，心里越感到憋得慌。

为了消除烦闷，我把灯芯挑大些，把油灯放在枕头边看起书来。眼睛虽然看着书上的字，心却不在书上，也不知道书上写的尽是些什么内容。

我自己埋怨自己：真差劲！自己的理智为什么不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呢？全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跟玛妙米落到今天这种犯罪的地步。这不是自作自受吗？唉！要是当初不跟玛妙米去高佬就好罗！既然跟她一起去，那就肯定会犯现在这种错误。唉！假如在这以前，跟她不那么亲热，也许还不至于落到如此地步！跟她去大湖、一起去看电影、一起乘车去兜风……这一切都不应该！咳，最好是一开始就跟她不认识……。想到这里，眼前又浮现出在印缅冲突中，我到印度人聚居区搭救缅甸人时，第一次遇见玛妙米的情景。是啊！玛妙米为什么偏偏长得那么漂亮呢？假如她并不那样迷人，不也就没事了吗？！假如她丈夫不是像现在这样瘫倒在床上，而是一个很健康的人，那不也就没事了吗？这人死不死、活不活的，纯粹在折磨玛妙米。要是他死了，我们不就不用不着像现在这样私通了吗！我们俩人不就可以……。我从抱怨自己，又一下子把罪责全部推到了吴吞温身上。自然，玛妙米也太过分了，她想尽办法使我堕入她的情网。姐姐呀！你真是一个化成美女的妖魔，是你故意败坏了我的名声！就这样，我又把罪责推到玛妙米身上，自己轻松不少，心里也好受了些。我轻轻地将书放到一边，闭上眼睛沉思了起来。我跟玛妙米的风流往事，一幕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喂，实际上怪谁都不合适。我是无罪的，姐

姐也是无罪的，吴吞温也是无罪的。这一切的一切完全是客观环境造成的呀！

“咚、咚、咚……”传来了几下敲门声。

“请进，请进！别客气。”

算命大师吴德新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路。我下意识地朝门口看了看。只见吴德新身后跟着一位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的女人。我很惊奇，仔细打量着那女人。她身材修长，长得结实匀称。皮肤黑黑的，鼻子稍微塌陷。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像印度女人的眼睛一样，美丽而又动人。她头上梳着“举重式”发型的发髻。嘴唇涂得红艳艳的。薄布衫前襟上绣着花，筒裙是用土黄色罗缎做成的。

吴德新他们走进屋来，哥丁埃才站起来，让出躺椅。但是吴德新没有坐到躺椅上。他在地板上铺上席子，让那位女人坐下，自己便跪到佛龕前。然后点燃了一支专门备用的大蜡烛。

那女人文静地坐在席子上，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吴德新。

吴德新在作法求佛之前，回过头来看看那女人，问道：

“他是星期一生的，是吧？”

“是的，师傅。”

“你是星期五生的？”

“是的，师傅。”

“是啊，是啊，我还记得挺牢的。不过是怕万一错了就不好了，所以再问你一次。你知道吗？上次就算过了你的生辰八字，咳！愿佛祖赐恩，愿佛祖赐恩！”

吴德新师傅拜了佛，向神诉说了一通。那位星期五生的女人，一会儿看看佛像，一会儿又瞧瞧我。要不是我有许多烦恼的事，我准会向她丢眼色呢！

我假装看着书，又回到了自己的思路上去。既然是客观造成的，那么当自己知道错了，难道还不知错改错吗？我错了，到了

该悬崖勒马的时候了！姐姐呀，我今后再也不到你那儿去了。让咱们把这一场闹剧结束了吧！为了不给别人留下话柄，不至在今生或来世堕入十八层地狱，咱们“一刀两断”吧。我心里这么想，眼前却又闪现了玛妙米在茵丽湖湖心旅社，张开双臂欢迎我的情景。为了让这玛妙米的影子赶快从我眼前消失，我又朝那星期五生的女人望去。这时，那女人正全神贯注地凝视着佛像。我看不见她的脸庞，却注视到了她那隐藏在筒裙里的丰腴而富有弹性的臀部。玛妙米是否也会像这位女人一样，去找占卜师作法，为我点燃那祈祷的大蜡烛呢？唉呀！我真像一只小鸟，怎么也挣脱不了玛妙米撒下的罗网。

点过祈祷的蜡烛，经过各种祈祷后，那女人便走了。

算命大师吴德新把那女人送上大路后回到房间里。哥丁埃迎上前去问：

“师傅，这女人是哪儿的？黑黑的，还挺漂亮哪！嘻、嘻……”

“是五十一条街那边的。”

“可能是跟丈夫离了吧？真可怜。”我说。

“她是人家的小老婆，不是离了。她说那男的好久不来了。不管怎么说吧，反正我给她作法求神就是了。”

我翻身朝天躺着，问道：“谁的小老婆？”

“名字可得保密。是一位议会秘书的小老婆。说是每月给她一百元。她说钱倒是每月照常给，就是人不来。”

我奇怪地问：

“一个月一百元？是吗？师傅。”

“嗯，每个月都给一百元。”

我没有跟吴德新谈下去。自言自语道：

“一月，一百……”

那位星期五生的女人跟我一样，每月拿到一百元钱。这时我

的全身仿佛从头直凉到脚，可能还起了鸡皮疙瘩。我不也是拿人一百元钱吗？不过我不是人家的小老婆，而是一个野汉子，是个野相公！这有多么可耻呀！一个堂堂正正的青年知识分子，竟然成了职业相公！明明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却做了别人的野汉子，真是窝囊废！

我像瘫了似的，倦缩着身子躺在铺上，又陷入了“灰心失望”之中。我对自己完全丧失了信心。我好像觉得自己浮躺在痰盂中，被千人骂万人唾，整个世界都回荡着责骂我的声音。我简直要发疯了，真想冲出这间房屋。但是，我的身子已经不听使唤了，仍然只能倦缩在铺上。

突然，吴德新师傅咋咋唬唬地说：

“呀！貌丁吞，你看我这记性！”

“嗯？”我有气无力地答了一声。

“这儿有你一封电报，是你敏叔下午捎来的。”

我冷冰冰地问：

“什么？电报？是吗？”

吴德新把一个信封递给了我。我坐起来，接过那封电报，撕开。

汝父昨日病故，速归。

母字

这真好像是一个晴天霹雳。

在这以前，我没收到过一封信提起父亲有什么不舒服的事，也没有听说过别的消息。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久久地凝视着电报，心，急速地跳动着。我默默地祈祷，但愿我看错了电文。我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没错！父亲真的去世了！

我眼前浮现出父亲那生硬、耿直的面孔。

吴德新从我打开信封到看完电文，一直在注视着我，所以他用担忧的口吻问道：

“貌丁吞，什么电报？”

我抬头望了他一眼，想把情况告诉他。可是我心乱如麻，讲不出话来。我不知该怎么说才好。

吴德新愈加不安了。

“说吧，貌丁吞，是什么消息？”

我下意识地把电报递给了吴德新。

“哎，我又看不懂这英文字。”

“我父亲去世了！”

“嗯？是吗？真的仙逝了吗？”

吴德新真的不懂英文，可是又觉得意外，就拿过了电文看着。这时，我的眼泪禁不住扑簌扑簌地掉了下来。

吴德新感慨地说：“哎呀，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啊！他是几号仙逝的？”

我看了看电报日戳，上面是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八日。

“电报是十八日打的，电文说是昨天去世。那么就是十七日了。”

他问起，我才不得不回答。其实，我真不想开口了。正当我为玛妙米的事情，感到心中如焚、焦头烂额之时，又传来了父亲去世的噩耗。真是祸不单行，一下子把我抛进了极度痛苦之中。我又躺到了床铺上，闭上了眼睛。大路那边，电车正隆隆地驶过。这使我不仅在内心感到震动，而且连全身也震动了起来。为了减轻一下心头的重压，我侧着身子，卷缩成了一团。

“三法印^①是连佛爷也无法抗拒的佛教基本原则。死神不偏袒任何人。不管他贵贱美丑，是男是女，是老是少。就是佛祖也难以抗命。”吴德新讲起道来。我不想听电车声，也不想听汽车的喇叭声。同样，更不愿听这悟道的讷悔经。我把枕头拿起来堵到

^① 三法印，佛教名词。指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三者是佛教的基本原则。

耳朵上，不让声音钻进来。

母亲叫我速归，可是只能等明天了。还得去弄钱，到哪儿去弄呢？我又想起了玛妙米。佛爷要是没人帮，也不会得道的。我就按父亲教导的那样，跟玛妙米混得今天这般亲热了。唉！还是把这一切都忘掉好。把今天遇到的一切也都忘掉！我不去想它了，我要睡觉了。可是，睡眠却象一张弓，越拉它，反弹力越强。孤独的母亲那失神的身影，挤进了我紧闭的双眼。母亲永远失去了丈夫。她跟儿子又是天各一方。她是多么孤苦伶仃，无依无靠啊！母亲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呢？父亲把一切收入都供我上了大学，肯定没留下什么养身防老的积蓄。这一下妈妈可就要受苦了。

路上传来了“喝水”，“请用日本货”，“肉末汤面”嘈杂的叫卖声。电车已经消声匿迹了。汽车声也稀落了。“啪！”的一声，坐在躺椅上一边念佛，一边进入梦乡的吴德新手中的佛珠掉到了地上。尽管我已经用枕头堵住了耳朵，可是这声音硬是钻进了我的耳朵。真是烦死人！

我登上了回家的列车。不知能否赶上父亲出殡。父亲的灵柩会停放多久呢？是不是会等着儿子回来后再埋呢？为了赶上出殡，火车像在为我拼命地向前飞奔。而我就在这车上进入了梦乡。

火车到了我们村子的火车站。我把整个车站都扫视了一遍，没有见到母亲。要在平时，我从学校回家，总是父亲、母亲来接我。现在不知母亲身体可好？她为了照顾父亲，很可能劳累过度。父亲去世后，她又极度悲伤。这样，她病倒了也是完全可能的。

我的舅舅、表妹和一个儿时的朋友来接我了。

车站的小苦艾树跟从前一样，还是那躯干，那枝叶，唯一不同的却是在这棵小树底下，没有前来接我的父亲和母亲的身影。

我的朋友巴佩把我的行李、箱子从火车上搬了下来，表妹妙组便顶在头上搬走了。

山埃舅舅“呸”的一口，将嘴里血红的槟榔渣吐掉后，就跟我打招呼：

“哎呀，阿丁啊！可把我们等苦啦。我们还以为你前天就会回来呢！”在我们家乡，很少有人叫我丁吞。差不多都叫我阿丁。也许，不了解情况的人会说这样叫我，太不文雅了。其实它却包含着多么亲切的感情啊！

“舅舅，我怎么可能前天回来呢？最早也得昨天才能到。已经下葬了吗？”

舅舅伤心地说：

“是啊，已经埋了。”

舅舅说完便停住了。好像感到没有等我就把父亲埋掉是一个错误似的。我也一时找不出合适的话来。是责怪他们？还是原谅他们？或者是有分寸地讲些难过的话呢？

我的朋友巴佩从我表妹妙组那里将行李抢了过去。

“没关系，我能行。”

“哎，还是我来提着吧！”

我心里在问：巴佩不知道结婚了没有？妙组呢？出嫁了没有？

巴佩和妙组两人走在前头。我和舅舅默默地跟在后边。一路上我一直为母亲担心。至于父亲，再也用不着我去担心了。因为他的路已经走完了，已经被埋进了黄土之中。

巴佩和妙组把东西放到了马车上。小马车连蓬都没有。我和舅舅站在印度人开的小茶馆里，等着把马车套好。

开茶馆的印度老板还记得我。

“先生，大家都以为你昨天会回来呢！”

“老板，您好！”

“好，好。我还参加你父亲的葬礼了呢！”

我记得，父亲每当送我回仰光时，总要在哪儿喝茶。他对这里的茶水简直入了迷。有事没事常到这火车站喝上几杯。所以跟这个印度人交上了朋友。那只凳子便是父亲常坐的凳子。

“好，德钦丁吞，上车吧！”

巴佩在车上招呼我们。我感到很奇怪，他是出于什么动机才叫我“德钦丁吞”呢？平时他从来都是叫我阿丁的呀！后来我才知道，他听说我在仰光成了德钦党人。于是他在村子里也把自己叫做德钦巴佩了。

火车站离我们的村子不远，所以路修得又宽又平。马路两旁的苦艾树长得十分茂盛。

看来赶车人对他的牲口很爱护，从不用鞭子抽打。只不过偶尔打一个响鞭，或把缰绳抖一下，驱着牲口赶路。车上的人谁也不讲话。只有赶车人的鞭子和有节奏的马蹄声在四周回响着，我心里感到一阵一阵空虚。

“舅舅，我妈身体好吗？”

“好，她原来想到车站来接你。可我们劝她还是留在家里好，她这才没来。”

“我父亲病了很久吗？”

“不，病好像突如其来的。”

“什么病？”

“我也说不好，一开始发高烧，还便秘。我是想请吴达钦法师来看的。但是你母亲和邻居都偏要去请医院里的大夫。我就去请了。妈的！出诊费收得真不少，可是连什么病也说不清楚。光知道一个劲地打针。你父亲受了多大的罪啊！我连看都不敢看。”

我这位舅舅是我母亲的表兄。是位还俗的和尚，一个老保守。我担心他再要讲下去，说不定还会讲出什么难听的话来。所以赶快扭转了话题。我的朋友巴佩背朝着妙纽向车前方呆望着。

我冲着他叫了一声。

“喂，巴佩！”

巴佩猛地转过脸来。

“你叫我德钦巴佩吧，我当德钦党人已经很久了。”

我哈哈大笑起来。

“噢，对、对，我叫，我叫。德钦巴佩，你结婚了没有？”

这时，他向背朝着他的妙纽那边转了过去。妙纽也转过身子看了看德钦巴佩，两人俏皮地相视一笑。舅舅惊奇地瞪大了眼睛问我：

“噢？巴佩没给你写信呀？他已经当了你的妹夫啦！哈……哈……。”

妙纽羞红了脸，撒娇似地朝着舅舅的背上轻轻地捶了几拳。接着巴佩和妙纽都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

可是，此时此地放纵地大笑是不合时宜的。别人听了会说闲话：“哼！父亲尸骨未寒，就这样嘻嘻哈哈的了！”

“你们结婚多久了？”

德钦巴佩道：

“大概有三个月了吧，可我好像觉得才不过三天光景。”

妙纽又害臊了，朝她丈夫的背上捶了几拳。

舅舅一本正经地说：

“嗯，要是你父亲投胎投到妙纽身上倒是正好。妙纽，你没有做过什么梦吗？”

妙纽白了他一眼。不一会儿，脸上变得开朗起来。不知她想起了什么美事来。

车进了村子，乡亲们便围上来了。这个招呼说：“喔，丁吞回来啦？”那个问：“怎么样，貌丁吞？”等等。有些还跟在车后同我说话。越离家门近，问候的人便越多。

母亲还没有见到我之前，早就知道我已经回来了。按说母亲

该到门口来接我，可是我却没有见到她。我心里直打鼓，就像小时候离开父母时那样，大有孤苦伶仃和不安之感。

难道母亲在家病倒了？还是在暗暗地哭泣呢？

母亲原来蹲在厨房里。她前面的炉子上坐着一壶水。灶里的火一点不旺。母亲只朝我看了一眼，便转过脸去注视着炉子上的水壶。我走进了厨房。

母亲仍然蹲着。我坐到了她的身旁。她还是注视着炉子上的锅，里面正煮着牛奶。

我仔细地看了看母亲的脸色，她眼中噙着泪水，脸色腊黄，十分憔悴，就像即将凋谢的花儿一样。

“妈，您身体好吗？”

母亲只是“嗯”了一声，因为哽咽着，声音含混不清。她的内心是多么痛苦啊！见此情景，我心里十分难过，眼里挂满了泪花。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像母亲一样，只是呆呆地看着炉灶上的牛奶锅。我们谁也没再说什么。屋子里静极了。但是，我的心里却象开水锅一样翻腾着。牛奶煮沸了，母亲用铜匙把奶沫子撇掉，将奶倒在碗里，放在我的面前。

“喝！”母亲嘴里只吐出一个字来。厨房外面人声喧哗。我的表妹和表妹夫正在接待来看望我的客人，代表我回答他们各种各样的问题。母亲又把菜锅端上炉子，热起来。我没有喝牛奶，只是看着母亲。

“喝呀！”母亲催促地说。她用袖子擦去掉下来的眼泪，深深地抽泣了一下。是啊，母亲把极大的悲伤压在心里，说了一声“喝呀！”才好像轻松了一些。

“妈，您身体好吗？”

“好！没什么事。”

“吃饭呢？多不多？”

“吃倒是吃的，就是少一点儿。”

“睡觉呢？好不好？”

“也睡，就是睡不多一会儿就醒了。”

“妈，您还是要多吃一点，多睡一会儿才好，瞧您可瘦多了。”

“你倒还是挺胖的呢！”

母亲又将另一个菜锅放上炉子。我便喝起牛奶来。

“你在车上有座位吗？”

我把乘车回来的情景讲了一番。在路上买了什么吃，一路上旅客之间如何交上了朋友等等，都一一地讲给母亲听。就这样，我们母子俩谈了许多琐碎小事。关于父亲的事情，好像我们之间已经达成默契，谁都不提。我知道，关于父亲的情况，母亲心里肯定有不少要讲的。我呢，也同样如此。可是，为了照顾对方的情绪，我和母亲都竭力避开这个话题。

母亲亲手给我做饭做菜。我说刚刚喝完牛奶吃不下，待一会儿再吃吧。可是怎么说也不成。母亲的手艺我是早知道的。我特别喜欢她老人家做的饭菜。所以无论喝了多少牛奶，我还是吃得很香。

天色暗下来了。棚子里点起了汽灯。这棚子要等到过了头七才能拆掉。同样，这盏汽灯也要等到那时才能还给寺庙。这盏灯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布施给庙里的。灯一亮，客人们便纷纷来到我家，我便当起主人，负责接待客人。母亲准备了拌咸茶和土烟来招待他们。妙纽负责倒水。我以前的老朋友，现在的表妹夫德钦巴佩紧紧地跟着我，寸步不离。由他出面问我一些仰光的消息、政治局势、世界大战的情况等等。舅舅则在那儿做庄，拉着一批人玩牌。

德钦巴佩主动地问了我很多问题。我便给他们介绍了仰光如何进行防空演习；总督道曼·史密斯和城防局长格拉夫·汉达等人的情况；首相咖咙吴苏怎样主持耕田仪式；一名议员跟妓女拿

手枪闹着玩，结果不小心走了火，被子弹打伤了大腿；德钦党人被捕入狱；英国在战争中被打败，工党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斯蒂芬斯·克里普斯爵士，这位工党领袖成了驻莫斯科的大使以及斯大林的情况、希特勒的情况等等。我讲得口焦舌干。客人对这一切都很感兴趣，兴致勃勃地听着。可是，要让大家都听明白，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讲到斯蒂芬斯·克里普斯时，我不得不讲一讲他曾经来过缅甸的情况。要谈工党和保守党组成联合政府时，就要来一番开场白，说明保守党是什么意思。谈起英国的联合政府时，还要作一解释，说明它是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而组成的，它不同于我们缅甸那种光为瓜分官职成立的联合政府。要解决这么多难点，我并不感到厌烦，也并没有因此而对乡亲们有半点怨意或者瞧不起他们。来吊唁的乡里、亲戚、朋友都仔细地在倾听着我的话。他们的脸上不时地流露出因听懂了而感到兴奋的神色。舅舅那边的赌场变得不那么热闹了。这一切都给了我极大的鼓舞，也是对我的一种赞扬。实际上，我是在我父亲的丧礼中，生平第一次对乡亲们作了政治演说。

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我身上，格外地看重我。母亲见到这情况，也颇感到满意和自豪。大家聚在一起听我讲完后，便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起我父亲的情况。说他是怎样地乐善好施。在送我出家当小沙弥时，父亲是怎样把大小金币夹在卷烟里分发给大家。在请吴蓬暮木偶剧团来演出时，父亲曾经捐了五十元钱等等。有的说父亲很有胆量，并且还举了很多例子。他们说父亲曾经用一根套上螺母的棍子，在庙会上维持秩序。还跟城里的法师长老辩论过经文。大家对我父亲称颂了一番。按着缅甸人的习惯，往往把头七这几天，用来追忆和颂扬死者生前没有被人理会的许多优点和美德。对这一点我原先不知道。在办丧事的过程中，听到大家谈论后，我才明白了。

不但如此，他们还把一些介于好、坏之间的事情，当作好事

也来称赞一番。比如说，我父亲过去常常会出言不逊，在座的大部分人也是领教过的。当时，他们一定也是很受不了，甚至恨过我父亲。可是，现在却赞扬我父亲性格直爽，说话干脆。

在布施方面，我父亲可能是相当慷慨的。可是，在与别人进行钱财往来时，他却从来不肯吃亏，总是斤斤计较。就因为这点，人们曾说我父亲很“抠门儿”。可是现在在吊唁过程中，倒说这是他的“认真”之处了。

现在是轮到揭我父亲的短处了。我对父亲就有不能容忍的地方。比如他常常酗酒。醉酒后又常常闹笑话。有时还欺侮别人。现在，人们把他常常酗酒的习惯说成是很会寻开心。把他酒后骂人、欺侮人、打母亲的行为也一笔勾销了。

哎！人类的社会哟！如果活着的人们，互相之间能像对死人那样不记前仇，取得谅解的话，该有多好呀！那仇恨也就会少得多喽！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上坟。我们村子的墓地风景优美。所以，那些远离故乡的村里人总说：“要死，我还是希望死在自己的村子里。”墓地隐在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大罗望子树林中，处长着玉兰花，还有一个小池塘，塘边长满了芍药和露兜树灌木，给人一种静谧、清凉的感觉。在墓地的四周，有很多建造得很漂亮的砖坟。罗望子树底下，还建有一座漂亮的用来念超度经的佛亭。

我们村子里的墓地确实很美。我不知道是谁把墓地修得这么漂亮。可是我知道，修墓地的人一定有着一种奇特的想法。因为大多数缅甸人除了送葬以外，很少到墓地去。人们都希望把它忘却。

埋着我父亲的砖坟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坟墓。没有尖顶饰物，也没有多层尖阁，看上去很像是一个箱子放在地上。

我恭恭敬敬地跪在父亲的墓前叩了头。我跟父亲最后一次见

面是在仰光，那次是因为学校放假，我没有回家而投身于政治运动中，父亲到仰光是来训斥我的。当时我对父亲很不满。可是，现在我想起来，这是父亲希望我飞黄腾达。看着这坟墓，我眼前似乎浮现出父亲的遗容，他安静地躺着，脸上毫无表情，双唇紧闭，怎么也看不出那种训斥人的样子。为了养活我们母子，父亲到处奔波，忙得不可开交。现在，他那一双眼睛终于闭上了。

父亲常常喝棕榈酒，偶尔也喝白酒。每当他喝醉酒，母亲便遭殃。他对母亲又是打又是骂。我小时就见到过这种情形。所以那时我对父亲恨极了。直到我长大后，也还是忿忿不平。现在，我跪在父亲墓前，把这一切不平和仇恨通通抛到九霄云外了。我父亲从小就是在“奴隶要印度人，老婆要乡下人”这种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他从小就读过《古人训言》，说什么“女人者，目光短浅，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也。”

他不是经常讲“女人不如一条公狗”吗？受到这种思想影响的人，喝醉了酒，自然会对女人产生绝然错误的作法。父亲也经常受到有钱有势的人或他顶头上司们的欺压和侮辱。这些就像是一个沉重的包袱压在他的身上。他并不知道应该如何甩掉这个包袱。

是呀！这难道能说是父亲一个人的罪责吗？这是时代的罪孽，是社会制度的罪过呀！

我从小就对父亲很不满，从来没有喜欢过他。父亲也体味到我对他感情的淡薄。然而他并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所以他竭力讨好我，期望着我能改变态度。比如说，我睡着了，父亲怕我热，就给我搧扇子。我睡得很香，对此一无所知。第二天早上，父亲就会告诉我说：“昨天晚上怕你热，我给你搧扇子了。”另外，他还经常说起为了我们母子俩，他是如何含辛茹苦地工作。那时候，我认为父亲讲这些话，纯粹是吹牛，目的无非是要我们

感激他。而我却偏偏不肯向他表示感谢。现在，我跪在父亲的墓前，忏悔自己的忘恩负义。纵然父亲有千般不好，他毕竟还是抚养了我们。为了我能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付出了更多的额外劳动，而自己却省吃俭用。因此，对于我的生命、我的生活及我的学业来说，父亲无疑是我的大恩人。

跪到墓前，我方领悟到父亲对我的恩情。要是这个想法能够在父亲去世之前产生，那该有多好哇！现在，父亲去世了，已经埋进了土里。在跪到他坟前时，我才懂得了父亲的养育之恩，可惜这已经为时太晚了！我再也无法报答他老人家的恩情了。

我感到内疚、惭愧、难过。思念之情像波涛一样涌上我的心头。眼泪也随之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我没有去擦眼泪，任其从我脸颊上滚下。

这是我第一次为父亲流下的眼泪。这是纯洁的眼泪，就让它流吧！

过了好久，我又叩了几个头，才站起身来。

罗望子树上的两只苍鹭，飞到了水池中。

棕榈树上的鸚鵡也“嘎”的叫了一声。

不知从哪棵树上来的斑鸠啼鸣声，依然是那样凄凉、悲切。

六十三 母子选亲

斋饭已经施舍完毕。

超度和追忆先父的“头七”也过去了。

现在的我与刚返回故里奔丧时情况不一样了，在村子里已不再是什么新鲜奇特的人物了。

渐渐地到我家来访的人也少了，门庭开始冷落下来。

这正是我们母子俩对未来进行安排的好时机。大概因为我已是个丧父之子的缘故，母亲对我格外怜爱和关怀；我呢，因为母亲成了孤苦伶仃的寡妇，所以也对她异常的体贴和照顾。

母亲把我当作是世界上唯一和她贴心的人，对我倍加疼爱；我也把母亲看作为人世间高尚的独一无二的女性而更加孝敬。

母亲把我当作世上最可依赖的靠山，更加看重我；我也把母亲看作是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更加同情她。

这就是父亲死后我和母亲之间产生的新的关系和新的感情，一种更亲密的关系和更高尚的情意。

“孩子，如果你不再去仰光，留在家里，那有多好啊！”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所以当母亲一提出来，我简直无从回答。我看着母亲那忧郁的面孔，好久才说道：

“是啊，要能呆在家里，那是最好不过啦，可是……”我把脸扭了过去。母亲正静静地等我下边的话，仔细地观察着我的表情。

在仰光，我并没有赖以生存的固定职业，要说是为了回去搞政治吧，我又没担任什么职务；要说是牵挂情人吧，那松松弛弛的关系也远未达到情丝难断的地步。我拿不出任何站得住脚的理由来说明我非要回仰光不可。但是，果真要留在家乡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我却又有些勉强。

“妈，如果您能跟我去仰光，那就再好不过啦。”

母亲心里根本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所以听了我的话之后，两眼凝视着我发起呆来。实际上，母亲是根本不可能跟我到仰光去的。因为她在农村不仅有土地，并且还经营着一个小店铺，又向外放了一些债，根本脱不开身。

“嗯！跟你去仰光当然好，可我过不惯大城市的生活。”

“妈！农村和仰光的生活的确不一样，住的不如农村宽敞，

吃喝开销也大。不过，过惯了，还是满不错的。”

听了这些话后，母亲便问起我在仰光的生活情况来。我没有对母亲吹牛，而是如实详细地向她介绍了我是怎样和算命大师吴德新同住在一个房间，如何按床位付给租金；楼下的浓烟又是如何窜到楼上来以及我和同屋刻字师付哥丁埃如何经常抢坐一张躺椅等等。

“哎哟！你也真够寒酸的了。读了这么多书竟混成这个样子！”母亲的声音有些哽咽。看起来，她真伤心了。可我并不是有意去伤她的心呀，只不过是想把真实情况讲给她听听而已。

“你还叫我跟你去呢，连住的地方都没有。”

“怎么会没地方呢？如果您真跟我去，那我就单独租间房，就是租一幢楼都没问题。”

“嗯！这倒是。你是会办到的。那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听你爸说你在报馆做什么来着？”

“当编辑。不过现在已经不干了。”

“那么现在干什么事呢？”母亲吃惊地问。

“在搞政治。”

母亲愈加惊讶起来。

“搞政治？！挣得到钱吗？”

“哪能挣得到呢！”

分外的焦虑使母亲的脸色更加晦暗。

“那么，你现在靠什么来维持生活呢？”

为了消除母亲对我的担忧，我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道：

“这有什么难的？我们德钦党人把整个缅甸当做自己的家。什么叫牺牲个人利益？这就是！”

母亲露出惊疑的神色。

“那么说，你现在是个无家无业的流浪汉罗！”

“嗯，是这样的，妈。”

母亲只是惊愕地望着我，从她的眼神里并没有表现出对我这个无家无业的流浪汉有任何鄙视。

“唉，学了这么多学问，想不到竟是这个样子！”

“要按常理说，有了学问，就应当去谋个一官半职，可以发家致富。但是，我们德钦党人却不是这样，我们为大多数人能够改善生活抛弃了个人利益，这不也正是佛祖所喜欢的吗？！”

“是啊！你们是有学问的人，我并不是责怪你们这样干。”

看来，母亲仍很器重我。但是，她对我们流浪的生活感到不可思议，当然更不会支持我喽！母亲什么也不再说什么，只是直瞪瞪地望着我。我把甘地、尼赫鲁等领导人如何为了印度的独立而抛弃了法官等高官厚禄的情况和德钦巴盛、努大哥、哥昂山、哥巴罕等青年如何放弃在大学学习的良机而参加了政治斗争的情况讲给母亲听。母亲渐渐地对这些感兴趣了，并且对我的想法也开始同情和尊重了。如果是父亲的话，非得痛骂我一顿不可，而现在母亲，则不过是带着爱怜的表情在倾听着。

我讲完之后，微笑着望着母亲，等候她的回答。

“你该成家了。”

听到这句突如其来的话，我简直惊呆了。

“妈，瞧您在说些什么呀！”

母亲温柔地、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道：

“这可不是瞎说，你真的该娶妻成家了。”

我简直不知怎么回答是好，母亲接着又严肃地说：

“你得娶个媳妇了。你还没对象吧？我倒替你相中了一个。”

谈到这个问题，不能不引起我的兴趣。这倒不是说我已经决定要娶媳妇了。因为，像我这种年纪的人总不免会对异性发生兴趣的。再说，在这种事情上，也只有跟母亲商量才是最妥贴的。

“妈，我倒是有过对象，而且还有过好几个呢！”

“那么，你说说，已经选中了那一个。如果还没定，我也帮你挑一挑。”

“妈，还是先把您相中的那个跟我说说吧！”

于是母亲就问我知不知道离我们村子不远小镇上的一个姑娘。她滔滔不绝地向我介绍起她相中的那位未来儿媳妇的情况。什么相貌虽不十分出众但还过得去啦；什么是个独生女，家里有七百英亩靠河边的好地，还有两套钻石首饰啦；什么未来的老岳父、岳母不想叫女婿在政府里吃官饷，就留在家里靠收地租过日子，一起享清福啦等等。看来母亲最满意的还是这最后一条。

“如果在政府里做事，今天在这里，明天又搬到那儿。做父母的不愿独生女儿远离身边，我也不愿你离我太远，所以我很赞成这一门亲事。况且那姑娘又很聪明。找个有钱的并不难，但要找个聪明伶俐的姑娘却不那么容易。但是，我认为年轻人之间要有感情这还是头等重要的事情。所以如果你已经有了意中人的话，我也不勉强你。说说你相中的对象吧！”

我真不知道该从谁说起。只得把我遇到的情人，按照先后次序一一讲给她听。首先从温妮讲起。其实，根本就用不着提她了，因为我早已主动和她断绝了关系。开始时，我爱她简直到了发狂的地步。可现在面临选择终身伴侣，冷静地考虑问题时，我觉得跟她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况且，我发现，在选择对象时，姿色并不能做为取舍的决定条件。母亲也很快就把温妮排除掉了。

当我向母亲讲起与玛敏妩的相遇，从闹别扭开始，到我俩现在的关系时，母亲一边听着一边满意地微笑着。甚至还开玩笑说什么虽然她没见过玛敏妩，但已经喜欢上这个没过门的儿媳妇了。

当讲到玛钦娣的时候，母亲还轻轻地刺了我一句：

“你还真够乱的呀！”

母亲已经喜欢上玛敏妩了。所以我开始说玛钦娣时，她并不

那么感兴趣。她听了我介绍的一些情况之后又高兴地说：“嘻嘻，这个小闺女倒也挺讨人喜欢的。”

当我讲到我已写信给玛钦娣要求停止恋爱关系，而玛钦娣竟也表示同意时，母亲的脸上显出很惋惜的神色，还称赞她是个非常懂事的姑娘。

最后我问母亲：

“妈，如果要在这两个人中间挑选一个的话，您选谁呀？”

母亲微笑着答道：

“那个大闺女玛敏妩挺讨人喜欢的；小闺女玛钦娣也满不错。”接着她又郑重其事地说道：

“但是，你要慎重。玛钦娣年纪小，她会不顾一切地爱你；玛敏妩年岁大，有学问，她懂得爱情。这两者如同糖水和蜂蜜一样，只是甜味浓淡有所不同，很难分个上下。”

我从来没有想到母亲的见识竟有如此渊博。

“妈，这些只是说说而已。要在两个人中选择可真是难啊！不过，我们德钦党人要娶个老婆，本身就是难事一桩。”

接着，我便把德钦党领导人选择对象的情况讲述了一番。

“德钦党领导人在选择对象的时候，首先考虑的是能否不负抚养家室儿女的责任。如果可能的话，还要考虑到老婆方面的财产能否花到搞政治活动上。具备了这些条件，那不管什么样的女人，他们都可能要。所以，曾经有过这样的新闻：说是有一位原先出身是‘乞丐’后来发了财的姑娘，想找一个体面的上层知识分子做丈夫。这个消息传出后，真有德钦党的领导人去追求这位姑娘呢！所以即使那种有钱但已失去贞操的女人，甚至是寡妇，他们也都会追求的。妈，您可能要问，照这样说，在你们德钦党人中间，倒底还有没有真正的爱情？回答是肯定的。但是为了搞政治就得抛弃爱情。因为他们认为，如果爱情处理得不当，就不能无牵无挂地去搞政治活动，就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羁绊。”

“你等一等。大多数德钦党人不都像你这样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吗？难道不能娶个既有钱，年龄又相当，又贞洁无瑕的女人吗？”

“就是困难啊。妈，我们德钦党人中也有不仅自己有学问，而且家里也有钱的。他们还把自己的姐妹介绍给德钦党人呢。那晓得父母马上就会从中阻挠和破坏，连他自己这个媒人也遭到被赶出家门的下场。另外，也有这种情况，像我们都称他为努大哥的德钦努，他的夫人叫玛妙意。她做了德钦党人的夫人后，却向周围的姑娘以及她们的双亲诉苦。告诉她们千万别嫁给德钦党人。说什么如果嫁给德钦党人，生活上就会受穷，心情也不会愉快。因此，像我们这伙人就很难娶到既有钱，年龄又相当的天真无瑕的姑娘。”

“我给你选的那个姑娘是不会嫌你是个德钦党人的。但是不能再去仰光搞什么政治了，只能呆在这儿。就是要当德钦党，也只能在这里当，怎么样？你同意吗？”

我一时答不上来，过了好一阵子才说：

“妈，您让我想一想，我现在遇到的姑娘可真不少了，有年纪大一些的，有年纪小的，还有您给我选中的这个，还有……”

在我心目中又浮现出了玛妙米的身影。我真想把自己跟她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母亲。但是无论怎么说，跟有夫之妇干出那种事来，是很丢丑的。我没有勇气启齿。母亲等了一会儿，又问道：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呢？全讲出来吧！我好帮你挑。”

我想稍微提一下也好。

“是的，是还有一个呢。这个人既有钱又长得漂亮。还是一个亲自经营商业的女中魁首。比我年龄稍大些。她非常爱我，不管我做什么事都资助我。在我搞政治时，也从不给我添什么麻烦。”

“那好哇！你就娶她吧！我的意思是，你既不愿意放弃政

治，我也不拦你，只是希望你能心情舒畅。可我想，你又搞政治，又成了家，那不就更好啦？这样，有了要你去照顾、体贴的人，你也就不会胡乱来了。另外，有了老婆，也就有人侍候你。你能准时吃饭，准时回家，起居也会正常，那就好喽！你想娶这个就娶吧，妈没意见！”

我心中思绪很乱，连连摇头，叹了一口气说道：

“妈，您还是容我好好想一想吧！”

“为什么？”

我不愿意，也不敢把事情的原委和盘托出。当然，就算全讲了，母亲也不会训斥我。因为，对我什么都宽容的母亲，对我的那种过失同样也会原谅的。但是，我当了一个有夫之妇的野汉子，那可给母亲丢了脸。我怕会伤了母亲的心。

“妈，事情太复杂了，您别打听了。”

我哭丧着脸对母亲说着，声音都有些发颤了。

“什么？怎么个复杂法啊？”说完，母亲便不再追问了。

母亲虽然不再追问我这事了，可我却心乱如麻，思绪万千，一直无法平静下来。是回仰光，还是和母亲留在乡下？是找个谋生的职业，还是只身一人继续搞政治？要不要娶妻成家？娶谁最好？这一连串的问题都需要我做出回答。我正处在生活的三岔路口上，是该做出抉择的时刻了！

此时此刻，要进行最后的选择，确实不太容易。我只身从事政治，时间已经很久了。我已经历过种种艰难险阻，如果没有玛妙米在经济上对我的接济，肯定会碰到更大的波折。但是我的灵魂和尊严要求我摒弃当个野汉子的邪念。可这样一来，返回仰光以后，要想自由地从事政治，就得去为解决吃穿住的问题到处奔波。在我的生活旅途中，还会碰到比过去更加重大的挫折。

转念一想，如果不回仰光，留在乡下，娶了母亲给选好的乡下媳妇，跟岳父母住在一起，安安稳稳地过太平日子，每天去收

租、讨债，做个乡村小富翁、农村大知识分子，安分守己地生活，那是绝对不会担风险的。这种生活，比住在田园中用棕榈叶搭的草屋里还要宁静。如果对政治还感兴趣的话，也还可以做个地方上有点名气的德钦党人。这种生活的前景对我来说，当然有一定的魅力。再说，这也是母亲的心愿呀！

但我是不能满意这种生活的。我的生活理想，远非这山村小镇所能容纳，它已经在首都仰光翱翔了。我怎么能够安于这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状况呢？要为祖国干一番轰轰烈烈大事业的理想，已经深深扎根在我的心底。所以，我对那种田园生活的前景是不中意的。因为它并不是我寻求发展的蓝图。

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要作出断然的决定，实在真不容易啊！

回仰光的事情，就这样耽搁下来。

由于父亲刚刚去世不久，我不能马上就离开母亲。所以，返回仰光的日子拖得很久。转眼已经是淫雨连绵的四、五月了。樱桃已结成了串。棕榈果也熟透了。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我所知道的新闻已经陈旧过时了。忽然，德国人的铁蹄已经踏进苏联国土的消息传到了村里。我觉察到，随着战争的扩大，军事形势也在发生着变化。

从战争开始，我们就注视着苏联的动静。我读了一些指责苏联的文章，也读了一些支持苏联的报道。哥登佩在《红龙周刊》上曾经写道：苏联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是正确的，认为芬兰和苏联发生战争是苏联为了保卫自己不得不采取的行动。由于读过这些文章，在思想上我是倾向于苏联的。

除此而外，我对苏联感情深厚的原因还在于我在原是老朋友、后来成了我的表妹夫的德钦巴佩的家里，读了一些《迪多》杂志和德钦梭写的《论缅甸革命》等书。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出版的《迪多》杂志发表了吴巴雀撰写的社论。文中写道：“苏联

的政体虽然是一党专政，但由于该党是贫苦工人的政党，在国内消灭了阶级差别，没有资本家，与意大利、德国、土耳其的独裁政体绝然不同，它是反对独裁统治的。”

英国人总是宣传说什么在苏联是一党专政，和德、日法西斯没有什么区别。吴巴雀的文章等于是批驳了英国人的这种宣传。从纳粹德国侵犯苏联国土以及整个大战的进程来看，完全可以看出苏联的制度和法西斯专政是根本不同的，是截然相反的。

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迪多》杂志的社论中有下列一段：

“他们（指英国政府和其他资本主义政府）叫嚷什么苏联的共产主义就是为了掠夺别的国家，准备在那些国家中永远进行非法的统治。事实上，苏联从不欺凌任何一个国家。它曾经许诺过，一旦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就将出面保护。但是，如果德国不侵略，苏联也绝不会先动手。法国和英国与苏联一样，也曾许下过诺言，却背弃了这些承诺，出卖了捷克。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正在努力侵占一个又一个的国家。对已经到手的弱小国家，自然也绝不放手。而苏联却从不鲸吞别国作为自己的附庸国。”

在德钦梭的《论缅甸革命》一书中有这样一段：

“那个军官团研究了世界各地暴发的革命和起义。了解到各个阶级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的战斗与争取完全独立而进行的斗争，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世界各地发生的革命斗争跟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了解到这种关系后，他们就会明白：当今的世界，只不过是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斗争的战场。

在这两部分人中间，前者想把时代拖向后退，把世界做为一个屠宰场。它的领导者就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分子。而后者是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所领导的无数的被压迫者所组成。这二者之间，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为了以苏联为根据地的全世界被压迫的无产阶级的解故事

业，为了消灭全世界人剥削人的制度而进行努力的第三国际的斗争事业，就是要解决享受充分自由权，实行耕者有其田，以及有充足的粮食等问题。”

这些文章，使本来就同情苏联的我成为站在苏联一边的坚定的支持者。使憎恨纳粹法西斯的我，成为更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在德钦党人中间和进步的学生里，有不少同志和我一样，都希望消灭在苏联国土上横行霸道的德国法西斯。

但是，当我们投身于反法西斯斗争时，绝不能忘记我们的直接敌人是英国。在这次战争中，缅甸无论如何要从英国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英国的困难，缅甸的良机”这个口号已经成了我们的行动指南。我们执行的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路线。

我们开辟了两条战线，那就是既反对英帝国主义又反对德国和日本法西斯。

我一想到战争，一想到世界和缅甸的政治局势，返回仰光的愿望就愈加强烈。我已经到了岔路口。但究竟走哪条路，却很难抉择，还在那里徬徨、观望。因而，我在村里又继续呆了下来。

母亲对我仍留在家里非常满意。她什么也不说，只是仔细地观察我的言行。她也不再提起回仰光的事，也不催我决定是娶她给我选中的媳妇，还是娶我自己选中的姑娘，更不提今后还搞不搞政治等问题。大概是因为她怕得到一个不满意的回答吧！

我已经有三年多没有回故乡了。我特别爱听每天早晨村里雄鸡的啼鸣，这声音比仰光的晨钟动听多了。在这里，你听不到有轨电车的轰鸣，只有牛车轱辘和铃铛的响声，这种声音令人心旷神怡。那玉米稽垛下传来的竹笛声常常会唤起我对乡土的留恋。村子的天空澄澈蔚蓝；村里的香蕉分外香甜可口；村里的果树和花草仿佛也更加婀娜多姿。

我访遍了村中各家各户，也到邻村玩过。重游了童年时期朝拜过的寺庙、爬越过的山丘、打过水鸟的池塘、采过蘑菇的树

林。

由于我上了大学，增长了知识，提高了觉悟，对童年时不曾注意的乡村一些事情注意起来了。我看到了汗流浹背的农民，对地主收租子的斗、筐，我投之以憎恨的目光。看到村里许多家庭主妇缺这少那的贫苦生活感到无限同情。我也看到了实珍洋行等英国公司、印度、中国的大商人和高利贷者们组成的罗网，已经把大街小巷、每家每户每个角落都笼罩了起来。

实际上，这是我对家乡和乡亲们的又一次了解。就在这个时候，我收到了一封信。看了封面，就知道是玛敏妮来的。我觉得很奇怪，因为我跟她互不通信已经好久了。她已经当了大学缅文系的女教师了。

小吞：

惊闻你父去世，我很难过。现写来这封信，以表哀思。小吞，你现在已经大学毕业，并已取得了学士学位，可以说已经是个知识分子啦！

可是你没来得及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他老人家就去世了，这是最大的遗憾。现在只有加倍报答健在的母亲了。关于这件事，我想就写这么多吧！

小吞，我曾到处找过你，但总找不见。好像你故意躲着我似的。这使我心里很难过。前不久，我才得知你的情况。你猜我是从哪里知道的吗？我是从德钦巴罕原先的女朋友那里听说的。

最近我的身体欠佳，正在就医。你回到仰光后，一定马上来看看我呀！我已经有了住处，现随信寄去我的地址。

我虽然身体不好，但尚能坚持上课。我开的课，听课的学生较多，讲课时非得扯着嗓门喊，因此显得很累。我准备向校长提出要求，下学期转搞科学研究工

作。

回到仰光后，一定马上到我这儿来！

请向你母亲转达我对你父亲去世的哀悼，同时也希望她能想得开一些，不要过分悲伤。

祝你全家健康！希望你也能为我早日康复而祈祷。

敏姐

1941年7月20日于仰大

玛敏妩的信给我捎来了纯真的感情。信里洋溢着火一样的热情和关怀。它使正处在岔路口上的我，立即振奋起来，选定了一条前进的道路。

说也凑巧，也就在这时候，一位年轻干部拿着哥埃内的信来找我。这是一封一般问候的普通信件。

我过去没有见过这位年轻干部。他是一位从事地下工作的同志。他只向我介绍了他的化名叫奈吞，我也没有仔细询问他的来历。这已是我们搞地下工作的习惯了。

我从他那里得知，为了举行武装起义，德钦党正在各地寻找基地、征集人员；由于某个盟国答应空投武器，所以在选择空投地点等等。

哥奈吞体格健壮，皮肤黝黑，宽宽的肩膀，结实的双臂肌肉发达，嗓音也很洪亮，真好象是一名运动员。

“德钦丁吞，你们村北二十五英里的地方丛林很茂密吧？”

他猛然间发问，使我答不上来。记得在我童年时代，从砍柴人口中得知在村北面确有一片密林。于是我把我的老朋友、表妹夫德钦巴佩叫来询问。

“西枝村北边有一片丛林叫摩诃棉。听说还常常有野象出没。”

哥奈吞的脸上立即流露出喜悦的神色。但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沉思着，我和德钦巴佩注视着他。

过了一会儿，德钦巴佩对哥奈吞的沉默有点沉不住气了。

“你要干什么？”

哥奈吞没有回答德钦巴佩的问话，只是望着我。意思是在问我，德钦巴佩可靠吗？

“你就尽管讲吧！德钦巴佩是我的老朋友，又是我的表姐夫，德钦党员，是自己人。”

德钦巴佩显得有些不好意思。哥奈吞又从头到脚仔细地把他打量了一番。

我说：“你就像信任我一样相信他吧。如果连我都不相信，那就不好说了。”

哥奈吞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德钦巴佩，是这么回事，为了缅甸的独立，拿起武器进行英勇战斗的时刻已经到来。所以，我想到丛林里去看一看。”

德钦巴佩有些不满的样子说道：

“我们虽是乡下人，但在这种事情上还是靠得住的。要我领你们去吗？”

哥奈吞听了高兴地说：

“当然要依靠你们罗！那么你看什么时候去合适呢？”

“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们从这里出发到西枝车站乘火车。在西枝那里，我有朋友，然后和他们一起去摩诃棉。”

“他们是干什么的？”哥奈吞问道。

“当然也和我一样，都是乡下人。”

“这个我知道，我是问他们靠什么谋生？”

“他们是种田的、采棕榈树汁的、砍柴的。到了采集蜂蜜的时候就……”

“行啦！我明白了。你觉得他们可靠吗？”

“当然可以信得过喽！他们都是些敢拿刀和现政府拚命的人。唔……在那个，噢，在崩德加起义的时候，他们……”

德钦巴佩不仅介绍我是从仰光来的，同时还向他们说明我和他是同村的，我是某某人的儿子，是他本人的姻兄等等。

村里的路泥泞不堪，到处是牛粪和玉米秸。我们只得靠着路边干的地方向前走。

我们来到一所院子里，站在一棵荫凉茂密的沙针树下小憩。于是这家送来条长凳，那家拿来了躺椅。当我们坐定之后，一把陶制茶壶和一些挂满茶垢的陶茶碗摆到了我们的面前。东家送来一盘炒豆；西家又拿来了花生。男人们和我们坐在一起谈话，女人们走进厨房去忙做饭。

德钦巴佩说：“不要太费事啦，随便做点吃的就行了。”

另一个村民说道：

“老兄，没什么特别好招待你们的。昨天晚上我们打到一只羌鹿，全村都有肉吃了。”

另一个人说道：

“你们真有口福，我家里还有一只烤山兔呢！”

接着，我们便谈起狩猎的情况。哥奈吞对打猎很有兴趣。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到山里去找个借口呢，还是真的喜欢打猎。

这时，一个青年匆匆忙忙地走了进来。他光着上身，筒裙系得短短的。象水牛一样宽的肩膀上长着茧，胸前和双腿布满了划破的伤痕。他没有坐下来，只在远处站着，不知做些什么才好的样子。

我们的主人见到他来便问道：

“能搞到鲜棕榈酒吗？”

“可以搞到，叔叔。”

“味还不浓吧？”

青年人点了点头。

“是啊，这种时候，味道当然不会浓喽！德钦巴佩，来点儿怎么样？”

德钦巴佩有点拿不定主意似地望着我们，因为当着我们的面有点不好意思张口。

哥奈吞说：

“来吧！虽然咱们不是酒鬼，可鲜棕榈酒还是可以喝点的。”

主人说：

“甘泰，去拿一瓶鲜棕榈酒来！”

那年轻人走了。

我说：

“他是个上棕榈树取树汁的吧？瞧他两个肩膀有多宽！胸部肌肉有多发达！”

于是，我们的话题转到上棕榈树取树汁的那人身上去了。还谈到了他们那贫困的生活状况。

“这些爬棕榈树的人要是割破了手就更苦了，连脸也洗不成了。”做主人的那位朋友说道。

当我们在等鲜棕榈酒时，主人把埋在稻谷筐里的一瓶酒拿出来。倒在满是茶垢的碗里。你一口我一口地轮流喝着。德钦巴佩和哥奈吞他们都是会喝酒的。可酒性太烈了，他们皱了半天眉头，才闭着眼睛硬喝下肚去。我不会喝，刚喝了两口，脸上便觉得热辣辣的，放下酒碗，主人马上递过来干枣。

“尝尝这枣儿。我们的枣用来下酒是再好不过了。”

德钦巴佩拿起枣来吃着，我也尝了尝。费了好大的劲才把一碗酒喝完。

吃过了饭，我们就出发了。

一出村子便是一片片的庄稼地。绿油油的花生像黛绿色的绒毯铺展在大地上；芝麻已经结满了籽，微风一吹，枝杆左右摇曳；玉米枝叶茁壮，长势喜人。在这青纱帐里，即便是骑着马，从外面也看不见人影。

块块田地之间长着成排的棕榈树，村子四周的篱笆围墙边也

都种着棕榈树。当我们进入这个棕榈树林里时，从采棕汁人住的窝棚那边传来了狗叫声。

除了我们三人外，主人和另一个村民也跟来了。他们俩一个背着土火枪，一个拿着一张弩弓，弹丸掖在筒裙挽在腰际的小兜里，腰里还挂着一把长刀。他们俩人在前面带路，德钦巴佩走在中间，我和哥奈吞走在后面。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

一些棕榈树干上立着梯子，爬棕榈树的人正在“噔！噔！噔！”地敲打着棕榈树枝。一棵老棕榈树上，一只啄木鸟在那里“笃！笃！笃！”地啄食着。远处，在棕榈树林的那头，一群鸚鵡闻声飞走了。

出了棕榈树林，我们又沿着一条小溪继续向前走着，过了一会才上了溪岸。岸上，到处都长满了酸枣、假虎刺、野茉莉、黄香楝和杂乱丛生带刺的灌木林。

在林间空地之间有许多小木桩。有的地方围着齐膝高的蒺藜篱笆，那是村民们捕捉野兔的陷阱。

前头带路的村民已经走出老远了，由于我们后面的人没跟上，只得停下来等着我们。

当我们看到一堆灰烬时便大声问道：

“喂？灰堆！这是什么人烧的？”

“这是晚上打猎的人烧的。”

哥奈吞又问道：“前面还有这种林间空地吗？”

“有哇！过了前面那片林子就能见着。”

哥奈吞轻声对我说：

“这森林中的空地，是咱们活动最理想的地方。”

过了这块林中空地，麻栗树、马桂榄树、藏青果树、藤子等又渐渐多起来。林中传来了鸽子、斑鸠、鸦鹃鸟的叫声。

斑鸠的啼鸣声勾起了我对森林中大自然的兴趣。身带弩弓的那位村民蹑起脚尖轻轻地走到一棵树下，敏捷地打出一颗弹丸，

接着一只斑鸠便从树上应声掉了下来。另一只鹁鸪鸟“吱吱”地叫着，惊慌地飞到了另一棵树上。被打中的那只斑鸠长着一身漂亮的羽毛，简直叫人不忍心去吃它。

密林越走越深，气候也开始变凉了。再向前走时，只见番櫻桃树、榕树、桫欏、无花果树高耸入云。粗粗的树干，三、四个人都围不过来。树皮像大象的头顶疙里疙瘩的。树干上攀满了各种蔓藤，有的比大象鼻子还粗。有的是真正的藤蔓，有的虽不是藤蔓，但为了沐浴阳光，拼命向高长，也就变成像藤蔓一样细长细长的了。

走在前面的村民，脚步越走越快，而我们却好像愈来愈慢了。我们吃力地紧紧地跟在后面，免得走散了。路变得越来越模糊，常常使我们辨认不清。

我们彼此不便再谈话，只能自己思考，如何在林间的空地上搞一块空投场地，武器将从空中投下来；如何在森林中进行军事训练，然后走出森林去袭击英国军队等等。

哥奈吞的身体虽然比我健壮，但没有我耐劳。他已经气喘吁吁地落在最后了。

“喂，老兄，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林子呀？”

“过一会儿就可以出去了。”

“你这一会儿可比一辈子还长啊！”

走在前面的村民们速度减慢了。当来到一条小溪旁时，村民们嘟哝了几句，喝起水来。哥奈吞怕染上疟疾，没敢喝。

“尽管喝吧！这水是洁净的圣水，不会得什么灾病的。只要向神祷告一下就行啦！”

已经疲惫不堪的哥奈吞，既想喝水，又怕得病，也不想向神灵祷告。

“喂，同志！您尽管喝吧！只要虔诚地祷告一下就行！”

我只轻轻地讲了一句：“神呀，就是生了病，我也会去找医

生看的，请允许我喝点水吧！”说完，就喝了起来。这话音，哥奈吞刚好能听见。他笑了笑，也喝了几口。

我们又继续走了约半个小时。树木才渐渐稀疏起来。忽然间，一个光秃秃的石头山呈现在我们面前，山岗上有一座破旧的茅草屋。

我们在森林中走得已经心烦意乱了，见此情景，顿时高兴起来。

我们爬上了石岗。在石岗的另一边，有一条小溪。整个石岗和小溪的两岸都呈灰褐色。在小溪的拐弯处，有一条山涧，可以一眼望见水的尽头。小溪的对岸是一片绿色的丛林，它与森林中间的空地连接在一起。空地的另一边，又是一片树林。举目四望，周围一片郁郁葱葱。

德钦巴佩、哥奈吞和我，在石岗上的破茅屋旁舒坦地坐了下来。那两位村民向四周瞭望了一会儿，说道：

“走，到那块空地去！”

“算了，我们不去了，就在这儿等着吧！”

“老兄，只有到那块林中空地去，才能打到猎物哪！”

“等一会儿那些动物会到这儿来喝水的，我们隐藏在那里向这边瞄准射击，最好不过了。”

哥奈吞说道：

“你们去打吧，德钦巴佩你跟他们去吗？”

“当然去罗！”说着，德钦巴佩便站起身来。

一位村民说：

“你们即使不想去打猎，也不能坐在这里。请到那边丛林后面坐吧！不然，动物见到你们一害怕，就都不来了。”

说完，他们便狩猎去了。

哥奈吞喊道：

“打不着野味倒没关系，可别拖得太晚了。”

我和哥奈吞躲到了村民们指的那片树丛中去。

我说：“咱们连辆车也没有，要是打到一只大家伙，怎么运回去呀？”

“丁吞同志，你不会把它分成几块，一人扛上一块总不成问题吧！”

哥奈吞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油纸包。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张我们镇区的地图。

我们铺开了地图琢磨着。我们测量了这片树林与西枝村的距离，同时又找出了我们所在的这个石岗和树林中空地的位置。

哥奈吞说：

“这里真是个理想的地方。”

“怎样才能使飞机辨认出这个地方呢？”

“白天可以在周围选四棵树，在上面插上白旗，夜间就燃烧起四堆篝火。”

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起来，这不正是为祖国而献身的行动吗？

哥奈吞道：

“哥丁吞同志，你负责这块地方。根据总部规定的时间，你到这里守候三天三夜。”

“夜里也等吗？”

我想到了夜间有野兽的问题。

“是的，夜里也要等。还要负责把空投的武器收藏好。要在这个地区尽可能多地把人员组织起来进行军事训练。教官，我们另外派来。怎么样，能接受这个任务吗？”

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

“当然接受啦！同志，什么时候开始行动？”

“具体时间还要根据战争形势来确定。大约在东亚战争发生后就开始行动。”

“那么我是继续留在村里待命呢，还是先回仰光？”

“要先回仰光。因为只有在仰光才能得到最新消息。什么时候再来这里，怎样聚集力量，总部还会有具体指示。”

“你现在还不回仰光吗？”

“还不回去。我还要到摩谷那边去。你还不知道，我们在全缅各地准备开辟八处这样的基地呢！”

“摩谷那里力量雄厚吧？”

“那里有起义军的战士。好了，这件事对外要保密。像我这样讲都有些过头了。别人干什么就别管了。”

我满意地说：

“是的，我一定严守纪律。”

这时，忽然听到“砰！”的一声火枪响，枪声有些瓮声瓮气。我俩久久地凝视着响枪的地方，除了被惊飞起来的飞禽外，四周没有别的动静。

太阳渐渐西沉。灼热的阳光开始减弱。天空中的浮云宛如水面上的轻舟，扬帆而过。

哥奈吞说：“这个地方可能出产土碱。”

“是的！”

“现在最好叫他们回来，我们得在太阳落山之前走出森林。”

“咱们再等一会儿吧！你认为现在的军事形势怎么样？战火还没有蔓延到东方来吗？”

“我也很久没有看报了。反正会蔓延过来的。是快是慢我还说不准，你怎么看呢？”

“我最近听到有消息说美利坚合众国政府为了保护他们海上贸易通道，正在大力扩充海军。同时还占领了冰岛、格陵兰，还从英国那里租借了巴里比安群岛。他们说太平洋是美国的生命线。此外，还听说旅居在欧洲的日本人已经撤回国了。”

哥奈吞举起双臂，一边伸着懒腰，一边说：

“嗯，这么说，战火很快就要向东蔓延了。英帝国主义这头狮子很快就会困在陷井里。我们一定要想尽办法不让它卷土重来。”

我没再说什么，一边把小鹅卵石向低处抛去，一边陷入了沉思。我们盼望着战火赶快蔓延到东方来。我们不再为战火可能会带来的灾难而担心。因为担心也无济于事，你就是不想打仗，也无法阻止它。我们只是急切地盼望战争快些在东方打起来，利用“英国的困难，缅甸的良机”，一举摧垮英国的统治。我们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这样做的本身是否正确。

哥奈吞也和我一样，拿起小石子向低处抛掷，他说：

“我们用日本给的武器，先打英国人，而且一定要抢在日本人进入缅甸之前宣布缅甸独立。然后再与日本人签订协议。这样，英国人从我们国家滚出去了，日本人又进不来。你想想，这是多么好的锦囊妙计啊！这真是百年难逢的大好时机。”

“你等一等，同志，日本人现在这样帮助我们，他们能捞到什么好处呢？”

“嘿，老兄，这还用问吗？我们去打击他的主要敌人英国，对他当然大有好处罗！为了我们自己的独立，当然也得给日本人一点小小的帮助。这些都是宣布独立、签订协议之后的事，只能以后再说啦！”

以前，我对日本法西斯和英帝国主义都一样地憎恨和反对。现在，我却接受了与日本合作打击英国的观点了。因而对日本这个随时都要警惕的临时盟友的憎恨心情也减弱了。

哥奈吞站了起来说：“好，咱们该回去了，叫他们一声吧！”

当我刚要张口呼喊时，他们已经往回走来了。

“那不是？已经回来了嘛！”

“真的！”

“你瞧……，三个人也不知挑了些什么东西呢！”

“对，他们好像把猎物分着挑回来了。”

原来，他们打到了一头野鹿。鹿又肥又壮，只好把腿、身子和内脏分开，三个人分着挑了回来。

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虽然每个人都挑着担子，但仍然比我们走得快。我想，可能是因为肩上压得越沉，走起路来就越快吧！

回到棕榈树林的时候，夜幕开始降临。穿过了青纱帐，四周已是一片漆黑了。

到了村里，他们把鹿肉做了很多种菜。我们和村民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饱餐了一顿。

第二天早晨，我们便离开了西枝村，回到我们村子。就在那天，我从邮局收到了三十块钱的汇款。这是玛敏妩资助我办理父亲丧事的款子。

玛敏妩的深情厚意使我感激万分。我认为这才是真正同甘共患难的朋友。我暗暗地为玛敏妩祷告，千万别得肺结核啊！

当我把这些情况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高兴地说：

“这个闺女有学问，自然是很懂事的罗！”

于是我用这三十元钱在我父亲墓的四周用一寸见方的木柱围了一道栅栏。

这时，母亲对我的今后工作，婚姻大事以及回仰光等事情表明了态度，她说：

“你自己看怎么合适就怎么去做好了。可你一定要好好记住：不管到哪里，不管做什么事，如果出点差错，都会叫我难过的。”

就这样，母亲一方面给了我自主权，另一方面又用感情这条绳索牢牢地牵住了我的心。

六十四 瓜熟蒂落

我回到了仰光，看到防空洞比以前更多了。人民防空专员底格福·河达的工作效率也真够高的。

但是，缅甸人民对这种防空措施是不感兴趣的，他们根本不知道害怕，有的人还认为这不过是英国统治者吓唬人的举动。在缅甸，除去英国是没有其他敌人的。所以，有人私下议论说：别信那一套！谁也不会来轰炸缅甸的。

道曼·史密斯总督政府和他的前任一样，正在滥用治安法第二十六款，把许多德钦党人投进监狱。

吴苏作为咖咙军的司令，曾经用木棍殴打我们德钦党人。在他担任首相期间，除去“警棍”之外，还利用了政府机构的所有压迫工具进行镇压。他一方面极力镇压人民，另一方面又装腔作势地空喊爱国。

在我回到仰光的时候，吴苏到英国要求战后给缅甸以完全的独立去了。他刚刚起程，《缅甸新光报》上就刊登了一篇署名“过街老鼠”写的题为《吴苏英国之行的闹剧》的一个剧本。我没赶上看到演出，便找来剧本翻了一下。我很欣赏这个剧本。于是到处打听“过街老鼠”究竟是谁。可惜一直没有打听到。我分析这大概是一位和我们德钦党政治见解相同的人吧！

这时候，德钦党领导人大部分已经被关进监狱。他们中有：德钦礼貌、德钦努、德钦梭、德钦巴罕、德钦丹东、德钦觉盛、德钦巴盛等人。

德钦昂山、德钦拉佩、哥吞新等领导人，有的转入了地下，有的秘密到了国外。

德钦哥都迈、德钦妙、德钦丁貌基等领导人虽然没被监禁，但又不能转入地下，仍然公开搞“我缅人协会”的工作。

一次，我到我缅人协会总部去。在那里遇到了德钦丁貌基，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仰大划船队和网球队的运动员、英语优生班学生。这位平时喜欢穿兰色上衣、白色裤子，神气十足的哥丁貌基，现在居然也穿起布筒裙和土红色粗布上衣，成了一名地道的德钦党人了。他的脸上胡子拉碴的。显然，他很少有时间刮胡子。头发也乱蓬蓬的，远不如从前梳得那么整齐了。

德钦丁貌基和我不太熟悉，当我做了自我介绍后，我们立刻就亲热起来。我向他打听最近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德钦丁貌基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的，观点也很独特。

“目前最重要的战线是德苏战线。”接着，他就把德苏战争的情况向我作了详尽的介绍。

我问他：

“你认为战火什么时候会蔓延到东方来？”

“不会太久，日本、美国不久就会参战。但是，我们要尽量设法不让日本法西斯钻进我们缅甸来。”

“我们并不希望他们进来。可是，为了赶走英国人，还需要从他们那里取得必要的援助。”

“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要打垮日本法西斯，必须从英国那里取得援助。”

“照这么说，咱们国家何年何月才能独立呢？我们就是要趁他们忙于战争，千方百计地争取民族独立。要干就从现在干起。不然，什么也搞不成了。你说对不对？”

德钦丁貌基将腿架到了椅子的扶手上，用手轻轻地摸着头发。脸上显得十分烦躁。

我们俩静悄悄地坐在那里，好长时间谁也没有讲话。

“德钦丁吞，你想看印度电影吗？”

此时此刻，竟然会听到这种问话，我感到十分惊奇。

德钦丁貌基微微地笑了一下，他的笑容跟德钦巴罕很相象，很惹人喜欢。

我暗暗决定，绝不和德钦丁貌基谈论关于开展地下斗争的事情。我认为主张和英国人合作的人，不管他如何诚实可信，也不能叫他知道半点关于准备起义的事。这样才最安全。我只能去找忠实可靠的哥埃内，但就是打听不到他的下落，其他人也不知道都到哪里去了。我虽然来到了革命总部所在地——仰光，却和组织完全失掉了联系。

我与德钦丁貌基一起去看电影的那天正好是星期六。

星期日一早，我就到仰大去了。

虽然已经是十一月份了，可学校尚未开学。往常，即使在假期，大学学生会楼总还会留下一些学生会的负责人。现在却只剩下了看门人吴甘登和花匠了。就连一个学生会的秘书也没见到。吴甘登告诉我，听学生们说，他们都到各地去搞宣传组织工作去了。

我问：“哥埃内来过吗？”

“没有，大概有一个月没有见到他们了。”

我从学生会楼出来后，便到玛敏妩那里去。

这是一幢座落在一个小花园里的两层小楼，环境安静幽雅。看样子，这是因为缅甸文教授荣任校长后，才给了玛敏妩这套房子，以表示新任校长对他所在系里的女教员的关心。

很快就要见到分别已久的玛敏妩了。我的心喜悦地跳动着。然而，一想起我将见到她身染重病，卧床不起，又不免有些难过。

房子的窗户敞开着。大门却关得严严实实的。里面寂静无声，仿佛没人住在这里。

我轻轻地敲了几下门。

出来开门的是一个梳着童发式的姑娘。

“玛敏妩在家吗？”

“在，您是谁呀？”

“你就说哥丁吞要见她。”

这时，玛敏妩从房内喊道：

“是哥丁吞呀！快进来，快进来！”

我走了进来。小姑娘随手把门关好。我以急迫的心情紧张地走进玛敏妩的房间。她没有躺在床上，而是坐在躺椅上。这下我才松了一口气。

玛敏妩身旁放着一大堆书。我远远一看，她的脸显得很消瘦。

“把那把椅子搬过来坐吧！”

我搬起那把藤椅，坐到她指的地方。我仔细地端详着玛敏妩的脸。她眼窝深陷，脸色蜡黄，只有那一双又圆又大的眸子，还跟往日一样，水灵灵的。

“哥丁吞，你什么时候回仰光的？”

“玛敏妩，你怎么样了？我一收到你的信，就想来看你。”

“真的吗？……”

玛敏妩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但很快便消逝了。

“敏，是真的。我真替你担心。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你是什么时候收到我的信的？”

“就在我动身前不久。关于你的病，医生是怎么说的？”

玛敏妩的眼眶里顿时充盈了泪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道：

“吞，医生说是肺结核。不过不要紧，打一个疗程的针就会好的……”

“是的，现在已经有特效药了。所以你不用担心。”

玛敏妩擦了擦眼泪。

我接着又说：

“敏，你要好好休息才行。开学后，你还得请假，休息一些日子。瞧这一大堆书，你最好还是不要看了。另外，饮食上也要注意，多加些营养。”

“吞，今天你跟我一起吃饭，好吗？”

“别麻烦了，敏。”

“喂，埃钦！”

“噯，来了！”

随着答应声音，那个刚才开门的小姑娘迅速地出现在我们面前，恭恭敬敬地站着，将双手抱在胸前，完全像一个小学生一样。玛敏妩吩咐道：

“你拿饭盒，去让他们盛上两个人的饭菜。听见没有？”

“是！”

小姑娘说着便跑到后屋去了。

“敏，你现在是怎么开伙的？”

“在饭铺里按月吃包饭。”

“这样行吗？敏。”

“不是太好。可要是自己开伙，不又要增添一份家务事吗？那多麻烦呀！”

“啊，原来你是怕家务拖累呀？嘿……嘿……”

玛敏妩也笑了，然而却一本正经地说：

“嗯，真的要担起这任务，我倒是不怕的，就是现在……”

玛敏妩没有血色的脸上，泛起了红潮。她那两只圆圆的大眼，直愣愣地发起呆来。

我真想马上抓住她的双肩，摇晃着问她：

“敏，这有什么难的呀！”

这时，只听得玛敏妩仿佛自言自语地说：

“唉！难的是，我喜爱的人，他什么话也不讲啊！”

“你爱的是谁呀？”

“哎呀，你真叫人作难！你要知道，在这方面应该由男的主动。”

我好像喝了蜜一样，顿时感到无比甘甜。仿佛有一条无形的纽带把她和我联结在一起了。这纽带虽然是无形的，然而确是让人感受得到的。这里面有爱情，有怜悯，还有对她的尊敬。

我站起来，走到玛敏妩的躺椅旁，跪在地板上，双手扶着躺椅右边的扶手。抬头望着玛敏妩的秀脸。

“敏，我爱你，也很敬重你。因此，我一直不敢表露我的爱慕之情。另外，我一开始写信给你时，已经把话说过火了。你记得吗？”

纯真情意似海深，
却被无端乱疑心。
花枝虽俏蝶无意，
淑女非吾意中人。”

玛敏妩听了莞尔一笑。

“敏，你是知道的，因为我把话说过头了，要回过头来再向你表白爱情，多么不好意思啊！现在，我经过多方面的考虑，觉得不讲是不行了。另外，我也意识到这并不是什么害羞的事。”

玛敏妩松开了架在扶手上的两只交叉着的手，轻轻地抱住我的肩膀问道：

“你说说，为什么爱我？”

“敏，要说起来，话就长了。”

“吞，你说呀！是因为我的长相，还是才学？是我的品德，还是因为我的心地？你说呀！”

按照我们缅甸人的习惯，未婚女子超过二十五岁就往往被看成是老处女了。可是此时，玛敏妩却好像年轻了好多岁，像一个十六、七岁的少女那样。又好像一只美丽的小鸟，昂着头显露出颈部那华丽的羽毛。我们俩都显得很矜持。可是现在，我们的爱

情就像决了堤的河水，一下子奔泻而出。

“敏，要说为什么爱你，恐怕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正如吴邦雅的文章里写过的那样：集梵天千万张口，毕全力书写诗文。①也说不尽我对你的爱慕之情。”

玛敏妩含情脉脉地飞了我一眼。我觉得，她这一眼，犹如向我扔过来一束鲜花。

“算了，吞，别这么咬文嚼字了。老老实实在把你的真心话掏出来吧！”

“我以为，跟一位缅文优等生班毕业的仰光大学缅语教师说话，就得这样才行。”

“用不着这样。因为在许多古典文学著作里不都是用这类华丽的词藻来描写爱情的吗？你看，《罗摩》雅甘诗是这样，“固达》比釉诗是这样，那信囊的雅都诗也是这样。②哎，我读得太多了，真有些腻烦了。你还是用普通老百姓的语言来回答我的问题吧！你究竟为什么爱我？”

玛敏妩用那双美丽的大眼睛深情地望着我，等候着我的回答。她的脸上露出了对爱情渴望的神色。

“古代缅甸青年男女谈情说爱，三年后才结婚。敏，你听说过吗？”

“嗯，你说说看。”

“我跟你相识到今天有多久了，你记得吗？”

玛敏妩用右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发说：

“你尽管说吧，我在听着呢！”

“已经有六年了。这比古时青年男女相爱的时间还长了一倍。

① 吴邦雅(1812—1866)缅甸贡榜王朝时著名诗人、剧作家。此处引的是他《珍宝河志》中的两句。原句系夸大说即令许多梵天神写诗著文也歌颂不尽王威。

② 此处提及的雅甘诗(谐趣诗)、比釉诗(四言长诗)、雅都诗(赞歌)都是缅甸古诗体名。《罗摩》雅甘诗、《固达》比釉诗都是缅甸文学史上的名著。那信囊(1578—1612)是个著名诗人以写雅都诗著名，人称其为“雅都大师”。

在这六年里，我对你的才华、品行和纯洁高尚的思想都有了深刻的了解。我这么爱你，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而是经过日积月累感情不断加深的结果，这是纯洁的爱。敏，你知道吗？”

说完，我把头枕在玛敏妩的左手上。她的左手压在我的右手上。她用右手来回地拨弄着我的头发。

“吞，我现在身体不好，感到很孤独。在这种时候，我除了你，谁也不想。就是我的生身父亲也被排到了第二位。我说不上这是因为我不孝顺呢，还是因为是人之情在作怪？现在，我觉得已经跟童年时期不一样了。到了这个年龄，心里想的只是自己生活的伴侣。”

“你有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谁也不会责怪你的。”

玛敏妩的两眼湿润了。

“现在我身患重病，遇到灾难。我就时刻怀念起你来。这算不算是自私的心理呢？”

说完，她抽噎起来了，眼泪悄悄地下流。

我将贴在她手上的头抬了起来。

“咳！这怎么能说是自私呢？这只能说明我们是一对鸳鸯。一只遇到了灾难，就飞到另一只身边去了。这就叫同生死，共患难。好了，别难过了，把眼泪擦掉吧！”

我把放在椅子扶手上的两只手收回来。抓住了玛敏妩的双手，让她的手抚摸着我的脸颊。

玛敏妩那双饱含泪水、晶莹的眼睛完全征服了我。

“好，起来，起来！叫别人看到了多难为情。”

这时我才感到自己的膝盖由于长时间跪着，现在已经发疼。于是，我便站了起来，坐回到自己的椅子上。

玛敏妩擦过眼泪，看了看表。

“唷！吃药的时间到了。”说着她站起来准备去拿药，我忙说道：

“我去拿，喝哪个瓶里的？”

“就是那边的强身剂。”

她对我如此殷勤感到十分满意。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又像从前那样明亮，脸颊上的笑靥也跟往常那样迷人。

“我爱你，还有别的原因，敏。”

“什么？”

“你那明亮的眸子和迷人的酒窝。”

“你要知道，相貌只是暂时的，是要变的。轮回转世，人生无常啊！”

“好，好，算了。咱们不说那些佛经上的话了吧！好吗？”

小姑娘提着饭盒回来了。

我们亲热地谈着，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样，话说个没完没了，象小河里的水，川流不息。

六十五 地下根据地

我回到仰光已经好多天了，但一直没有和在地下进行革命活动的同志取得联系。负责与我联系的哥埃内也无影无踪了。如果找不到他，我就无法了解自己在即将来到的武装起义斗争中该怎么办。

我感到很失望，整天坐立不安。但是，要是我轻举妄动，无疑将有自我暴露的危险。

道曼·史密斯爵士、首相吴苏、内政部长包吞爵士凭借着政府机构和治安条例，极力利用手中的权力，加剧了对德钦党人的迫害。被捕入狱的人越来越多。不仅有德钦党人，就连吴巴佩，巴莫博士等吴苏的政敌也被监禁了起来。

我目前的处境是既不能袖手旁观，又不能盲目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找些事情干，以便消磨时间。我到我缅人协会总部和德钦丁貌基聊天。虽然，在许多方面我不能接受他的主张，特别是对于他的那个一旦日本法西斯侵入缅甸就联英抗日的主张，我是竭力反对的。但是，我们还是谈了许多问题。然而，关于地下革命斗争的事情，我一字也没有向他透露。

在交谈中，我没有贸然地否定他的主张。而是洗耳恭听了他的观点，继而也思考过一些问题。有些事情从他的角度来看，也许是正确的。

例如，我希望战火快一点蔓延到东方来。战争既然是不可避免，倒不如赶快来临！这样，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就能早些开始。可是德钦丁貌基却担忧战火蔓延到东方来。他只看到前途悲观的一方面。在对待战争的看法上，我们之间的意见也是截然相反。尽管这样，我还是很尊敬他，听他讲他的道理。

“德钦丁吞，战争对某些人来讲，是一种表现勇敢，进行冒险的机会。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却是毫无好处，是一场大灾难。人类将被残杀，城市将被毁灭，一切将受到破坏。”

当他讲得有些劳累时，我说：

“德钦丁貌基，打仗就要死人，就要打破一些瓶瓶罐罐，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

德钦丁貌基带着生硬的口气说道：

“是呀，是没什么奇怪的。可是，你瞧，火是烫人的，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有谁愿意把手往火堆里伸呢？同样，死并不奇怪，然而，又有谁愿意去死呢？与爱人分离，也并不新奇，但谁又愿意这样做呢？德钦丁吞，你跟爱人分离过吗？”

“没有，我还没有结婚呢！”

“怪不得你对这个问题体会不深。所以你才说什么死也不新鲜啦，离别也不奇怪啦。对战争这样轻易地下结论，这种思想就

是不管别人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管会给人们带来多少灾难，只要个人能表现勇敢和冒险就行，只要自己能成为英雄就行。”

他还要继续往下讲，我插嘴问道：

“你跟爱人分离过吗？”

“当然分离过啦！”

“这怎么回事，你好好讲讲。”

“老兄，正当我热恋着她时，她却离开了我。”

“哎呀，好狠心呀！那姑娘是哪个地方的？”

“是女子学校的一位教师，你就甭管她叫什么名字啦！”

“她为什么要离开你呢？”

“主要是因为参加了德钦党的政治活动。”

“哎哟，做为一个教员，连这点儿爱国心都没有……。”

德钦丁貌基皱起眉头来，他用手势阻拦我再讲下去。然后伤心地说道：

“这不是她的罪过，做为一个德钦党人，连自己的老婆都养活不起，就更无力打扮一下老婆了。况且，一旦我们被送进监牢，那等着她们的一切便都是灾难了。”

德钦丁貌基显得有些激动。为了减轻他沉重的心情，我故意讲了一个笑话。

“以后你就不会遇到这种灾祸了。”

德钦丁貌基阴沉的脸有些明朗起来。

“怎么办呢？你说说看。”

“根据缅甸治安条例，政府逮捕了德钦貌礼。他的老婆杜米米不是向县政府向政府提出了控告，要求政府在德钦貌礼在被关押期间担负她的生活费吗？！哈，哈！”

德钦丁貌基咧嘴笑着说道：

“这个官司肯定打不赢。”

“但这是个很有见识的要求。”

德钦丁貌基思索了一下，淡淡地笑了一笑说：“这不值得羡慕。因为这样一来，岂不成了只有进了监狱，才能养得起老婆了吗？”

我们之间尽管有意见分歧，但还是谈了不少有趣的话题。

除此之外，我和他在观察问题上也有着一定的差异。例如有一次我一边看着报纸，一边对他说：

“喂，德钦丁貌基，你看这儿，有人写文章支持女人穿短衣服。文章说：过去一匹薄纱布只能做八、九件上衣，现在可以缝制十到十二件。他的这个建议还真不错呀！”

我不过是随便地说了这么一句。他却认真地思考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嗯，这是个很好的征兆。这说明妇女们正在迎着自身解放的时代，迎着以劳动为荣、劳工光荣的时代的到来。”

“这怎么理解呢？你倒解释解释看。”

“穿着又肥又长的衣服，劳动起来很不方便。衣服要紧身、短小，干起活来才灵便自如。这意味着妇女们懂得了参加劳动是光荣的，她们就会要走上工作岗位。就要成为工人了。”

我丝毫不怀疑，并且非常欣赏他的这种观点。

“这么说，应该把这种衣服称之为‘迎接工人新时代’式衣服罗！哈！哈！……薄纱布名称很多，有些还取了电影名字。你看看，报纸上这个广告：实在惹人喜欢、令人爱不释手、难以忘怀的薄纱布，最近已由英国运到缅甸。这么一来，‘可爱的’薄纱布做的‘迎接工人新时代’服装就成了最时髦的衣服罗！哈、哈……”

我虽然大笑起来，他却不动声色。仍然在那里发呆，这使我感到莫名其妙。我看了看他，再也没讲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在凝思中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说：“从英国来的，是吗？”

“是的……”

“他们竟然胆敢冒着战火，在英国被狂轰滥炸期间，为缅甸妇女运来薄纱布？！当然罗！资本家没有利润是无法活下去的。他们必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谋取利润。他们运来了布匹，做成衣服，使缅甸妇女穿起来更显得美丽大方，这倒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可恶的是资本家趁战争和灾荒之机来发国难财！他们出售军用货物以谋取暴利。当人们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刻，他们却大搞黑市买卖，大发其财。”

我对那些短衣服以及薄纱布之类的广告，只浏览一下，只看到表面现象。德钦丁貌基则不然，他看得很仔细，力求理解其中深刻的含义。

“德钦丁貌基，你常说战争使得物价上涨，人民遭殃。现在薄纱布却生意兴隆，是薄纱布没有涨价呢，还是人们并不困难了呢？”

“德钦丁吞，我们分析问题不能局限于事物的本身。还要和其它各种事物和原因以及客观形势联系在一起。所谓‘人们’，需要分析他们是那种人。能穿得起薄纱布的，只是那些上层阶级或是中层阶级中的少数人。他们是富有的。而多数人则是贫穷的。薄纱布的价格也在上涨，不过它并没有像盐、糖、火柴等东西涨得那么多罢了。盐、糖、火柴等是大多数人用的物品，它一涨价，大多数人就遇到了困难。而薄纱布即使价格涨到天上去，对于那些使用的人来说也无关紧要。因为他们的收入也一直在增加。最近不是正在修建防空洞吗？那些干包工的公司头头们的收入肯定增加了。总督为了收买一些缅甸人，不是正在封官许愿吗？这些缅甸人的收入也增加了。在政府的官员、议员以及管理人员中，受贿的越来越多。他们购买薄纱布当然也就越来越多了。从英国来的军官也比以前多了起来。于是，一些高级妓女收入也随之增多了。这些人当然可以买更多的英国的惹人喜爱的薄

外
2
一

纱布罗：战争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场灾难，然而对少数人来说，是有利可图的。”

就这样，我经常到我缅人协会总部去和德钦丁貌基进行一些有趣的谈话。我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消除烦闷，同时也希望把我到达仰光的消息能够传递到秘密基地去。

正如所料，地下秘密基地似乎已经通过某种渠道知道我已经到达仰光。一天下午，我一个人呆在房里。一个年轻人给我捎来一封信。信上的署名虽不清楚，但从字迹上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哥埃内的来信。这使我受到很大鼓舞。在信中，哥埃内要我晚上跟他去接头。我微笑着向前来送信的年轻人点头表示谢意。可他却一句话也没说，转身便走了。

约定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地点是在巴罕黎达誓路和瑞贡台路口附近，缅甸人开的槟榔店里。

我七点离开住所。时令已进入初冬，屋外气温已有些凉意了。此时，仰光正是气候宜人的季节。穿件薄毛衣出门最合适，既能御寒又很气派。

当我穿上了玛妙米送给我的毛衣时，与玛妙米掸邦之行的情景又呈现在我的眼前。我坐上公共汽车，在去学院的路上一直想着玛妙米。她一定在盼望着我，一定在寻找我！

我没有告诉玛妙米我已回到仰光，也没有去找她。我能这样与她断绝往来，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离弃曾给我精神上、肉体上快慰的玛妙米，离开解除我生活忧虑、给我资助的玛妙米，离开各方面都富有魅力的玛妙米，真是痛苦难言。我之所以要忍受这样的痛苦，是由于我的良知使我发现我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也是由于害怕别人知道后，会在背后戳着脊梁骨骂我。然而，这些原因比起人类追求身心的愉快和美好的生活的属性来，是虚弱无力的。因此，虽然我一直躲避着玛妙米，不去见她，但我的心却直往她那儿跑。特别是当我没有正式的工作和固定的收

人，生活上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自然想到她，想到了她的资助。

公共汽车在瑞贡台街心园坛旁停了下来。

我下了车，便径直朝瑞贡台和黎达誓路口走去。夜幕已经降临了。因为是后半月，月亮还没有升起。这一带的路灯，因为电力不足显得特别昏黄暗淡。路上行人也很稀少。卖槟榔的小店里装不起电灯，只点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商店里的货也远不及印度人开的槟榔店那样齐全。除了盛放槟榔的盘子外，只有一些卷烟、补药和泻药。店主正跟一个顾客在搭讪，那位顾客身穿长袖衬衫、白裤，带着一副眼镜，嘴上留着短短的胡子，很像个中国人。

我在槟榔店旁边，仔细地观察周围的动静，没有看见哥埃内。我看了一下手表，已经七点半了。我想还是站在小店的门前去为好，这样可以告诉隐藏在某个角落的哥埃内，我已经来了。这时，正在买东西的那个“中国人”斜视了我一下，我朝他仔细一打量，觉得很面熟。

我说：“来一包槟榔包。”

卖槟榔的说：“加甘草，还是加烟丝？”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只听那人说：

“这个店里卖的两种都不错。”

一听到这语音，我立刻就知道他便是哥埃内，我真有点惊讶，但很快就克制住了。

“你看哪个好就拿哪个吧！”我说。

店主把槟榔包包好，递给我，当我付钱时，哥埃内走出小店去了。随后，我也紧跟着走出了小店。

我们沿着瑞贡台路一直走到翘塔基佛塔。大树把周围一切都遮盖了起来。山岗上，寺庙、佛亭和佛塔林立。周围光线很暗。我们穿过了一个砖砌的阶梯后，沿着一条小路向前继续走去。路

两边的砖墙旁，到处长着玉兰花、缅梔花、树菠萝和翠竹。我们穿过寺庙和佛亭，来到了一所房子里。

屋子里，有个人坐在地板上，扒在一张很矮的桌旁打字。那人皮肤黝黑，眼镜闪着光亮。头剃得光秃秃的，他就是伊乔学校的老师德钦漆。

我们走进来时，德钦漆抬头看了一下，仍继续打字。等我们一坐下来，我便对哥埃内说：“刚见到你时，简直不敢认了。”

他摘下眼镜说：

“看来我化装得不错。要化装就不能搞得太过份，只要把外形稍改一下就可以了。平时不穿花花绿绿衣服的人，只要一穿上它，面貌就变了。你看我，平时是不穿长裤的，现在一穿上它，再戴上一副眼镜，用不着墨镜，留上一小撮小胡子，模样就全变了。重要的是要装扮得自然。好！你说说，你都干了些什么？现在又在干什么？”

“我在家乡倒是干了一点儿工作。回到仰光后就一事无成了。看不见你，我能有什么事可干呢？”

“我们也到外地去了。同志之间都断了联系。你说说在家乡工作的情况吧！”

于是，我就把组织力量，酝酿起义的情况，选定空投武器的地点等都详细地向他作了汇报。

哥埃内也扼要地向我介绍了反对英帝国主义武装斗争的形势和各地的情况，什么德钦昂山曾经从日本回来，现在又到日本去了；上次跟昂山一起去日本的德钦拉棉等人留在日本的情况；德钦拉佩、哥吞新等同志跟德钦昂山一起前往日本的情况等等。此外，他还给我讲了一些在国外组建缅甸独立军向国内进军时，各地将要普遍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

哥埃内把我和奈吞同志选定的空投地点做了详细的记录。

哥埃内说日本除了援助武器外，还给缅甸两千万美元的巨额援

助时，简直把我惊呆了。可是哥埃内却说：

“要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组织工作，秘密组建军队的话，这点儿钱差得远呢！”

“这真是个大好消息！我简直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是日本政府和咱们领导人之间达成的协议，你不要对外人讲，只限咱们内部人知道。”

“我想我的嘴还是严实的。那么，现在我该怎么做呢？”

“主要是搞宣传鼓动工作。”

哥埃内站起身来，到里屋去了。我转脸朝正在打字的德钦漆看去。这时，哥觉迎慌慌张张地走了进来。他咧嘴朝我笑了一笑，便朝德钦漆走去。他们俩小声地嘀咕了一阵子便一起出去了。

哥埃内从里间拿出一摞传单交给了我。

“把这些散发给你周围的人吧！”

这都是些名为《革命》的宣传品。

“要收费吗？”我问。

“散发后就要募捐。最低不能少于一元钱。”

这些宣传品中写的都是关于赞扬正在跟德国纳粹作战的苏联的文章，及支持正在抗战的中国共产党的文章。另外还有论述为了打垮英帝国主义，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国外援助的文章。

《革命》小册子是秘密出版的地下刊物。

正当我聚精会神地看着这些文章时，哥埃内又问道：

“丁吞同志，你的经济情况怎么样？”

我没想到他会问起这事。不过，我很高兴能够在信得过的朋友面前倾吐我的真心话。

“很困难哪！我离开了报社，仅有的一点儿积蓄也在父亲去世，回家奔丧期间花光了。我又不想向孤独的母亲去要钱花。现在，口袋里已经空无一文了。”

“原来要资助你建立印厂的那位大姐，现在也不帮忙了吧。”

看来，现在得由我来给你钱了。”

“嘿，嘿！是从那两千万元中支出吗？”

“就算是吧！算是予支金里的吧！”

哥埃内给了我廿元，都是两元一张崭新的票子。随后，他变得严肃起来。思考了一会儿对我说：

“重要的是我们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缅甸的事情，只有咱们缅甸人自己去做。这样才能使日本人插不上手。咱们要努力，即使没有日本人来，也要把英国人赶走。”

“对，这点很重要，我担心日本人一来就要横行霸道。但是这里还有个难题。”

“什么难题？”

“许多人正在像盼日出那样，盼着日本人来呢！”

“现在盼日本人来没关系，这不过是表明对英国人已丧失了信心，觉得不能依靠他们了。关键是要大家都仇恨英帝国主义，不要去相信他们，要让大家都知道，英帝国主义统治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无论是因为我们也好，还是因为日本人也好，只要能形成那样一种局面都是很好的。”

“对。那么，我现在该走了。以后还是到这里来吗？”

“是的。以后你每星期三、六的晚上七点到九点，都要到这里来。今天是因为我去接你来的，所以一路上没人来盘问你。以后你再来时，在砌着砖墙的地方会碰到放哨的，放哨的会问：‘喂，是貌山吗？’你就回答：‘我不是貌山，是他派来的甘地’他就会放你过来。”

“好，记住了。”

“你是貌山吗？”

“我不是貌山，是他派来的甘地。嘿，嘿！做秘密工作就是要谨慎、认真。”

我出来的时候，哥埃内一直送我到石墙的阶梯处。北风呼呼

地刮着。佛塔顶端宝伞上的风铃发出了叮叮当当的响声。瑞贡台路这一带异常寂静，街上行人和来往的车辆已经消声匿迹了。

走到路口，我想等公共汽车，可是半天都不见车来，于是便徒步朝巴罕街走去。

邱吉尔大街的行人也很稀少，显得空荡荡的。路旁山岗上一座座小洋房异常幽雅别致。奇形怪状的电灯一开，庭院内的景色影影绰绰。置身其中，大有梦幻虚境之感。

我越走心中越高兴，不禁吹起了口哨，不时还哼两句歌曲。走到大湖湖畔时，看到岸边的大树倒映在水中，就像坐禅的修行人那样沉静、壮严。在微波荡漾的水面上，映出了天上一颗颗闪亮的星星。就好像情人向你投来撩人心弦的秋波。

事有凑巧，从佛塔那边转过一辆人力车来。因为口袋里有了二十元钱，我便想享受一下。于是，我坐上了车子，回住所去。

在仰光，晚上十一点以后才是坐洋车的最好时刻。因为这时来往车辆稀少，整个马路任凭洋车驰骋。即使偶尔有一辆汽车开来，老远就可以发现，能够不慌不忙地躲开。加上眼下的季节，凉爽宜人，车夫也不感疲乏，总是快步地飞奔着。我坐上洋车就答应给他一元钱，因此那印度人拉起车来更卖劲了，奔跑起来像脱疆之马。

动物园很快就过去了。车行至情侣幽径路口时，当时我和玛妙米一起散步，亲热相爱的情景又一幕幕浮现在我的眼前。

人的思维也真奇怪！当往事在脑海中闪现之际，另一幅现实的情景往往马上浮现，两幅图象便会交织在一起。于是，此时此刻被怀疑是患了肺结核而卧床不起的玛敏妩的身影也跳入了我的眼帘。

最近我经常到玛敏妩那儿去。她的病情没有什么好转，我也曾向给她治病的医生打听过她的病情究竟如何？但是也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医生虽然没有说病人膏肓，已经无可救药，但也没

有说出能使人宽心的话来。只是一再地开药方，一再地讲：“再观察观察吧！”

我竭力鼓励玛敏妩振作起来，想方设法为她建起一座宏伟的希望大厦。

洋车来到了蒙哥马利大街。

这个时候，这条大街也很清静，偶而才遇上一辆车或几个行人，有轨电车也已经收车回厂了。

当车夫把我拉到居住的地方——算命大师吴德新的房屋前，我叫车夫停了下来。

下车后，我给了那个印度车夫一块钱，他像个军人那样站得笔挺，朝我行了一个举手礼。我一时不知道怎样回礼，是像个军官那样呢，还是像有钱人那样对待他呢？我不知所措，只好莫名其妙地朝他笑了笑。

我刚要登上楼梯，只听得“小弟！”一声呼声，这声音俨如惊雷。我转身一看，只见路旁停着玛妙米的汽车。这时，我惊诧得不知该怎么办了。

玛妙米从车窗里探出头来说道：

“哎呀！小弟，你真叫我好找呀！”

这时，我才慌忙地向汽车跑去。

“噢，是姐姐呀！太意外了，我真没想到是你！”

司机波昂是个正经人，根本没朝我们看一眼，也没有想探听什么的表示，只是把两手放在方向盘上，双眼凝视着前方。

玛妙米用她卖弄风骚的眼神仰望着我。

“当然罗！你怎么会想着我呢！你心里早就没我了。噢，对了，是故意要忘掉我的吧！”

“哎，怎么会呢？姐姐，我是说我没想到居然在这里会见到你。”

“我在这附近已经等了你一个多小时了。”

“是吗？那可真对不起。”

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这时，玛妙米往车里挪了一下身子说：“来，到车里来坐，站着说话多不好！”

玛妙米的举动与平时有些异样。从前，在司机、佣人面前还稍有约束，不像现在这样肆无忌惮地跟我交往。我拉开了车门上车，拘谨地坐下，也没有关上车门。我问她：

“姐姐，这是从哪儿来呀？”

“我是专程找你来的。你信也不写，人也不见，这是什么意思？”

玛妙米说话时情绪非常激动。我却冷冷地回答道：“姐姐，没什么意思，实在太忙了。”

“你知道我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伸出姆指指了一下前面的司机，意思是提醒她，讲话不要太随便。玛妙米满不在乎，她仍然用激动的声调说：

“你知道我那里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平静地说：

“你说吧！”

“哥吞温死了！”

“是吗？什么时候死的？”

我分不清她这声调是撒娇还是伤心？

“已经死了一个多月了。”

我不知道是应该高兴还是伤心。这时，我就先装着很悲痛的样子说：

“姐姐，他是怎么死的？”

玛妙米挤着鼻子装出很伤心的样子，并用洒着香水的手帕擦着眼泪。

“还不是因为他的老毛病！？他这个慢性病，哪儿会好呀！”

我被玛妙米身上充满着香水的气味熏得晕头转向。这时，我猛然记起有一次玛妙米为了能够跟我自由交往，她曾经咒念过吴吞温早些死掉。

“姐姐，这也可以说他是解脱了苦难了。整天这么躺着，多遭罪呀！”

“是啊！也只能这么去想才能想得开！他倒是解脱了苦难，可留下我无依无靠了。虽说我有像样的工作，可是一个寡妇被人看不起呀！”

对玛妙米诉说寡妇生活的痛苦，我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倒是不知吴吞温死后命运将如何安排我和玛妙米的关系。

“小弟，把车门关上。”

这时我才停止了思考。随手将车门撞上。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关上它。只知道当我一关上车门，汽车便呼的一下开走了。

六十六 情网难逃

我不知道是命运这样故意捉弄我，还是我自己的轻率行为所导致的后果。我的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复杂起来。当我料理完父亲的丧事以后，母亲要我“成家立业”，并为我选定了对象。那时候，我并没有把玛妙米考虑进去，只徘徊于玛钦娣和玛敏妩两人之间。母亲只是模棱两可地说：“大闺女挺讨人喜欢，小闺女也满不错。”

回到仰光之后，由于不可避免的原故，我向玛敏妩表白了爱情，并且起誓在今后共同生活的道路上，同生死，共患难。

我一直想着玛敏妩会借助我的爱情战胜疾病。我相信她会满怀着我们俩将白头偕老的希望，树立起坚强的信念，毫不气馁地

去争取活下来。

当我下定决心为国家的独立参加地下斗争的时候，当我决定把爱情全部献给玛敏妮一个人的时候，我又意外地遇到了玛妙米。然而，更使我感到意外的是，她的丈夫吴吞温已经病死了。

我觉得，现在玛妙米和我无论怎么来往都是无可指责的了。我们再也用不着考虑什么道德败坏和感到做贼心虚了。再也不用害怕人们讥笑了。只要我们愿意公开合法地结为夫妻，再也不会有什么障碍了。

一路上，我尽是在胡思乱想。开始，玛妙米还向我问这问那，故意让我开口。但是，我无法给她有条理的回答。不仅如此，我还经常对不上她的话碴。所以，后来玛妙米干脆就不再讲话了，只是用眼睛不停地望着我。我没注意汽车开到什么地方，直到车停下来时，才知道到了卑谬路登登家。

汽车停在小楼的门廊里，司机先下车去按了一下门上的电铃，楼里面“铃……铃……”地响了起来。

这时，玛妙米也走下了车。我却仍然呆呆地坐在车上。

“小弟，下车呀！”

我走下车来，站在玛妙米的身后。听到有脚步声朝大门走来。这时，司机便回到车上。

里面传出了女人的话音。

“谁呀？”

玛妙米说：“是我。登登开门吧！”

登登一边开着门，一边用懒洋洋的口气问道：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等得我晒死了。”

门打开了。登登睡眼惺忪地望着我，朝我微微一笑。我真有些不好意思。简直像一个私奔出门的姑娘！玛妙米走在前面，我羞答答地跟在后边。

司机说：“太太，我把车开进车房，我就在后面的房间

里。”

“好的，要车时，我再来叫你。”

登登在我身后，随手把门关上。

玛妙米把我带到客厅。客厅里只亮着一盏红绸灯罩的落地灯。灯的四周沙发椅和地板上有些亮光。光线透过红色的灯罩，把其他地方涂成一层暗红色。

玛妙米把我让到一个沙发椅上坐下之后便对登登说：

“登登，请你替我好好招待一下貌丁吞。”

说完便朝与客厅相连的里间走去了。当玛妙米拧开电灯时，我才看清那是一间卧室。登登站在我面前，孩子气地微笑着对我说：

“见到你真不容易呀！”

“是啊，我工作很忙，咱们好久不见了。”

“唉！你要是真心想来，路就近；要是不想来，近路也嫌远。”

“吴钦貌怎么样？他身体好吗？”

“挺好的。他最近不在家，到外地去了。”

“噢，是吗？”

我只是随口问了一下吴钦貌的近况。通过玛妙米和登登相识已经三年多了，但是，一次也没见到过吴钦貌。

“玛秋呢？她也很好吧？”

我又打听起和我们一起去掸邦的那个哑女佣来。

“很好，她也经常讲起你的事。”

登登讲话时一本正经的。这样倒使我犯起疑来，玛秋的聋哑病怎么好了？怎么又会讲话了呢？她是不是打着手势向登登讲了我和玛妙米的事呢？

“她都说了些什么？”

登登故意不说，调皮地做出一付鬼脸，好像要拿我一手。这

样反倒使我更急于要知道玛秋讲话的内容了。

“她是怎么说的，你快说呀！”

“嘻嘻……她说哥丁吞这个人呀，是一个见面时热得很，转身就冷冰冰的人，玛秋虽然整天盼着他来，但总不见他人影。哈！哈！”

我对登登的笑话很喜欢，也跟着笑了起来。

“登登，那么玛秋是用什么手势来表达出这些意思来的，你倒比划给我看看。”

登登指手划脚地比划起来，真像个哑吧似的。

这时，玛妙米没好气地嚷道：

“登登，你来一下！”

登登刹时目瞪口呆，像小孩那样吐吐舌头转身走了。

一切听任玛妙米摆布的登登，玛妙米对她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威呢？她们之间根本就不像是朋友之间的关系，简直就好像是小孩和保姆的关系一样。

在我刚进入客厅时，红色的灯光朦朦胧胧，什么也没看清楚。这时我才看清了房间里的各式各样的家俱和摆设。

玛妙米好像专门选择吴钦貌不在家的时候把我找来。她可真是又机灵又有办法的人。我究竟该怎样对待这位自由自在的寡妇呢？是提出我俩结成合法夫妻，背弃那位为我才留恋生活的玛敏妩吗？唉！总是动摇不定的丁吞呀！你还要犹豫不决到多大年岁才算为止呢？现在你究竟打算倒向哪一边呢？

当登登又出来时，只见她正经八板地问道：

“哥丁吞，你想吃些什么，请不要客气，在我没睡之前好给你们去做。”

“算了，不要麻烦了。天已太晚了。”

“你真的不饿吗？”

“真的不饿。”

“那么我就告辞了。大夫不准我睡得太晚。”

“是吗？这可不是你做主人的过错，是怨我们这些客人偏偏深更半夜来作客。”

我的话还没说完，登登已经走上楼去。她大概是故意避开我们俩吧！她这样做，真是太让人尴尬了，也太露骨了。从前，玛妙米对登登好像只是抱着知道就让她知道好了，只要看不见就行的态度。可现在却好像不必要再躲躲闪闪似的。可能她已决定与我结成合法夫妻了吧！当我想到这些时，憔悴纤弱的玛敏妩的身影又浮现在我眼前。好像她正挽着我的右臂，头靠在我的肩头，我俩一起吃力地在爬越一座高高的大山。我又对玛敏妩怜悯起来。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慢慢地低下了头。

“小弟，你看！”听到玛妙米娇滴滴的声音，我才抬起头来看她。这一看，我惊愕了。她穿着像日本女人和服那样的睡衣。黛绿色的绣花绸料闪着光亮。在胸口两边各有一簇绣花图案，一对蝴蝶在花上飞舞。这身睡衣在朦胧的红灯光闪耀下，更显得娇艳。原先盘紧的头发，现在松松垮垮地打了个结，任发梢随便地垂在肩上。

像小鸟张起颈下美丽的羽毛来炫耀自己的美姿一样，玛妙米也向我炫耀着她的娇艳。

我有些眼花缭乱了。于是说：

“姐姐，你这样一打扮，简直和日本女人一样了。”

“是吗？现在不是日本人吃香么？如果真能和日本人一样，那还真不错呢！不管是像英国人还是日本人，你说漂亮不漂亮吧！”

大概这就是女人的天性吧，她们总在关心自己美不美。

我俏皮地笑着说：

“这种美，美得很特别。”

玛妙米坐在我的身边问道：

“我的心肝儿，你说说怎么特别？”

沙发被压得深陷了下去，玛妙米的身子随势向我倾倒过来。

“我是说你和平时大不一样，发型也跟往常不同。”

“噢，是吗？”

玛妙米抚摸着头发，用发梢爱抚地抽着我的面颊。我的身躯不由自主地倒向了玛妙米。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使我陶醉了。

“姐姐，你太美了！”

“你说说，到底又是怎么个美法？”

“在这淡红色的灯光下，你的脸就像在朝霞中盛开的荷花……”

玛妙米一下子把我紧紧地搂住了。

“哼，你真会讲。甭用这些动听的话来哄我了。”

“姐姐，我说的可是真话。”

玛妙米的脸色立刻阴沉起来。

“我才不相信呢，如果你真觉得我这么美，这么可爱，怎么会这样对待我呢？”

“我怎么啦？”

“那样冷冰冰的。你可知道，姐姐不是那什么都不懂的天真少女，已经是年近四十的寡妇了。”

“算了吧，离四十岁还远着呢，你快别说这种话了。”

“我知道你不来找我根本不是没空，是不愿意见我。假如一个小伙子真的爱上了一个姑娘，他不管平时多么忙，也不管有什么阻拦，他都是会来找她的。小弟，你是个年轻人，你如果真的想来找我，是不会有any顾忌的。”

玛妙米这段生活经验十足的话，使我无法辩解。

“好，你照实跟我说，你为什么非要跟我断绝来往？”

我不想再找什么借口，只想对她如实讲出我的打算。但转面一想，还是等有了肯定的打算之后再讲也不迟。现在需要的是，

我是否决定与玛妙米成为合法的夫妻，这件事我又是一时拿不定主意。因为我不能背弃把我当作生活的希望而正在和病魔、死神进行搏斗着的玛敏妩。想到这里，我的心好像分成了两半，一半给了玛妙米，另一半给了玛敏妩。此时，我心中酸楚极了，真想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

玛妙米看着我那副哭丧着的面孔，似乎探得了我心中的难处，好像对我产生了怜悯之心。她的脸色更加阴郁了。

“这样吧，你如果不好讲就算了。”

玛妙米声音有些哽噎了，眼里含着泪水紧紧地搂抱着我。在我脸上密密地亲吻着。这时，淤积在我心头的忧愁和悲伤好像晨霜遇到了阳光，顿时化为乌有。我在玛敏妩面前立下的誓言也烟消云散了。于是，我也抱着玛妙米的脸狂吻起来。这时，我下了决心，要和她结为合法夫妻。我要立即把这想法告诉玛妙米，免得使我再生改悔之心。

“姐姐，我想跟你说一件事。”

“说一件，两件也行呀，嘻嘻！我恭候心爱的佛爷降旨。”

“我想郑重地对你说。”

我推开了玛妙米，正经地说着。这样一来，玛妙米的脸色也变得严肃起来了。

“好，那你就说吧！”

“我实在真心爱着你，这决不是表面上的，更不是为了金钱和其他目的才爱你的。”

“小弟，你别提什么钱的事。”

“我虽然真心地爱着你，但那时你却不是自由的人，因而我们之间才有了那么一段越轨的事情发生。做为一个佛教的信徒，我违犯了应该遵守的五戒中的欲戒。对此我感到后悔莫及，它使我灵魂不安，使我感到羞愧。”

“过去的事还提它干什么。你这样讲，实际上是说我曾与一

个野汉子姘居。这是我的罪过，我应当自责。算了，过去的就叫它过去吧！”

“我讲过去这些，是为了使你更加了解我。由于我的灵魂不洁，所以才尽量躲着你，跟你断绝来往。我并不是不爱你，你相信吗？”

“我信，我信。我的弟弟！以后你可不能总这样躲着我，更不要和我一刀两断了。”

“现在我可以随时来找你，用不着躲着你，跟你断绝往来了。因为你现在已经是自由的人啦，咱们可以成为合法夫妻了。我请求你让我说的，就是这句话。”

当我讲出这番话后，很奇怪，玛妙米却没有显出任何激动的神色来。

“好吗？姐姐，咱们公开结婚吧！”

我很慷慨地端出了我的打算。可玛妙米却犹豫不决了，只是淡淡地说：

“以后再考虑吧！天太晚了，我想睡觉了。”

玛妙米以妩媚而含嗔的微笑来掩饰着心中的欲念。她伸开双臂打了一个哈欠。

她把我当成小孩，随便来哄弄我，故意岔开话题。这时，我完全明白了。我又不是小孩，为什么不明白呢？

玛妙米千方百计地想岔开话题。我却偏偏想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

“我不要你以后再考虑。你要是真的也像我爱你那样爱我，就应该按照我说的，我们立即结婚！”

玛妙米讪笑着说：

“你干嘛这么着急，我的小佛爷！”

“当然着急啦！你说到底结婚不结婚？”

“怎么啦，是不是我不答应，你就马上跟另一个姑娘结婚？”

没有裂口的手，攥合起来不会觉得痛；如果本来就有裂口，再沾上些盐，那就会痛得难以忍受。玛妙米的话一下戳中了我的痛处，我有些生气了。我又担心玛妙米可能已经知道我与玛敏妩的关系。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她的问话。脸上显出很不高兴的神色。玛妙米深情地望着我，然后又带着嗔意撒着娇说道：

“如果不是这样，是不是怕我不嫁给你，而与另外的男人结婚？”

“不要管它是什么原因吧，反正我们必须公开结婚。”

“哎呀，小弟！这怎么能立刻定下来呢？你也不想一想，我的丈夫刚刚死去，我就立刻嫁人，这不叫别人耻笑吗？”

“耻笑又怕什么？人各有自己的鼻子，呼吸由自己掌管，这关别人什么事？！”

玛妙米站起来苦笑了一下说道：

“说什么也不能马上结婚。你不知道别人会讲些什么哪！我们如果真的马上结婚，立刻就会有人说，我为了要讨个小丈夫才把亲夫害死的。哥吞温和我两家的亲戚就更不得了啦。现在他们还都住在我家里没回去。他们互相说东道西，还在争吵不休，简直烦死人。他们不走，我是不会回家的。所以，不用说外人，就是这些亲戚的讥讽话就够我们听的了。”

玛妙米说着走到我跟前，两手扶住我双肩柔情地轻声说：

“小弟呀，这些你都不知道，所以我说以后再考虑。好啦，来！咱们去睡吧！”

我低下了头，装着生气的样子。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不称心之处。

“我也不是说非得今天或者明天结婚不可。我是想再过两三个月，找个合适的时机就结婚。”

玛妙米用双手抱起我的头，然后说：

“小弟，世界上你不了解的事还多得很呢！我们结婚成为合

法夫妻这件事，做起来也不那么容易，各方面都得考虑周到才行。所以，你不能逼着我立刻给你肯定的答复。”

“我并不一定要你马上就给我答复。”

“以后会答复你的。重要的是，小弟，现在不是想怎么爱就能怎么爱我了么？我也可以尽情地爱你。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任何障碍，可以像夫妻那样一起生活了嘛！管它合法不合法，反正都是那么回事。谁也拦不住。那么你还担心什么呢？”

直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向玛妙米讲过我要跟她结婚的原因。如果真的挑白了说，我又担心她会感到刺耳。就像遇到强光时，眼睛自然而然要避开那样，我也有意地回避着这个问题。说实在的，我还是怕跟她彻底断了关系。现在是非挑明不可的时候了！

“如果不结成正式合法夫妻，我是不愿意这样混下去了。这样下去，我只能落个‘小丈夫’的臭名，我觉得太丢人了。”

我的话音带着怨恨和悲哀。玛妙米坐在我面前，把头依偎在我的胸前，痛苦地说：

“你不能这么说，更不要这样想。我实在是难处，才不能马上结婚。”

她紧紧地搂着我的腰，把头依偎在我的胸前，伤心地哭了起来。

我感到茫然，莫衷一是。忽然又不由地对她可怜起来了。感到我刚才讲的话有些欠妥。我爱怜地把她搂得紧紧的。不停地劝慰她。这样，我又一次陷入了难以挣脱的情网之中。在淡红色的灯光下，除去身披绿绸睡衣的玛妙米，我什么也看不见了。我的每根神经都集中在她身上了。但是，就在这时，我仿佛在黑暗的洞穴中，突然见到一缕亮光。骤然间，理智敲开了我心灵的门扇，使我懂得，要想彻底挣脱小姘夫的处境，就必须远离玛妙米，千万不能再接近她！

六十七 英国统治的末日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来到了。

这一天缅甸全国都知道了日本已向英美宣战。人们聚集在一起，听收音机广播的有关宣战消息，又一传十、十传百地把消息迅速传播出去。

报纸也出了号外。平时印刷四十八版，每份五分的“缅甸新光”报，也发行了四个版面的号外，每份以二十五分出售。人们围聚在一起，一人读报，大家围听。

“昨天日本已向英美宣战。”

“日本同时轰炸珍珠港、马尼拉和新加坡。”

“美国方面在珍珠港损失惨重！”

人们惊慌了。大家担心会发生异常情况。在茶馆里，人们纷纷议论着战争的消息。

“听说，在珍珠港，日本人出动了一百架飞机、五十艘小型潜艇发动进攻。美国人伤亡很大，当场就有两千一百一十七名官兵死亡，美国海军损失八十架飞机，陆军损失九十七架飞机。”

公共汽车上，人们也在议论战争。

“听说英国人把威尔斯王子号和却敌号军舰派往太平洋去了。”

市场里也在谈论着战争。

“物价上涨了这么多！”

“打仗了，没有货源，当然要涨了！”

工厂、学校里也都在谈论着战争。

“我们缅甸和日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也要对它宣战呢？”

“噢！因为我们是英国的附属国，英国的敌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敌人喽！”

人们对英国更加仇视，对其盟友美国所遭受的失败也是幸灾乐祸。大家说，英国和美国这样刁横，现在碰上了日本总算受到了惩罚。大家对能教训英国的日本大加赞赏。更有人认为，日本人所干的都是好事，英国人所干的全是坏事。英国当局说，由于英国已经对日宣战，所以要搞好防空。但人们认为这是无关紧要的事，根本不放在心上。

市场里的外国商品立刻奇缺起来，一下子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仰光市民由于商品匮乏便更加憎恨起印度人来。商店大部分是印度人经营的，是印度人在哄抬物价，而屯积居奇做黑市生意的巨商也正是玛戈路一带的印度老板们。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情况。所以，人们怎么能不恨印度人呢？

我再也不到玛妙米那里去了，因为我知道，如果继续接近她，我就挣脱不了当个婊子的命运，所以尽量躲避着。但是我仍然不时地打听她的近况，暗暗观察着她的举动。玛妙米仍在玛戈路她的公司里工作。令人奇怪的是，过去很少见到过的一个印度老板，现在经常出现在玛妙米的公司大楼。我曾亲眼看见玛妙米和他一起乘车出入。

看来，玛妙米在和印度老板合伙做生意，而且是黑市生意。我怀疑这位印度老板能在经济上和玛妙米合伙，难道就不可能跟她在生活上混到一起吗？

当我硬要她与我结婚时，她拒绝了我，并且说：“小弟，世界上的事你还有许多不懂得。”我想，这大概就是我不懂的事情吧！

那时正是谣言四起的时候。这些谣言大都对日本有利，对英国人不利。有不少人传说“日本的潜艇已经到了仰光河口。”也有的人说：“新加坡要塞已经陷落。”还有的人到处在解释流行

的讖语童谣。

“仙人下凡，法术无边，一变两，两变四，变化无穷。”“湖上飞来鸳鸯鸟，鸳鸯将被箭射中。伞柄猛击猎人头，雷击伞柄不轻饶”等诸如此类的讖语，也被某些人作了多种解释。人们将这些能解释讖语预测未来的人当作学问高深的人而崇敬备至。

日本的电台也传出了缅甸人德钦吞沃那充满着火药味的叫喊声：“起来！把英帝国主义者赶出去！”

同时，也播出了日本女人娇滴滴的声音：

“过不久，在我们日本，鲜红芳菲的樱花即将盛开。我们是多么盼望缅甸友人前来观赏这美丽迷人的景色啊！”

在缅甸，大多数人没有见过樱花。经电台这么一宣传，倒还真有些人向往起樱花来了。

伴随着樱花的诱惑，日本电台把“大东亚共荣圈”政策和依靠日本的援助来取得缅甸独立的观点传播开来。这样，使不少缅甸人真的向往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真的相信依靠日本的援助能够取得缅甸独立，真要迎接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樱花、大东亚共荣圈和缅甸独立的背后，日本天皇的陆、海、空三军正在顺利地进军，太阳旗正在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接连升起。

英国人正在举刀发誓。咖咙吴苏曾经向英国首相邱吉尔请求在战后要给更多的自治权力，结果被英国政府诬陷与日本人有勾结，而遭到逮捕。

因此，凡是接近吴苏的人，都对英国人的失败表示高兴，他们已经做好准备去迎接日本太阳旗在缅甸的升起。

英国驻缅甸总督道曼·史密斯勋爵和包吞爵士政府正在对一些报纸进行迫害，因为这些报纸主张战后英国要给缅甸以自治，并争取缅甸为盟国出力。

于是，主张自治的人也对英联邦不抱希望，而把希望寄托在

大东亚共荣圈上面了。

主张要使缅甸完全取得独立、要通过各种形式开展斗争的我缅人协会，已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当时，还未遭到逮捕和迫害的德钦哥都迈、德钦妙、德钦丁貌基等领导人已经不太安全了，他们不得不隐蔽起来。

许多为缅甸取得完全独立而奔走的德钦党人也相信，联合日本打倒英国对缅甸的统治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们对“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这句我缅人歌的歌词赋予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这首歌曲正是日本人即将到来的先兆。

“香港已落入日本人之手。”

“日军包围了新加坡的英国海军基地。”

“日军正在进攻马来亚！”

诸如此类的消息接踵而来。缅甸人却感到由衷的高兴。

与此同时，缅甸电台和英国电台也不停地广播说：“盟军正在顺利地撤退。”缅甸人对英国人的顺利撤退给以尖刻的嘲讽。

一天早晨，天刚蒙蒙亮。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时，我以为是我缅人协会已被宣布为非法，警察来逮捕我了。我蒙着毯子，心里很紧张。不知去开门好还是不开门好。这时，算命大师吴德新慌慌张张爬起来，把门打开了。

只听敲门的人问道：

“德钦丁吞在吗？”

“在。”

我掀开毯子一看，进来的原来是德钦丁貌基。我惊奇地说：

“啊！原来是德钦丁貌基呀！”

“喂，你快起来。”

德钦丁貌基的话声和表情显得冷冰冰的。为什么他意外地、又在这种时刻来了？神态又为什么如此反常？当我慌忙起身时，吴德新对我俩投以谅解和宽容的微笑。他说道：

“我以为是我的客人来了呢，我正等着为他作法祈祷呢！”

这时，我朝佛龕望去，只见供品都已摆好。香烟缭绕，蜡烛通明。吴德新已向佛龕走去。德钦丁貌基坐到我的床铺上。他留着长长的分头，没有梳理，显得很蓬乱。两腮的胡碴很长，好像很久没有刮脸了。上身穿的是一件破旧的兰色衬衫。在胸前的金属纽扣处，还可以看出有一小块深色的痕迹。我想这个部位，正是他过去别大学划船俱乐部证章的地方。

“我真担心怕敲错了门。”

“你来的可真早呀！”

“你到外面看看去，已经不早了。我没来过这儿，只向你打听听过一回，今天就摸着找来了。”

德钦丁貌基一大清早就来我这里，我想一定发生了什么特殊情况。

“你这是从哪儿来？你不是住在总部了吗？”

“那里已经住不成了。住在那里会被抓走的。”

我向吴德新望去，只见他跪在佛龕前闭着双眼。这位算命大师根本没有注意我们的谈话。看来他正在一门心思地想着他的客人。但是，我还是压低了声音向德钦丁貌基问道：

“怎么样，你不是已经隐蔽起来了吗？”

“是的，但隐藏的地方很不安全，我来找你就是想问问你，能不能给我找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躲一躲。”

“英国人干什么要抓你这种人呢？”

德钦丁貌基有苦难言地回答说：

“你说为什么他们不该抓我呢？”

“你不是主张与盟国合作一起抵抗法西斯的人吗？而且还发表过演讲阐明自己的观点，表示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吗？”

“是的，直到现在我还是坚定不移。”

“他们已经宣布我缅人协会为非法组织。逮捕这个组织的所

有成员。你还坚信你的主张吗？”

这时，德钦丁貌基的脸色变得明朗起来。

“是的，我还是坚持这种看法。因为我不是单从英国一方面来看问题的。我是把世界整个形势、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形势、我们缅甸的形势，以及英美、苏联和中国的形势综合起来进行分析之后得出的结论。因此，怎么能仅从英国人宣布我缅人协会为非法组织、逮捕德钦党人一两件事情上就改变自己的看法呢。”

我在许多问题上是不能接受德钦丁貌基的主张的。但是，我对他提出的理由倒是很感兴趣。我不能不尊重他的纯洁的信念。

“在缅甸还有持你这种观点的人吗？”

“当然有了。”

“他们也像你这样坚定吗？”

“跟我也差不了多少。”

“你说说他们都是哪些人？”

“现在已经被捕入狱的德钦梭、德钦觉盛等就是这种观点。”

“是吗？我认识德钦觉盛，但是不太熟悉。德钦梭我是比较熟的。我就是读了他的书才懂得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我听过他的课，也听过德钦觉盛的课。但是，他们最近的态度我是听你说了之后才知道的。噢，我插你一句，难道，英国人还不知道你们的这些观点吗？”

“当然知道喽。德钦觉盛等人不久以前还从监狱中写信给总督道曼·史密斯，我也给总督写过信。在信里，我们详细地表明，我们是把法西斯作为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愿意和盟国联合共同抵抗日本。希望他们与我们合作并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志。”

“总督是怎么答复的？没有把德钦觉盛等人放出来吗？”

“他说不能释放。不管我们怎么讲，反正总督已经确切地知道德钦昂山、德钦拉佩、德钦拉貌、德钦吞新等人已经到了日本。所以根本信不过我们。去日本的人已经到了日本，英国人不相信

我们德钦党人也是很自然的。”

“您的盟友也真不够义气，对待自己人想抓就抓，把自己人关进监狱也不释放。反正我对你们的英国人无论怎样也不会有好感。”

“是的，我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分歧。”

他和我面对面地坐在床铺上，相互对视了很久。这时，来往的有轨电车和公共汽车声音开始喧哗起来。电车从楼前开过，震得房子都有些摇晃。德钦丁貌基叹了一口气，然后说道：

“好了，德钦丁吞，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安全的地方？”

“藏起来之后，你想做些什么呢？”

“我是想先藏起来再说，不然一旦被抓，蹲了监狱就什么也做不成了。”

“你藏起来之后，想怎么干？”

“只要有个藏身之处就行了。也不可能同盟国取得联系。现在只有按自己的主张去干些事情。因为没有被捕的，好像只剩下我只身一人了。”

楼梯上传来了皮鞋的脚步声。现在，只有把德钦丁貌基送到安全的地方才行。在那一刹那间，就像雷电闪过一样，我的脑海里忽然出现了住在甘马育区我的朋友们的面孔。我站起身来说：

“好！咱们走吧。”

德钦丁貌基也站起身来说：“现在就送我去吗？”

“是的。”

这时，一位上层人物模样的人出现在房门口。他身着毛衣和呢料外衣，下穿呢料筒裙，头上缠着围巾。这是位经常找算命大师吴德新占卜的老主顾，我也好像曾经见过他。那个人向我微微一笑。还没等向我打招呼，吴德新便把他叫到佛龕前面去了。

当我们走出房间下楼梯的时候，我才想起了这位不速之客正是以前为了升官发财，来请吴德新作法祈祷的那位秘书。

战火虽然向我们这边蔓延开来，但在甘马育区还没看出有什么变化和影响。

哥巴久的理发店仍照常开业。我和德钦丁貌基走下公共汽车时，哥巴久正在打扫，忙着开门。

我走到理发店门前时，向哥巴久寒暄道：

“德钦巴久，你好！”

哥巴久惊奇地抬起头来望着我说：

“噢，是德钦丁吞啊！来，请进！”

哥巴久停止了手里的清扫工作，迎候我们俩进去。

“等回来时再坐吧。”

“德钦丁吞你混得不错呀！我在报纸上看到你的名字和总部领导人的名字一起出现，心里真高兴。希望你再接再厉！”

哥巴久两眼盯住老老实实跟在我后面的德钦丁貌基，看了看又对我说道：“回来时，一定进来坐坐啊！”

吴波钦等人仍然靠赶马车生活。但是在他家门前没见停放马车，只见到地上有些马粪和喂马的料槽。杜拉梅正在那里搅着饭锅，吴波钦坐在竹塌上喝茶。

我站在他房门前打招呼道：

“你们好呀？”

他们夫妇俩用惊愕的眼光望了我一会儿，然后，才高兴地回答说：“很好，很好。”

“好啊，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我是专程到你们这儿来的。哥丁佩呢？他现在怎么样？”

我向他们问起我的朋友、他们的儿子哥丁佩。

吴波钦回答说：

“出车去了。”

“那么，玛丁瑞在吗？”

当我又问起他们的女儿的近况时，吴波钦回答说：

“她已经不在这儿住了。她男人貌冰调到力勃坦去工作，她也跟着去了。现在要打仗了，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我们本来也想跟闺女住在一块儿，但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吴波钦忧心忡忡地讲到他们的女儿、当铁路检票员的女婿和外孙的时候，杜拉梅的脸上也露出了愁容。

杜拉梅说：“来坐一会儿呀！”

“不坐了，等回来再坐吧。敏叔在家不？”

“在。不知他起床没有。”

杜龙丁这个靠卖炸瓢瓜饼过着半饥不饱生活的妇女和以前差不多。她那在衬衣厂做工的女儿妙吉也没有什么变化，仍然保持着未婚少女的俊容。而第二个女儿妙意却已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原来她嫁给了一个印度人。这是我和哥觉都不希望发生的事情。

我们来到敏叔的家门前。当我看到这所我曾经住过很长时间的房子时，心中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回想起我住在这里时，每天早晨起床后，总是先把正面的窗子和一扇门打开，现在这儿扇窗子也都开着。敏叔早已在井旁冲澡了。过去他曾对我说过，在冬天，早晨起床后先冲个冷水澡能使全身变暖和。

我向敏叔说：“敏叔，您已经起来了？”

“我连睡都还没睡呢！”

“噢，您是上夜班呀！”

“是的。你这是从哪里来？”

“我是特地找您来啦！”

“走，进屋去坐。你把门开开吧！”

“哥觉也住在这里吗？”

“住在这里。我下班回来他才出去。好像附近有布施斋饭的。”

我推开了房门，没有进屋，只是在门前坐了下来。德钦丁貌

基在路上一句话也没讲，他只是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等我们坐下之后，他才抬头望望屋顶说道：

“这是谁的家呀？德钦丁吞。”

“就是在那边冲澡的那位大叔的家，我原来就住在这儿。”

“那么你在这一带一定有不少熟人啦？”

“住的时间长了，当然熟人就多罗！”

敏叔冲好澡，换了衣服，在我们身旁坐下后问道：

“有什么事吗？”

“敏叔，这位是我缅人协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德钦丁貌基。”

敏叔听了，惊慌得不知所措。过了一会儿才镇静下来，微笑着向他打招呼。

“见到你很高兴。”

德钦丁貌基苦笑了一下说：

“别人都去坐班房啦，这个‘过渡主席’的职位就落到我的头上啦，哈哈！在正常情况下，我是怎么也当不上主席的。”

敏叔对他这样谦虚、风趣的说话显得很满意。他担心地说：

“英国总督已经宣布我缅人协会为非法组织，到处都在搜捕德钦党人，他们怎么会饶过你？”

这时，德钦丁貌基朝我笑了笑，向我示意要接上敏叔的话碴，于是我赶快说：

“现在呆在别处都很危险，所以才到敏叔您这里来了，想在您这里躲一些时候。”

“行，行。我这里很僻静。家里也没有什么人，只有哥觉和有给我做饭的一个侄子，外人很难发觉。”

“您没有家眷吗？”

“就算是光棍汉一条吧。好了，你就放心住着好啦！不过要把名字改一下，叫什么好呢？”

德钦丁貌基面朝屋顶看了一下说：

“就叫吴基貌吧。就说我是报纸的编辑，因患心脏病到这里来休养的。”

我真佩服德钦丁貌基的头脑机灵。他举止言谈和当编辑的人很相像，说是患心脏病来休养也很合乎情理。

敏叔没再继续说什么，呆呆的在那里琢磨着。我也想不出新的话题。心里想，事情虽然已经办妥，还是早些回去为好。这时，敏叔又恢复了常态说：

“听说新加坡被日本飞机轰炸得很惨。连水库和水管都被炸毁了。现在居民吃水都很困难，不知道日本人会不会也来轰炸咱们仰光？”

德钦丁貌基说：

“当然会。法西斯不会考虑平民百姓的死活，他们会用各种方法来进攻的。”

我马上也接着说：

“不只是法西斯，就连英美同盟国也是一样。他们根本不管老百姓的疾苦，唯一考虑的就是取得战争的胜利。你们看这些盟国的军队在撤退的时候，借口什么不使敌方得到好处，不也到处在实行焦土政策吗？他们把工厂、粮库、港口全都毁掉了！”

敏叔说：

“不管是哪一方对我们都不会好。我们就像夹在两头相斗的野牛中间一样，处境很危险。现在的缅甸人就像筛子里的元宵，被人筛得来回翻滚，情况越来越坏。”

我是不愿听到这种灰心丧气的悲观论调的，我要听的是，战争起来之后，要趁英国人的困难时机与日本人联合起来打败英国人，取得民族独立这种勇敢坚决的呼声。什么怕和子孙们分离啦，什么害怕飞机轰炸啦，什么担心前途莫测啦等等我一概不愿听。但是在实际与人们接触中，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了这种论调。

关于战争的情况，我们和敏叔交谈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告辞说：“好了，德钦丁貌基，你就留在这儿啦！”

敏叔朝德钦丁貌基微笑着说：

“就呆在这儿吧。我们这里很安全，不会出现什么意外的。你也不要太客气。只是有一点，我们家没有主妇，所以吃饭只能将就一点罗！”

德钦丁貌基很高兴地说：

“没关系，对吃的方面我是很随便的。我们德钦党人四海为家，都把全国看作是自己的家。不管走到哪里都是不会客气的，哈哈！”

德钦丁貌基难得这样开心，说完之后竟自顾自地满意地大笑起来。

“好，敏叔，我走了。”

“好，好。”

我站起身来对德钦丁貌基说：

“吴基貌，我走了。为使您的心脏病早日痊愈，我给您送些什么药来好呢？嘻嘻！”

“不需要你送什么药来，只要给送些书来就行啦。以后，我和你联系时用什么名字好？”

本来，我和人民革命党联系的时候，曾用过一个化名，但我不愿将这个化名告诉他。所以我又想重新起个名字。这时我想起了摩登和尚哥登佩那本《时代恶魔》这部小说来，于是我就决定用那本小说中主人公的名字。

“就用纽貌这个名字吧！”我说。

我从敏叔家里出来后，沿着马路来到吴波钦家里。吴波钦热情地给我倒上茶。杜拉梅给我端来了蛋糕，然后坐在竹塌旁边压低了声音问我：

“听说日本人要来啦，是真的吗？”

我不知道杜拉梅是盼日本人呢，还是怕日本人来？然而我是不喜欢她提出这种问题的。更不希望他们这样断定：如果英国退走，就是日本人来。

“是这样的，最近东南亚战争英国人被打败了，日本人得胜了。但是我们缅甸不会由日本人来占领，我们缅甸人要自己光复自己的国家。所以不能说是日本要来，而应该说缅甸人要来了。”

吴波钦和杜拉梅像小孩听故事一样，不时眨巴着眼睛好奇地听我的话。我接着说：

“这次战争对我们说来，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战争使英国人面临困难，却恰好是缅甸人行动的好机会。我们德钦党人、青年学生正在努力争取利用这个大好的机会。”

吴波钦一边向我茶杯里倒水，一边说：

“善哉！善哉！你们好好干吧！”

杜拉梅说：“你吃块点心啊！”

这时，杜龙丁走来了。她不像往常那样有精神。虽然身体还是那么白胖白胖的，但面色却像被烈日晒过的茄子一样发蔫。

“杜龙丁，你到哪儿去呀？”

“哪儿也不去。听说你来了，我来看看。”

“是谁告诉你的？”

“是妙吉说的。她说刚才看见你进门来了。”

杜龙丁一面坐到竹塌上一面对我说：

“你这个人呀，打从我们甘马育搬走以后，一次也不来看看我们，很少到这一带来了。这回你来，咱们可得好好聊聊。”

吴波钦也放下茶杯说：

“貌丁吞，等丁佩结婚时，你可得来呀！”

我听了又高兴又惊讶，赶忙问道：

“他的对象是谁呀？”

杜拉梅笑咪咪地看着我说道：

“怎么连你自己朋友的对象都不知道呀，你想会是谁呢？”

我向杜龙丁打量了一番。见她只是抿着嘴笑，一声不吭。这时我才意识到哥丁佩的未婚妻是谁了。

“我这儿倒是猜了一个人，但不知猜得对不对？”

杜拉梅说：

“你猜的是谁呀？”

“嘻嘻！如果猜错了，杜龙丁你可别生气哟，是不是妙吉呀？”

杜龙丁和善地笑着说道：

“这是他们年轻人自己定下的。”

吴波钦说：

“算了吧，龙丁，我还听说是妈妈给自己女儿做的媒呢！”

杜拉梅笑着说：

“是的，龙丁和我，双方母亲给做的媒。”

理发店的哥巴久也来了。我问他：

“喂，哥巴久，你出来，谁给你看着店铺呀？”

哥巴久坐到小板凳上以后说：

“我那个小伙计看着呢！”

“是理发的伙计吗？”

“不，是我的侄子。我把他找来帮我干些零活儿。等会儿要有人理发，他会来叫我的。”

哥巴久到了不久，哥觉也来了。今天，哥觉与平时有些不同。今天他正经八板地穿了件上衣。平时他人显得没精神，衣服也肋里肋赋的。

我向他打着招呼：

“哥觉，怎么样？刚从布施斋饭的人家回来吧？”

“你什么时候到的？来了一会儿了吧？”

哥觉挤坐在竹塌上。然后，我们的话题很快又转到战争上面

去了。那时候，人们只要凑在一起，谈起话来就离不开战争，这好像是一种习惯了。

哥觉问：“日本人现在打到什么地方啦？”

“听说日本人已经占领了泰国，并且还打到了马来亚。”

哥觉又问：“日本人会轰炸仰光吗？”

这时，吴波钦、杜拉梅和杜龙丁一句话也不说，只是静静地听着。但他们的脸上都显出有些惊恐不安的神色。我没有证据能说明日本人不会来轰炸仰光，同时我也不愿去推测仰光将会被轰炸。当我正盘算着如何回答是好时，哥巴久插进来说：

“对了，日本人已经成了缅甸的朋友，所以就不会来轰炸了。”

我不知道哥巴久有什么充分的根据，就这样大胆地得出结论。看来他对自己的看法还很自信。哥觉似乎不太相信哥巴久的说法，其余的人也是半信半疑。

哥觉认为哥巴久的话很不可信，便想听听我的意见。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我也认为可能不会来轰炸仰光，但是战争这种事情是很难预测的，也有可能来轰炸。”

接着，我便想把话题岔开：

“哥觉，你最近没见着德钦丁基吗？”

我指的就是那位经常向人吹嘘什么他和敏贡亲王有联系，什么能跟日本人联系寻求武器来打英国人的那个德钦丁基。

哥觉的脸上立即显出厌恶的表情，忿忿地说：

“谁知道这家伙现在干什么去啦，我可没空去留心这个捣蛋鬼的事情。”

哥巴久接着话碴说：

“很久没看到他了，听说他跑到泰国去了。”

一直没开口的杜龙丁，这时满脸忧色地说：

“如果真来轰炸仰光那可怎么好啊！”

我刚要宽慰她几句，哥巴久突然抢先说：

“这有什么难的，找棵大树，往树底下一躲就是啦！”

哥觉这时发起火来，嚷道：

“你他妈的就不会讲正经话！躲在树底下怎么能逃脱掉呢？！要是我们甘马育也有像城里那样的防空洞就好了。”

我说：“防空洞也起不了多大作用。如果炸弹正好落在上面，它也会塌掉，里面的人一个也逃不掉。”

哥觉茫然了。他失望地说：“那可怎么办好呢？”

“最好是在地下挖个防空洞。没有防空洞就跳进沟里躲一躲也可以。”

杜拉梅叹了口气说：

“地下防空洞如果中了炸弹，不正好被活埋了吗？”

其余人都都唉声叹气起来。大家闷闷不乐一言不发。气氛简直令人窒息。过了一会儿，我只好出来给大家说些宽心话。

“炸弹是很难就落到头顶上的。假如从天空掉下一根线来穿地上的针眼，那可能比炸弹落到头顶上还容易呢？除非是命运太不好，炸弹落到头上，但那也只有活该了。”

杜龙丁壮着胆子提出一个主意：“最好是等飞机扔炸弹时，就赶快逃跑。”

哥觉生气地朝杜龙丁斜了一眼：“算了吧！你懂什么？”

杜龙丁像个怕挨棍子打的孩子那样，呆在那里不再吱声了。大家又都陷入了沉默。

我尽了最大努力向大家作了一番解释，劝慰大家安下心来，然后我才返回城里。

六十八 人生无常

早晨，碧空清澈如水，朝霞光芒四射。今天下午，我将乘火车到外地去，所以提前把行李和一些日常用品装进了一个带拉锁的皮革手提旅行袋里。

前天，我曾到秘密地下俱乐部去了一趟。总部原来设在瑞贡台路翹塔基佛塔附近，现在已经迁到大金塔岗北面的一座宅院里。我按照约定的时间在堆塞池附近等候，哥埃内前来和我接上了头。他把我领到了一个院里，院子旁边是一所华侨学校，周围有不少矮小的平房。院内有一座两层楼房，四周树木和青竹掩映，真是一座理想的神秘根据地。

哥埃内领我见了漆老师，他就和另一个人出去了。漆老师通知我，要我到原来选好的空投武器的秘密地点去，随后又把一位身体健壮、皮肤黝黑的高个子介绍给我。这人是彬文那的德钦妙。他将到摩谷去，把那里的德钦党人召集起来，在事先选择好的地点接受空投武器。

德钦漆说：“你们得到武器举行武装起义时，将互相配合、并肩战斗。所以，现在先让你们认识一下。”

我一面收拾着行装，一面思考着漆老师对我所作的指示。漆老师原来只是一个缅文中学的毕业生，而我却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他现在倒成了领导。想到这些，心里还有些不服气。一刹间，知识分子那种傲气充满了头脑。然而，要执行武装起义任务的自觉性又把这种情绪压下去了。

突然，天空响起了隆隆巨响。这响声比雷鸣还震人心弦。接着，汽笛声尖叫了起来，街上开始混乱了。

无疑，这是日本的轰炸机来了！

我赶紧拉好旅行袋的拉锁，提着它迅速跑下楼来。我同屋的算命大师吴德新和刻字师傅哥丁埃，这时都没在家，也不知他们到那儿去了，这使我很不放心。

街上，人们一面不停地朝天张望，一面向四面奔逃，或朝南、或朝北、或朝东、或朝西，乱作一团。

我想，杜龙丁一家人现在怎么样了？是否也在这样乱跑呢？

我没有随着人群盲目乱跑，而是站在路旁一条干涸的深水沟边注视着天空。不一会儿，飞机上闪出几个光点，接着又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巨响。我赶忙跳进身边的沟里，隐蔽起来。像我这样做的人还真不多，大多数人都在盲目奔跑。他们有的抱着婴儿，有的扶着老人，有的跑得飞快，有的一瘸一拐，踉踉跄跄。拉人力车的印度人也在拼命狂奔，汽车在急速飞驰……。

爆炸声停止了。飞机也渐渐远去了。我爬上了沟沿，站起身来抬头观望，我对自己刚才的行动也感到奇怪，为什么没想到炸弹会击中我呢？我像平时看戏一样，泰然自若地抬头看着空中盘旋过来的机群。猛然，又传来了猛烈的射击声，接着，空中出现了一团团浓烟，落下了一一个个白色的东西，倾刻间，又传来了刺耳的炸弹的呼啸声。我又迅速地跳进了水沟。

在沟里躲避炸弹时，我突然想起房门没上锁。但此时我不能冒此大险，为锁门做无谓的牺牲。我想，只要不被炸死，吃的、穿的、用的东西都在旅行袋里，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对自己这次为外出执行任务所做的准备工作感到欣慰和满意。

人们还在慌乱地四处奔逃。惊叫声、哭喊声响成一片。我竭尽全力地叫喊大家不要乱跑，要躲到水沟里来。但是，这无济于事，大家根本不听我的。只有个别几个跑到了我的身边。

远处，我看见了在潮水般奔跑的人群中，似乎有杜纽拉着玛

钦娣从蒙哥马利路朝这边跑过来了。当她们母女俩越来越近时，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是的，那正是她们母女两人！

我赶忙朝她们大声喊道：“婶婶！婶婶！不要跑啦，到这边来！”

母女俩听到我的喊声，脸上神色恍惚。

“婶婶，婶婶，不要再跑了，跑是跑不脱的。快到沟里来躲躲吧！”

杜纽母女俩在我跟前停了下来，惊惶地望着我。我用力把她们拉到沟里。杜纽和玛钦娣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满脸淌着汗水。

平时，杜纽婶婶总是显得稳重自信，仿佛她是所有人的靠山一样。现在，她却变得那样可怜，好象世界上再也没有像她那样无依无靠的了。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玛钦娣这样沮丧。我很同情她们的处境，尽量装出一副稳如泰山的样子，使她们放心。

“呆在沟里不能乱动，炸弹落地爆炸时，弹片是向上直飞的。如果没有掩蔽的地方，趴在地上就可以。如果躲在壕沟里就更加安全了。只有炸弹直落在头上那才危险，但这种机会比中彩票的机会还难。”

我把听到的和从书上看到的有关炸弹爆炸和防空知识向她们作了介绍。看来，她们也有些了解了，因而那种恐惧的心理减轻了不少。

杜纽说：“真算是走运，我们在这里碰上了你。”

玛钦娣什么也没有说，只是用她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凝视着我。

我问道：“佩老师和瑞娣他们在哪儿呢？”

杜纽的脸上布满了不安的愁容。

“你佩老师到学校去了，玛瑞娣到市场买东西去了。但愿老天保佑他们平安无事。”

天空中，飞机渐渐消逝了。

玛钦娣这时才开口说：“爸爸他们学校附近有防空洞，他会躲到里面去的，只是瑞姑……。”

接着，玛钦娣又长叹了一口气。杜纽这时还一个劲地在求佛保佑。汽笛声响了，我拿不准这是不是解除警报的信号，于是我冒着危险跳上了沟沿。

这时，玛钦娣着急地说：“哎呀，你干嘛上去呀！”

“婶婶，看样子这汽笛声是空袭解除的信号，没关系。如果飞机再来，我们再下去。刚才我就是这样，一会儿上来看，一会儿下去躲躲。”

杜纽和玛钦娣站在沟里，仰面望着我，在她们母女俩眼里，我已成了超凡的能人啦。

我抬头仰望天空，连个飞机的影子也没有。路上，行人绝迹，车辆全无，只是在东南方向冒起一股股浓烟。

“哎呀！那边着火了！”

杜纽赶忙问：“在哪边呀？”

“可能是波达当那边。”

杜纽失声地叫道：“老天呀！这下可完啦！”

一辆军车飞驰而过，后面紧跟着—串警察的摩托和汽车。又过了一会，消防车才奔了过来。

汽笛声完全停息了下来。

“婶婶，空袭解除了，飞机已经飞走了，你快上来吧！”

杜纽和玛钦娣惊魂未定，爬出了水沟。玛钦娣用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杜纽却用衣服袖子擦了擦脸。母女俩站在沟边，不知所措地向四处张望着。

大概过了十分钟，人们又开始从惊呆之中重新活跃起来。他们有的头顶着包袱，有的肩挑着行李。一些印度人蹬着三轮，拉着包裹和锅碗瓢盆。

杜纽说：“我们也要回家了。”

“我送你们走吧！”我先回到自己的房间，放好手提旅行袋，锁上门，护送她们母女俩回家。在纽婶家门前，我们遇到正在举目张望的杜瑞娣。大家都是死里逃生，见面后格外高兴。杜瑞娣把玛钦娣紧紧地抱在怀里，然而，大家又为吴瑞佩担忧。我说：“婶婶，我去找找老师吧！”

杜纽微笑了一下，杜瑞娣却板着面孔说：“貌丁吞，算了吧，他又不是小孩，空袭已经过去，他自己会回来的。他也会惦记他自己的老婆、妹妹和女儿的，你就不用费心了！”

杜瑞娣这番呕气话，不仅是她的老习惯，而且也是对我背弃玛钦娣的一种斥责。

杜纽和玛钦娣听了以后，很过意不去地望着我。也许是因为我帮助了她们，并要寻找吴瑞佩而对我表示感激之情。她们俩没有立即进屋，呆呆地站在门前，我也不知如何是好，只是在她们母女面前来回打转。这时，直性子的杜瑞娣，翻起白眼瞪了我一眼，撅起嘴来，没好气地说：

“玛钦娣，走！进屋去。喂，貌丁吞你有事就办你的事去吧，用不着你去找哥瑞佩啦！”

玛钦娣畏畏缩缩地跟着杜瑞娣进屋去了。这下，弄得我十分难堪。杜纽一句话也没讲，只是站在那里，用歉意的目光望着我慢慢离去。

杜瑞娣对我的无理，我一点也不感到怨恼，因为这完全是我的过失所致，是罪有应得。但是，使我惋惜的是，难道我就这样轻易地失去了玛钦娣吗？

烈日炎炎，如同在向大地喷火。在灼热的阳光下，人们正忙碌着搬迁。这种搬迁不是朝着一个方向，而是东南西北，四面八方，到那儿去的都有。在迁移的人群中，有印度人、缅甸人、中国人和混血儿。他们有的把行李包裹顶在头上，有的挑在肩上，有的用车运，人力车、自行车、卡车、公共汽车、小卧车、五花

八门，络绎不绝。

我随着人群来到昆建火车站，要乘车外迁的人们大都汇集在这里了。但是，车站里没有工作人员，大概他们已经没有心思在岗位上坚持上班了。

我走过天桥，站内到处弹痕累累，被炸死的行人横卧在地上。我有生以来，头一次看见战争造成如此悲惨的场面。在另一个地方，有个趴在地上的死人，身首异处，惨状目不忍睹。在一座院落的围墙脚边，一个耷拉着脑袋，胸口淌着血的死者还依靠在墙上。有个死了的印度女人，也屈膝卧倒地躺在那里。尸体！尸体！到处都是东倒西歪的尸体！

目睹眼前的一切，我感到头晕目眩，心中象压了一块沉甸甸的铅块，喘不过气来。

我又向西边走去，当头的烈日虽像火一样的炽热，但我竟没有一点感觉。路上，其他行人此刻的心境大概也会和我一样。我走过白塔桥，公共汽车已经全部停驶，店铺也全都关上了门板。我想到玛戈路去，也不知玛妙米的公司大楼是否被炸？但愿她安然无恙。如果他中弹的话……。

虽然，和玛妙米的种种藕断丝连的感情使我惴惴不安，使我趑趄不前，我还是不能去看她。我知道，玛妙米就象是一张鱼网，只要一沾上边儿，就无法挣脱掉了。我还觉得，不管是出于礼貌，还是同情心，或者纯粹去看看，只要到了她身边，就等于坠落了无底的深渊。

但我转念一想，如果我真的不去管她，那岂不太残忍，太没人性了吗？在这战争灾难临头之际，玛妙米一定会感到无依无靠，一定很需要我的帮助。因此，只要我能控制住自己，站得正，立得稳就行了。于是，我的双脚不由自主地沿着蒙哥马利大街往东走去，又到班苏坦路和弗里沙大街一带看了看。到处是断墙残垣，弹痕累累。在街上，有不少青年人象我一样，四处走动

观看。听说，在弗里沙路和班苏坦路口，有一幢四层楼房，最低层是一家茶馆，许多印度人被炸死在里面。

马路两旁的边道上，被炸死的人不计其数。有的赤裸着身子，没有人给掩盖一下，更没有人把它运走。有的被炸死在楼梯口上。还有一具尸体不知怎么挂到树上去了。有的被炸断了手臂，有的炸断了腿。

路上，有匹马跪在那里，耷拉着头。看上去没有任何伤口，然而它却已经死了。一些人在围观议论，有人说这匹马是被炸弹落地时砸死的；有人认为是由于炸弹爆炸的冲击波震坏了内脏而死的。

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目睹过这种悲惨的情景。现在，置身于这种环境之中，我真感到毛骨悚然，不寒而慄，头昏脑胀。

我扪心自问，我怎么这样紧张？难道是害怕自己也会死吗？不！我并不怕！只有那些由于恐惧而四处乱跑的人，才会那样死去。死在车站旁的那些人，可能就是刚才劝阻他们不要乱跑，而不听我话的那些人。我不怕这些死者变成鬼魂作祟，因为我不信鬼。我之所以全身痉挛，难道是出于对死者的怜悯而产生的紧张情绪所致吗？也不是！对死者的同情心自然是会有的，但只要发生战争，就会有轰炸和屠杀，就要死人。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死也就成为不足为奇的事了。因此，也就没有理由让怜悯和同情引起自己情绪的波动。

前来观看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有人说，在达贺胥路和班苏坦路的电报大楼也被炸了。我朝那里走去，边走边估计这次轰炸所造成的损失。

人世无常，灾难丛生。不管你攫取何物，不管你何处觅寻，无论本身或他者，绝无不变之真谛。人世啊！真是讳莫如深，反复多变。我也感到奇怪，自己怎么也相信起人生无常的哲理来。

莎士比亚不是也曾经这样讲过，从尘土变来的人还要变成尘土。这是我在大学时，学过莎士比亚关于人的死亡的一段话。现在，它又重新在我脑海里浮现。

在电报大楼前，有许多人在那里围观。路旁被炸断的水管正不停地往外喷水。在人群中，我见到了地下革命总部德钦漆、彬文那德钦妙等人。德钦漆没有戴眼镜，如同化装过一样，简直认不出来了。德钦妙仍然是平时的装束，其实这个时候也不需要化装了，因为政府的侦探已经不能尽其职责了。见到他们，我心中很高兴，因为我们这些即将参加武装起义的战士，都平安无事。我不想叫人知道我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因而也没有向他们打招呼。

我不知道住在甘马育的那些朋友的情况如何？我想，可能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不久前，我已经向他们讲过防空的知识。我想，他们会躲避开的。

我也不知道玛敏妩的情况如何？我想，日本人的飞机是不会轰炸大学文化区的，玛敏妩也不会有什么危险。但是，对于正病得卧床不起的玛敏妩，也可能由于飞机的呼啸声和炸弹的爆炸声而害怕，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她一定很想念我。

我的双脚下意识地又向玛敏妩住所的方向移去。玛敏妩正在与肺结核病魔搏斗，她已经把自己的生命安危都托付给我了。现在，我的周围都是被死神夺去生命的尸体。但我还是应该马上到不肯向死神屈服的玛敏妩的身边去。

街上的尸体无人搬运、掩埋，被炸塌的建筑物无人清理，燃烧着的大火无人扑救。公共汽车断绝了，乘人的马车没有了，人力车也不见了。然而，我丝毫没有迟疑和停留，迅速而径直地向着玛敏妩的住所走去。

仰光大学完整无损，没有被炸弹击中。校园里和往常一样都郁郁葱葱，生机勃勃。见到如此情景，我倍感宽慰。仰光市区和仰

大校园，犹如魔鬼与圣母，真有天壤之别。铁力木树依旧苍翠欲滴，菠萝蜜、芒果、马槌果树等仍然婷婷玉立，绿叶成荫。

在仰光大学区宁静的环境中，玛敏妩一定安祥地睡着了。我为玛敏妩庆幸，同时也把一颗为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但是，城里遭受轰炸的影响也波及到仰光大学校园中来了。在这里可以见到从城内逃难出来的人群，满载着行李家俱的汽车以及拉着松木箱、凉席、饭锅等东西的人力车稀稀拉拉地停在屋前和大树荫下。

早在十二月八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大学当局就宣布关闭了学校。现在，校内一个学生也没有了。

玛敏妩的住所和过去一样，仍然显得格外恬静、安宁。四周的花草树木看上去虽然很少浇水施肥，但长得仍是枝叶繁茂，花团锦簇。

同往常一样，我敲了几下门，那个名叫埃钦的女佣人很快跑来给我开门。

埃钦和我已经很熟，所以就不再问“您有什么事了”。我为了给屋里的玛敏妩一个信息，便故意问了一声：“玛敏妩在吗？”埃钦只是点了点头、没有答话。房间里的玛敏妩也没有什么反应。往常，玛敏妩只要一听到我的进门声音，她立即就会说：“是哥丁吞吗？快进来呀！”这回，没听到玛敏妩的话音，我心中立刻不安起来。

“喂，埃钦，玛敏妩身体怎么样？”埃钦只是伤感地抬起了头，瞅了我一眼，我不禁又是一怔。

我颤抖着走进屋去，紧张地向四周寻视。

在客厅前廊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头顶梳着发髻的老人，穿着长袖土布上衣和布筒裙。他的面孔，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可又想不起来了。看老人的表情也似乎是认识我。噢！我想起来了，他不正是玛敏妩的叔叔吗？在一九三九年反英斗争高潮，学

生们集中在谬马学校进行绝食斗争时，就是他把玛敏妩接回老家去的。

“大叔，你什么时候来的？”

老汉站起身来说：“我是昨天到的。”

“是办事来还是来玩玩？”

“大哥叫我把他的闺女接回家去。”

“真是不巧，您刚来，就碰上了日本飞机轰炸，怎么样，玛敏妩？”

我这样一问，大叔的脸色立即阴沉下来了。

“你快进去看看吧！我们正盼着你来呢。玛敏妩以为你昨天晚上就会来呢！”

大叔说完又坐到了椅子上。我往里间走去，心里想：玛敏妩昨晚就盼着我来，我却没有来，她会不会生气呢？刚才我进门时她不理睬我，是不是就是这个原因呢？

一走进里间，我简直呆住了，只见玛敏妩躺在床上，面色腊黄，眼窝深陷，颧骨明显地突出，好象已经处在昏迷状态了。

猝然一看，她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可仔细地看，才看到她在微微地喘着气。我正在注视她时，玛敏妩吃力地睁开闭着的眼睛，那又大又圆的眼睛已经不如平时那样明亮有神了。更糟糕的是，她虽两眼睁开，却好像已经不认识我似地呆滞发直。我心中象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巨石，痛苦地呼唤着：

“玛敏妩……”

她只是吃力地盯着我。

我又轻轻地问：

“你觉得好些吗？”

她把头稍稍向我这边转动了一下，用手示意，叫我坐下。

我顺手拉过一把椅子，挨着她的床边坐了下来。我摸了摸她的前额，又按着她的手腕试试脉搏。玛敏妩满意地接受了这一

切。

我虽不知道她的体温有多高，心跳有多快。但是我还能摸出她是在发烧，我急切地说：

“埃钦，你快来一下！”

女佣人很快来到我的身旁，我问她：

“今天大夫来看过了吗？”

“没有来。”

“是啊，今天是不会来了，飞机一轰炸，大夫也吓跑了。今天下午她吃药了吗？”

“不知为什么，今天她既不喝药，也不吃东西。”

“喔！为什么？”

玛敏妩什么也不说，只是瞪着两眼，望望我，又看看埃钦。

埃钦毕恭毕敬地站在那里，象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那样回答说：

“早晨，她坐在躺椅上，要喝牛奶。当我刚把牛奶端来，突然听到了飞机的呼啸声，接着便响起了轰隆的爆炸声。人们喊着：‘飞机扔炸弹了！’到处狂奔乱跑起来。玛敏妩老师也从躺椅上站起来向外跑去，我也跟了出去。没走多远，她便咳嗽起来了，只得坐在路旁一棵牛角树下休息，接着又吐起血来。后来，大叔也跟着跑来了。”

埃钦讲话的时候，我一边听着，一边深情地望着玛敏妩。

“哎！敏，你总是……。”

埃钦接着说：“等回到房里之后，又吐了不少血。”

“她今天一点儿药都没吃，什么东西也没咽，是不是？”

“是的。”

“好，你现在去烧些开水送来。”

埃钦出去之后，我从药瓶里找出强身剂，轻轻地说：“敏，你吃些药吧！”

玛敏妩轻轻地点了点头。我把她扶了起来，喂了她一汤匙药水，又把枕头放到她背后，叫她仰靠着。

“敏，你不要怕飞机丢炸弹，也不要四处乱跑。当飞机扔炸弹时，你还不如就躲在洗澡间里，这样倒安全。况且它们也不会轰炸仰大文化区。被炸的大多是铁路、码头、工厂和军事目标。你现在觉得怎么样？”

她有气无力地回答说：“比早晨稍好了些。早晨，你就不要提了。”说着说着，又象刚才那样发起愣来了。

“你说说，早晨怎么啦？”

“早晨，我想大概要死了。”

“哎呀！你为什么要这样想呢？你一定要振作起精神来。”

这时，玛敏妩想喝水，我喂了她一点儿。

我本想向玛敏妩讲述一下早晨飞机轰炸时城里人们逃跑、死伤、建筑物被毁的情况。但是，我立刻意识到对有病的玛敏妩讲这些是不合适的。我想换个话题，讲讲政治方面的情况，可这些对身体健康的人都会感到压抑，对她讲太不合适了吧？所以，只讲些既不使她忧伤，又不使她受刺激的话。

“敏，你今天什么都没吃吧？”

“我不想吃。”

“要吃些东西才行，只有多吃东西，身体才有抵抗力。如果不想吃干的，喝些麦乳精也好嘛。”

玛敏妩勉强地微微一笑，这笑容已不象过去的那种笑得圆圆的眸子闪着光芒，笑得脸上露出了一对可爱的酒窝的笑了。

我来到埃钦烧水的地方，煤油炉正丝丝作响。水开后，我冲了一杯麦乳精，端到玛敏妩面前。

这时，玛敏妩背靠枕头，垂头坐在那里，她已经无力再抬起头来。见此情景，心中难受万分。我赶紧把她扶好，然后一口一口地喂她。

一会儿，玛敏妩的额上渗出了汗珠，我用手帕给她擦了擦。这时，玛敏妩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比先前精神了一些。

然而，她的笑容并没使我感到快慰，因为我已预感到她的病情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地步，如同一个溺水者最后一次漂浮到水面上来一样。

玛敏妩强打起精神问我：

“小吞，你什么时候带我去马德拉斯呀？”

不久前，我曾对玛敏妩讲过，要带她到印度的马德拉斯去医病。

太阳已经落山，夜幕降临。但是，电灯还是没有亮，仰光的供电系统已经乱作一团了。

我也很难答复玛敏妩向我提出的要求，我更不好向她讲明我要去参加准备武装起义的斗争和去接受空投武器的事情。即使没有这些任务，在去马德拉斯之前，我们也得先举行婚礼。即使不能结婚，也得先订婚。不然，象目前这样，玛敏妩的双亲会同意吗？医生会准许吗？我的朋友和同志又该怎样议论我呢？

我很难答复玛敏妩的要求，便站起身来，找了一支蜡烛点上。当我再次回到床边时，玛敏妩又对我说：

“我不想住在这里了，想换个地方，最好到你原先对我讲过的马德拉斯去。”

我不能不作回答了。但我不愿如实讲给她听，使她感到难过。此时，我最好能给她一个有希望的，能受到鼓舞的回答。

“你的父亲和叔叔会同意吗？”

“我已向叔叔讲了，他也同意。看来，父亲也是不会反对的。”

我没想到，玛敏妩会向她叔叔讲明这件事。我也不能相信她是如此的信赖我。我认为自己不配接受她对我的信赖，任何一个女人都应该放心地把自己托付给我。因为，我不是向玛敏妩表

示要娶她作为自己的妻子，发誓要用爱情来挽救她的生命以后，见到玛妙米时却又死死哀求要与玛妙米结为合法夫妻吗？尽管我对玛敏妩表白过我的同情和爱慕，但实际上我已经完全背叛了她。我的这种背叛，只是由于玛妙米的拒绝，才未成为事实。

玛敏妩对我的信赖使我感到欣慰，使我更加珍视她对我的一片赤诚。以前，我为什么不把倾心于我、信赖于我的玛敏妩作为自己的知音，一心一意地来建立我们美好的爱情关系呢？

想到这里，我痛心疾首，无限悔恨和怅惘。其实，只有玛敏妩才是我最喜欢的心上人！

我们互相爱慕已经整整六个春秋，彼此感情已经不比寻常。我们相互了解，相互体贴和宽容，是一对同甘共苦的天生的知己。

过去，我们初次见面时发生过一场齟齬；尔后又亲亲热热地友好交往；后来我们心照不宣，互相爱慕而又难于启齿；玛敏妩启发我先开口倾吐恋情的场面，这一切仿佛是昨天刚发生的一样。

现在，我应当把一切都如实地告诉她，把我对她的背弃坦白地说给她，以求得她的宽恕。

玛敏妩完全信赖于我，而我却是个不值得信赖的人。这一点我若不向她讲明，那就太不公允了。

但是，我又担心。如果真的全部向她讲出，一定会重重地刺痛她的心，使她已经很严重的病情更加恶化。

正当我心中忐忑不安什么话也讲不出口时，玛敏妩柔声细语地说：

“小吞，是不是经济上有困难？这个请你不要担心，我有存钱，不够还可以向父亲再要。”

玛敏妩讲话已经十分困难，显得疲惫不堪。不一会儿，她又咳嗽起来。看来，即使我能送她去医病，她的病情也不会允许我

有那么多的时间了。所以，我只能拖一时算一时。为了使她心情愉快，我顺着她的话说：

“敏，经济上没问题，我考虑的是政治问题。好了，政治方面的工作任务我也不管它了。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顾。现在得赶快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老人家点头，我们马上动身。”

玛敏妩的嘴角上露出了一丝微笑。我的这几句话，似乎又给她增添了新的精神和力量。

“敏，我们准备一起乘轮船去，现在正是风平浪静的和风季节，在船弦的甲板上，我们可以享受清风的吹拂，可以眺望大海和蓝天。这样，会使你的心情舒畅。我们离开这硝烟滚滚、七零八落的仰光，对你战胜疾病也是很有好处的。到了马德拉斯，你的病就会好得快。再经过半年的药物治疗，你就会完全康复了。然后，我们在印度再好好玩上它三个月，那该有多好！你想，咱们在学校时，在一起玩上一天都是那么高兴。现在要一起玩上三个月，那就可想而知了。最后，当我们欢天喜地地回到缅甸时，战争可能已经结束，和平已经降临。这简直是，健康、欢乐、和平三喜临门嘛！”

在我津津有味地叙说着我们俩美好的憧憬的时候，玛敏妩已经闭上双眼睡熟了。我的这些话竟成了哄她睡觉的催眠曲。

玛敏妩背靠枕头睡着了，我抱起她，把她的头放到枕头上，又轻轻地拍了她几下。我真担心把她惊醒。我想，只有在熟睡时，她才能忘记疾病的痛苦。玛敏妩安详地睡了，她那端庄的脸庞上，露着满意的笑容。我想，大概是我这番安慰体贴的话语使她减轻了精神负担的缘故吧！但是，这绝不能持久地维持着她宝贵的生命，更不能阻止她的灵魂离开她的躯体。

那天，是十二月二十三日，再隔一天就是圣诞节了。到了二十五日圣诞节这天，日本人给仰光送来了耶稣的礼物——又一次轰炸了仰光。虽然，仰大校园仍然没有挨到炸弹，但是，其它地

方的炸弹声也震动了整个校园。玛敏妩就在这炸弹的爆炸和机枪的扫射声中与世长辞了。

我没有见到玛敏妩的遗体。由于是战争期间，她的叔父匆匆忙忙把她的遗体运回家乡去了。我没有和她见上最后一面，心中反倒好受一些。因为在我心中留下的是她那微露笑意的面容。

我的生活道路完全改变了。在这短促的两三天中，我已成了一个成熟的大人了。过去，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大批的流血、死人的情景，也没见过房屋建筑这样大规模倒塌和被毁，更没有体验过和自己爱人诀别的痛苦。现在，这一切我都亲自看到了，体验到了。我甚至感到自己成了一个鳏夫。我也认识到，在今后对待爱情上，再也不能象蝴蝶那样东飞西扑，朝秦暮楚，必须严肃认真对待了。另外，我再也不能把战争当作是一种冒险的事情，采取无所谓的轻率态度，因为我开始懂得了，战争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

六十九 竹篮打水

开往曼德勒的上行火车把我们带向了远方。

车厢里，到处挤满了人。不仅是蓬车里挤，敞蓬车里也拥挤不堪。

仰光就象大堤决了口，人、车、物一齐奔腾而出。

我幸运地得到了一个座位。没有座位的人不是站着，就是坐在箱子或行李卷上。我们这样行李少的人倒没什么忧虑，而那些行李多的人可发了愁。怕丢、怕破、又怕别人坐上去压坏了。火车到了勃固站，车厢里才算安定下来。旅客们相互认识了，也能互相照顾了。争先恐后地拥挤、吵闹和作对变成了公道、同情和友

好。人们开始意识到大家都是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难友了。

头等车和二等车厢里也是挤得满满的。人群中，有的因为伸不开腿而噘着嘴；有的因为跟肮脏邋遢的人在一起而蹙着眉；有的则因为丢了狗而惋惜不已。车厢里的气氛显得沉闷不快。火车徐徐地向上缅甸开去，人们也慢慢地习惯了这种环境，沉闷的气氛开始缓和下来。

总督道曼·史密斯爵士和首相包吞爵士的政府下达了原地待命的指示，叫欧洲人和政府的公职人员在仰光坚守岗位。但，他们很多人还是以种种借口离开了仰光。每当遇有与铁路线平行的公路时，可以看到行驶的汽车上装满了行李和人，连洋狗也装在车上了。

许多来自印度安德拉邦、奥利萨邦的印度苦力在火车上没有位子，又坐不了公共汽车，更不敢在仰光多呆，就沿着公路步行逃命。他们挑着包袱，抱着娃娃，顶着铜锅成群结伙地走着。不知他们对体面地蹲在汽车上的那些洋狗有些什么想法？我想，伤感的人可能会感叹说：唉！我们的生活还不如一条狗呀！

每到车站，不仅能遇到卖吃食的，还可以碰到做善事的人们。乡下人非常可怜被轰炸的仰光市民，同情那些难民。表现了无限的深情厚谊。他们有的送烟、有的递茶、有的舍水、有的分饭包。我不是逃难者，是为了革命任务出公差的革命者。但是，我也跟逃难的人一起，享受人们的善心和诚意。在良礼彬车站有人给大家分饭包。难民们手里拿着热乎乎的饭包，就着油焖鱼，蘸柠檬条吃得又香又甜。

人们不敢再在大城市里住了。日本要轰炸所有大城市的消息传得满城风雨。此外，还有消息说日本人不仅要炸勃固，还要和盟军进行陆战。城里人从大城市逃向小镇，又逃往乡村。有亲投亲，有友靠友，无亲无友则随着人流盲无目的地向远方奔逃。

谣言四起，传闻不断。有的说政府机关将从仰光迁往密铁

拉，有的又说要改在曼德勒，还有的说要搬往眉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许多政府官员、工作人员也自顾逃命去了。

火车在向北飞驰。虽然山水、田野的景色逐渐不同，但逃难的这幅图画却没有改变。一些难民从火车上下去了。又一批难民上来了。每当公路和铁路平行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公路上坐汽车的、乘公共汽车的、徒步行走的潮水一般的难民。据说在逃难的印度人中，霍乱病正在蔓延横行。生病的难民在树下，用毯子搭成小棚子，就在那里休息。有些地方还能看到逃难的印侨正在办丧事。印度苦力、人力车夫、工人们是仰光遭受轰炸受害最深的人们，也是饱尝逃难艰辛的人们。

这种一个又一个变幻着的相继而去的逃难的人群紧紧尾随在我们的身后。我已经到达了目的地，虽然我的旅途结束了。但是，难民们的旅途仍是路漫漫，无尽头。

我没有回村，从另一个地方托人把我的朋友德钦巴佩找来。我想，要是我一回村，人们马上就会知道，警察们也就立刻会跟踪而来。我必须先隐蔽起来，还叫德钦巴佩化了装和我联系。德钦巴佩来了，我和他一起去西枝村。

我们在西枝村北边的小村子小憩了片刻，便带上了事先联络好的四个可靠的村民。临走时，我们放出风来，说去打猎，然后秘密地进了树林。

下午五点多钟，来到了我跟哥奈吞早就选好的空投武器的地点。这是山林中的一块空地，当中有一座光秃秃的小山。

我们站在小山丘上，夕阳已经挂在枝头。北风冷飕飕的一阵紧似一阵。

爬棕树的甘泰背来了棕汁酒和白酒，还带了个椰瓢勺。吃饭的时候，我跟德钦巴佩喝棕酒，老乡们喝白酒。

乡民们向我打听上次跟我一起到这儿来的哥奈吞的情况。虽然我也不清楚。可我还是装出很知道的样子对老乡说，哥奈吞到

另一个地方出差去了。

夕阳已经藏到西边树林后面去了，万里无云的天空灰蒙蒙的。

我站起身来说：“开始干吧！”有位老乡问：“先生，怎么干呢。”“在四棵树上挂四面白旗，再点上四堆篝火……。”

另一位老乡又问：“这样干，从天上就能掉下武器来吗？……？”

我不禁失笑，说：“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是从飞机上丢下来。飞机要飞到这一带来。白天来可以看到四面白旗，夜里来可以看到四堆火。这样，就可以肯定知道我们等在这里，就可以从飞机上往下投放武器了。”

第一个问我的老乡异常惊愕地说：“噢！……飞机要来吗？那么说，这次咱们能瞅见飞机啦……。”

德钦巴佩说：“哥丁吞，白旗既然是白天的信号，那明天挂也不晚。现在应该点火堆。这样，今天夜里就能给飞机指示信号了。”

我说：“你说的对，先搞火吧！”

老乡们象准备上战场的战士磨拳擦掌，跃跃欲试。

第一个老乡问：“说吧，在那儿放火堆？”

“就在那个小山岗的东、南、西、北四面，每堆火之间隔开几丈远，在那个树林边上，再点一小堆火。”

第二个老乡问：“好吧，德钦巴佩，你搞这一堆，我们四个各搞一堆。”

老乡们各自领了任务，便分头去砍柴。

第三个老乡说：“哎哟，我忘了带火柴了！”甘泰说：“我带着火石呢！”

有两个老乡没有带火柴，德钦巴佩带了火柴，我说：“你们先准备柴火堆，我会把火柴分送给你们的。”

就这样，大家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说实在的，要准备通

宿燃烧用的柴火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们干了好半天才完成。这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夜雾茫茫，气温也相当低。

我们依次把柴火堆点着，火舌慢慢地升腾起来了。

然后，我们六个人都聚集在中间火堆旁，这堆火被树丛遮住了，从天空只能看到四堆火。

我们烤着火，静静地听着有没有飞机的声音传来。大家不时地仰望着夜空，要是马上能看到飞机那该多好呀！

然而，整个天幕上连个飞机的影子也没有。我们拿来了茶壶、茶叶、牛肉干、油和盐，甘泰到小溪里去打水了。

“他妈的……，正碰上来喝水的鹿群，没射他两只真亏了。”

第一个老乡说：“老弟，可要小心。鹿后边会跟来老虎的。”

我惊恐起来了，通身起了一片鸡皮疙瘩。刚才，我根本没有考虑到野兽的危险。

喝完一壶茶，吃完一盘牛肉干以后，我们又到各个火堆上添火。当我们再次在中间火堆旁聚齐时，甘泰带了一只水鸡来。水鸡的头被打烂了，毛上沾满了血迹。

德钦巴佩问道：

“嘿，你怎么逮着的？”

“我在水边树丛里看到了它，一下子就被我打死了。”

为了这只鸡，我们几个人整整忙碌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没有拔鸡毛，就用夹子夹着鸡在柴火上烤。焦臭味实在难闻。我们把烤熟的鸡剥掉皮，沾上油和盐，就着茶水吃起来了，味道真是又鲜又美。

飞机还没有来，天空中连只蜻蜓也没有，寂静的山林里，一点声音也听不见。

月儿已经升到了中天，大家都困得睁不开眼。

我们决定由两个人值班，其他四个人轮流睡觉。看我们睡的那个样子吧！那真可笑。大树叶作床，筒裙当毯子，背包就成了我们的枕头。面对着火堆睡背部冷，背朝火堆睡胸前凉，可大家还是一躺下就进入了梦乡。

东方破晓了。

投放武器的日本飞机还不见踪迹。我心里升起了一团疑云。我们干的这件事有把握吗？我担心老乡们会因此对我们产生怀疑，也害怕他们轻视我们的工作。

“安排是肯定安排了，飞机一定会来。可能是这样，飞机白天先来侦察一次看插着白旗了，认准了地方，晚上再来投。而咱们慌里慌张，白天没打信号，夜间就点火。真糟糕……错了！”

德钦巴佩嘲讽地对我一笑，说：“你这可真是敲够了和尚脑门儿再赔礼。”

老乡们同情地看看我，什么也没说。

我对大家说：“哎，咱们在树上插白旗吧！”

旗帜没有事先做好，我们只带来了白布，甚至连针线都没有带来。

我们只好用大刀裁开白布，撕成布条做成绳子，凑合着做了四面旗。然后，插在四棵树梢上。

整个白天该怎样度过呢？

如果一会儿回村，一会儿又进林子来，人们会产生疑惑，容易泄密。

说出来打猎，回村时必须得带回猎物。

大家只好继续呆在林子里。在大树底下用树叶搭了个窝棚，用竹筒烧饭。做饭用的米、虾酱、蒜等都是甘泰到棕林茅屋里取来的。第二天晚上，我们依然象头天晚上那样砍柴点火堆。但是，空投武器的飞机还是没有来。老乡们都失望了。德钦巴佩他们更无精打采。我埋怨德钦巴佩没有耐性。

德钦巴佩着急地问：

“咱们还要等几夜啊？”

我说：“一共要等七夜……，还有五夜。”

实际上，总部指示的是要等三夜。而我则希望等的时间越长就越显出耐心，要干就干到底。

德钦巴佩听到还要等五夜，不耐烦地发着牢骚：“我不信。如果你说某月某日某时来空投，那还合乎情理。七夜？要是政府来抓，我们只有束手就擒了。”

老乡们也露出了大失所望的神色，只是没有说出口罢了。有人找种种借口想回村子去。

我们只好让步。

“好吧！……再等一夜吧。一共等三夜不来就算了。为了国家的独立，对这种让人恼火的事也只好忍了。”

我们又等了一夜，不要说投放武器的飞机就是一只蜻蜓也没有飞来；不要说是飞机的声音，就是嗡嗡的虫子叫声也没有听到。

我是我们中间最失望的一个。老乡们反而安慰我说，再等等看吧！德钦巴佩猜测一定是安排错了。我则认定，日本人是打算把武器空投给我们反帝的爱国者们了。

后来，等我回到仰光一打听才知道，八个空投点全跟我们一样，都没有等到空投的武器。

这真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在国内，对英国人进行武装斗争时，我们盼望能用上日本武器。但实际上，连缅甸武器也没能得到。

我们又开始盼望在国外组成缅甸独立军能早日打回祖国来。

不知道缅甸独立军的人们，则盼着日本军队能快点开进来。

在林子里，我们足足等了三天三夜，德钦巴佩发高烧病倒了。两个西枝村的老乡只好把他送回去。

我失望地回到曼德勒。

在曼德勒、有上缅甸人民革命党的分部。分部领导人为哥钦貌格礼、岱漆哥登佩等人。当时，摩登和尚哥登佩也来到曼德勒总部参加了领导工作。哥钦貌格礼一面在国民学校当老师，一面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实际上，当老师是搞革命的掩护。岱漆哥登佩表面上经营岱漆印刷厂，暗中进行地下革命活动。

摩登和尚哥登佩一到曼德勒就去找哥钦貌。哥钦貌叫他到中央国民学校校长塞耶扎处当一位教员作掩护。警察只以为哥登佩是位穿绿色筒裙、黑色上衣的国民学校教员，很难看出他是个搞地下革命的政界人物。

一天晚上，我在中央国民学校教员宿舍里见到了摩登和尚哥登佩。屋里没有灯，只从外面透进来一线灯光。

我向哥登佩汇报了在指定地点点燃火堆等待空投武器，但没有看见任何飞机，大伙都很扫兴的情况。

我用伤感的语调讲着：“我是不对日本人抱什么希望了！”

哥登佩并没有对我表示同情。我觉得他的表情和说话的姿式充满了嘲讽的味道。

“嘿嘿！等人家从身后捅了一刀才知道遇上了强盗。……好，也好。吃点亏才有经验。吃一堑，长一智嘛！不是说日本人为我缅人革命运动提供了两千万元吗？给多少呢？连两万元也没有啊！日本人说要空投武器，不只是你们那儿，摩谷那儿没来，敏巫那儿也没去。德钦妙、德钦达钦和德钦巴多他们也和老兄你一样地失望。说实在的，丁吞同志，你失望并不对。”

他说话充满了傲气。人们都说，哥登佩很自负，神气十足，果真不假。他有值得人们赞扬之处，也有令人厌恶的地方。

“丁吞同志，你听到最新消息了吗？”

“什么最新消息？世界大战的消息吗？”

“哎！你这个同志呀，世界大战的消息只要一看报纸就能知

道了。我能问这个吗？我问的是从缅甸前线传来的消息。嘿嘿！老兄准是还没听说。本来日本人说他们自己不到缅甸来，等缅甸内部一起义，在国外的缅甸独立军再开进来里应外合，争取独立。后来，日本军队又决定直接进入缅甸，到毛淡棉后就宣布缅甸独立。但现在，日本军队已经到了毛淡棉了，他们却又说，还不能宣布独立。就算是宣布独立吧，你想能是什么样的独立呢？连一分钱也不值的独立！”

他说到这里时，我想还是插一、两句话为好，便说：“真叫人失望！”

“哎，又说什么失望。我不是说了吗，丁吞同志！失望并不对。”

“那咱们怎么办呢？”

“做最坏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要打击逃跑的英国人。要想尽办法和他们斗争。在可能的地方要马上夺取政权，准备抗击入侵的日本人。要欢迎和全力支持与日本人一起到来的缅甸独立军，使它真正成为我们能够依靠的军队。要灌输抗日的政治主张，进行组织工作。”

“这么说，我们要两条战线作战了！”

“对。要两条战线作战。但是，两条战线不一定都同时猛攻猛打。这要看局势的发展而定，要善于把坏事变成好事。”

我们正在交换看法的时候，一个学生进来把哥登佩叫走了。

那时，正在召开秘密会议。哥登佩晚上要去参加在曼德勒师范学校举行的讨论会。

我在曼德勒又呆了好几天。在中央国民学校、《爱国报社》参加了地下革命秘密会议。这种会议，有时在庙里举行，有时在实皆山上召开。文件、传单一般都在岱漆印刷厂印刷，偶尔也在庙里油印。

在这些文件中，有反英的、反法西斯的内容，还有中国共产

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在一九四〇年关于帝国主义战争问题讲演的译文。

医学院学生领袖哥貌貌是个热衷于阅读军事书籍的人。他也到曼德勒来，为秘密集中的曼德勒、瑞波、杰沙等地的地下革命工作者讲授军事知识。

从下缅甸战场传到曼德勒的消息并不妙。独立不能依赖于日本人。愈来愈多的迹象表明，对日本人不能放心。由于曼德勒分部与仰光总部的联系不太畅通，我们得不到准确全面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无法向仰光报告。为此，分部决定叫我回仰光。

此时，去仰光很不容易。火车不能准时运行，有时在途中要停留很久。轮船也不准期。长途公共汽车去下缅甸的很少，到上缅甸来的却很多。直达下缅甸的就更不用说，几乎一辆没有。人人自危，担心挨炸，害怕遇到战事。

然而，我却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一定要想方设法到仰光去。

我离开曼德勒的那天，就遇到了麻烦。火车不走了，只好在沙市车站过夜。各种传言满天乱飞。

日军和缅甸独立军占领了毛淡棉了！

日军又继续向直通方面挺进了！

日军轰炸了勃固车站！

勃固一带发生了激战！

中国军队进驻东吁！

传闻使人震惊，谁也不知道到底那个消息才是真实的。

沙市车站的电报员还在忙碌着。看来，上缅甸与下缅甸的电讯联络尚未中断。

火车停了下来，不再向前开了。消息经人们一传再传变得神乎其神。

我估计火车只有当下缅甸来通知说一切平安时，才会继续运

行。我决定就在车上过夜。

我闲着没有事，便到车站的月台上散散步，以此解解乏。

在车站的头等客房中，我看到两个很面熟的妇女。年老的一个有五十岁左右，年轻的只有十八、九岁。两个人肤色都很白。她们也象老相识那样瞅着我。

想起来了！那位老年妇女是良瑞经纪人吴南达的表妹苏都妙。姑娘是吴南达的女儿苏都南达，她在曼德勒上学。在这里遇到她们可太巧了！

我走到她们跟前，打了招呼：“噢，原来是婶婶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到什么地方去啊？”

“从曼德勒来，回良瑞去。大侄子，你从哪儿来呀？”苏都妙说话有点儿倚。

“我也从曼德勒来，回仰光去。”

“哎，你什么时候从仰光出来的？”

“好几天了。”

“仰光挨轰炸的时候，你在哪儿？”

“就在仰光啊，我还赶上了呢！”

苏都南达只是咧着小嘴，注意听着，她什么话都没有说。

苏都妙又问我：“玛妙米太太平安无事吧？”

实际上，我和玛妙米早已没有联系，不清楚她的情况如何。但我又不想如实地告诉她们，就顺水推舟地说：“没事，平安得很。她和登登住在卑谬路，那一带是不会挨炸的。”

这时，昆达妙走过来了。他是经纪人吴南达和他表妹苏都妙的私生子。

“噢，是哥丁吞！”

“哟，昆达妙也来了。现在怎么样啊！把苏都南达从学校叫来了吧？”

昆达妙和苏都南达相视一笑。这时，我才突然记起他们俩在

暗暗相爱，而经纪人吴南达为了阻止这事把昆达妙赶出了家门。

苏都妙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说：“大侄子你不知道。上次，你来良瑞时，可能也知道一点儿，吴南达不赞成他们两人相爱，极力想把他们分开。可更糟了，他们俩私奔了。现在，我把他们叫回去。”

我高兴地笑道：“好哇，阻挠年轻人之间的爱情是不对的，要往正确的路上引导嘛！现在回良瑞，吴南达打算怎么办呢？”

“现在他同意了。他说把他们叫回来就算了。”

我对这对恋人说了些赞美的话。

随后，我和昆达妙两人一边散步，一边谈起了战争局势和政治形势。昆达妙参加过我们学生运动，是个对缅甸独立、掸邦独立和反对封建主义问题感兴趣的人。他曾对我说过，搞革命时，一定给他传个信儿，他也参加。所以，我就跟他谈了在掸邦也应该种下反抗英国、抗击日本法西斯的种子的事。

车站上的一架收音机里，正播放着仰光广播电台的节目，师范学校前校长谬马吴丁瑞正为政府进行宣传。他说，缅甸人并不害怕日本飞机的轰炸，我们的损失不大，情绪也很好。由于总督道曼·史密斯爵士领导有方，政府表现得很坚强，并没有任何慌乱的现象等等。

接着，收音机里又传出非常强硬的声音：“罪犯鄂拉佩、鄂巴瑞听着……”这是宣布在丹朥、土瓦一带与日本人合作夺取了政权的德钦拉佩、德钦巴瑞为逃犯，并声称将对他们进行严惩。

火车在沙市车站停了好久。苏都妙、苏都南达和昆达妙从沙市乘火车到高佬去了。

旅客们有的设法返回了曼德勒，有的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有的继续向前赶路。

我决计要去仰光，没有回曼德勒。据车站的官员估计，火车

可能还要在沙市停留两、三天，我真不知怎么办才好了。

我心中忐忑不安，在沙市车站徘徊。蓦地，我想起了经常到曼德勒摩登和尚哥登佩处来的那位叫吴吞盛的人，就住在密铁拉。到他那儿去不好吗？吴吞盛个子高高的，身子胖胖的，长相富态，举止也很文雅。他是道曼·史密斯政府部长密铁拉吴巴印的侄子，是英国麦克米仑图书公司的代理商。我不认为他是个革命者，甚至认为他是站在英国政府方面的人。假如不是他和哥登佩有联系，我根本不可能对他有一点信任。正因为有这么一点关系，我决定去找找他。

下午四时许，我从沙市车站徒步去密铁拉。夕阳西下，但暑气未消。路上很少有阴凉的地方。路旁的植物几乎都干枯了，草也是一片枯黄色，只有那没有叶子光有枝条的扁叶柚木还是绿色的。

我化了化装，穿着粗布筒裙和粗布上衣，头上包了一块大毛巾。实际上，当时已经不需要这么化装了。英国政府崩溃了。部长们南逃北窜，官员们或乘汽车、或乘坐飞机东溜西走。警察也只顾自己逃命去了。那里顾得上追捕我们这些德钦党人呢！

我在沙市到密铁拉的大路上走得汗流浹背。路上，一辆汽车也没有，尽是牛群和大车。没有人把我看成是个重要人物，最多认为我是个乡下的经纪人。

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就赶到密铁拉湖堤上了。密铁拉湖的湖面广阔，堤岸上树木很多。我在堤上坐了一会儿休息了一下。这个地方还有个砖砌的神龛，离神龛不远的地方，有个饮水缸。

我用毛巾擦了擦汗，又包在了头上。

我开始在密铁拉城里寻找部长吴巴印的家及他侄子的住处。还好，不算难找，我很快就找到了他们的家门。

“吴吞盛在家吗？”我站在屋外问。一个五十多岁，肤色黝黑胖胖的妇人从楼上的窗户向外望了望说：“在家，有什么

事？”

“我想见见他。”

“请在楼下等等吧！”

“妈，谁呀？”

“是一位客人。”吴吞盛的母亲答道。

楼下四面没有围墙，放着棕躺椅和凳子。我找了一条凳子坐了下来。

不一会儿，吴吞盛走下楼来。他手里拿着一盘香烟和缅甸土烟、火柴和烟灰缸。嘴上叼着一支缅甸土烟。

我把毛巾从头上解下来，笑着同他打了个招呼。他也微笑着说：“好象在那儿见过……”

“你到庙里找哥登佩时，我们见过面。我就是从那里来的。”

吴吞盛兴奋地笑着，频频点头，在躺椅上坐下来，说：

“噢，对了，对了。同志，你化了装，我一下子怎么能认出来呢？你叫什么？……等一等，让我想想。哎！还不到四十，记性就不行了。真糟糕！”

我心里想，这个人可真能咋乎，他虽然和我见过面，聊过一两句，可他根本没有问过我的名字。我对他说了我的化名：“我叫纽貌。”

“噢，对了，对了，我记起来了。你从那儿来？是登佩派你来的吗？”

“要去仰光。火车在沙市不走了，才顺便到这儿来看看。哥登佩也嘱咐过我，如果有机会的话，叫我到你这儿来。”

他笑吟吟地点着头。

“估计火车要停一两天。”

“你打算在密铁拉过夜吗？”

“是的。”

“你要找谁？”

看来，他是在问我这次来，想找谁联系革命工作。

“主要来找你，其他应该见的人也见见呗！”

他低下头，把烟头放进烟缸又递给我一支烟，我没有要，他自己叼上了一支，点着以后，抬起头来思索着。过了一会儿，他说：“来吧，跟我走！”说着他站了起来，我也随着站起来。

“把你的挎包也带上吧！”

平时，我总是把挎包挎在肩上，只是到了这儿我才把它挂在椅背上的。

他什么也没再说，在前面走着。我也默默地跟在后面。

太阳已经下山，天色暗了下来。我们走进湖边的一所寺庙。

庙院里长了不少罗望子树、芒果树和菠萝蜜树。鹭鸶、乌鸦成群结伙地回到树上栖息。鸽子也在寺庙的屋顶上睡熟了。庙的底层又矮又暗，吴吞盛没有进去，只在殿外问：“法师回来了吧？”

在殿堂的深处传来了一个威严的声音：“谁？进来吧！”

我仔细一看，殿里的床上有一位高僧，还隐约看到一个小和尚和两个大和尚在给高僧揉肩捶背。

门框尽管碰不上脑袋，我们还是低头走了进去。不知是怕门框碰了头，还是出于对高僧的尊敬，在高僧面前自然低下了头。

“谁呀？”

“是弟子我。”

“噢，是吞盛。”

“是的。”

我们拜过了高僧，在床边坐下。侍候高僧的小和尚走了，高僧坐起来问：“从哪儿来的？”

“专门到您这儿来的。想叫这位德钦党的负责人暂时在您这儿住一夜。”

“是吗？住吧，住吧，是仰光的吗？”

我说：“是！”

两位大和尚也走了。高僧说：“吴珊多，你把大殿点上灯，客人吃饭了没有？”

我还未吃过饭，但又不好意思开口。吴吞盛插嘴说：“还没吃，弟子匆忙之间忘了请他在家里吃饭了。”

高僧马上说：“仰拿徒弟，焖一锅饭吧。不是还有什锦菜，炸花生米吗？”

小和尚行动十分敏捷，跑了出去。

最后，高僧又问及战争的情况。我离开仰光已经好久了，对此不太清楚，就讲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我正讲着，吴吞盛向高僧拜了一下说：“弟子告辞了。”

“忙什么？”

“弟子还有点别的事，晚上再来。”

吴吞盛走了。高僧不仅对战争而且对政治也感兴趣。他对我缅人协会德钦党人为了独立所进行的一切努力都表示赞赏和支持。他还问及德钦哥都迈的情况。我说，据我所知，老先生已经躲起来了。

随后，我们进了大殿。灯光下，我才看清了高僧的尊容。他六十多岁，身体硬朗，满面红光，浓浓的眉毛已经有些花了。看来，他很喜欢吃槟榔，但牙齿还是刷得白白的。

我吃饭时，高僧一边踱步一边刷牙。

呆了一会儿，走进两个五十多岁的长者。一个是讲经师，另一个是施主。不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四十多岁梳着王子发式发髻的人，他是位医生。

开始，我以为这些人是吴吞盛特意请来的，我暗暗猜忖，大概这些就是我应该见的人吧？后来我才发觉，他们是来找高僧聊天的。

当高僧向他们介绍说我是个德钦党领导人，亲眼看到日本飞机轰炸仰光的情景时，他们把我围住了。我又讲了政局和仰光挨炸的惨况。那个小和尚和一个大和尚也围过来了，而高僧还是坐在躺椅上听我们讲话。

汽灯的灯光照耀得如同白昼。墙上的挂钟嘀嘀嗒嗒地走着。我们议论得很热烈，忽儿声高，忽儿声低，我要讲的都讲得差不多了。他们谈论起我讲的一些内容。他们对世界问题的看法和理解是非常有趣的。

他们讲到关于英美与德国纳粹之战、苏联与英美的矛盾、苏德貌似和解实则矛盾重重、互相攻击等事情。讲经师说：“按佛教哲理的说法，在这欲界里，真乱啊！”

那位施主支持地说：“在坏劫的年代，到处都是贪欲。在贪欲极重的大国之间又怎么能和睦相处呢？肯定是经常会有矛盾的。在这灾难的时代，出现很多新式的武器，于是便互相打个不停。”

那位医生则认为，这个世界到处陷入战争之中，是因为统治者不好。他用的尽是炼丹术的术语。只见他口中念念有词，而且引经据典地阐明他的观点。

随后，大家就谈到英国统治者们的横行霸道。巴莫博士、咖咙吴苏、包吞爵士等英国人豢养的首相们的政府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情况。

这时，高僧插话说：“施主们，世上的事都是无常的。统治者无常，政府无常，改朝换代是常事，变幻莫测是世之常事。”

讲经师又说：“师父，有个谶语是这样的：

湖上飞来鸳鸯鸟，
鸳鸯将被箭射倒。
伞柄猛打猎人头，
雷击伞柄不轻饶。

现在，可到了雷击伞柄的劫数了。”

医师也津津乐道地讲起表明国家要大乱的谶语问题。

他们把听见过的杂七杂八的谶语都念了出来。

他们希望改朝换代，于是就按自己的意愿来随便解释一通。

把贡榜时期出现过的谶语也和我们所在的时代连在一起了。

高僧说：“缅历一二〇八年，蒲甘王即位。在蒲甘王在位后期出现过的一个谶语说‘北边拿，南边哄，中间的人肚子空。’”

“蒲甘王重用格拉白萨、吴奔等人，这些人对黎民僧众施暴政。君昏国必乱，就是在那个时候，英国人从南边打了进来，御弟敏东王从北部瑞波发动叛乱。就这样，蒲甘王垮台了。现在也是这种劫数。日本人进攻统治缅甸的英国人。德钦党人也从身后对英国统治者发动进攻。英国统治者肯定要失败的。所谓中间的人肚子空就是指英国统治者。”

他们这些人借用谶语来分析现实局势，令人感到有趣。

过了些时候，吴吞盛和另外两个人来了。一个叫德钦达纽，一个叫貌哥哥。德钦达纽看样子只有二十五岁光景，又黑又瘦，声音有些沙哑。貌哥哥更小，才十八、九岁。不知道他是不是一个缅中混血儿。他长得白皙皙的，是个学生领导人。

我站了起来，离开了高僧们这个谈话圈子。于是，他们又从谶语讲到佛经哲理方面去了。

高僧冲着这边说：“吞盛，你们想随便谈谈就到那间屋子里坐吧！”

那间屋指的是高僧守戒的屋子。

吴吞盛把德钦达纽和貌哥哥留下，转身向高僧一拜就又要告辞回家。

“嘿！你这就走吗？不跟你的客人说说话？”

吴吞盛笑咪咪地说：“嘿嘿，弟子又不是个政治家，弟子是个自己搞自己事业、自己走自己路的买卖人。”

高僧听了后说：“吞盛！在这种年头，应该说人人都是搞政治的，不仅是俗家，就是僧侣也搞政治。为了咱们缅甸的独立，大家都要齐心协力。不是吗？”

吴吞盛不敢再“嘿嘿”了。他规规矩矩地说：“弟子还有点别的事，就先走了。”

吴吞盛走后，我和德钦达纽、貌哥哥交换了对运动的想法。我向他们讲了日本食言，从日本人手里拿不到武器，但是不要灰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抗击英国政府。要做好准备，抓住时机打击入侵的日本人。要全力支持和日本人一起开来的缅甸独立军。

德钦达纽和貌哥哥静静地听着。

接着，我们又谈到密铁拉一带组织的状况。德钦达纽说，一旦有机会，敢于牺牲一切，参加革命的大有人在。

“一些缅甸人从英国的缅甸长枪队里带着武器跑出来了。”

我听到这消息，兴奋得几乎要跳了起来，喊道：“这才像缅甸人！”

我接着又说：“不论什么革命，都是这样开始的。曼德勒部队也有人跑出来。咱们要好好地照应他们。以他们为基础，组织起武装的革命小组。好哇，现在有多少人啦？”

德钦达纽说：“三个。肯定还有没跟我们联系自己跑出来的。”

“找他们，得赶快找到他们，这很重要！”

随后，我们又商量破坏军用列车、夺取武器之事。要把这件事办成，仅仅依靠密铁拉的同志还不行。大家一致认为要跟在密沙的达贡吴拉佩、居脉的哥吞基、德伦的哥丁貌、德比洞的德钦山拉和吴巴意等同志一起合作，决定通过曼德勒总部和居脉工厂主杜今赛和经理吴登貌进行联系。

那天晚上，我们讨论了这些问题后，德钦达纽等人就回去了。以高僧为首的那一伙闲聊的人们也散了。我依照大和尚的安

排睡下了。夜里，我梦见把玛敏妩接到了密铁拉，她的肺病治好了。白天没想到玛敏妩，夜里却梦见了她，这使我感到很奇怪。第二天，整个早上，我还是怀念玛敏妩，幻想着清晨在密铁拉湖边与她一起散步。

我很高兴，在我回到沙市车站的时候，火车还没有开。尤其当我听说午后一点，火车要开向仰光时，心情更是无比兴奋。

刚刚敲过一点钟，旅客们就上了火车，但是又被有关当局赶下来了。他们说，火车已被征用，运输中国兵去东吁前线。于是，火车开回曼德勒去了。

有些旅客跟车回曼德勒去了，我则惶惶不安地留在沙市车站上。

幸运的是，我和沙市车站上的一个职员混熟了。他答应我，当火车从曼德勒运中国兵重新经过沙市时，他向列车长求情把我带上。

午夜以后，火车又回到了沙市车站。我象个火车苦力的头头，又象个列车上的文书，乘上了列车的守车出发了。车上没有睡觉的地方，我只好坐着打瞌睡。

火车到了彬文那时，又遇到了困难，停下了。听说彬文那到仰光的铁路线被军方接管了。

列车长劝我跟车到皎勃当，然后再从皎勃当转乘向马圭、卑谬方面的车，他们认为走这一路比较安全。

所以，我从彬文那又坐车到皎勃当。

一路上，到处是谣言，人们情绪很低。有人说，仰光连政府都不存在了。

又有消息说，英国人一边撤退，一边阴谋把城镇、桥梁、火车、船只、工厂统统炸掉。他们打算把仁安羌的油井里灌上水泥。还有消息说，日本人又轰炸了卑谬火车站，轰炸了仁安羌等等。

什么消息也不能阻止我前进的步伐。没有火车就坐汽车，没有汽车就乘马车，没有马车就步行。遇到江河就乘轮船，没有就乘小船、筏子。我要想尽一切办法到下缅甸去！回仰光去！

人们还传说不少关于日本兵的残暴行为。消息传得多快啊！

什么在毛淡棉，日本兵叫曾经拿着胜利花枝迎接他们的人去拉车啦；日本兵把欢迎的人们的手表、戒指都摘去啦；叫穿长筒裙的绅士名流去当苦工啦；日本兵调戏缅甸姑娘们啦，等等。

对这些传言，有人信有人不信，我是相信的。不相信的人说，日本和缅甸是朋友，不管怎么说，日本兵也不会对缅甸那么野蛮。有的说，对为了大东亚共荣圈而出生入死的日本兵的行为，不应过早地指责，应该谅解。

大多数的贫苦农民，城市贫民在观察，在分析。他们不说信也不说不信。他们不动声色地照常努力干自己的活：耕地、挑担、做生意。

而我仍然朝着我的目的地前进，没有后退。

过了好几天，终于到了兴实塔。

七十 缅甸独立军

一路上，我不知道谁占领了哪个镇，也不知道战线已经推到哪里。

到了兴实塔，我才知道日本人已经占领了仰光。缅甸独立军占领了兴实塔。

虽然，我早就听说德钦党人、学生们组织起军队和日本人一起进军，为独立而战。但是，缅甸独立军这个名称我还是第一次听到。

兴实塔没有受到什么破坏。我也没有看到任何战争的痕迹，或者经过掩饰的创伤。它是战争的幸运儿。

我曾打听兴实塔发生过战斗没有？人们告诉我，在湖边曾发生过战斗。缅甸独立军以水堤作为掩体，英国军队从河里往上打。战斗打响以后，兴实塔人民从各个方面支援缅甸独立军。有的运弹药，有的送水，有的递烟，有的送饭包，有的专门来助威加油，有的当场要求参军，当时的场面可热闹了。

到处都是一片对缅甸独立军的赞扬声。

我一到兴实塔，就想见到独立军战士，但时已黄昏，要想找到他们那是很不容易的。

镇子里灯火通明。路灯、住户家中的灯火，供佛的灯火连成了一片。

无线电的广播声清脆悦耳。

真是一片和平的景象。

听说德钦党人、学生领袖们和城镇的知名人士们组成了兴实塔县行政管理委员会。虽然县政权更迭了，却没有造成任何混乱，管理委员会把各个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想如果可能就从兴实塔到力勃坦，再从力勃坦乘火车去仰光。这样才能尽快到达仰光。所以，我对坐在我近旁的饭馆老板问道：

“全都恢复正常了。那么可以乘火车去沙拉高、力勃坦了吧？”

“我估计那边的路还没修。英军把大桥炸断了。听说从仰光撤下来的英军还呆在力勃坦一带。不久火车就能通到勃生了。独立军的军官们真有办法，这些军官如果能继续管理这一带就好了。一切都可以很快好起来，不过，听说他们在此地呆不了多久。……”

“他们要去哪儿？”

“还要追击敌人。有消息说要继续向卑谬方面推进。独立军很能打，有胆量。”

“军官叫什么名字？”

“叫波仰乃。光这名字就预示着要战胜敌人。”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德钦仰乃、波仰乃同志都没有听说过。”

我反复念叨着思索着这个名字。我想可能是新涌现的人物吧，所以我没有听说过。

饭馆老板好像在观察我。

沉默了一会儿，我又问道：

“他没当军官以前是德钦党领袖还是学生领导人？”

“可能是学生领导人吧！我不清楚，听马路消息说他是从日本回来的。”

“要是学生领导人我应该认识啊！”

正说着，一辆汽车从饭馆门前驶过。

饭馆老板说：

“你看，就是他！就是他！独立军的军官！”

我没有看清军官的面孔。很清楚，他是个高级军官。因为车两旁各站有一名士兵，手上持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汽车是八成新的“山民”牌车子。

我又继续说：“从日本回来的学生领袖我肯定认识。”

老板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一声也没吭。

“他住在哪儿？”

老板故意装着没听见的样子。

我又问：

“独立军军官在什么地方住？”

“说不准。”老板表现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看来，我不说明我的身份是不行了。于是，我对他说，我也

是个德钦党的领导人，也当过学生领袖，刚刚从曼德勒来此地，有重要革命工作在身。我这番话有夸张也有隐瞒。

饭馆老板听了似乎完全相信我了。不仅相信而且对我崇敬起来了。他告诉我，那位军官波仰乃就住在爱国知名人士兴实塔吴妙的家里。我说我要到吴妙家去打听一下。他说：

“这时候去可不好，四周都布了岗哨，不小心一开枪可就糟了。”

我表现出满不在意的样子。这时，他又建议说：

“还是明天早上再去吧！”

“那么，今晚只好在这儿睡了。明天清早一起来立刻就去！”

我装出一副失望的神情说道。

为借宿犯愁的事总算解决了。可我还是装模做样地说：

“唉……又得麻烦你了。”

“没关系。饭馆就是这样，客人顺便都住在这儿。”

“好吧！那太谢谢你啦。不在这儿睡，也得去打扰别人家。好在明天一早起来我就走了。”

那晚，我就寄宿在饭馆里。对我来说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已经是家常便饭了。事实上，战争期间对一切旅客都是如此。

次日清晨七时许，我按饭馆老板的指引，向吴妙家走去。

我沿着湖滨急匆匆地走着。

一个身穿整整齐齐的卡其制服、皮鞋擦得溜光锃亮、戴了顶卡其布军帽的军官在向船夫们喊叫。他手里拿着一根短棒。身后站着三个穿着又脏又破卡其布军服，身背步枪的士兵。

他们正在征集船只，看上去好像因为没有够数而显得有些不满。

“你们难道不懂？……老子为了你们的自由出生入死，你们应该对我们军队感恩不尽。他妈的，没良心，到现在还没来齐。……”

“哟！是丁吞同志。”

他说着，高兴地朝我走来。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位波仰乃就是哥吞新。我太高兴了。

“哈，原来是哥吞新！”

我们相互热烈地拉着手。

哥吞新问：“你这是从哪儿来？”

我说：“嗨！别提了！我是从曼德勒来。到了这儿并不知道你就是波仰乃。我本想作为一个德钦革命战士向一位军官求援。请求帮助我返回仰光。没想到竟然是你！太高兴了！”

“嗯，真叫人高兴。我们明天又要开拔了。老兄，你跟我们部队到上缅甸去吧！”

“可是上缅甸派我去下缅甸呀，跟你们走，那不行吧？”

“算了！慢慢再商量。先坐，在这儿坐。喝咖啡吧！”

我向他叙述了从曼德勒来到这里一路的情景。他问我从曼德勒到卑谬一路上看见多少英国军队？武器装备如何？以及英国政府机构控制的情况等等。我不会准确地估计军队的人数。对武器装备也分辨不清。对此，哥吞新显得有些不满意，我自己也感到不称心。对于当前政治局势，我倒可以讲得有条有理。我还向他谈了日本人不守信用的事。

哥吞新向我讲了他们在台湾接受军训，宣战后来到了曼谷，开始组织缅甸独立军，分三路从迈绍、密沙和维多利亚角进入缅甸；在土瓦扩军；从土瓦乘机帆船经摩塔马海进击礼低；以及从吉叻、波格礼方面一直进军到兴实塔的情况。

“跟日本人打交道怎么样？”

“不怎么样。他们也是帝国主义者呀！我说老兄！”

我非常吃惊。预想到今后还不知要遇到多少糟糕的事呢？

这时，两个身穿白衬衫红筒裙、皮肤白皙的人走了进来。

哥吞新对我说：“这两个是日本人。是我们部队的顾问。说

话时要注意一点。虽然他们不懂缅甸话，可机灵得很。”

哥吞新匆匆讲了这几句话后，便用日语跟那两个人谈起话来。那天中午，在当地中学里举行了一次征兵大会。

波仰乃在大会上说：

“要彻底把帝国主义者从缅甸国土上赶出去。要记住，我们是为了缅甸独立而战，不是为了他人而战！”会场里响起了一片雷鸣般的掌声。

我缅人德钦党党员们，农民们，学生们，很多人都参加了缅甸独立军。我大学时的同学，兴实塔人阿达，也加入了缅甸独立军的行列，他又名哥巴登，曾取得英文优生学士学位。

七十一 “日缅一家人”

“要记住，我们是为了缅甸独立而战，不是为了他人而战！”波仰乃这句话曾受到很多人的赞赏。自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这句话不仅鼓舞了全体由波仰乃等从日本归来的同志们所领导的缅甸独立军将士的士气，而且也使很多群众抱着这种信念支持缅甸独立军。日本人已经违背了他们的诺言，本来他们说到了毛淡棉就宣布缅甸独立，然而已经到了仰光，仍没有任何表示。他们还说过，日本军队不进入缅甸，说要由缅甸人自己从英国人手中夺回缅甸。但是现在，日军不仅进入了缅甸，而且到处欺侮缅甸人。这些事令人非常失望，但是我们仍未灰心。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不是为任何人而战，是为了缅甸而战。我们相信，无论如何我们总是会取得独立的。现在，如果回顾起当时的情景，可能有人会说这完全是傻子的信念。也可能有人以一位政治家的口气评论说：跟日本法西斯合作，无论如何也不会使缅甸获得独立的。但

当时这种信念确实在我们缅甸独立军中间，在我们青年学生和我缅人协会德钦党党员中间顽固地存在过。

以波仰乃为首的缅甸独立军的这支部队帮助这里建立了县行政机构。这些机构成立以后，许多村子也相继建立了类似机构。在这些行政机构中，包括有镇、区知名人士、地方官员和各政党人士，所以既有权威，又有代表性。在他们的协助下，独立军很好地保卫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卓有成效地镇压了土匪强盗。有的部队和行政机构还没收了齐智人高利贷主的财物，向缅甸大富翁征集款项，没收旧官员的汽车等。在这中间，个别战士也可能有一些过火的行动，但在这样的战乱期间，在这种改朝换代的时刻，能够有效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持社会局势稳定，使之不至混乱不堪，这就足以令人称赞不已了。

在这动荡时期，人们都惶惶不安，恐惧使他们好夸大其词，轻信那些谎言传说。家里夫妻吵架，就可能被说成是土匪进城来了。店铺也会因此而纷纷关门停业，人们跑的跑，逃的逃。正是缅甸独立军和县行政机构，把这样动乱的局势稳定了下来。

参加兴实塔行政机构的有兴实塔吴妙、我缅人协会吴登、德钦巴盛的哥哥德钦辨、哥达丁和哥达定等知名人士。

早在缅甸独立军尚未到达兴实塔以前，仰大学生领袖哥登昂就先来到了兴实塔，着手筹备欢迎缅甸独立军事宜。所以，在兴实塔的青年学生和德钦党人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早就知道缅甸独立军要来的消息。

波巴金率领的缅甸独立军的先头部队，于子夜到达兴实塔。所以哥登貌和其他人未能用胜利花束和盛大的仪式欢迎独立军。随后，以波仰乃为首的缅甸独立军的一个主力营也到达了。

独立军任命哥巴登为军事负责人。我到兴实塔时，哥巴登和哥丹丁等学生钢铁军已经重新集结并且正在组编。其中包括哥昂敏、哥波达等同学。

我在兴实塔时，一个叫巴比的人因犯盗窃罪受到了惩办。他在不久前就曾偷掘过谬达吉佛塔的镇塔宝物。这次又偷了县政府的物件。独立军审理了该案，把他作为一个典型处决了。

我能和波仰乃、哥登昂、哥巴丹等老朋友再次见面，真是喜出望外。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了解到了关于其他朋友、同学、同志们的一些情况。他们告诉我说，德钦昂山成了波德扎，德钦拉佩成了波力耶，哥拉貌成了波泽亚，哥昂丹成了波色加，以及他们的官阶和作战的情况等。

英国人在撤退前没有来得及破坏兴实塔银库，留下了二十万元，以及一些鸦片等物品。兴实塔行政机构将其全部没收，拿出了十万元给了部队。据说波仰乃部队在吉叻、皮亚蓬等地的银库也搞到了一些钱。他们把一部分钱分给了行政部门，剩余部分留下当了军费。波仰乃在行军途中规定了一条纪律，乘车、乘船必须付钱。因此，深受人民欢迎。

在我们见面后第二天，波仰乃就率领部队继续前进了。日军一个营和缅甸独立军一起开拔。兴实塔一将肯铁路还能通车。于是，他们就乘火车到苗定去了。

波仰乃叫我和他一起走。说如果我愿意参军一起战斗也可以，不愿意的话就帮助他到各地搞军需、征兵、组织地方行政机构或者其他政治工作。我很想跟他去。但是我从曼德勒一路上克服了重重困难为的是去仰光，向总部报告上缅甸出现的局势，了解世界各地形势和取得今后工作的指示等。所以，我必须到仰光总部去。

我婉词谢绝了波仰乃的邀请，希望他能帮助我尽快安全返回仰光。当时，加蒙赛大桥已经断了，力勃坦至仰光铁路沿线也还有战斗。英国人的飞机仍在轰炸。我在兴实塔时，还来过一架飞机轰炸。我不能乘火车去仰光了。伊洛瓦底江上轮船没有了，连汽艇都搞不到。英军把一些汽艇弄到上缅甸去了，另一些则毁掉

了。若从水路走，只能乘小船。

这时，正是伊洛瓦底江浅水的季节，江中的沙洲在阳光下熠熠发光，耀眼得很。从水路走，乘小船要很多天才能到达，路上一定非常无聊。只有乘一段牛车，再乘一段汽车走陆路，可以快些到达仰光。

但是，不论从哪方面走也都是件不容易的事。

波仰乃给了我英国政府发行的钞票五百元。日军发行的钞票二百元。并用缅文、日文两种文字签属了一封证明信，写明我是缅甸独立军昂山将军特殊机构里的一个工作人员，还教了我联络信号。

波仰乃离开兴实塔时，把一个名叫波巴基的人留下了。波巴基从丹巷开始跟随波仰乃，是个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他很了解日本人的情况，和日军、日本帝国主义者打交道，有很丰富的经验。他留下来是给新征入伍的战士上军事课的。

“我们不是为了他人去战斗，我们是为了缅甸独立而战”他拚命向新战士灌输这一套思想。不仅如此，他还讲了：“日本人不是什么好东西，总有一天要揍他们的！”之类的话。

我要从兴实塔，经沙拉窝、山越波康再经过宋砌去仰光。

我先乘小船至沙拉窝。

从沙拉窝经山越波康乘牛车至宋砌。

再从宋砌乘汽车去仰光。

路上要换乘三种交通工具。

波巴基叫貌巴温、貌佩基两个青年人和我作伴同行。

太阳没出来，我们就出发了。从兴实塔就可以眺望到沙拉窝。但是我们走了好久还没到。

一路上，巴温和佩基告诉我说，英军派了一班人乘船潜入兴实塔进行破坏，他们与缅甸独立军遭遇，并且交了手。正要发表演讲的波仰乃闻讯赶到出事地点。此外，他们还讲来了一排日本

兵的事。

巴温说：“要是你以为日本人是什么上等人物，那就错了。你猜，上我们这儿来的日本人，他们用什么家伙吃饭？你知道吗，他们用的是搪瓷便盆！不知道他们是知道这是便盆呢？还是不知道。”

船夫插嘴说：“要是不知道那也太差劲了。明明知道还用那就更蠢了。他们饭也不会做。把土豆、白糖、辣椒、茄子统统混在一起放在锅里煮，真是些野人。”

“你看他们赤条条地光着身子，就知道有多野了！”

这时，左边岸上传来了三声枪响。大家都静下来听着，不安地揣摸着，是抢劫呢还是打仗？大约过了十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我们才放了心。

于是，巴温、佩基和船夫又谈起日军发行的钞票问题，计算与英国政府发行的钞票的比值。

“哈……这么说昨天他们给我的船钱才有二十五分哪？！哼！这些狗娘养的！”船夫到现在才知道上了当。

他长叹了一口气，脸上布满了怒气和悲伤。

在缅甸，有很多象他这样上当的人。给日军挑水的、砍柴的、赶车的甚至商人们都吃过日军的亏。

巴温说：“不知道呗，知道怎么能上这种当。”

佩基说：“总比一分钱也不给，被人用枪逼着你去干还强一点吧！”

说完，他们谁也不再说话了，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儿。

到了沙拉窝我去雇牛车。可车把式有的不敢去，有的则说大白天太热不想去。费了好大劲，才找到一个车夫答应下午送我去。路上还得找个村子过夜。

我在沙拉窝吃了早饭。当我拿出了日币付款时，店主不愿意，直到我拿出英币，他才高兴地收下。

从沙拉窝坐牛车去山越波康这条路要经过沼泽地。这一带是雨季里积水，牛群喜欢泡在这里戏耍的荒地。地上长满了蟋蟀草、水烛和杂草。很少有大树，连个乘凉休憩的树荫也很难找到。

牛车在平坦的路上慢吞吞地行进。

车把式喜欢聊天。他对新来的日本人知道的很多。所以，从他的嘴里我听到不少关于日军的事。

巴温跟佩基说：“咱们叫他们日本。他们管自己叫什么‘尼崩’。管咱们叫什么‘比鲁玛’。”

车把式说：“哼！叫他们日本，他们打你耳光，叫他们‘尼崩’跟你搭搭腔。要是叫他们‘马斯脱’他们最高兴了！”

佩基惊奇地问：“什么？马斯脱？！”

巴温问：“马斯脱是日本话吗？”

车把式一时答不上来。当他在考虑怎么回答时，我说：“马斯脱是英国话，意思就是先生、主人。嗯，他们大概也象跑了的英国人那样喜欢别人叫他们主人。”

车把式明白了这个意思，眼睛明亮了起来。

“啊，对喽！怪不得这样一喊，他们高兴得嘴都合不上。他们是想叫咱们象对待主人那样，必恭必敬地听他们使唤呀！”

说着，他用鞭子狠狠地抽了一下左边的牛。牛车突然往前一冲，我们的身子悠地一下往后边倒了下去。

过了一会儿，车把式又讲起了日本人到一个村子抢东西的事。日本人进村不仅抢鸡、蛋、猪等吃的东西，还抢金银手饰。有的甚至抢走了妇女的绸筒裙。

“这些家伙搜得可真仔细，不仅在屋子里搜，就连草垛、谷仓也都插上几下。”

巴温说：

“他们是不是搜查暗藏的武器呀？”

“不是。要是找武器就不应该动别的东西，现在可好，连小孩的耳坠子都拿走了。”

接着，他们又讲起日本兵的愚昧、野蛮和恶劣。

车把式又说：

“你们看，他们想吃椰子，够不着就把椰子树砍倒了。”

大家轻蔑地笑了。

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我们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在太平年代，即使深更半夜，也可以放心地赶路。但在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只好乘天没黑时一碰到村子就休息了。

我在村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天一亮，我们又继续赶路了。

上午，牛走得很快，鞭子动也没动一下。路旁的自然景色也十分怡人。

由于路程很远，我们到上午十点多钟才到了宋砌。我准备乘汽车去仰光，可一打听，第二天才有汽车。我们在一家饭馆吃过饭后，按照车把式的建议，决定找一个寺庙借宿，寺庙里有个大和尚，是车把式的亲戚。

这是个香火很盛的大庙。庙内殿堂很多，其中有些是砖盖的。院内有讲究的亭榭、水池和花木。

车把式带我们进了庙。一问才知道那位当大和尚的亲戚已经还俗，参加独立军去了。我们拜过了和尚正想往外走，一位住持模样的大和尚说：“施主们有什么事吗？”

车把式说：“弟子是沙拉窝的。大和尚吴达格耶是我的兄弟。因为去仰光的汽车明天才开。我们想在这儿借宿一夜。”

大和尚说：“是吗？吴达格耶不在这儿，施主们也可以住呀！”

我们几个相视一笑。大和尚又说：“施主们是做生意的吗？”

我说：“不是。有点政治工作去仰光。”

“是吗？就在这儿住下吧！不用到别处去了。听说仰光已经组织了行政机构，宣布由德钦吞沃担任缅甸的行政首脑。”

我装做一切都已知道的样子说：

“可能是这样吧！兴实塔也组织了行政机构。可这是临时性的。以后怎么搞还要在仰光商量。”

大和尚满意地笑了笑，以敬重的目光望着我。

“宣布德钦吞沃是缅甸行政机构的首脑，可能是因为他也和德钦昂山一样到过日本。”

大和尚说：

“噢，原来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在召开班锐德钦党人会议时，贫僧见过他。他长得很帅。到我们宋砌这儿来讲演过。”

车把式磕了个头说：

“好吧！弟子今天下午就往回返了。还得出去买些东西呢！”

大和尚说：“好。有事就请便吧。这几位施主的事你尽管放心。贫僧一定亲自负责找辆车送他们走。只要弄到汽油就行了。”

佩基说：“这里缺汽油，是吗？弟子们住的兴实塔那里汽油倒是多得很。英国人狼狈逃窜，没有来得及破坏。”

和尚：“嗯，这些孽障能运走的都运走了。运不走的全倒掉了。现在我们打开了沙廉——仁安羌一条油管取原油，用土法炼油。”

听了这话，我很兴奋，为我们缅甸人而骄傲。

“请问施主大名？”

“德钦丁吞。”

“那两位青年呢？”

“一个叫貌巴温，另一个叫貌佩基。”

“德钦丁吞，你还听到其他什么战争消息了吗？”

“弟子还没到这儿来以前，波仰乃部队已经向卑谬方面挺进

了。”

“施主，我今天听说在瑞当打了一仗。”

我用早已知道了的口气说道：“当然罗！从战略上看，那是个重要的地方。”

车把式告辞要走，我们一直送他到庙外卸车的地方。

当我们再返回庙里来时，一位大娘正站在门口望着我们。我看着她，好像有些面熟。大娘也在盯着我看。真是太眼熟了，在哪儿见过呢？

那位大娘有五十来岁的光景，高高的身量，白皙的皮肤，穿着十分整齐。

想起来了，在一三〇〇年运动时，这位大娘曾到大学学生会把我叫到他们家里，为学生捐了九十五元。

“哟，是大婶您？！”

“你，你是学生领袖叫貌什么？是不是？”

虽然她已记不得我的名字，可我的样子她却还记得很清楚。

“我叫貌丁吞。”

“嗯，想起来了。我刚才看见你们走出来觉得有点像，就在这儿等着……”

她是仰光著名女医师丁丁拉的姐姐丁丁埃。

“您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仰光一挨轰炸就跑来了。”

“都来了吗？大夫也来了吗？”

她们家一共五姐妹还有一个老太太。

“大夫她到这儿的时间还不长。日本人进了仰光以后，她才来的。来，请进吧！”

巴温、佩基准备进庙时，杜丁丁埃说：“把你的朋友也叫来呀！”

巴温说：“我们还有点别的事儿。”

他们进庙里去了。杜丁丁埃把我叫到她的屋里。

庙宇小楼的楼下似乎比楼上还宽绰一些。铁树木地板亮光光的。在屋子的两角，又用木板隔成两间暗室。暗室的板墙用油漆刷成黄色。窗口挂着五彩缤纷的玻璃珠帘。房间里除了一张躺椅外没有任何家俱。这同她们在仰光楼房里的摆设完全两样。

一走进屋，杜丁丁埃就冲着屋里喊道：

“姐姐！大学生领袖，那个小伙子来了。”

在东面墙边窗户附近坐着，正在各自拿着皮面书看的是老处女一、二号和三号。丁丁埃是老处女四号。听到喊声，她们便站起身来，向我这边走来。杜丁丁埃铺了细篾席，请我坐下。她们也都围坐起来。坐的姿势都很庄重。腿蹠着，脸上也非常严肃。

初次跟她们见面，那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而现在她们都似乎大了不知多少，恐怕不只三岁。她们没有象以前那样戴着珠宝首饰，穿着也远不如从前那样阔气了。老处女一号的发髻上已经没有一根黑发了，出现了不少脱发的斑痕。老处女二号的头发已经灰白了。老处女三号头发已经有些花白。连这个老处女四号杜丁丁埃头发也已白了不少，再也挽不起来插梳式的发髻了。老处女一号和二号的手腕上仍像三年前那样戴着琥珀佛珠。三号、四号的手腕上却不像以前那样戴着玉镯和钻石，而是象牙佛珠了。

她们文质彬彬地跪坐着，呆了一会儿才开始说话。

杜丁丁埃最先开腔道：

“真巧啊，又见面了！”

老处女一号：

“命中注定的呗！有缘就能见面。”

老处女二号和三号异口同声地问道：

“小兄弟，你这是从哪儿来到这儿啊？”

我简短地讲述了我如何从曼德勒经兴实塔到这儿，又是如何到了这庙的经过。她们认真听着。我觉察到她们这样的举止也是

和以前不同的。

我讲完后，老处女一号说：

“看，可真算有缘，在这座庙里，我们又见面了。这座庙是家母大人行善修建的，已经飞升了的住持大和尚，当时是家母出资为他剃度的。刚才小兄弟你谈起那位吴达哥耶，还俗当了缅甸独立军的大和尚，也是我们为他剃度的。”

老处女四号笑着说：

“姐姐就是为那个还俗的大和尚出资搞剃度的。现在他还俗了，就麻烦了。”

老处女一号：

“这有什么可麻烦的。参军是为了咱们的国家。为了佛教的发扬光大。为了民族利益去工作的。”

老处女三号静静地呆在那儿出神，似乎对我们的谈话根本没有听进去。她说：“刚才那位吴达格耶的亲戚车把式，不知道是不是母亲大人的佃户？”

我觉得仿佛是在听佛本生故事的结局。

老处女二号也忍不住地说：“肯定是咱们的佃户。在沙拉窝和兴实塔这一带，母亲大人有不少田产。送小兄弟你来的那两个青年说不定也是呢！”

我很想把这一话题了结，于是就问道：

“她老人家身体好吗？”

老处女二号和四号同声答道：“好！好！”

老处女三号说：

“吃过午饭便睡觉了。”

接着，她们又讲了在仰光家中把英国造的盘子、碗之类以及银勺、银叉等都埋起来了，家俱运不来，上等黄油吃不到，给老太太买不到葡萄等情况；在这儿，生活很艰苦，没有收入，只好变卖东西的情况；整天担心仰光的房子，听人说有坏人撬了锁，

把贵重的家俱，像钢琴、沙发、柜子等弄得一塌糊涂的情况，以及临来时又忘了把佛堂里的银钵和一只磁花瓶埋起来了等等。简直说个没完没了。我想这大概就是她们衰老的原因吧！时间长了，我真不想再听她们唠叨了。为了转个话题，我说：“大夫呢？”

老处女四号说：

“在，在屋里看书呢！”

老处女一号说：“丁丁埃，把丁丁拉叫来见见这位学生领袖吧！”

老处女四号应道：“是，姐姐！”

杜丁丁埃赶紧站了起来，向左边屋角那间屋子走去。

话头儿断了。老处女三号又数起手里的象牙念珠，二号则低头凝视着自己手腕上绕着的琥珀佛珠，一号站起身，向那本黑皮书走去。

杜丁丁埃和丁丁拉大夫两个人一前一后走了出来。我这是第一次亲眼见到丁丁拉大夫。她已经是四十来岁的人了，但仍显得很年轻。虽然她经历了逃难，但看起来，精神很好，身体健壮。她的个头儿和杜丁丁埃差不多，高高的。丁丁拉大夫的面庞和她三姐即三号老处女很相像。鹰钩鼻子很像她们的父亲。她的头上挽了一个环儿，头发垂在脑后，前额散飘着一些短发。穿着薄纱布上衣和半旧的深兰色绉纹绸筒裙。

杜丁丁埃介绍道：

“这位叫貌丁吞，是学生领袖。”

我站起身来说：

“您身体可好，大夫！”

“谢谢！好，好！”说着丁丁拉转过脸去看她的姐姐们说：

“上一次他到咱们家来，我没见着。姐姐们都见过了吧？”

她用了个男性自称用的“我”字，使我感到很惊奇。我想，可

能是因为她们没有兄弟，姐姐们就把小妹妹当做小弟弟看待吧！

丁丁拉大夫朝着我说：

“很可惜，上次我没见到你。坐吧！坐吧！”

我又重新坐了下来。丁丁拉大夫在大姐坐过的地方坐下。但是，她不像她姐姐们那样跪坐在那里。

我正不知讲些什么，丁丁拉大夫开口问道：

“你们也是逃难到这儿来的吗？”

我只简单地重复了一下到宋砌以后无意中遇到了她们的情况。大夫虽然仔细地听我说话，可对我参加政治工作却不感兴趣。她只是问了我一些毫不相关的问题。

“你是学士吗？”

“嗯，……硕士也考取了。”

“没有继续念印度文官学位？”

“没有。朋友们倒是劝我继续念下去。”

我想起了已故的玛敏妩曾多次劝我继续攻读法学士学位。

大夫惋惜地说：

“你错了。继续上就对了。”

“大夫是不是在日本人到了仰光以后才到这儿来的？”

“嗯……起初我想，不管是谁到仰光，我也继续干我这一行。不管是日本人、英国人还是缅甸人当权，我也给病人看病。无论是日本人打伤的英国人，还是英国人打伤的日本人，我都有责任给他们治病。所以，仰光挨炸的时候，我还在工作，只把母亲和姐姐们送到这儿来了。”

我对她能如此忠于自己的事业，不禁肃然起敬。并且也注意到她不像她姐姐们那样，把母亲称为家母大人或母亲大人之类。

“仰光一带打起来了，我没有离开我的工作。日本人、缅甸独立军开进来了，我也没有离开我的工作。可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不愿意跟这些极其野蛮的日本人打交道了。他们不知道尊重医

生，也不懂得照顾妇女。他们对我有英国钞票也产生怀疑，吓唬我。甚至无礼地动手动脚，这才使我下决心离开仰光。当然也有个别的文雅懂礼貌的日本大官，他们劝我不要出走。可在他们背后，谁也无法制止他们手下人乱来。所以，我只好逃出来了。”

我心想，但愿所谓日本人无礼地动手动脚，不是对丁丁拉大夫的人身侮辱。

“日军还占了达弗林医院。他们把医院、大学统统变成了兵营，真叫人气愤。”

跟平常有一点不同的是，杜丁丁埃和几个姐姐在妹妹丁丁拉讲话的时候，谁也没再插言，更没有抢着说话的了。

丁丁拉大夫还谈到，为了不使仰光大医院停医，巴丹大医师等人仍在继续坚持工作。为了维持公共卫生和其他市政工作，缅甸新光报吴丁等人进行了许多工作。疯人病院和仰光监狱都被打开了。到处搞得人心惶惶。发生了不少抢劫案件。

这时，一位五十来岁，个子矮小瘦弱的人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个空麻袋和一个空箩筐。

杜丁丁埃迎着他问道：“都发了吗？”

那人把麻袋和箩筐放在地上说：“都发了。米是够了，可油却不够。”

杜丁丁埃说：“以后再给没分到的人补发吧！”

那人连坐都没坐，就转身出去了。

杜丁丁埃对我说：“庙里住满了象我们这样逃难的人，他们的处境比我们更糟糕。所以，我们分给他们一些米和油。”

“好哇，这也是件积德行善的事嘛！”

老处女二号和三号齐声说道：“战争真可怕呀！人们受死罪了！”

这是她们自从丁丁拉大夫讲话以后的第一次插话。

丁丁拉大夫对姐姐们说：“住在这庙里的逃难的还算好的

哪！我还看见有的就在树下露宿。”

随后，大夫又讲到那些等着乘船回印度，处境困难的印侨难民的惨状。

老处女二号忍不住打了个哈欠。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们谈得时间太久了。

“嗯……这次能碰见大夫您们，我真高兴。我明天一早才去仰光。下午，我再来看看老太太……”说着我便站起身来告辞。

杜丁丁埃：

“到了仰光，请你到我们家去看看，我们在那里留了一个看门的。”

“好，看过之后我写信告诉您。”

“可能的话，你就费心帮助照看照看吧！”

“您放心吧！”

老处女一号放下书本站起身来和我告别。杜丁丁埃和老处女二号、三号还有丁丁拉大夫也都站起身来。

在这一瞬间，我突然发现丁丁拉大夫的年纪、个头都和玛妙米相仿。可是丁丁拉比不上玛妙米的容貌美丽，也没有玛妙米那种娇媚，更没有玛妙米那种女性的魅力。

我走到门口丁丁拉大夫突然问道：“你下午有空吗？”

“有啊，您有什么事吗？大夫。”

“我到这儿来以后，一直没有到庙外去过。我想出去散步。你能陪我去吗？”

“行，我陪您去。”

老处女三号和四号异口同声地说：

“我也去。”

“我也去。”

我来到了庙宇小楼的楼上。

下午我们没能去散步。因为，又来了许多日本兵，大家都非

常害怕。丁丁拉的母亲坚决不让女儿到外面去。

甬说是妇女，就是我们男人见到日本兵也躲得远远的，有时迎面碰上，也不愿和他们搭话。

日本人把递给他们的胜利花枝扔掉了；让那些穿长筒裙的绅士们替他们推牛车；命令那些穿着上衣，戴金丝眼镜的青年人给他们擦枪；叫德钦领导人替他们去找妓女。所有这一切，使得那些以前把日本人当成是从英国人手中拯救自己的恩人，诚心诚意地欢迎过日本人的人，更加小心地躲了起来。

可并不是所有缅甸人都不愿意跟日本人打交道。陪着笑脸低三下四地跟他们打得火热的，给会说几句英国话的日本鬼子军官当翻译、做秘书或者特务什么的，为了做买卖结交鬼子的，打算依仗日本人的威势欺侮本族人的，也大有人在。

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亲朋至友和缅甸民族不受日本军国主义欺凌与迫害，虽然不喜欢日本人，无可奈何跟他们打交道的人也为数不少。

我从宋砌乘汽车去仰光。一路上，许多问题一直在我脑际翻腾着。

在大战初期，我还没有这些经历以前，如果碰上这些不称心如意的事，我早就忍不住公开发牢骚了。而现在我却咽在肚子里，只在心里暗暗衡量着是好是坏。这是为什么呢？

是怕日本人吗？也许吧！

当遇到困难的时刻，大多数人就会显出他们的弱点、缺陷和不足。所以，那些自己挨了耳光，还想去抱日本人粗腿的缅甸人的面目也暴露出来了。忍辱负重，心里不喜欢表面上也得做做样子，这才是聪明做法的主张也出现了。这是很自然的事。这些人的举动也是合乎情理的。我很同情他们，不愿去责怪他们。

即使我想把自己心里话倒出来，那又能跟谁讲呢？谁又能相信我呢？在这种时刻谁能信赖谁呢？如果到仰光的话，还可能碰

见知心的人，碰见可以交换自己看法的人。

我正在浮想联翩。公共汽车售票员的喊叫声把我惊醒了。

“前面有鬼子！鬼子！注意开啊！”

车已经驶过了毛篦。我不知道他喊的鬼子究竟指的是谁。我把头探出车窗向外望去。路上有些穿军装的人。我们的车减低了速度。一个旅客说：“日本人叫咱们停车呢！”这时，我才弄明白，原来售票员说的鬼子，就指的是日本人。

日本大兵用枪比划着叫我们的车停下来。旅客们惊恐万分。汽车司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地打着招呼说：“先生……先生。”

日本人搜查了汽车。他们见了西瓜和棕糖，口水流了足有三尺长。精于世故的售票员连忙递过去三个大西瓜和一斤多棕糖块。日本兵乐得嘴都合不上了。一个日本兵下士似乎对一位旅客穿的绒面人字带鞋很感兴趣。他指了指自己穿的木屐，又指了指那位旅客的鞋，嘴里叽哩咕噜地讲起日本话。机灵的缅甸旅客们你一言我一语地对那位旅客说：“算了，跟他换了吧！”就这样，一双绒面人字带鞋换了一双木屐。售票员会不少日本话，真使我惊奇。他用日本话说了一通什么：“约多西”、“阿里加多”、“尼崩比鲁玛班载”、“尼崩比鲁玛翁那儿”^①等等，总算平安无事了。日本人满意地点了点头，把我们的车放行了。

车子刚刚发动，售票员就骂开了日本人。

“她妈的，东洋鬼子……又不是什么岗亭。纯粹是他妈的敲竹杠！”

用绒面人字带鞋换了双木屐的那位旅客，倒没有像售票员那样破口大骂，只是把木屐鞋从窗口使劲地扔了出去。

汽车在甘马育警局附近的牛车街遇阻了，不能再向前走了，只好停了下来。

^① 这几句日语的意思是，“好朋友”、“谢谢”、“日编万岁”和“日编一家人”。

还没有一辆车能够开进城去。

貌巴温和貌佩基打算到九文台一个朋友家去住。对我来说，到甘马育敏叔家去住是最合适不过了。大多数住在甘马育的人是不需搬家的。

此时，要想去设在梅托底斯英文女子学校的缅甸独立军总部是不容易的。去格敏格钦路八号的我缅人协会总部也很困难。

我不想立即去找缅甸独立军领袖波德扎一德钦昂山，也不想立即去见缅甸行政首脑德钦吞沃，只能先了解一下局势如何。我们的总部在哪儿呢？难道缅甸独立军的总部就是我们的总部吗？还是我缅人协会是我们的总部？抑或是学生会才是我们的总部？

学生会已经找不到了。日军占领了大学学生会大楼。任何人都不准随意出入。整个大学都被日军占了。我已经不能走进我的母校——仰光大学了。走在通往甘马育的马路上，我心中无限惆怅。我为失去亲爱的母亲——仰光大学感到不安和难过。大学使我懂得了事理，学生会使我有了觉悟，而日本兵却把我们的智慧和觉悟一股脑儿踩进了泥潭。

甘马育这个小镇没有任何战争的痕迹。房子没有烧毁，楼房没有倒塌，甚至连一根树枝也没有折损。街上没有炸弹坑，也没有机枪扫过的弹痕，它侥幸地躲过了这场大战的袭击，仍和先前那样平静，这里的人们也跟平常一样地生活着。

我看见了马车夫吴波钦和他的儿子哥丁佩。杜拉梅仍和以前一样，没有什么变化。杜龙丁的女儿、哥丁佩的妻子妙吉也在家里。妙吉比当姑娘的时候更漂亮了，怪不得有人说女人若是有了男人就会增加几分姿色。吴波钦杜拉梅的女儿玛丁瑞、女婿——火车站的检票员哥冰还有个小小外孙也都来了，家里显得挺热闹。

杜龙丁还和以前一样，卖炸瓢瓜饼、拌姜丝、拌咸茶等小吃。我高兴地看到杜龙丁的生活有了个新的变化。真是佳言变事实。日本人没来以前人们就开她的玩笑，说杜龙丁早就暗中爱上

了哥觉。日本人来了，我的朋友哥觉竟真和杜龙丁成了一家人。

敏叔的家变化不大。连那扇用棍儿向上支开的门也还是老样子。水井旁的木槿花开得依旧是那么茂盛。可是，德钦丁貌基却不在这里了。仰光没被轰炸以前，他曾匿居在这儿。听敏叔说他只住了一个多月就搬到别处去了。对战争和日本人已经相当了解的我，现在真想见见这位以前早就说过要反对世界大战的德钦丁貌基。我一定要打听到他。我的老相识、敏叔的朋友、长得很像吴佩貌丁教授的、目不识丁的香火吴翁佩这时也在敏叔家里。

他们都很高兴地和我打招呼。问长问短的好不热闹。我觉得真跟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

有一件事使我很惊奇，那就是德钦巴久的理发店关闭了。一打听，有人说德钦巴久现在成了甘马育的行政管理头目了。也有的人说他腰里别了把左轮手枪。搞起行政管理工作就把理发店关了。还有的人说他在德钦丁基手下干事儿呢。

读者可能还记得德钦丁基吧！就是身躯胖得像只圆桶，手臂却细得要命的那个德钦丁基！就是在我大学时期，当我还是个德钦小党员的时候，跟我吹牛皮说他是敏贡亲王手下的人，可以从国外找来钱和武器，使我看到希望的曙光，可又伸手向我借钱的那个德钦丁基！就是在印缅冲突时，散布种种谣传，把冲突之火传到甘马育的那个德钦丁基！就是在英日即将交战的当儿跟学生领袖哥埃内说能帮助他跟日本人联系的德钦丁基！我的朋友哥觉对这个德钦丁基根本不信任，认为他跟警察搞在一起，是个专门捣鬼的家伙。我自己也根本不信任他。

现在，这个德钦丁基一下子成了日本人的亲信。像德钦巴久这么一个老实厚道的爱国者竟然在他手下干事，真是叫人感到可惜。听说德钦巴久还来拉敏叔和哥觉跟他一道去干呢。因为局势还不明朗，敏叔不清楚各个方面的情况而犹豫不决。于是，德钦巴久便问敏叔：“你不想帮德钦昂山、德钦吞沃他们干工作吗？”

敏叔没办法只好点头表示同意。

哥觉说：“我把他顶了回去。德钦巴久是德钦丁基的走卒。德钦丁基干的事绝不会是好事。”

我说：“你的决定很对呀！”

吴翁佩说：“貌觉这样拒绝好倒是好，可现在这种时候，处世要特别加小心。不然，就要受气。貌觉，你别把话说得太绝。不要结下怨仇。当心德钦丁基会找你麻烦的！”

哥觉：“我不怕！我可不会因为怕这些捣乱鬼，该说的不说！”

敏叔：“算了吧！平心静气地看看再说吧！”

马车夫吴波钦和其他一些人支持敏叔的说法。

我在甘马育敏叔家住下了。因为报社倒闭，敏叔失业了。我把在兴实塔波仰乃给我的钱留下一小部分自己用，其余的都给了敏叔。在仰光不论是英币还是日币都可以用。

进一趟仰光城很不容易。一般都得步行去。好多地方写着“禁止入内”、“禁止通行”、“不许穿越”等字样。

仰光市内好几个区都被轰炸引起的大火烧成一片废墟。残柱破柱、被火烧焦的树枝掩盖着断壁残垣。只剩下旧灶、屋顶洋铁皮的厨房里，一点食物也没有，瘦骨伶仃的狗一瘸一拐地绝望地走来走去。这一切仿佛是烦恼人画出一幅图画。

英国人从仰光撤走前，把来不及运走的汽车集中在一起烧毁了。大家都管那个地方叫“汽车公墓”。“汽车公墓”里堆放着许多烧焦了的黑乎乎的不成样子的汽车残骸，似乎在嘲笑那些急急忙忙进入缅甸不论什么都一骨脑儿抢走的日本人。

几天后，我费了很大劲儿才到了缅甸独立军总部所在地——梅托底斯英文女子学校。在那里，我只看到一些素不相识的士兵和军官。虽然也曾碰见些相识的人，但并非是什么都可以谈的知己，他们也不可能相信我。我认识的德钦昂山——波德扎、德钦

拉佩——波力耶、哥拉貌——波泽亚等领导人都到前线去了。

我又到了设在格敏格铁路八号的我缅人协会总部，我偷偷地从旁观察被宣布为缅甸行政机构的首脑德钦吞沃，我不知道他的行政管理能力怎么样，也不知道他的权力到底有多大。但是，我觉得他那充满命令式的口气，高呼“日缅一家人”、“东南亚之战必胜”的声音尖得刺耳。

我不相信这些口号。可也并不愿意去和德钦吞沃他们争论。只想他相信就相信吧，我可不信那些。所以，我不去接近他们。在总部，我没有看到德钦哥都迈、德钦丁貌基和德钦妙等人。我的老师德钦丹东、德钦梭、德钦觉盛、德钦巴罕等人被关进曼德勒和蒙育瓦监狱，也不知现在他们怎么样了。

此外，我还去了皮克旅馆和特里尼蒂饭店。在那里，碰到了一些在学生会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上级把他们叫到一起，是准备成立行政机构时叫他们参加工作的。他们也想把我拉进去，可我对这些已经不感兴趣了。为了谁的利益，又要对谁进行管理呢？对此，谁也不能给以令人满意的回答。

这时，包括德钦党人、学生、独立军官在内的所有人都在扪心自问：“我应该站在哪一边呢？”可谁也不知道如何回答自己。

我想打听、商量、讨论这个问题，可一直没有遇到自己可信赖的人。有些人可能也和我一样，但他们同样也不敢轻易地相信我。唉，这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猜疑，不敢轻信的非时期啊！

我决定在甘马育隐姓埋名，不露头角，进一步观察局势，继续寻找可信赖的人。

在甘马育生活期间，我看到了也听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时间越长，碰到的这类事情也就越多。

日本人接管了铁路之后，在尽力搞好运输。一些女商贩用自己的肉体向铁路上的日本站长和列车长行贿，乘车做买卖。日本

兵没收了大米，然后再把米给那些没有饭吃的女工，以便随意侮辱她们。

没多久，传来了温妮的消息。这消息使我十分难过。

退休区长吴佩和太太杜泰基的女儿温妮，在我刚刚上大学时，曾对我相当不错，我们的关系曾发展到相当微妙的阶段，然而后来却分手了。不久，又听说温妮要嫁给一个税务官了，再以后就没有听到什么消息。现在，无意中听到人们说，她常跟一个日本军官一起乘小汽车出入。果然，有一天我自己在甘马育邮局前也亲眼看见了。

于是，我又对温妮她们一家感兴趣了。我问过哥觉才知道，退休区长吴佩在日本人没有进仰光前的两、三天突然患高血压死了。唉，善心肠的吴佩、好客的吴佩、一边听我讲德钦主义一边睡着了的吴佩呀，你永远长眠了。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德钦小党员，而是一个有不少经历的德钦党人了。我受过父亲逝世，恋人亡故的打击，也受过战争灾难的考验。我有过被日本人欺骗的往事，也有过挣脱玛妙米情网的经历。有了这些经历的我，很想再和吴佩去讲讲这一切，然而，现在吴佩却永远沉睡在九泉之下了。

吴佩已经去世，可吴佩的遗孀杜泰基和女儿们却被抛在日本法西斯皮靴之下。杜泰基只会吹牛，只会装模作样，只会坐吃山空，却没有一点谋生的本领，甚至连一个铜板也不会赚。我真为他们担忧哇！

然而，我最担心的是温妮怀孕后会被那个日本军官抛弃掉。这种担心直到过了些日子以后，我听到吉田上尉和温妮举行隆重结婚仪式的消息时，才从我心底消除。

德钦丁基在甘马育一带神通广大，活动能力相当强。他竟搞起了“黑市”，而且日本人又毫不干涉。所谓“黑市”其实就是趁兵慌马乱之机，把从店铺里偷来的化妆用香粉、皮鞋等，把从

欧洲洋人家里抢来的勺子、叉子，以至钢琴等拿到市场上来卖。说不清谁是小偷，谁是窝主，谁是转手倒卖的人。也没有人认为偷窃是道德败坏。可是，有一天德钦丁基来到市场上检查，硬说一个卖盘子的人是窝主。亲自用藤条狠狠地抽打了那人一顿。后来，听说是因为那个人没有贿赂德钦丁基才遇到如此痛打。

一天，我去伊乔区看了一下玛钦梯的家。她家没有挨炸弹，也没有被火烧，可是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门上着锁。邻居们也不知道她们的去向。玛钦梯全家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想，如果现在能听到玛钦梯她们一家的消息，或者看到玛钦梯她们一家那可太幸运了。可是，在现在这种时刻，钻入耳鼓的尽是叫人烦恼的消息，映入眼帘的全是令人不快的情景。而喜人的消息、愉快的情景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七十二 同舟共济

在这惊心动魄的时期，时间，不知道都是怎样流逝的。

我依旧不露声色地呆在甘马育。独立军总部的德钦昂山等人到上缅甸去了。由波色加担任总部首脑。波色加就是德钦昂丹。关于他，我只知道是和德钦昂山一起去过日本的一位军官，其他的情况就不太了解了。不久前，又听说波色加住院了，由一个去过日本的名叫波觉梭的军官代理他的职务，波觉梭原来是负责戈耶岗军官训练班的，至于别的情况我也不太了解，就是连波觉梭的原名我也不知道。对于这些人，我不能把自己心中的一切向他们倾吐。他们也不会完全相信我。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念我最亲密的同志、最可爱的同学哥埃内，多么想见到他，跟他商量商量到底该怎么办哪！

既使看不见哥埃内，能碰到德钦丁貌基也好。在日本人没有进入缅甸以前，我不敢跟他开诚布公地交谈思想，也不敢讲我们运动的情况。当时，我虽然敬重他，听他阐述过他的主张，可是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观点。现在，日本人已经到缅甸本土上来了，才使我全部接受了他的观点。应该说，他以前的看法和我现在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在英日尚未交战前的三、四个月，从永盛监狱传出来一个口号：“所有的民主力量要联合起来，消灭法西斯！”当时，我缅人协会的一半执委都被关在永盛监狱之内。我缅人协会、全缅工会的秘书长德钦觉盛从监狱给总督道曼·史密斯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早已预见到日本法西斯的危险，并从很早就进行反日工作了。应该用把群众组织起来的办法，粉碎日本法西斯的谍报工作。政府应该把他释放，以便让他自由地进行这件工作。那时，我对从永盛监狱传出来的这一口号并没有认真考虑。我曾跟其他同志一起嘲笑德钦觉盛的要求说：“这不过是为他出狱做宣传罢了”。现在，当法西斯的大铁棍真的压到我们头上来的时候，我才仔细地考虑从永盛监狱里传出来的领导人们的呼声。才对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感到由衷地敬佩。

当时，被关在永盛监狱的我缅人协会执委有：德钦礼貌、德钦努、德钦梭、德钦丹东、德钦翁佩、德钦钦昂、德钦拉波和德钦觉盛。现在，这些人在什么地方呢？英国人曾煞费苦心地给他们变换了许多监狱，后来是不是把他们带到印度去了呢？我真为他们担心。当时，从永盛监狱传出来的号召反法西斯的呼声，是他们一致的意见吗？现在他们又怎么看这个问题呢？他们找到出路没有？有什么新的指示吗？……我是多么希望能知道这一切啊！我真想找到他们，亲自去问一问这些问题。要知道，我是一个坠入了法西斯黑幕之中，到处摸索着寻求光明的人啊！

大概是五月里的一天中午，我和哥觉正在水井旁树下下棋，

哥丁佩来了。哥觉忙着走棋，我问哥丁佩说：“你卸车了吧？”

“卸了。刚刚回来。给马喂上草就到这儿来了。因为有点事儿。”

轮到我走棋了，我顾不上说话。哥觉便问道：“噢，你有事儿？说吧，什么事？”

“给哥丁吞带来一封信。”

我再也顾不得这步棋该怎么走了，赶紧抬起头急切地问道：“信？！谁给你的？”

哥丁佩把信交给我说：“就是在这儿养过几天病的那个吴基貌呗！”

听到这名字，我高兴得不知如何才好。吴基貌就是我缅人协会主席德钦丁貌基的化名啊！

“你在哪儿碰见了他？”

“在永盛。”

我打开信，正要看时，他又说道：“他向我打听敏叔、哥觉怎么样？身体好不好？遇没遇到什么不幸？我顺口提到你到我们这儿来了。他就写了这封信让我捎来了。”

德钦丁貌基在信上用的是我的化名“纽貌”。他在信中，约我去见他，并告诉了我他所在寺庙的位置。

哥觉：“他走了以后，一次也没到这边来过，可真呆得住！”

我说：“因为不方便呗！肯定不是他不想来。”

哥丁佩转身要走，哥觉说：“就回去吗？再呆会儿吧！”

“我出来，家里就剩我爸一个人了。等我回去，他还准备套上车再跑一趟呢！”

哥觉：“你妈跟妙吉她们娘俩儿呢？”

“我妈跟丁瑞夫妇去车站那边了。听说哥冰好像又在车站找着事儿干了。我妈去看看他。妙吉到集市去了。”

哥觉：“妙吉一个人去的吗？”

“嗯。”

哥觉脸上露出了不安的神色。他跟杜龙丁没结婚时就很注意照顾妙吉。现在跟杜龙丁结了婚，妙吉成了自己的女儿，哥丁佩成了自己的女婿。有了这层关系就更加关心了。

“这年头，别让她一个人到处乱走。不管是姑娘还是媳妇，鬼子们胡闹到什么地步，你没听说过？”

“嗯，我也是这么说。可能她以为市场离家不远就走了。好了，我该回去了。”哥丁佩很明显地不安起来。

哥丁佩走后，哥觉把棋子放在手心里摇晃着说：“咱们国家算是倒了霉。你听说了吗？那天，那个狗娘养的丁基，去找警长吴都格礼，硬要娶他的闺女。人家黄花闺女刚刚成年，是个教会女子学校的学生。唉，真不要脸！”

“她爹就该不答应。”

“怎么敢？狗娘养的说吴都格礼是英国的特务，要交给日本人。丁基对警长软硬兼施，又哄又吓。说当警官的是英国特务还不容易。日本人当然会相信了。只要把他往日本人那一送，至少也得往指甲缝里钉钉子。”

我的眼里又浮现出那个罗圈腿，矮胖的身躯，纤细的手臂，四十多岁的德钦丁基的身影。无论怎么说，我也无法把他跟一个婷婷玉立、年轻貌美的女学生放在一起。

我们再也无心下棋了，大家各自回去休息。

第二天，天还蒙蒙亮，我就独自去找德钦丁貌基了。我急匆匆地走着。当走到永盛监狱附近时，我拐向一条牛车小路。小路两旁是一片片稻田和菜园。尔后，我又穿过了一片小树林，来到一座小庙前。寺庙不大，全是木结构的房子。周围环境十分清静肃穆，离城又远，可真是“安心修行”的好地方呀！

只要有个人进来，马上就会惊动整个庙宇。我刚刚进了庙门，德钦丁貌基就知道我来了。

德钦丁貌基把我带到一个僻静的小亭子里。我们坐下来以后，我说：“我一到仰光就一直打听你在什么地方？”

德钦丁貌基还是那副微笑的面容，他说：“是啊，谁也不知道我住的地方。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在仰光还没有碰见过一个我所熟悉的同志。”

“嘿嘿，现在不是碰上了吗？”

“嗯。”

德钦丁貌基向我讲述了我们分手以后的一些情况。讲了全缅甸都已落入日本人手中的情况。这时，我才知道，盟军已经宣布，自五月十三日起从缅甸撤走全部军队。他讲完后，我把离开他以后的遭遇，以及我所耳闻目睹的一些事情，详细地向他讲述了一番。我自己也承认，他以前的预见和我今天的感受是完全一致的。

他笑盈盈地听着，脸上并没显露出“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那种得意的神色。

我说：“从永盛监狱被解往别处的我缅人协会执委们，现在都在什么地方？经过这些折磨他们还都好吧？”

他高兴地说：“都好。都好。他们从永盛监狱被转到第一谬、敏建。以后，有的被解到曼德勒，有的被解到蒙育瓦，倒是没被带到印度去。听说德钦努、德钦梭几天前在曼德勒获释了。德钦丹东、德钦礼貌等人在蒙育瓦也得到了自由。”

“德钦觉盛有什么消息吗？”

“他也是跟德钦努一起在曼德勒获释的。老弟，你可别跟旁人讲。德钦努、德钦梭和德钦觉盛从监狱出来以后，组织上还准备把他们送到中国去呢！可能没有成功。日本人占领了锡袍镇后，我们就不能沿滇缅公路走了。现在，要想尽一切办法到国外去和同盟国方面取得联系。听说德钦觉盛、德钦妙顿和哥登佩已经跟着中国军队走了……”

“是吗？我在曼德勒时还见过哥登佩呢！”

“其他人不久就会回到仰光来的。”

“回仰光来干什么呢？现在怎么办？我们干什么？我就是想知道这些。我看到的听到的都是些烦人的事儿。实在叫人难以忍受。可我又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才对。”

德钦丁貌基好半天也不说话。不知道是因为他不能用简单几句话回答我的问题，还是他也跟我一样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过了一會兒，他才慢条斯理地说：

“是这样……，德钦丁吞，一定要搞点工作做。当然，不能匆匆忙忙去干。不要做那种还没有打仗就把箭用光了的事儿。”

我是个头脑容易发热的人，不会像德钦丁貌基那样冷静地思考问题。

“没打仗以前别用箭，这对于什么都不想干的人来说，是最好的借口了。”

我顶了德钦丁貌基一句。他的脸色立刻严肃起来。他仰起了头，用手挠了挠那长长的头发，好像在考虑着什么。过了一會兒，他坐直了身子慢吞吞地说：

“我们也是在尽力做些事情。德钦礼貌、德钦努、德钦丹东和德钦梭等人被捕入狱以后，重组了我缅人协会执委会，我才当了主席。不久，日本法西斯占领了印度支那的金兰湾，把金兰湾变成了它的海军基地。那是一九四〇年七月的事了。我缅人协会在伊乔路举行执委会会议。会上，我作为主席代表我缅人协会宣布了要与法西斯对抗的决议。谴责日本法西斯在金兰湾的所作所为。九月间，英国人又迎合日本人，封闭了滇缅公路。我缅人协会对此表示了抗议。我们认为这是英帝国主义对中国民主势力的背叛。一九四〇年十月，我们又在彬文那举行了我缅人协会的执委会会议。我作为主席声明，如果日本法西斯侵入缅甸，我们就要起来反抗。”

德钦丁貌基讲起了过去以我缅人协会的名义宣布的反对法西斯声明的情况。讲了石油工人先锋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敏建我缅人协会大会的决议等等。

我用不耐烦的口气插话道：

“声明、决议当然对。这些都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嘛！可实际上，包括你、我在内的我缅人协会、学生会是帮助了日本法西斯尽快进入缅甸。我真不明白怎么会干出了这种事情来？”

德钦丁貌基呆愣着，什么也没有再说。他的面孔仍像往常一样平静。

过了一会儿，他又接着说道：

“嗯……事实也确实如此。可我们的过错只是没能阻止事态的发展罢了。以前，我批评过你。说你的观点不对。但是，我又没能让你走上正确的道路，也未能阻止你们的工作。顺便我告诉你一件事。德钦妙和我曾去见总督道曼·史密斯，要求他释放狱中的我缅人协会的领导人，以便进行反法西斯工作。这时，总督把已经到了日本的德钦昂山和其他一些德钦领导人的材料拿了出来。他说，非常遗憾不能答应此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能做什么呢？实际上，组织上根本没有打算让德钦昂山他们到日本去。可他们却去了。所以，我们无法控制目前局势的发展。我的老弟，你明白了吧！”

我惊愕万分，发呆地说：“真的吗？”

“人们都这样说。我不想争论德钦昂山等人是按计划到日本去的，还是偶然到了日本。我只想说，所有的人都无法阻止目前局势的发展。这一点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是的，确实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所以，日本法西斯就能够骑在我们的头上欺侮我们了。真是前门驱狼后门进虎。怎么才能躲过这场灾难呢？怎样才能打倒日本法西斯呢？”

我很急躁。而德钦丁貌基却显得异常冷静。

“等到时机成熟了，当然就能够打倒了！”

诚然，我不能说他的回答是错误的。但肯定不是令人满意的。我很激动，说话的声调也随之高了起来。

“难道我们就只好呆在大树的荫凉底下，安安稳稳地等待吗？”

德钦丁貌基看出了我的激动，笑着说道：“哈哈！德钦丁吞，我不是这个意思。还是冷静点儿吧！把咱们的力量集中起来耐心等待吧！跟一些可靠的人商量商量，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德钦丁貌基的最后一句话使我仔细地琢磨了半天。我不是一直在寻找能谈心里话的可信赖的人吗？德钦丁貌基原来也像我一样，在寻找可信赖的人。在急风暴雨突然降临把树连根拔起，掀起了狂涛巨澜的时刻，要找个可靠的躲避场所，找个安全的屏障可真不容易啊！

这时，天突然下起雨来。前些日子，太阳热得象团火，把铺亭子顶的德尼棕叶也晒裂了，雨水便顺着这些缝隙渗了下来。我们只好换了个地方坐下。一位和尚匆匆从亭子边走过。

我问：“这小庙可真清静，住在这儿的和尚也不多吧？”

“不多。少极了。连小沙弥也没有几个。”

“没有逃难的吗？”

“没有。我到这儿来也没几天。”

“原来你在哪儿来着？”

“在瑞当加路呆了一阵子。就住在德钦哥都迈家的对面。”

“噢！是吗？德钦哥都迈也在瑞当加路住吗？”

“当然啦！德钦领导人好多都住在瑞当加路。我在那里，感到有点不放心才转到这儿来的。日本人要是怀疑你，就把你逮起来毒打，揪指甲、过电刑，唉……想着法儿折磨人。我发现日本宪兵对我有怀疑，我就搬来了。这里不更好些吗？”

“我倒是听说有一些德钦党人住在瑞当加路。可在这年头，言多必失，问多了没好处，只会带来灾难，所以我也就不再多问了。”

“嗯……别到处乱问乱打听！日本人不许人们打听德钦昂山、德钦哥都迈和德钦妙等人的事儿，说是怕英国方面的特务加害他们。哎，别提这些了。比方说，你问起到国外去的德钦登佩等人的事。被问的人肯定会认为问的人是登佩一伙的，要不就是日本特务。不管哪方面都会找你的麻烦。所以，如果不是太熟的人最好别乱打听。”

“现在，跟你在一起的德钦领导人还有谁？”

“谁也没有。在瑞当加路时，德钦巴茂克法师曾跟我住在一起。虽然，他是位高僧，却是个平易近人的人，有什么说什么，公开谴责日本人干的一些勾当。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早就开始反法西斯，在瑞当加路不合适。所以，高僧又回到巴格耶他那座庙里去了。我则由法师的人安排住进了这座小庙。过些日子佩老师他们也要搬到这儿来住。吴瑞佩老师，你不是认识吗？”

玛钦娣的父亲、杜瑞娣的弟弟、当教师的吴佩瑞，我怎么能不认识呢？我一直在关心着他们的消息呢！

“噢，是吗？佩老师也要搬到这儿来？！现在他们在哪儿？”

“在他们的原籍毛菴。”

德钦丁貌基停住了话头，朝外面望了望。暴风雨已经过去。太阳从云后面探出头来。可德钦丁貌基的脸色却不知怎的，变得阴沉下来，说道：

“老弟，佩老师也受了日本人的苦了。”

我心头一惊：“哦！是真的？他又不是搞政治的！”

“哎，德钦丁吞，真正搞政治的人受折磨的不多。普通人挨整的反而不少。搞政治的会躲，会看形势。普通人可不会这些。可怜佩老师被无辜地整了一通。”

我难受极了，从心里同情佩老师的夫人杜纽和他的女儿玛钦娣，不由得为他们担起心来。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

“你知道，佩老师是个普普通通的教师。可是，他同情和支持搞政治的人。因为哥吞瑞老师的关系，佩老师跟我们一些同志熟悉了。我们因为要到处跑，就把一些携带不方便的重要书籍存在他那儿。其中也有我的书。什么《列宁主义问题》、《马克思主义手册》、《西行漫记》、《泥足巨人日本》等等。佩老师本人虽然不会看这些书，可因为我们非常珍惜这些书，他也就很爱护它。所以，当他逃难到毛茛去的时候，也把这些书带去了。一天，日本人来搜查，看到了这些书，硬说佩老师是反日分子，是共产党，就把他抓了起来。还问谁是他的头头。共产党总部设在什么地方。佩老师当然答不上来，说不知道。日本人不相信，问他那些书都是谁的。佩老师因怕日本人再找我们的麻烦，就什么也不说了。就这样，日本人用种种办法毒打他，折磨他，拷问他。他可受了不少罪。波觉梭很了解这件事。”

“哪个波觉梭？”

“还能有哪个？从日本回来的呗！戈耶岗军官训练班的负责人。”

“嗯，我听说过。”

“后来，我们派人去找波觉梭说明了情况。由波觉梭出面跟日本人讲情，佩老师才算捡了条命。”

“可真是的。哎！”

“在毛茛离日本人太近。佩老师想找个离日本人远的地方。他又有个年轻的闺女很不放心。所以，我叫他们搬到这个小庙里来住。全都安排好了。就要搬来了。”

“我也正想见到他们呢！”

“以后再回来呗！到这儿就能见着的。”

我在想，玛钦娣一家肯定也跟我一样痛恨日本人，也会正在寻找可信赖的同志。

我看到挎着饭钵的一位和尚和一个挑着斋饭挑子的小沙弥化完缘走回庙来。和尚和小沙弥都被雨水淋得浑身湿漉漉的。

“好吧……我该回去了。”

“嗯，咱们先聚集力量吧！”

“对，先积累一些战时用的箭吧！”

德钦丁貌基笑了，还是他经常有的那种微笑。

“对了！好，好，没打仗以前先别用箭。还要多多积累一些！”

亲爱的读者，你猜，我回到甘马育住处时又碰到了谁？哥埃内！我又遇到了一位在暴风雨中可以信赖的人！我的患难与共的哥埃内！

和日本人交战以后，我和哥埃内分手了。但是，我们彼此的心一直是连在一起的。

哥埃内穿着一身缅甸独立军的少尉军服，但没穿马靴，也没戴佩刀。他的样子既普普通通，又英俊潇洒，气宇不凡。

“你什么时候参军了？”

“刚刚不久。我上了军官训练班。毕业以后，我负责在甘马育一带组织一排人。现在，我已经组织好了，但又听说要取消独立军了。”

“哦，是真的吗？日本人可真鬼呀！他们也知道组织起来的人民武装会有多大的力量。”

“丁吞，他们当然机灵了。他们是老油子。日本人来了没多久，我就看明白他们是些什么货色了。为了有朝一日能揍他们，我才参加了军队，进了军官训练班。组织上让我负责一些地方上的行政工作，我不愿意当官，就参军了。听说现在又要取消独立军了。我心里想，我可不能让他们给解散了。我要拉上我这一排

人到农村去，找一个基地跟他们干！”

“别单枪匹马，还得从长计议。”

“嗯，你说的也是。他们要撤消独立军，肯定还得组织个别的什么军。所以，我在等着瞧。”

“哥埃内，你当了军官了，找着老婆没有？”

“哈！你老兄真会瞎说！”

“你不知道啊，现在独立军军官、德钦官员们可吃香哩！尽是结婚的！”

我们又东拉西扯地谈了不少。互相介绍了过去半年来的经历，交换了一些看法，讨论了世界大战的局势和时事。我们俩曾被卷进同一个激流中，肩并肩地遨游过，我们的心情是一致的。

我们在相同的经历基础上交换了看法和意见。看法相同，目标也一致。看到这些共同之处，我是多么高兴，又是多么激动啊！

七十三 迎接新的战斗

数周后的一个下午。

雨早就停了。这天下午，天气虽不算赤日炎炎，可还是相当闷热。

我正在屋前专心看书，街上突然传来了吵吵嚷嚷的声音。我只好放下书本，走出来看个究竟。人们纷纷说：“日本兵调戏妙吉啦！”可谁也不敢出去阻拦，只是各自在家里恼火。由于日本兵荷枪实弹，妙吉的丈夫哥丁佩、公爹吴波钦虽然气得要死，却也毫无办法。我急忙奔向哥丁佩家。

乡亲们在不远的地方焦虑地眺望着。我到了哥丁佩家门，见一个背着枪的日本兵正在门前踱来踱去。突然，哥丁佩拿着一把长刀出现在鬼子的身后，“嗖”的一下照着鬼子的脖子就砍。我跑了上去，从倒下的鬼子身旁捡起了枪。这时，哥丁佩已经跑进屋里。正在强奸妙吉的鬼子见势不妙，只好松开了手去抓枪，但是，没容他用枪瞄准哥丁佩，我已经把枪口对准他了。妙吉在屋角里号啕大哭起来。我和哥丁佩用绳子把鬼子捆上。把那个被刀砍得半死的鬼子也拽到了马车旁边，用帆布盖上。这时，乡亲们也围了上来。我马上派人去喊哥埃内。我安排哥丁佩暂时去我的住处躲一躲。但愿哥埃内没来之前，日本兵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不知什么时候，杜龙丁已经来了，正搂着女儿妙吉哭。她一边哭一边大骂鬼子。不一会儿，杜拉梅也回来了，坐在儿媳身边哭泣起来。邻居们围着他们说劝慰的话。

还算幸运，哥埃内很快就来了。他还带来了三名缅甸独立军战士。哥埃内向我询问了前后经过情况，并叫围观的乡亲们各自回家。

我说：“你看……这事怎么办？”

“就得这么教训鬼子！喂，哥丁佩上哪儿去了？”

“我已经叫他躲起来了。”

“好极了！”

独立军战士们把被我们捆起来的那个鬼子押了起来。鬼子自知有罪，吓得魂不附体，对着缅甸独立军战士直磕头作揖。看到这种情形，我们大家心里真是又气又乐。

哥埃内说：“丁吞，看来你也得躲一躲了。我估计给日本鬼子报信的家伙这会儿大概已经到那儿了。呆一会儿他们准来。”

正说着，哥觉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日本鬼子们来了。

哥埃内说：“就这样吧！丁吞，你赶快跑，把丁佩也带走，

越远越好。这儿的事由我来解决。”

我指着从鬼子手里夺来的两支枪说：“这怎么办？我拿走藏起来好吗？”

“那可不大好。现在为时尚早。要是那样，事情可就闹大了。就不再是鬼子们强奸妇女，群众砍他们的案子，而是从日本人手里抢枪了。”

“到时候，我想把这枪作为缅甸人反抗日本法西斯的第一批枪……”

“唉，你就跑吧！这些都由我来办。我们以追究日本兵违反军纪的名义，收缴他们的枪。结果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你快跑吧！他们来了……”

出事的哥丁佩家在永盛大路的路西。我从他们屋后溜到另一家。然后，一直向西，穿过小胡同，向南跑回了我住的地方。我叫上了躲在我住处的哥丁佩，直奔西边莱河方向跑。到了铁路线，我们便奔向北边的车站，又从车站经虎庙后面的小路转而向东。直到这时，我们甚至还没有决定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到谁家去躲一躲。绕来绕去，心里总想，反正别让日本鬼子追上就行。

我们在甘马育市场北边又穿过了永盛大路，奔向东边的茵雅湖。我们走上了卑谬路，正好望见登登家的房子。

登登，玛妙米的好友，惟玛妙米之命是听的登登。玛妙米常常到这儿来。不知玛妙米是否会去远方逃难，还是就躲在这里。这个院子围墙挺讲究。还挖了防空洞。我突然决定进去暂且躲一躲。人一遇到困难就想不了那么多。我顾不得去想只有离玛妙米远些才能摆脱她那情网这一点了。

“走，哥丁佩咱们进去！”

哥丁佩活像一个用绳子拉着的带轱辘的木偶，一声不吭地跟在我身后。

我敲了敲门。一个穿筒裙的印度人出来开门。这人看上去很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您找谁？”

他一问，我才隐隐约约记起来了。他不就是玛妙米家里的那个印度人吗？

“我要找登登。”

“她出去了。”

“穆沙吉！”跟客厅紧连着的另一间屋里传出来一个声音。

我对那间屋子很熟悉。我听得出这是玛妙米的声音。我是不是应该转身走掉呢？

“嗯，太太。”

“谁来啦？”

一点儿没错，这是玛妙米的声音。

“您是……”穆沙吉对我问道。

没有时间再犹豫了。转身走掉既不妥当，又怕日本人尾随追来。我心里突然浮起了印缅冲突时救出玛妙米的那副脸庞，以及从那时起，我与她亲近起来的种种情景。

“姐姐，是我！”我向屋里说道。

玛妙米没有回答。我听见突然推开椅子和快步走出来的脚步声。玛妙米穿过客厅走了出来。这时，我们才进了门。

“哎哟，姐姐我真不敢相信是你来了呢！”

玛妙米见到我高兴极了。可我已经没有她那种热情了。她还是那样漂亮。虽然看上去不如从前年轻了。那时，她才三十刚出头，而现在已经变成四十来岁的人了。

“我一听声音就知道是小弟你来了。穆沙吉关门哪！”

穆沙吉关上了门。玛妙米招呼我们进了客厅。

“我还以为姐姐不在这儿呢？”

我这纯粹是废话。因为我早料到她可能就躲在这里。

“那么说你要知道我在，就不来罗！是不是？”

“姐姐……我可没有这个意思。”

我想马上就讲明我们的来意。可玛妙米一开口就讲个没完。我只好硬着头皮听她讲下去。

“姐姐我并没有远走高飞。因为我知道，任你走得再远，也不见得能躲过这场战争。战祸比火还凶。火，人跑得远些就躲过了，而战争可不行，躲也躲不过去，总要碰着的。所以，我索性就在这儿呆了下来。这地方离家近，对自己工作又方便，想办法躲过这场灾难就行了。登登的爱人到印度去了，死活不明。再说，姐姐我也有责任照顾登登呀！”

玛妙米的谈吐真像个长者，处处考虑得十分周到，显出了一个年长者的胸怀。

玛妙米的丈夫已经死了，她自己管理着个人生活，又碰上了这场战争，她怎么会不像个长辈人呢？！

我说：“姐姐，您的决定真对。看到您安然无恙，我高兴极了。”

我的话明显地有些搪塞。实际上，在我心里，对玛妙米早已没有那种炽热的感情了。我已割断了离奇往事中那些不寻常的羁绊。看来，玛妙米对我这种冷漠的态度很不满意。但现在，听天由命的想法似乎已经控制了玛妙米。我们聊了一会儿闲话之后，我才讲到我们来的本意。

玛妙米不安地问：“啊！那日本人一定会随后追你们到这儿来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已经追来了。可早晚会来的。”

玛妙米脸上流露出忧虑的神色，显得有些惊慌不安。

“这么说，只有藏起来了，你懂吗？……穆沙吉！”

玛妙米朝穆沙吉喊了一声，又走进她的卧室。穆沙吉走进客厅来，不一会儿，玛妙米拿着一张纸条走了出来。

“穆沙吉，把这张纸条贴到门口去！”

这是一张日本当局发的日文字条。穆沙吉拿着它走了出去。玛妙米像是在谈她的买卖似地朝哥丁佩看了看说道：

“明天再决定怎样安排你们藏身的事。现在你暂时就在厨房装扮成一个帮工吧！谁也不会怀疑。小弟，你就在那间屋里住下，就说是个正在找职业的教师吧！”

玛妙米对我指了指她的房间。我们对她这一临时性安排很满意。由于她的同情与怜悯，我的心又有些软了。

“姐姐，谢谢您！”

玛妙米撇了一下嘴，显出很不满意的神气，说道：“什么谢谢，又是这种话。事实上，只不过是姐姐报答小弟的恩情罢了。别的暂且不提，就是印缅冲突时，你救姐姐的大恩，我就还也还不清。”

我可不像以前那样口齿伶俐了。以前碰到姑娘、青年妇女，我就像一只蝴蝶遇到了芬芳扑鼻的花儿一样灵巧极了。而现在，我再也不愿向玛妙米讲那些饶舌的温存的调情话了。那种缠绵不休，不能自拔的结局，至今仍使我心有余悸。

当去大门口贴字条的穆沙吉回来时，玛妙米说：“穆沙吉，把这个年轻人带到后边去，让他到厨房去帮工。”

哥丁佩随着穆沙吉去了。玛妙米继续说下去。她的音容笑貌、举止言谈都没有显出任何轻佻。

“虽然姐姐根本不懂小弟你们搞的什么政治，可你们老实、纯朴、不谋私利、勇于牺牲，这些我都看在眼里。所以，我敬重你们。并且一定尽力帮助你们不致遭难。这就是姐姐的心意。”

这时，一辆很时髦的恒伯牌小轿车驶进院子来，透过玻璃窗可以清楚地看到，车上坐的是日本人。我的头脑立刻胀大起来，但表面上仍旧尽力保持着镇静。

玛妙米的脸色和举动都显得若无其事。

“小弟，你到屋里去。来的是姐姐的客人。”

我按照玛妙米原来的安排，走进了和客厅紧紧相连的她的卧室。

一会儿，传来了玛妙米亲自开门和招呼一个日本客人走进客厅来的声音。

这个日本人会说不少缅甸话。谈话中还夹杂着一些英文。他们的谈话我不能完全听清，只能听见一部分。但可以估计出，那日本人是个大商人。他以前来过缅甸。玛妙米正准备和他进行经济上的合作，重开她的买卖。我注意到日本人的谈话中，不仅有商人之间的一般的经济问题，还掺有文雅的追求、毫不相干的阵阵笑声，以及调情的言词。不知是不是因为我有点讨厌日本人，才产生了像现在这样的想法。

傍晚，没有下雨。晚霞似乎比平日停留的时间更长。

我听到玛妙米大声喊穆沙吉的声音。穆沙吉快步跑进客厅。

“告诉登登，我跟田野先生出去一会儿。”

日本人不让玛妙米称他为田野先生，说按玛妙米译成的缅文名字叫他吴丁内好了。说罢，日本人哈哈大笑起来。

“对！你告诉登登，我和田野先生，也就是吴丁内，有点事出去一会儿。还有，先请客人们吃饭吧。别等我。我在外面吃。”玛妙米似乎有意叫我听见她的话音。

日本人好像还问玛妙米换不换衣服，梳洗打扮不？玛妙米回答说：

“吴丁内，我穿这身衣服还不行？老啦，打扮得太过分会让人笑话的！”

“哈！哈！哈！……”田野先生笑得十分开心。我真想出去看看他那副嘴脸是不是和那呲牙咧嘴、鼻子呼哧呼哧扇个不停，摇着尾巴的野狗的面孔一模一样。可现在走出屋去就等于把自己的脖子往绞索里伸。我对日本人的怒气又都变成了对玛妙米的不

满。

她们走后，我走进客厅，从玻璃窗窗帘的夹缝中偷偷向外观看。玛妙米和田野先生并排坐在小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前排座位上有一个日本人开车，另一个坐在旁边。我想起，有一次，玛妙米和大老板马耶瓦意也是这样并排坐车的。唉！玛妙米呀，你真是秉性难移啊！不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你的买卖总是外甥打灯笼——照旧哇！难道除了你的买卖，你就没有其他应该关心的事吗？

四年前，我和玛妙米开始结交时的种种情景一幕幕地在我眼前闪现。

玛妙米对我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爱”呢？是真爱吗？爱到什么地步呢？我分不清是一种什么样的“爱”。我想，爱可能还是爱的。可爱到什么程度就难说了。但可以肯定，这种爱绝没达到影响或伤害她做买卖的地步。

蓦地，我突然想起了一个自己明明有丈夫，但为了做好买卖甚至把自己的肉体也交给日本人的缅甸女人的形象。

玛妙米跟那个女人又有什么不同呢？她现在跟着日本人出去了，难道她就不会把自己的身子也交给日本人吗？我对这一切厌烦极了，心里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

不管有多少危险，我再也不愿在这里躲藏下去了。实际上，这里是躲避日本人搜捕的一个相当安全的地方。跟日本人关系密切的玛妙米是会全力保护我的。

可我不需要这种保护。我想远离玛妙米这伙人。远离跟日本法西斯、大商人们纠缠不休的这种无耻的生活。

哥丁佩叫我去吃饭。

“咱们别吃了，走吧！我不想在这里再呆下去了。……”

“啊？！为什么？”哥丁佩诧异地问。

我没有马上回答。他又问道：“哥丁吞，为什么？这儿不是

挺安全的吗？”

“安全倒是相当安全。可并不好。要是根本碰不到日本人不更安全吗？这里，日本人出出进进的，你没看见？”

哥丁佩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那咱们走吧。”他说。

我叫来了穆沙吉，告诉他我们马上就要离开这里。穆沙吉感到很惊异。他劝我们无论如何也要等玛妙米回来后，说一下再走。

“唉，不等了。”我说。

“那您们吃了饭再走吧！已经准备好了。”穆沙吉劝道。

哥丁佩也说：“真的，饭已经做好了。”

盛情难却，肚子又确实饿得慌，我们只好享受了玛妙米这最后一次的款待。

我和哥丁佩走出登登家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了。我们上什么地方去呢？

突然，我想起了德钦丁貌基所住的那座郊区寺庙来。

“咱们奔永盛，怎么样？”

“好哇！可咱们先去甘马育那边看看，好不好？天已经黑了，人们看不清咱们是谁。去看看吧，怎么样？”

我们穿过小路，往甘马育市场那边走去。天黑，路窄，到处都是泥泞。

甘马育市场前面正在举行一次报告会。我们这才想起，在白天，理发店老板德钦巴久一伙拿着喇叭筒大声通知要召开什么报告会的事。报告会由经纪人吴莱巴主持，德钦丁基讲话。

报告会并没有因为下午日本人的强奸和被砍一事而停开。看来，正是因为发生了这件事，他们才一定要开成这个会的。

我们站在黑影里听着。

德钦丁基：“战斗还不到一个月，英国鬼子的东方海军基地——新加坡就落到大日本手里了。不到七十天，整个缅甸也落

到日本手中。这就可看出大日本的力量。目前，在中国，重庆方面的不少部队一个接一个地倒向了南京政府方面……”

德钦丁基讲完了世界形势以后，接着又讲到缅甸独立问题。

“就在丘吉尔和罗斯福公布所谓大西洋宪章的同时，我们的领导人们就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了独立的诺言。我们偷听了日本电台的广播，很受鼓舞。为了使日本人来我缅甸时能开门，我们做好了钥匙。我们偷偷集合力量，躲在日本人将要到来的路旁。英国人溃不成军，狼狈不堪地从缅甸逃窜了。”群众热烈鼓掌。

“英国人跑了，日本人来啦！这对咱们缅甸人来说，是大有希望了。缅甸独立军随日本皇军一起来了。开始，咱们缅甸人还有点不相信。现在，他们真的跟日本人一起来了。我们在国内也准备起来斗争。日本皇军离缅甸愈近，人们盼望独立的心情也愈强烈。在这百余年来从未有过的希望之光照耀下，人们把脖子都盼长了。嗨，现在日本人已经来了。不久，我们就能获得独立了。关于独立的组织安排也已就绪了。我现在把参加这个组织的人员名单宣读一下。有巴莫博士、德钦哥都迈、班都拉吴盛、德钦努、德钦妙、吴顿、吴拉佩、吴钦貌推、吴吞昂、吴觉、德钦吞沃、兴实塔吴妙、登貌博士、吴漆莱、德钦巴盛、吴巴温、昂山将军、德钦丹东、吴登貌、山西波博士、吴赛、吴埃、吴吞佩、吴埃貌、吴觉迎。巴莫博士任主席，吴觉迎任秘书长。”

群众呆呆地听着。

德钦丁基总结说：“我缅人歌里不是有：‘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这样一句话吗？这正是一个征兆。大日本太阳旗升起来了！旭日就是日本！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日本和咱们缅甸人的大东南亚共荣的时代必将到来！”

当他们正准备唱我缅人之歌时，我捅了一下哥丁佩走了出来。我们朝永盛方面走去。奔向德钦丁貌基所在的寺庙。那儿不仅有德钦丁貌基，现在佩老师、杜纽、瑞婢和玛钦娣他们也一定

都到了。

德钦丁貌基曾经提醒大家先别搞那些过火的行动。他会不会指责今天下午哥丁佩砍日本鬼子，我从日本人手里夺枪是过火行动呢？他希望等领导人都到齐了再一起磋商反法西斯的问题。在没有开始战斗的时候，不要把箭白白浪费掉。

战斗前夕不是要准备好弓箭吗？

集合人员，集中力量，就在那里汇合！

我们的队伍之中，除了我和哥丁佩两个人以外，德钦丁貌基肯定是其中的一员。他是个善于思索考虑周到的人。

我又想起了哥埃内。我想，等到反抗法西斯斗争打响的时候，他一定会拿起第一支枪的。

还有谁呢？玛钦娣想必也已到了德钦丁貌基所在的庙里了。玛钦娣积极参加过一三〇〇年运动。今天，日本鬼子欺侮她的父亲，肯定使她很愤恨。玛钦娣的政治思想和觉悟一贯是坚定的。她本来就有着一颗坚强正直的心。完全可以肯定，玛钦娣会参加到我们的行列中来的。

我愈来愈有信心了。不再是只相信自己一个人了。我发现可以依赖的人越来越多。同志们多起来了。我们的队伍也日益壮大了。

路上没有行人和车辆，静悄悄的。只有不时传来的虫鸣声和鸡叫声，打破这夜的寂静。夜幕尚未拉起，天际还没有亮光。

我们俩满怀着胜利信心，斗志昂扬地行进在大路上。我们高唱着“像旭日冉冉一轮，我们的时代一定会来临”这首歌，但跟德钦丁基所解释的却根本不同。正如旭日每天肯定从东方升起一样，打垮日本法西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和平的富强的时代一定要来临！

我们这样想着，这样唱着，这样前进着，去迎接新的战斗！